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8/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七五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一)

不著輯者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賈性刻本

.....

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一)

不著輯者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賈性

刻本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一

君門

聖德

聖人君天下有大德者

帝嚳普施利物史記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重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帝堯克明俊德史記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帝堯辭封人三祝事文類聚

華封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聖人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大舜以孝化天下新序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沒井塗廬室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服兇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

大舜玄德升聞 史記

帝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
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
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

夏禹泣罪人 說苑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
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禹湯金幣救民 事文類聚

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

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民之困

成湯祝網 史記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害盡之
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
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古公遷岐 史記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
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怨欲戰古公曰
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
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
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齔人舉國扶老携弱
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周太伯讓國 史記

周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
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
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
斷髮以讓季歷

周文王結義 事文類聚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羈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
曰吾聞亡君所與處弗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
也故無令結之

周文王葬骨 新序

周文王作靈臺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文王曰更葬
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
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
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

周武王問處眾之道 說苑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其
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敵使罪有餘何
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
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乎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
仁而有德也

周武王恩及存破 史記

周武王既克殷殺紂已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今修行盛康之政殷民大悅

聖化

聖人君天下行教化者

堯德致康衢童謠 列子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誦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舜以德化人 說苑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彌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

集事卷一

四

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舜作南薰歌 事文類聚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文王致虞芮自平 說苑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

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卑以為開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聖政

聖人君天下之政事者

神農教民為市 事文類聚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噍噍噍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神農氏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黃帝監治萬國 史記

黃帝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鵠頭

集事卷一

五

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金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興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虫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勩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高陽政通上下 史記

顓頊高陽氏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堯敬授民時 史記

帝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
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
折鳥獸字尾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
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
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皞鳥獸純毛
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帝堯命舜攝政以觀天命史記

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辨於群神揖五瑞擇吉
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
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帝舜教政慎刑史記

二生一死為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
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廟廟用特

帝舜教政慎刑史記

帝舜五歲一巡狩群后四朝備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
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
贖刑青裁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大禹賞功誅惡吳越春秋

禹既受舜禪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
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
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川慎之功
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
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

賞天下鳴鳴若兒思母子歸父焉

西伯德致賢人史記

周西伯昌立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之法為仁
敬若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
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闡大散宜生鬻子
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聖功

聖人君天下有大功者

庖犧畫卦史記

庖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

女媧補天史記

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氏焉

女媧補天史記

女媧氏之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與祝融戰不勝而
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
斷龍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

神農教耕史記

炎帝神農氏斷木為耜耒耨木為耒耨耨之用以利天下始教耕
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

軒轅初征史記

黃帝軒轅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
明習用干戈以征不辜諸侯咸來賓從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

帝嚳莫不從服史記

帝嚳高辛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舜歷試可績史記

帝舜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實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悻

后稷播種史記

后稷為兒岐然有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莢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

夏禹治水

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郤號曰后稷

夏禹治水史記

夏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龜山行乘橈左準繩右規矩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於是地平天成天下大治

夏禹治水除妖事文類聚

夏禹治水三至桐栢山獲淮渚水神名曰無文邪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業統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夏禹著山海經吳越春秋

大禹湯父鯀功不成術汨汨汨河盡濟既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困憊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攝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棄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既曰紀安亦帝在闕其巖之巖承以文王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環其文禹乃東巡登嶠岳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嚔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特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齊三月庚子登紀安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岳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御衆五岳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

夏禹治水

之還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夏禹治水功成賜號吳越春秋

禹行治水使大章步東西暨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攢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徧崑崙察六色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濟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關伊闕平陸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

君德

人主所行之德者

郭子卜遷于繹

郭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郭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郭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魯文公十三年五月郭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齊景公恤貧

齊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貧賤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

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楚惠王吞蛭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饒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饒而行其誅乎則危宰食監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故吞之令尹避席而拜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蛭出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越王緩刑薄斂

吳王放越王還國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

庫堅其田疇民富國強秦越王遂師入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怨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漢高祖以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一歲漢文帝詔賜民田租今年之半景帝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漢文帝專務德化前漢

孝文帝時南越尉佗自立為帝上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哀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漢文帝除肉刑前漢

孝文帝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滯末肉刑不用罪人不挈誹謗不治通關去塞除去陰刑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者

漢宣帝詔祀益民者

宣帝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文翁九江以召父應

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漢光武優遇赤眉後漢

光武勅諸將破赤眉赤眉遂出關南征而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以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飲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貴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

金華集卷十

三

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漢光武責其漢夷述宗族後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皆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鷹殺犬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漢光武御功臣宥小過後漢

光武建武十三年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擇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

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漢光武柔道後漢

光武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南巡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情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漢光武抑嘉祥後漢

金華集卷十

三

光武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并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和帝祀蕭曹墓事文類聚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龍母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晉武帝却雉頭裘萬年典讀

晉武帝咸寧四年程璆獻雉頭裘帝命焚之於殿前教有犯者罪之

宋武帝碎虎魄枕療金創南史

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尤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梁武帝愛人去殺南史

梁武帝祀南郊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及優蠲產子之家恤理冤獄并賑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二月辛亥耕籍田甲寅赦罪人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主類為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翦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彼之含識郊廟牲牷皆代以麋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

雖公卿異議朝野喧譁竟不從

梁太子戒刑南史

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子也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難者法士人結流徒燕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

隋文優待叔寶南史

陳後主叔寶歸隋既見有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須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

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三山侍飲賦詩曰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頻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符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為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

魏武帝禁寒食事文類聚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後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奔一月俸

魏道武給賜車牛北史

魏道武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徙其民帝幸鄴歷問故事崔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

魏太祖祀盧植墓事文類聚

魏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魏孝文征巡不損民北史

魏孝文帝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造帝曰祖修橋梁通與使止不須去章刻今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役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

魏孝文帝釋俘北史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八月丁亥帝辭永固陵已丑發京師南伐交納三十餘萬太尉元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事不許戊午軍士飭齊人三十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免歸

周武帝滅嬪御北史

周武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偏於生靈

命秩方於庶職

命秩方於庶職撤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堯李思復古始弘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宜悉減省

周武帝焚狐北史

周武帝時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令焚之

隋文帝傳愛北史

隋文帝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敕下俟不得

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通鑑持刀撻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其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過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歿必加優賞仍令使者親家勞問

隋文帝諭喪具從儉北史

隋文帝時秦王俊所為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隋昭太子仁愛北史

隋煬帝大業元年遣使者立昭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人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

太宗免阮山東男子唐書

高祖武德五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洛州敗之黑闥既降已而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阮之毆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

唐太宗不以詐道訓俗萬年龜鏡

唐太宗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之曰朕之所任皆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伴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帝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也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之其為人此豈可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朕所不取也

唐太宗臨朝假借臣色 萬年龜鏡

唐太宗威容嚴肅百僚進見皆失其舉措帝知其若此每見奏事必假借顏色冀聞諫爭知政教得失

唐太宗祀如晦墓 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七年狩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唐太宗以愛民為本 萬年龜鏡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常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歛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漢唐祀先賢墓 事文類聚

漢明帝西巡狩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武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大丘長陳寔墓

唐太宗辭聖德論 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唐太宗謂唐臨刑折中 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八年遷唐臨大理卿問獄囚係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怡然謂曰昔東宮卿已事朕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用法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

唐太宗謂竇誕用刑平允 事文類聚

唐太宗謂大理實誕曰法官卿為之長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唐太宗賜帛以愧順德 唐書

唐太宗時長孫順德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官文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塊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唐太宗撫士 唐書

唐太宗伐高麗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驅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遽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絮衣乃御高麗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太宗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謹舞三日不息

唐太子弘諫帝 唐書

唐高宗太子弘五旦一赴光順門決事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屬沒官弘諫曰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畧若溺斃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

家屬與真亡者同沒傳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臣請條別其料無使淪胥詔可其奏

唐文宗務實唐書

唐文宗開成初令賜京畿一歲租俸方鎮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

唐文宗出宮人唐書

文宗開成三年早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入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鄭重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夫舉天下為左袒宜陛下以為殷鑒帝善其將美

後唐明宗生民休息五代史

後唐明宗數問宰相馮道等以民間疾苦聞道等言殺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富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晏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周太祖赦劉銖妻子五代史

太祖兵犯京師劉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居家屬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它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

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乞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其首於市赦其妻子

太宗不誅餘降遼史

太宗會同三年遼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誅其首惡及其丁壯餘並釋之

遼聖宗省費民力遼史

遼聖宗統和六年太祖所建金鈴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重勞百姓待軍還治之

道宗仁及鳥獸遼史

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庚寅獵遇麟失其母憫之不射

金太宗詔賑軍士從官給金史

金天會十一年二月己亥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臣撒謨言

曰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太宗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金世宗發還軍後金史

世宗大定十三年尚書省奏南客軍後等因權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世宗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母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金世宗禁射捕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免世宗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誠飭之遂下詔禁射免又詔曰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遠撒海恐盡獸類

金世宗讓還玉器 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宋前主祖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俸其禮物薄左丞相徒單克寧曰此非常貢貢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

金世宗誠臺臣 金史

世宗時御史大夫張汝霖等進所察州縣官罪上覽之曰卿等所廉皆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審如是其為官者不亦難乎其併察善惡以聞

金世宗弛禁 金史

世宗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與德官過市肆不聞樂聲世宗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

金世宗事一

三

其勿禁朕前將詣興德宮有司請由前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他道願見街衢門肆或有毀撤障以廉銷何必也自今毋復毀撤

金世宗有尚食局直長罪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五月庚午帝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若母病劇私心憤亂如喪親鬼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待疾俟平愈乃來

金世宗遺宋獻物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二月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兩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

金世宗謹身節慾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戊戌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哀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哀思安身今官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

金顯宗受粥 金史

顯宗為皇太子侍世宗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涅合進粥顯宗將食有蜘蛛在粥盆中涅合恐懼失措顯宗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宜汝罪狀

金章宗棄髮 金史

章宗時庖人進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戒左右毋宣言也

金宣宗給賜倭民還國 金史

金宣宗事一

三

宣宗興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岩於大船中得日本國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羅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以糧俾還本國

金宣宗雪寒止役 金史

宣宗興定三年春正月壬午大雪上聞東役有撤瓦聲問左右知為丁夫葺器物庫無合上惻然諭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之

宋太祖不留錢徽 宋史

吳越王錢俶來朝自宰相已下咸請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聽遣俶歸國及辭取群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遣俶戒以塗中密觀俶屈途啓視皆留已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宋太祖取劉鋹酒自飲宋史

太祖時南漢劉鋹在其國好置醪以毒臣下既歸朝從幸講武池帝酌巨酒賜鋹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而謂之曰朕惟赤心於人腹中寧肯爾耶即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

宋太祖戒曹彬無殺戮宋史

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懼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都監潁州團練使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閫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宋太祖宴賜錢俶歸國宋史

宋太祖令吳越錢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觀也俶將發京師特賜道後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綉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賴咫尺豈敢寧居乎

太祖命孟昶母自愛宋史

太祖平蜀蜀主孟昶母李氏至京師帝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

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鋹即如母所願

太祖知晉受金寬譬宋史

宋太祖幸趙晉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晉及海物十瓶致於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布顧問何物晉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太祖側微趙普從之將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

宋太宗待繼元若賓客宋史

北漢主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感始降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宜至滅亡此可懲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宋太祖治政宋史

太祖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停餼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蝗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敗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閭閻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動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

後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
禾稼存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更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
接踵而至

宋真宗却貂帽龜裘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車駕此巡駐蹕韋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
毳裘却之

宋仁宗不忍烹羊 事文類聚

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
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
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
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
有感泣者

宋仁宗恭儉 宋史

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淫或跪立殿
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
何以是為然私常服澣濯帷帶衾綢多用絹純宮中夜饑思膳
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
者皆令上獻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
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
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
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
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
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之壅宋三
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

帝誠無愧焉

宋英宗寬厚 宋史

英宗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
帝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既葬而辭去者宗室有假金帶而以
銅帶歸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鄧鼎帶直錢三
十萬亡之帝亦不問初辭皇子請潭王宮教授周孟陽作奏孟
陽有所勸戒即謝而拜之奏十餘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
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
陰知其有聖德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
為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

元太祖詔勿殺掠 元史

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與屯阿虎來請和帝
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
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元太祖因獵感眾 元史

泰亦烏地廣民眾號為最強其族烈烈部與太祖所居相近帝
嘗出獵偶與烈烈獵騎相屬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烈烈曰
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已遣半還矣今將奈何
帝固邀與宿凡其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帝使左右驅獸
向烈烈烈烈得多獲以歸其眾感之私相語曰泰亦烏與我雖
兄弟常懷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
鐵木真太子乎烈烈之長王律時為泰亦烏所虐不能堪遂與
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亦烏以自效帝曰我方熟寐幸
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塗當盡奪以與汝矣

元世祖禁妄殺 元史

元世祖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入室廬所復生口悉縱之

元世祖從姚樞言止殺 元史

姚樞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宴姚樞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日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

元世祖重惜人命 元史

元世祖語管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

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元世祖詔立智理威撫盜 元史

世祖時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時立智理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樵食以勞之又語立智理威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為亂耳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母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立智理威至蜀宣布上旨

元世祖獲宋謀遣還 元史

世祖中統四年九月壬午河南大名兩道宣慰司所獲宋謀王左張達刁俊等十八人遇赦釋免給衣服遣還

元世祖釋放罪囚 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五月戊辰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疎放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八月庚戌朔前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並赦之

元世祖戒伯顏勿殺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秋七月乙未詔大舉兵伐宋伯顏等陛辭帝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元世祖不罪馮子振 元史

世祖時馮子振嘗為詩譽桑維翰跋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年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

元世祖勅文炳禁兵踐麥 元史

元世祖時伯顏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德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世祖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是據台州而閩中亦為宋守勅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踐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

元世祖惜軍赦溫 元史

世祖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糜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又海賊金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欲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特赦其罪

元仁宗冬夏食饑民元史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耶敕上都大都冬夏設食千路以食饑者

元順帝放還所掠元史

順帝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一千一百人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顧歸者聽

君政

人君所為之政治者

鄒穆公以杜養獸說苑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杜無得以粟於是倉無杜而求易於民粟二石而得杜一石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故所

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宜為鳥獸我粟

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獸夫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

齊桓公以外御妻家人之子說苑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之對曰吾有子元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施惠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文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舉善誅惡周語

齊桓公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適之曰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有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

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蹇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齊桓公與管子論為治國語

齊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施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墜井田疇均則民

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收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晉文公刑賞而民服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晉文公執衛侯左傳

晉僖公二十八年冬晉文公會諸侯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
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
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
子職納索鍾馬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晉文公命官各掌其事

晉文公元年亦公及大夫羸氏至自王城奉伯納衛三千人實
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羣責辭欽施舍分寡救乏振滯
匡困資無輕關易盜通商寬農懋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
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
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孤寡樂卻桓先
辛古董韓定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

食家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晉悼公治國國治

晉厲公既弑欒武子使智武子弒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迎
于清原公言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
有元君將果命焉若栗而葉之是焚穀也其廬而不材是穀不
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
其願出今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
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
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以離百姓及易民常亦在今日
圖之進退顧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臣而大庇庶之無乃不
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葉乃盟而
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

賞罪故刑赦因繁宥閭罪薦積捷速鯨鯨振廢淹養老幼恤孤
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

孝公修先公之政史記

秦孝公元年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
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
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
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
光美會往者屬蹕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
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
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
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
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漢宣帝日親萬機萬年龜鏡

漢宣帝躬親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
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
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
田野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其此者其唯良
吏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此
為多稱中興焉

漢光武引公卿講論經理後漢

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
後非微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高靈
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溺所及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

將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亦開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廢大業就統如不及故朕明慎政體總攬綱維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哉矧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吳主聽陸遜廣田晉書

吳主孫權時陸遜為大將軍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

齊武帝免脩城錢南史

齊武帝蕭順臨朝詔免通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脩城錢二十朱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

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梁武帝把燭看事南史

梁武帝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銀刻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素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

陳文帝投籤南史

陳文帝諱蒨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費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一吏內刺聞取外事判若前後相續每難入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隱若此云

魏孝文正俗北史

魏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咸陽王禧等咸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常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悉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披髮之人朕嘗與李中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外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責督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誅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

魏孝文思濟百姓北史

魏孝文帝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

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

周武帝布被土階北史

周武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帝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凡布帛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楹栢其彫文刻鏤錦繡繁組一皆禁斷後官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訓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既

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有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其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唐太宗令民婚娶

唐書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強

唐憲宗請論延英不倦

唐書
李絳字深之憲宗時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嘗盛夏對延英憲宗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

集事卷一

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李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卒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官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

金太祖惜民

金史
金太祖之未受節度時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等強者轉而為盜歡都等欲重其法為盜者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減盜賊徵償法為徵三倍民聞多逋負責妻于不能償康宗與官屬會議太祖在外庭以帛懸發端坐其衆令曰今貧者不誠自活責妻子以償償骨肉之愛人心所同自

今三年勿徵過三年徐圖之衆皆聽令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焉

金熙宗收葬贖民

金史
熙宗皇統四年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死無人收葬者官為斂藏之陝西蒲解汝蔡等處因歲饑流民輿顧為奴婢者官給絹贖為良放還其鄉

金世宗重民

金史
世宗大定九年以尚書省定綱捕走獸法或至徒世宗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大名路諸猛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粟減價出之又遣使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猛安謀克農

金世宗給役直

金史
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世宗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為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直重者奏聞

金世宗謂群臣奏事無隱

金史
金世宗諱為祿康宗子也嘗謂宰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甚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數奏勿有所隱朕固樂聞之又謂宰臣曰臣民上書者多勑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

金世宗戒群臣

金史
金世宗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

中自使致累歲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言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

金顯宗恤刑 金史

金顯宗諱允恭嘗謂徒單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凡屬刑名最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啓稟刑名帝自披閱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或賜之食近侍報瑤池位達開當設宴帝曰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遊廢事採致數花足矣

金宣宗殺虎 金史

開封縣境有虎啞人宣宗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宋神宗圖治 宋史

宋神宗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永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區之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

元憲宗責子傷民稼 元史

元憲宗時皇子阿速帶因獵獨騎傷民稼帝見讓之遂撻近侍數人士卒有拔民蔥者即斬以徇由是秋毫無敢犯仍賜所經郡守各有差

元世祖詔審覆死囚 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冬十月有司斷死罪五十人詔加審覆其十三人因聞毆殺人免死充軍餘各得三審覆以聞

元世祖罷役 元史

世祖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礪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營戶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鑄女聽其婚嫁

元世祖止運 元史

元世祖時兀里養合帶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世祖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未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元世祖從伯類請免民租 元史

元世祖時江西行省伯類阿老瓦丁言蒙山歲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石世祖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

元世祖安民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五年四月戊午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中書省左丞夏魯等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被旱災甚者吏廉能者舉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罷之

元世祖詔諭 元史

世祖詔諭江黃鄂岳漢陽安慶等處歸附官吏士民軍匠僧道人等令農者納米商者就室士庶緇黃各安已業如或鎮守官吏妄有撓擾詣行中書省陳告

元裕宗非憲世榮言利 元史

元裕宗為太子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州郡科徵輓漕墮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聞之即日奏罷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恐生民膏血竭於此也豈惟害民實國之大憂其後世榮果坐罪

元裕宗却獻元史

元世祖時詔割江西龍興路為太子分地裕宗時為太子左右曰安得治民知刑州張耕者乎誠使之往治俾江南諸郡取法民必安集於是召宋術大選署守長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獻太子怒曰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盡卻之阿里以民官兼課司請歲附輸羊三百太子以其越例罷之奏政劉思敬遣其弟恩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太子問民所從來對曰思敬征重慶時所得獲者太子盛然曰歸語汝兄此屬宜隨所任放遣為民毋重失人心烏蒙宣撫司進馬踰歲獻之額即諭之曰去歲堂俾勿多進馬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然

元成宗言水

元成宗言水曰勞民不取元史

元成宗時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采之成宗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元仁宗從弟兒只言寬刑元史

元仁宗時楊朵兒只進正奉天夫延慶使宗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朵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仁宗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

元仁宗命官察民疾苦元史

仁宗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比聞百姓疾苦銜冤者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

元仁宗命判裁桑園元史

仁宗時大司農賈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裁桑園說帝曰

桑衣食之本此國甚善命刊印千秩散之民間

元仁宗贖民恤士元史

仁宗諭首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為婢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元仁宗寬刑存祀元史

晉寧民侯喜兒弟五人並坐法當死仁宗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母絕其祀

元英宗重兵愛民元史

元英宗至治元年八月車駕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

元英宗重兵愛民元史

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蓋欲得易牧民得刈獲一舉兩得何言乎寒

元順帝賞善黜惡元史

成遵元順帝時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牛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明睿

人君通微事理者

武王順天伐紂說苑

周武王伐紂過膠東岸過水拆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震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散宜生又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西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魏文侯不受賀新序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漢昭帝知燕王書詐前漢

漢昭帝時霍光為大將軍與左將軍上官桀結婚相親光長女

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宣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皆不許長公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之重光迺皇后外祖母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

還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漢明帝辯牘後漢

明帝為東海公主建武時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公平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陳

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趣吏不肯服祇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光武怒時帝年十二在帳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帝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後趙主石勒斷史晉書

後趙天王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卿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安英達如此

宋文帝訊獄稱旨南史

宋文帝時義隆年十四傳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嘗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

魏太武知反間慧龍

北史

王慧龍魏太武時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頽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麟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

齊武成知馮翊王謹慎

北史

齊武成帝時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馮翊王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又舊壇南望歡息不測其意帝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問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隋文帝知高頴非反

北史

隋文帝命高頴伐陳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頴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貴等前後短頴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銳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突厥犯塞以頴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頴欲反帝未有所答頴亦破賊而還

蜀孟昶折左右

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時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

金熙宗論用人

金史

金熙宗皇統八年左丞相宗賢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金世宗覽書知誣

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年七月丁巳速頗軍士木里古等誣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上覽書曰此誣也止詔告者訊之果誣也木里古伏誅

金世宗辨姦

金史

世宗為祿諫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為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為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也

金世宗折汝霖之言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冬十月乙酉上顧謂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對

金世宗論愚而不正

金史

張汝霖字仲澤世宗時為吏部尚書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時將汝霖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速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

金顯宗不惑金史

顯宗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襄啓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諭德贊善及侍從官局敢輒去聖乃損而退帝曰官官四員謂之諭德贊善義可見矣而反欲去之無學故也

宋太祖知夢昇清強宋史

太祖時德州刺史郭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入親吏之在德州者頗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史珪善遣人以其事告珪珪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因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知德州梁夢昇狀茂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以請不行

宋太宗慰姚坦宋史

宋太宗時姚坦為皇子嗣善王少供豫坦即醜詆王頗鄙其為人自是坦每暴揚其事上嘗誡之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為賢

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況無大故而詆訐之豈裨贊之道邪頃之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疾逾月不瘳甚愛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居常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粹致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官能以正為群小所疾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譏間朕必不聽

仁宗不聽宋庠毀仲淹宋史

宋仁宗以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兼知延州時趙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

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

宋英宗釋然諭王珪宋史

宋英宗時王珪字禹玉與進士為翰林學士當撰先帝謚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稱卒如初議有密譖之者英宗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燕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秘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負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

宋神宗斥宗孟之非宋史

宋神宗時蒲宗孟字傳正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

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去宗孟漸至無以為容

宋高宗不信言瑞宋史

宋高宗時劉光世以枯枯生德為瑞聞于朝高宗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錢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

元世祖知商捷元史

元世祖時商捷以戰甘州殺阿藍達兒之功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捷盡奏而釋之與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捷與廉希憲于朝世祖召捷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知獨無一言捷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為人嘗與趙壁論

集事卷一

宋

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已事敗分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捷既出帝顧駟馬忽刺出樞副合答等數捷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捷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為朕戮力耶卿等識之

元仁宗斥僧元史

雲南行省右丞莽只兒威有罪國師撟思吉幹節兒奏請釋之元仁宗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

元仁宗辨瑞元史

大同路宣寧縣民家產積而死頗類麒麟車載以獻左右曰古所謂瑞物也元仁宗曰五穀豐熟百姓安業乃為瑞也

元英宗却西僧請釋囚元史

英宗至治二年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折福宜為師惜

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元英宗却廷臣言赦元史

英宗時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元英宗詔許直奏元史

元英宗時鐵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詔内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英宗曰言事者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

元英宗剛明善斷元史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

集事卷一

元

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貪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八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母泰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遠近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引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攝大變云

度量

人君寬洪大度者

漢光武焚吏人與王郎交誼書後漢

光武拔邯鄲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數千章
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及破銅馬降其餘衆
封其渠帥降者猶自不安光武知之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
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投死乎由是皆腹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
光武為銅馬帝

後趙主石勒自知晉書

後趙主石勒因饗高句麗宇文犀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
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
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
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

集事卷一

辛

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
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
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
擬乎其群臣皆頻首稱萬歲

魏宣武雅愛經史北史

魏宣武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觀諸子
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
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
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見立為儲貳雅愛經史尤
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姿容貌臨朝深嘿端
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玄宗以宮女配戍上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續水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袍中
得詩曰沙場戰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
意多添線含情更看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
帥進呈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官人
自言萬死明皇深閱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
緣邊人感泣

唐僖宗以宮人賜馬直 事文類聚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
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
里鎖心終不開馬直貨鎖于市為人告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
令馬直赴闕以宮人賜直為妻

金世祖膽勇鎮物金史

集事卷一

辛

世祖自將與歡都合兵領東諸軍至是時烏春已前死高謀
罕請于遼頌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乃進軍圍之高謀罕棄城遁
去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軍城始破議渠長生殺
衆皆長跪遼使者坐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前咫尺謂世祖曰勿
殺我遼使也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動執其人之手語之曰
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罰既已乃
徐使執突前者殺之其膽勇鎮物如此

宋太祖日詩 事文類聚

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曰未離
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

宋太祖諭有天命 宋史

宋太祖性孝友節儉貨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之初頗好微行

或諫其輕山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軌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宋太祖不伐劉鈞

宋史

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劉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焉

宋太祖詔錢徽劍履上殿

吳越

宋太祖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備侍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

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官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

李煜

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官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李煜先來朝者以賜之以詔草示文贊遂遣文贊賜徽戰馬及半諭旨於徽七年五月賜徽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徽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徽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徽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主亦大梁一布衣耳徽不答以書來上八年徽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徽歸國徽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上嘗召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徽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論功以徽大將沈

承禮孫承祐並為節度使為防禦使皆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月徽與其妻孫氏子惟濟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雅陽迎勞徽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徽居之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十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即日宴長春殿徽又貢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賀平江左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又貢白金十萬兩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三月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持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勲賢輝映古今允為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徽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與區於吳會勅使於宗彝昨以江

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充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

豐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懇為群后之衣

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以徽襲賢

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

元世祖詔鞠養民子

元史

元世祖初平灤路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加鞠養或以為非宜世祖曰何幸生一好人母生嫉心也

元世祖諭宋來附

元史

元世祖伐宋伯顏陛辭南行奉詔諭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

異相

人君相貌之異者

庖犧蛇身人首史記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敬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

神農人身牛首史記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

漢光武隆準日角後漢

光武九歲而孤身長七尺三寸美鬚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王莽末鄧晨與光武伯升俱之宛蔡少公誦語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大笑晨心獨喜後謂光武曰王莽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

今集事卷一

四

孫權方順大口吳書

孫權字仲謀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順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初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其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

司馬懿狼顧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其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公及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燕王慕容骨相晉書

燕王慕容骨字宣英號之第二子也東晉穆帝永和五年即位初祖廐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骨廐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

後涼主呂光肘有肉印晉書

後涼主呂光字世明初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坊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

漢主元海鬚長三尺晉書

漢主劉元海安俄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盧熾友之命子濟拜焉

今集事卷一

五

齊高帝龍額鐘聲南史

齊高帝蕭道成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額鐘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

齊明帝胛上赤誌南史

齊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江柘勸帝出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坦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梁武帝項有伏龍南史

梁武帝蕭衍初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憚謂衍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梁簡文帝寬弘永覽見善溫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履履如重

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王如意不稍分
辨巧昧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麗發博綜群言善談
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諸政所在稱美

陳高祖日角龍顏南史

陳高祖武帝以梁天監二年癸亥歲生少儼儼有大志長於
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
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時推服身北史七尺五寸日角
龍顏垂手過膝

魏昭成帝乳垂至帝北史

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

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髮妻地臥則乳垂至帝

齊神武帝高歡目有精光北史

齊神武帝高歡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
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
人傑表家貧及嫂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
段長常奇歡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使以子孫為託及
貴追贈長司空權其子寧而用之

唐高祖三乳唐書

唐高祖生於長安禮有三乳性寬仁是時隋政荒天下大亂楊
帝多猜忌殺戮大臣嘗以事召高祖高祖遇疾不得謁高祖
有甥王氏在後宮楊帝問之王氏對以疾楊帝曰可得死不高
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衛

唐太宗日表龍姿唐書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鵠方四
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
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
高祖懼其語世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為神乃採其
語名之曰世民

南唐主李昇廣額隆準五代史

唐主李昇字正倫世微賤少孤流寓濠泗間揚行密攻濠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
冒姓徐氏名知詰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為人溫厚有謀為
吳棧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榮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
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為戰守

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兄仁為政民稱譽之

唐主李煜重瞳五代史

唐後主李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南唐李昇第六子也煜為人仁
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
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

閩主審知隆準方口五代史

閩主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
三郎

金世宗曾問有七子金史

世宗體貌奇偉美鬚長過其腹曾問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
孝沉靜明孝善射國人推為第一
群書集事 淵海卷之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

君門

瑞誕

祥瑞見而誕生者

漢光武赤光照室後漢

光武父南頓君初為潁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父異焉使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白水光武所居鄉名也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遠望見舂陵郭畔

曰氣佳哉鬱鬱蔥蔥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晉元帝神光之異晉書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世祖武帝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葉如始刈及長白象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燁如

秦主苻堅神光燭庭晉書

前秦主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王雄之子也祖洪徙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咸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

漢主劉聰白光之異晉書

前漢主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天入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

後趙主石勒赤光照室晉書

後趙主石勒生時赤光照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

宋高祖神光照室南史

宋高祖武皇帝劉裕字德興小字寄奴生時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嘉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裕裕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宋武陵王生有光照室南史

武陵王駿字休龍小字道人宋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與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二年立為武陵王

梁武帝生有異光南史

武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喬宅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腋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左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輒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梁元帝有紫胞之異南史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任采女次侍始懷戶慢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脩容十三年封湘東王

陳宣帝生有赤光南史

高宗孝宣皇帝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為中書侍郎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游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

合衆卷二

三

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魏道武夜有光明北史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歘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惟明年有偷生於藏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額大耳六歲而昭成崩

魏孝文神光照室北史

高祖孝文皇帝獻文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紫白有異

姿極標峻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

魏肅宗有光照庭北史

魏肅宗孝明皇帝諱調宣武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景戌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於庭中

齊宣帝亦光照室北史

齊宣帝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歘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父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太后見諸子馬歷問祿位至文宣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

合衆卷一

四

有異之

周文帝黑氣覆身北史

文帝宇文泰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

周武帝神光照室北史

高祖武皇帝文帝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帝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

隋文帝紫氣充庭

隋文帝楊堅武元皇帝楊忠之長子也皇妣曰呂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馬嵬波若寺有紫氣名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母呂氏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龍體起鱗鱗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曉得天下帝龍額上有五粒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

唐太宗夢龍見

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彌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館門之外水中經三日乃去

遼太祖生有異香

太祖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廢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爾蓋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簡獻皇后異之鞠為已子常匿於別室塗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昨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皆有神人翼衛雖詭言必及世務時伯父當國疑輒察焉既長身長九尺蓋上銳下目光射入關弓三百斤為拔馬拔沙里時小黃室韋不附太祖以計降之伐越尤及烏古六奚比沙城諸部克之國人號阿主沙里

遼太宗生有神光

太宗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香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為瑞

宋太祖赤光繞室

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雖有金色一日不變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也

宋太宗赤光如火

太宗皇帝諱炆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太平興國二年改今諱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杜氏初居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於浚縣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有異香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十月十七日甲辰也帝幼不群與他兒戲皆畏服及長隆準龍顏望之知為大人儼如也

宋真宗赤光照室

真宗諱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初太祖乾德五年五星從鎮星聚奎明年正月后夢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子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堂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

宋英宗赤光滿室

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母仙遊縣君任氏仁宗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宣平坊第初玉夢兩龍輿日並墮以衣承之及帝生赤光滿室或有黃龍游光中

宋神宗祥光照室

神宗聖孝皇帝英宗長子母曰宣仁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宮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氣成雲八月賜名

咸授率府副率後又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仁宗嘉祐八年侍
英宗入居慶寧

宋高宗亦光照室 宋史

高宗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章氏大觀
元年五月乙巳生東京之大內亦光照室

宋孝宗紅光滿室 宋史

孝宗皇帝諱昀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初秀王王夫人張氏夢
人擁一羊遺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
生帝于秀州青衫謁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

宋理宗亦光屬天 宋史

理宗安孝皇帝諱昀父希璫母全氏寧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
生帝于邑中虹橋里第前一夕父夢一紫衣金帽人來謁比寤

夜漏未盡十刻室中五采爛然亦光屬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

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睹切嘗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
龍鱗

宋度宗亦光照室 宋史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恭太祖十一世孫父嗣崇王與芮
理宗母弟也理宗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榮郎初榮
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崇王夫
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來水擁
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
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

感異誕生

有感奇異懷孕誕生者

簡狄吞卵生契 史記

殷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
吞之因孕生契契長佐禹治水有功遂封於商

姜嫄踐跡生棄 史記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
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
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
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目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
名曰棄長為堯農師封於邠周之始祖也

脩已胸拊生禹 蜀書

絲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臆北胸拊而生禹於石紐其地名剝兒坪

母媼神遇生高祖 前漢

漢高祖字季母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
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娠遂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世代

先世傳代而來者

鴻荒世君名歲數 史記

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
天皇氏十二頭濬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
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
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駕六羽出谷口兄
弟九人分長九州各五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人皇氏已後帝代 史記

上古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

世系

國之祖系源流者

禹後傳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夏禹六世孫少康之庶子初受封於越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孕嬉於砥山得蕙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背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帝堯之時遭洪水

治淪四岳舉鯀堯用治水九載功不成舜乃殛鯀于羽山鯀投于水化為黃龍因為羽淵之神舜與四岳舉鯀之子高密以治水是為大禹

泰伯作吳 吳越春秋

吳之前君泰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時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姪姬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易而避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木黍稷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梁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

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嗣立後遭夏氏世

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慈仁行不復生草運車以避葭

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

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

所慕薰蕕同氣始而伐之古公事之以大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

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

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

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

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金甌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

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

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

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

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

自號為勾吳

無王繼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無

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徙衆庶為編之民禹祝斷

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嘯嘯嘯指天向

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脩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

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

其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主壬生無釋釋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釋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閭閻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魏先世系 北史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特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德業猶存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

北史

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咸振北方

魏祖始興 北史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回部大人寶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寶賓攻西部寶賓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寶賓求馬主帝隱而不言寶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寶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止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寶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眾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微而戮之遠近肅然

周文得璽為氏 北史

周文帝姓宇文氏名泰其先曰葛烏克者雄武多算畧鮮卑奉以為主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

金祖源流 金史

金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聞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曰諾迺自往諭之曰殺一人而聞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聞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犍牛十黃金

金史

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闘曰謹如約女真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眾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貳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為完顏部人

元祖世代 元史

太祖其十世祖字端義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哩健生二子長曰博塞葛答黑次曰博合觀撒里直既而夫亡阿蘭果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墮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字端義兒也字端義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阿蘭沒諸兄分家貲不及之字端義兒曰貧賤當貴命也貲財何足道獨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蘭之地居焉食飲無所

得適有各鷹獵野獸而食亭端父兒以緝獲機取之鷹即馴狎乃臂鷹獵禽禽以為鰭或闕即繼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亭端父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亭端父兒獨出而無齋近者得無凍餒乎即自來訪邀與俱歸亭端父兒中略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為然至家即選壯士令亭端父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亭端父兒殺子八林皆黑刺充合必畜嗣生子曰咩然篤敦妻曰莫寧倫生七子而莫寧倫性剛急時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間草根以為食莫寧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群兒輒敢壞之邪驅車徑出報傷諸兒有至死者押刺伊而忿怒盡驅莫寧倫馬群以去莫寧倫諸子聞之不及披甲往

集卷二

主

追之莫寧倫松愛曰吾兒不甲以往恐不能勝敵令子婦載甲赴之已無及矣既而果為所敗六子皆死押刺伊而乘勝殺莫寧倫滅其家唯一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諸積木中得免先是莫寧倫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家為贅婿故不及難聞其家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其計無所出幸驅馬時兄之黃馬三次掣套幸逸歸納真至是得乘之乃偽為牧馬者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此吾兄所擊者也趨前給其少者曰有赤馬引群馬而東汝見之乎曰否少者乃問曰爾所經過有見鷹乎曰有曰汝可為吾前導乎曰可遂同行轉一河隈度後騎相去稍遠刺殺之繫馬與鷹趨迎後騎紿之如初後騎問曰前射鷹鷹者吾子也何為父臥不起耶納真以鼻吻對騎者方怒納真乘隙刺殺之復前

行至山下有馬數百牧者唯童子數人方擊石為戲納真熟視之亦兄家物也始問童子亦如之於是登山巨顛情無來人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嫗歸八刺忽之地止馬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為君海都既立以兵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形勢震大列營帳於八刺合黑河上跨河為梁以便往來由是四傍部族歸之者漸衆

天助

臨危有非常之助者

漢高因大風得道事文類聚

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漢光武破敵後漢

集卷二

十四

光武起兵徇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會戰諸將見尋邑兵勝反走入昆陽顧妻孥欲散去光武議曰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數百里諸將遽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議成敗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王鳳王常留守自與李軾等十三騎出城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光武曰若破敵珍寶萬倍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垂進大兵破必莽走宛敗昆陽自服邑不從遂圍之數十重積弩矢發天下

如雨城中負戶而沒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渴刻
意氣甚遠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
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
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
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
遂前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
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營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
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聲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
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潞川盛溢虎
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最尤陳茂
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
舉之連月不盡

漢光武薄沱水合

後漢

光武北徇劉王郎購得光武者十萬戶光武南走晨夜不敢入
城邑官屬皆乏食乃自稱邯鄲使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繼
踵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
失色光武升車欲馳去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
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
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策犯霜雪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
眾恐及至薄沱河候吏還報曰河水流斷無船不可渡官屬大
恐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眾驚欲且前即詭言水堅可渡眾
皆喜光武曰候吏果妄言也比至適遇水合得過未畢數騎而
陷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
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權以濟事治天瑞也

燕王慕容德斷凍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晉安帝隆安二年乃率戶自鄴將徙于滑臺遇
風船改魏軍垂至眾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漸凍合是夜濟
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

金太祖指鞭涉濟 金史

太祖自將攻遼黃龍府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
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後次混同江無
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
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
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

金太祖乘風擊遼 金史

金太祖乘風擊遼 十六

金太祖天輔初遼將都統蕭紇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
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乃就枕
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
明及河遼兵方壞凌道遼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
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店會大風起
塵埃蔽天乘風擊之遼兵潰遂至幹論濛殺獲首虜及車馬
甲兵珍玩不可勝計

宋太祖掩雀 宋史

太祖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
觸門楣墜地人以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
又嘗與韓令坤博士室中雀闔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室隨壞漢
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騰汝北

往則有遺矣

元太祖反風敗乃蠻元史

太祖伐蔑里乞部其部長脫脫戰于莫耶察山脫脫敗走八兒忽真監既而復出為患帝帥兵討走之至是又會乃蠻部不魯欲罕約奈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來侵帝遣騎乘高四望知乃蠻兵漸至帝與汪罕移軍入塞亦刺合自北邊來據高山結營乃蠻軍衝之不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將戰帝遷輜重於他所與汪罕倚阿蘭塞為壁大戰于闊英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帝勒兵乘之乃蠻大敗是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見其敗即還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掠而去

元憲宗渡海擒八赤蠻元史

元史

元史

憲宗乃歸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于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入于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回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

元軍屯沙江潮不至宋史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命丞相伯顏率大軍伐宋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讓國

當立而讓避者

太伯三讓史記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奔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立是為王季而及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而歸之十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夷齊讓國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曰天倫也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讓國左傳

魯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改先

宋襄讓國左傳

宋史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杜榘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杜榘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襄讓國左傳

僖公七年宋桓公有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鄭子良讓國左傳

魯宣公四年鄭子公既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頽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楚子西遜壬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而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離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楚公子郢辭立左傳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浹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季札讓歸延陵吳越春秋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將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天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子改

為季札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謂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祗存過亡諸侯與魯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辭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詩與騎逐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對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佐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高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季子不立吳越春秋
吳子壽夢二十五年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孔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與今欲授國於孔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宋目夷遜兄說苑

宋襄公故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而欲立之故父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遂以請公許之

將立其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之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東海王預備藩國後漢

東海恭王彊母曰郭皇后漢光武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違四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豫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帝崩明帝即位彊病臨命上疏謝天子寬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帝追惟彊深執謙儉時詔東海王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遺送之物務從約省水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宋王讓儲位唐書

十一

宋王憲睿宗嫡長欲立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讓帝嘉憲讓遂許之

宋王讓儲位唐書

宋王憲睿宗嫡長欲立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讓帝嘉憲讓遂許之

革命

應天順人改革天命者

成湯伐桀踐位史記

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

言匪台小子敢行鼎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鬻事而宮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急不和曰是日何時後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于其大理女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翦伐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其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陽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武王伐紂施政史記

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乃作太誓告

武王伐紂施政史記

十一

于衆庶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夫馳帝紂師紂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捐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戣畢

公托小誠以災武王散宜生大顛開大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
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
公奭贊采師尚父率姓侯亮亮曰殷之未孫李紂殄廢先王
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爾邑百姓其章願聞于天皇上帝於
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華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
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
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
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以振貧弱前諫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命闕天封比干
之墓

宋太祖受禪 宋史

周恭帝即位趙太祖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顯德七年春北
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
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
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或止之衆不聽遲明逼寢漢太宗入
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
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太
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爾等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
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有不得
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今有重賞違即擊戮汝
諸將皆載拜肅隊以入副都指揮使韓通謀禦之王彥昇謀殺
通於其第太祖遣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有頃諸
將擁宰相范質等至太祖見之嗚咽流涕曰違負天地今至于
此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按劍厲聲請質等曰我輩無主今

曰漢高祖天子質等相顧計無從出乃降階列拜召文武百僚至
班定輪外承旨陶穀出周恭帝捧捧位制書于袖中宣讀使引
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

符璽 帝王之寶

漢高祖得秦璽 事文類聚
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璽
曰傳國璽

漢光武受傳國璽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赤眉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幸宜陽親勸
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
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
綬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
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
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止璽投地
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亦
眉劉盆子既敗亦奉光武

蜀先主得玉璽 蜀書

漢獻帝末年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玉休獻玉璽爾濟
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
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璽神光
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未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
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琅玕歸璽 晉書

晉武帝咸寧初風吹大杜樹折杜中有青氣占者以為象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琊即武王也及吳之亡三藩實先至建鄴而孫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琊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

晉元帝神璽出見

晉書

晉元帝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疊皆以為中興之象焉

梁武帝得行璽

南史

梁武帝微時有人指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

太武帝得玉璽

北史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四月戊子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三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魏文苑中獲方玉印

北史

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八月戊戌詔曰朕即位以來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兼呈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群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寔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

宋真宗作寶璽

事文類聚

真宗乾興中作受命寶曰恭膺天命之寶嘉祐八年英宗即位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宋哲宗得璽公麟能辨

宋史

李公麟字伯時宋哲宗時歷官至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器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宋哲宗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為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珎法中絕此真秦璽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

宋寧宗得寶璽

事文類聚

宋寧宗嘉定年間勅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爰致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暨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王檢其文亦同

元成宗授璽

元史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四月成宗即位先是御史中丞崔彥得玉璽于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手授於成宗

詔令

帝王布命令於天下者

漢高祖求賢前漢

高祖十一年二月下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公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識豈待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止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文帝詔短喪前漢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哀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履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常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禮畢嚴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欲聞大道至極之論前漢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每聽而問焉

漢武帝詔褒卜式前漢

漢武帝時卜式上書求佐軍帝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

怨以息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條錄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義蓄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此舉有典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

漢武帝詔封公孫弘為侯前漢

武帝元朔中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漢武帝詔封公孫弘後前漢

武帝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

合集卷三

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為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節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滿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昭帝褒封張安世前漢

漢昭帝時張安世字子儒為右將軍光祿勳帝下詔曰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

漢宣帝褒美王成前漢

漢宣帝時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帝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田益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

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効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漢成帝詔減死刑萬年

前漢成帝河平年中下詔曰甫刑云五行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繁多百有餘萬言奇詭它皆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使條奏之出前漢

漢元帝詔復周堪張猛前漢

元帝以周堪張猛既左遷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詔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

合衆事卷二

元

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卑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脩深惟其故而反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若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漢光武詔受符璽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閏正月己酉詔曰群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聖綏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祀高廟受傳國璽

漢光武詔諸窮民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萬石賑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漢光武詔省減吏員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合衆事卷二

辛

漢光武詔舉賢良方正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漢光武詔減田租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漢光武詔民薄葬

後漢
光武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
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
外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弟弟弟薄葬送終之義

漢光武詔有司脩職

後漢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般兵不聽事五
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
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
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漢光武詔勿獻異味

後漢
光武建武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初郡國異味不得
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道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

令集事

主

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初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
如舊制

漢光武詔更人脩德

後漢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天地
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然
德災殃將及更人朕甚懼焉

漢光武遺詔從約

後漢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
朕無益百姓皆知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
皆無離城郭遺更及因郵奏

漢明帝詔公卿輔弼

後漢
明帝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

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
柔百神惠於綏厥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
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
不違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
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漢明帝詔勸督農桑

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
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
道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
其蟊賊以及發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漢明帝詔求直言

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

令集事

主

善政日月薄蝕等字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復儲下生
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揭
大天不降道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
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漢明帝詔親耕藉田

後漢
明帝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
先農神農也帝也同以太平百官皆從帝親耕藉田而耕
天子三公五霸卿士大夫十二人皆從帝親耕藉田而耕
宗廟以為宗廟也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煖沐煩勞群司積精禱
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平
刑罰

漢明帝詔獲寶鼎

後漢
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

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祇不違惡風
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
分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
邪太常其以祠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先帝詔書禁人上
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官宜
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也

漢明帝詔日食引咎

後漢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
而下貽人咎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謹
於在下人群司勉修職事無諱於是在位者皆封事各言得失
覽章深省引咎以所主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
不能理更點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過舊
應門失守關隴則世

漢明帝詔賜貧人開學校

後漢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
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
一人與計偕上又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為四姓小
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
外戚與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江學統
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表列侯後改曰小侯

漢明帝詔禁將食

後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作尼
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
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
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宜

枉考之意又車服制度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
其中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詔築汴渠成

後漢

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
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水東
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漭廣濶莫測折岸蕩蕩極
望不知網紀今交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
亡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雖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
右俱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無墾
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
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派復其舊迹陶丘之北
漸就壤墳故為嘉禾繫牲以禮河神東過洛陽數畝之續今五

漢明帝詔存恤鰥寡

後漢

明帝永平十三年冬十一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
曰冠履勿勿災異屢見是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
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明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
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
鰥孤勉思職焉

漢明帝制以祥瑞告廟

後漢

明帝永平十七年三月廿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
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庚辰年修耳機僥樂水白狼動黏諸律則
後恭義真獻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

子 175-46

本錫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
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
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漢章帝詔任勲臣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明皇帝第五子也顯宗崩永平十八
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
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
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卿侯趙惠三世
在位為國元老司空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惠為太傅
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
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漢章帝詔勸勉農桑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疫癘墾田咸以穀
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
勞來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
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
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章帝詔方正直言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已巳詔曰朕以無德
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
明波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
憂與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明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
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公卿

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
士各一人

漢章帝詔禁僭侈 後漢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
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早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
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
察春秋之義以貴禮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
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
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漢章帝詔崇儒術 後漢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
暴秦廢黜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

漢章帝詔聽民徙界就田 後漢

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
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統也

漢章帝詔秋冬理獄 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
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
人無饑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凶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
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饒者悉聽之到在
所賜給公田為額耕傭賃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
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漢章帝詔秋冬理獄 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

丙善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鎖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休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漢章帝詔蠲禁錮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主官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漢章帝詔優尊年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漢章帝詔給孤窮後漢

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憫恤之憂有忠和之教旬旬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粟給如律

漢章帝詔祇畏嘉祥後漢

章帝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格迥鴻化緝熙康又光昭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天無以彰于先功

漢和帝詔減匈奴後漢

和帝永元元年閏七月丙子詔曰匈奴北叛為害久遠賴祖宗

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朕小子軆身所能堪堪有司其案舊典皆類薦功以章休烈

漢和帝詔紀綱節後漢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曾相國後容城族無嗣朕追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壙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丞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漢和帝詔更試職後漢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命試之以職乃得充選

漢和帝詔致興蝗之咎後漢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于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然思弭憂虞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漢安帝詔求直言後漢

安帝永初五年閏三月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於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危承天誠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
進度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萬正有道德達於
政化能直言諫諍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與眾卓異者并遣詣
公車朕將親覽焉

漢安帝詔旱蝗之害後漢

安帝元初二年五月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
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群
蔽天為害廣遠所宜察相副和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
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畢大令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
其務消救災省安得黎元

漢安帝詔禁吏害民後漢

安帝元初四年秋七月詔曰今年秋稼成好盡可收穫而連雨

漢順帝詔復宗室後漢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永元早棄
烈姦惡緣間人無怨望上干和氣疫癘為災朕奉承大業未能
寧濟蓋至理之本裕弘德惠湯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
宗室以罪絕皆復為諸其與間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
厥職以康我民

漢順帝詔赦天下後漢

順帝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
失厥中陰陽氣隔冠履肆其庶獄繫繫憂降不數赦如疾首詩

漢順帝詔赦天下後漢

順帝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
失厥中陰陽氣隔冠履肆其庶獄繫繫憂降不數赦如疾首詩

云君子如龍如虎過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
新其故天下從甲寅赦令以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以來還贖
其闕顯江京等知職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務崇寬和敬順時令
遵典去苛以稱朕意

漢順帝詔百僚陳得失後漢

孝順皇帝永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
典籍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朕微不虛必有所
愆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漢中帝詔李固為太尉後漢

漢中帝時詔曰三公國之棟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
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

漢順帝詔有司崇寬後漢

順帝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
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
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人無罪或以苛怒
逐吏更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訟訟前後不絕送故迎
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
微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漢順帝詔掩骼賑民後漢

順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
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皆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
若已為之况我元元嬰此同疇方春戒節賑濟之危掩骼埋
之其時其調止郡見穀出粟窮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漢順帝詔明經請學後漢

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族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漢桓帝詔舉孝廉後漢

孝桓皇帝本初元年秋七月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牧民禁姦惡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就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無望群吏惠我勞民蠲滌金織以析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賦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自守

今集卷三

平

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漢桓帝詔徙邊者歸郡後漢

桓帝建和三年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親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徵見乎象聞者日食毀缺陽北晦暗朕抵懼愴思匪遘辱感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孝宣皇帝前世禁徙故中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

漢桓帝詔貧者給葬後漢

桓帝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驚歎歎如朕首令京師所舍死者相枕郡

縣尸陌處處有之其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必葬者給直人三千錢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塚地葬之

漢桓帝詔損典服修制後漢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癸卯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物已修政庶望有補其典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省損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漢桓帝詔賞僧寺功後漢

桓帝延熹二年八月壬午詔曰梁冀暴虐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冀又過絕禁還京師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閡復之恩禍害深大罪惡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勳等激憤東建內外協同漏刻之間禁逆梟夷斯賊杜稷之柙

今集卷三

平

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勲

唐睿宗詔封劉幽求唐書

唐睿宗時劉幽求遷吏部侍郎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猷代成肇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竭替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存幽求亦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昨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

遼道宗即位求言遼史

遼道宗即位之初詔下朕以菲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賦欽安與實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為怨卿等其體朕意

遼道宗詔直言無諱 遼史

遼道宗即位之元年冬十二月詔左夷萬戶曰朕以朕冲獲嗣大位夙夜憂懼恐弗克任欲聞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數月未見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太宗褒贈孔氏 宋史

太祖乾德中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孔宜舉進士不第詣闕上書及述其家世後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治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

寧宗詔天下維持正道 宋史

寧宗即位時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寧宗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恣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法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與親伺間隙毀譽奸逆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素德康寧弗改瑕玼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徂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三大臣與天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惜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

元世祖詔諭安南 元史

安南國古交趾也世祖中統四年詔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年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器等物同至以討刺丁文達寶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元世祖詔諭大統 元史

世祖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湯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至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

元世祖詔諭 元史

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祖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樂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國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營宿請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故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元文宗移明治體 元史

文宗詔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朕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踐祚親親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亂事無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博士負

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

元順帝用奇氏為后 元史

順帝后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剌至正二十四年七月李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下令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怒族監察御史武起宗言后外境國政奏帝宜遷后出于外帝不答二十五年三月遂矯制幽于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伯顏不花守之四月庚寅李羅帖木兒逼后還官即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后仍回幽所後又數納美女於李羅帖木兒至百日始還宮及李羅帖木兒死召皇太子還京師后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兵擁皇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至京城三十里外即遣軍還營皇太子憤樹之事見擴廓帖木兒傳會伯顏忽都皇后崩十一月

中書省臣奏言后宜正位中宮帝不答又奏改資正院為崇政院而中政院亦燕主之帝乃授之冊寶其冊文曰坤以承乾元

人道莫先於夫婦后以母天下王化實始於家邦典禮之常古今攸重咨爾肅良合氏篤生名族來事朕躬儆戒相成每勤於夙夜恭儉率下多歷於歲年既發祥元子於儲闈復流慶孫枝於甲觀養若中宮之位允宜淑配之賢宗戚大臣况余言而數請掖庭諸御咸傾望以推尊乃屢遜辭尤可嘉尚今遣攝太尉其持節授以玉冊玉寶命爾為皇后於戲慎修德政益勉爾輔佐之心昭嗣徽音同保我延洪之福其欽寵命以衍壽祺二十八年從帝北奔

建立 建立後嗣者

齊景公立子荼左傳

魯哀公五年齊景公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以之子荼雙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魯則有疾疾亦姑諒樂何憂於無君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公子荼實群公子於東郭之萊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齊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閻閻議立太子 吳越春秋

吳王閻閻召伍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閻閻曰夫差遇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

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閻閻曰

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

先主冊立太子禪 蜀書

蜀先主為懷中王立子禪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傳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晉文立炎 晉書

晉文帝昭以景帝師為宣帝懿之嫡早世無後文帝以炎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焉遂於何曾等圖舉曰

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又以問山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由是遂定立炎

後趙主李龍立世子齊公晉書

後趙主石李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或昭張豺之破上却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李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親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官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

魏明元訪崔浩立太武北史

魏明元帝時崔浩拜博士祭酒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竊問崔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蓋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德成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體必不得已請陳賢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順神養壽比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淑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入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

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

周文聽李遠立嫡北史

李遠周文時拜大將軍除尚書左僕射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為嫡請即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

唐太宗立晉王唐書

唐太宗時長孫無忌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太宗欲立晉王未

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

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鉢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奮力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唐太宗命遂良定策立晉王唐書

諸遂良字登善累遷起居郎後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既廢太子承乾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授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諸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

宗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長孫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

高宗立重貴為皇太子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為皇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子開府置官為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即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任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子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子皆居東宮今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運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說

晉高祖立重貴

五代史

兒

晉出帝父石敬瑭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貴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不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

前蜀主王建廢長立幼

五代史

前蜀主王建時太子元膺死而鄭王宗衍最幼建第十一子也其母徐賢妃衍為人方順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麗之詞建以蜀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能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事建老昏老妃與宦者唐文宸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立為太子

吳越王錢鏐諡嗣

五代史

吳越國王錢鏐時初鏐子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頔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并謀護之後頔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則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篋鑰數箇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鏐故事

金世宗用立皇孫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四月詔賜皇孫名璟五月拜尚書右丞相世宗謂曰宮中有輿地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近既塞又謂宰臣曰朕所以置原王於近輔者欲令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

宋真宗用陳執中言立儲

宋史

事之體故也十一月詔立為皇太子孫稱謝於慶和殿世宗諭之曰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為皇太子孫建立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以盡忠孝無失眾望則惟汝嘉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子冊赦中外丁巳謁謝太廟及山陵始受百官賀

宋真宗春秋高未建儲君大臣莫敢言者

宋史

宋真宗春秋高未建儲君大臣莫敢言者時衛尉寺丞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迺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

宋高宗立伯琮為皇子

宋史

高宗紹興十三年詔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初伯琰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為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琰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琰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晉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晉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遷居德壽宮孝宗即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

宋光宗聽汝愚策立嘉王

宋光宗紹熙四年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五年春孝宗不豫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韓侂胄傳旨云宰相並出

集事卷二

幸

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令宰執復入汝愚等乃還歸六月丁酉夜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閣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晏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玕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丁未宰臣已不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集事卷二

幸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汝愚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郭果因繆曰郭果儻不同奈何彥逾曰其當任之議遂定汝愚與徐誼葉適謀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重華宮提舉閣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理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

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使郭果等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宣贊舍人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攢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又奏上

皇族不干朕聞此事不無疑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持本官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而諭之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愚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快入素帳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請几從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素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儻祭禮

定都

定國之可都者

魏孝文帝南遷都洛陽 北史

魏孝文帝車駕南伐加李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乃詔大軍發軔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冲進請曰發都洛雨士馬困弊矜喪反旆於義為先孝文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顧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無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孝文乃喻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勤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鑿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幾亦時矣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植進曰愚者聞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行見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廊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

幸其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脅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

梁末帝即位東都 五代史

梁郢王友珪鳳歷元年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朱友貞執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秦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友貞乃偽為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為友貞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為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為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友貞為主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友貞乃遣人趣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友貞入洛陽友貞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是月友貞即位於東都是為末帝

元世祖都燕 元史

霸突魯從世祖征伐為先鋒元帥累立戰功世祖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已未秋命霸突魯率諸軍由秦伐宋且移檄諭宋沿邊諸將遂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大江傳于鄂會憲宗崩于蜀阿黑不哥攝亂和林

世祖北還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世祖至開平即位還完都于燕甘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

封建

以國土封建諸侯王者

無余封越 吳越春秋

禹崩傳位與相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禹貢之義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

集事

季

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周武王大封諸侯 史記

周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藺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成王削桐封叔虞 史記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高帝立佗為南越王 史記

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尉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

母為南越惠害

漢光武封功臣 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春正月庚辰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必負父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沐如履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宋神宗詔封太祖諸孫 宋史

集事

季

宋神宗熙寧中劉攽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敘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有者矣後二王紹封如攽議

朝會

朝會諸侯百官者

齊侯如晉行朝禮 左傳

魯成公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微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取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德光慕中國儀物 五代史

元世祖宮闕告成受賀 元史

封禪

如封泰山禪梁父之類

歷代封禪專文類聚

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封泰山禪梁
甫王有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增厚也皆刻石紀號著
已之功績

玄宗封泰山唐書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辛卯禪于社首

崇儒

崇重儒道者

魯哀公以百戶守孔廟家語

魯哀公十七年仍堂第立廟俾百戶守之

漢高帝詔先謁夫子而從政

漢高帝十二年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

漢明帝幸魯後漢

漢明帝幸魯祠仲尼及七十二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說經

漢章帝尊師後漢

漢章帝東巡行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
論孔傳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
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衆辱臨敝里此乃
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傳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
傳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漢安帝賜帛後漢

漢安帝幸太山柴告岱宗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

卷二

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漢靈帝正五經立石 後漢

靈帝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漢獻帝墜用儒生後漢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見空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擇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限者聽為太子舍人

文帝詔封孔子後祀書

魏文帝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懷懷焉遑遑焉欲在已以在道挺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亦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德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武帝幸辟雍行鄉飲禮 晉書

晉武帝泰始六年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

學生帛牛酒各有差

晉書

秦符堅修學宮 晉書

秦主符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庶真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

秦符堅臨太學 晉書

秦主符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亮曰狀一月三臨太學無眩幽明躬親獎勵周敢勸達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亮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賸籍滅而莫紀經洽學廢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典肇十祀漢之二武焉足

論我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

宋文帝興學校 南史

宋文帝好儒雅元嘉十六年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即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宋孝武帝建文廟 南史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開建仲尼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典墳厚給祭秩

梁元帝封孔氏族 南史

梁孝元帝承聖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

魏道武興學校 北史

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政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魏孝文詔祭孔子務盡祭敬 家語

東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曰尼父稟達聖賢之資體生知之德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祠典浸廢禮章殄滅遂致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媒仰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哉今後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人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祀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唐太宗禮賢致治 唐書

唐高祖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冠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舍曹參軍事李承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震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推略前載無常禮之問命間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歲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唐書

李

唐太宗升孔子為先聖 家語

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於是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

唐中宗置大學士 唐書

唐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為大學士李適劉憲崔融鄭愔崔融用李又岑羲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技除則賜綉綉綉綉夏宴蒲萄園陽朱櫻秋登慈恩浮園獻菊

花酒稱壽冬幸新豐驛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成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欣慕

唐玄宗贈七十子爵 家語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孔子為文宣王衣衾冕二京及州縣學孔子始皆南向先是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圖于廟壁至是皆贈爵有差

唐德宗雅尚儒臣 事文類聚

唐德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務院於金鑾殿對御起章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周祖下拜宣聖墓 家語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幸廟再拜或言天子不當拜具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

周祖因夢躬詣闕拜奠 家語

後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帝曰明日當得城及旦帝曰夢兆如此可不勝乎遂督眾攻城及午陷之取委巷入適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殿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躬幸闕因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饌於廟復幸聖林拜墓勅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遼太祖建孔子廟 遼史

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奉天敬神有大功德

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信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金熙宗祭孔廟再拜 金史

金熙宗皇統元年三月戊午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已未上宴群臣于瑤池殿通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稱賀帝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宋金著先謁聖廟之令 家語

宋太宗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請先聖廟六衙朔望焚香高宗紹興十四年十月初州縣文臣到官詣學謁先聖方許觀事

金集卷三

李三

宗嘉泰中詔武臣理合一體金天德中勅職官到任先詣宣聖廟拜奠訖方許詣以次神庫著之令

宋朝累給田贍學充祭 家語

宋真宗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添賜田一百大頃八年三月十六日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百頃撥二十頃廟學膳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手頃置殿庭簾幃什物其五十頃歲收出糶脩葺祠宇

歷代封孔子之後 家語

漢高帝過魯祠孔子封九世孫孔騰為奉嗣君歷代踵行之至元魏孝文帝始詔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仍世襲宋太宗嘗問四十四代孔宜歷世之數宜必實對土嘆曰家世有如此者乎仁宗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宋英宗求儒生為主婿 宋史

師約字君授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為主婿命宰相召王克臣諭旨令師約持所為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入繼明詩遂賜對選為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硯勅之進學

宋英宗敬師 宋史

英宗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牖邸帝天性為孝好讀書不為燕嬉嬖服御儉素知儒者每以朝服見教授曰師也敢弗為禮

唐宋賜孔子袞冕 家語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正月孔子南面坐內出袞冕衣之然其後先聖皆門人通服袞宋徽宗崇寧四年下大常考正文宣王冠

金集卷三

李三

服加冕十二疏服九章仍賜鎮圭同王者之儀

宋理宗詔議胡瑗十人從祀 宋史

理宗端平二年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脩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役十哲

元世祖納諫修雅樂 元史

元世祖時姚樞為大司農常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龍衣爵祿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輩其歌工舞即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負關充補無輟諫習且陛下閱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儲

錄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

德輝開道元世祖元史

元世祖歲戊申春釋奠真定府經應張德輝致酢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德輝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必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宗廟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

元世祖釋奠元史

世祖詔宣聖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毀壞違者加罪

元武宗加封孔子徽號元史

大德十一年五月甲申武宗即位秋七月辛巳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可謂祖述

元武宗刻孝經頒賜元史

堯舜憲章文武範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仰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義隆名言之妙尚茲神化佑我皇元主者施行

元武宗刻孝經頒賜元史

武宗時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

元仁宗重師元史

仁宗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

元仁宗用儒士不限資級元史

仁宗時完澤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

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仁宗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元仁宗親選用儒臣元史

仁宗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

元仁宗以宋儒從祀元史

仁宗以宋儒周敦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元仁宗設科取士元史

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國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其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

元仁宗刊書賜臣下誦習元史

仁宗為皇太子受金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主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國象孝經刻女傳並刊行賜臣下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元仁宗擢用獲譴元史

元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齊魯獲譴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

元順帝命李好文教太子元史

順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
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
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
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
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其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
性自非學臻闢奧則不足以格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
國家之盛舉而好文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又與性
成章句之學而實以事廢廢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遴揀庶
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
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
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
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於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微真德秀大
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
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
一曰聖慈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
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
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文類皆為太子
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又速
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
當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

君門

求賢

求訪賢人者

趙簡子知過受賀 國語

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開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馬簡
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趙簡子曰吾願
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黯侍曰范馬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
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為
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改而納之導之
以文行之以順勸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
氏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
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勸營其君復使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則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
過矣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壯馳茲拜曰敢
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
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
賢人吾是以賀趙簡子歎曰崔入于海為蛤堆入于淮為蜃龜
鼈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實舉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
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
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耕於野宗廟之犧
為賦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齊桓公用人之術說

齊桓公設爇燎為亡之欲造見者非年而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爇燎以待士者年而不至失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者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下蕩筮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卑徂牛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桓公五至見卜臣稷新序

齊桓公見卜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况國君乎於是相率靡有不至者

後秦姚興論求賢之道晉書

後秦主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頓多奇士吾應天命踰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賢臣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及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賢與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賢卿自識彼不明求之不至奈何辱延四海乎群臣咸悅

金世宗責臣不舉人材金史

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張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禍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材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其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一日世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

元世祖豐原饒待士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以阿魯渾薩理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遂勸世祖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九月命領館事阿魯渾薩理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薩理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大史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盡命館鼓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者亦請加資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餼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至者阿魯渾薩理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

子監置博士弟子員五百人其博士學若日成從之

元世祖詔求賢士元史

元世祖時程鉅夫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名鉅夫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德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鼎顏孔洙曾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又文學之職

尊賢 尊敬賢人者

燕昭王築官事郭隗新序

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

燕昭王

王之醜孤之類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有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損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其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官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郭隗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說苑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頓首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實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實也今王將東面而

指氣使以求臣則所役之材至矣矣南面聽朝不失掛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魏文侯軾段干木問新序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然乃集兵而輟不攻

魏文侯敬賢說苑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貴吾禮母乃難乎

漢高祖祠魏公子史記

漢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燕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漢明帝寵孝後漢

明帝聞趙孝之賢詔拜諫議大夫累遷長樂衛尉後徵第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

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及禮終
今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祇餘孝亦以衛尉賜告歸卒孝無子
拜禮二子為其寵異如此

漢明帝錫包咸几杖後漢

漢光武時包咸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
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明帝永平五年遷大鴻臚
每進見帝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
門就舍即問明帝以咸有師傅恩帝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
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後病篤帝親策為臨
視之

魏文帝尊禮華歆 事文類聚

魏文帝時以華歆為司徒歆素清貧帝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
以和陰陽理庶事今大官重膳而司徒疏食甚無謂也特賜御
衣

蜀主三顧諸葛亮 蜀書

蜀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宜預
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
宜往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請亮凡三往迺見亮因說以圖蜀之
計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飛羽乃止

武帝賜以何曾劔履上殿 事文類聚

晉武帝時何曾以太傅領司徒發遣位詔以司後所掌煩務不
可以久勞著艾其進位大朝會乘輿劔履上殿如漢蕭何絕踵
繇故事

元帝優賜賀循 晉書

晉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
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近造其廬以為慨
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

晉元帝命導升坐 晉書

晉元帝時王導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
事導既上書勸元帝與導校崇禮讓帝甚納之及帝尊導號百
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日若太陽下同萬
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晉明帝敬王導 晉書

明帝幼冲見大司馬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示惶恐言
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六年冬燕詔歸胖於導曰無下拜導辭云

不敢當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導簡素寒
欲倉無餘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
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與車入殿其見敬禮如此

魏孝文優禮高允 北史

魏孝文時高允還中書監散騎常侍以老乞還鄉章十餘帝卒
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數州郡發遣至都後
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詔又
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
志識無損獨心存舊職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
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
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

致之尋詔朝賜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紬每月送給九
分之親故

魏孝文賜允几杖北史

魏孝文帝時高允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
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
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鷹馬忽驚奔車覆傷肩
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
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
大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
不當見其忿色

齊神武為崔暹擁馬北史

齊神武高歡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崔暹手勞之曰小兒

唐玄宗授張說知集賢院事唐書

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
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
武親為擁之而受轡

宋太宗時李賢遷開府儀同三司太祖西巡至原州幸賢第

張說進中書令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奪帝召說與
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
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學士知院事

太祖尊禮李賢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李賢遷開府儀同三司太祖西巡至原州幸賢第
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其後又至原州令賢乘轎備服儀以諸侯
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九是親族頌賜有差

宋太宗詔賜趙普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仍遣其
弟齊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耄
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仍賜銅羊上尊酒太師其愛精神以副眷
注之意

太宗尊榮李昉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李昉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
坐親酌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常傷人害物宜所享如此

宋真宗諭王曾不及朝服宋史

真宗時王曾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宮至曾嘗
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
日或有災沴則免典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
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

宋真宗嘉呂端宋史

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
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
既退使內侍諭曰卿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以我為慢也
其見尊禮如此

宋真宗嘉呂端宋史

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宰相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
端軀體洪大官庭階祀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
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

宋英宗優容張昇宋史

仁宗時張昇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
特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宰相韓琦同次
策及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

至院進見無貽舞

元世祖為寶熙祈壽元史

世祖時寶熙為翰林學士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擬侍世祖前默言召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帷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怒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熙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熙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

元世祖慰勞高鳴元史

元世祖時高鳴字雄飛為翰林學士遷侍御史時川陝盜起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今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雲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勞之其見敬禮如此

元世祖命李謙強飲元史

世祖時李謙字曼益為樞密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陸直學士為太子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曰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戰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華弊裕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嘗賜坐便殿飲群臣酒世祖曰聞卿不欲然能為

朕強飲子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

元太子見有士屏去驚禽元史

世祖時許有士轉集賢大學士燕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士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驚禽以為樂適呼左右屏去

元仁宗呼威鄉不名元史

仁宗皇慶元年敬徽字威卿為浙東道憲訪使拜江西參政疾退居真州七月召為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歡答剌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賊敗徽一日五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後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徽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熱之因伏殿

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臺臣復奏留之徽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如此

元仁宗尊禮李孟元史

仁宗嗣位拜李孟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諭以盡心輔朕不及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片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諫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

而自視常若不及者因問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之辭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

任賢

任用賢人者

舜舉元愷史記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武丁夢說史記

殷帝武丁立思復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眾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為吏皆非也乃使為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西伯立呂望為師史記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

賜立為師

晉景任士會左傳

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穀晃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肸曰吾聞之禹稱善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秦任百里奚史記

晉獻公滅虞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問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賈人載鹽微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穆公觀其

秦任百里奚史記

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肥也對曰臣飯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君得杜稷之聖臣敢賀杜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公不許公孫支且君不用賓相而得杜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公孫支為次卿奚時年七十餘矣號曰五羖大夫

鄭簡公以國任子產事文獻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

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穢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泡鍾而朝可也

齊桓公任管仲新序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管仲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鈞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卒為五伯之長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新序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易哉為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為其不易也故王請勞於求人而佚於得賢也

齊桓公以審威為卿新序

審威欲干齊桓公窮乏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審威射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以歸賜之衣冠時見之審威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公大說授之以為卿

齊威王以四臣為寶史記

齊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擅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擇而去

魏太子以三大夫為寶說苑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邾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慶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車驅

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

楚國寶賢新序

秦欲伐楚遣使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而問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庫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筵壁使諸侯解

念憤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中討
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棄公子高在此理師旅盜兵
戎以當疆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臨白刃此
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友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
風昭矣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矣恤遂揖
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漢王拜韓信為大將史記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滕公奇其言貌與語大說之言於漢
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
復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
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謂上上曰君所追者誰
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秦書

七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公欲爭天下非信無所
與訂事者王擇良日齊戒設壇場具禮拜大將一軍皆驚

吳孫權任潘濬為侍中吳書

吳孫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有潘濬字承明者獨稱疾不見
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
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部傳也武王
以為令帥彭仲英中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
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布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
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

燕慕容廆得人晉書

慕容廆建武初晉元帝承制拜龍驤將軍大單于廆刑政清明

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繼負歸之於是往來賢才委以庶政以
何東裴巖代郡魯昌北平陽人為謀主北海逢義廣平游盛北
平西方凌南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平平
原宋斌安定皇甫安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傳仕君樞要會稽朱
左車太山謝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
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銳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
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魏文帝謂司馬懿分憂晉書

魏文帝黃初五年司馬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
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懿固辭帝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
無須史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前秦苻堅用王猛晉書

秦書

七

前秦主苻堅僭位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劫頭兩縛之
人豪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盜
竄悉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猛車微
下廷尉詔徵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猛任未幾而殺
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禁下不
以臣不才任臣以剛色謹為明君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
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甘心品鑒以謝孤
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
產之傳也於是赦之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宋武帝以王鎮惡署前部南史

宋武帝伐廣固王鎮惡為天門監禮令人或為之武帝召與語
具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

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宋文帝任四賢為侍中南史

宋文帝時劉湛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以帝日遠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齊太子雲喬得人南史

齊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武帝長子也正位東儲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岷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此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與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約之徒並為後來名將

梁武帝任徐周為相南史

梁武帝時右僕射范雲卒徐以沈約久當樞管武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與周捨同參國政後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機輅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梁武帝任蕭介為侍中南史

蕭介字茂號少頴悟有器識梁武帝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頗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關健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宋弁曰右月也

魏帝任人北史

魏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親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崔浩穆觀臣麻革四世功存社稷累片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有無崔浩傳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立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

魏宣武留魏北史

魏孝文既葬宣武國以彭城王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言請速素懷帝對勰慟每不許之頃表勰切常難達遺教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為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

唐高祖授素立為御史唐書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權監察御史以親殺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後擬松書即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太宗任無忌不以私親事文類聚

唐太宗時長孫無忌策拜司空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裏邑王神符是也若才行所適雖欲讎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

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爾

武后任東之平章事唐書

張柬之字孟將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難覓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

宋太宗相宋琪宋史

宋太宗時宋琪李昉同拜平章事自負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帝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

宋真宗任張詠治蜀宋史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張詠字復之舉進士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知杭州馬知節自益徙朗朝議禪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濟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宋真宗倚重王旦事文類聚

宋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頗發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

不且以為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宋神宗復相馮京宋史

馮京字潛世少偽適不群舉禮部自鄉舉進士以至廷試皆第一神宗立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千數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事以疾未至帝中久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宋高宗相趙鼎宋史

趙鼎字元鎮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宋徽宗崇寧五年登進士高宗即位鼎累陳用兵大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鼎張浚等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又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眾皆惴惴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眾雖盛然以豫激而水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

元世祖任文炳大政元史

世祖在上都適北邊有驚欲親將北伐正月急召董文炳至自臨安北至帝曰問來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置

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勅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雖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往宋諸歲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遂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成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打海寇誘諸蠻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文炳求見皇太子帝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文炳求見皇太子帝許之復教太子曰重文炳所任甚重見畢即遣行既見慰諭望至文炳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院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奸狀為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屏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宜臣竹忽納曰重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上所傳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府姦不徇則致譏譏行則身危而深失傳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

元世祖任張九思 元史

張九思字子有元世祖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官官屬至元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儀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張以為允至元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

元裕宗以劉因專領典教事 元史

至元二十年春裕宗辟劉因于保定因以疾辭固辟之乃至備

右贊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夾谷之奇為左贊善大夫是時已立國子學李棟宋衡李謙皆以東官僚友繼典教事至是命因專領之而以劉等仍備咨訪裕宗嘗曰吾聞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出一范文正公所償願宜少減其言甚善

元成宗任劉敏中 元史

元成宗大德元年劉敏中為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肅政體進善良別姦惡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朋黨臣希中言贊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元仁宗信用儒臣 元史

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蓋臣為祭酒虞集為國子助教除傅士吳澄為司業皆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沮之者澄按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集大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義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生歎息益信儒者有用

元英宗以趙良二人復為蒙士 元史

元英宗至治三年丞相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英宗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

元文宗任虞集 元史

虞集字伯生文宗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文宗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媚疾者

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逃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廣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之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共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省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

敬老

敬養年老者

漢平帝詔賜孔光几杖事文類聚

平帝詔大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今太師每朝十日一賜殮賜太師靈壽杖令為太師省

坐置几太師用杖

魏文帝賜楊彪几杖後漢

魏文帝受禪次以楊彪為太尉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隋文帝與張羨同坐北史

隋文帝受禪初開後周典國史張羨以年老致仕欽其德望以膏微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遼聖宗賜老袍帶遼史

聖宗時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

行養老禮

帝王以禮尊養有年德者

漢明帝以桓榮為五更後漢

光武建武十九年桓榮字春卿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虎賁中郎將何湯薦榮帝即召令說尚書帝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為博士帝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溫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殿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拜天常賜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明帝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榮年踰八

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帝幸大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賜大常家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每疾病帝輒遣使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及卒帝親自變服臨喪賜家塋于首山之陽榮初遭喪帝遣人問其起居何如榮子意崇等泣血不絕帝聞之乃命太醫視之曰但自苦氣

漢明帝詔事三老五更後漢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
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朕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
行大射令月元日後踐辟雍事三老李射也兄弟五更桓榮
也安車輶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
醕祝哽在前祝嗑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
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
心

魏主詔尊三老五更

魏主高貴鄉公秋八月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
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傳史然
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開內侯王祥
後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

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魏孝文帝以明根為五更

魏獻文帝時游明根字志遠累遷東兖州刺史封新泰侯為政
清平孝文帝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稱職歷儀曹尚書加
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
年踰七十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
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
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
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華歸本郡又賜安車
兩馬慙悵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鞍帛教太
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置書詠之舊疾發動手詔
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吊祭贈賻甚厚

魏孝文帝以尉元為三老

魏孝文帝時尉元字苟仁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
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
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
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
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
明堂國老廢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曰割牲執爵而饋於
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廢老之禮而元言曰自天地
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
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
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
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

魏孝文帝以明根為五更

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國年
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
至範敦展德音當冠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
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祚朕雖道謝玄風
識味馥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獻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馬
斯彰兄馬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應車
然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老蓋罔祿然况
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
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寢溫景桓公并以殊禮
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

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

周文帝時于謹字思敬以功拜司寇孝閔帝踐作進封燕國公

邑萬戶遷大傳謹恭錄朝政武帝保定二年禮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誼為三老固辭入不許賜延年杖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恭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鳥皇帝升立於案左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饌三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酬三老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帝皇帝曰朕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

卷之三

三

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恭拜禮而出

命相

人君命用宰相者

周穆王以君牙為司徒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母恭祖考

金世宗拜安禮為相

唐德安禮字子敬世宗大定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

論名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相曰實有功不可緩緩實無以勸善安禮對曰古所謂實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風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願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母多讓安禮頓首謝

宋太祖論相

太祖謂宰相曰深藏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乾德二年

卷之三

三

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教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處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教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即命太宗著教賜之俄加禮部尚書侍御史

宋仁宗以富弼拜相

仁宗時富弼為禮部侍郎辭不受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視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

元世祖留伯顏為相

伯顏父曉古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

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若曰為伯顏婦不慚爾氏矣至元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

命將

帝王命將出師者

晉文公任卿士國語

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敦夫先王之法制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教為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

公使趙衰

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能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少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寬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便趙衰佐新上軍

楚惠王命子國帥師左傳

魯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國鄭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師楚惠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兵由干遂因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秦武王三年謂甘茂伐宜陽史記

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鈔卒進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枚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公使趙衰

險行十里攻之難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此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大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榜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禱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莫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禱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前秦主苻丕命垂出師前漢

前秦主苻丕不堅之子也聞丁零翟斌聚眾謀逼洛陽苻丕謂基容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勅子母之軍殆難為敵

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殺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飛龍率兵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漸之畧委之於卿卿其勉之

魏宣武命寶寅南伐北史

魏宣武時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降魏請軍立効後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肅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援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勵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為軍寶寅雖少驕富而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

集事卷三

年五

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寶寅多相惡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按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柁賢寺達梁將姜慶真內侵圍壽春寶寅率力戰破走之寶寅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遂改封梁郡公

元世祖命諸將征日本元史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些辭世祖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言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知人

知人之賢否者

楚文王知由侯不免左傳

魯僖公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諧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壁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阮籍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楚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魏文侯以西巴為傳說苑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攻之愈急中山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桮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

集事卷三

年五

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鹿使秦西巴負歸其鹿母隨而鳴西巴不忍然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為太子侍左右西巴有罪今以為太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鹿而不忍又焉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有功而見疑西巴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齊王以章子不欺戰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令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辨王何不發兵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焉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

之曰章子之母得罪其父殺之而理焉機之下書使者
章子前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
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失為人子而
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懷王遣沛公入關之記

楚懷王時秦兵尚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
秦破項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將皆曰項羽為人
悍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將所過無不殘
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
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臣可下
今項羽悍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
而遣沛公

漢高祖論將優劣前漢

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酈食其還漢王問
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其將誰
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
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漢高祖論相前漢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
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蕭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
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后復問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蜀先主知馬謖蜀書

蜀先主以馬謖才器過人奸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
主時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
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後亮遂棄議以謖統大
衆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果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還下獄辭
物校亮為之流涕

孫權知吳儀節儉事文類聚

吳主孫權時吳儀為宮主傳書忠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
業不受施惠為屋舍才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
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吳儀家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

孫權知楊魏必亂蜀書

孫權嘗大醉問蜀使費禕曰楊儀魏延收堅小人也雖嘗有
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
禍亂矣諸君慎慎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

曹操稱權吳書

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孫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人其
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
濡須口入操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
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
里迴還作鼓吹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
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賊與操說春水方生公
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救孤
乃微軍還

太祖知司馬懿必預家事晉書



司馬懿字仲達性猜忌多權變魏太祖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曹操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不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懿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誅曹爽大行殺戮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既而竟無恙云

宋武帝留榜之南史

宋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劉毅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毅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毅之曰公訴所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移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當

齊道成任用伯玉南史

齊蕭道成鎮淮陰荀伯玉為冠軍行獵參軍道成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皇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鵝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翻九野弄清音一催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

齊道成任用伯玉南史

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將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卒後本任由是愈見親侍道成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繁作部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青請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道成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道成還都除奉朝請使主其家

魏太武知浩北史

魏太武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微厄常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臂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旄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教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

魏太武用李斯為博士北史

魏太武帝詔崔浩選中書學士器業俊者為助教李崇子訢聰敏機辯謹記明察時在外日浩舉其弟子籍子與盧度世子數三人應之給事高謙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浩阿黨其親咸言於景穆太子以浩為不平聞之於帝帝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兒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籍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

魏太武稱筆公杜援北史

魏太武帝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時占稱稱筆公遷中書令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弱表至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便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

魏太武知李訢北史

魏太武車駕至龍城北燕石城太子李崇率十餘郡降魏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為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諡曰襄侯子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



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因識賜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訪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訪常言訪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訪以超女塔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衆也必為朕家幹事臣

魏高宗知高允之忠 事文類聚

後魏高宗時高允為中書令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自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而諫之使人知惡而家內隱憂也豈有以父親惡而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直忠臣也

魏宣武帝知于忠肅直 北史

魏宣武帝時于忠肅侍中領軍將軍忠肅無學識武帝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也

北齊文宣謂唐邕金城 北史

北齊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以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教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傳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

唐太子知崔盧有宰相望 唐書

唐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

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唐明皇知各州刺史之賢 萬年龜鏡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車駕自封禪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冠此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向者屢遣使臣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糧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冠此曰亦屢有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上自舉觴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于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上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刺吏

唐德宗知崔縱有書 廿九

唐德宗時崔縱錄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後監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父渙之貶縱棄職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為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之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校御史大夫

聖宗論群臣忠直 遼史

遼聖宗太平十一年楊績以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史帝以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群臣忠

直...律...而已然仲不及決之剛介續拜賀曰何代無賢
世亂則...聖則兼濟天下陛下殊分邪正升黜分明
天下幸甚

宋太祖知郭崇

太祖初郭崇加兼中書令崇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
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誅備之太祖曰我
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視之還言崇方對賓客
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
命李重進為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為節制

宋太宗言李沆風渡

宋太宗時李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
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渡端疑具貴人也

宋真宗稱王旦德望

真宗素賢王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
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

元世祖知竇默之心

世祖至元十七年竇默字子聲加昭文館大學士默為人樂易
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
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世祖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
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
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

得人

得賢才而任用者

堯得任九臣而天下大治

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
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政禽堯體力便巧不
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
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
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母亂得
法而天下治矣

齊威王得成而侯舉良人說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軍羅騎甚眾王望之謂左
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
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
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

何出之盛也

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
忌舉田君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
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公威忌舉田
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刀勃子為大士而九族
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蜀先主得劉巴

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納也
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
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
喜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石勒得張賓與趙

晉懷帝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破

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
劍軍門大呼請見勒而末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為謀主
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功也

石勒得憲緯二子晉書

後趙主石勒既破王浚乃簿浚官僚親屬皆賈至巨萬惟裴憲
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蓋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
張賓曰各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

北涼主得宋繇北史

北涼主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蓋米數十斛
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

周文帝得劉瑤北史

梁元帝以劉瑤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遂至白馬西屬建武

集賢堂

唐書

軍已至南鄧瑤不得入遂降武周文帝素聞瑤名先戒曰勿
使劉瑤死故武先令瑤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
瑤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
漢得劉瑤也

周武帝得李公輔北史

齊文宣時李德林字公輔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
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
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
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
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群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
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
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麒麟鳳凰為

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悲使臣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
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矣帝大咲曰誠如公言

唐太宗得薛仁貴唐書

薛仁貴從太宗征遼師還帝謂曰朕惟將肯老欲擢勇什閫外事莫
如知者朕不善得遼東喜得魁將薛仁貴還右領軍中郎將

梁太祖喜得敬翔五代史

梁太祖行有敬翔字子振者舉進士不中客于梁翔同里人王發為
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藉引翔客益窘為人作檄刺傳
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
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
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其
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籍以

集賢堂

唐書

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將
為太祖謀盡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吳主行密知寶五代史

湖南趙王馬殷第寶為孫儒將儒敗寶被吳主楊行密所執行密
收歸徐兵為黑雲都以為寶為指彈使寶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
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寶誰家子寶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
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寶不對他日又問之寶謝曰臣孫儒敗卒
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鼓動靜足
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

宋太祖得張齊賢宋史

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
條陳十事曰下井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教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

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有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與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將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宋仁宗嘉祐二年

仁宗初讀蘇軾蘇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宋高宗得李植如獲拱壁宋史

靖康初宋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誣轉運京畿特群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李植字元直者為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餉師銀百萬糧百萬有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而京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榮開植占對詳敘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李植拱壁豈特軍餉而已

宋孝宗知王簡

王簡字謙仲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鄱州教授以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奉宗幸學簡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除宗正尋出守舒州陞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簡頓首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淑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簡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敝并及時政關失上嘉納之後遂起召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遷轉之不可不思德宗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開焉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

任人

委任而得其人者

帝命九官十二牧史記

帝堯崩三年堯葬天下不歸堯之子丹朱而歸舜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舜美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舜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皋陶汝好訟汝居狹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茲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子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為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舜命九官十二牧

史記

高祖曰益可於是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曰從汝汝謂之牙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深伯夷受命龍舞曰何以獎為典樂牧稗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母相奪倫神人以和舜曰於予擊后指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衆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慎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陞遷近衆功咸興

晉悼公圖霸

晉悼公即位使呂宣子將下軍曰卿之役呂儲佐智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戰親射楚王而

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孫恭子將新
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
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
以孫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昔克路之役秦來圍敗晉功
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鐘至於
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即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
太傅知若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于
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樂伯請公族大
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賢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
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
果敢者諭之使鎮靜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文敏者
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諭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一德成

公族

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和與之果而不濫也使為元尉知畢
為職之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
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敏而信禮
也使為元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元司馬知程
鄭之端而不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于壓打
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
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
侯會于鷄丘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
以魏糾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徒使范獻子為侯奄公
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絳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四
年會諸侯于鷄丘魏糾為中軍司馬公子楊干亂行於曲梁魏
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

勿失亦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次劔士勦張老之僕人告公公
使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之使使臣往中軍之司
馬臣聞師旅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不說請死之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
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悼公得人復霸

成公十八年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繆寡振
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濫薄賦歛有罪疾節器用時用民歛
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僕使修范武子之
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渥濁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為使訓卿

御知義荀賓為右司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
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
咨譯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
為乘馬御六駟傷馬使訓羣駒之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
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
以復霸也

秦伯善用孟明

魯文公元年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
禍天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及文公二年秦伯猶用孟明孟明
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晉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
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

念德不息其可敬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河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辭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汙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風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諒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魯君使子賤治單父

魯君使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擾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秦始皇用尉繚計策

秦始皇十年始皇見尉繚衣赭衣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漢高祖封趙士

漢高祖自將擊陳絳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嬖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實未偏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稱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曰善

漢武帝問顏驕

顏驕漢時人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驕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漢明帝不許求郎

漢明帝不許求郎後漢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曹操用杜襲為留府長史

魏太祖時杜襲領丞相長史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副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緩急開導百姓自樂出徒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惲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

郭淮糾攝諸軍事

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驥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龍襄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蜀先主委雲掌內事

蜀先主時趙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歸來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孫權聞劉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蜀先主任張飛

蜀先主後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為超為爪牙許靖麇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瑋又璋之所排擠

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無不競勦

孫策任張昭 吳書

孫策創業初張昭字子布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黑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晉武帝用山濤啓事 晉書

晉武帝咸寧初山濤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同書僕射加侍中濤居選職每一官缺輒奏擬數人詔意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

晉武帝擢許奇 晉書

或譜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人惟才不遺疎遠早賜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晉文帝殺高陽許允 允子奇為大常丞武帝時有事於太廟朝

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風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亮曠

晉元帝任諸葛恢 晉書

晉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

晉明帝詔王導以百里 晉書

晉明帝時王導字茂弘從兄敦友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子弟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隗帝跳而執之曰茂弘方託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晉明帝命紀瞻卧治 晉書

晉明帝時紀瞻拜尚書轉侍中以久疾不堪朝請累上疏謝官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杜稷之臣欲無幾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俄轉領軍將六軍敬憚之瞻又辭病請去官及王敦反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後趙主石季龍擢李巨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時慕容廆侵趙趙主石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懼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宋武帝以子付王脩 南史

廬陵孝獻王劉義真宋武帝子也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露王化於今百年始親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惘然對誓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今脩執其子孝孫手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

三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力多在關中望得歸全置東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

宋文帝委寄劉湛南史

宋文帝時劉湛為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為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時委汝不可不得其人量第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壘頃朝臣零落相係字懷轉寡湛定國氣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傳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

齊武帝任慧曉南史

齊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凝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歷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帝大悅

梁武帝委任紹叔南史

齊廢帝時皆侯時梁武帝蕭衍為雍州刺史有鄭紹叔歸衍補為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衍遣主帥杜伯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衍亦密知衍初起兵以紹叔為冠軍將軍改號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之梁武帝即位天監初

入為衛尉卿

梁武帝任韋叡守郢南史

梁武帝初師克郢管平祐湖有韋叡字懷文者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入久之顧叡曰棄職驥而不乘焉連連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駭料簡隱郢成為管理百姓賴之

周文帝推心蘇綽北史

周文帝時蘇綽封義陽縣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

隋文帝任辛彥之北史

周宣帝即位時拜辛彥之為小宗伯時立五后切諫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皆古之力也遷略州刺史

唐太宗命魏徵為太子太師事文類聚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義貴重無踰魏徵遣傳太子慰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病可擁

全之

唐太宗重刺史之任事文類聚

唐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與對之得材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嘆始卻賢刺史比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

唐太宗推道裕唐書

太宗貞觀末李道裕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唐太宗命議探捕盜唐書

唐太宗貞觀中李義琛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文成公主貢金過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性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

唐高宗以元超輔國唐書

唐高宗時薛元超遷中書侍郎帝嘗宴諸王帝謂曰任卿中書卿籍多人哉就拜中書令俄帝幸洛陽留輔太子監國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願太子未習庶務閣中事卿悉專之

唐玄宗專任姚崇唐書

玄宗躬萬機朝夕詢建而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姚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除辟因近舍客盧舍盧懷慎卒崇病殆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

唐玄宗用蘇說唐書

唐玄宗時蘇說字廷言蘇頌弟也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蘇頌為紫微侍郎固辭玄宗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說卿言非公也

唐肅宗以瑄參機務唐書

唐玄宗時房瑄字次律遷憲部侍郎天寶十五載玄宗狩蜀瑄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尚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瑄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

唐肅宗留元膺給事左右唐書

肅宗時呂元膺為同州刺史既謝帝問政事所對詳請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諫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均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

宋太祖任再雄宋史

辰州瑤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聞立功蠻蠻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保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辰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表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一錢終太祖世邊境無事

宋英宗用蘇軾宋史

英宗自藩邸聞蘇軾之名即位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宋神宗任用范育宋史

神宗以進士范育為涇陽令育以養親告歸既而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諭之曰書稱賢諛說珍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

宋哲宗委用鮮于侁宋史

神宗時鮮于侁字子駿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移揚州哲宗初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招飲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資魯之區凋敝已甚頃侁往政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

元太祖重任王禕元史

元太祖命闡里畢與皇太帝國王分撥諸侯王城邑諭闡里畢曰漢人中若王檄宣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大師阿海

具列諸大臣名以聞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遂命檄掌之時都城廟學既毀於兵檄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櫺下

元世祖召用陳思濟元史

元世祖在潛邸時聞陳思濟之名召之以為顧問既即位始建省都律掌數奏世祖以京兆為國重鎮命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定與偕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數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合馬入省恥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據獨皆憚阿合馬莫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于希憲位署押思濟還掩以手

元世祖器重崔彥元史

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衆為之懼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

元世祖時崔彥字文卿負才氣剛直敢言帝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學妻子以性所在取索較焉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

元世祖任葉李為尚書左丞元史

字太白世祖至元間會尚書省丘授李實善大夫尚書左

丞李國辭以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猶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欽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舉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器然後賢良輩出齊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肖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為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朝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

元世祖稱王倚修潔元史

元世祖時王倚為工部尚書行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備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倚

元世祖

將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為倚倚辭帝目之良父謂侍臣曰倚係素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

元世祖超遷張思明元史

元世祖時張思明字士瞻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祖追其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相何榮祖左丞相馬紹蓋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皆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丞相對曰正由舍人選為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為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

元世祖汰選通才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寅丞相安童等言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例皆參預其間豈無通才宜擇可用者仍用之詔依所言汰選母徇私情

元世祖論官元史

世祖諭丞相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觀者回同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又顧謂左右曰汝可與姚樞等江南官吏太冗此卿輩所知而皆未嘗言昂吉兒乃為朕言之近侍劉鐵木兒因言阿里海牙屬吏張鼎今亦參知政事詔即罷去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論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及諸南儒今為宰相宣慰及各路達路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謬濫其議所以減之者

元世祖量材任用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遣葉木剌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要東木平章政事脫脫忽魯知政事有旨要東木小人事朕方五年後一理華官足矣脫脫忽魯人奴之奴令吏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耻之以朕意諭安童

元仁宗親薦天章元史

仁宗以卜天章為刑部郎中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勅天章訊正之賞賚優渥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章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食賄卜天章也因問今何官天章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下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

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少
中書刑部印章付之既視事入觀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
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天章願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章承命微
賴不寬

元文宗卷注起宗元史

元仁宗時奉起宗字元卿遷南臺御史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
八番是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
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
秦元卿幾為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
宗治蜀藩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
拜中臺御史

元順帝命將安邊元史

順帝謂賽典赤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
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拜受命退朝即訪永知
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廓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帝
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
王脫忽魯方鎮雲南熟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尊其權具
甲兵以為倫賽典赤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刺丁先至王所請曰
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
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
吾機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賽典赤問以
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刺丁皆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
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
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一君雖為宗

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副平官以示
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賢與
亦所為

用人之法 九任用人之道理

金世宗君臣論任官金史

世宗時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帝既嘗語卿官當
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易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
俾材勝於辦事則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又言凡稱職有異跡者
謂其辦事勤勞也若夫清慎此亦本分以食其祿者多故顯其異跡臣又言近言
事者謂方今事繁無暇道然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使然今之察舉
官吏者多資近效以幹辦為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遷闊故人皆
以數化為餘事此輩所以廢也若論司官更有能務行德化者擢用之則數
化行若第可與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滑之徒雖有賦巧一旦見用
猶為德吏此照取所以致吏者論所司察舉官吏必實為德便有才無行者不
能為德吏道求進者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
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何矣得平章答曰以察對曰不拘資歷所
擇非常之材自准陌甫為相未踰年為八百官員皆非常之材數

金世宗論相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十二月辛巳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
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吾用人成試以事若止
以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為是也

金世宗論用人之法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八月甲申帝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有其壯年心

力相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若此不思之甚也
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金世宗不循資格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十月尚書省奏擬除授而拘以資格上
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
家事務皆須得人改等不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
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
用將奪已之標位乎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群臣皆曰臣等豈
敢蔽賢才識不逮耳

宋太祖用長護短事文類聚

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秦維翰者與之
謀乎普曰使維翰石位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
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元世祖命犯輕罪錄用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言罪黜之人久忘其名
又復奏用乞戒約帝曰卿等所言固是然其間豈無罪輕可錄
用者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對曰以各人所犯罪狀明白敷奏
用否當取聖裁從之

元世祖論陞降官職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江淮行省忙兀帶言宜除軍官更
調法死事者增散官病故者降一等世祖曰父兄雖死事子弟
不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矣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元成宗選用漢人元史

元成宗元貞二年正月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寮者皆志為人
摠撫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皆實亦速吉而亦中擇人
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陸事體者為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

宋書

本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

君門

待士

能待遇賢士者

漢高祖延坐鄉生前漢

沛公西過高陽鄉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鄉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後秦主姚興宗儒士皆書

姚興字子略晉孝武時僭即帝號興在位留心政事苞容廣納

一言之善咸見禮異

事皆擢處要官天水姜龜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儒碩

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

人與每於聽政之暇引龜等手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

胡辯符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與勃蘭尉曰諸生謠訪道藝脩已屬身性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咸焉

蜀主王建禮下五代史

蜀主王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儲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韋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批等百

餘人並見信用

求諫

求臣下之諫諍者

唐高祖與羣臣論事唐書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及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曰吾兒初未有就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曷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怠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是晚李

唐太宗令公卿書魏徵表於劾事文類聚

唐太子太師魏玄成薨太宗謂侍臣曰玄成已沒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所宜詳慎若愛而知惡憎而

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

金世宗謂宰臣不以正對金史

世宗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數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而已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

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

金世宗求宰臣言事 金史

金世宗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欲人直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又嘗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欲觀之矣又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無以對

宋太宗諭宋琪無得顧避 宋史

宋太宗冬郊祀禮畢加宋琪為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

上謂琪等曰

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

宋仁宗詔百官悉對 宋史

仁宗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朕欲聞之其悉以陳壬戌以霖雨錄繫囚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過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擾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御史等諭之使悉對于篇

神宗召知制誥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在雖朕過失指陳可

神宗召知制誥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在雖朕過失指陳可

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下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宋高宗諭臣無存形迹 宋史

宋高宗時龔茂良字實之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徇私若卿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于外

宋寧宗因災詔中外陳朝廷過失 宋史

寧宗慶元六年五月丙辰以旱災中外繫因除茶鹽賞錢有司上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操要災避嚴懲兩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關兩州縣釋杖以下囚戌辰詔侍從臺諫兩省卿監即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辛未以久不雨詔中外陳朝廷過失及時政利害

元英宗諭拜住母忘規諫 元史

英宗嘗從容謂丞相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為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為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爲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

納諫

聽納諫臣之言者

晉平公罷臺 說苑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衛靈公罷役 新序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喫隅有寵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缺不直民誠寒矣天寒而起役恐傷民乎公曰善令罷役

楚莊王罷師 說苑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楚莊聽申叔立陳太子史記

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懸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憫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

是為成公

楚莊王納蘇漢之諫 說苑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桐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刺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楚莊王納伍舉之諫 吳越春秋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滯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鍾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鍾鼓之樂用孫叔敖仕以國政遂霸天下威伏諸侯

楚靈王不遊章華之臺 吳越春秋

楚靈王立建章華之臺伍舉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義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上木之崇高蟲蟻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涼以之為義前莊王為掘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夫不過容宴豈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

工去飾不遊於臺

始皇聽茅焦言迎太后說死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即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閹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安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聞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官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貴陽宮下今日故以太后事諫者戮而赦之從茲與其骨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丈

集事卷四

七

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瀆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色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烹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貴陽官有不孝之行從茲禁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無不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

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為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貴陽官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狂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漢高祖聽諫赦蕭何前漢

高祖以蕭何為相國何請曰長安地陬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崇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堅金為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

集事卷四

八

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征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光素恭謹徒跪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爾

漢光武納伏湛之奏後漢

光武即位知伏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微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威權卿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開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懼百姓愁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速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遇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

漢光武貴祭遵後漢

光武過潁陽見祭遵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貴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倫祭遵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漢桓帝納諫出宮人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為尚書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望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

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間進錄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霸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膠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牧歛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文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官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又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賞誅賞各

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魏文帝納王朗諫獵事文類聚

魏文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王朗時為司空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吳孫權聽張紘止戰吳書

吳主孫權時張紘字子綱為長史從權征合肥城久不拔紘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恐弁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會救騎至權率騎將注突敵紘諫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氣忽絕無驚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加敵場此乃偏

將之任耳願抑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其言而止

晉武帝容直 晉書

晉武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奏請罪之帝曰讜言審謂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順為忠豈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晉元帝絕酒 晉書

晉元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前秦苻堅聽諫去珠簾 晉書

秦主苻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官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師之尚書郎張元畧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畢宮室成致和平慶

秦主苻堅

十一

隆八百始也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頽陛下則采椽之不琢彫瓊室而不居數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嘔二漢之從封臣之頽也堅大悅命去珠簾

後秦姚萇知過 晉書

後秦主姚萇性簡率群下聞諫有過或面加厲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冀除也萇曰吾於舜之美未有一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後秦姚興臨臨疏救王尚 晉書

後秦姚興時南涼主禿髮傉檀獻馬三千疋羊三萬頭興為

忠已乃署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請留尚與弗許引主簿胡威見之威流涕諫興乃遣西平人

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傳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

之傉檀懼賜還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歷呂氏官人擅

殺逃人簿本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趙憲

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流裔鄰邦冠帶離居奉無垂拱之安運

否離傾覆之難有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翁呂數將終焉錫以

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隆降春純風

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

節用勞逸豐約與眾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拔振王威以

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永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

憤懣豈待勳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

秦主苻堅

十一

朝美政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

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

思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違妻裴之責

惟深以取呂氏官人裴氏及殺逃人簿本等為南臺所禁天監

玄鏡黜免罔罔綴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

裴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容陋何用送為邊藩要弄眾刀是寄

未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赦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

為罪者正關吏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

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

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三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

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

西州無翰飛之翼又沉偽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

心實發遂策名委質位添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爾披欸惟陛下
亮之興覽之大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前趙劉曜悅諫停役

晉書

前趙主劉曜大興元年即帝位命起鄴觀立西宮建陵霄臺
於高池又將於霸陵西南宮許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
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
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
若茲故能興康叔公之迹以迨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鄴
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
育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摸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
億前後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
興之日而耽亡國之事自古聖王入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

晉書

卷四

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
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
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塋廣陽下不及泉聖
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
踵閭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雕石梓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保
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
塋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
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
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
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
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閒暇當今極
弊而可不敬從明諫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

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與子並領諫
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
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

成主李雄從諫

晉書

成太宗李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
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
有以官買金邪雄遂辭謝之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技太官褒進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酤也推即捨之推無事
小出襄於後持矛馳馬過雄推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
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
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宋武帝以謝晦陳去寵

南史

宋武帝劉裕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之

十四

魏文成聽高允止使

北史

魏文成帝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高允諫
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
久官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
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所材軍士及諸
雜役須三萬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半年可訖古人有言夫不耕或受
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

隋文帝納諫赦大僕監官

唐書

屈突通仕隋為虎賁郎將隋文帝命覆讎西牧簿得隱馬二萬
匹帝怒收大僕監官吏千五百人將賜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
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人

於七之題頤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提振死帝悟曰朕不明乃至是朕赦之以旌善言

唐太宗善劉洎之言

唐太宗時劉洎遷侍中太宗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固辭對曰今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

唐太宗以遂良言嚴封禪

太宗貞觀中以諸遂良為起居郎時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宗而聖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嚴封禪

唐太宗不受貢金

唐太宗時諸遂良進黃門侍郎即參宗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郈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篋不容受詔可以其使為吏

唐太宗悅諫

唐太宗時劉洎字思道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即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統是繫繫繫惡之習興亡在焉弟勤子始將悔于未故龜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提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勵意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否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詩聞

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官而處以遠嫌也聞者太子一入侍遊旬不出帥傳察察具食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遂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驛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諸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熱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

唐太宗從諫不討馮盎

唐高祖武德五年馮盎始以地降帝初為高羅春曰崔儼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戴為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馮發江淮甲卒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兵之餘疲瘁方作且王者兵不當為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縣造反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公自來帝乃遣故驛常侍韋叔諧諭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微一言賢於十萬衆焉盎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盎可擊狀帝不許罷之

唐太宗以魏徵諫疏列為屏障

太宗時魏徵為侍中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時有上封事者或或不切於事帝厭飲如熱熱徵曰古者立諫本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本之遺意乎陛下思聞得失當然其所陳言而是為國之益言而非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又極言政治有十不克終之漸是以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休明之期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繫結長歎

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面
顏與公相見哉以所上疏列為屏障朝夕見之兼付史官使
萬世知君臣之義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唐高宗褒美處俊唐書

唐高宗以郝處俊為中書侍郎上元初高宗親臨翔鸞閣侍赤
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
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詎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
春秋少意標本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
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雅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
識非衆臣所逮

唐高宗納蕭鈞諫刑唐書

唐高宗永徽中蕭鈞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將軍文
標跳梁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
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惡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
原死太常工為官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蕭鈞言禁當有漸
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
得忠言即宥工從遠裔

唐武后從諫罷役唐書

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
一錢助之狄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
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德省不急之
務就令額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
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

唐代宗興造悉停唐書

唐代宗廣德初術士李國楨建言唐冢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
神靈請慶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交祠并三皇道

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為堂皇給下戶掃除又即義
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
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為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
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為人祈禱福未至而人已
困又違神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漢父
之鄙語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夫必胎向背之責夫欲者龍所託歟竭已
久龍安所有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
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官廟春秋彝鼎此後營造是謂瀆神夫休
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如國禘等動衆則得
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周天聽承抱樂精
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
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

唐德宗降黜盧杞唐書

唐德宗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
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盧杞為相乃詔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
踵及其陰害矯誦雖國主尊猶著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
之不衷杞反易天常使高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
望諫臣趙需張薦等數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
寒齊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
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豐州別
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
曰此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而喜杞速死禮州

唐德宗時鄭綱言罷麻

德宗以鄭綱為中書舍人上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實文場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老為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入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

唐憲宗時諫

唐憲宗時李遜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晦日聽政對群臣遜奏

唐憲宗時

陛下求治而有所陳當不時上宜限以日如是舉歲得望天子者幾何唐憲宗悅從之

唐憲宗時居易言

唐憲宗以白居易為左拾遺元和四年天子以卑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即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愛居易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弟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唐敬宗以裴度諫視為

唐敬宗縱弛日晏坐朝裴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

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畏長近開迎英慈稀恐萬機泰累有所難開夫順養之道常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除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巡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教視朝

唐文宗時魏謩言

唐文宗時魏謩字由之徵五世孫為右拾遺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事誅死二女沒入宮巷上言陛下不悅聲色于今十年近來稍意聲妓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恐傷治道之本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且言無諸每覽國史朕甚嘉之謩公家有獻辭旨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昔太宗得微參拜關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

唐文宗時

唐文宗權公權為諫議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惴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唐主聽崇寢令

南唐主李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肖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闕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平兄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示何頌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為咽景為之

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蜀主孟昶悟諫 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好打球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

金世宗止獵金史

金世宗丙子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諫曰邊事未寧不宜游幸戊寅還宮因諭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

金世宗悟琚止立后金史

石琚字子美金世宗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

金世宗悟琚止立后金史

金史

事數十顯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播矣世宗悟而止

金章宗詔答汝霖金史

章宗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張汝霖諫之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為當矣

宋太祖征太原班師 宋史

太祖親征太原夜半傳呼壁外繼元降太祖令衛士環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瑑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謀者也太常博士李尤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

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最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特為發兵候當暑而進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恐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繫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

宋太宗用策不誅李繼遷母 宋史

太宗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

宋太宗用策不誅李繼遷母 宋史

宋史

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從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宋真宗善王旦言 宋史

真宗時王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急爭帝召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

此欽若使使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侍陛下厚願上煩譴詞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豈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

宋仁宗遣女 宋史

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子王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

宋仁宗不逐直臣 宋史

仁宗時唐介字子方殿中丞南帝遣中使護以往胡宿言事有不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

宋英宗覽奏立諫官 宋史

英宗治平二年呂誨字獻可燕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廢蔽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關失今臺閣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九諫官二人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必知諫院

宋神宗聽罷願錢 宋史

神宗以劉摯發善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盡之

耶方平慨然托摯為奏曰關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崇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得大患今若令承買八人規利穴藝漬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均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從之

宋哲宗納蘇轍切言 宋史

哲宗以蘇子由為卿之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廢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然謂之謂亭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觀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

宋哲宗納蘇轍切言 宋史

國始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我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退之則引去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頑廢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能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悅則前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人共事謂之調亭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成害正人漸復舊

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慈寧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亭之說遂已

宋徽宗聽言逐鵬 宋史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江公望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內苑稍奇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徽宗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鵬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宋高宗納諫 宋史

高宗時李彥穎字秀叔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萬章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

宋高宗納諫 宋史

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主意遂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繁瑣及裁減接濟費甚夥請

宋高宗焚翠羽 宋史

高宗時王十朋諫曰陛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可禁乎抑宮中服御濯之化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

元世祖納言 元史

元世祖敕犯盜者皆棄市待賓即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賊有多寡似難悉寘于法帝然其言遂命止之

元世祖不伐日本 元史

世祖適良渚為必言臣等本同朝入見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世祖將討日本三問良渚良渚曰日本歲餘親其民俗彼勇健不知有冬之親上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得得其地不如當泥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請勿擊使帝從之

元仁宗聽兒只直言 元史

仁宗以楊朵兒只為侍御史劾奏事忤旨帝怒巨測朵兒只救之一日至八奏曰臣非愛納諫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仁宗曰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歲內劇縣欲以是因納楊朵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似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來者用是為戒不若使臺察先後數日帝讀直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直也朕嘗得用之對曰直也宗太宗聽微聲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諫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元英宗止燈 元史

元英宗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時君先帝妾余議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詭者小所繫者大所繫者淺所慮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悅而止乃賜養浩帛以旌直言

元英宗納拜住之奏 元史

元英宗時拜住進右丞相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納言

能納人臣之善言者

武丁納祖已言修政事 史記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大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柰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母禮于升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武王與太公論賢 說苑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巳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第事卷四

手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舉貴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魯僖公不焚巫尫 左傳

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晉文公用子犯之言而霸 左傳

魯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德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宋襄公從公孫固言贈重耳 國語

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廢父事孤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孤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成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勿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第事卷四

手

晉文公納襄王 國語

晉文公元年冬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蠻十之伙以啓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城周遂定之于郊王饗醴命公胙侑

晉文公納善言以霸 新序

晉文公田於魏遇老夫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其所以亡公乃輟田而歸告趙衰衰曰其人安在公曰吾

不與之來也。襄曰：古之君聽其言而用其人，今則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公乃召而賞之。於是樂納善言而卒以霸。

晉文公納咎犯之言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羣臣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天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遠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避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

晉平公善叔向言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將若何？」對曰：「歲饑，民疫，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人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

楚平王納子勝言遷許

魯昭公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也。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安地矣。」君蓋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敝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雖不可放，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祈。實白明。

楚惠王改相子國

魯哀公十七年，楚惠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言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也，何求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魏武侯謝吳起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喜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不穀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喜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謝曰：「天使天子振寡人之過也。」

梁君獵得善言

梁君獵，見白鴈，群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羣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襲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怒曰：『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襲曰：「昔齊景公大旱，卜曰：『當以人祠。』乃兩景公下堂，頭首曰：『九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寡人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鴈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曰：『幸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景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齊景公納晏子之言 事文類聚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衣發粟以與飢貧者

齊襄王聽諫勞田單 戰國策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齊襄王為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振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始因以為已

齊王嘉單之善 戰國策

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舉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齊威王賞諫 戰國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類昞麗朝服衣冠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諫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齊王益封田單 戰國策

齊昭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昭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昭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肘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肘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正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昭勃可昭勃使楚楚王受而賜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掌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

社擊反秦王大怒而欲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聞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觀習之故王舉臣於羣臣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謹藥賜死而足以推烈以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宥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楚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解楚權酈生說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固行佩之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且夫天下游士遠近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

但日使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唯母體六國復視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較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迺公事令越銷印

漢高祖賞田肯

高祖六年會諸侯于陳禽韓信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漢光武納蔡茂之言

光武時蔡茂遷廣漢太守會洛陽令董宣舉糾胡陽公主帝嬖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休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胡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與出入官省通罪積日究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慙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迷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漢光武納封建之言

光武建武十五年三月詔羣臣議立皇子大司空竇融固始侯

李通陳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遠得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今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與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

漢章帝聽孔僂自訟

章帝時孔僂字仲和與崔篆孫嗣復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其王夫差時事僂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嗣曰然

漢書帝紀

孝武皇帝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稱文學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僂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旁生梁郁僂也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和僂駟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嗣僂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嗣詣吏受訊僂以吏捕不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九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晚之義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假使所非實是則國應改政僂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即死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聞陛下心自今以後終莫復言者矣臣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謹請關封誅帝始亦無罪僂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僂蘭臺令史

漢章帝納尊廟之議 後漢

章帝永平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復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勛勞日昃身御沅水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僭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賜老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復廟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懷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顧宗其四時禘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

帝給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漢順帝納劉光之奏 後漢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也坐廢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王以不得立悲號不食及北鄉侯薨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立王即皇帝位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構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大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尊鴻緒為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

吳孫權聽都秣陵 吳書

張紇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同作連石頭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胡亥氣者云金陵地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振斷連岡改名秣陵夫地有其氣天之所命立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前秦苻堅納權翼之言 晉書

秦主苻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豈敵有言關中四塞之國員不虞也權翼辭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鼠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大我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

前梁主納陳璉之言 晉書

梁主張軌立其子寔世子及軌父平州人推寔攝父位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歲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固刺孤罪者酬以東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典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南凉主納勿論之言 晉書

南凉主利鹿孤稱河西王其將輸勿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

朔被髮左衽遷徙不常今誠順天心勸課農桑以供國用習戰
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義以縻之敵強則避其鋒不亦善
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
傳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因虜豈曰習也桓曰受
呂氏厚恩位忝端竊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為叛臣
以見明主傳檀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

南涼主聽宗敬薦賢 晉書

南涼主傳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為之若何宗敬
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博武威之
宿望幸見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
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松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
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石並

集事略

卷四

足定乎傳檀大悅賜駿馬二十四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講堂殿班
賜金馬各有差

南涼主聽孟博議言 晉書

南涼主傳檀譙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
居者不作信矣孟博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官廟為貽厥之資
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淮然瓦解梁鼎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
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
離衛壁秦雍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輕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
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傳
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南燕主慕容德直言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因譙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寒賤豈南

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陽於位可方自古等主也其青州
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傳也德曰命左右賜
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
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
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
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

南燕主慕容德南徙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
棄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
魏軍未至擁眾南渡就魯陽王和擾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
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從
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懸舊之士有所
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

集事略

卷四

南徙於是許之

南燕主超從張華之言 晉書

南燕主慕容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潛求太
樂諸技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
暉議曰太上因楚之禍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
故而降統天之誓之太樂諸技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
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
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
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
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
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

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

宋武帝賞賚之旨南史

宋武帝時威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宋武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次上因與傅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雖再遇便應改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疑之辭頗詮序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

宋文帝納謝述之言南史

宋文帝元嘉間謝述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雍州刺史張邵以賈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納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

魏太子除田禁北史

魏太子高允為秦王翰傳後救以經授景穆其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四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

竟陵王罷禁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遷南中郎已陵王長史南交南豫二州事與憲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也禁

魏太子除田禁北史

魏太子高允為秦王翰傳後救以經授景穆其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四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

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悉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過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魏孝文帝歎李彪正辭北史

魏孝文帝以李彪為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

魏宣武時元暉字景襲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

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感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聞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宰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入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

齊昭帝聞言謝過北史

齊昭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入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具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余對曰陛下

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滅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余耳此寧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過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徽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接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令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肅肅答如願安肯從容受納

隋文帝聽言改火

比史

隋文帝時為王劼字君懋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劼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云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伏願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上從之

唐太宗以遂良言召玄齡

唐書

太宗時房玄齡以謹還第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大臣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玄齡勸子弟洒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至帝嘗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懶惰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唐太宗召停鄭女

唐書

唐太宗遷魏徵為尚書右丞時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議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其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

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哉帝痛自答責即詔停冊

唐玄宗置裴耀卿書於座右

事文類聚

唐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修宗而懷州刺史王丘籛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金世宗舉行條制

金史

世宗明昌三年左丞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毅上書所言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面臣問所以救之之道竟不能言上曰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毅言及隨處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為人備極尚須出力况食國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

金世宗嚴修宮室

金史

世宗臨政時有司奏南此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嚴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趙興祥傳詔嚴之

金世宗聽宗叙之言

金史

金世宗大定五年宗叙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叙言河道填於不受水故有决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决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為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參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

念百姓差調官吏為最率飲星火所費倍從委積經年廢利不可復用若此等類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

金世宗納太子之言 金史

金顯宗為皇太子時有使者自山東還顯宗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錢難最苦官庫錢滿有路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苦之顯宗曰財之空室雖多奚為謂戶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也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金世宗嘉納詔有司議行之

金章宗納李愈之言 金史

金章宗時李愈為刑部尚書泰和二年春帝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戊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開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兩澤遶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

宋真宗

優游閑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鄙侵我疆土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完顏裏樞密副使開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

宋真宗還佛骨 宋史

宋真宗天禧初賈昌朝除國子監說書景祐中加直集賢院通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母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

宋真宗悉有註誤 宋史

宋真宗以馬亮為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及賊平生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原米裁其價入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註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

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言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與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賊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宋仁宗聽蔡齊釋獄 宋史

宋仁宗時蔡齊字子思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苦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

宋仁宗納韓絳之言 宋史

宋仁宗時韓絳字子華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州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憐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官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為絳絳以告帝帝曰

宋神宗

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臣漆北法從官通章請貫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漆遂絀

宋神宗聽王覲不戮鬼章 宋史

宋神宗時王覲字明更舉進士為編修三司令累遷右正言進司諫時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優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子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覲曰若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咸於前安可遽戮以賢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上嘉納之

宋高宗深然必大之言 宋史

高宗時周必大字子充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

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會觀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高宗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虐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

元太宗納楚材之奏不屠汴城元史

元太宗南征特渡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可巧之功軍威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罷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元太宗納速哥言宥死罪六人元史

元太宗時速哥蒙古烈氏為山西大遼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其刑當入奏復見太宗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盡誅之恐非所以懷遠人也願以賜臣臣得因辱之使自悔悟遷善為他日用殺之無益也太宗意解召六人謂之曰生汝者速哥也其竭力事之至雲中皆釋之

元世祖命文謙釋獄元史

元世祖時拜張文謙為中書左丞淄州妖人胡王惑眾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為所誑誘誅其

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

元世祖聽言不伐交趾元史

世祖時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歟諸將欲使然今其子曰燭龍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偽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也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

元世祖從權飛言立御史臺元史

元世祖時張權飛為平陽路轉運司事與江華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權飛權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

元世祖遣高麗質子歸國元史

世祖中統元年高麗希憲為陝西宣府使言高麗國王掌造其世子俱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俱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俱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是其言改館俾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

元世祖命呂文煥招降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八月癸丑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寬仁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從之

元世祖聽言釋罪 元史

許哀一名忽魯火孫世祖時為提點太醫院事有揭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

元裕宗以金尊旌董文忠 元史

元裕宗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董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條繫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意南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眾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罪辭猶必詳辯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起時卿曹皆不敬言

元成宗嘉臺臣之議 元史

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三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語官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為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却其物不受

元成宗嘉臺臣之議 元史

成宗大德六年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盡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

齊飢民帝皆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元成宗聽言不以修佛釋因 元史

元成宗時中書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禍何有成宗嘉納之

元武宗遵舊制 元史

武宗時鐵木兒不花慙刺合兒等言舊制樞密院陰調軍官公議以聞比者近侍自擇名分從內降旨恐壞世祖定制且誤國事在成宗時嘗有旨樞密樞密事者許本院再陳臣等以為自今用人宜一遵世祖成憲武宗曰其遵前制餘人勿輒有請御史大夫月兒魯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舉人他司悉從中書省樞密院

元武宗聽臺省言振舉紀綱 元史

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肅武宗嘉納之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不得自選官具有成憲今監察御史廉訪司官非本臺公選而從諸臣所請自內降旨非祖宗成法武宗曰九若此者卿等其勿行

元武宗聽臺省言振舉紀綱 元史

武宗時中書省臣言今銓選錢糧之法盡壞庫藏空虛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通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錠惟陛下矜察又言錢糧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及傳旨至中書省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

元武宗追回虎符 元史

武宗時書省臣言曰商人持寶書佩虎符與虎
水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優賜回賜似此甚眾臣等議虎
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界諸商人誠非所宜乞
一槩追之武宗制可

元武宗遵信元史

武宗時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詈
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
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
章有礙遵舊制為宜並從之

元武宗聽公議入奏元史

元武宗時右丞相塔剌海左丞相塔思不花言中書省庶
務同僚一二近侍往往不俟公議即以上聞非便今後事
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武宗曰卿等言是自今庶政非公
議者勿奏

元仁宗用張珪之言元史

仁宗以楊朵兒只為宣徽副使有言近臣受賄者仁宗
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
朵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
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朵兒只為侍御史

元仁宗聽言擇用師保元史

仁宗延祐六年監察御史李木魯等言皇太子位正東
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
者為師保資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于制曰可

元仁宗從趙簡言別求請官元史

元仁宗時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
敷陳道義今李鈐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
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仁宗制可

元泰定帝止造佛寺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
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
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
普慶及祖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
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後藉為口
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元仁宗納臺臣之諫元史

仁宗延祐四年五月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
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肯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
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千有六此輩無功於
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勲業昭著者存
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元泰定帝納省臣言罪人不孥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
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泰定帝制
可

元文宗嘉納七弘之言元史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鎖南八于欽張士弘言朝廷
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燃木造
兒竊位擅權假利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

進諸此以兵與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宗嘉納之

元文宗嘉獎蓋苗元史

元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王泉監祭御史蓋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擬苗貪准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謬言也

元順帝郊祀惠民元史

元順帝時鐵木兒塔識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祀故事必

集事奉帝

至王

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

元順帝納晉魯台言示廉讓元史

順帝詔封馬札兒台為忠王及加答刺罕之號馬札兒台辭監察御史晉魯台言右丞相馬札兒台辭答刺罕及王爵名號宜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鎮南王用言平賊元史

鎮南王帖木兒不花世祖孫也順帝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廬州境內皆平

治道

為治國之道理

晉悼公謀息民左傳

晉悼公歸國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析以弊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縱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楚子使然丹撫民左傳

楚子使然丹簡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錄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遷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集事奉帝

至王

李雄薄賦晉書

蜀主李雄字仲儒晉永興元年潛稱成都王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殺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閻不閉無相侵盜

金世宗隆平金史

金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盼盼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懷之愛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禍

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
躬節儉崇孝弟信實勤事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
得敬分國之請非親視郡縣之獻華華為治及以繼日可謂得
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
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功驗
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
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金章宗旌孝 金史

金章宗詔賜絳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
復其身上下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
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亦及事上曰
豈以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觀
作偽者然偽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
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

元世祖條格 元史

元世祖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貪數分品從官職給俸
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移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
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
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訟兩澤平物價具盜賊囚
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三處行中書
條格定立諸王使臣驛傳稅賦差發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銀
與非役下人為幹脫禁口傳教旨及追呼省臣官屬

元世祖化及蠻夷 元史

世祖皇帝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能以夏變夷立經

漢唐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遠矣

元仁宗治世成憲 元史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睿知遠近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
佛教為深脩身治國儒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
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宴不喜匠伐不
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
親老時加恩資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
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訪求治道

訪問賢人治國道理

禹垂韜範規 事文類聚

禹以五音聽政縣鐘鼓鑿鐸置輶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喻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
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告寡人者撝鞀

唐太宗訪政教 萬年龜鏡

唐太宗貞觀初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
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
則脉理乖邪弓雖剛勁而遺害而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
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
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夫之何況於治乎自是詔京官五品
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諮訪外事務知百姓
利害政教得失

唐太宗召名儒商賈政事 萬年龜鏡

唐太宗說意經籍自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天下名儒杜如晦等

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悉令內學士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至夜分乃罷

宋孝宗欲詢政事闕失宋史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謂刑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汪大猷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元世祖召王鶚進講元史

金義宗正大元年王鶚中進士第天興二年金主遷蔡紹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為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紹將被殺鶚戶

張柔聞其名救之華歸館于保州甲辰冬元世祖在藩邸訪求

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

元世祖問實然治道元史

世祖在潛邸遣召實然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實然首以三綱五常為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辭去左

右

元世祖問道元史

元世祖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帝在潛邸思太有為於天下延諸府儒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

元裕宗訪問宰臣為治元史

元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世祖嫡子也少從姚樞實默愛孝經及終卷世祖大悅設食饗樞等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丞相史天倪入啟事王曰我幼未嘗習祖宗典則關於政體一旦當大任惟汝若德賴焉復諭贊善王恂曰省臣所啓等國事也爾宜入與聞之四年燕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勅每月必再至中書於是王將入中書乳母進新衣笑却之曰吾何事美觀也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王恂許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畧下至武經等書從容聽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收容時侍經渥者如王恂白揀皆朝夕不出東宮而待制李謙太常宋衡尤加咨訪蓋無間也

裕宗辟倪堅訪問古今得失元史

至元二十二年裕宗在東宮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于開元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納賜酒日晏乃罷

論治道

議論治國道理

武王太公論為治說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

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宣帝論雜霸道前漢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恥於名實不知所

今集要四

手九

守何是委任過歟白亂我家者太子也

制度

國家制立法度者

歷代帝王樂制事文類聚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獲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大禹治室造井吳越春秋

禹既有天下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

周成王置節事文類聚

周成王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陽輔之

杜子春云湯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陽襄西

始皇議定名號史記

秦始皇二十六年謂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則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呂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號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趙武靈王變胡服戰國策

今集要四

本

趙武靈王平晝問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襲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賢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勳有明占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義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襲王之業廢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無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相人裸國非以養彼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

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願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漢世制樂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飭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漢武帝始用樂舞祭祀史記

漢武帝時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笙篴瑟自此起

太宗論樂事文類聚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必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白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不在音也

唐玄宗制樂事文類聚

玄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楊

志云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宋太宗詔親王位宰相下宋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整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廣平郡王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識損之道卿等無固讓也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進封許王加中書令上為娶僖女為夫人因謂宰相曰朕常與諸子今姻偶皆將親大臣之家六理具備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言乞班諸王下詔不允

宋仁宗制樂事文類聚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王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命合升斗夏區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員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資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

宋神宗制度精微事文類聚

神宗留意於軍器設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辦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

一卷雜物四卷添修及造弓弩式一十卷

元世祖命更忠為成憲元史

元世祖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至元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十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

謹名分

謹守名分不輕與人者

定王不見晉使左傳

成公二年晉侯使韓厥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晉夷我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集事舉

太王

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便敗王畧王命伐之晉而己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惡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輩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輩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討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周襄王不許晉隧圖語

周襄王十九年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營狄人狄人遂入周襄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

地而還

集事舉

太王

不從不履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又天地無遠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獻繼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願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君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隱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五

三門

問政

問治國之政事者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士之道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今集事卷五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疆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又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湯問公卿大夫士知有道否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皆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文王問呂望為天下說苑

今集事卷五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武王問太公更法者何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今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治國之道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

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僇殺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怨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間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賢君治國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官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嬖慝下不陰害不幸官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蔽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周成王問何德而民親說苑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人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秦穆公問得國失國之道說苑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三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毀於土甌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繡黼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

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斂食器彫琢黼有彩四惟茵席離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華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齊桓公問管仲治道國語

鮑叔薦管仲桓公使人請管仲至於葵丘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燕喜以爲高位田狩軍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軍之煎製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美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更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

管子

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若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下其功苦權節其用論其協材且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

今天商耕卒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實以知其市之實
有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者賤
貴者貴此以功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貴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耕
卒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耨及寒整果除田以待
時耕而族擾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旦暮從
事於田野胼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襤褸體金足暴其膚
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心足賴
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

卷之六

六

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
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卿五鄉焉國子帥
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固起按以為三官臣立三宰二立三
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
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資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
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資民與無財而敬百
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
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
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

軌凡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
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
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為卒連
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
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
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
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
以不乖畫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
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齊桓公問何以治國

卷之六

六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甯子今年老矣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
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
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
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
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
幸而臨之則未有石衣衣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
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
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
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
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
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
情下塞賢士之路桓公曰善吾將若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晉文公問何以救饑國語

晉僖文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歲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晉文公問治國易難國語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

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齊景公問仲尼秦穆之霸史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踴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景公問仲尼秦穆之霸史記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繫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齊侯問晏子為政何患說苑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為復稟之君不對而備

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

魯哀公問孔子為政孔子家語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欲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惇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衛靈公問政孰為務說苑

衛靈公問於史鯨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鯨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報抱以行之一關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二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矣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宣王問人君之事說苑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

衛君問士何以不至說苑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鵠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

大德容下聖人疾為天下理矣詩曰靡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魏文侯問起刑之源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在李克曰主於奸邪淫佚之行九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說也文刻饑害農事者也錦繡繁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誇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嚴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魏文侯問李克為國說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嘗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竿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謂奪淫民也

唐太宗問玄素為政唐書

張玄素授景川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嘑敎化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帖亂者

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從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危殆何以加帝曰善

唐太宗問德威明刑唐書

唐太宗貞觀初劉德威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在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帝問曰比刑網變容答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咸三失出者咸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高宗問來濟馭下所宜唐書

來濟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高宗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額紛然煩擾故濟對及

德宗問為政寬猛唐書

德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意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進凡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

唐文宗召訪問政理唐文宗集

唐文宗太和初趙宗儒進太子太傅帝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金世宗問田賦 金史

魏子平字仲均世宗大定六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者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戌卒逃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驕懦不可用守戌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

金世宗問程輝言事如何 金史

程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則無隱情輝對

曰臣年老耳聾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

章宗問宣帝綜核名實之道 金史

中真章宗時拜參知政事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真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真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

論功

論臣下之功勞者

晉文公論狐偃萬世之功 史記

晉文公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漢高帝以蕭何功第一 前漢

漢高帝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鄴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曾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漢高祖大蕭何功 前漢

高祖封功臣奏定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披七十創攻城略

集事卷五

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以蕭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竭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造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侍鄂君過得明於是進封鄂千秋為平安侯

晉武帝思羊祜之功 晉書

晉武帝羊祜卒後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

之功也而以此定之功策告祐廟

唐太宗不私叔父唐書

太宗時以房玄齡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等功第一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功定封豈不能盡各與朕言母詳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與公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前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結末齊行陣故多奔敗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親領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立師利等皆怙功攘袂或指畫自陳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公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

報功

報臣下有功於國者

子文賞得臣左傳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類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魯僖公賞館人國語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往頒重館重館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辭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火安忍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既反復命為之請曰也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重難賤賞也惡有難難貴罰也今一言而獲其重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晉文公三賞史記

晉文公歸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幸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行焉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賞亦足之後改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

晉文公行賞先德後力說苑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公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答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番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具子獨不聞乎死人不如其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亡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賞功先雍李說苑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僞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晉侯賜魏絳樂左傳

魯襄公十一年鄭人啓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躡厲車馳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師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哉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嚴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魯襄公享荀偃左傳

魯襄公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漣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賁荀偃束錦加璧焉為先吳壽夢之鼎

上賞 說苑

趙襄子見圍於晉，張武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武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左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所謂善。」

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漢武帝褒封功臣前漢

武帝時李廣利旋軍還入玉門物故者衆帝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誼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令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闐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郿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漢宣帝厚葬霍光

漢宣帝時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槨木外減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前漢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義廼圖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傳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
領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
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
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
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漢宣帝褒封甘延壽

前漢

漢宣帝時甘延壽為郎試升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
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支單于封義成侯

漢成帝爵賞會宗

前漢

漢成帝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未振將

會宗

七

大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
兵整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
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
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歸小昆彌烏孫靡者未振將兄
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
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郵支頭縣臺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
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今飲食之邪會宗曰
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
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
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
內侯

漢光武封鄧禹為侯

事文類聚

漢光武即位於鄧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謀惟懷決勝千里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
為鄧侯邑萬戶教之戎禹時年二十四

漢安帝紹封功臣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九年病發薨于軍長子
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二年更封彰東
緡侯食三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與朕繼絕善善又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
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社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被圖案籍建武元
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況此
末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餘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

會宗

十八

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
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蜀先主率群僚弔墓

蜀書

先主定蜀嘉中郎將霍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
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
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酌遂親率群僚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孫權養凌統二子

吳書

吳孫權時凌統累有戰功拜偏將軍會病卒統二子烈封年各
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
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錡統功封

烈亭侯

孫權迎視呂蒙之病

吳書

孫權時呂蒙字子明為南郡太守封壽春侯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蒙封內有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然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隙之見小隙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惜夜不能寐病中蒙為不赦令群臣甲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孫權感周泰之功

吳書

周泰字幼平士孫策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敵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已交於前或研牛馬驚衆不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恙權感其忠

孫權

吳書

後權因會諸將宴自行酒到泰前命解衣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權乃祀其臂因流涕交連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不惜軀命被創數十曾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安卿以兵馬之重乎即教賜以御物使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晉成寧禮葬王導

晉書

晉明帝時王導位進太傅成帝咸和五年薨帝舉哀三日遣大鴻臚持節護喪士賜襚之禮一依漢傳陸侯又安平獻王故事又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

夏赫連劼封賈德為侯

晉書

夏赫連劼遣王賈德戰敗劉義真獲晉軍朔將軍濟弘之轉

國將亡而思於是勸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勸謂賈德曰卿終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朝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賜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賈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宋文帝稱賞沈演之

南史

宋文帝時沈演之字臺真為右衛將軍殷景仁卒乃以後軍長史訖畢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地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倕與演之贊成上意又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朝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都清舊都鳴鶴東岱不愛何山之不開也

隋文帝後張威對位

北史

張威初仕周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建家奴於人間鬻鷹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司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勢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賴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受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縣公轉相州刺史

隋煬帝嘉賞衛玄功績

北史

隋煬帝時衛玄為京兆內史破楊玄感煬帝微詣高陽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賞賜優厚還鎮京師詔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也賜以玉璽符而代銅獸

隋煬帝賜子蓋金不

北史

隋煬帝建業九年樊子蓋為檢校河南內史進爵為齊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此名郡也後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不屬子蓋酒曰良莠嘉謀侯公後動即以此不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武后以孝傑為左衛將軍

唐書

武后以王孝傑為副總管討吐蕃戰大非川為虜執其首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后以為右衛將軍孝傑居屬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閑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

唐玄宗賜忠嗣四印

唐書

玄宗時王忠嗣累有戰伐功大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朝方

集賢堂

主

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唐德宗賜李晟第宅鼓吹

唐書

德宗時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師露布至京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寇慙而市不易價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雞清

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

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

唐德宗詔賜承緒繼懷光後

唐書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勣斬李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宴王徒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瑋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基則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唐昭宗詔錢鏐圖像凌煙

五代史

昭宗詔錢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唐昭宗加錢鏐爵

五代史

集賢堂

主

昭宗以宰相王搏鎮越州搏請授錢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大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宋太祖保全功臣

宋史

乾德初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必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然念及此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
資甚厚

宋神宗以韓琦配享宗廟 宋史

神宗時韓琦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
星隕于治所樞密皆驚神宗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
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塚塚其碑曰兩朝額命定策
元勳贈尚書人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宋理宗褒贈死節 宋史

理宗淳祐七年詔先鋒統制田智潤泗州湖河堤之戰父子俱
死於兵贈智潤修武郎子承節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給緡錢
五千恤其家

元太祖賜扎八兒居第 元史

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扎
八兒之功為多又謂扎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志界故
為已地棄輿北歸留扎八兒與諸將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門
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戶并四王府為居第扎八
兒每戰被重甲舞旗陷陣馳突如飛嘗乘素輿以戰眾莫能當

元憲宗解玉帶賜德臣 元史

憲宗時汪德臣為都總帥從帝征蜀累有戰功忽微疾帝勞之
曰汝疾皆為我家飲必葡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
疾其有廖乎德臣泣謝

元世祖賜榮祖爵 元史

世祖時王榮祖守故先從父均附於元木華黎屢有戰功又從

諸王也忽略地三韓降天龍諸堡禁暴掠民悅服之五里山
城請於主將全其民遂下甕子城林寨苦苦數日世祖嘉其
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戶仍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
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
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關地千里盡得諸島嶼盛望高麗遣
其世子興出降遂以興入朝中統元年夏詔榮祖請開市撫慰
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如一進公還招討使兼北京等路
征行萬戶賜寶鞍弓矢還鎮以病卒

褒忠 褒美臣下忠於國者

漢景帝褒衡廬二王 前漢

吳王濞反使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

過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齊北以褒之及罷遂賜益為

隋煬帝褒賜常達 唐書

隋煬帝時常達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
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煬帝大悅命為統軍拜龍州刺
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士政給降
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眾二千歸賊舉指其妻
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煙若姬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
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勢擊其面達不為屈亦拔刀
逐之趙弘安為賊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
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

穆宗詔李愬子為河南尹

唐書

唐文宗時李愬被安祿山所害其子源八歲家覆得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源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滯憂患林佛祠者愬舊墅也源依祠居閨戶日一食祠殿其死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臥堦中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園杆敵之臣死城郭封疆玄宗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將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愬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尤由愬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愛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貞節棄於清世臣竊為愬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愬處難居首

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訖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淳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懇一無受尋卒

元仁宗祠墓

元史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崩仁宗與太后聞哀奔赴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殯四海比干諫紂剖其心遂失天下令祠比干於墓為後世勸

旌勸

旌其善而勸後人者

漢景帝封德景之子

前漢

孝景帝時龍錯以趙王有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惲諫不聽遂燒殺德惲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後秦姚興旌城門尉

晉書

後秦主姚興時從朝門將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民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

唐太宗追褒虞世南

唐書

唐太宗時虞世南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太宗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在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遺謚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唐宣宗以李行言為刺史

萬年忠鑑

唐宣宗大中八年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問令為誰曰李行言預問曰為政何如對曰其性執有強盜數人匿於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上歸貼其名於寢殿之柱乃行言除海州刺史人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貼視之

後唐明宗褒義廉吏

五代史

後唐明宗立拜石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匡泰州李鄴皆以賦巧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晉州安崇阮洛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為首

宋太祖旌李穀勲德

宋史

李穀字惟珍周祖郭威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屬懷政李穀潛貽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宋太祖開國之初倚以為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穀懇讓得止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

李穀

宋史

用又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廟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為賢相鄉勲德里

理宗旌表義門

宋史

理宗淳祐十一年潭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義居福州陳氏并年守志壽逾九袞詔旌表其門

元順帝示馬札兒台廉讓

元史

札兒只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杭存經災燬別兒怯不花先為相庶務寬紓兒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老請建生祠如

前公相故事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爾父若有愛於我我於爾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是矣何用虛名為

賞勸

賞賜有功而勸後人者

晉侯賜士伯瓜衍之縣

左傳

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晉平公賜伯石州田

左傳

魯昭公三年鄭簡公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殷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酢也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

楚昭王賞鄭公

國語

吳人入楚昭王奔鄭鄭公之弟懷將弑王鄭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則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虛上為紱上虛下為紱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闡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

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郎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郎懷
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
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
亦可乎

後趙石勒賜樊坦車馬

石勒稱帝時參軍樊坦清貧權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
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
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
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
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勸貧俗

魏太武賞崔浩

魏太武時崔浩字伯深為博士祭酒賜爵武成子浩明識天文

集事

主

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鐵於醉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錢畫
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東
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
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
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
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魏太武賜公孫軌金

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明元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浦諸軍司馬太武
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嚴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
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
者欲顯廉於衆人也

魏孝文帝成淹帛

北史

魏孝文帝時成淹字李文除明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極初構運材
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波淹遂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
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朝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君
二都水事

齊文宣齊散愁絹

北史

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
助敎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
變重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
若斯而已太子曰願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絹白
首不要者也乃齊絹百疋

周文帝賜王思政錢

北史

周文帝時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境內旱濕城數壞思政乃
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
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
帝嘉之賜錢二十萬

隋煬帝賜子蓋口味

北史

隋煬帝時樊子蓋字華宗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帝西巡入吐
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帝還謂曰人道
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正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
是賜口味百斛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
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秦王賞諫

齊書

薛收字伯讓唐高祖武德間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嘗上書諫秦

王止吸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棄禾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

唐太宗褒賞房玄齡

魏徵侍太宗宴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開闢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微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唐玄宗賜笏以表忠直

唐玄宗時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勛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筋以表卿直也

唐玄宗賜懷慎以勸善

玄宗開元元年盧懷慎歷監察御史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後兼吏部尚書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必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鄴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廩家八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

金吳王賜王政金

金太祖天會四年王政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金帛計極高鑄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錯銖之失吳王閻母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揚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道之

宋太祖賞封錢徽

吳越錢徽字文德太祖建隆二年遣使賜徽戰馬二百羊五千橐駝三十乾德元年錢徽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一十五萬斤金銀珠璣瑤瑤數百輩來貢致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

宋太祖為遵誨求母以歸

太祖嘗問董遵誨母安在遵誨奏以母氏在幽州經患難睽隔帝因令人賂遼氏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經真馬以謝帝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齋賜之綜曰遵約人臣豈敢當此帝曰吾才妻以方面不此嫌也

宋太祖賜全斌裘帽

王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氍毹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宋仁宗書清字賞張觀

仁宗時張觀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帝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

元太宗賜居貞白金

元太宗時賈居貞字仲明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

元世祖賜廉希憲金鈔

元世祖時康希憲字善甫為中書右丞出鎮荆南臣惟人漸德
化而希憲木戚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鎮也希憲疾
久不愈召還朝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意像建祠希
憲還家素簾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十兩鈔
萬貫

元世祖錫楊賽因金虎符

元史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字熙載生五歲而父卒至元二十二年
母田氏携至上京見世祖於大安殿帝呼至御榻前熟視其眸
子撫其頂者久之乃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
憫之遂命襲父職錫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及陞辭詔中書
錫宴賜金幣絲綉齊其從者有差

元裕宗優賜王寬實

元史

王寬實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之子也並從許衡得星曆之
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蓄今賜
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

元成宗賜脫脫金

元史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
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傾其男子事
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元仁宗賜謝讓酒

元史

謝讓拜西臺治書侍御史尋拜治書侍御史改刑部尚書仁宗
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
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
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

恩勸

施恩於人而勸後者

唐太宗宴勉并人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并州僧道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
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賜宴從容謂曰飛鳥過故鄉猶瞻
矚徘徊况朕於太原起義兵遂定天下復小遊觀誠所不忘位
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

宋太祖密諭李漢超

宋史

宋太祖時李漢超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在關南人
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貧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
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
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妻不顧

宋史

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還
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實汝勿復為也不足
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神宗批奏付潞州

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文潞公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辨
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
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
勿訝輔之阻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隱之輔之
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
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柴闥
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之上奏付潞
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

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路公得之不言一日令監司曰老謀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退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成宗給粮賑濟

成宗元貞二年五月戊辰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養之難嘗有聖訓阿難亦知之矣若言貧乏之理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恩賜

九以物賜臣下者

漢明帝賜琅邪遺物

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願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更與

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宮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立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漢章帝賞賚鄧彪

漢章帝時鄧彪字智伯少勵志修孝行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明帝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解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帝元和中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十石奉終其喪又詔太

常四時致宗廟之胾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

漢章帝賜尚書寶劍

漢章帝時尚書令韓校與僕射到書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帝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校延龍淵劍壽屬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持論者為之說以校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龍成

魏文帝賜鍾繇秋菊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同俗宜其名為宜於長久故以燕享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歸榮非夫含乾坤

之淳和本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岳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責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魏明帝優賜滿寵

魏明帝時滿寵拜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

唐太宗賜顏師古馬物

唐太宗時顏師古拜秘書少監專判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云

唐太宗追賜杜如晦

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依然

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造玄齡送其家後玄齡夢如勝若平生明日勅助御饌往祭既祥後恩禮無以衰

唐太宗賜高馮藥鏡唐書

太宗貞觀初高馮拜御史中丞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給飲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沉其清鑑金焉

唐太宗賜高年粟帛唐書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產子者粟一斛

唐高宗勅賜魏元忠事文類聚

高宗時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

領銀十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勅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數惠諒獨斯辰

武后金字袍賜仁傑事文類聚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玄宗賜侍老杖唐書

唐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宴京師侍老子舍元殿延賜九十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憲宗賜裴度通天御帶事文類聚

唐裴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

宋太祖造宅賜郭進宋史

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悉用甬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

之弟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使督役無妄言

宋太宗以通天犀帶賜寇準宋史

寇準天聖元年徙衛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越設臥具就榻而卒

宋太宗賜昭輔金以買第宋史

宋太祖時楚昭輔字拱辰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愛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眾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太宗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欲陞命有司廣之昭輔庸僕民地園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枕載代之

宋太宗賜酒過於常禮宋史

宋太宗時滕中正字普光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盞示群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群臣上壽酒既三行上曰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群臣更舉一卮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

宋太宗賜李仲寓第宅宋史

太祖時李仲寓為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千牛衛大將軍李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鄆州刺史在郡逾十年為政

實簡部內甚治傳化五年卒年三十子正言景德三年特
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錢二百萬
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殷有士田在常州官為檢校上聞
其宗屬貧甚命賜其半置資產以贍之

高宗賜秦檜甲第祭器

宋史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四月賜秦檜甲第命教坊樂道之人賜絹
錢金錦有差六月帝幸檜第婦孺皆賀加恩檜先祭史
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諫水記聞非其言
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
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
相賜祭器自檜始

宋高宗以繡賜韓彥直

宋史

韓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秘閣六歲從
父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
之指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卅角之繡傳其首賜金器
筆研監書鞍馬

宋孝宗賜范成大繡素

事文類聚

宋孝宗時范成大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陸游辭明日辭選德殿
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
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伯公飲訖二內侍捧繡素來上有石
湖二字拜賜進謝上為滿引復神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元世祖賜戰死士之家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四月辛未賜戰死之士二百四十九人
之家每家銀百兩

元顯宗恤士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歎甚
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入
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發入大為肉糜親置
而痛賜之

元成宗賜制宜內醢

元史

元成宗元貞元年鄭制宜授大都留守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
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取飲終日無惰容帝察
其忠勤屢賜內醢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國
太夫人

元順帝賜耆民之帛

元史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絹
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徭役

恩宥

以恩宥宥有罪者

漢元帝宥甘陳之過

萬年龜鏡

前漢元帝建昭二年以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同使西域湯
與延壽矯制發城郭及諸胡兵直指單于城而擊之遂破其城
斬郅支單于得單于所略漢民四伯餘人獲馬及牛羊皆以給
軍食湯既還上疏自陳元帝內嘉湯之功而重延壽之議宗
正劉向因上疏曰今湯等入絕域屠五重城斬郅支之首立千
載之功揚萬里之威建萬世之安其勳莫大焉矣論大功者不
錄小過舉大義者不疵細瑕今屈捐命之功非所以勸功厲戎
士也

漢章帝復馬光爵位後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馬防字江平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章帝即位拜防中郎將建初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後踰牆溺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光恩德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光為人小心周密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

秦主苻堅赦叛晉書

前秦主苻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及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功帝

秦主苻堅

秦主苻堅

臣不免貪饒所以國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千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

齊明帝信王瞻活衆南史

齊明帝時王瞻字思範歷位驃騎將軍時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

梁武帝釋崔慧景南史

齊明帝既得志豫州刺史崔慧景乃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愛之乃起蕭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並曰慧景反跡既

彰實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驍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制之行笑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

魏大武感赦臣拔北史

魏大武時屈恒字長生位尚書右僕射因墜馬卒子道賜襲爵又卒道賜子拔襲爵太武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時帝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頸帝憐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拔

魏孝文帝有李彪北史

魏孝文帝時李彪字道固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孝文帝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

魏孝文帝

魏孝文帝

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帝在懸弧覽表歎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德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母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田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慙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辜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臣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欲竭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意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賈無入恠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遺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隋文詔貸鄭譯北史

周宣時濟文為大冢宰總百揆以鄭譯兼領天官都府總六府事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賦資狼藉隋文陰疎之不忍廢數屬官不得白事於譯懼求解職及隋文受禪以譯為上柱國歸第譯自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奴奏譯厭惡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南嶽秋實悲涕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唐高祖即位裴寂唐書

唐高祖即位裴寂字玄真拜尚書右僕射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

裴寂唐書

裴寂

索原賊凍水上流寂從也為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下詔慰諭留寂撫河東寂無亡寸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資焚積聚入益端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為賊守寂攻之復為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更俄釋之遇待如初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

唐太宗曲法宥仁弘萬年龜鏡

唐高祖入關隋將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後除廣州都督及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仁弘有才略所著聲跡太宗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賊百餘萬其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朕哀其白首就刑方食命撤案朕

為之求生理終不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上復召五品上官集太極殿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也朕欲厲禁於南郊日進一蔬食以謝罪于天三日可乎房玄齡等皆曰陛下欲生之亦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群臣頃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曷上乃降手詔曰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爾等固請且依來請於時默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唐太宗賜頡利田宅唐書

太宗時李靖提兵至陰山擊虜擒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頡利不室處常設宮廡廷中久鬱鬱不自懽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瘠帝見憐之以號州貢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乃拜為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

唐肅宗宥叛唐書

肅宗時李勉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脇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汗半天下其欲滌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

金世宗宥宗京死罪金史

宗京本名忽魯宗室子也世宗即位復判太宗正事封壽王王邸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為邦榮察其意乃詐為圖識作詩中有鶻魯為之語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

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封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刊部侍郎高德基力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拘之京等皆歎伏獄成還奏世宗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歟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風州獲頰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遣兀古出劉致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兄宗齊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世宗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

宋史

卷五

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謀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職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齡住卿宜悉此意世宗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為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宋太祖釋叛 宋史

宋太祖乾德五年李崇矩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禁軍校呂翰聚眾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太祖疑之

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哀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

太祖詔釋王全斌 宋史

宋太祖時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肯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王帛不法等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寬貸止停旌鉞猶委舊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

宋史

卷五

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屢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

宋真宗放逋負 宋史

宋真宗時王欽若權進士甲科歷仕至太常丞判三司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治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

理宗因災異優恤 宋史

理宗寶慶元年十月癸巳有流星大如大白甲寅詔會稽橫宮所在稅賦盡免折科山陰縣權免三年十一月壬午雪寒在京諸軍給緡錢有差出戌之家倍之自是祥慶災異淫雨雪寒咸給

元世祖釋脅從之罪 元史

世祖中統三年夏四月丙戌朔大軍樹柵繫燕園墮于濟南丁亥詔博興高苑等處軍民皆為李璫脅從者並釋其罪

褒贈

張美有功而贈以官爵者

漢光武平蜀贈常張官 後漢

光武建武十一年命大同馬吳漢伐蜀初常少張隆勸公孫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及漢滅述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

勳以禮改葬之其中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金章宗贈魏全官 金史

金章宗泰和七年贈故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宣武將軍蒙城令封其妻卿君子諱年至十五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仍賜錢百萬初李璫圍壽州刺史徒單義募人往斫敵營全在選中而為敵所執敵令寫義則免全陽許及至城下反罵敵遂殺之至死罵不絕聲故有是恩

元順帝贈察罕帖木兒官 元史

順帝時至正二十二年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遂定入益都城衆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為總管官復圍益都詔贈察罕帖木兒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食邑沈兵縣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長吏歲時致祭

征伐

用兵征討有罪者

夏后伐有扈氏 史記

有扈氏不服夏后啓乃召六卿申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其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命儻汝

文王伐崇 說苑

周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雖為民乃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武王伐紂 說苑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尚則不卜而知言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王

曰誰之王也曰諸侯之王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與士民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

齊魯鄭伐許 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許之顛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也瑕叔盈又以蜚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違于許君

魯鄭伐許

左傳

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討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又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公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其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從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也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禪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赤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而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代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 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姬姓國也與鄭同姓也息侯伐鄭鄭伯也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而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周桓王伐鄭 左傳

桓公五年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技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使之曼伯為右拒祭仲

魯鄭伐許

左傳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莒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子攻鄧 左傳

魯桓公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齊侯討鄭左傳

魯桓公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盟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盟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晉獻公伐虢威虞左傳

魯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歲以盟府將虢是威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我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

祭神

主

祀豐蔭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易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為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娘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資實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威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威之

齊桓公伐國與霸國語

齊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也崇濟

祭神

主

使海於有蔽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始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主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既反侵地四鄰大親正其封疆南至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鄒有華車八百無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喻方城望汝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北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附乘梓濟河至于石枕縣車東馬輸太竹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具南越於周反胙于降歆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翟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解繫發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早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駱龍旗九旒渠門亦旂諸侯稱順矣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蔡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有桓公與之駟馬選具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

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天下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終終其以為奉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藥而入相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勤者為之勤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為蔡蔡效矣夏領益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蔡王鹿中牟蓋與壯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地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齊桓公伐楚 左傳

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

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楚子伐宋 春秋

魯文公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必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魯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特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秦晉相攻 左傳

魯文公十二年秦伯伐晉取驪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及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侯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為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然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入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楚莊王伐陳 說苑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遂取陳

楚文王伐徐 說苑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與師伐徐滅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

集事章

季主

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許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晉侯救魯伐齊 左傳

魯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中行獻子將伐齊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負隊於前曉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魯公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梁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黃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言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晚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邪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殺殖綽郭最曰子穀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殺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有兩矢矢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日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集事章

季主

矜甲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獲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州綽門于東閭左膝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驚將走鄭崇大子與郭榮和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杜櫻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

吳王敗楚師 左傳

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感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嚮壯而頑頗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燭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操心矣諸侯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致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頭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死沈子逞城獲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魯定公侵齊 左傳

魯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揚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揚州人出類高奪人弱弓藉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忘其目也師退再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越王勾踐敗吳 左傳

魯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子嚭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劓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其獲還卒於陸去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楚子遷蔡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春蔡子遷蔡蔡報柏舉也里而我廣文高倍夫也晝夜六日如子西之素蔡八男女以辨使彊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伐齊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吳王夫伐齊五月克博邑繼至於盧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曰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立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欲屢囑陳子行命其徒具食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張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乃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五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立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率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寶之新篋對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魏文侯辭書 說苑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其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簡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越王所江伐吳 國語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捨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
魯之間北屬之汴西屬之齊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
踐乃命范蠡后庸率師治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
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
舟

越王敗秦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平吳國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
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
軍士苦之會秦師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
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
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皆悅傳傳傳海

內威遠邦稱霸桓桓齊楚天下安寧壽考長想去歸兮河梁
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越王申令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退齊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
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
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今諸
侯不怨於外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月之外則
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屏
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
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我地
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
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

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環
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
侯功勞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
誠子大夫敢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
以土大夫側席而坐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地
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
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
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
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士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
之警以謝於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
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躞摧長
惡兮摧戰敗父所離不降兮以泄我土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

越王申令 李

向背祖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五
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龍龜行行各努力兮於乎
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
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
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匪行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
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一大事子離父
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冠之中父母昆弟有在
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
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藥粥與之同
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聽王命
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

五人拘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萬幾腹而怒將有戰事之氣即為之軋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謹蟲而為之軋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怨久矣而未有稱焉者今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軋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日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衝於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衝於江五里以須夜半乃令左軍右軍衝於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且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衝於江不敵不諫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大敗之於浚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越王入吳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二十年越王勾踐與師伐吳吳與越戰於鴛鴦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因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過乎吾請獻勾庸東之地吾與君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則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越王滅吳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勾踐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胥中愁憂自視茫茫行步渴狂腹餓口飢賴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悼惶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而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天之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授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袍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拔免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諸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怒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反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是吳有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過而佞言輕而讒說妄語合口諛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尊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伐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彼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不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顧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犯六過之罪不知

卷之五

李

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詬并妻子

始皇車裂嫪毐毒史記

秦始皇九年長信侯嫪毐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官為亂主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車裂以徇滅其宗

沛公入關前漢

漢高祖為沛公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懷悍禍賊嘗攻襄城襲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知

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將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母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身軍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漢高祖緡素發兵討羽前漢

卷之五

李

項羽弑義帝于郴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緡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順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

漢光武破王莽後漢

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李通說光武起兵於宛時年二十入乃將賓客還春夜時伯升已會眾起兵諸家子弟皆恐懼逃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懷為之乃稍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軍中分財物不均眾

悲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欽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遂并兵向平陽陽卒破王莽兵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孫權嚴設固守時大寒水冰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燕主慕容熙輕伐無功晉書

慕容熙字道文晉安帝元熙年間會高句麗寇燕郡殺署百餘人熙伐高句麗以符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刻平

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符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符氏弗聽遂棄輜

重輕襲高句麗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末底城不剋而還

後趙主石勒擒劉曜晉書

前趙主劉曜敗石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石勒將親救左右長史司馬郭敬程遐等固諫勒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若將軍親為必望旌旗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阜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

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直甲冑出自閭闔火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執刃於金谷

北齊高歡將兵整肅北史

齊神武高歡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敕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歡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蝗陣闕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或衣色黑者西魏或衣色人聞以此候勝負從

北齊高歡班師北史

時黃蝗盡死九月歡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鉄面歡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義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三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棄據土山頌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歡營衆駭並鳴士皆驚懼歡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

北齊神武滅北北史

齊神武高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定居焉余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楊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賈泰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情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領兆自縊

北齊文宣破狄 北史

齊文宣帝天保五年三月巷羅辰叛齊文宣親討大破之巷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冠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地屬數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北端端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

周武帝破齊 北史

宇文忻年十八周武帝時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與固縣公章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克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今破竹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

周武帝伐齊 北史

周武帝建德五年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壘北列陣中後齊人填壘南引帝大喜勸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

隋文帝伐陳 南史

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柿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巖蕭巖隋文帝忿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爾書暴陳後主二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既下陳境江廣鎮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並抑而不言初蕭巖蕭巖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衣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攬臂怒曰那忽受叛蕭巖人事後主聞之忌二蕭故遂散其眾空藏為東揚州刺史獻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

隋文帝伐陳 南史

隋文帝謀大舉伐陳命晉王廣率衆南下隋將賀若弼攻陷南徐州韓擒虎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賀若弼進軍鍾山頭白士岡之東南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陳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官城南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隨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侯公頤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及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我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我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大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并上於天文為秦今王都所在校并其天意邪

隋煬帝征遼敗績 北史

隋煬帝諱廣一名英高祖第二子也大業八年三月癸巳上御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成成大軍為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等皆見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顯見二大鳥高丈餘過身朱足將泳自若上異之命二圖焉并立銘頌五月戊午納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午宇文述等敗績于遼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師還亡者千餘騎癸卯班師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 唐書

唐高祖李淵起義師將發太原扶白旗言於野有兵三萬以

李元

李元

少子元吉為太原留守癸丑發太原甲寅遣將軍張綸徇下龍泉文城三郡丙辰次靈石營於賈胡堡隋虎牙郎將宋老生也于霍邑以拒義師丙寅隋鷹揚府司馬李軌起武威號大涼王八月辛巳敗宋老生于霍邑丙戌下臨汾郡辛卯克絳郡癸巳次龍門哭殿來助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絕津梁壬寅馮翊賊孫華土門賊白玄度皆具舟以來逆九月戊午高祖領太尉加置僚佐以少牢祀河乃濟甲子次長春宮丙寅隴西公建成劉文靜也永豐倉守潼關子敬煌公世民自謂北徇三輔從父弟神通起兵于鄠樊氏婦高祖女也亦起兵于司竹皆與世民會鄠賊丘師利李仲文整屋賊何潘仁向善思宣君威劉昊等皆來降因略定鄠杜壬申高祖次馮翊乙亥敬煌公世民屯阿城子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趨霸上丙子高祖自下邳以

西所經隋行宮苑榦悉罷之出宮女還其家十月辛巳次長樂宮有衆二十萬隋留守衛文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吏諭之不報乃圍城下令曰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木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皆軍法者死

唐太宗滅建德 唐書

隋大業末竇建德僭稱夏王後自板渚出為陣西薄沁南屬鵠山二十里鼓而前唐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京未嘗見大敵今度險主驚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秦叔寶等纏磨賊出賊陣後建德軍驚潰建德被重創竄牛谷口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初

唐太宗

唐書

軍中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唐太宗破宋老生 唐書

唐高祖已起兵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師為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為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待左軍已先返即與隴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失道入山谷棄其馬步而及其兵與俱還高祖乃將而前通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衆鞭撻皆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高祖率建成居其東太宗及榮紹居其南老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逐

斬之

唐太宗擊虜

唐太宗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九侯斤以衆降授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雲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恆安道營州都督薛萬徹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陰素特勤師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唐太宗詔滅延陀

唐太宗時薛多彌可汗自立方是時王師猶在還因即駕遣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持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縣鞠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承憤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吐摩支雖衰子尚臣畏之帝恐卒為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吐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吐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

唐太宗征高麗

唐太宗聞高麗王建武為下所殺則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

帝可遂討之帝曰遼東故中國地面莫離支厥後其主朕將自經畧之乃下詔曰朕所過營頓毋飭食毋置怪水可法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漢戈撻亂無盈月諸將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抵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衆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帝至高麗一麾而破先是高麗北部僞薩高延壽南部僞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至是高麗既平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靺鞨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餘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鎗萬領高麗震駭后費銀二

唐太宗擊虜

成自後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四

後唐莊宗

唐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入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水薄虜皆溺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後唐莊宗

劉守光劉仁恭子也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曜齊跋為左右相晉王李存勗遣太原少尹李

元微戰歿于陣楊安怒受按兵而臨不戰故獨全軍而返受歸
為黃鰓治稅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既自在將軍

遼太宗善用圖策

耶律圖魯嘗言何處隱太宗會同元年改遷北院大王帝嘗并
左右與議大事而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推十萬餘衆
拒海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
諸將請緩師為後圖帝然之圖魯嘗薦色進曰臣愚竊以為陛
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
無重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虜焉若此則
爭戰未已吾民無莫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人
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
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
撓其勢重成果降如言

金太祖勇氣自信

太祖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夾擊既度遇渤海軍攻我左
翼七謀克衆少却敵兵直犯中軍斜也出戰哲垓先驅太祖曰
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斜也前腔止哲垓馬斜也
遂與俱還敵入從之宗幹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殺者斃
併射謝十中之者斃突前又射之徹扎洞胃謝十拔箭走追射
之中其背斃矢之半憤而死獲所乘馬宗幹與數騎隨遼軍中
太祖救之免宵戰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額太祖顧見射者一失
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信敵大奔相蹂踐死
者十七八

金世宗滅移剌窩幹

移剌窩幹契丹部族既稱帝世宗命完顏謀衍等率兵討之窩
幹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霜露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統石
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
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七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
如凝會天陰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
賊前陷溪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
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
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
軍至賊遂引去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衍注意經略
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効死力除遣忠義宗嘉
勳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敘為兵部尚書各賜
弓矢具鞍勒馬出內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窩幹自花道而走
僕散忠義說石烈志寧等率軍追及于泉嶺西陷泉明日賊軍
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遙應而北
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
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
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為延查刺力戰賊稍却志
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刺撒剌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
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
衆陷積而過或奔潰嵐巖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
其弟偽六院司大王良弼窩幹僅與數騎脫去鈔元清臣追四十
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詔畧曰平
走志寧追之盡獲擒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詔畧曰平
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

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鬪敵皆釋其罪其散亡人內除窩幹一身不以大小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放有能誅捕窩幹或於不從招納亡夫入內誅捕以來及或能率眾於軍官及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窩幹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遁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眾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詔使誘其親近捕窩幹以自效許以官賞完顏恩敬獻俘于京師窩幹棄首于市縶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筆及妻子皆戮之

宋太祖命討劉鋹

五代史

宋太祖詔唐王李煜諭南漢劉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儀開寶三年征嶺南以潘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

今其書

卷

尹崇珂副之出師師次白霞銀建其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桂連三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眾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銀窮感四年二月銀將潘崇徹光降師次龍頭銀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宏部送潘等赴關銀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縮竹

木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金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銀眾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眾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艘載珍寶續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宋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

宋太祖以地圖教廷讓

宋史

宋太祖伐蜀拜劉廷讓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十餘人擒戰懼都指揮使袁德

今其書

卷

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峽斬三千餘級初夔州有鐵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刻礮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鐵江曰我軍至此沂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鐵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悉知太祖計遂進克萬施開成四州峽中郡縣悉下

太祖命重寶破契丹

宋史

太祖開寶年間以韓重寶為彰德節度使帝征太原過其郡重寶迎謁於王橋頭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兵行必率眾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為我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為北面都部署重寶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

丹其子定州見室寶旗幟大駭欲引去重寶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太祖大喜優詔褒美

元太祖分道伐金 元史

太祖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為遼王改元統統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亦駒先登殺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濟刺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荊關敗金師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北口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濟刺會八月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為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遼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古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

元史

元史

及幹陳那顏拙赤解薄利為左軍導海而東取薊州平隰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薊安河間滄景獻縣祁縣蓋恩漢開滑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吏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木華黎承制並以為萬戶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

元太祖受金將城降 元史

太祖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為元帥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烏古倫以城降以寅答虎為留守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與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以天應為興中府尹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詔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鯨謀叛伏誅鯨弟致遠據錦州僭號漢興皇帝

改元興龍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林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涼淨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秋七月羅山寨主杜秀降以秀為錦州節度使遣乙賚里往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

元太祖以牛腹救布智兒 元史

元太祖時紐兒傑子布智兒俱事太祖嘗從征討賜紐兒傑都名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矢血流滿體問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元世祖遣將討耽羅 元史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植選官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九年申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逆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觀今叛賊遂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畧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

元世祖命阿木代宋 元史

阿木元良氏世祖時伐宋降襄陽至元九年加平同平章事十年七月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

左倂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觀興
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决阿木進曰臣久
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矣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即可其奏
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

元世祖甲申令 元史

世祖南征親王穆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憲宗山問來告且
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遂還甲辰
登香爐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昌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
浙黃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是夜遣木魚是亦
張文謙等具舟楫已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以為未
可渡帝不從遂申教將師揚旗而進三道並進天為開霽與宋
師接戰者三殺獲甚眾連連南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

從事九所俘獲悉縱之

元世祖戒殺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伯顏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
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
詔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
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
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

元世祖勞文炳 元史

元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董文炳率義士四十
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者秋文
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三十里然志益
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

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厯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
壯其忠且閱其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

元世祖伐宋受降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右丞相伯顏等大軍次臨平鎮
甲申次高亭山阿剌罕以兵來會景圭遣其保康軍丞宣使尹
甫和州防禦使吉甫等齎傳國玉璽及降表詣軍前其辭曰大
宋國主燕謹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
侍郎柳岳工言洪雷震澤表馳詣闕庭敬仰卑悃伏計已徹聖
聽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
興師問罪宗社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
辟以求兩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
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戒痛自貶損削

全

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湖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
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老及
即病數載臣榮職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處
至殞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
世世有賴不敢預忘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伯顏既
受降表王璽復遣景圭帶以趙尹甫賈餘慶等還臨安召宰相
出議降事乙酉師次臨安北十五里璽加帶洪模以總管殷俊
來報宋陳宜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益廣二王出嘉會
門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伯顏亟使諭阿剌罕董
文炳范文虎率諸軍先據守錢塘口以勁兵五千人追陳宜中
等過淞江不及而還

元世祖詔伐安南 元史

安南國古交趾也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正月以新附軍千人從
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米軍七萬
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四千海道運糧
萬戶張文虎等運糧七萬石分道進置交趾行省以參政平
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命右丞程鵬
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楫參政率
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
謝有奎延攔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國
主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
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分道而進
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
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字離合答兒經越
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
趾興道王道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
守萬劫且脩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
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
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散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命
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近張文虎等糧船與普赤阿八赤等
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
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
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敵萬餘級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
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
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
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

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山堡兵還之三月
鎮南王以諸軍還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
以精銳三千人戮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與之爭分兵
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五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逼鎮南王
遂由單已縣趨蓋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參政引兵還雲南
與普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入代已罪十一月
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
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
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燾遣使
來貢
元世祖命將征爪哇 元史
爪哇國在海外現占城並遠自東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
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
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
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至元二十九年
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
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
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
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犒功賞亦黑迷失等陞辭帝曰卿等至
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利詔使
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郡亦黑迷失失領省事赴
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
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諸行三十年正月至初攔山議方略
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

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刺門與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與興孫泰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我牙路港口至八節洞與興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楷懷遠李忠等乘鐵鋒船由我牙路於麻若巴歌浮梁前八節洞期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開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開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若吃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洞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蕭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罕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關遣

卷一百一十五

本

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罕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今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鄭達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洞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開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若巴歌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泰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開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若巴歌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與回八節洞亦黑迷失奏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若巴歌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開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泰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與興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與再戰至哺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於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汴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

道與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開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答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達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望之且招其降是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於今邊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開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開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馬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

元文宗遣使諭燕鐵木兒元史

文宗即位時燕鐵木兒加開府上柱國中書右丞相太平王天曆元年王禪叛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詔丞相燕鐵木兒總兵累戰大破之遣使賜燕鐵木兒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陣

卷一百一十五

本

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鐵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元順帝詔察罕定河東元史

順帝至正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涼義谷也潼關塞南山口以備賊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隔雲中應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也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戰擊却之河東

卷定

元順帝命察罕定河南 元史

順帝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河荆襄便宜行
關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
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
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絡察罕帖
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河沁會叛將周
全棄鞏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
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
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皋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
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年察罕帖
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
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
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
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
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
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於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
城而因突鐵縱擊之其發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知城
中計窺食且盡乃與諸將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賽因赤荅
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翦姚守
德魏賽因不花楊發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
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
門遁走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

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
捷京師歡聲動中外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六

君門

雄畧 英雄謀畧者

晉成帝拆桓溫 晉書

成帝以冲虛簡貴歷辛三世桓溫敬畏及即位溫乃擬辭自陳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有司乃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

沮渠蒙遜敗傳檀 晉書

北涼沮渠蒙遜率步騎二萬伐禿髮傳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傳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傳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驕盛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遂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傳檀懼請和許之而歸

燕主慕容盛討叛 晉書

慕容盛字道運晉安帝時為後燕太子太師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計因表請發兵以誅盛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子餘戶以自固久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慕容令支躬迎親師于北平早候知襲剋令支遂獲盛尸屠于密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

初盛之追早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早既斬嗣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早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冠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慕容恪擒冉閔 晉書

燕主慕容恪謂諸將曰冉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衆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實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度不冠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

涼主傳檀為一代偉人 晉書

後秦主姚興以傳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傳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碑豈足為多也

趙主劉曜雄武過人 晉書

劉曜武帝時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郤而有比樂毅蕭蕭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致公足道哉

道武帝設奇敗賀 北史

魏太祖道武帝皇始六年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陌肆為馳

海池水其夜慕容寶悉眾犯營煒又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跌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煒營外縱騎衝之寶眾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

魏神武臨敵制勝 北史

齊高歡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駁軍眾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聰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擢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屈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雖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其明智能如此

齊神武陳兵試弼 北史

齊神武沙苑之役杜弼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利以來遣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弼雖按不刺弼猶顛覆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顛顛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唐太宗却虜 唐書

唐太宗迎敵頡利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聞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

引還

唐太宗平虜 唐書

唐太宗即位四年李靖征虜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利驚退牙碛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當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確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矢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眾

唐太宗論敵 唐書

唐太宗既却虜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眾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師皆來謂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教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獲掌爾然朕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今仆撤卷鎧唱以玉帛虜志心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焉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

後唐太宗破虜城 五代史

後唐天祐五年正月李存勖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敏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戕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煩憐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繫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

同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畫旗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遼太宗遠戰取勝五代史

遼太宗耶律德光事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時後唐發帝清泰元年敬瑭反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敗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憂石即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

金太祖知兵勢金史

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

金太祖知兵勢金史

金太祖收國元年自將攻遼黃龍府進逼遼魯古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參右軍皆力戰裴崇銀術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幹性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敗走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遂北至阿魯崗遼步卒盡殲得耕具數千以給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其耕具獲之

元太祖絕金約元史

太祖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邊別襲殺其數人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祖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雄斷

英雄剛斷者

晉襄公墨衰敗秦師史記

秦穆公三十三年春秦兵襲鄭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

秦兵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

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遽秦兵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

靈王胡服習射史記

趙武靈王十九年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招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歷戰神農教而不殊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友古未

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滿則是鄉魯無奇行也俗
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則身謂之服便事謂之
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
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予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漢明帝斷改定禮制後漢

漢明帝問改定禮制之宜班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
集共議得天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變足矣

北齊道武帝勝北史

魏道武皇始二年九月質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

七

帝進軍討之太史令彪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討以甲子
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唐太宗止築障塞唐書

唐太宗時諷利擁兵親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
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
天也遷徙無常安甯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
祖命殯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
將亡矣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

唐憲宗不罷裴度唐書

唐憲宗時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裴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
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裴度刃三進斷韓制背裂中單又傷首
度冒輓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闕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臨

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頤反側憲宗怒曰度得全
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

宋太祖折徐鉉無對五代史

宋太祖之出師南征也南唐主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
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舌舌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
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
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
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
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六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
數百言太祖曰你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懷遠 懷遠人者

文帝致南越修貢史記

漢文帝元年遣陸賈至南越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
者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佗前日高后隔異南
越竊疑長沙王諱臣又逃聞高后蓋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
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
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
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
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
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

魏道武保境北史

魏道武稱帝時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患
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

苛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塵耗
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至太延中魏
德益以遠聞西域

明宗招來党項五代史

唐明宗時党項部落有大姓之強者各自率領明宗時詔以
邊置場市馬諸義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
遠入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酬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賞其
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主
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
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亦不
可止

集事類

受降

受納降服之人者

楚子受許降左傳

魯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
街壁大夫襄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

楚莊王釋鄭伯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
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

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弱以賜諸侯使臣妾
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改事君
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期望也敢不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旭入監子良出質

沛公受秦王符璽前漢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
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
人已服降之不祥乃以屬吏

隋文帝受陳後主降南史

隋晉王廣師師伐陳入據臺城送陳後主叔寶于東宮三月已
已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

集事類

十

宅以俟內外脩繕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焉使還秦書
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蒙榮絕文帝嗟歎曰一至於
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興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
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為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尚書
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
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自
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
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有文帝詔陳武文宣三
帝陵總給五戶分守之

梁太祖受唐懷英降五代史

梁太祖時唐懷英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出市聞
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

後從氏叔琮之弟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也
先鋒至武功擊虜以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以名焉賜之

唐僖宗受朱溫降 五代史

唐僖宗時黃巢友以朱溫為行營先鋒使數為河山中王重榮所
敗屢請益兵於黃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懷說溫曰
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與王
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
與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
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
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
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金忠

元世祖封宋主為瀛國公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五月乙未朔伯顏以宋主昀至上都制授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
宗於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徽濟宋平凡得府三十七州百二
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
威算阿木効力臣何功之有

明察 能察人善惡者

楚共王察筦蘇之賢 新序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
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
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

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
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遂
申侯伯出之境

晉景公不聽卻克報已怨史記

晉景公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接上觀而笑之所以然
者卻克優而魯使塞衛使眅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
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代齊景公問知
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齊威王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代國人不治於是召即

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

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魯言日聞然使使
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

弗知是子以幣厚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阿大夫及左右
嘗譽者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

漢光武不疑馮異 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三年拜征西大將軍破
赤眉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建願親帷
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新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自陳詔報曰將
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孫亮辯中鼠矢 吳書

吳主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邵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蓋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邵曰若矢先在蜜中外俱當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疎

孫亮察飴中鼠矢 吳書

吳主孫亮字子明孫權少子也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飴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飴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飴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藏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兒鞭

斥付外署

孫休察張布之奸 吳書

吳主孫休字子烈孫權第六子也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中講論道藝曜中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安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叩頭謝

唐太宗明師立不叛 唐書

劉師立始事王世充爲親將入唐遷左驍衛將軍或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召謂曰人言卿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爲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帛召入卧內慰勉待之如初

金世宗察夏主逼於權臣 金史

金世宗時夏國王李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廝嶺地與

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金帝以問

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知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既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

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赦及其黨與上表謝

太祖詰王仁贍宋史

太祖素知王仁贍名請於世宗以諫帳下乾德二年加左衛大將軍與師討蜀命仁贍為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劔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冠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訴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鞠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

元英宗鐵木迭兒元史

英宗時鐵木迭兒以趙世延嘗劾其姦諛以不敬下獄請殺之并究省臺諸臣不允英宗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害趙世延子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元英宗斥姦元史

元英宗時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帝問曰所賜為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耶遂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明法 明用法者

晉成帝不有任讓晉書

成帝時蘇峻反使任讓將兵入收劉超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選我侍中右衛讓不奉詔而害之及峻平讓與陶侃俱為傷庶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有遂誅讓

周武帝數赦顯三罪北史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後主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武帝至鄴都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逃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迥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高紹義顯武帝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州走

唐太宗賜幼良死唐書

鄭棄母攜妻妾是不孝外為偽主勦力內實通敵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

唐太宗賜幼良死唐書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勸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杖之百乃釋出為涼州都督肅不逞為左右市里苦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太宗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之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

唐太宗不私舊臣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龐相壽為濮州刺史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忤之欲斥還舊任魏徵諫曰秦有於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

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玄宗矜讓股利貞

唐書

唐玄宗周利貞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羅章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帝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

金海陵責相杖僧

金史

發帝海陵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金世宗疑獄雪冤

金史

金世宗時移刺道遷翰林直學士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軍器振膳成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賊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世宗曰鑑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

金世宗論刑如法

金史

金世宗有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歐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世宗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

金哀宗斬族子

金史

金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內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殺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

元世祖詔論如法

元史

元世祖時真定民郝興離殺馬忠忠子榮受與銀令典代其軍役中書省以榮納賂忘職無人之道杖之沒其銀事聞詔論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書省議之

元成宗捕僧離治

元史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賡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

京師中書省臣言宜捕逐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離治從之

元英宗示公

元史

元英宗時乞失監坐監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告之英宗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立法

制立法度者

始皇命除諡法改正朔

史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

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沛公約法三章 史記

沛公既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安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唐太宗立租庸調法 唐書文類聚

唐太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租絹一疋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升非委鄉田輸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

元世祖置登聞鼓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二年夏四月甲寅諭中書省議立登聞鼓如為人殺其父母兄弟夫婦冤無所訴聽其來擊其或以細事唐突者論如法

恤刑 憐恤犯罪者

穆王命祭公祥刑 史記

周穆王謂祭公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死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梁太子寬刑 南史

梁武帝昭明太子蕭統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獄事問左右曰是早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其獄不知所為具言於武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

唐太宗禁鞭背 萬年龜鏡

唐太宗即位二年帝常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鑿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金熙宗從寬恕 金史

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乃詔其民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

宋太祖恤刑 宋史

太祖晚好讀書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正從後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

宋太宗恤囚 宋史

宋太宗雍熙四年四月詔諸州郡暑月五日一條圍圉給飲漿

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

理宗禁殺無辜 宋史

理宗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遇將母擅與暴掠盛殺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元世祖減死囚罪 元史

元世祖特札魯忽赤合刺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八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世祖曰囚非群羊豈可逐殺耶宜悉配隸淘金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倉庫官盜欺錢糧請依宋法點而斷其腕世祖曰此即叩法也不允

元世祖諭詳刑法 元史

憲宗令斷事官牙魯忽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子燕視事

元世祖諭詳刑法 元史

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殺者手試刀斬之世祖責之曰九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不只兒錯愕不能對中書省臣言比奉旨此為盜者毋釋今竊數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議一犯者杖釋再犯依法配役為宜世祖曰朕以漢人徇私用泰和律處事致盜賊滋眾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輕殺人

元世祖諭重刑覆奏 元史

元世祖諭史天澤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元世祖命凡大辟待報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年五月丙子詔諭諸王相吾答兒先是雲南重

囚令便宜處決恐臨及無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須待報

元世祖禁沒人口為奴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年十一月戊寅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沒人口為奴及黥其面者

正罪 明正其罪者

魏孝文廢太子為庶人 北史

魏廢太子恂孝文帝之子也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畧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於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勸門防遏夜得軍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親杖恂引見群臣於清微堂議廢之禧亮

李冲積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

是國家之大禍朕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

太宗削道宗封戶 唐書

太宗貞觀中江夏郡王道宗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留士馬若林如使鞭跡環天下游觀不度未絕域之玩海表之珍碩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為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東賜多而貪不止碩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

玄宗誅韋后 唐書

景龍四年帝已弒中宗矯詔稱制玄宗乃與薛崇簡等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葛福順李仙童以押萬騎兵攻玄武門斬左羽林將軍韋擣中郎將高萬以徇左萬騎由左入

右萬騎由右入玄宗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其時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賴汝以死不然吾且及難

周世宗斬逃遁之將萬年龜鏡

後周世宗擊北漢劉崇何徽樊愛能引騎先道帝欲斬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諒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能熊之士百萬之衆安得用之帝御枕于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上責之曰汝輩甘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在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併誅之而給轎車歸葬有是驕將

金世宗詔海陵過惡金史

隋幸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初宿衛之上累求姑息不效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弊乃謂侍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以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揀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避之力也

金世宗正隆六年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海陵王過惡

弒皇太后徒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京宮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數十事

金世宗宥主罪奴金史

世宗大定一十五年十一月乙卯上幸東宮初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刺毛得之子殺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上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

興復國運中絕能復興者

夏少康復禹之績萬年龜鏡

夏少康夏后相之子也父以失國長而邑諸綸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光其謀以收夏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盤庚脩復成湯之政史記

殷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陽之故君廼

五遷無史屢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渡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周公舉蔡仲復封爵史記

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漢光武中興後漢

更始三年夏四月蕭王從蕭還過范陽命收整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怨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

紀盜賊日多群生危廢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按邯鄲北
州研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勝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
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
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
諸將復固請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
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指觀成業土壤從大王於矢石
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
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
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人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會時奇策
不可逆絕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即奉臣復奏曰識記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叩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羣下食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夏六月己未即皇

帝位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鄡為高邑

復國

復還本國者

惠公歸衛左傳

魯莊公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齊跪于秦殺左分
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
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襄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
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公子重耳歸晉國語

魯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及河子犯按公子
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然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
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

壁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
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所居所以興也
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關伯之星也是謂大
辰辰以成善后援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
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為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
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紀
也濟且東成必伯諸侯子孫賴之晉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
白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芮師甲午軍于
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
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
于絳即位于武宮

岳陽賈誼秦納夷吾史記

晉獻公二十六年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
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
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夷吾於秦
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
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
晉河西之地與秦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
邑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
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
是為惠公

秦穆公以兵送重耳歸晉史記

晉惠公十四年惠公卒太子圉亡歸立為懷公秦怨之乃求公
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

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孤突之子毛及腰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孤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孤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

勾踐歸越 吳越春秋

吳因越王於石室令其斲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吳王有疾越王用范蠡計而問疾求其糞而嘗之於是遂赦心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

今集卷本

王

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也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朕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抵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闕于此時萬姓咸歎羣臣畢賀

顧托

以國重事託付大臣者

漢武帝托霍光輔昭帝 前漢

漢武帝時霍光為奉車都尉時上年老寵姬鉤戈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蔡羣臣唯光可屬社稷上遇使黃門畫周公負誡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重意邪立小子君行周公之事光叩首辭讓拜則內林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諱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明帝托司馬懿輔齊王 魏書

魏明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託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遣宣王從河內出還事已施行宣王得前詔頻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詔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今集卷本

王

蜀先主托諸葛亮輔太子 蜀書

蜀漢昭烈不豫於永安病篤召丞相諸葛亮於成都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吳主托諸葛恪後事 吳書

孫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比翼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

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晉元帝托庾亮輔幼主晉書

晉元帝時庾亮為中書監及帝疾為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庾亮王宗右衛將軍庾亮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羣時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策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杜稷安否惟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

晉文以次子託武帝晉書

齊獻王攸文帝次子也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厓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位臨崩執攸手以授帝

前凉主托宋繇輔世子晉書

前凉主張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變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

宋明帝召庾回托後宋書

宋明帝時庾回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為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林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真此函不得復開庾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遂安王休仁人

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庾回謀誅之庾回以為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庾回懼而奉旨

齊神武咨委孝先北史

齊神武高歡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孝先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為托令軍旅大事並與籌之

唐太祖托克寧輔莊宗五代史

唐太祖李克用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永業與克寧曰以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政矣敢以軍

府頌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

金世宗托克寧輔太子金史

世宗不豫左丞相徒單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主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嚴正名分肅止同處擅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完顏襄為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克寧奏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

設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寧宗

太宗命高品質德恭宋史

太宗雍熙元年詔以趙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封安之郡侯判
濟州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判沂州諸弟皆隨赴
治所令高品質衛紹欽送至州常奉外戚給錢三百萬命起居舍
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任二州通判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
歷郡善裨贊之苟有關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端拱元年進封
德恭安之郡公

宋高宗命孝宗即位宋史

高宗元懿太子薨未有後而孝宗已生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
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遣
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禮時多艱零落可

宋高宗命孝宗即位宋史

宋高宗命孝宗即位宋史

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可以慰在天之靈紹興三年春選帝子禁中
帝讀書彊記天資特異已亥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三十二年
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昀初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嘗以諭
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甲戌御筆賜字元永乙亥丙
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丙子遣中使召帝入禁中面諭之
帝又推遜不受即趨側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再三乃止
於是高宗出御殿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側立不坐
內侍扶掖至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遽興
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
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禁焚香
高宗半皇聖謝再且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賑恤

以粟救饑恤民者

秦穆公餽晉粟左傳

僖公十五年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
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秦穆公予晉糴四語

晉饑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
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
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薦饑道也
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
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不予而

秦穆公予晉糴四語

秦穆公予晉糴四語

天子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若予之以說其
衆衆說必咈於其君其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即
日泛舟於河歸糴於晉

衛君雪寒賑貧 事文類聚

昔衛君重喪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
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為君而不知
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漢獻帝作糜賑饑 後漢

漢獻帝時李傕郭汜為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穀一斛
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獻帝使御
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愈多帝疑賊郵
有虐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

於是尚書今以下皆諸省閣謝奏收俟文考實詔曰未忍致放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

漢獻帝親給饑民 晉書

漢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次出大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

文帝遣使賑貸貧民 魏書

魏文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賑貸之

梁太子賑賜衣帛 南史

梁武帝太子蕭統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因命非衣藏膳

每霖雨積雪遺腹心左右周行問巷視貧困家及有泥離道路以米密加賑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歛則為備棺而給之

金世宗賑貸饑民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三月帝初開闢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糶者貸之有司以貸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上至長春官聞之更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石抹元禮鄭達卿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

宋哲宗大鑿賑民 宋史

哲宗元祐二年大鑿甚民凍多死詔加賑恤死無親屬者官瘞之

宋哲宗發粟紓民 宋史

哲宗元祐三年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

宋哲宗給繫囚薪炭 宋史

哲宗紹聖四年令諸獄置氣樓涼窓設漿飲薦席紐城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高宗賑民決獄 宋史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不受朝丁丑雷丁亥免湖州增丁所輸絹夜風雨雪交作辛卯詔江浙官民戶均輸和市絀帛丙申大雨雪給三衛士行在貧民錢及薪炭命常平賑給輔郡細民諸路監司決獄

宋孝宗命茂良卹民 宋史

魏茂良宋孝宗時歷拜參知政事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賑濟或謂救荒平糶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

茂良以為淮南民久未獲業饑寒所逼萬一哺致過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變論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也之力也

寧宗賑給貧民 宋史

寧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蠲兩淮租稅士貧黎州變寇逃官軍戰却之乙巳蠲白陂湖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辛亥以久雨振給臨安貧民

寧宗賜貧民醫藥 宋史

寧宗慶元元年臨安大疫出內帑錢為貧民醫藥棺斂貧及賜諸軍疫死者家

宋寧宗因災賑民 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二月辛丑雨土三月丙寅雨雹戊辰

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操要已已兩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

夏四月辛巳詔有司賑恤被災居民死者給錢瘞之壬午下

自責詔樞密院嚴禁衙班直及諸軍管押焚燬之數癸未避正

殿減膳甲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火者治以軍法內降錢十六

萬緡米六萬五千餘石賑被災死亡之家辛卯詔以風俗侈靡

災後官民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

服用

宋寧宗因旱賑民蠲賦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十一月庚申蠲潭州民舊輸黃河鐵錢丙寅

太白晝見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庚寅復免臨安府民身丁錢

三年辛丑雨土癸卯金道訖石烈員來賀明年正旦是歲浙西

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賑之仍蠲其賦

宋理宗寬恤宋史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癸酉以久雨詔大理寺三衙兩浙運司

安府諸屬縣權酒所凡贓賞等錢罪已決者一切勿徵毋錮留

妻子自是霖潦寒暑皆免

理宗命收養遺棄宋史

理宗淳祐九年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

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

元世祖刻石頌德元史

世祖以撤吉恩為北京宣撫時山東歲歉請於朝而發粟賑

濟又奏蠲其田租帝皆從之民刻石以頌德

元世祖詔恤饑元史

唐仁祖字壽卿長元人世祖時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遷

陽飢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

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偕以大口給之

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

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卹民而已何卹爾言卒以

大口給之

元世祖詔免賦役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五月乙亥詔免民代輸茶軍戶絲銀及伐木大

戶賦稅負前朝官錢不能償者毋徵主守失陷官錢者杖而釋

之陣亡軍及營繕工匠無丁產者量加原給

元世祖給遠戍亡家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八月甲寅詔太原新倉軍遠戍兩川城可憫

恤諭樞密院遣使分括粟粟給其家

元世祖撫治饑民元史

世祖至元十六年六月癸卯以昭兆肇昌通安等十驛歲饑供

役繁重有貧民子女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

元世祖詔贖饑民元史

世祖至元十八年八月壬辰以開元等路六驛饑命給帑帛萬

二千匹其需妻子者官為贖之

元世祖發粟濟饑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四月火兒忽等所部民戶告饑帝曰饑民

不收儲糧何為發萬石賑之

元世祖輟上供米賑民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尚書省臣言近以江淮饑命

行省賑之吏與富民因緣為姦多不及於貧者今杭蘇湖秀四州復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帝是其言

元世祖速賑流民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世祖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即敕江陰等路給粟以賑

元世祖免宋故主租稅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以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元成宗賑河東之民元史

成宗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

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為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聽民採捕

元成宗賑京西之民元史

成宗大德十一年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十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際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免

元仁宗命明善賑恤元史

仁宗特元明善為翰林直學士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縣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

元仁宗給米鈔賑民元史

仁宗延祐四年二月丙寅以諸王部位脫火赤之亂百姓貧乏給鈔十六萬六千錠米萬石賑之

元仁宗減河南租稅元史

仁宗延祐五年六月辛卯御史臺臣言昔張瑄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畝墾增糧數派毒生民已嘗奏言矣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諸稅則減半徵之制曰可

元文宗納言發粟賑饑元史

文宗天歷二年夏四月丙辰河南賑訪司言河南民饑食人肉事覺者五十一人餓死者千九百三十一人萬七千四百餘人乞弛山林川澤之禁聽民采食并官之令及括江淮僧道餘糧以賑從之江蘇行省言池州廣德寧

國太平建康鎮江常州湖州慶元諸路及江陰失州饑民六十餘萬戶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從之

賦稅 田賦稅課之類

元太宗與楚材定賦元史

元太宗時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耶律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食

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製造聚費官物十私八
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爲定制

元世祖止覈稅課元史

元世祖時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
錠阿合馬尚以爲未實欲覈之帝曰阿合馬何知事遂止

元成宗諭勿刻民元史

元成宗帝語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成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
培植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元英宗遵舊制元史

元英宗時宣徽院臣言世祖時見吉刺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
時增爲三千今請增五千英宗不計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
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

祖舊制

賤貨

不好尚財貨者

哀帝以王嘉忤旨詔獄前漢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御史封還帝益董賢戶詔事上乃發怒召
嘉詰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
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
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
著問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舉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
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速者何對狀嘉免冠謝
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光祿勳馬官光祿大夫龔勝勳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

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簿以應國罔
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
尉詔獄

唐太宗斥萬紀唐書

太宗時權萬紀爲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
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之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
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

玄宗焚錦繡珠玉唐書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戊戌禁采珠
玉爲刻鏤器玩珠繩帖緇服者廢織錦坊

元世祖却大珠元史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春回回李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數價鈔
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是錢以賙貧者

元仁宗寶善元史

元仁宗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驚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唯
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元仁宗寶善元史

元仁宗時詹事府官詹全獻奏請遣使采之元仁宗曰
所寶惟賢琴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
售美珠者元仁宗曰吾服御雖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
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慈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露財相
導言者漸而退准東宣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
鞍卻之戒諭如初

出寵

放出寵愛宮女者

明帝出宋棹與廷集

宋棹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患危為群臣進諫請出宋棹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遜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宋哲宗出宮女

哲宗紹聖二年是歲蘇州夏秋地震桂陽監慶雲見出宮女九十一人紹聖四年紹行荒政移粟振貸出宮女二十四人

徽宗出宮女

徽宗崇寧元年京畿京東河北淮南蝗出宮女七十六人崇寧三年諸路蝗出宮女六十二人大觀二年同州黃河清出宮女

徽宗出宮女

七十有七人政和元年慶州芝草生秦州瑞麥連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蠶成繭出宮女八十人政和二年成都府蘇州火出宮女三百八十三人政和三年江東旱溫封滋三州火出宮女二百七十有九人政和四年相州野蠶成繭出宮女六十八人政和五年平江府常熟州水出宮女五十人政和六年冀州三山黃河清出宮女六百人政和七年三山河水清出宮女六十八人重和元年江淮荆浙梓州水出宮女百七十八人

哀宗出宮女

金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為后皇太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為妻

去邪

斥去不正之人

唐高宗流義甫於嶺州

高宗永徽中李義甫拜宰相既主選無品鑒才而給塗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負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稅法多過失朕為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為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默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揚行賴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率府長史洽于牛備身洋及婿

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内外乃安

唐穆宗敗皇甫鎛

憲宗時皇甫鎛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敗鎛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

宋太祖徙畜蠶者

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蠶者三百二十六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真宗皇帝繼恩

真宗時王繼恩以事太宗有功為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太宗在南唐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甚厚繼恩名譽聚聞或言繼恩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繼恩院僧舍為期有潘閬者能詩詠實樂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其宗初繼恩奏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絀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官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詔其為集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點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資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

宋神宗繼恩安石

宋神宗熙寧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嘆

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免湯刃不免此不足詒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宜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求免行錢太重人情恣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佺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元順帝遠竄伯顏

元順帝至元四年脫字大用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

便是時其伯父伯顏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憚人放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貨之於師吳其方自博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日與之處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即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至元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賴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為賴訪使特別見怯不花

亦為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曰別見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見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盡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侯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端坳悉為置兵伯顏見

之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繼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命又召瑪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九方齎赴柳林已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遂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

除奸惡

能除奸邪之臣者

舜誅四凶 史記

今集事卷六

聖

帝鴻氏子掩義隱賊奸行凶惡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子皞道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舜乃派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吳主誅琳 吳書

孫琳廢主孫亮迎立琅邪王孫休即位為丞相荊州牧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琳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街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待中與琳分省文書或有告琳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琳琳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也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官將

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延就林曰琳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琳欲反有微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琳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諺言明會有變琳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琳益恐戊辰臘會琳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琳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琳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琳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琳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琳叩頭曰願徒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從朕胤呂據琳復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此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琳首令其眾曰諸與琳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弟聞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孫峻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琳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琳同族特除其屬籍

今集事卷六

聖

琅邪王斬和士開 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齊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掘漿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為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合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東不聽士開入發士開雖為領軍恒性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人上臺至是果

驗

唐武后誅宋俊臣

武后時宋俊臣拜左臺御史中丞素與衛遂忠善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辨始王慶說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強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問者不肯通遂忠直入樓見俊臣耻妻見辱已命歐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廢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驛志遂忠發其謀右肅正臺中丞吉頊言詔俊臣下獄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項從武后游苑中因問言臣為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豈賊也

唐玄宗斬長孫昕

尚何惜初俊臣屢持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外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皆著牀瞑矣爭扶目視肝醢其肉頃更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舊籍沒

唐玄宗刺殺李輔國

唐玄宗時李輔國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輔國于道內侍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歐辱之條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

唐代宗刺殺李輔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事高力士及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唐肅宗起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因勸肅宗即位由是親近令判元帥唐行軍司馬任以版督事凡四方章奏軍行禁寶

委之肅宗還京拜輔國爲殿中監封成國公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代宗在東宮憤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涸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

元世祖誅桑哥

元世祖時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專擅朝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弊爲貨而貶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賞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網紀大壞人心駭愕至元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鄴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桑桑哥專權賈貨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觀於行殿世祖以問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誅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並起召亂在旦夕非誅之恐爲陛下憂留中貨伯頌亦嘗爲世祖陳其奸欺人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

元仁宗令鞠問沈明仁

元仁宗時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賄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決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嚴問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惡其嚴鞠之

除權臣

能除弄權柄之臣者

魏邵陵厲公誅曹爽

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謁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奏太后廢爽

凡弟時引馬認及昭將兵陣闕下經英門英帳下督嚴世上樓引擊將射或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英將濟言於懿曰智莫若往矣懿曰英與範外親內疎必不能用於是假司徒高柔行大將軍事領英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儀與將濟勸兵出迎魏主也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及臣升于御牀曰託以後事今大將軍棄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專權作威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逐繼志日甚伺候神器人懷危懼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羣臣皆以英有無君之心不宜典兵宿衛奏可令罷奏義訓吏兵各以列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伺察非常桓範果勸英奉天子幸許昌桓範微天下兵英不能用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

集卷六

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為富家翁桓範曰坐御威吾族矣遂奏帝與等友狀已具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騭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

周武帝殺宇文護

北史

周武帝時宇文護為大司馬晉國公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儻屬縱恣莫不盡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建德元年冬月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舍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入禮護謂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垂垂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璽自後擊之墮地又令

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所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

金宣宗誅高琪

金史

木虎高琪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十人長宣宗貞祐初累遷拜平章政事未幾進拜尚書省右丞相興定二年詔集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時蔡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宣宗曰與其臨城局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高琪自為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已頗頹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

集卷六

河北陰置之死也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刺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

除逆

除去大逆者

宋桓公殺南宮萬

左傳

魯莊公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還大半得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擊公子奔蕭公手御訟
奔亮南宮牛侯侯師圍臺冬十月蕭叔大心及貳武宣殺莊
之族以昔師伐之殺南宮牛子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廷侯奔
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其一日而至宋人請侯獲于衛
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
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
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累之北及宋
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晉侯殺里克 左傳

晉侯殺里克 左傳
晉侯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堂會齊驪明立晉侯晉侯
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
三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穆王殺申歸 左傳

穆王殺申歸 左傳
晉文公十年初楚范巫裔以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
強死城濮之役王恩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
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南公漢沂江將入郢王在
省宮丁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
於司敗也王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
關宜申及仲歸

宋孝武帝誅劭濟南史

宋孝武帝文帝子也初元凶劭劭與弟濟弑通及劭入武庫
并中副隊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斯
將劭至殿前劭見之劭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又人何為

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常見枉發不從作賊又劭於
蕭斌斌見劭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亡遠徒不質曰去一之左
旂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被殺顧太
尉江下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昔與劭頗有何太
罪劭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下王義恭更乘車
為之龍旁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嫌劭殺其四子
語南平王劭曰此何有哉劭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
至於此劭濟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與氏賜死於
廷尉臨刑謂劭丞江格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
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殺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
也濟妻楊氏升楊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
誅其餘子女妻廢並於獄場死投劭濟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

宋元帝誅劭王偉 南史

宋元帝誅劭王偉 南史
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股故基止於御床之
所為亂兵所殺劭腹刺心劭割其肉諸將生啖之焚其頭骨脂
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
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楊氏于江
宋元帝既克侯景有王偉等通周侯雅高辭米仕魏為行臺郎書後高
澄以高招之偉為景報書其文甚美高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
豈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為景謀其文極其諛諂及行其
逆皆偉創謀也景敗侯氏士鑒俱走相失濟陽中直清成主黃公善會
送之見王羅漢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親謂曰
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顯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
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偉辯大嘆意其具之命

出以狗倖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倖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倖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陽嘗見辱於倖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倖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倖慙而退及呂李略周石珍輩置倖送江陵倖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元帝不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被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倖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刺其腸顏色自若仇家憐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吳主楊行密刺朱延壽五代史

朱延壽者楊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田頔及安仁義之將叛也

朱延壽

五代史

行密疑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

元仁宗誅阿木哥元史

仁宗延祐五年六月時衛王阿木哥以罪貶高麗術者趙子玉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潛謀備兵罷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至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誅之

元順帝殺李羅帖木兒元史

李羅帖木兒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七月與老的沙合禿堅帖

木兒兵同犯關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於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李羅帖木兒既入朝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木兒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兵屯東鄙魏澤齊吳豫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云何李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六

群書集事

卷之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七

后妃門

母儀

為天下人母之儀範者

虞妃助舜 列女傳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嬖僻能誦柔之奉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恭有姦意四獄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親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怠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

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竊更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父弟繁怙之與二嫂譖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昊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庾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

尊事畢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祐

契母能教 列女傳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姊妹浴於玄丘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姊妹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存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頌曰契母簡狄教仁勵翼系知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盡母有力

姜嫄教稼 列女傳

棄母姜嫄者邵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人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感之覆之乃置置寒水之上飛鳥偶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棄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田稼穡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若農官更國邠地遂封棄於鄆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種教民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成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懷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為

帝佐母道既畢

啓母明訓 列女傳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
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各禹為天
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頌君子謂塗山疆於教誨詩云暨
爾士女從以孫子注之謂也頌曰啓母塗山繼配帝禹辛壬癸
甲禹往敷土啓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湯妃賢明 列女傳

湯妃有教者有契氏之女也故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
教訓致其功有契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
理之人卒致王攻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

亦無愆殃

迷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最善其有契之謂也頌曰湯妃有契
賢行聰明勝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慈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

三母與周 列女傳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
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迂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
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
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日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
口不出教言能以胎教浚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大
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履
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
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醫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姒子之時必慎其感感於善則善
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

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文仁
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
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
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
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
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
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
天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頌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興蓋
由斯起太姒最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其大矣

衛定姜哀泣送婦 列女傳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
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
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
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
曰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
孫林父孫林父之謂也又曰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
可是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
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
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衍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
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

尋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轉也使主杜稷大夫聞之皆懼
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轉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
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詎有罪
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
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衛事先君而暴妻使余
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繹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
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國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
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
也頌曰衛如定姜送婦作詩思惠惠泣而望之數練獻公得

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瑞誕

祥瑞見而誕生者

劉后紫光滿室 南史

齊高帝劉皇后諱智容祖玄之父壽之並員外郎后母桓氏夢
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氏笑
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時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
見其上掩謁如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為子求婚酬許已定后
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
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高帝

丁嬪神光之異 南史

梁武帝丁貴嬪諱令先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

劉惠明廬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
光為名相者云當太貴少時與隣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
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
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鏡則貴嬪也又丁
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
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瘰之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

郝后赤光照室 南史

梁武帝武德郝皇后父暉早卒后母宋文帝尋陽公主也方艱
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巫言此女光亮乃
於水濱被除之后幼明慧喜讀書讀史傳宋後廢帝將納為后
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郝氏並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

于武帝

靈后赤光四照 北史

魏宣武靈皇后胡氏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
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
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勿過三人知也

蕭后雲氣 南史

齊穆宗后蕭氏父知禮內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雲氣蔽郁久
之幼有儀則帝居藩納為妃

徒單后紅光燭庭 金史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加駙馬
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
以明珠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

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

蒲察后紅光被體金史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之始生有紅光被體後時不退就養於
漢冀國公主既長孝謹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為金源
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
兩虎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問慶雲見于日側觀者異之后
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書為文

吳后紅光徹戶宋史

宋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父吳近以后貴累官武翼郎贈太師
追封吳王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
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
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官人謂侍康之徵

李后鳳集宋史

宋光宗慈懿李皇后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李道之中文初后
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中湖北
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
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封榮國夫人進定
國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

誕異 誕生之時而有奇異者

章后龜應南史

陳武帝章皇后諱要兒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
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尤采五色曰二年有徵及期
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

並紅日每有蕃功之服則一爪先析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
早卒後乃聘后

劉后黃衣入室金史

顯宗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
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
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為東京留守因繫絙見而
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忿睚之色大定元年
選入東官時年二十三

貴相 有大貴之相貌者

薄姬當生天子前漢

薄姬初在魏豹宮中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

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
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
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於宮後生
文帝

鄭后當生天子唐書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陽人或言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
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為侍人錡誅沒入掖廷侍懿安后
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為光王后為王太妃及即位尊為皇太
后太后不肯別居故帝奉養大明宮朝夕供省候焉

符氏聲貴五代史

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
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以具事

漢為河中節度使已快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言以知吉凶守貞
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而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
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難哉於是決反而漢遣
郭威討之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后走匿求不得遂自殺
漢兵入其家后凝然顧軍士曰郭公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
太祖聞而奇之以歸彥卿世宗聞后如此益奇之劉夫人卒遂
納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后

福遇

有非常之福而相遇者

寶加誤置代籍 前漢

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
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寶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頗如趙近家籍

今集卷七

九

其主遣宦者更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
籍奏詔可當行寶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讓迺肯行至代
代王獨幸寶姬生女嫫嫫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
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
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寶姬男最長立為太子

趙女遇武帝 前漢

孝武鉤弋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
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拔之手即時伸
而正得幸號曰拳夫人後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
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
亦然過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夫人諱死昭帝立追尊為皇
太后

杜后生齒 晉書

晉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在
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替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
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李后得幸於齊庫 北史

魏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碩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
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資質美麗太武南
征永昌王仁山齊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
與其家人送平城宮文成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
齊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時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
之別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後諡曰元皇后葬金陵
配饗太廟

今集卷七

十

謝后更容 宋史

宋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賢惠
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壞后嘗躬親汲汲初深甫為相有援
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
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憐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
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案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
山眾以為后妃之祥憐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瘵良
已膚皴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
及入官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
亦皆竊語曰不立賈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立后

賢德

何為善而有德者

周宣后脫簪待罪 列女傳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汝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公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頌曰嘉茲姜后厥德

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為夙夜崇道為中

興君

宿瘤化行隣國 列女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眾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遺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

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

汝隨使前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已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厥服而衍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聲不能言王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天節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去於節儉若茨不剪桀紂不飾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厭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太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

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

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逐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與語諫諍甚明卒升后位多聲光榮

穆姬告公教弟 列女傳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棄於秦秦與之秦饑請棄於晉晉不與秦遂與兵與晉戰復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

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弘與簡雍乘經復薪以迎旦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姊妹不能相教以奉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公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樊妃諫獵不食野味 事文類聚

楚莊王夫人樊姬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

王威之而勤政事

許后奉案 前漢

孝宣帝立許婕妤為皇后生太子昌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月淺從官車從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恭養後被霍夫人遣女醫淳于衍毒殺之

班姬辭輦 前漢

漢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轎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諸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

皇后坐殿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其共與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陰后固辭尊位 後漢

後漢光武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及即位立為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郭后廢立貴人為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譴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焉

馬后大練 後漢

後漢明帝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明帝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思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博慈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陳露反以為綺殼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綈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嘗幸苑園離官后輒以風邪露露為戒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

皆在側請曰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當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意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感悟夜起仿徨遂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曰此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政寵敬日隆及帝崩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不許詔曰九言事者皆欲順朕以要福所傳政事帝防微防弱氏不令在側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從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故以馬氏比朕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書帛布無奇重之飾有欲身舉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勉但笑言太后未時然前通漢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陳水馬如游龍金頭木練頭項正白額視卿者不遠矣故不加禮恩但施而己矣以應其心而猶爾忘無憂國忘家之慮

卷之七

七

如臣等若君兄親屬中吾豈可上負先帝之帝省詔悲歎復重旨下野先人之德重慶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今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得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且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賞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孰矣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執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然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藏室器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

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太后寢疾不信巫祝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

鄧后錄冤救旱 後漢

後漢和帝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無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辭焉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誠難及也每有讎會諸姬貴人輒自脩整簪珥光采桂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途巡後對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見后德稱曰盛不知何為遂造詛欲以為害帝嘗寢病危甚

卷之七

七

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進對后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佑而當獲罪于夫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彘之譏即欲飲藥以身代帝明日帝瘳陰后以平蠱車廢后立為皇后辭讓者三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和帝崩殤帝立尊為皇太后臨朝太后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赦除諸犯妖惡及馬寶家屬所被禁錮者為平人減服御珍膳廢麗難成之物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帝猶臨朝政以宗門廣大賓客于禁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永初二年夏京師旱觀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

考自誣竊由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官澍雨大降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梁后任賢誅惡後漢

後漢順帝順烈梁皇后大將商之女也為貴人轉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姦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立為皇后后既少聰惠深曉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每月月見謁輒降服求愆帝崩后無子美入虞氏子炳立是為中帝帝崩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冲

帝尋崩復立質帝

帝尋崩復立質帝帝猶秉朝政時楊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歛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

太后守義

魏太祖武帝宣下皇后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燕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求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豈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太后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備及清河長公主劉夫人死太后哀之甚

方諸外人傳云公至夫人之側如故太后則曰此何人可哉諸子夫人不願又不應太后知行在後門外無可入太后既為嫡加有子餘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少行常時使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丁亡后請太后謂許之乃并許城南後太妃病困自慮不起問我母所在太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令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王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綈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

太后念姑

魏文帝文昭甄皇后文帝夫人也后之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父逸卒甄恭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凡謂后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文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饑

之不如以殺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后年十四喪中兄嚴悲家過制事寡嫂謙敬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頗留一子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父母感后言涕涕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紹納為子庶妻妾氏亡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安席盡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更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悅悅大軍還鄴后朝宣武皇后望臨座悲喜感動左右宣武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

卷七

九

前病如昔時因邪吾時小耳十餘日即差嘆嗟曰此真孝婦也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郭后慕順 魏書

文德郭皇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水壽宮以孝聞是時崇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進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頭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恭謙明德馬后之為人

郭后霖雨不移許昌 魏書

文德郭皇后文帝后也入東宮時有寵約文帝得為嗣是有謀焉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水壽宮以孝聞是時崇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進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頭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恭謙明德馬后之為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父永後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居聞之初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遷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勸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待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群臣莫

卷七

十

敢復言

張后省視宣帝 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張后寵衰罕得進見司馬懿嘗卧病后往省病懿曰老物可惜何煩出也后慙惠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懿驚而致謝乃止

王后孝教 晉書

晉文帝王皇后諱元姬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既笄歸于文帝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

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致陞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
浸潤不行

王后貞正 南史

南宋太宗明皇帝明恭王皇后諱貞風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
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奴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
即位立為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勸笑后以
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悅
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
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

沈后孝約 南史

陳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后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
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

魏太武保母 北史

魏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
進退以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
所生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養內
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善於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
果

寶保母恩訓 北史

魏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
進退以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
所生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養內
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善於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
果

過

文后節儉 北史

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年十六文帝納為妃及帝即位以大統
元年冊為皇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
仁恕不為嫉妬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
及武都王茂存焉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
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繼后別宮出家為尼悼
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
計思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秘禁外無知者六
年春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虜為悼后之故興此
役帝曰豈有百萬之眾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
顧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龍首手敕令后自盡后奉敕揮
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
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
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為落髮事畢乃
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為龕而葬神柩將入
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
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
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常山公主為夫納妾 北史

陸昕之容貌柔謹後魏宣武時歷充青相三州刺史尚常山公
主獻文皇帝女也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公主
並為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廢而皆育文公
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為後子彰事公

主壽祿承仙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無男以子彰為兄乃過
自生矣

皇后避室 北史

北齊神武帝遜於孀婦欲娶其女而未決帝后妻氏曰國家大
計顧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
曰彼將有覺顧絕勿顧意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
袍一縷手縫我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
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楊后無妬 北史

周宣帝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后性柔婉不妬忌四
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嗾其善妒度實後后
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通令自引

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閭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辭帝

尊后為皇太后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入禁中侍疾及
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
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
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慨愈甚隋文內甚愧
之開皇初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獨孤后憫囚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性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

獨孤后貸弟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其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咒詛於后坐當死后三
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蠱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為妾身請
其命陀於是滅死一等

長孫后不願私親據權 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慈觀書雖容儀不少
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此雖司農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說
不對后兄無忌與帝本布衣交以休命為元功帝將引以輔政
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禁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
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為戒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
諭令年讓帝不獲已乃聽

王后遺令 唐書

唐順宗王皇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雅又深抑外家無
毫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貽崩遺令曰萬物之理必歸
於有極未亡入嬰霜露疾日以哀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
獲美其何所易易與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號政服二十

朱母戒子 五代史

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官中非朝暮臨無輒哭無禁
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樂樂侍醫無加罪陪紼如舊制
梁太祖朱全忠母王氏初全忠與兄存俱亡入黃巢為盜從巢
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全忠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
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母王於劉崇家使者至門母惶恐走避
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全
忠所以然母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全
忠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曰朱五經平生讀書
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
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全忠莫知其故母曰朱
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繼續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

之乎金忠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母每誠之多賴以全活

劉夫人譙讓五代史

後唐李克用劉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克用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

王淑妃尊教曹后五代史

後唐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賈梁故時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漱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

李氏諫止武宗五代史

後漢高祖劉知遠皇后李氏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

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責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尤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

述律后止攻幽州五代史

遼太祖皇后述律氏簡重果斷有雄畧晉王李存勗欲結援以叔母事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以為謀王吳王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由是耳吾以三千

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因而歸我矣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

烏林答皇后自殺金史

金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甚得婦道肅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肅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為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酒醺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諸德以為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後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鵝良玉乘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已由是忌刻之心頗解后不妬忌為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願宗生後由記心不移后嘗有病

世宗為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為視疾不知者必有卑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為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妾所為惟欲已厚也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為我轉諸東獄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為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做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達此言者我死後於真中觀汝所為眾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為之所防護其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聞即自殺

徒單后慈訓 金史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素謙謹每晨其家世宗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綃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貫他所應費用庫奉之母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傳睦九族恩紀皆洽尤惡聞人過諛佞之言無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書溫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何徇嘗識諸姪口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國報勿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母持吾之責輒肆非違以干國家

宣宗一日妹并國夫人嬖淫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家素素重一節宜厚宜節財用勿以吾為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尔之私室家人有以玉孟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賜子有度今尔以此為獻何以自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尔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為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還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明昌二年正月朔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謚曰孝懿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已所生慈訓無間

王后睦族 金史

宣宗明惠王皇后於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盤撰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荆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昇我兒婦邪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扶掖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如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邪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侍王至涕泣慰撫之

荆國公主循禮 宋史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燕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

必以私鑒告者果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貫之璽封越宿部冀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函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殺五六人帝聞遷命內侍督諸縣選兵以衛主車其後君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又笑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臨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精十有四人今獨存太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

宋史

宋史

邀賞邪資白金三十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接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誡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水數襲而已吾後當亦如是皇祐三年薨年六十四帝臨奠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議獻穆徽宗改封荆國政和改獻穆大長帝姬

楊淑妃擁佑仁宗

宋史

宋真宗楊淑妃父知儼知儼弟知信隸禁軍為天武副指揮使妃年十二入皇子宮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進婉儀仍詔婉儀升從一品位昭儀上帝東封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為脩儀妃與之位幾將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章獻無所忤章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已間後加淑妃真宗崩道制以為皇太妃始仁宗在乳保章獻使妃護視凡起居飲食必與

之欲授以諸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

楊德妃辭父官

宋史

宋仁宗楊德妃天聖中以章獻太后姻連選為御侍封原武郡君進美人端麗纖敏妙音律組紉書藝過目如素習父忠為侍禁仁宗欲加贊權妃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倖倖恐落左右訾議之端帝悅命從居肅儀殿

魏國公主奉姑

宋史

魏國大長公主吳宗第二女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詵詵母廢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廬病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館服玩極其華綺主以不得侍宣仁於寶

慈宮居常怆然

宋史

慈宮居常怆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曰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慈聖光獻皇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妬忌王詵以是自恣營貲官至是帝命還詵官以慰主意皇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久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為診脉親持粥食之主強為帝盡食賜金帛六千且問所須但謝復詵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輟朝五日

曹后救蘇軾

宋史

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為必死慈聖光獻曹皇后遽豫中聞之謂神宗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探至於詩

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為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試由此得免及朋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高后為弟辭官 宋史

宋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弟士林為內殿崇班供奉父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復先后家比辭之

高后復行仁宗之政 宋史

英宗高皇后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聽政司馬光呂公著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差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運茶鹽之禁舉過弊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聞之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

仁宗之政矣

高后却蔡確獻諫 宋史

宋英宗高后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諫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視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

高后女中堯舜 宋史

宋英宗高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既被斥折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邪若復爾吾即斬汝媼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

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高后不私族黨 宋史

宋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故宰相敏中曾孫也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其慶壽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漬上下之分不敢從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教向族勿以女實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閣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易駕獨訣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傳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

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開寶召故老寬徯恩兵愛民崇倫之舉

則喜見于色建隆六月即還政明年正月崩

陳后毀瘠 宋史

宋神宗欽慈陳皇后幼穎悟莊重選入掖庭為御侍生徽宗進美人帝崩守陵殿恩顧舊恩毀瘠骨立左右進粥藥揮使去曰得早侍先帝願足矣未幾薨年三十二建中靖國元年追冊為皇太后

高后誦蔡確 宋史

宋哲宗立英宗高皇后聽政時蔡確坐車蓋亭詩讀嶺表高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以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

遂之耳此宗社大計茲邪怨謗所不暇恤也

高后召問設施所宜宋史

宋哲宗嗣位尊高后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脩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夜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仁狀者戒中外毋苛飲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且令亟陳可用者

高后譙不御殿宋史

宋哲宗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高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宜所當御就崇政足矣

高后遇外氏轉宮宋史

高后遇外氏轉宮

宋史

宋哲宗上元登宴后母當入觀高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復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官掖先

孟后執禮宋史

宋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初哲宗既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而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軍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孟后迎康王即帝位宋史

宋哲宗皇后孟氏師靖康初瑋華官火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為元初

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逐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還宗室士優及內侍郭成章來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為元祐太后又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

孟后譙謹宋史

宋哲宗孟皇后性節儉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幸南昌斥賣

孟后譙謹

宋史

私絹二千匹充費尋詔文書應奏者避后父名不許群臣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忠厚直顯謨閣臺諫給合交章論列后聞即令易武命學士院降詔戒忠厚等不得預聞朝政通貴近至私第謁見宰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后未嘗陳請

王后恭儉宋史

宋徽宗顯恭王皇后德潤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六月歸于端邸封順國夫人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欽宗及崇國公主后性恭儉鄭王二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巨闕妄意迎合誣以開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祕獄交驗果無一跡獄止后見帝未嘗一語輒及帝憐然憐之大觀二年崩

謝后戒弟宋史

孝宗后謝氏性儉慈感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

年不為第淵以居後世其即后嘗戒之曰土上化行亦修吾亦躬服薄衣其謙抑遠修

謝后減膳平宋史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程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晉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躋年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為傳旨立貴妃為皇后復姓謝氏性儉慈減膳羊服浣濯衣尤宗立尊為皇太后

謝后不妬忌妃宋史

宋理宗既立謝后賈貴妃竊寵貴妃薨謝后以色進后處之裕如略不介懷太后深賢之而帝禮遇益加焉理宗崩度宗立咸淳三年尊為皇太后

謝太后榜諭群臣宋史

宋徽宗公即位尊謝后為太皇太后太后年老且疾大臣屢請垂簾同聽政疆之乃許加封五代太后以兵興費繁痛自裁節汰慈元殿提舉已下官省決案錢緒月萬平章賈似道兵潰陳宜中上疏請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豈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懼先削其官後乃寘法貶死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國家三百年待子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難偷生尚何人為亦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書省即與轉一資負國逃者御史覺察以聞德祐元年六月初日食既太后削聖福以應天變丞相王倫老病陳宜中留夢炎庸懦無所長日坐朝堂

相爭疾而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遺書宜中母使勉之十月始還朝太后又親為書召復入尋母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報先帝德乎貴等亦罕有至者是月大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陸秀夫等詣和不從宜中即率公卿請遷都

太后不許宜中痛哭固請不得已從之明日當啓行而宜中倉卒失奏夜是宮車已駕旦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軍中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校也朱幾大元兵薄阜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潛相引去二月辛丑大軍駐錢塘宋亡瀛國公與全后入朝太后以疾留杭是年八月至京師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

太后禁止擾民宋史

仁宗車駕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熟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教禁止之

弘吉刺后不受獻田元史

元裕宗徽仁裕聖皇后伯藍也怯赤一名闊闕真弘吉刺氏生順宗成宗先是世祖出田獵道過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其世祖從覓馬渾女子曰馬渾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渾欲世祖世祖既去嘆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于世祖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后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嫺婦侍昭慶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瀾廁所用紙亦面

擦今柔軟以進一日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織金卧褥世祖溫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為賢何乃若此耶后跪答曰常時不曾敢用今為太子病恐有濕氣因用之即時撤去成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時徽政院後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曷敢私之即命中書省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語之曰若欲求官耶汝自為之勿以累我也其後弟果被黜人皆服后之先見

忽都皇后禮節自持 元史

順帝伯顏忽都皇后李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為皇后性節儉不苟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與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后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時巡

金史卷之七

卷之七

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帝嘗問后中政院所支錢糧皆傳汝旨汝還記之否后對曰妾當用則支關防出入必已選入司之妾豈能盡記耶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闕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崩年四十二奇氏后見其所遺衣服敝壞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其樸素可知

奇后訪問前賢為法 元史

順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初徽政院使禿滿迭兒進為宮女主供茶飲以事順帝后性類黠日見寵幸后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為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飢后命官為粥食之又出金銀粟帛命資正院

使朴不花於京都十一門置冢葬死者遺骸十餘萬復命僧建水陸大會度之

賢識

所為善而有識見者

文夫人不亡懷仇 左傳

魯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亡懷讎我及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秦文善處列女傳

懷藏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圉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藏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

秦文善處列女傳

卷之七

晉之妾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因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君子謂懷藏善處夫婦之間頃曰晉圉賢秦配以懷藏圍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衛夫人知伯玉車聲 列女傳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閑味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因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尔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轡轡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衛姬善觀人君之色列女傳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審威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闕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

令集事

下

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齊夫人知禮列女傳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驛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

備禮以爲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離房之中結其衿縞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視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怠視之衿縞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頌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惟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綉縹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欲制也今立車無輶非所敢受命也野處

令集事

下

無衛非所敢受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輶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輶衣服綉縹既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綉縹既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禮載節甚公避嫌遠別繼不洽容載不並乘非禮下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宮女識法章戰國策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宮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宮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宮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

嫁者非吾種也行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齊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齊后破環戰國策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推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衛女忽許不能救父列女傳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難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

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事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太威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依河而南至楚立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立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作詩云載馳驅馳歸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頃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楚夫人明見列女傳

鄧曼者楚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聞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於谷群師囚于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威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虧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母虧王薨於行國之禍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頃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諸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感而必素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尹夫人能別真偽史記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漢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刑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張后殺婢晉書

晉宣穆張皇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初司馬懿辭曹操之命託以風痺懿嘗曝書過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后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

張妃自殺晉書

符堅妻張氏明辯有才識晉大元八年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廷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鷄鳴者不利行師犬群鳴者官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噪衆鷄夜鳴伏聞厥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尹氏戒子用兵晉書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也謀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闕冀非望蒙遜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無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逮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

段妃知太子柔弱晉書

慕容垂既僭位稱燕王拜其妻段氏元妃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雅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諒必不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杜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

守杜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袁后知子南史

宋文帝袁皇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掇幔禁之乃止

靈后願生皇子北史

魏宣武靈皇后姑為尼時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后有安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為充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析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家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

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為元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克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踐阼尊后為皇太妃後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

婁氏知人 北史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

齊武后知命 北史

齊武明皇后高明嚴斷雅遵倫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轉

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進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良久

王貞公主請去主 唐書

王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廢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

張后泣救柳王 五代史

梁太祖元貞皇后張氏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防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

欲護人賴以復金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彼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來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及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冤卿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奴至此若不辛汴州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

太后止隱帝臨兵 五代史

漢隱帝與郭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柴氏識太祖貴相 五代史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挾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

孟昶母先知 五代史

西蜀王孟昶母李太后常為昶言王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昶即起進李昊等伐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謂昶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兒兒取中原如反掌而後昭遠果敗

李皇后識子奇聞 金史

金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天輔間遷京士族女子有安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藏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人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為比丘尼

號通慧圓明大師正隆六年五月后崩

鄭氏受托立哀宗 金史

宣宗吾睹補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託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聞龐氏陰發機禁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歎歎夫人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她可以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是為哀宗始啓戶出后她發喪

曹后嚴青苗 宋史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神宗因赦行之

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為安石所持遂不果

喬妃酌別韋氏 宋史

宋徽宗喬貴妃初與高宗母韋妃俱侍鄭皇后結為姊妹約先貴者母相忘既而貴妃得幸徽宗遂引韋氏二人愈相得云市北遷貴妃與韋氏俱至是韋妃將還貴妃以金五十兩贈高宗安曰薄物不足為禮願好護送姊還江南復舉酒酌韋氏曰所善重保護歸即為皇太后妹無還期終死於朔漠矣遂大慟以別

韋后貸金歸梓宮 宋史

韋太后高宗母也聰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宮太后恐其反覆呼使者集然後發橫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子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

賢能 所為善而能理事者

姜氏謀遣重耳歸晉 晉語

晉公子重耳之出也過衛而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惠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而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

無貳尔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交矣公子幾矣

集解

史記

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享國三十一王晉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公子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慶乎舅犯走且對曰無所濟子未知死所誰能與對狼爭食若克有濟公子無亦晉之系嘉足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繆嬴求立夷臯 史記

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賈季曰不如其弟欒黶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封晉受其賜不封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

衛夫人與妾敬順 列女傳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褻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殺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其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

集解

史記

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無怠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尔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憐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褻君子曰二女相讓亦成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頃曰衛宗二順執行威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慙慙請求出舍終不肯聽禮其間暇

趙后善問齊使 戰國策

齊襄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

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何有君故有問今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微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為其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樊姬掩口新序

樊姬楚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責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

馮姬當熊前漢

漢孝元帝馮婕妤上幸虎園關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便得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

筆中熟後為傳昭儀所譖飲藥而死

吳夫人向井救騰吳書

吳夫人吳主權之母也初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於是許婚夢月入懷生策夢日入懷生權孫策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向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劉氏手疏救文達晉書

前趙主劉聰后劉氏名娥字麗華為太保段文也幼而聰慧嘗文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數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

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脫情性存為方貴殖尊寵之儀拜為后將起鵠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文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俄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傳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鵠儀非患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士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外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念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此得風疾

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
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偽諡武宣皇后

庾氏勤儉

南史

庾氏齊豫章文獻王疑妃也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
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庾氏常微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
出入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
而香潔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妬
思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丁嬪流膳

南史

梁武帝丁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駁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
飾衣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
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

尤精淨名經

柳后決事

南史

陳宣帝柳后美容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
先娶吳興錢氏及即位拜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
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宣帝崩始興王叔陵
為亂後主賴后與吳媼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官
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北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志創不
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
主之教實皆決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后性謙謹未嘗以
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

孟妃拒賊全城

北史

魏任城國太妃孟氏者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孝明帝時澄為

揚州之日率衆討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
史韋續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皆之逆順於是咸奮
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還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

王后保嗣

北史

魏平文帝皇后王氏年十三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
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于后后帝於懷中呪
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
都於溫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
為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
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賴復大業后之力也

獨孤匡諫

北史

隋文帝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每撫平自守及周宣帝崩隋
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
勉之及帝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
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
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
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贊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
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帝退朝而同反宴殿相顧欣然后
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

唐括氏佐帝

金史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諱多保真父石批德微官只巫者也后
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饗之里道于
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昭肅時為
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為古迺聞后性度如是乃為之使

同幹米伐伍國蕭部景祖便后與劉孫為質於拔乙門而與
同幹襲取之遂主以景祖為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
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明日枚數其人既為無一不中其肯綮
有醉而喧以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
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
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
耕耘刈獲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
勵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蕭宗比皆從會極被敬達借米是時已有
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力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叔散
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
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極散達怒乃解其後叔散兄弟起兵來
攻當是時蕭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焉春與叔散戰于北

隘甸部人失東寬逃歸祖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為憂會
康宗米報捷后乃喜既而叔散敗達皆降后不姑忘開略女工
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為有文夫之度云

金肅宗后戒子出師 金史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母后后曰汝邦家
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為
壽即奉后出門酌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
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

徒單皇后稼穡圖 金史

金廢帝海陵皇后徒單氏海陵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
朕一物大是珍異卿試觀之即出諸絳囊中乃田家稼穡圖后
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為獻朕其賢

之

劉后保護仁宗 宋史

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
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官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
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若美令左右賜以
珠璣帔首時潤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
請帔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
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
有司別製入香衣柱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銀器曰尚方
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純繻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
欲効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先是小臣方仲
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

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有潛臣劉緯者自京西還
言在庾有出膳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魯張知白
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羨餘進哉后稱制凡十一年
自仁宗即位乃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
以輔其德於是設隆崇政殿之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
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而天下惕然畏之晚稍進外家任內官
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兄子從德死
姻戚門人廝役拜官者數十人御史曹修古楊偕郭勸段少連
論奏太后悉逐之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
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為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
焉

章獻后養仁宗為子 宋史

宋仁宗諱祫真宗第六子也大申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在
機柩章獻皇后以為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即位所生母
李宸妃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
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

劉后通書

宋真宗欲立修儀進德妃劉氏為皇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帝卒
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為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后性警
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
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事以對

曹后聽政

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仁宗慈聖光獻曹后拊鞠周盡適人為
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飭諸門鈴寢於前召皇子入

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帝感疾請權
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
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
奏日數十一能記綱要檢扼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
借宮省肅然

全后念民

宋度宗全皇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
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大元兵自羅鬼入破全
衡永桂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
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照安府顏品女已致
聘矣大全敗罷亦罷去臺臣論當大全當置別選多族以配太
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其處貴富

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帝問曰
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
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
甚令宜配家嫡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十一月詔封永嘉郡夫人
十二月冊為皇太子妃弟永堅等補承信郎直秘閣度宗立咸
淳三年正月冊為皇后

貞烈

守正有光烈者

伯姬歿火

列女傳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
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
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
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
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
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
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必避
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母至
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
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
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
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
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
婦人不得傳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不
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

夜失火保傳不備速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楚夫人見疑自殺列女傳

鄭秋者鄭女之贏勝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晉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晉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晉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晉遂一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豈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嗣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豺心忍

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晉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晉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日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自黑顧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忿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晉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為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信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

能壽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頃曰子晉先識執節有常與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成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

越姬死義列女傳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於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圃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

聽政事終而能改平霸天下妻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節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王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聞死為樂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觀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拔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衣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構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濞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孤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

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安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
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遂姬竟不能死王
弟子閔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
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羅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
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尔同死越姬之謂也頌曰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群臣嘉美維斯兩姬
其德不此

息夫人之楚自殺 列女傳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
人而納之於宮楚王以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
死而已何至自苦安無須更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他生
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李士

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
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令而葬之
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
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
雋貞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
死不顧列於貞賢

楚貞妻死節 列女傳

貞妻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望夫人漸臺之上
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
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
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
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納男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

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永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
取符則水大至秦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
生厥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妻君子謂貞妻有婦節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頌曰楚昭出遊留妻漸臺江
水大至無符不夫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王后自焚 前漢

孝平王皇后莽女也立歲餘平帝薨崩莽立宣帝玄孫嬰為
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及莽即真以顯女為定安公政
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
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金莽欲得傷家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
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監往問疾后大驚
答報其旁持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逼也及漢亡莽誅

李士

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李昭儀自殺 蜀書

昭儀者漢後主劉禪姬也蜀降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異
者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符登妻死節 晉書

東晉武帝太元十一年前秦主苻登妻毛氏壯勇善騎射登為
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
戰殺傷甚眾眾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
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
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王氏拒逆遇害 晉書

晉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姿節太子既

發居于金墉行請絕婚惠風環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焉屬將妻之惠風拔劍拒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呂纂妻自殺

後凉主呂纂時為弟超所弑妻楊氏美艷有義烈與侍婢十數人縊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蕭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且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貴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

馮后投火

魏文成皇帝文明皇后馮氏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

樂浪王氏

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謫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槨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

慶妻仰藥

郁王子慶世充既僭為號降慶許為郁國公後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發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貼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親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

洛妃與夫同穴

襄城王洛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聘為妃未幾而洛妃被廢妃脩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從逆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洛妃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洛妃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南陽公主絕夫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之世以此稱之及宇文述及誅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晉王德所敗士及自齊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

常准主神色

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位亡不能報德雪耻決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隋深威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證謂主曰字文化及躬行弒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郎將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剝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離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石妃慢罵被殺

梁亡唐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雅妃石氏有

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

孟母不食而卒五代史

西蜀王孟昶知祥第三子也宋太祖乾德三年降至京師母李氏為人明辯帝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是時昶卒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

淳欽皇后斷腕遼史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朵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柩

楊淑妃赴海宋史

宋度宗楊淑妃初選入宮為美人咸淳二年進封淑妃推恩親屬幼節等三十四人進秩有差生建國公昱宋仁皇走溫州又

走福州

李

走福州衆推為主冊妃為太后封弟昺為衛王昺僞容俞氏所生也至元十四年大軍圍昱於海上明年四月昱卒昺代立十六

年春二月昺投海死妃聞之大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正為趙氏祭祀尚有可望爾今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其將張世傑葬之海濱

貞節

正而有節操者

齊女守衛君之喪列女傳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第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閑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繼刺卒守死者

趙女摩笄自盡史記

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過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為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楚夫人拒辱自守列女傳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言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若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國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施架異中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親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

有如先殺妻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作贏與共保
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
贏勇而精盡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四此
之謂也頃曰閭閻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贏自
守堅故專一君子美之以為有節

黎夫人貞壹自守列女傳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
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聞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
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
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
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躬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候君

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

節及母傳母勸夫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唐姬自誓後漢

唐姬漢靈帝子辯妻也帝崩辯襲位董卓廢為弘農王卓乃置
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醢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
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唐姬及宮人飲酒
別酒行王悲歌姬亦抗袖而歌曰天道易兮我何樂樂萬歲
後將夫汝兮適此女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命不延
中土續身為帝兮命不延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命不延
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姬歸鄉里也
父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催破長安遣兵鈔關東害得姬催因
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感

恪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

江妃受鞭南史

宋南平穆王劉劼妃江氏生三子敬猷敬深敬先及樂薨前發
帝景和末年召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過之江氏不受命謂曰
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
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

宇文后忠魏北史

魏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產之日有雲氣滿室芬
氲久之忽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
慰人意廢帝之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志操明秀帝
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既廢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盧妃為尼北史

盧氏賜斛斯微塵首垢面長齋不食矣

任城王湝子也妃盧氏賜斛斯微塵首垢面長齋不食矣
微放之乃為尼

楷妃不屈北史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
器幹場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
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
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
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于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
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過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徒
之百餘詞色彌厲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
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侮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廢德公主自縊唐書

廣德公主宣宗女也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與帝食怒折匕筋帝曰此可為士人妻乎更許琮尚主琮為黃巢所害主泣曰今日誰不獨存賊宜殺我

王妣殉帝

唐武宗王賢妃善歌舞狀纖頰類帝每吸苑中妃必從袍而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觀者莫知孰為帝帝稍感方士說欲解藥長年後寢不豫妃嘗謂親近日陛下日燎丹書我取不死膏澤消禍吾獨憂之俄而疾侵妃侍左右帝執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願與汝辭帝曰陛下大福未父安語不祥帝曰脫如及大漸妃悉取所常貯散遺官中帝崩即自經墜下官中皆義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

上官妃自誓牛節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靈龜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迎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誦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非乎時自刺刎衆遂不敢驕

曹后自焚

石敬瑭兵犯京師唐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曹太后曰事急矣宜以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

聰慧

聰明而智慧者

宣后志

高祖宣皇后父毅為周上柱國尚武帝婦襄陽長公主后生髮無過頸三歲與身等謂女戒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異他甥後聞楊堅受周禪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拯舅家禍毅遂掩其口曰毋妄言亦吾族

節儉

陳后撤燕肉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有數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祖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怒而不問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精明帝等冬月猶無綿襪

帝奉膳甚厚后每撤去燕肉曰於我過尺矣

文明馮皇后戒膳

魏文明皇后馮氏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素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巷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蟻在焉后舉匕得之成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

獨孤后節儉

隋文帝獨孤后雅性儉約不好華麗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官中稱為二聖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世英妻織成衣領官內亦無

潘后戒族屬華侈

宋真宗章懷潘皇后后繼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謁禁中服

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凡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賽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周貴妃疏食 宋史

宋仁宗周貴妃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稍長遂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

魯國公主悉屏威具 宋史

仁宗女魯國大長公主下嫁左領軍衛大將軍曹詩主性儉節於池臺苑囿一無所增飾十年夏旱曹族以主生日將威具為壽主曰上方損膳儉樂吾何心能安悉屏之

高后止營大第 宋史

宋神宗立尊高后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屢欲為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繕營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

鄭后改製冠服 宋史

宋徽宗鄭皇后本欽聖殿押班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賜之后自入宮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崇寧初封賢妃遷貴妃有異寵徽宗多費以詞章天下歌之王皇后崩政和元年立為皇后將受冊有司創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冠珠費多請命工改製妃時舊冠又乞罷黃麾仗小駕鹵簿等儀從之恩澤皆弗陳請

章后喪葬給費 宋史

宣和章皇后徽宗之后也性節儉有司進金甌壺太后易令用塗金宮中賜予不過三數千所得供進財帛多積於庫至是喪

葬之費皆仰給焉

勤儉 勤勞而儉用者

曹后務農 宋史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為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饔飧飛白書

昭慶皇后收用棄物 元史

元世祖昭慶順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為皇后嘗於太府監支絹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為絢以為衣其親家比綾綺宣徽

羊騰皮置不用 後取之含縫為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

院羊騰皮置不用后取之含縫為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世祖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眾皆歡喜爾吉刺皇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眾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偏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時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弘吉刺皇后為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卹使之便安可也后退益厚待之胡媚舊無前裕世祖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即益前裕帝大喜遂命為式又製一衣前有裳無袵後長倍於前亦無領神

綴以兩襟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做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

昭獻皇后親操井曰元史

元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名答已弘吉刺氏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答宗后燕邸及潮河順宗俱在侍稍長世祖賜女侍郭氏後乃納后為妃生武宗及仁宗性聰慧歷佐三朝教子中侍女皆執治女工親操井曰

孝 善事父母者

除后恩父母流涕後漢

先武陰皇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懼性仁存多給遺老幼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

鄧后不食鹽菜後漢

和熹鄧皇后和帝后也年五歲祖母愛之自為剪髮護傷百類忍痛不言左右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由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夜勤業恭誦經史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與詳議和帝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及為太后而母新野君有疾太后自侍疾及終盡憂哀毀

永豐公主哀慕盡禮 北史

隋文帝時秦王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

東光縣主哭父嘔血唐書

紀王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婢之及父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始武后殺諸王妃皆棄後之神龍初詔州縣求訪皆得陪葬昭獻二陵主聞之感動而卒初其子曰為我謝親戚醅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為舉哀詔褒揚之

徐國公主母疾號慟宋史

徐國長公主神宗幼女也母曰欽成皇后始封慶國進封其蜀徐四國年及笄猶處聖瑞宮侍母疾晝夜不暫去藥餌非經手弗以進迨疾革號慟屢絕左右不忍視宗寧三年下嫁鄭王瑋美之曾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失黨數十百人竄徙

親義 親愛兄弟宗族者

蕭后求弟 唐書

得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淮記有弟帝為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白見之太后謂貞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從鄭坊始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為叛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感之會聞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自鄭坊召洪下獄按治乃代人詔流驪州不半道賜死擢本贊善大夫寵贈三世帝以為負不淹旬賜累鉅萬然太后貞弟蕭本庸懦莫能自達本始得某

家系士良主之遂聽不疑歷衛討卿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
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參治非是昭義
劉從諫又為言請與本辦有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郇維問乃
皆妄本派愛州弘儋州而太后終不獲第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七

宋書

卷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八

后妃門

識見

識達事理而明見者

姜氏遠慮 左傳

魯成公十四年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
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止
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麟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
無不驚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靈實於戚而甚焉

晉大夫

齊夫人明於事理 列女傳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
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姊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
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
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
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
讓也誠福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
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
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聰
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
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文明王后知鍾會必亂

晉文明王后有知人之明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居守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

段元妃姊妹立志不凡

後燕主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為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李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甥季妃姊妹俱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

昭成皇后誠子防姦

魏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皝之女也初魏高祖納皝妹為妃未幾而崩皝後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狹送后皝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泰明王后性聰敏多智專夕理內每事多從初

李壽妻

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誠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為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魏道武帝位配饗太廟

愍皇后為述志賦以自寄

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歸之女也煬帝為晉王文帝為選妃於梁卜諸女皆不言歸乃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冊為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立為皇后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救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焉

竇后勸高祖獻馬

唐高祖竇皇后工為篇章規誠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初煬帝時高祖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蓋以獻從得之

速罪無益也不聽後果坐譴乃數奏鷹犬異駒煬帝喜擢高祖將軍因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

劉夫人諫太祖飲軍還鎮

唐太祖李克用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朱全忠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劉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染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飲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

藝能

昭君琵琶寄恨

漢成帝時王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胡太后手筆斷決

魏明帝胡太后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勿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

尔朱太妃善射

齊神武彭城太妃尔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妻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尔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鵲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為尼神武為起佛寺天保初為太妃

文藝

有學問文章者

越夫人去國哀歌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文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
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
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羣臣垂
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
心曾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
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為
凌玄蜃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翻兮雲間任所兮往還
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謫天飄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
心懨懨兮若割淚滋滋兮雙懸又哀矜曰彼飛鳥兮為鳥已迴

卷之五

四

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娥何居食兮江湖細復翔兮游颺去去
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
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遠遙兮難極充
悲痛兮心惻腸十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
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
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

貴嬪善賦 晉書

晉左貴嬪名芬銑中侍御史雍之女也兄思辭藻壯麗常著三
都賦貴嬪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中拜
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文辭清麗觀者稱美

長孫后著書 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嘗采古

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持家使與
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原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
檢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帝以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

徐妃屬文 唐書

唐太宗徐賢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八歲曉屬文帝聞之
召為才人手未嘗釋卷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厚得
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為連珠詩以見意永徽中卒贈賢妃

文妃諷歌 遼史

遼天祚皇帝文妃蕭氏小字瑟瑟三年冬立為文妃生蜀國公
主晉三教盧幹尤被寵幸以紫冊加號承襲善歌詩文且亂作
日見侵迫帝敗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
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塞邪之勝兮

卷之五

五

取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指身可以朝清漢兮夕
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
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
潛蓄兮爪牙兵可憐佳代兮秦天子猶向官中兮望太平

攝政

攝行朝政者

庾后以成帝幼冲攝政 晉書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
冲宜依漢和帝憲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
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
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
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

太后抱帝攝政 晉書

晉穆帝永和元年時帝年二歲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

訓誡 以言辭誡人者

郭后戒親戚 魏書

郭皇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承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後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強與他人婚也后姊子孟武不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獨孤后戒公主順事舅姑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尔等當識之

郭后訓帝審覽筆疏 唐書

唐憲宗郭皇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及武宗即位喜畋游角武行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武宗一日請曰如何可為威天子郭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威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什等不敢橫賜矣

蕭后戒帝欲不可縱 通史

遼聖宗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蕭氏誠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街衢之變過遺子孫其深戒之

明惠王后嚴訓 金史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為淑妃及妹立為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為皇太后號其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為皇太子有違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橫楚

宣后戒諂 金史

點檢徽合輦教義宗駙鞠宣宗后傳旨戒之云汝為人臣當輔主以正額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使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為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

宣仁后戒純仁導父道 宋史

英宗宣仁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曹太后戒神宗 宋史

宋神宗立尊光獻曹皇后為太皇太后神宗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請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太后戒高宗 宋史

宋徽宗幸賢妃高宗母也高宗建炎改元尊為宣和皇后後尊為皇太后高宗還宮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早恐防驚幾又嘗謂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此之分而使人間言易以入也

遺命

臨終以事囑人者

文明王后屬子晉書

晉文明王皇后武帝授禪尊后為皇太后太后有疾既瘳帝與弟齊獻王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歎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疾恒有憂戚之容故太后臨崩流涕謂帝曰執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

長孫后遺言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疾太子欲請大赦既度道人拔塞災會爾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爾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宜宜以吾亂天下法及大漸與帝決時玄齡小謹就弟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妻家以恩澤進無德而操易以取禍無以外戚預政妻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因山為塋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雖死無恨

杜太后遺教宋史

宋太祖母昭憲杜太后治家嚴毅有禮法生懿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愛王光贊皆燕國陳國二長公主周顯德中太祖為定國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太夫人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入走

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眾皆賀太皇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咽不能對太后固問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

書臣晉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官人掌之

機變

遇事而能機變者

武后賜醫續賢唐書

則天既立為后高宗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奏鳴鶴曰風上逆廷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恣曰是可斬邪體寧刺血處邪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為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續賢以賜侍醫其變詐如此

婉兒激帝得免唐書

上官昭容名婉兒天性韶警善文章武后有所制作若素稱自通天策掌詔命按麗可觀唐中宗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婉

兒與武三思通節愍太子舉兵叩肅章門索魏兒魏兒曰我死當沙索之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魏兒登玄武門避之會太子敗乃免

李昭容起帝避棟折 五代史

昭容李氏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梁太祖病甚寢方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

吳后給賊 宋史

宋高宗吳皇后嘗以戎服侍帝左右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者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

不私

不以私親而害法者

獨孤后正法 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

奢侈

驕奢侈用者

東昏侯妃輸金 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渡梁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達塘濱皆

陳廢

劉貴妃恃寵驕奢 宋史

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為紅霞帳遷才人累遷嬪好婉容高宗紹興二十四年進貴妃頗恃寵驕後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之命取為枕妃懼撤去之

嗜好

甘於口味者

楊妃荔枝 唐書

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

太真妃吸露潤肺 事文類聚

太真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苑口吸花露以潤肺

遇寵

受君恩寵愛者

李夫人致漢武帝追思 前漢

李夫人本以倡進兄李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嘗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其後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子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必欲見之夫人遂

轉鄉歌款而不復言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猶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侍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施愛施則恩絕上所以孽孽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追思閉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上念之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僂坐而步又不得就枕上愈益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惻惻其來遲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趙飛燕致漢成帝寵愛前漢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

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嬖好貴領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好皇太后嫌其所出微其寵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棊漆砌皆銅背黃金塗白玉階帶帶往住為黃金鉤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頗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恩王衍孫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洪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其昏夜平善鄉晨縹緲欲起因失衣不能言畫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幸成皇帝產子子限不見司諫解光奏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不克其車哀帝時王莽廢之北宮尋有為人自說

胡貴嬪致晉武帝寵愛晉書

胡貴嬪名芳武帝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嬪居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鴻臚令司馬羣策拜芳為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餘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安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始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穠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黃花致齊後主寵愛北史

齊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輕霄面顰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弘德夫人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為皇后

馮妃致齊後主寵愛北史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淑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點能彈琵琶工歌舞齊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

遂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諱按國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失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發入帝救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挈夫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以作舍人以此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韓曜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聞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楊妃致唐玄宗寵愛唐書

楊貴妃始為壽王妃開元中武惠妃薨後廷無當玄宗意者或

言妃美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得華善歌舞曉音律者為儀體與皇后等三姊皆美帝呼為嬪出入宮掖聲燭震天下它日妃以謫還第比中及帝尚不御食怒督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送妃所帝命分御膳賜之力士知旨是夕請妃還妃馳入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慰良渥由是愈見寵幸後復得謫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白婦人過忤當死何惜官中一席廣為缺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賜之妃因中人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悅遽召入禮遇如初

楊妃兄弟貴顯唐書

楊貴妃兄鉅鉞劍既貴顯三姊亦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恩寵氣

勢震天下四方獻餉結納其門如市五家第人懸豆糜官禁率一堂費錢千萬見宅第有勝者輒壞後造務以壞後所誇帝所賜奇珍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瀾若萬花川谷成錦綉其遺銅隨鳥瑟瑟璣玕狼藉于道者聞數十里

楊氏二姨俱受唐玄宗所封事文類聚

楊貴妃有姊二人皆有才貌唐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號國八姨封秦國歲給錢千貫以為脂粉之費

周國公主蒙宋理宗所愛宋史

周漢國公主理宗女也母賈貴妃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生而甚鍾愛初封瑞國公主改昇國開慶初公主年及笄詔議選尚宰臣請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欲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承

周震炎廷謝曰公主適從屏內親見意頗不憚帝微知之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還太后姪孫鎮尚主權鎮左領軍衛將軍駙馬都統進封公主為周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為主起第嘉會門飛樓閣道密邇官苑帝常御小輦從官人過公主第特賜董役官減三年磨勘工匠犒賞有差明年進封周漢國公主拜鎮慶遠軍承宣使鎮宗族姊妹皆推官加封寵異甚渥七月主病有鳥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擣衣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無子帝哭之甚哀謚端孝鎮官節度使云

溺愛感溺於親愛者

高后遺命授呂氏兵權前漢

呂太后臨朝稱制殺宗室王諸呂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

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官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虎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會稽公主以水陳帝

南史

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宋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官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樓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子徐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安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

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文明后寵王叔

北史

王叔字洛誠齊武帝永明初文明太后臨朝叔因緣見幸趨給事中進爵中山王又拜叔妻丁氏為妃叔女妻李冲兄子梁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叔與張祐侍坐殿所親及兩李家文夫婦女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叔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綹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武后縱薛懷義

唐書

唐武后幸薛懷義遂負幸昵氣蓋一時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恩最劾其姦懷義命左右歐之幾死弗敢言默嚙犯憲提十八將軍兵擊劫後厭入禁中陰募力少年千人為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武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堂上選懷義怒焉迨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即棄馬去矩以問武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初悉投放醜裔懷義備矩俄免官

遼太祖皇后為愛第三子李胡

金史

遼太祖皇后為愛第三子李胡太宗天顯五年立為皇大弟蕭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崩於藥城太后聞世宗即位大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為安端劉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

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害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願立汝汝自不能矣

市寵

莊飾求媚以邀恩遇者

趙合德巧粧見寵

事文類聚

漢馮萬金善歌宣帝時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悟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樊嫔進言合德容貌成帝召入宮合德新沐青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帝為薄眉號淡山

黛施小朱號情米粧左右噴噴嗟實帝謂合德為溫東鄉曰吾
老星鄉矣不能効武帝求白雲鄉也

趙飛燕歌舞見愛事文類聚

漢成帝微行過河陽王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婕妤欲立飛燕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里語
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上書奏收繫獄後論為鬼
薪成帝步大液池起瀛洲樹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簪繫
玉腕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帝令左右持其
裾久之風止裾為之皺后曰帝恩我使仙去不得他日官姝或
襲裾而皺號留仙裾

宮人以材伎取媚事文類聚

魏文帝宮人有最所寵者曰李嫺樹薛夜來請向衣妝巧笑四

人日夕在側嫺樹乃製蟬鬢綠紗如蟬翼巧笑以妬錦絲作粉
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潘淑妃塞帷候帝南史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
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抵
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陳氏為佛法禱病五代史

昭儀陳氏少以色進梁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
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為愛已
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寺

陰助

神靈陰中相助者

宋文后陰救沈美人南史

宋文惠皇后亡後常有小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
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
嘗聞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若若有靈當
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
釋

丁嬪神助南史

梁武德后酷忌遇丁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功
者丁波遇雖嚴益小心祇敬后嘗於供養經案側髣髴若見神
人后心獨異之

祥兆

吉祥先見者

長孫后應卜舊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父晟見世民曰此奇子不可以不圖婚嫁必
女歸世民後歸望萬主庶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
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焉地類也之泰是天地
交而萬物通也又以相天地之宜歸婦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
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世民為帝乃立為后

李宸妃完釵宋史

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錢氏為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
班殿直初入宮為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
有娠從帝臨砌臺王叙隆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
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夢徵

所夢之事有驗者

薄姬夢龍據實 前漢

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雲夢山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懷然憐薄姬是日自欲幸之對曰昨暮龍據實會言上曰是貴徵也緣幸有身誠中生文帝

王后夢日入懷 前漢

孝景帝王皇后母臧兒生兩女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笑而臧兒卜筮曰兩女貴欲倚兩女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官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

王后夢日入懷 前漢

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太子即景帝帝立栗姬子為太子王夫人幸栗姬以怨怒太子廢而憂卒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即武帝也

王后母夢月入懷 前漢

元帝后王氏名政君母李氏有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意父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乃教書學鼓琴宣帝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入掖庭為家人子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政君入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

鄧后們天 後漢

漢和帝鄧皇后嘗夢們天陽陽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

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陽夢及天而略之斯皆聖王之前占言不可言又相者見后徵焉曰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編喜而不改宣後為皇太后臨朝天下治安

權母夢日入懷 吳書

吳主孫權母吳夫人孕而夢日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姪策夢日入懷今也又夢日入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李后夢龍枕膝 晉書

晉孝武母李太后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俱大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料十年無子帝令卜者應謙筮之曰

以房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成晉室乃令善相者召諸愛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膝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房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黑龍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

高夫人夢日化龍 北史

魏世祖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躡於牀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

胡后夢坐玉盆 北史

齊後主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

帝以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

吳后夢仲決骨 唐書

子 175-245

隋高祖皇后初入掖庭蒙幸忽感厭不傳肅宗問之對曰妾神降我介而飭快我骨以入始不能堪屬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生之三日玄宗臨饌之孫體孱弱員姆嫌陋更取它兒以進玄宗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女宗曰非尔所抑趣取兒來玄宗見嫡孫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玄宗還蓋當內樂宴具顯謂力士曰可與大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狀

王后父夢二玉梳化月金史

宣宗皇后王氏中郡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徽時嘗夢二玉梳化為月已而生二后及後有芝生于樞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詔諸王求氏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與龐氏偕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為元妃姊為淑妃龐氏為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牛純后無子養哀宗為己子貞祐二年

金史卷八

王

年七月賜姓溫敦氏立為皇后受封之日大風暴集黃氣充塞

天地已而后發可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名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寡將誰訴焉后遂劫有司京誠設粥與冰藥

李妃夢日逼已宋史

太宗妃李氏乾州防禦使英之女也太祖開妃有容德為太宗聘之開寶中封隴西郡君太宗即位進夫人生皇女二人皆早亡次生楚王元佐妃嘗夢日輪逼已以裙承之光耀徧體驚而寤遂生真宗

李后夢羽衣投胎華文類聚

宋章懿李后仁宗之母也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雲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乃幸有娠明年誕生仁宗而幼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

中皆呼為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李后夢日墜宋史

寧宗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元宗為恭王慈懿夢日墜于廷以手承之已而有娠生帝乾道四年十月丙午也

感應 感通應驗者

張后吞葛蒲花南史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少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數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葛蒲花尤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葛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王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金史卷八

王

章后祠聖宋史

章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勢刃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遇難 遭遇患難者

愍后入虜北史

隋煬帝愍皇后及宇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寶建德建德妻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並使出家并后置於武強縣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賀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于京師賜宅於興道里二十一

年殂

楊貴妃馬嵬引訣

唐玄宗既寵楊貴妃安祿山以母事之來朝必宴踐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嬖罪玄宗欲以主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路祠下累尸以紫茵瘞道側帝自蜀還道過其所使祭之詔改葬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悲感

何后知危

唐昭宗光化三年皇后何氏從帝獵夜歸后遣德王還邸遇劉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遇劉季述等挾王陳兵召百官賜帝內

李德裕

李德裕

禪后恐賊臣加害天子即取璽授季述與帝同幽東宮賊平友正天復中會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賊手矣涕數行下帝威權既去左右皆悍逆庸奴后侍膳服無須臾去側至洛帝忽與后相視無死所已而遇弑

安妃死厲

五代史

晉安太妃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殂積中無草木乃毀奚軍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晉太后死厲

五代史

漢乾祐二年遼主耶律德光徙晉出帝太后于建州明年三月

太后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戰手馬社稷威季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厲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唐太妃母子被殺

五代史

漢高祖劉知遠擁兵而南唐許王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開城自守皇太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酒明宗墳土聞者悲之

遼后甄氏遇害

遼史

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沒及即位立為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閑雅內治有法莫干以私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承強盛之資奄奄歲時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不果用察割作亂遇害

遼仁德皇后被害

遼史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冊為齊天皇后嘗以草筵為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綢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為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為神仙生皇子二皆早卒開泰五年宮人稱片生與皇后養為子帝

大蕭蕭斤言后曰老物龍亦有既耶左右扶后出帝崩將斤自
立為皇太后是為欽哀皇后諡衛馮家奴喜孫等希肯誣告地
府宰楊蕭淑下國舅蕭匹敵謀逆詔令鞠治連及后與宗聞之
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
乎欽哀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
為也欽哀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苑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
遣人加害後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
可乎使考返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后于永葉山陰
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追尊仁德皇后與欽哀並附慶陵

蕭宗妃遭誣見殺金史

太祖宗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海陵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
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哀帝尊大氏為皇

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不
能平及殺宗義等詔太妃以隱忍殺之併殺所生子任王懷喝

宋揚太后入海死

宋史

楊太后宋度宗之妃益王母也聞衛王昺死撫膺大慟曰我忍
死艱闕至此者正為趙氏一由肉爾今無望矣遂赴海死

被讒遇弒

遭讒言而被害者

徒單后為海陵所弒金史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
鄭王克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庶人也徒單氏賢遇下有
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克為己子克與海陵
俱為熙宗宰相克嗜酒徒單嘗責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

母大氏與徒單嫡母之分心常不安及執熙宗御與太祖妃
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
海陵不覺賀海陵衛之天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為皇
太后徒單居東宮流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
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
氏起為壽徒單力與坐客語大氏跪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
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海陵曰今
日之事且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還中
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
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
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至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
椿年往上京為太后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

金史

卷

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葬
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方丞相僕散師恭太宗正承嗣後
魯往上海京奉遷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
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閭山多佳
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
謁行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
謝罪曰亮不孝父關溫清顧太后痛咎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
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
尚且愛之不忍言我育子如此寧忍舍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
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幸臣以下奉觴
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行扶
掖之常從與輩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太

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心平不悅每謂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安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國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數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撤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又之大槩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矣丹軍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竟謂太后以充爲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侍制幹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辭勤蒲速幹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安特

金史卷之六

太后

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擣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繼殺之年五十三并殺安特及都君白散阿魯瓦又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幹里保寧德宮護衛溫迪罕查刺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井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斯子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爲鄧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妃賜銀二千兩勅戒特末哥無訕酒殿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謚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旆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其後貶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

虞變

能處置不測之事變者

元后後廢

前漢元帝王皇后王莽姑也元帝崩爲太后莽依倚太后以得權勢未爲攝皇帝劉崇翟義等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遂以特命自立爲真皇帝是時傳國璽藏長樂宮莽計之太后不肯授莽莽使王舜詣莽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水置怒罵之曰而爲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彘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朝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婦

金史卷之六

太后

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妾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辭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延仰謂太后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莽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璽璽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莽元廟故殿以爲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莽元廟廢撤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遇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自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

對飲食太后以恭建國五年崩

獻穆后抵禦涕泣後漢

後漢獻帝獻穆后諱節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為夫人聘以東帛女縲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

魏后機變免難北史

魏高祖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道武帝洛之內侮也后與道武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來抄掠后乘車壁賊而南中路失道乃仰天曰國家流胃

合樂事表

主

豈正爾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箇山南而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帝帝姑為顯弟元堡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飲顯醉向晨故驚寤中羣馬使起視馬后泣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使不急追道武得至賀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奔元堡家匿神車中三日元堡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止歸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舉兵圍通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執而去後后少子泰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反憂念廢疾皇始元年崩唐肅宗為太子時張后為良娣慧中而辯能迎意傳合安祿山

張后緣衣唐書

又玄宗幸娣與太子從度渭民郭道乞留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謀遂定計北趣靈武時軍衛軍家夕次娣必前太子懷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舍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駐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執止對曰今豈自養時邪

鄭氏掌璽不與迷臣金史

衛紹王諱承濟胡沙虎以兵入宮盡逐衛士代以其黨自稱監國都元帥癸巳過東海侯似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以武衛軍二百人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胡沙虎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悅計鄭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雖不以死報之反為逆豎奉重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賊目不語黃門出胡沙虎卒取宣命之寶

曹后閉閣擁帝宋史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慶曆八年閏正月仁宗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姬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

疑忌

疑忌人者

馮后幾廢孝文北史

魏文明馮太后孝文帝嫡母也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和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不穆泰孝冲國諫乃止

憤志

發憤志怒者

袁后發病崩南史

宋文元袁皇后諱齊姑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姬生子劭東陽獻公主並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贖之

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四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官

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嗔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上甚悼踊之有司奏謚宣皇后詔謚曰元

郭后誤批帝頸宋史

宋仁宗郭皇后其先應州金城人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也天聖二年立為皇后初帝寵張美人欲以為后章獻太后難之后既立而頗見疎其後尚美人楊美人俱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亦以前能相怨后乃曰古亦

有之后遂廢詔封為淨妃王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

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伏閣言后無過不可廢道輔等俱被黜責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而尚美人亦廢於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別宅安置又賜后號金庭教主冲靜元師後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小疾遣閻文應張贊診視數日乃言后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上深悼之

信讒

聽信讒言者

太后廢胡后北史

魏後主皇后胡氏龍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為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弘德

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媼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為皇后陸媼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與后出立剝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薨不守後亦改嫁

乃馬真后聽讒元史

耶律楚材元太宗時為中書令楚材既卒後有譖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時太宗已崩太宗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

致禍

為不善以致禍害者

陳后惑巫祝失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顯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樂記者數為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尊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郭后被明帝逼死

文德郭皇后之崩也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校尉覆面以練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常懷忿數泣問曰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繼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賈后殘虐被殺

晉惠帝賈后既廢楊后又廢太子趙王倫等因眾怒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出外察訪謀泄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冏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

者誰冏曰梁后后曰繫狗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倫乃矯詔持節齎金屑酒賜后遂死

路太后被毒

宋孝武昭路太后初明帝少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撫愛甚焉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別居外宮詔欲親本晨昏盡歡問禁不如所奏及聞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厄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事如禮還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德特齊衰三月以申追遠謚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南號曰脩寧陵

蘭陵公主被傷

蘭陵長公主魏宣武帝姊也劉暉為世子襲封尚主主驕嬖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發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章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諸言其故極靈太后入后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素具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羅等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教正光初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撲與暉復致忿爭暉推主墜床手脚毆陷主遂傷胎暉懼罪逃主因傷致

臺

王后惑邪見廢

文宗王皇后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願訟之然撫下素有恩無肯諸短者后兄守一懼為求欲勝法使浮屠明悟教禁北斗取露靈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北事覺廢為庶人賜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

不念阿忠脫於半臂易斗麵為生日湯餅耶帝為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張后謀立越王被弑

唐肅宗后張氏當肅宗不豫時后自刺血為佛書以示誠初建寧王俊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分以賞戰七俊助泌請故后怨而淡卒被縊死由是太子事后謹畏然后猶危之竟以子昭早世而伺幼故太子得無患帝崩后與內官朱輝謀立越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衛太子幽后別殿代宗立廢為庶人尋殺之

孟后以禱祠見廢

哲宗孟皇后時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與弟致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

孟后

宋史

軍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使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聰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撈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吐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却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嫉妬

忘人有寵幸而害之者

寶后誣害二貴人

後漢

章德皇后太后司徒融之曾孫漢章帝時與兄弟俱以選入掖庭遂立為皇后然為貴人后寵幸殊特尋因後宮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數聞於帝漸致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投廢廢為清河王后養和帝為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忘梁氏乃作飛書以陷貴人父疎疎坐誅貴人姊妹以慶卒自是宮房慄息后發日隆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後遂害謀不軌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妹上書陳貴人狂狡之狀大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帝手詔曰實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以貴人酷政敏薛禮閣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諡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百官編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

寶后

後漢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選入太子宮其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章帝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隆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貴人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絀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堯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祝詛以堯為厭

寶后誣毀宋貴人

後漢

寶后誣毀宋貴人

勝之術日夜鼓譟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實
后諷掖庭令誣奏前車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
太子肇肇與貴人子也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
考實之皆承詔旨傳致其事乃載送暴室三貴人同時飲藥自
殺

關后鵠李氏後漢

安思閭皇后車房妬忌漢安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鵠殺
李氏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謀皇太子保廢為
濟陰王帝幸章陵道崩后及弟顯等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安
駕濟陰王在內避近公卿立之遂為大害乃為云帝疾甚使御
卧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詠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
請命其夕乃發喪皇后曰皇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傳聞

三司太后

三司太后欲又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
王子北鄉侯懿立為皇帝少帝亮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
未至而中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
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北景明年太后崩合
葬恭陵帝母李氏盛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
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詣瘞所更以禮殯諡曰恭愍皇后

梁后絕孕宮人後漢

梁獻梁皇后桓帝后也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惻懷怨
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莫不敢譴怒然見御轉
稀至延熹三年后以憂薨

何后鵠王美人後漢

靈思何皇后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

於史道人號曰史侯拜后為貴人其有寵幸性強忌後官莫不
震懾漢靈帝光和三年立為皇后時王美人妬嫉畏后乃服藥
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疏
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同請得止帝崩皇子辯即位尊
后為皇太后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董卓被徵將
兵入洛陽遂廢少帝為弘農王而立協是為獻帝卓又議太后
欲迫永樂宮至今愛死而婦姑之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酖試
而崩

昭儀諸廢焉后北史

後魏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既終
喪太尉元不等等表以長秋未建大宮無主請正內位孝文從之
立馮氏為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聖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

后禮愛漸衰

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
空妾禮后雖性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諸構百端尋廢后
為庶人后自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後終於瑞光佛寺

獨孤后殺尉遲氏北史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性尤妬忌後官莫敢進御尉遲迴
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
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
餘里高頗煬素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
由高頗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
方還官后候上於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類素等和解之

劉后遣姬五代史

唐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劉后心患之莊宗宴居宮中元

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娶婦其後娶乎吾助爾爾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後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有與已出官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韋氏後襲母五代史

南漢主劉龔初名嚴譙之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龔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授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憐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其母段氏之妻龔為已子及長為南漢帝

妬悍 妬忌強悍者

周陳國公主入訴宋史

周陳國大長公主帝長女也寶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三年使封充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額天乞以身代帝隆慶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門入訴瑋皇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官門夜開乞繩治戶衛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多不謹帝為黜都監梁懷一輩十餘人後數年復不協詔出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廐久之復召瑋使為駙馬都尉如初英宗立進城國長公主神宗治平四年進楚國大長公主

李后惑光宗宋史

宋光宗慈懿李后太尉道之中女也因善相者皇甫坦之言遂聘入宮孝宗乾道七年立為皇太子妃姓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

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后徒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光宗欲誅宦者皆得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有一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唄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安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

李后肆惡宋史

宋光宗李皇后性妬悍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于帝帝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為王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

謀害

以計陷害人者

驪姬讒害太子史記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伴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遂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

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上日
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
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噴與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
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伐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
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
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
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
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
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
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
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
殺於新城

宣姜謀殺太子伋列女傳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
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
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
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
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
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
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
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
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
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頃曰衛之宣姜諸危太子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賈后讒害衛瑾

惠帝時衛瑾與汝南王苻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朝與朝臣
廷議無敢應者唯瑾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惡瑾且
忌其方直不得驕已瑋居又聞瑾與瑋有隙遂誘瑾與亮欲為
伊霍之事瑋帝作手詔使瑋免瑾等官黃門齊侯瑋瑋性輕險
欲驕私怨夜使清河王遜收瑾左右疑假矯詔成諫曰禮律刑
名合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瑾
不從遂與千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

賈后以計廢太子

惠帝賈后将廢太子適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
置子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適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
書草若得神文有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

純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者當入
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者當手了之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
寓之其字半不成既而備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
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備
示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
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
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
詔許之

劉氏矯命殺石斌

石季龍立劉氏所生幼子世為世子年方十歲季龍疾甚以第
四子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第五子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
討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受使詔輔政劉氏懼

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射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耽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師第使張射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李龍疾小寒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李龍曰恨不見之李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李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知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李龍不知斌之發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米左方言王酒病不能入李龍曰促侍輩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射使弟雄等矯李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張射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

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李龍亦死

惠妃詭計言太子及二王

唐玄宗太子瑛與鄂王瑒光王琚為武惠妃所譖得張九齡諫止得不廢未幾妃援橫言太子二王與妃兄薛鏞有異謀使人詭召之謂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人視之如言乃詔太子二王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為三庶人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殺行刑者訖不解妃死

崇仁

楊后謀殺仇胃

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寧宗慶元六年進

貴妃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立之次山客王夢龍知其謀密以告后后深銜之與次山謀誅仇胃會仇胃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曠入奏仇胃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仇胃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敗信州彌遠乃先告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鉞皆預其謀開熙三年十一月三日仇胃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仇胃至玉津園搥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仇胃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官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遇害

無罪致死者

夏侯皇后以疑被鴆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初司馬師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司馬懿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師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師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

蕭后被誣賜死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蕭德使惠之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孫趙納為妃清寧初立為懿德皇后皇太叔重元妻以艷冶自矜后見之戒曰為貴家婦何必如此后生太子溥有專房寵好音樂伶

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官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劾狀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訖統初追謚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讒譖

以讒言譖害人者

孟姚譖王后及太子

列女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焚榮兮顏若苒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靈靈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受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

孟姚為惠后

以何為王

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

安陽軍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親群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父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讎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頃曰吳女若顏神寤趙靈既見壁近惑心乃生廢后與我子何是成主閉沙丘國以亂傾

全公主譖太子和

吳書

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遂害廢太子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遂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視因言太子不往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令廢太子和親視甚陸遜吾樂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帝楊竺為王勸支黨譖翊日與桑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於若歷年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公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光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是牽入殿杖一百竟徙和於北郭群司坐譖誅放者十數咸成憲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獨孤后譖高顯

北史

隋文帝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高顯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顯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顯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顯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顯顯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顯愛妻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顯邪始陛下欲為顯娶顯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顯

楊賢妃譖太子

唐書

莊恪太子永綽事燕豫不聽保傅戒時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唐文宗震怒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群臣固爭

帝嘗稱後太子暴發帝悔之明年以陳王為太子
有俳兒緣槐父畏其顛環走撞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
返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即取昔毀短太子者劉楚才等及禁
中女僮十人殺之

狡計

狡猾多計者

驪姬欲立己子左傳
晉獻公嬖子賈無子承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
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驪梁
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
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

集事卷八

生心民慢其政國之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
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虐莫於晉為
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
戚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
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李后說春申以致禍列女傳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
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
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特立兄弟即楚更立君
後彼亦各償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
失德於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即江東之封乎今

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妻而妾之
楚王楚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
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護舍
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
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
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
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
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
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頃曰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入遂得為嗣既立畔本
宗族滅弒

鄭襄以計害美人戰國策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
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
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
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
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
掩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襄曰妾
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
今劉之無使逆命

賈后媚詐欲廢太子晉書

晉愍懷太子惠帝子也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敬師傅
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乃密勸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

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將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賈又詐言有身內乘物為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曹國爵嗟哉前至三月滅汝家

強悍

虎狼勇悍者

孫氏剛猛

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東宮常栗栗

吳興長公主凍天雨史

李氏杖馮文洛

北史

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都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傳諸庭樹時天夜雪寒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詔主乃免

李氏杖馮文洛

北史

剛肅王高澄齊神武第七子也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也後文宣帝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黑莫過漆帝以漆第七當之與永安王浚同見殺以浚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浚故以其妻妻焉至隋南王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諸李李威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閭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

殘忍

傷害骨肉恣殺人者

呂后以戚姬為人彘

高祖呂皇后生惠帝惠帝元公主高祖後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嘗欲廢之而立如意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殺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髮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王栗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長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藥使居轆轤中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然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淮樂不聽政七年而崩

呂后幽殺少帝

前漢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配惠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廼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遂幽死

呂女讒殺幽王

前漢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從友

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去
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
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俄乃歎曰諸呂用事方劉氏微迫脅
王侯彊授我妃我妃既妒方誣我以惡讒文亂國方上曾不
寤我無忠臣方何故棄國自快中野方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
方寧早自賊為王餓死方誰者憐之呂氏絕理方託天報仇遂
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

賈后擲孕

惠帝賈皇后字南風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丁蘭
刃墮地

賈后殺太子適

惠帝太子適既廢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稚宗室之疎
屬也與帝從督許起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海傷之說趙王倫謀
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官
與賈郭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
誅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
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
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舍忍宿忿
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
纇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
子報讎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殺中
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璜合已豆
杏子丸三月矯詔仁黃則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

見飢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
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
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杆推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
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惘又早短
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與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
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
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聞淺不
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

馮太后枉濫誅戮

北史

魏馮太后曾與孝文帝幸靈泉池宴群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
帥各令為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
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人望元正時明根
等頒賜金帛與馬每至夜宴宰輔王戚等皆引不參之以示無
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
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
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

武后滅害父族

唐書

武士彠始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
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願士彠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街
之后立封楊氏代國夫人進為韓國后姊妹韓國夫人於時元慶
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嗣上
疏出元慶等子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澤州惟良
始州元慶元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潯州刺史懷運與
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

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實華馬賀蘭食之暴死后歸
罪准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頃氏絕屬籍元夜緣坐死家屬投
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為士護後賜氏武襲封推累左侍極蘭臺
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悉於崇國
祇所愛僇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弊建帝廢敏之乾歷
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
彊私焉楊震未畢被衰廢棄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
者敏之悉通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
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護後宗屬恭原

武后殺女唐書

高宗則天后武氏初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既見帝賜號武媚
及帝崩與嬪御皆為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

武后配太子弘唐書

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
王后庶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降体
事后故得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武氏後生
女后就顧弄去武氏潛斃兒余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余視兒
死矣又驚問左右曰后適來武氏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
吾女由是武氏得入其貳后無以自解而帝始有廢后意

武后配太子弘唐書

太子弘武后子也高宗嘗語侍臣弘仁孝實禮大臣未嘗有過
而后將驕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斃年
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

武后逼殺太子賢唐書

章懷太子賢武后子也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左道為武后所信

崇儼言英王類太宗而相王貴賢聞惡之宮人或傳賢乃后姪
韓國夫人所生賢甚疑而后撰之陽以範孝子傳賜賢以書
讓勸愈不安詔露中天子在東都崇儼為盜所殺后疑出賢謀
遣人發太子陰事詔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維治之獲甲數百首
於東宮帝素愛賢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誠親不可放乃廢
為庶人徙甲天津橋貶大安平州刺史流約言於振州坐徒者
十餘人開耀元年徙賢巴州武后得政詔左金吾將軍丘神勣
檢衛賢第迫令自殺年三十四

述律后暴虐五代史

述律契丹主阿保機之后也述律為人多智而殘忍阿保機死
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宜有夫乃殺
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

阿保機墓陵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

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
辭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
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勿國中多
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
釋思溫不殺

孽嬖

禍孽嬖幸致敗國者

末喜淫樂致亡列女傳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
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
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娶之於旁造爛曼之樂日夜與末喜

及宮女飲酒燕有休時置未喜於上聽言而笑失道
奢自怨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其
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未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也
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遣騶
室瑤臺以陪雲雨瑤臺瑤室而不墜不墜之於臺臺已而
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紂師不戰湯遂
於桀與未喜妻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
為梟為鸇此之謂也項曰未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
其荒姦執定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友為商

妲己惑紂致亡 列女傳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于格猛獸智足以
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

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 列女傳

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新
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使臣群女咸
獲所歡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
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皇諸侯有叛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
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
不修先王之典法而惑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
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
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鹿臺衣寶玉
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紂已頭懸於小白旗以為
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紂雖無道暴虐無道之甚惟家之索詩云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叩此之謂也項曰妲己配紂
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剗因遂敗牧野

反商為周

褒姒惑幽王致亡 列女傳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歲也褒人之神化為
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其吉
卜請其戮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褒憤中乃置之
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繫流於庭不可
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蛇入後宮官之童妾未毀而
遭之既穿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
謡曰檠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檠弧箕服
之器者王使執而殺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
之遂賣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始有獻獻之以媚幽王受而嬖之
遂釋褒而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

褒姒為后廢太子 宜咎而立伯服為太子 幽王惑於褒姒出

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
酒倡優在前以夜續書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
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
姒言是從上下相謬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
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蓋取
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為平王
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項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與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燧致兵笑寇
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倡后淫泆致亡 列女傳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滅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嬖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諸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嬖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侯此之謂也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隨廢后適執許不慈淫亂秦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

失節

以身更事人者

羊后事讎晉書

晉羊后惠帝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官衣中有火晉室亂作虜為姦人所廢立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為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答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亦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因愛幸之

怪異

怪事異常者

無鹽以隱見王新序

無鹽者齊宣王之后也初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行年三十街嫁不售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捨口而大笑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寡人妃匹皆備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楊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對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璠璣璫珠璣夏落連飾萬民寵極此

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為王后

趙夫人手握玉鈎 列仙傳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拳底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安邑其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鈎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曰鈎翼後諱改為廟閣有神祠閣在焉頌曰婉婉弱媛

廟符授鉞誕育嘉嗣皇祚惟休武之不違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滅芳流

悼后臨產聞狗吠聲

北史

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端嚴風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為貴后之來慈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馳千頭到黑鹽池魏朝國簿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尚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為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后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婦人感飾來至后所謂左右此為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為文后之靈產訖而崩

亂政

壞亂國政者

張貴妃專權敗國南史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吳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麗華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則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觀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醢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仗之鼓譟

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見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寵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貴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結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倖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及隋軍寇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清溪中

安樂公主墨勅封唐書

安樂公主中宗女也嘗請為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忠山東木強為足論國事阿武子尚為天子天子女有不

不慈

為母害子者

呂后哭惠帝不悲前漢

呂太后惠帝之母也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若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

獨狐后廢太子

北史

陳文帝后獨孤氏諱伽羅初后以高顯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顯謂已為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顯夫人死其妾生男孟不善之漸加譖毀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幸妾氏害之由是詆帝黜高顯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不義

為妻殺夫者

臨川公主殺夫南史

王藻宋文帝時為東陽太守尚臨川長公主諱英媛性妬而躁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護之於廢帝陳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

不孝

為子不孝父母者

梁任后不孝大母前漢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鸞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楷指太后啼諱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數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喪元朔中

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及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伏特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

高陽公主哭帝不哀唐書

太宗時房遺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

穢行

淫亂放恣者

文姜通齊襄列女傳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夫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耻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胃維女為亂卒成禍凶

哀姜通二叔列女傳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嬖不過囊粟以致禮也男嬖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嬖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楹以祭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逐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殺閔公于武闔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鸛鳴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頃曰哀姜好邪淫于魯莊延及二叔驕如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繆姜通喬如列女傳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及聽命又佐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事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罔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頃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幾發見憤心意摧沮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聲姬通慶克列女傳

聲姬者魯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懼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以復逐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維婦寺此之謂也頃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諸惡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仁亦以事喪

南子伯姬亂衛國列女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譏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奔宋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聩蒯聩曰

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前賈入舍孔氏之園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胃之士迫其子惺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前賈遂意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惺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頃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諸彼前賈使之出奔惺母亦壁出入兩君二亂交錯成以滅身

賈后淫於小吏晉書

惠帝后賈氏荒淫放恣內外彰甚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廩役忽有非常衣服眾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解之賈

集事要人

太女

后疎親欲求盜物性聰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姬說家有疾病師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惟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斑見留數日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賈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山陰公主無度南史

宋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宋前廢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有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公主與朝

臣常共陪輦

何妃與馬澄國脫南史

齊廢帝薛林王何妃與馬澄國脫初為南郡王所與無賴人將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寺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妃悅常與國脫較力南郡王以為歡笑

何后私通楊珉之南史

齊薛林王可妃有女巫子楊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悅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帝即位為皇后封后嫡母劉為高昌縣郡君所生母宋為餘杭廣昌鄉君后將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楊珉之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為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薛珉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嫌過何可枉殺坦之

集事要人

太女

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為阿奴曰阿奴楚去坦之乃曰外間竝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乃為殺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殺原之而珉之已死

徐妃淫酷南史

梁元帝徐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臨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遂逼令自殺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

馮太后寵幸北史

魏獻文即位尊文成文明皇后馮氏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
獻文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
文帝主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
李弈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

靈后穢惡

北史

魏宣武靈太后暹幸清河王懌嬖亂肆情為天下所惡領軍元
叉長秋卿劉騰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
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僧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
殺叉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
然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叉乃起至
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后吞云無此語遂至于
極昏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官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

幽后私亂

北史

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叉
不果自剄騰死叉又寬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雍為計解叉
領軍太后復臨朝太赦叉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
守所在貪婪鄭儼汗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竝見親侍
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為四方之
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

幽后私亂

北史

魏孝文幽皇后馮氏女母曰常氏本賤微得幸於熙熙元妃公
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大皇太后馮氏欲家
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
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為居帝猶留念焉歲餘而
太后崩帝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瘡除遣閹官雙三念靈

實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人初當夕宮人掃道進見拜
為左昭儀後立為皇后帝頗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善菩薩私亂
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象等為其心腹是
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鳳后之同
母弟也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
日矣公主哀與侍婢及僕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縣縣奉
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善菩薩亂狀帝聞目駭愕未之信而
祕匿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
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
祔祠假言祈福專為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
答帝至洛執問善菩薩雙象等具得情狀帝以疾卧舍溫室夜引
后并列善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頻

孝文

北史

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文令善菩薩等陳狀又讓
后曰汝有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敕中常
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往之后猶不言孝文
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
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
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嫗欲白乃捕我助上可窮問本末勿有
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
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
廢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及入宮後帝命宦官
有問於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怒刺后母
常入示與后狀常捷之百餘乃止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
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唯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帝

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言訖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後禮無掩馮門之大過帝崩梓宮建寧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暨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宜有此也是此諸王輩殺我耳暨等執持強之乃舍椒而盡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

胡后次嬪北史

齊武帝崩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臥處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貴廣王妃產齊後主日有鴉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陸

與及和士開竊謀殺趙郡王叡出要定遠高文遠為刺史和陸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蔡押武成寵華和士開每與后極親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帝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帝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為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末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左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廢皆伏法并殺元山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繁陌卒遇大風兼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許云鄴中有急歸言繼續馳入南城令鄧長顯幽太后北宮仍有教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迎復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

剋陵而還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祖

武后殺懷義唐書

武后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懷義本姓馮名小寶諱淳淫毒伴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為僧拜白馬寺主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後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火明堂武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恨恣快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武攸寧等率壯士擊殺之以奪之載尸還白馬寺

武后以二張侍博唐書

唐武后以張易之幼以門陰仕累遷尚乘奉御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為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博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忌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雲鶴裝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以媚后

武后寵幸易之唐書

張易之既冠時頗習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傳朱粉衣統錦或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素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閑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藏為襄州刺史母韋母臧姑封太夫人尚官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與不

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簪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

韋后與武三思傳戲唐書

唐中宗韋后與帝處房陵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位敬暉等將誅諸武三思懼乃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后又與葉靜通而馬秦客楊均善皆忤焉

劉后通李存渥五代史

唐莊宗崩劉皇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屋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

定哥妃納乞兒金史

海陵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夜使家奴寫書寫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以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為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為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答補為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寫溫書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為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為娘子貞元元年封為貴妃大愛幸許以為后每同輩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

陵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輩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為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閤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為貴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踪已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謂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聞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襲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閤者索之見篋中皆襲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閤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覩視何也我且奏之閤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閤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

華國夫人

惡逆 干犯弑逆者

張貴人害孝武晉書

張貴人晉孝武帝時有寵年幾三十武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

賈后弑楊太后晉書

晉惠帝賈后為妃時妬忌武帝將廢之楊后言於帝曰賈公問有歟社稷妃是其女雖妬忌不足以掩其德后又數誡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反謂后構之於帝怨后及帝崩尊為皇太后又忌后父楊駿執權遂誣為亂使楚王瑋等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帝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

駿既死詔使後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尚書令王晃承后旨
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
宜廢為庶人又因請誅后母龐詔特原之以慰太后及是以龐
付廷尉龐詔刑太后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
全母命不允後又奪楊后侍御絕膳而死賈后又信妖巫謂太
后必訴冤先帝乃覆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

靈太后鴆帝 北史

靈太后魏明帝之母也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密
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
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
谷會紹達竝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
后計因潘嫺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為武泰元年後陰行鴆毒

不義事

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暴潘嫺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
已安始言潘嫺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劼為
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明帝
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
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竝沈於河

崔妃進毒 北史

秦王俊 隋文帝子也 好奢侈每與賓客妓女終歌於上頗好內妃崔
氏性妒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遇疾俊疾篤含銀銀色
變以為為遇毒未能起薨於秦邸

武氏置妃后於醢甕 唐書

唐高宗王后初與蕭良娣有寵而武昭儀與后良娣爭寵更相
毀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疊上帝信之廢為庶人囚

宮中後帝問行至因所見門禁網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
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尋稱
耶流涕鳴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更生復見日月乞若此
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剗其手
足反接投醢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初詔旨到王后冉相
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
至此我後為猶使武氏為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詔六宮
母畜猶且頻見二人被髮漚血為厲惡之即從蓬萊宮屬復見
故武后多駐東都云

劉后答父 五代史

唐莊宗后劉氏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旗善醫自號劉
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押將叟建豐得后歸之晉
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
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喜歡命劉氏
次坐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
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
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安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
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
智善迎意承旨其意頗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
上謁莊宗召表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場時
有黃旗文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
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天鄉時略可記應妻父
不幸死於亂良妾時環下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
皆劉叟子宮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八終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九

臣門

良吏

能以教化移風易俗者

晏子治東阿

說苑

齊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

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西門豹治功流後

史記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史起富民

戰國

史起為鄴令初西門豹在魏文侯時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嘗

孫策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名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為國兮生稻粱

文翁化蜀

前漢

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縣

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懷柔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錄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倪寬得民心

前漢

倪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武帝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為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遂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

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矣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謝據以古法義以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察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掾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于公雪孝婦冤前漢

于公宣帝時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惟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

于定國慎刑前漢

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示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下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外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乃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于定國慎刑前漢

于定國字曼卿學法於父于公宣帝時為獄吏官至廷尉決疑平法務在哀憐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龔遂安民前漢

龔遂字少卿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不正遂數諫諍辭昭

帝崩賀徵龔位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生計遂以諫諍得赦死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遣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政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輔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鉤鈎田器者皆為良民持兵者更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鉤民安土樂業遂還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郡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種蠶畜牧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

龔遂直言稱讓前漢

龔遂字少卿宣帝時為渤海太守數年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成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隗囂化行增秩前漢

隗囂字季宣帝時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囂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令

黃霸先教化後刑罰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潁川太守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時許縣丞老病瞽瞍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韓延壽教民禮讓前漢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韓延壽字長公宣帝時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惠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

教及徙東郡太守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高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縣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更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瘞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喪厚復其家

韓延壽自咎前漢

韓延壽漢宣帝神爵元年為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

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

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白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取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敦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坐事奔

市吏民數千人送至城老小扶持爭餞秦酒多延壽不忍
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
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馮德化前漢

馮野王字君卿馮昭儀弟也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
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以治行
不改野王部督郵掾役相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
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
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以王舅出為上郡太守而野
王第五子亦守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
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

卓茂愛民如子後漢

卓茂字子康前漢元帝時遷密令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
言吏人不忍欺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道者茂辟左右問
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
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
受故未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
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
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
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
城聞者皆出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
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
其災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永勸課農
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以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
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乃下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今以茂為太傅封賢德侯

任延分俸賑給後漢

任延字長孫更始元年拜會稽郡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
到靜泊無為唯先遣續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

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童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
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尉勉孝子就
餐飯之

任延省俸嫁娶後漢

任延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
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
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墾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
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
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
家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當名

子為任於是徽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

寇恂平賊借留後漢

寇恂字子翼光武時為潁川太守在郡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颶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跡阻險有事隴蜀故往狡乘間相誑誑耳如聞乘與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劉昆虎北渡河後漢

劉昆字桓公光武建武五年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致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嶠嶲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鍾離意縱囚如期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少為郡督郵太守賢之遂任以縣事當光武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親往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行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在用心誠良吏也意遂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寇期俱至無或違者

宋均恩化後漢

宋均字叔庠光武時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害常於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虎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者在錢吏而勞勩飛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削除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遷東海相坐法免官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

馬援寬信待下後漢

馬援光武時拜隴西太守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賄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執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

郭賀見民歌德後漢

郭賀字喬卿光武中累官拜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賜以黼

敬之統勅行部去權帷便百姓見其容服以幸有德經過處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虞延遣囚見悅後漢

虞延字子大光武時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擊各使歸家垂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裁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伯魚禁淫祀後漢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蕘馬要執以受俸裁留一月粮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吏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怖誅愚民

卷九

十一

皆案論之有安屠牛者吏執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後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嗟乎相隨日殺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高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乃詣廷尉吏民伏闕上書者千餘人顯宗不受其書會帝幸廷尉緣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宕渠令遷蜀郡太守

王況弭蝗後漢

王況字文伯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明帝永平中蝗蟲起大山彌衍交豫過陳留界飛遊不集五穀獨豐

魯恭三異後漢

魯恭字仲康章帝建初元年拜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罰計伯等爭田累年不决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惜牛不肯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不

從恭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遂詣獄受罪恭實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頌焉後大牙惡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

廉范五袴後漢

廉范字叔度章帝建初六年為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持短長范厲以淳厚不受僭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休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備水而已百姓以為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焚火民

卷九

十一

安休平生無襦今五袴

陳寵葬骨後漢

陳寵字昭公和帝永元初為廣漢太守顯用良史郡中清肅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尚在於是寵愴然歎數即勅縣盡收骸葬之哭聲遂絕

何敞寬和後漢

何敞和帝時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舉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綱陽舊渠百姓賴其

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功德

魏霸撫循後漢

魏霸字喬卿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定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歎諍訟遂息徵拜將作大匠和帝崩典作順陵時歲冬地凍中使督役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

本熙德化後漢

本熙安帝時為魏郡太守招隱逸與公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蠱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甕舍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黃香贈貧後漢

士

黃香字文疆安帝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嘗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今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金

劉矩弭訟後漢

劉矩字以方順帝時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惠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

周舉示民溫食後漢

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舉茂材為平丘令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以置子推之廟言感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吳祐觀過知仁後漢

吳祐字季英順帝漢安元年為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訟省息更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水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

宋登見稱神父後漢

據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遂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固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吾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宋登見稱神父後漢

宋登字叔陽以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順帝時為汝陽令為

政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詔還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陽人配社祠之

種高懷服遠夷後漢

種高字景伯順帝末出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殊俗懷服涼州羌動以高為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鄧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高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高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後匈奴寇并涼二州擢高為度遼將軍高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感慕蒞事為孫等皆來順服高乃去烽燧除使望邊方晏然無警及卒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高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

孟嘗還珠後漢

孟嘗字伯周嘗少脩操行桓帝時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鬼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遷合浦太守郡不

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物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說人探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張奐改俗後漢

張奐字然明桓帝延熹五年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

陳寔清靜民安後漢

陳寔字仲弓桓帝時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輕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欽達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仇覽德化後漢

仇覽字季智桓帝時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雖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寒其年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諸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謗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

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漢謝道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公沙穆以身構蝗 後漢

公沙穆字文久桓帝時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構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

劉虞蝗不入境 魏書

劉虞漢靈帝時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

孔融與學化民 後漢

害不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孔融字文舉獻帝時為北海相融到郡為黃巾所破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璠等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如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歛葬之

劉馥恩化大行 魏書

劉馥字元穎漢獻帝時為揚州刺史暨受命單馬庭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

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骨數千斛為戰守備

京茂歸民 魏書

京茂字伯方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後漢獻帝時曹操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黠賈而至者千餘家

杜畿為政得民心 魏書

杜畿漢獻帝時為河東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安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後其縣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

鄭渾教民耕桑 魏書

速難豚大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曹操下令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鄭渾字文公後漢獻帝時曹操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燕閑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孟康治能見歎

孟康字公休魏文帝時為弘農典農校尉郡領吏二百餘人法
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詰時出案行皆豫勸督郵平水不
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由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勸吏卒
行各持錄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
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洽若知舊造
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古量以其未嘗宰牧不
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爾吏民稱歎焉

盧毓心存利民

盧毓字子家魏文帝時為弘農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
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瘠有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
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
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
賴之

周處葬骨

周處字子隱吳主孫皓時為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
而不決者處詳其枉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
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
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教以敦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
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

曹據字類

曹據字類少有志行好學善屬文武帝泰始間太尉王衍見
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
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

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據到據知其有冤更加辯究具
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據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
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眾因皆涕泣曰
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據悉開獄出之刻日令還後吏固爭咸謂
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
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王承寬恕

王承字安期王湛之子也承性清虛寡欲弱冠有名王衍雅貴
異之晉惠帝時累遷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
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
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
承曰鞭撻窮楚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更送令歸家其從容

寬恕如此

劉弘手書感悅

劉弘字叔和晉愍帝時為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
事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忠能推誠群下勵
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密故莫不
感悅顛倒奔走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鄧攸刑政清明

鄧攸字伯道晉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
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
飢攸表振貸米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慰慰
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
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

陸微安民

陸微字休猷宋文帝時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後為益州刺史亦加督郵隱有方威惠著寇盜靜息人物殺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

王志遠因

王志字次道弱冠尚宋孝武女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華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開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友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

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虞愿歸蛇

虞愿字士恭宋明帝時為中書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

沈憲政聲大著

沈憲字彥璋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其著政績大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何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彥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眾欲分為

兩縣武帝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帝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何胤放四期至

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武帝時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

伏臘清恪

伏臘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東昏侯位東陽郡丞鄧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頗以外職處暇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出為永陽內史在郡

清潔政務

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期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芋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

任昉清省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時出為新安太守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

蕭勵德化

蕭勵梁武帝天監初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為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

男女異路從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盤擎鮓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拔舟或歌或泣廣州澄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能犯歲十餘至理人不實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以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

蕭業斃歎南史

蕭業字靜曠幼而明敏性敦篤所在留意梁武帝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餼人作甕以砌城武帝嘗之從湘州刺史尤著善政梁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敢相抗而

死和人唐屠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眾竝異之

傅昭貞正南史

傅昭字茂遠梁武帝天監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末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墮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餽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牢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牢猛獸竟不為害

蕭昱惠化感民南史

梁蕭昱字子真武帝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

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縣有數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怖怖無從改意隨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寧陵太守下車勸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

陸襄德化南史

陸襄字師卿梁武帝大同元年為鄱陽內史時鄱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叔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罰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闔閭既罷離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太寧郡人李昶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

王冲見思南史

王冲字長深梁武帝時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

蕭曄感雨虎息南史

蕭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侯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梁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喻建安南浦並預宴號東宮四友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舊多猛獸為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

王猛感惠 唐史

王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拒境之策前秦主苻堅甚見嘉納至是陳武帝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感惠燕舉殺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若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張恂清白第一 北史

張恂字洪讓魏道武帝時為廣平太守南招焦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

張年賜牛境中敦讓 北史

張長年魏明元帝時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拆家產雖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懷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成約咸敦敬讓

裴延儒興利權教大行 北史

裴延儒字平子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魏孝文帝時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元渠徑五十里漁陽縣有故戾陵諸竭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延儒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鄭暉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

元叔謀農 北史

元叔字買仁號三石少時魏孝文帝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人多商賈實事農桑人各有年三十不識米穀叔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好抽代春元公至此田疇始理

崔挺感化 北史

崔挺字雙振仕魏為彭城長史拜昭武將軍元州刺史風化大行及孝文帝幸交州召挺赴行在解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卿以東條馬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願謂侍臣曰崔挺者皆如此付委式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定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

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計能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楊津勸勵 北史

楊津魏宣武帝時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餘之先是受朝謁慶天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天度其輪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輪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受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

路邑愛賜 北史

路邑魏宣武帝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乘販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

稍遷南青州刺史

薛叔三因受賜 北史

薛叔魏孝明帝時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凶惡召集於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一人孝明嘉之賜繒百疋

魏蘭根歸女 北史

魏蘭根魏孝莊帝時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宕川得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德隣州田鼠為災大牙不入岐境

于義德化 北史

于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西魏文帝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

裴佐化 北史

裴佐字元化舉秀才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轉荆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餽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險阻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佐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縣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賜櫬諸子皆遵行之佐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技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真儉若此

崔伯謙恩化 北史

崔伯謙字士遜仕齊文宣帝歷京畿司馬天保二年除齊北大守恩信大行富者焚其資後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民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悍其威嚴民庶蒙其恩惠故無言之

蘇瓊德化 北史

蘇瓊齊文宣時為南清河太守有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成交錯矢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案遣訪獲盜者從此畜放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

裴修德化 北史

裴修字修齊後主時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友遠錄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散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敘績布數百匹詔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

宇文測安邊 北史

宇文測字澄鏡周文之族子也西魏文帝時歷位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相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令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入寇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明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周文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問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張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楊弘恩惠 北史

河間王楊弘字辟惡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周武帝時

○ 卷一百一十五

北史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初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詰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立為河間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其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三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

趙軌酬直 北史

趙軌隋文帝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褒為原州總管召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木軌駐馬待明訪知木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破州刺史

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吏為陂舊有五門堰無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

梁彦光化民 北史

梁彦光字修芝隋文帝時為相州刺史有盜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彦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

裴政三犯案罪 北史

裴政字德表隋文帝開皇元年為率夏令加上儀同三司後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眾中召出觀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眾令境惶懼今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

○ 卷一百一十五

北史

不脩園囿殆無諍訟

房彥謙惠化 北史

房彥謙隋文帝時遷長葛縣令其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都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魏德深清靜 北史

魏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賦貲所在徵歛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

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
唯貴鄉獨全

張玄素感民代死唐書

張玄素仕隋煬帝為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
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
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

裴懷古服衆唐書

裴懷古唐高宗時遷祠部員外郎姚萇等叩闕下領得懷古
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
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
迎降自陳為軍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不疑可破其謀乃
輕騎赴之或曰猿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武谷曰忠信可

韋景駿德教安民事文類聚

通神明以商人邪身至璧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
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領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
史所至吏民懷愛中宗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
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推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
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
此

韋景駿德教安民事文類聚

韋景駿唐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方河北飢躬巡閭里勸人通
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

裴寬德服夷夏唐書

裴寬玄宗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
承恩虜首也與中人通數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

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

李岷粟賤唐書

李岷折節下士長於吏治玄宗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出為零陵
太守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
李岷

盧奐為治清正唐書

盧奐玄宗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蕪水陸都會物產環怪前
守劉巨麟彭果皆以賊敗故以奐代之行吏飲手中之市舶
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
節者宋璟李朝隱與三人而已

楊仲昌感德降樹唐書

楊仲昌字蔓玄宗時以通經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
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為孝義令降麻極太守蕭超
表其政從下邳終吏部郎中仲昌常分父邑租振宗黨柳身以
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

蔣沈清節唐書

蔣沈肅宗乾元中歷陸渾整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
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教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士
得疏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張延賞便民就粟唐書

張延賞代宗時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官遷更禁之延賞曰
食者人時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
具舟道之教吏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薛珏以簡肅還官唐書

薛珪字溫如代宗時以諫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珪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奉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後珪至悉條去之但入廨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詎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詣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珪之簡趙贊言其慮虛驗稱其肅善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

鄭珣瑜清靜惠下唐書

鄭珣瑜字元伯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飲貴發以便民

王播為治考唐書

王播字明敫德宗貞元中補整屋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賊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辟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時折之播受命趨府謝知禮邑中豪強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

陽城撫字唐書

陽城德宗時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傳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觔置甌杓道仁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

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人有幸於刺史者珍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許觀察使數詣州當上考功城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按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謂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致歸門閭震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後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柳宗元贖質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初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富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

柳公綽定驛唐書

柳公綽穆宗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係道公綽奏曰北館遠廣之驛置多闊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恭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自罪官官共惡疾之

設備仁志化民唐書

殷侗幼有志於學不仕其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為娛唐敬宗時累任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瘠荒之餘餓殍蔽野墟里生荆棘侗單身之官安足應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

柳仲郢重養唐書

柳仲郢武宗時為京兆尹時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

私製者比司吏入粟違約仲鄧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復出河朔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類乎

柳仲鄧德行素著 唐書

柳仲鄧懿宗時累顯仕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早潦必貸贖獨負里無通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粟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勿學焉

韓建撫緝兵民 五代史

韓建字佐時唐僖宗時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建少賤習為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閻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

使人題其所服器血牀榻為其名日以視之及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

郭延魯遺愛 五代史

郭延魯父饒以號勇事晉高祖有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舉為將從攻汴以先登功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扶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云

安彥威為政便民 五代史

安彥威字國俊晉高祖時拜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

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限遷西京留守彥威大歸彥威賑撫饑饉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

王周革去苛弊 五代史

王周晉高祖天福中為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墾遷武勝保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蕭乙薛為政得宜 遼史

蕭乙薛性謹厚遼宗壽隆間累任劇官以功為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末帝天慶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為政寬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輒加振恤衆咸愛之

蕭文禮教化民 遼史

蕭文禮道宗壽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其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鳥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高陽民勒石頌之

子敬感盜 金史

移刺子敬字同文世宗時轉簽樞密院事請老出子敬為河中尹上恐子敬不耐暑改僉與中尹子敬文自懿州來與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

傳慎微濟民金史

傳慎微字幾先世祖時為京兆郡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
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餓者全活甚眾
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
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

劉從益德政見思金史

劉從益字雲卿東海侯大安元年舉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以
事罷後起為葉縣令修學勸俗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
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
大司農為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
姓詣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
十四葉人聞之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王浩善政愛民金史

王浩由吏起身哀宗時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閭輔第一時西臺
檄州縣增植粟果督責嚴急民其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
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
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
為立生祠歲時思之

尹崇善政刻石頌德宋史

尹崇初事周世宗於藩邸以謹厚稱及即位補東西班都知
從平有勞遷殿前都指揮使宋初出為滑州刺史有
善政民詣闕請刻石頌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賜之

吳元辰安民宋史

吳元辰太宗時知河陽淳化五年秋霖河溢注溝洫民

壞元辰躬涉泥濘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元辰命濟
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辰所部賴以獲安

張詠治民畏愛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時知益州民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
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錄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
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
用蜀民而愛之

李允則發廩振饑宋史

李允則字垂範少以材略聞宋太宗時陰補衙內指揮使後知
潭州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
皆輸本色絲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
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春饑復欲先

今集事卷九

三

振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賑糶因募
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
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

維岳憫囚宋史

喬維岳字伯周宋太宗太平興國中為淮南轉運副使遷石補
開進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
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
安北至淮滋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
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舫二斗門
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厦屋設縣門積水俟
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
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

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

齊廓訊囚無冤 宋史

齊廓字公闢太宗時舉進士第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

姚益恭輓朴不用 事文類聚

姚益恭宋太宗時知須城縣輓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道遮轉運使乞留州以聞賜書賞以粟帛秩滿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百疋

韓琦全活飢民 事文類聚

韓魏忠獻王琦宋仁宗時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租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檄開關民流移欲東者勿禁全活飢人百九十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范純仁課民種桑 事文類聚

范純仁宋仁宗時知襄城縣有惠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

韓琦振飢活民 事文類聚

韓琦宋仁宗慶曆三年宣撫陝西屬歲大飢羣盜嘯聚悉討平之是歲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選高日發省倉以振之蒲華同三州所活百五十四萬余人他州稱是召琦歸缺

沈遘立斷 宋史

沈遘仁宗時徙杭州為人疎曠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吏皆甘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間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館問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且詣府遘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

張問奏罷牧地 宋史

張問字昌言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籍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止以聞宋仁宗論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

王巖叟禁軍宿吏 宋史

王巖叟仁宗時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於市眾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范純仁治盜 宋史

范純仁宋仁宗時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忍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往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殿因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俾外使輸納邪遂判曰此釋之復素官同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後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其治盜如此則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

杜衍善政見留 宋史

杜衍字世昌，號東坡，九萬子。學仁宗時，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遙縣，使者薦之。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權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隴州。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

趙抃簡易 宋史

趙抃，英宗時，初知慶州。慶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領外仕者死多無以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此，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及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抃

張戢勸民孝弟 宋史

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皆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張戢字天祺 英宗時起進士調闕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受人

養老恤窮，聞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

俞允恩威並立 宋史

俞允字公達，登進士第。神宗熙寧中，為都水丞，提舉後，擢天

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恃克，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

趙抃治蜀晏然 宋史

趙抃，宋神宗以為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戰，以率眾比成，還得餘貲持歸為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誠莫敢為惡。蜀部晏然。

許將獄空 宋史

許將，神宗時改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為盜者數，獄將曰：「是純

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園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

元絳驗印歸田 宋史

元絳字厚之，舉進士第。神宗擢江寧推官，後知永新縣。豪子龍肆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整券父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州使整母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事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贖尾印而撰為券續之耳。」事駭，謝即日歸整田。

瀛溪洗冤澤民 宋史

瀛溪先生周敦頤，宋神宗時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

民為己任

呂陶分田 宋史

呂陶神宗時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稍半供佛易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張守約罷後息民 宋史

張守約字希參宋神宗時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

孫固愛君 宋史

孫固字和父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馬伸不病民 宋史

馬伸字時中哲宗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騁每調官未嘗得便利為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惑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侯蚤行怪問之皆雁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侯為于朝

范純禮恤民 宋史

范純禮徽宗時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奇棘純禮一以靜侍

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

范純禮寬政 宋史

范純禮徽宗時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為惠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鞠亭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幸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聞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

陳橐撫字得宜 宋史

陳橐字德應徽宗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時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勸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紹興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

張九成書壁自警 事文類聚

張九成字子韶宋高宗時命書鎮東軍判官在會廳究心吏事不肖曹建白不能有所欺掌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劉清之撫字有方 宋史

劉清之字子澄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宜春縣主簿後

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應始伴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昇諸火清之皆諭止之

王十朋德感名橋 宋史

王十朋字龜齡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盜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蓋其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皆斷橋以王公名之

王十朋字郡大化 宋史

王十朋字龜齡孝宗時為著作郎後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通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初貢聞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堂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及後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陸量聞者相告宿通亦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虞允文効食舉能 事文類聚

虞忠肅公允文宋孝宗時為四川宣撫首効大將任天錫剝下為包首又効守令劉洪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者又薦可為將帥三人進偏裨二百餘人諸軍歡呼四蜀交賀於是開公平之路絕請謁之私而軍政修矣

李繁發廉活民 宋史

李繁字清叔孝宗時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代下戶又聽民以茅結易米作粥及楮衣親水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叩蜀彭漢成都盜賊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廉糶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劾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阡陌問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繁感其言奏免之

朱元晦講荒政立學規 宋史

民大悅乃畫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繁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繁像祠之

朱熹字元晦孝宗時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肯便道之官熹

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休格推賞納舉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楊簡字敬仲宋孝宗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

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道簡與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

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公平無頗准理之從一府
史觸怒帥命鞠之簡曰無罪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
實無罪必極往事實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
爭愈力

楊簡善政化民 宋史

楊簡字敬仲孝宗時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
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真獄中諭以禍
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趙方撫字見稱 宋史

趙方字彥直孝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
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
名言

洪咨夔便民 宋史

洪咨夔字舜俞宋寧宗嘉定二年進士知龍州州歲貢錢金率
科鑛戶咨夔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成
邊復苦餽饟為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
民曰母事仇讎而忘父母遠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
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與加
子飯汝無憂史彌遠

真德秀惠政舉 宋史

真德秀字景元寧宗時進士第後累官江東轉運副使至慶元
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
勸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推臨
州計由求申免和雅以避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

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
以備及鄉落別立慈幼立義阡惠政舉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
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贈給有
差

趙與權以德化民 宋史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寧宗嘉定七年進士累遷知安
吉州有富民懇幼子察之與權心始遠其子付獄徐廉之乃
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以公理皆欣然感悟又發掘
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記誌日給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
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

杜杲教民遵父令 宋史

杜杲理宗時知六安縣民有娶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
謂妻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
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妻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
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余玠治蜀 宋史

余玠授四川宣諭使理宗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
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
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
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庸或暫
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
東西川無復統緒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
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租定始有安土之志
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

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處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

王萬大治 宋史

王萬理宗時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聽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向子志立榜伸冤 馬文類聚

向子志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壽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奸吏望風解去縵者數十人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冤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

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傳岐和言服盜 事文類聚

傳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閭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許汾為政寬簡 事文類聚

許汾知鄧州兼荆南西路安撫使政尚寬簡務為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鄰路飢流詔公賑濟活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而立祠于堂

譚澄見稱 元史

譚澄字彥清幼穎敏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既交城田文陽郭師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公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澄悉其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以其害太宗側然為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士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平著者賦以時集累擢懷孟路總管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卜天璋德感神天 元史

卜天璋憲宗時授饒州路總管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大拜勢遂煥鳴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

第一聞

董文炳代償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年十六率諸幼弟事母孝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焉於教子文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世祖時以父任為崇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之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糴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為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間田與貧民為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

民食以足

王都中以禮義變俗元史

王都中世祖至元間改郴州路總管郴州楚上流谿洞獠獠往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都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義倉蓋笙瑟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為之變

伯堅見民頌德元史

耶律伯堅字壽之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為工部主事世祖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

伯堅

其

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其廣勢家據以為磧民以失利來訪伯堅命毀磧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磧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禁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縣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

段直惠政元史

段直字正卿世祖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畧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

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覩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陳天祥民服威信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世祖至元十三年權知興國軍事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

結屋

以居

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為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為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

吳鼎賑民驗券元史

吳鼎字鼎臣世祖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

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即鼎使視地形計上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徙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家曰朱張家多貧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

烏古孫澤獲盜安民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貪縱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

烏古孫澤

五

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求木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崗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誣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

暢師文治効 元史

暢師文字純甫世祖時從伯顏平宋及歸舟中淮裁書籍授翰林侍讀學士二年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修橋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為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因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飽食此乎

資士及細民悉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為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內晏然

許倬免徵民稅 元史

許倬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授徽州總管承哥克尚書會計天下錢糧余知政事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定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定倬詰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定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完

陳思濟愛民 元史

陳思濟字濟民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檄上中書奏乞之浙東復旱禱于名山兩大澍民賴以

烏古孫澤

五

吏兩淮鹽課不敷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赫赫猶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徹下力上章以止之

陳天祥捕妖 元史

陳天祥成宗元貞元年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少子劉金運假妖術以惑眾所至官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眾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彼漢張角晉孫恩之為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之市自此神怪屏息

楊景行教民陶汲 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仁宗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

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

千文傳家奸論法 元史

千文傳字壽道元仁宗延祐二年乙科為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一世居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西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逐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

吳師道濟饑減稅 元史

吳師道英宗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于邵使者轉聞于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權稅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于所司權稅為減

荅里麻修政平刑 元史

荅里麻英宗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

歲荅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

趙璉捕惡 元史

趙璉字伯器英宗至治元年登進士第累除杭州路總管抗於東南為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為人強毅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為在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為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刀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

林興祖廉愛大治 元史

林興祖英宗至治二年為道州總管永明縣洞倭屢竊發為民害興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為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與作賑貧之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觀音奴吞蝗 元史

觀音奴字志能泰定帝時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為剖決旬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鄰乙剖之任以怒毆鄰經宿而死鄰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鄰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鄰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鄰事長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鄰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

以首於罪任商而釋孫安亭陵蒙民揚甲風嗜王乙田三項
不能得值王以飢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
為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偽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
音奴今王妻携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
羊酒跪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
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急我囑神曰我實
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
責神而撤其祠及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
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

周自強政治大行 元史

周自強字剛善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帝
時廣西洞蠻反自強往見徭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為

令事元

考

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于朝特自起授廣西兩江道宣慰
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
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
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諱解若
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
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
自強出令優暇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
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熟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
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

呂思誠德化 元史

呂思誠泰定帝時改景州府縣尹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徭役刻
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

起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
簿界社長歲之季月報縣不孝第不事生業者悉責之罰其輸
作不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家預者寬各
戰曰戶思誠盡祛其蔽文宗天曆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今下造
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干後得官價以還民罪罪自其大
父因河南亂被掠為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募力學召
其主與之約終身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募得為良民他日買
卒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
謂曰我等終不較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
年復還同鄉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正食以活恐思誠聞之
即日迎養思誠令其貧令為媒互人以養之

令事元

天

秦起宗化民 元史

秦起宗文宗時為監察御史遷都漕運使出為撫州路總管至
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
亟使歸之凡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
論叢曰我秦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

諸都刺濟飢治盜 元史

諸都刺文宗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
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諸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
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諸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
其生路耶既又責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順帝元統二年除盜
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諸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
賊白晝劫人久不能捕諸都刺生擒之其黨路宣慰使羅鍋誣

以狂劫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諸都刺之誼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諸都刺裁抑之民以無擾

秦不華教民化俗

元史

秦不華字善順帝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盜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

許義夫諭盜安民

元史

許義夫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已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足後為封立縣尹官順帝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群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立縣小民貧皆已為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懇款賊遂他往封立之民得免於難

免於難

張寬祝天除蝗

元史

張寬順帝時為河南武陟縣尹木將熟有蝗自東來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群飛啄食之

天乎見民頌德

元史

劉天乎知許州歲大旱天乎禱即雨野有蝗天乎令民出捕俄群鳥來啄蝗為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蟲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嚼之許人立碑頌焉

景亮平徭興學

元史

白景亮字明甫起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取于朝特授沔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

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賴像諸生無稟饌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摺紳稱頌為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謹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官錫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良蠲賦

元史

王良字止善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又辟江湖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繼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運鹽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

鹽不便嘗言

元史

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運使集議欲捐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眾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核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

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緣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詐妄言其不過欲疎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與創立衙門為微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十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更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授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蠲之

循吏

守法治民無所更改者

高崇樹德 說苑

高崇字子羔衛靈公時為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逐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然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命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乎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問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汲黯治東海 史記

汲黯漢武帝時遷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承吏而任之黯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

黃霸治潁川 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河南太守承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擢以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以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志清車綬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今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交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

朱邑不苛 前漢

朱邑字仲卿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序問者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身為列卿居處節儉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宣帝神雀元年卒天

子問惜賜邑子黃金百斤必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承豈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其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召信臣案法見稱前漢

召信臣字翁卿成帝時舉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石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高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

號之曰召父

王景教民耕藝後漢

王景字仲通章帝時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陂廢教用犁耕田是陂闊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楊仁勸課後漢

楊仁字文義章帝時拜什邡令寬惠為政勸課課吏弟子悉令就學具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豫有宋章者貪吝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秦彭言制見寵後漢

秦彭字伯平章帝時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教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體有邊秦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必罷遣而已不加耻尋百姓懷愛莫有敢犯興起稻田數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吏更踴躍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鮑德見稱神父後漢

鮑德章帝建初中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櫺舍備俎豆黻冕行禮

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許荆自咎後漢

許荆字少張和帝時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校紀婚姻制度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將巧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法雄強虎後漢

法雄字文強安帝時為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數澤先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少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延篤寬仁 後漢

延篤字叔堅桓帝時為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皆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何夔 字叔龍 獻帝時遷長廣太守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令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各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

董和字幼宰漢末為劉璋成都令時俗奢侈婚葬至傾家竭產和率以儉防遏踰備為之軌制遂移風變俗善畏而不犯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都尉吏民老弱相勢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遷益州太守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

董和移風 蜀書

顧邵字孝則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吳帝孫權妻以兄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安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

顧邵風化大行 吳書

職舉善以敦風化大行

顧頤之字偉仁宋少帝時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頤之柳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羊玄保 字保 宋少帝後文帝以玄保廉素察欲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伶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柳慶遠 字齊和 帝為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

劉潛 字孝儀 梁武帝大同中累遷御史中丞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綱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

劉玄明 字明 戒酒 南史

劉玄明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傳觀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張蒲 字玄則 魏明元帝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後改為壽張子太武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

張蒲風化大行 北史

子 175-305

給乃以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韋崇安民 北史

韋崇魏孝文帝時除南頓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

裴安祖善化 北史

裴安祖乃裴駿之從弟也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魏孝文帝時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

崔挺感民致玉 北史

崔挺字雙根魏孝文帝時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逃亡閭閻充役挺上書以

李華孝

李

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父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按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以曾克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至為賢遣船隨取光潤果然遂不肯受乃表送都宣帝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

封回改俗 北史

封回字叔念魏宣武帝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

邢邵明察 北史

邢邵字子才仕魏宣武為黃門侍郎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得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不受舉州不識其所以

杜纂恩紀 北史

杜纂字榮孫魏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慳者加以罪謫弔死問生甚有恩紀

李韶遺愛 北史

李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未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內大安魏孝明帝正光五年卒于官年七十二

李華孝

李

詔賜帛七百匹贈司空諡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塚數日方還道愛如此

子華仁恕 北史

拓拔子華魏孝莊帝初為齊州刺史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因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洛元顯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

蘇瓊南北兼濟 北史

蘇瓊字文宣帝時為清河太守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克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及為行臺左丞行徐州事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軋度淮南歲餘於聽淮北取糧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糧淮南遂

得商估往還彼此無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

孟業庫錢貸民北史

孟業齊孝昭帝時為東郡太守武成帝河清三年救人問養贖
惟買其功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
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
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
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救乃放還郡
中父老和河迎接

于翼誠信寬簡北史

于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後周孝閔帝踐祚為渭州刺史翼
兄寔先蒞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
比之大小馮君焉

蕭綽

蕭綽綽因見稱北史

蕭綽周武帝時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
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馮曰昔王長虞延
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
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李遜停兵唐書

李遜字友道德宗時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勝
騰走揚州因滅勝家曹亡剽劫遜至鐫諭利害衆釋鎗自歸觀
察使有限外呼放遜一不應入為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
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
屯于境以折閩衝遂為長成幾三十年遜署事即停其兵

丁暉仁服強金史

丁暉仁熙宗時遷和川令前令鹿與不事事群小越法于禁無
所憚暉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
強悍畏服暉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九祖賦與百姓前
為期率比他邑先辦

牛德昌散賊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熙宗皇統二年中進士第調礮山簿遷萬泉令
屬蒲陝荐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盡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
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
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劉仲洙廉能見陞金史

劉仲洙字師魯世宗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
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溥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
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
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出為祁州刺史以六善
為教民化之

黃久約正義金史

黃久約字彌大母劉氏一夕夢鼠銜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寅在
子也章宗時擢進士第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
為強郡守欲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因得免死授磁州刺史磁並
山素多盜既獲而欵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
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識之
而後行久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
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
適足以歛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贈其議

守愚見民勒石 金史

女奚列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章宗明昌二年中進士第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首害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普州刺史教其姪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官餘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于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于石改秘書郎

張齊賢禁送冤囚 宋史

張齊賢太宗時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驥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元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為減太半

張詠清訟 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第為大理評事後知杭州時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資產且有遺書今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

張詠寬罰 宋史

張詠太宗時進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

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即位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李允則除稅 宋史

李允則字垂範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管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

楊仲元白旱免稅 宋史

楊仲元字舜明仁宗時第進士調苑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更非他寔仲元也竟免其稅

李先恤囚 宋史

李先英宗時撫楚州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懲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為徒刑毀其按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

陳良翰公心如鏡 宋史

陳良翰字邦彥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文恢博有氣高宗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

何衡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李衡安民 宋史

李衡字彥平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高宗時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敵忤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明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孝宗隆興二年金犯淮墮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李衡獨自斷不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蠲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

趙不惠利民 宋史

趙不惠字仁仲嗣漢王宗道曾孫也父士圖從上皇北遷高宗時系遷知開州開在巴東谷鄧陝不惠為興學俾民知孝義郡

有鹽井舊長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惠罷遣鹽利倍入郡

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又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

純固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藥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遊城門不得行至愛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惠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餘萬

尤表見民立祠 宋史

尤表字延之少穎異將偕施炯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尋冠南宮高宗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奏與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傷民曹司輸粟結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奏聞奏之縣

舊有外城屢殘於寇賴毀甚表即修築已而金渝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之為立生祠

表植種木蔽民 宋史

表植字繼仲孝宗時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歲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

楊簡寧宗時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鱉五百為群

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求嘉尉及水岩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怒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

立郡官威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

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弟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聞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推扶擁塚道傾城哭送

范應鈴寧宗開禧中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

衝寇有平喜亂者詐為敵誘應鈴無得主名梓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入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後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乃際為州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

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

董槐理枉脫桎宋史

董槐字庭植寧海人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楠私鑄兵結黨解族笑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槐成枉今不為出之生無繇矣乃為觀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桎獄

孫夢觀遺表宋史

孫夢觀字守叔理宗時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逆貨財偏聚為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

之後弊政亦自若

在廷之士皆危之

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

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獨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杭以為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張雄飛革宋弊寬刑獄元史

張雄飛字鵬舉世祖時為澧州安撫使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群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貪欲殺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間

抄掠居民雄飛遣楊應中等往諭以威德諸徭悉感服

立智理威裕宗元史

立智理威裕宗在東宮時為必閣赤典文書世祖至元十八年蜀初定帝聞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立智理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時方以閩田均賦頃盜息訟諸事課守令立智理威奉詔其謹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

張特立淳古見奇元史

張特立武宗時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統石烈牙兀解又侮慢儒士會核陝西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奇之

廉吏

勤政愛民奉公潔已者

劉龍選一大錢事文類聚

後漢劉龍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龍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遇聖明故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李咸節儉歸還所賜事文類聚

後漢李咸孤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家以二散骨見許遂還所賜物乘弊牛車而去

鄭渾名改類事

鄭渾文帝時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意水漲百姓饑乏
渾興波竭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下宜既難終
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
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遂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
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
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滿五果豐實久魏郡界村落齊整
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渾清素在公妻子於饑寒

王遜勸還官

王遜字邵伯郡察孝廉仕惠帝官至上洛太守私牛馬仕郡生
駒犢者按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朱脩之私債

朱脩之字恭祖宋文帝時為荊州刺史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

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賄之未嘗
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
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顧憲之清美

顧憲之字士思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建康令至於權要請托長
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
郡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劉懷慰示麥飯却餉

劉懷慰仕宋為尚書駕部郎為齊蕭道成心腹齊國建高帝欲
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
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
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

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麥廢田二百
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
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
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
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沈嶺之知廉再任

沈嶺之仕齊武帝為丹徒縣令以清廉抵罪主簿傅叔之聞之
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屬季孟之間乎嶺之性疎直在縣自
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
武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
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嶺之以手板四面指曰

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上
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
重来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孔奐却餉

孔奐字休文陳武帝時為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太郡
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
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
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襪一具奐曰太
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
厚意幸勿為煩

呂顯致民作頌

呂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熱主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魏道

武帝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續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張雁清素

張雁魏孝文時為魯郡太守履行自素妻女獲保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孟信

孟信字脩仁仕魏從孝武帝為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慰勞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盛盛無肴殖唯此而已又以一錯倚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純樽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受進之酒盡方別

蘇瓊

蘇瓊字珍之仕東魏孝靜帝為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時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梁上郡人相顧而去

辛術正刑不受賜

辛術齊文宣帝時為淮南經略使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縣城二鎮將犯法辛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孟業辭償

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為鉅鹿郡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勠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享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從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預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部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認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意無方便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歛有損聲名所以仰達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為

唐瑾

唐瑾字附璘周文帝時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輪重矣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彼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閱恐常人有投桴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申徽賦詩見誦

申徽字世儀仕周明帝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告

通餉遺微性廉慎乃蓋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傲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勿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迺誦之

趙軌受盃水北史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堪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杜暹受紙百番唐書

杜暹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中宗時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隨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

耶律篋無舊蓄遼史

耶律篋八字朝隱興宗崇熙六年為北院大王入朝帝從谷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為多卒年五十五上聞悼惜死之日篋無舊蓄梳無新衣遣使弔祭給葬具篋入平居不屑細務善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慕容德豐廉潔宋史

慕容德豐字日新幼聰悟父延釗愛之嘗曰與吾門者必此子

八歲補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卒授如京使太祖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若南面巡檢又為揚州都監征南唐為洞子都監城既下令為昇州都監市廛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聚聚金帛德豐獨必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檢嘗破小過族奪名馬數十匹詔書褒諭

賈黃中獻金受賜宋史

賈黃中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為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為鑰其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唐介不坐買珠獄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倖分珠獄發奏方入帝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獲贖見之果然

曾鞏罷詭直宋史

曾鞏字子固仁宗嘉祐二年中進士弟徙知福州福州無職田歲饑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王獬清能宋史

英宗徙王獬為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獬立孔子廟擇秀民識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其自為清長官

張榮却金元史

張榮字世輝太祖時從諸王間端破宋棗陽仇城等三縣時河南民北徙至齊南張榮下令民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為樂土是歲中書政績為天下第一李璵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榮曰身既許國何可擅交鄰境却之

惲羅歡却金誅惡元史

惲羅歡畏谷兒幼子離木易之孫瑣魯火都之子也世祖時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斷事官惲羅歡年十六為本部斷事官從世祖討阿里不哥數有功皇子雲南王愛哥亦為其省臣寶合丁壽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稱旨丞相線真以惲羅歡聞帝可其奏惲羅歡辭曰臣不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誤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未至雲南寶合丁密以金六萬迎餽祈勿究其事惲羅歡慮其挫其傲外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豪不能容可且持歸待我取之惲羅歡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顧謂線真曰卿舉得其人矣賜黃金五十兩

集事淵海卷之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

臣門

能吏

剽繁治劇禁暴安民者

西門豹斷巫害史記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孫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其時巫行視小兒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綺綾衣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綵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民人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民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長者里父老皆會民往觀之者三二十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驅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紱折

獨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約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約曰諾且留待之須臾約曰廷掾起矣皆罷去歸矣鄰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尹翁歸發姦

尹翁歸字子兄昭帝時為獄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闕變更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賂賈畏之後去更居家會由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年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無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故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

王尊誅不孝

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為郡督郵及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吏民小解輒被籍縣縣收取點更豪民案致其罪入為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姦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點主名教使用類推述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王尊誅不孝

王尊昭帝時為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答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檄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趙廣漢拏盜

前漢

趙廣漢字子都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知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今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緒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緒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鉅簡及得投書則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計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敢發又輒得一切治理感名流聞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

王

京兆尹滿歲為真以和類按士其尉為待遇吏殷勤其備事進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馬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疆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者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金矣唯廣漢至精賦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密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鉅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聚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貨此宿衛臣也釋貨束手

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晚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歡勅吏謹賜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飲饗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其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後姦穢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挾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張敞弒盜

張敞宣帝時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

集事

人皆不稱職京師竊盜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者數人皆溫厚出從童孺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照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間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拘鼓稀鳴市無偷盜

張敞劾奏廣川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

之黨舉吏逐捕窮害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謂等果得之駭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尸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張武以法治梁

張武敞之弟也宣帝時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踞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御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杜延年清靜見賜

杜延年宣帝時為北地太守選用良吏捕繫豪彊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從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張敞赴召見用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京兆尹坐黨友罪免為庶人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欲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詢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獲繫解歸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賞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託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約獄故不直

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敬拜為冀州刺史

魏相治郡 前漢

魏相字弱翁宣帝時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之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其姦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其令去官必以為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勿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

集事

六

黃霸司察 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潁川太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為饗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謂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令於道旁乃為為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臺簾不敢有所隱繆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卿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示可以為棺某亭楮子可以祭吏往告石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茲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

王尊感震郡中 前漢

王尊字子雍元帝初元中舉直言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今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而疆扶弱宜恩廣澤其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教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逐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丞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母以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音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棄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吏詣閣下從太守受其罪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戚感震郡中盜賊分散入

集事

七

傍郡界

王尊以身填堤 前漢

王尊成帝時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弘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河伯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詔加尊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朱博如神 前漢

朱博字子元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

白駕辦傳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究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傳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傳應事變適至於此後傳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傳殺此吏為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傳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則傳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也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時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傳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傳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傳嘆曰大丈夫固時有是焉翊欲酒卿耻故試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傳因赦禁毋得泄

集事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傳擢禁連守縣令

班伯稱神前漢

班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其下車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悉弛諸所賓理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何並斬奴前漢

何並字子應哀帝時司空何武舉為長陵令初拜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

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瘞埋合並具知之遣吏奉謁傳送欲其無留界中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林卿既去北度逕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擔榆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令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譁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叩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之徙潁川太守

何並除奸前漢

集事

何並字子應哀帝時為潁川太守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貶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季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季亡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張扶日晏不休事文類聚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晏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侯霸全郡後漢

侯霸字君房王莽初遷隨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祇全使有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

伏湛示信降賊後漢

伏湛字惠公王莽時為平原太守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為大司徒為政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願沛不可違時賊徐異卿等

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光武知湛為

青徐所信遣到平原與卿等即日歸降

第五倫拒寇後漢

第五倫字伯魚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時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數十輩皆不能下

姚期威信服人後漢

姚期字次兒光武時為魏郡太守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倘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下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

信

李章討賊後漢

李章字弟公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談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後為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與而據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繫之掾更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虜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

鮑永禽寇後漢

鮑永字君長光武時拜諫議大夫至懷說更始河內太守開城降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關內侯

衛颯化蠻後漢

衛颯字子產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濡以自給後光武時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脩庠

序之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郭俗從化先是合淮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楚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更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以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吏更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石什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次充教民鐵織後漢

次充光武時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桑麻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章帝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既臣問御佐曰人無復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次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郭伋招懷後漢

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集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最之不敢入塞後潁川盜賊群起倣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伋悉遣歸附農因自効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駭

不絕

杜詩稱母後漢

杜詩光武時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趙父後有杜母

張堪麥穗兩岐後漢

張堪光武時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祭彤去盜後漢

祭彤光武時為偃師長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贛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贛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贛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鐵百匹

馮勤經理國土後漢

馮勤光武時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

朱暉威惠後漢

朱暉光武時為臨淮太守好節操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執怨以義犯者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優卹

吏人畏愛之為之歌曰：「穰直自遂南陽朱李吏，其成人懷其惠。」

王景理水 後漢

王景字仲通，光武時辟司空。少府時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後儀渠吳用景鳩，泅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決壞才，乃得修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時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又以嘗修後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服，乃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榮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柱，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吏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

馮魴放盜 後漢

馮魴字孝孫，光武時拜。震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鄭令，頽川盜起，郊賊延襲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至頽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哀聞帝至，皆自劾。剔負鐵鎖，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襄等還魴誅之。魴責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後每有盜賊為害，所發縣界清靜。

鍾離意 後漢

鍾離意，光武時遷。棠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百姓如赤子。初

到縣，市無塵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趨。作決日而成功，作畢為餅土祝曰：「興功後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大悅。

袁安理冤 後漢

袁安字邵公，為楚郡太守。明帝永平十三年，楚王英獄所連繫者數千人，吏案之急，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出之。丞掾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者，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安自當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出者四百餘家。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者感激，自勵京師肅然。

馬援賑貧 後漢

馬援字伯威，章帝時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嚴監官以利百姓。賑貧，薄稅與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周紆嚴明 後漢

周紆字文通，章帝時遷。召陵侯相，廷掾。悍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服有禍，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葉入城者？」門者對唯廷掾耳。又問於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還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張霸童謠 後漢

張霸字伯饒，舉孝廉。和帝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有業行者，皆見擢進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始

到越賊永祥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
不煩亡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頂我矛賊盜盡吏皆休

戴封美政後漢

戴封字平仲和帝時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
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頽除一境奇之其
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
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
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王渙神算後漢

王渙字稚子和帝時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奸猾積為人患渙以
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
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

李膺

李膺

行後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獄久訟歷政所
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歷塞群疑又能以誦數發
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嗟男
女老壯皆相與賦歎致奠醢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
皆設樂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
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犯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
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虞翻禽賊後漢

虞翻字升卿安帝時辟太尉李膺府拜如中時羌胡反大將軍
鄧騭議棄涼州詔說李膺勿棄脩善其言四府皆從詔議鄧騭
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之時朝歌賊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
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謂為朝歌長故舊皆弔弔曰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及
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
詔為餐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
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絳綬縫其裾為識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陳禪化厲後漢

陳禪字紀山漢安帝時拜遼東太守會北匈奴入遼東禪至胡
憚其威遠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
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
珍貨而去

种嵩遠夷懷服後漢

种嵩

种嵩

种嵩字景伯順帝時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
職三年宣恩遠矣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蠻
不唐跋扈焚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
化時永昌太守冷歸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冀糾發逮捕馳傳
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服直
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
害冀因此陷之

李固弭盜後漢

李固字子堅拜議郎順帝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
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舉於是賊帥夏
竇等歛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
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徙為太山太守時太

山盜賊也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羅遠歸
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黃昌嚴猛

後漢

黃昌字聖真順帝時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
蓋者昌初無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
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
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
斷理莫不得所密捕六所一人脅使條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
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

陳球平賊

後漢

陳球字伯真順帝時拜御史是時桂陽縣賊李研等群聚寇
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

集事

十

到設方略晷月間賊羣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
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
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
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相拒十餘
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
蓋等

陳龜威仰強豪

後漢

陳龜字叔珍順帝時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
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
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聲嚴案平理其
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移其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
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

韓詔賑飢

後漢

韓詔字仲黃桓帝時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
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詔為臨長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縣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
求索衣糧者甚衆詔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
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滿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
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

度尚救疾

後漢

度尚桓帝時為上虞令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
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救責人飢尚開倉粟給營救疾者百姓
蒙其濟

崔寔教績

後漢

崔寔字季真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
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
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禮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為一通置之坐側

第五種糾發姦貪

後漢

第五種糾發姦貪

後漢

第五種字與先倫曾孫也少厲志義為吏名冠州郡桓帝時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時徐充二州盜賊起高密在二州之郊種飭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數千家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孔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重事若何曰願無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開門收匡賓客吏四十餘人糾發其賊五六萬即奏匡并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效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嘆之

賈琮襄帷後漢

賈琮靈帝時舉孝廉為京兆令有政迹舊交趾多珍產異香前後刺史貪積賄賂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發兵反執刺史帝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告冤無所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使各安業招撫免差役誅其渠帥選良吏守諸縣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後選為異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案之百城聞風咸震其威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朱儁斬梁龍後漢

朱儁靈帝時遷南陽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群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即拜儁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遣使

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

應劭率民退賊後漢

應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

劉陶素姦如神後漢

劉陶字子奇靈帝時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宴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劔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

童恢服虎後漢

童恢字漢宗獻帝時除不其令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亦有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無囚流人歸化民皆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曹操赤棒專威後漢

曹操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解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

各十餘校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株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領兵令

王脩攻賊

王脩字叔溫獻帝時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懼服

賈逵舉奏不法

賈逵字梁道後漢獻帝時魏文即王位以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

今案

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堠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過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澗長谿水造小戈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陳矯論決

陳矯後漢獻帝時曹操辟為司空掾為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由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選魏郡太守時縣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胡質威服山越

如其郡公南徐漢獻帝時以為郡吏守制長縣吏斯從輕依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胡質辨姦

胡質字文德後漢獻帝時曹操召為頭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姦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姦皆耐諒隱抵諒不勝兩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極驗具服從吏部即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

楊沛高權

楊沛字孔渠後漢獻帝時為新鄭長人多飢窮沛課民蠶桑乾甚收登豆園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千餘斛藏小倉會曹操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糧操其喜

杜襲要誓

杜襲後漢獻帝建安初曹操迎天子都許縣逃還鄉里操以為西郡長縣濟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欲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庫虛空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

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嚴殺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重吏民出圍得死喪略盡而無友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訶當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趙儼因家親書

趙儼字伯然後漢獻帝時曹操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咸感恩而著

呂慶平賊親書

呂慶字子恪後漢獻帝時曹操在兗州聞慶有膽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蒲通謀以度代松慶到招誘吳母等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此士伏其側慶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散群賊乃

平豫太守

平豫太守領太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嚴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續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更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強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在郡十數年甚有威惠

國淵智察表書親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曹操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索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國淵立法競勸親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

陳登化民畏愛親書

陳登字元高漢末有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章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者有孤視民如傷後漢獻帝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抗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今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

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東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

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奸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其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

王昶栽樹墾田親書

王昶字文舒魏文帝在東宮為太子文學帝踐阼從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

顏斐教化親書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魏文帝黃初時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

馬起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閏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車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閏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新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倉慈德惠 魏書

倉慈字孝仁始為長安令明帝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便

令集軍士卷

其

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擾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科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園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述其同之

游楚守城不降 魏書

游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明帝太和中國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

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泣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顧我為卿盡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自急耳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障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盡自疲弊耳使顯為鼓繁之蜀人乃大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城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蜀皆賜拜明帝嘉其治詔勿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

令集軍士卷

其

小而大聲目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

徐邈政化大行 魏書

徐邈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直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輕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歛民間秋收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禁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

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禪邪繩狂州界肅清

劉毅見聞

劉毅字仲雄勿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戲否人功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魏元帝末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張巖安邊

張巖字伯岐後王時為牙門將越萬郡自丞相諸葛亮討高定之後更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續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張巖為越萬太守巖將所領往之郡訪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促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巖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嚴

集事

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十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臂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形勢疑遂遣親近爾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巖上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

呂入開喻增戶

呂父字李陽後主時為漢廣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

陳表誘敵施明

陳表字文興吳主孫權時為將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

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性悍收考極毒雖死無辭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右都督

李密便民無擾

李密字令伯晉武帝以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諸縣欲求芻蕘薪蒸密嚴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朱齡石斬姚係祖

朱齡石字伯兕晉武帝以為建武參軍後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初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強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郡得清

王宏政術

王宏字正宗魏侍中祭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晉武帝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勸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十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晉飢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張輔剛正

張輔字世偉少有幹局武帝時補藍田令不為豪族所屈時疆督將軍龐參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僅僕放縱百姓患之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

陸雲神明晉書

陸雲惠帝時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何攀申明曲直晉書

何攀居心平允莅官慈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惠帝時為涪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陳書閣又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

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

山遐增戶晉書

山遐字茂林東晉元帝時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實絕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

江東之簡政南史

江東之字玄叔宋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入戶三萬收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乘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觀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暇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

王攜投書南史

王攜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

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攜攜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請之明日而見代

沈懷文訊獄南史

沈懷文宋文帝時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因繫甚多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眾咸稱平

沈瑀見任南史

沈瑀字伯瑜宋明帝時復事刺史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慈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任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

萬帝益善之

王敬則縛盜南史

王敬則宋明帝時補既陽令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君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顧憲之明史斷惡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入號曰神明又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慶有

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甚
街之亦卒不能傷也

王敬則略不拾遺南史

王敬則齊高帝建元中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
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
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又之乃令偷舉
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讎皆逃走境內以清

傅琰明決南史

傅琰字季珪齊高帝時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妓爭團絲米詣
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案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且
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孔珪之案盜南史

孔珪之有吏能仕齊武帝時為會稽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
稻一束珪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珪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
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蕭景洽郡為最南史

梁吳平侯蕭景好學才辯有識斷齊明帝時為永寧令政為百
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
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
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

謝覽折強除劫南史

謝覽梁武帝時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
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

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
下車肅然

江革施恩息盜南史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除都官尚書尋就吳郡時境內荒倫劫盜
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革乃
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傅翽如神南史

傅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因問曰聞丈
人發姦隨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然他唯勤而清清則
姦網自行勤則事無不理姦網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
滯欲不理得乎後梁武帝天監中為建康令後有能名

傅岐放囚南史

傅岐字景平梁武帝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家訴
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
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
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高
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遷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
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

蕭茂達援急贍貧南史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簡文帝第七子也天監七年出為陳
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
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
賊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理仙理
荊州承應赴眾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

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頭賊人因秀以救二萬
船賊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
甚悅

蕭恭降朗南史

蕭恭字敬範梁武帝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時衡州刺史武會
超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友帝以恭為刺史至緩服徇賊
示以恩信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
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清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
遣使請降恭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
之子姪斬之軍門有司奏恭縱罪專執詔宥之遷湘州刺史

沈瑀抑吏南史

沈瑀梁武帝時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

令長吳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蒙族數

百家子弟縱橫相庇瑀厚自封植百姓甚惠之瑀召其老者
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吏皆號道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至餘
姚富吏皆解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
貴人悉使著芒屨布衣終日足有嗟跌縣加榜使瑀微時
嘗至此謂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絕瑀
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夏侯恭叔惠化南史

夏侯恭叔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運理上有光如燭成以善政
所致

臧厥精明南史

臧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梁武帝時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

結聚通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殲負而
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
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
所不能決者敕並付獄辭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過登聞鼓
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孔奐麥飯餉軍南史

孔奐字休文梁元帝時補中從事史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
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
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舍武帝剋日決戰乃令奐
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
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

程靈洗督下耕績南史

程靈洗字玄德陳文帝時為都督鄧州刺史靈洗性嚴急御下
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
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捕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
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賞財亦
弗儉吝

李曾善政賊長還康北史

李曾李孝伯之父也魏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今行禁止并州丁
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
一死賊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賊故處郡謹曰詐作趙
郡賊猶勝常山賊其見憚如此

于栗磾構橋北史

于栗磾仕魏時為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

橋乎梁碑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

陸毅清平 北史

陸毅魏文成帝時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疆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毅者千餘人魏獻文不許謂羣臣曰毅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毅之代還也吏人大獻布帛以遺之毅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

李安世表善除惡 北史

李安世魏文成帝時出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為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衡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遁逃之藪公私咸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

房景伯喻賊 北史

房景伯字良暉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魏獻文時李冲典選拔為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

禮於景伯聞其臨郡聞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許乞留復加二載

拓跋珪不收狂誤 北史

拓跋珪魏孝文帝時為豫州刺史有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嘗有犯懷恨圖為不軌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珪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珪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珪恕而不問

宋世景發姦 北史

宋世景魏孝文帝時行發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

鄭尚弟遠慶先為花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乃而誠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絕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懷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豕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李宗懸鼓 北史

李宗字繼長仕魏孝文為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充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宗始也

楊津智察 北史

楊津字羅漢魏宣武時遷驍騎將軍出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若令察佐有過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公感厲莫有犯法者

王椿聲望 北史

王椿字元壽魏宣武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僅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之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叉將營明堂辟雍欽

徵為特作 北史

徵為特作大臣椿聞而固辭孝昌中令朱榮以汾州胡遷表椿慰勞汾胡胡與椿北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車望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其父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霓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密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

江文遙震肅奸盜 北史

江文遙悅之子也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侯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魏宣武帝令龍父封拜威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苦疾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切思止政為雍州諸郡之最

刁雙清肅 北史

刁雙魏明帝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殺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

宋世良括戶 北史

宋世良字元友魏孝莊時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估賦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

宋翻威振 北史

宋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魏孝莊時除司徒左

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

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露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柳慶殺孟甥 北史

柳慶魏孝武時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親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

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感言孟氏倚權侵重之狀言畢令皆殺之此後責戚斂手

樊子鵠責守失儀北史

樊子鵠魏孝武時除兗州刺史時之官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探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震悚

蘇瓊明斷北史

蘇瓊東魏孝靜帝時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址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後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行

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高季式討賊北史

高季式字子通有膽氣東魏孝靜帝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械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崔昂守法北史

崔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

輔國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數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問內外齊肅

韓褒弭盜北史

韓褒字弘業西魏文帝時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蒙石所為也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防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僚屬少年素為鄉里恩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箴之因大勝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願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

悉首焉褒取名簿勘之亦無差異並示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盜并息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役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賊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鄭道邕招撫部民北史

鄭道邕字孝穆幼護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魏孝明帝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大司馬咸陽王長史文帝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暕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

拜京兆尹

實熾飲水 北史

實熾西魏蔡帝元年除原州刺史抑控蒙古中理幽帶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宋世良善政 北史

宋世良齊文宣帝時拜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聞甚高陽平郡移據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報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

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赦郡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蘇瓊政術 北史

蘇瓊仕齊文宣帝為南清河太守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表禮又錄月預不獻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辛烈蝗不入境 北史

辛烈齊文宣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為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頗有災蝗大牙不入陽平境數書褒美焉

即基清訟 北史

即基齊孝昭帝時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壤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謝致密網久放得罪者眾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牘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疎獄訟清靜

即茂審囚 北史

即茂周武帝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官衛國人不取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于翼祭山得雨 北史

于翼字文若周武帝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時大旱涇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群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

盧賁決渠 北史

盧賁字子微略波書記隋文即位拜散騎常侍歷鄆魏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決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島陂人賴其利

乾雄口盡情狀 北史

張乾雄有才器隋文帝時為秦王俊法曹參軍王嘗親禁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梁彥光復治相州 北史

梁彥光隋文帝時轉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餉臣自分廢黜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魏德深治最 北史

魏德深初為隋文帝挽即以其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武陽郡承元寶歲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魏德深為貴鄉長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

盧昌衡表則 北史

盧昌衡隋文帝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其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論之者以為美談

長孫平義倉 北史

長孫平隋文帝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之自是州里豐衍

裴蘊驗丁 北史

裴蘊隋煬帝大業間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周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余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

得賢而理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張允濟盜 唐書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時慈因教曰弟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慈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張允濟決訟 事文類聚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原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焉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原武吏大慙

張儉屯田轉邊唐書

張儉字師約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謂判可汗方疆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勅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恩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

陳君賓勞條見陞唐書

陳君賓陳鄆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高祖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太宗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穴君賓加意勞徠不替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盧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后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糶糴少令拆民房逐食聞利

賈敦頤兄弟善政唐書

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遠有羸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

賈敦頤兄弟善政唐書

賈敦頤太宗時徙瀛州刺史州澤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沒溺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高宗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喻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獲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

裴琰之露懸手唐書

裴琰之高宗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央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動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露懸手

王方翼濟飢唐書

王方翼高宗時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壘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惶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餓死皆重關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眾之產其地裴行儉討遼匭奏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

李傑市棺唐書

李傑中宗時改河南尹傑既精曉斷難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滯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罪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

韋景駿著功唐書

韋景駿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郭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使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賢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入通有無徵軍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又去人立石著其功

李朝隱處宦官唐書

李朝隱唐睿宗時為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
掘出之帝聞即嘉之乃下制曰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品
官入縣有垂儀式遂能貴之以禮繩之以愆宜加一階用表剛
烈

李元紘毀磔唐書

李元紘玄宗時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為
萬年令賊役稱平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
渠立磔諸場卑利元紘教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

韋倫減鑄省費唐書

韋倫玄宗時以蔭調監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
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扶苛嚴愈
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終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

晚節盛營官室吏介以為欺倫閱實工負省費倍

鄭昉殺賊唐書

鄭昉玄宗時為鄆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留昉誅
殺六七十人採訪使哥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駭
市人以應昉率眾擊殺之

于邵曉獠皆降唐書

于邵字相門玄宗天寶末第進士補崇文校書郎遷巴州刺史
會歲饑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乃降邵儒
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
授兵部郎中

左震斬巫唐書

左震為黃州刺史肅宗不豫太卜建言崇在山川宰相王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而至于託
州縣路遺張籍時有一巫美而盛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慘殺
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鎗不啓震怒破鑄入
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賊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
以聞與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房琯治汾復民居華文類聚

房琯唐肅宗時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姑汾以武人領利史
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據民居琯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
聲流聞

柳子厚悉歸貧人華文類聚

柳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
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妻其備足

祖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
千人

蘇弁儲待畢給唐書

蘇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
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
樂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中駕至儲待畢給帝嘉之
試大理司直

張延賞治行第一唐書

張延賞代宗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
里墟榛延賞收簡約輕徭賦號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
闕完雄有詔褒美時嚴河南山南等副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
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

柳子華營辦

柳子華公諱諸父也始辟嚴武歸南府更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華清宮先命完舞欲以子華為京兆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園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付用投園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

王播均罰

王播字明敏德宗貞元年間為監察御史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頗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以捕捕取均其罰

鄭珣瑜饒運

鄭珣瑜字元伯德宗時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饒運珣瑜密儲之陽瞿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就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紹約者珣瑜輒佳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就我多恃以取求苟以為雅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珍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北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

李吉甫破敵

李吉甫字弘憲德宗時改鄆饒二州刺史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獲盜窟穴治稱流聞

馬摠民數如親父母

扶風馬公摠唐德宗貞元中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摠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遺剝膚推髓公私掃赤立新曰不相保

符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曰摠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懷心羅精夢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致之行眾皆戴公為調父母

羅立言築城息盜

羅立言唐德宗貞元末權進士段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甘富家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間挾号於眾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无困者不知有役設鑠絕汙流盜屏息

李異理財

李異字令叔為湖南觀察使徙江西銳為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以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為鹽鐵轉運副使

李

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異蒞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寶長於吏事至治家亦乞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腰佩青囊常如與異對

盧坦寬恕

盧坦憲宗時為河南尉改壽安令時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達之不過罰令休爾由是知名

錢徽理枉

錢徽字蔚章憲宗時中進士第拜左補闕又拜禮部侍郎後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初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

給宴飲贈餉者微曰此農耕之備可作命代貧民租入

劉栖楚窮治

劉栖楚敬宗時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火竄各北軍凌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撓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必盡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王播善奏

王播文宗時進檢校司徒拜左僕射少孤貧自刈苦至成立居官以蠲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崔碣得情

崔碣字東栗武宗時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專貨江湖間值鹿勛亂盡亡其貨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說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駭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訴逐之妻詣史自言乾夫奉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字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杖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賸數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注滌獄決而齊都民相語歌舞於道

李頌奉法

李頌字德新唐宣宗大中末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頌至有紳策士向君慶通賊六年不

送釋然出入閭里類家適此伍兩觀君慶命頭建貨類即抵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召瓦小貨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

何易于致獄無囚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來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監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記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沽矧厚賦毒之乎命吏問詔吏曰天子詔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後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爾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教更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閭民在廷

易于丁寧招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後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

劉昫除弊

劉昫唐廢帝即位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幣庫之數執何玢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玢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賊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辜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

馬人望括民戶口

馬人望字儼叔太和中第進士為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鑪

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
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
事聞于朝悉從所請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為人望處決無
一免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
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享欽之弊大率十得六七
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
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慨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
之甚尚辭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張浩撤祠 金史

張浩字浩然太宗天會八年進士及第授秘書郎改平陽尹平
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入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哀息近郊有
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

金史

金史

屋役其像水中強宗賧吏屏迹真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免
帝祠作擊壤遺風亭

劉敏行禦寇 金史

劉敏行太宗天會中進士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
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畝畝荒蕪敏行白州借
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
則閉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金縣城圯壞久
不修大盜橫寇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後
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入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
至不能犯

馬諷決水辯証 金史

馬諷字良弼熙宗時登進士第調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

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為內
書省令史天德初改寧州刺史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千百
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具伏其誣眾懼呼感泣

王競購賊蔡隄 金史

王競字無競熙宗時除太寧令歷寶勝監官轉河內令時威鐵
盜起競設方畧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
發民築堤募民猶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咸贊樂半縣民為之
詠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
縣皆有幹能

程輝捕殺姦賊 金史

程輝字日新熙宗時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
娶其妻輝督捕之命善母以長鎗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

金史

金史

董師中善政 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熙宗時擢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縣
承有劇賊王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
大軍後野多枯時縣有遺糧寓于驛舍者悉為焚之

李晏運木 金史

李晏字致美性警敏調堂當氣熙宗時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
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眾乃馳
自行臺以真木散放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

張奕定叛亂 金史

張奕字彥微熙宗時以廩補官仕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發齊
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燔相應奕知之選市人
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此

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株株餘黨突以閭門保郡人無他遂止

高昌福偵敵 金史

高昌福熙宗時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為宋諜者即殺之昌福識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

忠義制囚得民 金史

僕散忠義從宗弼渡淮攻壽慶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熙宗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古直字及古莽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吏更撻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滿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

劉煥戒惡 金史

劉煥海陵王天德元年進士調中都市令以燕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銕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

張萬公解圍 金史

張萬公海陵王時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數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

武都止盜 金史

武都宇文伯世宗時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夜民聲燄火行劫推埋發冢者都皆獲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母再犯悉棄他境

裴滿亨政績 金史

裴滿亨字仲通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太定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為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爾爾雖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

言俄據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遂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衛前政更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閭閻帖然性尤謹密出入官禁數年謠議忠言多所裨益有禁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應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劉煥著蹟耆民請留 金史

劉煥字德文世宗時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

孟奎辨明 金史

孟奎字元秀世宗時授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契丹判

余里也嘗發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斬繫之獄
至按回連頓路謝而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

張設善政

張設字伯英世宗時進士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
徵箭十萬限以鴈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設曰矢去物也
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發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
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
所請發天性孝友任子承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寧之未
嘗問有無云

李完理

李完字全道世宗時出為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
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村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仍以

李

書發論選同知廣寧府初遼漢民徙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
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獄界完
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臨漢路提刑副使
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
皆便之

宗寧

宗寧字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世宗時擢歸德軍節度使時
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按鎮
寧昌軍改知臨漢府事其鎮臨漢鄰國有警宗寧聞之之報即
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遁去邊人以窩斡亂後苦無
牛宗寧復令民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
如此

王庭均獄分註誤

王庭均字子瑞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
題稍長涿郡王備一見期以國士登世宗大定十六年進士第
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
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朝治其
獄庭均以計獲鄒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

王維翰息訟

王維翰字之翰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
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
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

承暉杖家民決潦水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
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
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
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偕大興府妓樂承暉拒
不與新喜歡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
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
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潦
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潦隍

李英捕番

李英字子賢章宗明昌五年進士調淳化主簿累調通遠令番
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
史

完顏宗道東政

完顏宗道本名八十章宗時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寃乃應問得實萬言人偉負萬貫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層觀以時祭之

趙重福迹獲宋謀 金史

趙重福字履祥章宗時為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謀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今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惶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

移刺福僧倫禦金史

移刺福僧東海侯時改沃州同知與中府事福僧督民磨治城郭後漢為禦守值百姓頗怨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

金史

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學廣寧年移刺福僧被謀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為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文齊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

商衡活民甚衆 金史

商衡字平叔東海侯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縣縣尉威令與定三年歲飢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圯夏人乘機入侵衡率蕃部土家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立生祠

移刺福僧治姦 金史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何猛安人以陰補吏部令史降帝東

海侯至寧元年轉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觀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春掠民婦女藏之密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效既跡得其所任率衆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春抵罪

雷淵震耀 金史

雷淵益官喜立名東海侯時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嘗擅督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九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鄭建充後木釋民 金史

鄭建充字仲實金廢帝時為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詔以逃亡銅其家

金史

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今善治者下流接出之而銅者得釋

石抹元兗情 金史

石抹元字希明宣宗時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鞠間赦將至亟命杖殺之聞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內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初財經其人仇家引服賊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生平寡言笑向節倫若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胡惠刺寧邊 金史

納蘭胡惠刺宣宗時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禮部員外郎改曹州刺史其家民僕散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籍為裝

當索政莫敢問胡魯刺補治之窮竟其黨聞郡肅然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召為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略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魯刺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

王晉卿治民安堵 宋史

王晉卿少勇敢為鄉里所推周世宗在澶淵晉卿以武藝求見得隸帳下及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從戰有功詔權控鶴都虞候太祖乾德中為興州刺史四年移漢州時蜀初平寇盜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禽捕剪滅靡有遺漏自是雖劇賊無敢窺其境然以賄聞帝惜其才而不問秩滿歸闕以疾求願養改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貢重錦十疋銀千兩以謝詔不納以

李崇善 宋史

六

其顯位愧之也未幾詔成北邊疆場清肅開寶四年復授冀州刺史在郡謹斥候善撫循士卒皆樂為之用邊民安堵

郭守文招安寇盜 宋史

郭守文父暉仕漢為護聖軍使從周太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居喪哀毀周祖鄰之召隸帳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再遷東第二班副都知宋太祖初遷西頭供奉官蜀平遷知簡州時劔外多寇守文悉招來集附從潘美征嶺南會擒劉銀遣守文馳傳告捷

王贊發奸擿伏 宋史

王贊少為小吏周世宗時累遷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時張美為使世宗問京城衛兵歲糜幾何美不能對贊代奏甚析美及征關南世宗以贊為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以來始

息潘鎮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所至發獲數伏無所畏忌振舉綱領號為稱職由是遣臣切齒建隆初太祖素知贊材幹即令知揚州

范正辭懲治頑民 宋史

范正辭字直道父勞謙獲嘉令治春秋公羊穀梁學第調補安陽主簿太祖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逾欠於瀘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瀘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餞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隸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弊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隲行

李崇善 宋史

七

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詣登聞鼓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輿政扇操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

辛仲甫燒雞擒賊 宋史

辛仲甫字之翰太祖乾德五年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暴集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雜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署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陰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

樊知古度江置橋 宋史

樊知古字仲師南唐主李煜時嘗舉進士不第遂歸北歸過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太祖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以求進用太祖今送學士院試賜本科及第辭謁舒州軍事推官嘗啓於上言老母親屬數十口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煜令遣之煜方聞命即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七年召拜太子右贊善大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為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領州事先事州民保險為寇知古擊之連拔三砦擒其魁以獻餘皆潰散方議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黃黑龍船以大艦載巨竹紼自荆南而下造八作使郭守濤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牌口試造之移置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從知古之請也

宋史

宋史

宋逢吉字延之四歲能誦爾雅孝經七歲兼通論語尚書周太祖召見發篇試之賜束帛以賞其精習宋太祖開寶八年擢三傳第釋褐清江尉知州王明薦其能就除豐城令宰相呂蒙正稱其有經術宜任學官會屬數方籍其吏資授四川轉運使逢吉惟脩謹練達時務初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上凡五遣使按視不決逢吉受命往則悉還所侵田民咸德之

宋史

宋史

樊知古在蜀舉進士及第入宋為西平縣主簿勾稽簿籍三萬餘州將薦其勤職廉性考誕敢大言好詆訐太祖以奇士待之大宗初位掌京師市征歲中增課數萬緡士嘉之賜緋魚袋錢百萬會錢假盡籍主字以獻命卿按籍浙中諸州軍倉庫之物悉輸京師得以便宜從事仍詔每公宴別席而坐以寵異之復令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漫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冰鄆大疫民驚取以所與昇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

宋史

宋史

宋史

魏廷式字君憲宋太宗時改戶部員外郎知利州李順為盜就命充陝西至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為宰相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宋史

李濟太宗時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總運使口作歲餘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濟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苗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濟傳令備舟東下者還過四州因截石輪湖中積為長隄自是舟行無患

宋史

盧之翰字維周少篤學家貧客遊單州防禦使劉乙館於門下
乙徙錢塘之翰隨寓其郡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舉進士不第解詣登
聞自陳詔聽附京兆府解試明年登第通判洛州會契丹入寇
之翰募城中丁壯決漳御河以固城壁虜不敢攻吏民詣闕求
借留

張適廉敏宋史

張適者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藩郡有治績以廉敏稱知
鄜州獲對太宗喜其詞氣俊邁賜緋魚旋改京東轉運副使加
直集賢院一日三被寵渥時人榮之

李承矩有德政宋史

李承矩字正則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調丁男百十
輩轉送上供綱承矩以為橫役奏罷其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因

李承矩

李

圖屢空詔嘉獎之入為大宅使

何蒙倍課宋史

何蒙字叔昭少精春秋左氏傳南唐主李煜時舉進士不第因
獻書言事署錄事參軍入宋授洛州推官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調遂寧令時太宗親征契丹還作詩以獻召見賞數授右贊善
大夫三遷至水部員外郎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燬解舍推務俱
盡蒙假器資鄰郡蠲米為酒既而課增倍戶部使上其狀詔資
紙錢獎之稍遷司門巡撫使滿慎修薦其材敏驛召至京因面
對訪以江淮茶法蒙條奏利害稱旨賜緋魚及錢十萬

王子興才翰宋史

王子興字希孟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北海主簿真
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因入對與三司論利害以子興為長

釋度支員外郎子興以母事上計司移報稽滯求兼省職乃命
為撫鐵判官仍領制置增歲課五十餘萬貫咸平三年就命兼
允淮南轉運使子興精於吏事久掌茶鹽漕運周知利害裁量
經制公私便之所至郡縣以公事申請者文牒紛委頃刻待報
子興皆即決遣曾無凝滯

葛懷敏討叛宋史

葛懷敏霸之子也太宗時以陰謀西頭供奉官加閤門祇候上
平燕策命為咸平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
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遣事復還雄州改策州團練使瀾流
若兵殺及官吏潰去懷敏殺兵掩服盡誅其黨

楊瓊多智宋史

楊瓊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

李承矩

李

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
戰抵渝合與尹元振莊分路進討克資資三州雲安軍斬首數
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共職
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木銳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
都巡檢使賊累寇瓊固捍有功道黃河既民田數千頃敗賊
於合河鎮北擒獲人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繫破之追北三
十里並賜詔嘉諭

王濟多才宋史

王濟字巨川太宗雍熙中上書自陳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
累遷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
由是忤丁謂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郡城西有錢塘潮
既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十門以備潰溢之患仍

以白馬易舊記刻石湖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縣出行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

鄭文寶平亂

鄭文寶字仲賢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拜殿中丞使川陝均稅次渝聞夔州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民八萬六千口既而李順亂西蜀秦隴賊趙包聚徒數千將趨劍閣以附之文寶移書蜀郡分兵討襲獲其渠宗魁餘黨盡焉

王彬祖強

王彬太宗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知撫州民李申饒英恃財武斷鄉曲無敢制甲從子嘗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

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漆案市井按突嘗獲取人李配嶺南州里肅然

寇準治以恩信

寇準字仲平宋太宗時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吳奎治京師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宋太宗時歷兩郡皆著治績及領京師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張雍固守

張雍太宗時知梓州淳化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

衆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強勇千餘守城釐綿州金帛以實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控鹽院判官謝濤伐山木為竿銷銅鑄為箭銷紐布為索守械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未幾益綿州彭澤州水康軍悉隨于賊順人成都僭號大蜀王勢甚盛遣其黨楊廣將士萬眾寇劍門相里貴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瘁無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伏兵所突則墮其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譟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公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城中大恐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賊陽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

王德用擒賊

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當棄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盧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為之少却長圍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石知顯來援賊始潰去遣施謂入奏上手詔褒美之

王德用擒賊

王德用字元輔太宗至道二年擊李繼遷德用為先鋒隊伍甚嚴營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為馬軍都軍頭出為邢洛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重車載勇士詐為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繫捕陝西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逃去

陳恕推蒙

陳恕字仲言太宗時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擲府中太蒙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冤寢前請救太蒙即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拘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張詠化賊為民

張詠太宗時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頗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成都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縱城夜遁更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權即命

王漢忠所部無盜

王漢忠字希傑太宗時出知襄州為左屯衛上將軍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

王濟救焚獲賊

王濟字巨川太宗時遷光祿寺丞改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僞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成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

新地其事太宗大悅

張信平寇

張信字仲雅後徙華州渭南少有志節始用陰補殿前承旨以習儒業獻文求試換國子監丞遷著作佐郎監三白渠知涇陽縣太宗端拱初為太子右贊善大夫曹州民有被誣殺人者詔往按之發適姦伏究人得雪真宗咸平初擢為陝西轉運副使賜緋魚至延安遇夏人入寇親督兵擊敗之後夏人米寇倍率兵與戰親射殺酋帥俘獲甚衆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金帶

張詠聽民以米易鹽

宋真宗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知塩價素高而庫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塩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

章頻辯偽券

皆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章頻字簡之真宗時與弟頤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母並舉頤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知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偽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辯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訝異

趙賀開渠

趙賀字餘慶真宗時補臨朐縣主簿有幹力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緣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貨悉得其姦徙知漢川蜀吏喜弄法而

知精明吏不敢欺

陶弼版詔 宋史

陶弼字商翁真宗時知邕州邕經懷寇并燧湯然人不樂其生弼緩輯惠養至忘其勤諸峒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貲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為陂澤亟望琅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率召僚吏賦役為主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實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為發廩以振於內方舟以鑑於外水不及文牆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

劉隨植柳 宋史

劉隨字仲豫真宗時以進士及第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濞每

伐巨木為欄環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聯屬以為限界民遂得不擾

陳貫賑飢 宋史

陳貫字仲通以個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貫高第為臨安縣主簿歷知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完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權利州路轉運使戚繼出職田粟振飢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人為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

韓億辨冤 宋史

韓億字宗範真宗時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

邑訟不决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堤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川蒙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為離冤遂辨

李士衡獲盜 宋史

李士衡字天均真宗時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李實教園中士衡至悉縱羣之使去未幾其徒有聚賊首至者

王曙辨偽 宋史

王曙字晦叔真宗時中進士第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辯其偽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

王

魯宗道疏港便民 宋史

魯宗道字貫之真宗時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埋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

李遵勗修堤練軍 宋史

李遵勗字公武舉進士真宗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長公主出知澶州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徙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隸籍遵勗命決校拔去十七八後以疾請後唐帝問其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

李昭述城澶 宋史

李昭述真宗時為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為名調兵戍入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為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誦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眾始安

李若谷擒賊宋史

李若谷字子淵真宗時提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落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殺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

楊偉斬惡宋史

楊偉字子奇真宗天禧元年獻頌召賜進士及第校書郎用近臣薦通判單州會巡撫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為而友

劉式奏免逋積宋史

劉式字叔度南唐主李煜時舉三傳中第真宗天禧中宋歷遷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納時以為當遷祕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勾院為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積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入以為便

陳堯佐防河宋史

陳堯佐字希元真宗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堯佐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

楊紘禁盜宋史

楊紘字望之揚州人真宗時以蔭歷官知鄆縣鄆濱海惡少販魚鹽者群居州縣或掠商人財物入海吏不能禁紘至設方略使識者質惡少船及歸始給還且戒諭之由是不敢為盜以億文獻賜進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獄除轉運按察使江東饑紘開義倉振之吏持不可紘曰義倉為民也稍稽人將殍矣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

王隨出錢貸民宋史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累官京西轉運

俞獻卿積穀宋史

俞獻卿字諫臣真宗時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徽猷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

王隨平價宋史

王隨字子正仁宗為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第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

復降秘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慕
遺子弟就學母夜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
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
由無井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為龍
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
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
聽復隸軍籍由是多未歸者

王沿多智 宋史

王沿字聖源少治春秋中進士第仁宗天聖間為河北轉運使
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既田
畝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
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為三司戶部副使知并州時趙元昊數寇

集事卷

宋

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為涇原路經畧安撫招
討使燕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
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
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公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為砦以羸師
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
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坐懷
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

杜衍獲賊 宋史

杜衍字世昌仁宗寶元中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為設方
畧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驚

許元轉漕 宋史

許元字子春以父蔭為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

監在京推貨務三司發運判官元為吏疆敏尤能商財利仁宗
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
獨倚辦擢江汴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歲粟所在
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運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朝廷以為任職就遷副使

魚周詢植 宋史

魚周詢字裕之仁宗時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通判漢州
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植劾于前曰壤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
失亡

曾公亮無盜 宋史

曾公亮字明仲仁宗時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能聲盜
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

集事卷

宋

吾境不蔽盜始從者之虞耳索之果然歸曰曾開門

燕度禦婦 宋史

燕度字唐卿仁宗皇祐甲午登進士第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
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寔為河朔根本不
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焚樵禦之埽賴以不潰

陳希亮禁巫 宋史

陳希亮仁宗時知鄆縣老吏曾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
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
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
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法祠數百區勒巫
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
人復出矣

陳希亮飛橋宋史

陳希亮字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壘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往以便往來詔賜繡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

陳希亮植立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遷希亮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漂漂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維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戰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拉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

陳希亮治河決宋史

陳希亮仁宗時移滑州奏事殿上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憚詔提舉河北便糧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帑示無擇之

陳希亮貸粟易新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仁宗時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歲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

李參恤飢宋史

李參字清臣仁宗時以蔭知鹽山縣歲飢諭天下出粟平糶

予民不飽糶者給以精糶所活數萬

仁寶奏伐藥樹宋史

侯仁寶仁宗時以蔭選太子中允盧多遜與曹有隙曹罷相即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其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

傅求取土省工宋史

傅求字命之仁宗時為龍圖閣學士初求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費用兵六十萬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所省工費殆半

姚仲孫振飢宋史

姚仲孫字茂宗仁宗時為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為

募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

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滁州歲旱飢有詔發官粟以振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

趙尚寬化俗宋史

趙尚寬字濟之仁宗時知忠州俗多鬪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為蠱者窮治實于理大化其俗

陳薦獲盜宋史

陳薦字彥升仁宗時舉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致殺二人以寢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贊者邪已而獲盜

鄭戢定譟宋史

與敵仁宗時進資正殿學士知并州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
山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敵乃請三當一令既下兵民
相扇動不能遏又羣謀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敵聞悉召至庭
下推首謀者數十人默隸他州事乃定

明鎬巡邊 宋史

明鎬仁宗時權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
任多統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邊寨
擇有軍事者中堡若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
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
婦聞皆散去

周湛有治才 宋史

周湛字文淵仁宗時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秘
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
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民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
官負外郎知慶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
外為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
給飲食還其家徙京師略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既州縣
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
離析為殺欺湛為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為江南西路
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清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資
至久不能決湛為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
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
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為戶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使雲
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為蠲鹽課而省輸薪茅

判鹽鐵句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朱壽隆察奸斬盜 宋史

朱壽隆字仲山仁宗時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
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
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
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

劉敞還田 宋史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擢知制誥出知揚州揚之雷塘漢雷陂也
舊為民田其後官取潞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
決不可漕州復用為田敞據唐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
卒以予民

李東之奏除渡錢 宋史

李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仁宗召試賜進士出身為館
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謂之乾渡錢
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開封府推官

范諷均芻 宋史

范諷字補之仁宗時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
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連數日為治裝祖行詔塞決
河州募民入芻槌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
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
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徙
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
其租賦仁宗時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

趙師旦清政 宋史

趙師旦字潛叔仁宗時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
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
丞知彭城縣

錢惟濟獲奸 宋史

錢惟濟遷永州團練使改知成德軍仁宗即位加檢校司空民
有偽作白金質取諸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
重購質者當來責餘直即得之矣已而果然

李章植柳 宋史

李章字公明仁宗時以章懿皇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為天平
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章據
廳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歲大雨水競以船筏邀利多溺
死者章一切籍之約防勝載如黃河決發卒城州西關調夫脩

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為李公柳

蔡襄立梁植松 宋史

蔡襄字君謨仁宗時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
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為固
至今賴焉 陽也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邵亢請勿坐吏 宋史

邵亢字興宗仁宗時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
則王吏坐罪民或自燭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
捕得勿坐

孫長卿潔米 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
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王更皆懼法母敢輕去長

卿為酌新舊均潔之吏罪得免

張逸釋罪歸業 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知益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
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
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繙
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高賦預書褒諭 宋史

高賦字正臣仁宗時徙知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
寬留陂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
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
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
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高賦禁絕蠱毒 宋史

高賦字正臣仁宗時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崇氏二十餘家
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
蠱患遂絕

韓絳惠貧罷稅 宋史

韓絳字子華仁宗時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
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
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

劉渙復牛 宋史

劉渙仁宗時歷吉州刺史徙知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
敢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真涇澶五州恩承賊跡踐後渙經理
繕葺有叙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英宗治平中河北

地震民多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換在潭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換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潭民賴不失業

張壽活衆 宋史

張壽字景元仁宗時舉進士通判單州卒謀亂期有日壽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實諸法及知沂州沂州產布雖產絹而有不司科賦相反壽始革之雖多主田率計畝徵絹而獨河後壽不肯踵例廢法還其後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已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為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湖決壽拯溺拯飢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

魯鞏除盜 宋史

魯鞏字子固仁宗嘉祐二年中進士第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惡盜為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民行婦女服器上儲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實於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鄉霸王杜推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幾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奔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願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魯鞏恤民 宋史

魯鞏仁宗時徙知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備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采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為殿最時與師征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歛民不堪鞏先期區處梓集師去市里不知

魯鞏作橋 宋史

魯鞏仁宗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徙知齊州時河北發民漕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使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為利

蘇頌簡易 宋史

蘇頌字子容仁宗時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民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祥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其產何不言民駭懼比早敢隱遂剗剔風蠹咸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

范仲淹饑民不流 事文類聚

范仲淹宋仁宗時為杭州太守時吳中大飢饉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役又新倉廩更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惟杭民不流徙

程顥擅塞陂塘 事文類聚

程顥字伯淳宋仁宗時舉進士調上元主簿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杜杞絕弊 事文類聚

杜杞字偉長宋仁宗時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絕其弊

范仲淹保安慶州 事文類聚

范仲淹宋仁宗時知慶州燕經畧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仲淹麾兵血戰賊奔而北久之仲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晝夜為領兵援初聞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戍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包拯治盜割牛舌 事文類聚

包拯肅公秘宋仁宗時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

之盜者驚伏

彭思永理台州水災 宋史

彭思永字季長仁宗時第進士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瘞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禁高於前而堅亦如之

劉湜焚陽死人屍 宋史

劉湜字子正仁宗時舉進士遷通判劔州審閬州獄活死囚七人王堯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屍拜監察御史

蕭實治孫齊 宋史

蕭實字實之仁宗時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

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言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求喻月周氏至齊碎置無下出偽券曰若備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

李若谷賑貧治盜 宋史

李若谷字子淵仁宗時為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贅婿亡賴委妻去為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并坐之俊者削去籍名

朱壽昌發奸正罪 宋史

朱壽昌字康叔仁宗時以父巽陞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因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因色動則又適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因悟泣涕覆面曰因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為神

田瑜購賊 宋史

田瑜字資忠仁宗時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鄰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

程師子孟水利 宋史

程師孟字公關仁宗時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湧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其為水利圖經領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供川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開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

李先燭天宋史

李先字淵宗英宗時起進士為處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俗尚訟先為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厯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住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為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為錯安頭謂其無款而有材也在楚為照天燭稱其明也

蔡襄崇道教民宋史

蔡襄字君謨英宗時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皆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禁止之

韓琦才辨宋史

韓琦字君玉英宗時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政疆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惠乎乃具淫侈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井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琦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為耳

滕元發勸金宋史

滕元發英宗時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修起居注至神宗即位除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頴有金為鄰婦所隱閱數戶不獲直頴憤而致偃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頴投杖仰謝失偃所在

呂公孺自幼專命宋史

呂公孺字稚卿神宗元豐初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閑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繫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

李肅之勤民儉盜宋史

李肅之字公儀神宗時為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自徙瀛州大兩地震官舍民廬摧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園以儲便粟之暴露者為芟舍以居民營廩振給嚴儉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

向綜閱變自若宋史

向綜字君章神宗時知歙縣籍閩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輒得知隨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沂阻山多盜綜請用重法繩禁歲斷大辟減半兵久情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告明日大閱申嚴誦令賞其高擢罰其不進者卒亦無事性寬裕善治劇於姦惡不少怨官累中散大夫

謝麟疊障宋史

謝麟字應之神宗時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

韓絳禦水賑民宋史

韓絳神宗時知定州元豐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

馮京化夷宋史

馮京字當世神宗時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棕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傷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大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

王靖捕盜宋史

王靖字詹叔神宗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下數輩不得實

李常

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數更曲折訊囚果服罪為開對府推官曹漢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為囊橐請并坐之著為令

李常囊括宋史

李常字公擇神宗時通判滑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盜無所匿

王安禮折獄受陞宋史

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事至西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袒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試動吏事駭動

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

錢鏐明察宋史

錢鏐字穆父神宗時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道人訴牒至七百鏐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械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譟曰無有鏐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其字啓械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噤宗室貴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謂吏干請亦械治之

宋昌言治盜宋史

宋昌言字仲諤神宗時以陰為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堅請迹捕果得其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剛剝狀者甚眾竊歎郡縣之不洽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鬻之知走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

李集

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謀索昌言窮治其淵數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後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並坐之俊者削去籍名

蘇軾築堤宋史

蘇軾字子瞻神宗時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水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孫長卿鑿井通塗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神宗時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引澗谷及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極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開為通塗

沈括威雄宋史

沈括神宗時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屠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較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祀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陳襄精鍊獲盜宋史

陳襄字述古神宗時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

集事

李

立於前私謂者不得發若數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們之輒有聲餘則不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發擣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們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熊本安南宋史

熊本字伯通神宗時除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遠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帶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察實珍扇龍帶與峒戶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為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為神

羅拯漕滑貴省宋史

羅拯字道濟神宗時初進士歷官知榮州後改江淮發運副使

江淮故無積倉漕船數千并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為逃謫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糴軍又時漸四米子潤倉以待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為使

呂大忠糴粟宋史

呂大忠字進伯神宗時知秦州進賢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疆則縱困則服今陽為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羅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條家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

劉摯益價便民宋史

劉摯字莘老神宗時歷知荊南等處令縣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

集事

李

步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月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吉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綱為錢千三百綿士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余良肱明察宋史

余良肱字康臣長安時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死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自府請自捕逮未幾果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叩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盜亟捕詰之賊盡得

王嚴更除姦吏

王嚴更於宗時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聽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更更於宗嚴更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為今都城群偷所聚謂之大牙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嚴更令捕撒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買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何執中訊服妖獄

何執中字伯通哲宗時舉進士高第調台亭二州判官毫數易守政不治曹筆至願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之剴決有妖獄久不竟執中連處多執中

蘇軾治政

蘇軾字子瞻哲宗時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未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按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也處常多乃糶養得二十復發糶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捐資錢糧持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田湖水多對自唐及錢氏歲歲浚治宋興廢不替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

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之水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牌以為湖水蓄泄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秦軾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

吳擇仁盜不入境

吳擇仁字智夫哲宗時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元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內飢多盜以擇仁知太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理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

向綜回擒賊濟飢

向綜回字子發徽宗立進彰德軍留後知蔡州擒劇賊賊其黨類歲飢發廩與力役飢者得濟而官舍帑廩一新

張克戰屏姦

張克戰字德祥徽宗時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為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為令者踵故抑首務為不事事幸得去而已克戰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

蔣興祖死敵

蔣興祖徽宗時以蔭累調饒州司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陽武縣陽武古博浪沙地主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岸積雨汎溢堤且潰興

祖武古博浪沙地主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岸積雨汎溢堤且潰興

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旬隄以不壞治為畿邑取使者交薦之

李孝壽決僕

宋史

李孝壽字景山徽宗時為開封府尹時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傲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王居正不益貢賦

宋史

王居正字剛中欽宗時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逾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

集事

宋

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鵲鵲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鵲鵲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趙不棄振飢

宋史

趙不棄字德夫太宗之裔高宗紹興中為江東轉運判官秦檜忌四川宣撫使鄭剛中以不棄能制之除太府少卿四川宣撫司總領官初趙開總蜀賦宣撫司文移率用申狀不棄至官用張憲成故事以平牒見剛中剛中愕然久之始悟其不隸已遂有隙不棄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剛中辟利州轉運使王陟兼本司參議不棄劾罷之二人愈不相能檜併召還剛中在蜀服用頗踰制不棄復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升不

棄敎文閣待制知臨安府時年改工部侍郎尋除敎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浙東饑民多流亡提舉秦昌時檜兄子也不棄言其悉心振恤全活甚眾

張甯善筭

宋史

張甯字柔直舉進士為小官不與世詭隨高宗時遷知處州甯欲造大舟幕僚不計其直甯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筭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甯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筭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

高登治琥

宋史

高登字彥先高宗時授靜江府古縣令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琥秦大富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

集事

宋

遷善補過學職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琥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趙不惠分糶

宋史

趙不惠字仁仲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惠行抵瀘南貧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糶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獨閉糶邑民群聚發其廩不惠抵朱氏法籍其米點盜米者民遂定

趙善俊善政

宋史

趙善俊字俊臣初補承節郎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換左承務郎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聚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就屋以居死者為給棺人至如歸州城舊毀于兵善俊

算宗之因言異時恃焦湖以通饋餉今既墮固宜募鄉兵保孤
然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又
增築學舍新包拯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累遷能圖閣直學士
移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繩之給金穀捐已奉以
助其費再知廬州首言和好不可恃當高城浚池以為備復為
陂七門堰農政用修免責屬邑坊場河渡羨錢百姓德之知郭
州適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振民開古溝創火
巷以絕後患僚屬爭言用度將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
省無游軍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役錢再知建州歲比
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
新平米價民乃定邑尉入盜十三人罪以希賞善俊辯其寃徙
知隆興府

趙彥逾發粟振糶

宋史

趙彥逾字德老高宗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玠遣屬吏安丙來延彥
逾見即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眾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
情告彥逾遂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
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振糶民賴以濟

趙伯圭公直

宋史

趙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補將仕郎調秀州華亭
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受禪
上皇詔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蹟除敷文閣
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審商死境內遺賫巨萬吏請沒
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資以歸升敷文閣直學士以憂去

服闋兼知明州新學官命宗子入學開以規矩詔徙成定海兵
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捕制司軍以實
其地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葛明又遣明俞其黨
倪德二人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以功進一官
累升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辨
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實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淳熙三
年授安撫軍節度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朝德壽
官上皇賜玉帶加少保封榮陽郡王

李舜臣慰民

宋史

李舜臣字子思孝宗乾道二年舉進士後調印州安仁縣主簿
歲大侵飢民千百持鋸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
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

趙彥櫛蠲負振飢

宋史

趙彥櫛字文長孝宗時乾道二年登進士第尉樂清會大旱令
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櫛曰損歛已責所以招和氣何禱
為已而果雨累官福建路運幹屬邑負振鹽米錢數千萬累歲
不能償彥櫛白其長蠲之慶元初知晉陵縣歲饑彥櫛振恤有
方所活幾二十萬

趙善譽寬民役

宋史

趙善譽字靜之幼敏慧力學孝宗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
昌國簿攝戶事勸編戶裒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
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奈何以人命希賞守益賢之薦于朝授
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官預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
按籍征催率以時辦集遂罷預借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

賢詔赴都堂審察緊要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早舊
警通融諸郡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
稅場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

劉珙救饑

宋史

劉珙孝宗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
且旱首奏蠲免稅錢六十萬續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
流稅米過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實諸司錢合三萬遺官糴米
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
置場平價振糴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王克臣斬賊

宋史

王克臣字子難孝宗時知鄆州京東多盜克臣請以便宜處決
遂下諸郡使械送尤桀者斬以徇盜為少衰

趙希言忠厚

宋史

趙希言字若訥惠王令愿元孫也孝宗淳熙十四年登第調衢
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票其戶數為圖獻于守守才之
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鎮稅場
檄希言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鎮不當復漕怒曰
備已復乳豕戴二場何為然獨不可復希言謂二場當併罷去
漕不能奪二場竟亦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
吏治之急因誣服希言鞫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用楊萬里
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
時發至即受納無滯留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
溢知臨安仁和縣闕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前薦蕩
中豆數望希言欲去蠶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

平塘陝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隄後
不復失民病和買網折錢重希言節公費代其輪除大社令選
樞密院編脩官兼石司工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云不復
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
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遷宗正丞請南班
得與輪對許之

趙希懌忠直

宋史

趙希懌字伯和孝宗淳熙十四年登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
懌為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兄弟取古
今官著惠愛者緝為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
疾棄疾尚氣僚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侯官
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

陸九淵善政

宋史

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韓侂胄黨者請莫敢
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為已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賊而
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賊罪致死
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滅死論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飢惡少聚劫
希懌將自臨案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
且召亂矣遂行發粟振給貧民謀者治之其黨遂散

陸九淵光宗時知荆門

宋史

陸九淵光宗時知荆門軍民有訟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
其自持狀以進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
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真之
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
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

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更以其所某人為暴惡自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

方信孺縛盜

宋史

方信孺字孚若有偶材未冠獻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寧宗時以父松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似聚分鹵獲惶駭欲起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

陳仲微決爭水利

宋史

陳仲微字致廣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寧宗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蒲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輟不任臺閩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并飢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開羅抑強糴一境

以肅震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中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為寃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

高定子救飢決獄

宋史

高定子字瞻叔寧宗嘉泰三年進士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會水潦府飢貧民競懇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母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迺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史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由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為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政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

冷應徵修學活衆

宋史

冷應徵字公定理宗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轉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

冷應徵一鼓擒賊

宋史

冷應徵字公定理宗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為變偏城六十里而營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為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感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徵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

李庭芝耕戰

宋史

李庭芝理宗時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已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與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包恢智契逆婦

宋史

包恢字宏父理宗時知隆興府時有姑死者假子婦棺以飲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斃之

馬光祖請粟救民

宋史

馬光祖理宗時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飢禁王府積粟不
發粟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則客次王
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諸君大王不
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
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

王存恤民 宋史

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
復故又按民盛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
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

段少連繼詠 宋史

段少連字希逸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
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

陽劇邑自張詠為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

徐的治欽 宋史

徐的字公準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
瘴的見轉運使鄭天益請曰徙州頗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
之天益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鋌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
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民
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威饑出米
為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至宜
州慰曉之曰爾曹亡國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
則夕死非計也眾皆飲于德命

崔嶧捕盜 宋史

崔嶧字之才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罷
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姦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威
調民丁治堤壩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
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過益募勇壯伺
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

楊告擒賊 宋史

楊告字道之調豐城主簿邑有賊殺人投屍于江人知主名而
畏不敢言告聞親往禽賊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為動既而果
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致於法境內肅然

張詠令民接茶植桑 宋史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原官將權之命接茶而植
桑民以為苦其後推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

歲百萬匹

劉晏治邑類事 宋史

劉晏移昞山令治簿書郵孤寡平賦歛抑豪猾凡所以惠民無
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書名曰洪範

燕達破三萬騎 宋史

燕達為延州巡檢成懷寧告老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
百人破之

鞠真卿治民不聞事 宋史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聞歐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歐者出錢與後
應者小人斫財羞不憤出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

月乃合知務 元史

月乃合字正卿好學負氣父死時年方十七奮然投冠于地曰

吾父死國難吾獨不能舒家難乎會國兵破汴待母北行艱關
鋒鏑中北兄憲宗辭容端謹帝嘉賞之命贊下只見斷事官事
以燕故城為治所月乃合慨然以治道自任政事修舉舉海內
賢士楊春卿張孝純輩分布諸郡號稱得人

張礎論法元史

張礎字可用世祖中統元年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投下
官暗赤之奴引鳴鎗射婦人墜地奴匿暗亦家礎特以其事聞
暗亦懼乃出其奴論如法

史揖德政元史

史揖字大濟為征南萬戶狗地斬黃世祖中統元年授其定路
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其定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
進退咸得專決揖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休食盡地

戰獨民威德之所舉州縣佐吏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

會叔父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揖
即日解綬歸

姜或制強猾課民桑元史

姜或字文卿世祖中統三年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
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牧地縱牛馬壞民禾稼桑或言於
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不法者實之法乃課民種桑歲
餘新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及遼東平府
判官民庶請留馬為之不行

張懋息盜元史

張懋字之美世祖中統中累授吉州路總管懋惡衣糲食亟之
以儉慎刑平政處之以公新府治設義倉雖能吏不過也部使

者劉宣驥之凡有所懲治朝至夕報豪強竦然郡萬戶蘇良時
勢為暴為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
誅十虎者奪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悅群盜有率眾將白晝劫城
者懋聞之率從騎擣其穴縛其酋長以歸民之流亡與遠郡之
來歸者數千家相率為生祠以祀之

郝彬疑獄捕賊元史

郝彬字景文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
鄆縣賊顧閏聚眾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
揚州境彬討禽之泰輿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
人獄已具彬疑其誣獄之果得真賊

李德輝察寃元史

李德輝字仲實世祖時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剽賊造偽鈔結死

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

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德輝遂起為山西宣慰使
權勢之家籍民為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及為太原路
總管世祖以蝗旱為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
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已移數獄
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構陷其妻也召
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張雄飛爭辯元史

張雄飛字鵬舉世祖時選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
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
父母皆械繫之盡沒其家資雄飛與主爭辯辭色俱厲主不得
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資還之惟挾其奴以去

烏古孫澤掩骨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授興化路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費籍而撫育之

謝仲溫出金與民贖子 元史

謝仲溫字均玉略涉書史世祖時命備宿衛城上都為工部董其役已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置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謹謀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選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

別的因治虎 元史

別的因身長七尺餘肩豐多力善刀舞尤精騎射士卒咸畏服之世祖即位委任尤專至元間為壽州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起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頓息

趙炳繩橫暴秦民 元史

趙炳字彥明世祖至元初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妖民作亂賜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罪首惡餘黨解散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廷不之罪也遷遼東提刑按察使遼東聞其來豪猾屏跡至元九年帝念關中重地風俗強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授炳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

府於秦詔治宮室悉聽炳裁製王府吏卒橫暴民者即建白繩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啓請若自處之自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

與敦希愷輩弊 元史

與敦希愷世祖時襲父保和真定路勸農事皇太后錫以錦服曰無墜汝世業郡縣有水旱必力請蠲租調民賴之南征時置軍儲倉于汴衛歲輸河北諸路粟以實之分冬月三限失終限者死吏徵歛舞法民甚苦之希愷知其弊蠲煩苛而民不擾尋以勸農使兼知冀州希愷至為東約健訟之俗為變蒙古軍取民田牧久不歸希愷悉奪歸之軍無訾言

陳天祥縱囚 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世祖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三百餘人為亂者聞官軍至依險而自保天祥以眾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問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為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欲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為立生祠

陳思濟釋囚 元史

陳思濟世祖至元中知沁州為政簡要不務苛察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徵獄桐廬有囚麻齊將死縱遣還家俟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

崔斌治卒 元史

崔斌世祖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

張庭珙為筏活人 元史

張庭珙字國寶世祖時燕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賃大宅聚居縱橫街陌庭珙始至察其必為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為神河決灌太康漂溺十里庭珙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眾水入善利門庭珙親督夫運新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為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於官庭珙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為知言

王憚

王憚

王憚決獄感兩 元史

王憚字仲謀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世祖至元九年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憚鞠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父早一夕大雨

陳枯捕盜 元史

陳枯世祖至元十二年授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枯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為盜賊今為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為顏子今為盜賊吾以盜賊待之由是吏知脩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眾劫掠枯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枯斥下馬搗殺之於市民間帖然

曹伯啓 元史

曹伯啓字士開世祖至元中歷仕為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狗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伯啓欲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

臧夢解政平訟簡 元史

臧夢解世祖至元十三年知海寧州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陰境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按察副使王慶之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

賀勝抑豪 元史

賀勝字貞卿世祖時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僕僮不置民賴以安諸權貴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

王磐捕蝗 元史

王磐字文炳世祖時為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為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為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為神

尚野清廉 元史

尚野字文蔚紹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為汝州判官廉介

有為憲司屢薦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三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

忽辛遵守先訓 元史

忽辛成宗大德元年改遷雲南行省右丞時廣南酋沙奴素強悍宋時嘗賜以金印雲南諸酋悉平獨此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曰汝欲還可納印來酋不得已資印以納忽辛置酒宴勞諷令偕印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

王利用省役辨冤 元史

王利用字國賓成宗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城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為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也

劉德溫按罪 元史

劉德溫成宗時為永平路總管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

張養浩除暴快民 元史

張養浩武宗時為堂邑縣尹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其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

胡長孺濟民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通錄事關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餒薰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武宗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胡長孺偽商擒盜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初進士武宗至大元年轉為台州寧海縣主簿縣有銅鼓嚴惡少年但伺其間恒出鈹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嚴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騎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其黨實於法夜行無虞

敬儼發奸罷役 元史

敬儼字威卿幼不為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仁宗皇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后旨建發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發其奸贓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

楊景行按治豪猾 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仁宗延祐初舉進士後轉撫州路宜黃縣尹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摘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訟其縣長吏罷去

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取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
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塚墓取財物事覺官
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
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黃潛察姦

元史

黃潛字晉卿仁宗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永縣地頗鹽
場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潛司及財賦府者
亦謂名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
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父者及誣民所為獄將成潛變衣
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為
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存驗事久不決潛
為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知本條免死者十餘人

千文傳治劇

元史

千文傳字壽道仁宗時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
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
所至俱有善政

許有壬安民

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仁宗延祐二年擢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
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士獨牽弓箭手閉城
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噍唯給信牌
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害者懲之冤獄雖有成
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

迭里威失仁宗

元史

迭里威失仁宗延祐四年累仕授翰林侍講學士出為河間路

總管屬歲饑出俸金及官庫所積賑之活數十萬人河間當水
要衝四方供億皆取給焉迭里威失立法調遣民便之復建言
增置便習弓馬尉一人益邏兵之數於是盜賊屏息陵州群凶
為官民害悉收繫死獄中後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

韓鏞撤祠

元史

韓鏞字伯高仁宗延祐五年中進士第順帝至正七年朝廷慎
選守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
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為俗尚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為盜必卜之鏞至
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九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
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

蓋苗賑民

元史

蓋苗字耘夫幼聰敏仁宗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
判官州多繁苗請賑災之知州以為因數已上部使者未報
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
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
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
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
九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
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買今
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
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
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

卜天璋發粟賑民

元史

卜天璋字君璋仁宗時以吏田制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為清時省臣董田事安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覬免譴饒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饒告天璋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歲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

虞槃治元史

虞槃字仲常集之子也仁宗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稱吉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球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

虞槃治元史

下皆迎巫至家享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曹鑑不避權豪元史

曹鑑字克明英宗時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為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雲宗田積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豪無擾泰定四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忽刺歹怙勢恣縱妄為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為回撓

林興祖具盾去賊元史

林興祖字宗起英宗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蒙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贓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眾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伴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賊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籍甚至正八年特旨遷為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

林興祖具盾去賊元史

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得鈔五千錠且取即樓舊桐板為盾目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為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至中夕遁去

張養浩感盜元史

張養浩字希孟英宗時游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為禮部令史後為丞相掾選授崇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祭者曰彼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眾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

李稷振民擒盜元史

李稷字孟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泰定帝時中進士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飢亭朝堂以賑之民獲以蘇焉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

瞻思直言正法元史

瞻思字得之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群籍汪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為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廣泰知政者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春遇優禮時倒剎柄國

西城人多附焉

西城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見倒剎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詔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待書學士虞集諭留之瞻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效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瞻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為非道瞻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

以去遠藩為之震悚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

戶私開監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瞻思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制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以制右諸僧寺宣政院等官職罪制右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以制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潰常倫隱微使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

宇文公諒免科元史

宇文公諒字子貞文宗至順年間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眾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際

免科省臣從之

劉德溫罷役寬民元史

劉德溫字純甫文宗天曆中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羅糧民以價不時得返相觀望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為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為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為政二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潞添二水為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

張楨聽斷元史

張楨字約中順帝元統元年舉進士後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

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植執之盡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以為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為其小婦所誘害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植僞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植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以為神明焉

王都中剖折元史

王都中字元俞順帝至元中以父功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剴切動中肯綮皆聘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按故蹟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睨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

盧琦破賊完邑元史

盧琦字希韓順帝至正二年登進士第遷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饑止橫斂均賦役咸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墮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至正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諭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

界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珥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安然無異承平時

劉東直襲賊元史

劉東直字清臣順帝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東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

月魯不花請輸民便元史

月魯不花字齊明順帝時為吏部侍郎商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為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察爾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陸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

成遵倭禦元史

成遵字誼叔順帝時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至正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汚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

心違違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鈔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其境且戰且行糧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撫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倚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蘇天爵釋疑獄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順帝時為南臺監察御史常德民寧甲莫乙江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傭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証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証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矣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况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獄大抵此類

邁里古思擊賊以衛臺治元史

邁里古思字善卿順帝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時以平權江東庶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

鄒伯顏獻舉元史

鄒伯顏字從吉為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為邑別其上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運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為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數溝既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脩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為固溝悉後抃遺跡而田為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偽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害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讀書集事淵海卷之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一



臣門

忠直

禽息擊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於公出當車以請開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亦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

晏嬰不曰新市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入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柩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不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四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兵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遂舍之

李冶致祿國語

魯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下有罪而子征之子之諫也又何謂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能而欺其書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叔孫姑不屈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叔孫姑如晉謝取邾之師晉人執之欲治其

罪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

介子服曰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

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

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

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

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邾叔孫旦

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匄子求貨於叔孫

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置以從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弗出吏人之與叔孫者

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

一日必葺其牆至去之如始至

屈廬不怨新序

魯哀公十六年楚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

後劔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將殺之子廬曰子

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人臣之禮也故上知天命

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勝乃內其劔

周舍鄂鄂之臣史記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趙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

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

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楊震飲醢後漢

楊震字伯起安帝時遷司徒內寵始橫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深疾之詣闕上疏論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極言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問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太史言星變逆行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慰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於是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

不孝書卷十一

三

大臣不服罪懷惠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華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投捐而不能誅惡孽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醢而卒露棺道側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異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墮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墓前俯仰悲鳴淚下墮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之枉下詔祀以中牢時人立石為象於其墓所

劉陶奏疏後漢

劉陶字子奇靈帝時拜御史鉅鹿張角為託大道妖惑小民

陶與奉事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官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改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微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護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諸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

不孝書卷十一

四

謝弼陳事後漢

謝弼字輔宣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靈帝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對策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蛇者陰氣所生蟻者兵甲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楚威守亢裴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授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當面目以見天下甘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

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門生故吏並離徙領養身已往人百何賻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求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持節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朱儁辭副董卓

後漢

董卓擅政以朱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獻帝時及關東

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舉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

劉翊不避權勢

後漢

劉翊字子相家世豐產能周施不有其惠常臥疾不屈河南尹种拂引為功曹陽翟黃綱恃獻帝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

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

賈逵著械

魏書

賈逵字梁道漢獻帝時為丞相曹操主簿操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操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王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章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操操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着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尋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着械適訖而操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田豐說紹不聽

魏書

田豐後漢獻帝時袁紹別駕曹操自東征劉備田豐說紹紹操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操至擊破備奔紹

陳矯亮直

魏書

陳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車駕嘗幸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慰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帝憂社稷問矯曰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張昭止哭

吳書

吳主孫權初兄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庶此寧哭時邪况今姦寇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

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

顧雍見信

顧雍任吳為丞相平尚書事吳主孫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懼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而見口未嘗言之

張昭盡節

張昭字子布吳主孫權拜昭輔吳將軍班班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惟懼然臣愚心所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王彬數敦

王彬字世儒晉元帝時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容慘而

問故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致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譽詩亦非阿黨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元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恨及門戶昔辭慷慨登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敦以親故容忍之

何充不黨庾冰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謀人主慮易世之後成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談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陸納忠亮

陸納穆帝時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遺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戲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王坦之毀詔

王坦之為侍中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

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徐胤止枯夜改晉書

羊祜字叔子武帝時在江東頗出敗漁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齊從直言晉書

後涼主呂纂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李績直言晉書

前燕主慕容儼譙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舍舒孫權悼登無已

李績直言晉書

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晬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晬定何如也左長史李績對曰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昔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踐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禪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雋顧謂晬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戒之

陳元達讜言晉書

陳元達字長宏前趙主劉聰時為黃門郎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劉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幼九元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

忠昔世宗造可沒黷之奏故能恢隆漢道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指

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

曹真正言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議立太子於東堂季龍謂張豺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真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頭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

劉穆之陳奏無隱南史

劉穆之字道和宋武帝時為琅邪府主簿後遷尚書祠部郎後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譴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密消息以視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家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

褚焯燒車南史

褚焯字彥宣宋明帝時人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都陽太守焯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傳為成安郡還少一目眇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貴往問訊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焯

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禍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願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輶車給之炤大怒曰若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童僧慧不諱

南史

齊晉安王子懋欲起兵赴難入討君側母阮同產弟于瑤之駢告明帝瑤之往尋陽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童僧慧號哭盡哀中護軍王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飲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綸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親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

悲慟而卒

震悼遺直南史

震悼領右軍齊明帝立悼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悼以悼舊人引參佐命悼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紂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謝朓不解鹽

南史

肅道成宋順帝時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謝朓為長史道成方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馬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道成不

從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朓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鹽朓倖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鹽發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鄭紹叔見賞

南史

鄭紹叔為衛尉卿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梁武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情如此

高允犯觸

北史

高允字伯恭後魏太武時為著作即與崔浩同述成國記於是召浩前使人誥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太武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僅更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罪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致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太子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于忠貞固

北史

于忠字思賢弱冠拜侍御中散魏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孝文帝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宿元禧之亂車駕在外機

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必無所慮魏宣武帝遣忠馳觀之列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疆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祥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

李瑒言鬼教北史

李瑒字琚羅魏孝明時太師高陽三雍表薦瑒為友以時人多

李瑒言鬼教北史

主

絕戶為沙門瑒上言三十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

羊深斬使北史

羊深魏孝莊帝時除太府卿初尔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羸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冠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開帝乃下詔褒其忠烈

盧辯抗言北史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為太學博士魏節閔帝立除中

書舍人屬高歡起兵信都既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陽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歡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歡怒曰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在此誰遣尔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歡異之捨而不逼

趙剛投刀北史

魏孝武帝與高歡構隙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而歡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慶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眾赴關右

柳虬正議北史

西魏安定公宇文泰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手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

李瑒言鬼教北史

主

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就今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泰乃今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

盧勇字法北史

盧勇字李禮赴晉陽齊神武高歡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儼千餘車勇幼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懷懷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

樂運直對北史

樂運字承業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註國府記室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周武帝多被納用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

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八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堅毅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以匡溺之乃起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庾質止伐北史

庾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隋煬帝大業初授太史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撫

今集卷十一

十

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還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發或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鎮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高頴直言北史

高頴為儀射及隋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頴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

遂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甚甚又起長城之後頴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大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頴謂大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剛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

崔暹實對不疑事文類聚

北齊崔暹為文襄親遇薦為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疑人也暹曰子才言短短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為疑也

戴胄削豪唐書

戴胄字玄胤太宗時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進爵郡公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豪私外

今集卷十一

十

莫知太宗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樂所激耳

蔡廷玉不屈唐書

蔡廷玉與朱泚同里開玄宗時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略善與人交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弄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顧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勒勳鼎爨若何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怨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漢公為逆即悔公以義何悔為後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此不能屈待如初

顏真卿公直 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代宗時為尚書右丞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

段平仲論奏 唐書

段平仲字東肅德宗時為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嘗曰帝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測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維以它語平仲錯五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墮後歸趨降招之乃得去

李藩字叔翰

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諍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開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政直云

杜佑保藩不廢 唐書

李藩字叔翰德宗時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羔疾驅至陰有觀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羔錯愕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憾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州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然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怒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羔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

張名振事懷光 唐書

張名振事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偕其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侯威公欲何為是名振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疆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遣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袁高良臣 唐書

袁高字公順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勣勣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誣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祐失守天下疣痼朝廷不真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勣等不悅命舍人

李藩字叔翰

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願食其肉且不飲漢法三光不明雨暘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聞外廷并赦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動挺自是陛下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陳京極奏盧杞 唐書

陳京字夢復德宗時權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信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

得對百官懷常若其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垂掌復與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死遂廢

李絳抑王播唐書

王播憲宗時為鹽鐵使而事月進李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粟家貲頗悉付有司憲宗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烏重胤叱兵唐書

烏重胤字保君憲宗時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欽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

李藩止錡無相唐書

李藩字叔翰憲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錡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錡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既而事德輿

鄭覃抗論無隱事文類聚

鄭覃唐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鄭朗守職唐書

鄭朗字有融遷右拾遺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皆太宗欲觀之朱子翁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俾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

李邵疏劉蕡對策唐書

李邵文宗時進士擢河南府參軍事見劉蕡對策嗟伏以為過古是重時第策官為宿賈餽餽嚴嚴中官睚眦而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榮流涕者課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廿有三人所言皆冗猥常務類得優調邵曰蕡逐我留吾願其厚

李邵疏劉蕡對策唐書

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問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許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願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街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惴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諫直結離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挫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耻自謂實良奈人言何乞

回臣所授以旌蓋直臣逃苟且之執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張仲方疏奏其冤事文苑英華

唐文宗時張仲方少明秀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後為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入為度支郎中

元行欽忠義五代史

李嗣源既入汴京唐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謂元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然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誓

元行欽忠義五代史

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魏州刺史石澤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嗣源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蕭韓家奴竭忠遼史

蕭韓家奴字括寧聖宗太平中補祗候郎君道宗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年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邪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復誘奚獵夫來韓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獵夫投杖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剌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

臣太康初從王吳賜白海東青鶴皇太子為乙辛誣構幽于二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冤不報

有龍代坦金史

有龍字舜卿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詔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救言其冤有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為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寧歟有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究人不救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

徐鉉忠臣宋史

徐鉉字鼎臣仕南唐主李景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吏部尚書太祖時命曹彬將兵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瓚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瓚勿令東

徐鉉忠臣宋史

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宜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

陳恕執奏宋史

陳恕太宗時為工部侍郎每便殿奏事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歛衽收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趨執前奏終不敢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

謝德權善奏宋史

謝德權真宗時為提點京城倉草場會有兇人劉暉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構西夏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鞠問令德權

監之既而案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安必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必欲陷大臣邪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真宗乃可之

楊偕直諫

宋史

楊偕字次公仁宗時累官至侍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邪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偕復上疏諫止

王太尉薦寇準

事文類聚

宋太尉王以薦寇準為相準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宋真宗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

公集卷十一

忠

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田天錫極言治體

事文類聚

宋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蔡齊正言

宋史

蔡齊字子思仁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章獻皇太后崩遺詔以楊大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貴知天下情偽今始觀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辭預政

唐介進言

宋史

唐介仁宗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請闕下入對帝勞之

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同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治平四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顧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

張昇不擇言

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時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憚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

公集卷十一

忠

包拯言正儲位

宋史

包拯仁宗時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張昇孤立

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至和二年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鼎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

李端愿言毀譽之故宋史

李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如襄鄆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戒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千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

滕元發自訟宋史

滕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肯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熈寧後歷齊鄆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

王回忠直見黜宋史

王回字景深第進士哲宗時知鹿邑縣人為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雖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然即以為湖州

祖洽亦坐黜

韓世忠流涕極言宋史

韓世忠字良臣初徽宗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高宗時改潭國公世忠性慙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撓秦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

陳東舉劾李綱宋史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神師道且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吳敏博宣報不退遂搥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楚恐

生變奏上

從之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驚而噪之并殺內侍數十人乃復綱右丞充京城防禦使

歐陽澈條政宋史

歐陽澈字德明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閉時出於天性欽宗時所上書為三巨軸既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知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旁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

李綱奏奉衣兩宮宋史

李綱字伯紀高宗時拜尚書右僕射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還兩宮鈔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早辭羣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勞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

趙鼎正法宋史

趙鼎字元鎮高宗時遷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為命鼎鞠德昂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止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與靈武得一李

集賢堂

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

衛膚敏切言宋史

衛膚敏字商亨高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賜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蒙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高宗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丞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

膚敏始拜命

晏敦復不屈宋史

晏敦復字景初高宗紹興初第進士為中書門下省檢正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金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鼎沸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庭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庭臣又以此橫橫橫論議騰騰方且切齒

集賢堂

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庭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為自治自疆之策既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况吾豈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

胡松年長揖宋史

金立劉豫為齊帝高宗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後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

趙鼎書旌宋史

趙鼎高宗時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史潮州安置在潮五

年社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肯何歸懷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米檜知之今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范如圭責秦檜宋史

范如圭字伯達高宗時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設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悚然改館如圭獨以書責

秦檜

宋史

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秦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己為功如圭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優及張燾以行

何鑄察冤宋史

何鑄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曾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罷改命刀

俟尚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道蕭殺邪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願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乃俟尚使論鑄私岳飛為不反欲竄諸嶺表高宗不從

京鏜不聽樂宋史

京鏜孝宗時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京鏜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弟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歲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

秦檜

宋史

節為悖義豈惟胎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其人鏜即館相檜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為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尋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執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

黃裳遺表宋史

黃裳字文叔宋孝宗乾道中登進士第光宗時為顯謨閣待制寧宗即位改禮部尚書及裳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

一日壤之度吾已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榮為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談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耻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燕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其自來云

彭龜年勸帝朝壽皇宋史

彭龜年字子壽授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親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

卷之五

世

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遂陳源然後肅命鑒與負罪引歷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又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

為職事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二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之不已血漬鬢髮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邪上云知之

羅點切勸光宗省父宋史

羅點光宗時授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

卷之五

世

事果有之乎光宗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間闔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光宗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

陳傅良引裾切諫宋史

陳傅良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墜底則生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事即有險難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

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為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

吳獵諫君責友宋史

吳獵字德夫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閑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

金集卷十一

三

陳傳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緊身而去於國奚益傳良為改容謝之

彭龜年言致致出宋史

彭龜年約朱熹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美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寧宗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

趙景緯上言宋史

趙景諱字德父度宗咸淳元年權工部侍郎時暫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室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欽熈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於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權禮部侍郎無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

金集卷十一

三四

乃還家召為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各不許遂差提舉王隆萬壽官

李穀不撓宋史

李穀字惟珍金義宗開興二年秋為磁州刺史會契丹主發使至州穀擒斬之密送款於漢祖劉知遠潛遣河朔曹家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即議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穀自郡候契丹遂見獲契丹主先設刑具謂之曰爾何背我歸太原穀曰無之契丹主因引手於車中似取所獲文字穀知其詐因請曰如實有此事乞顯示之契丹國制人未伏者不即其死自後凡詰穀者六次穀詞不屈契丹主病且曰我南行時人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術蓋為人所陷耳穀氣

色不撓卒寬之俄而德光道殂

愛薛諫君見納 元史

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初事定宗立言敢諫時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統四年命掌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命領之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及儀仗以迎尊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為罷獵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南還奏臣以飛語譏之愛薛叩頭諫得解

石天麟以直言見龍 元史

石天麟字天瑞世祖時拜中書左丞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

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官掖杖此可也時權臣用事山燭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獨言其姦無所顧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即位加榮祿大夫司徒大宴玉德殿召天麟與宴賜以御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命御輦送還家武宗即位進平章政事

許衡論阿合馬父子之官 元史

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元世祖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

賈然面片好邪

世祖即位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愛賈然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民安社稷為心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術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太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貴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為太子太傅然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為翰林侍講學士默微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賈言上文統不可用者惟賈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邪

鐵哥直言 元史

鐵哥幹脫赤子年十七世祖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為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為娶母氏女時有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捕以充貢鐵哥曰捕獸充貢徒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從之至元十九年遷同知宣徽院事領尚

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然知之怒鐵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內府食用周米鐵哥奏曰計糗米一石僅得圓米四十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皆善之

徹里力辯姦邪元史

徹里燕只古台氏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省承哥為相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諫二叅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遠繫隣黨械禁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徹里乃於世祖前具陳承哥姦貪誤國害民狀新語激烈世祖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承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而除

成遵阻疏河元史

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世祖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承哥既誅諸狂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為馬兒蔑列忻都王濟湖廣省臣要東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

成遵阻疏河元史

成遵字誼叔順帝時累官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勝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至正十一年春自齊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逐并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過閭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

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齊寧曹濮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也恐後日之憂又不重於河與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融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脫不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

不忽木論課引義元史

順帝時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為崇文監丞不忽木班它擬一人以聞帝怒曰憲法盡由中書省邪承爾直班頓首曰用侍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

不忽木論課引義元史

不忽木成宗時為平章政事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春以為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為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禳魯麻家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

陳天祥謝病辭賜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成宗大德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京東尤甚詔問研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但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聞

秃堅不佞諫失刑元史

集卷十一
元

忠直見黜

素秉忠直而被黜逐者

蔡凝被譖遠遷南史

蔡凝陳宣帝大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遇特者多誤為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胥錢肅為黃門侍郎肅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

興公主日請之尋免官遷交趾

李嶠列在黜唐書

李嶠唐高宗時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張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閬州司馬

文俊言山變受貶

俞文俊荆人也武后時新豐有山因震突出武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文俊上言曰人不和旣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為災非慶也武后怒投之嶺外

張鎰理冤坐貶唐書

張鎰字季攢一字公度唐肅宗乾元時為殿中侍御史華原令

卷之六

盧縱以公事譴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縱罪張鎰
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
縱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聞所安母曰
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縱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叅
軍

晏殊被譖罷相宋史

晏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仁宗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甌陽脩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

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授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從陳川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喻年

李師中待正不容於時宋史

李師中字誠之半十五上封事言時政舉進士知洛川縣神宗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言得夫呂惠卿以為周上貶和州團練使師中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

陳師錫直言被黜宋史

陳師錫字伯修神宗時舉進士第後為監察御史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說說出知宿遷縣

李之純出知單州宋史

李之純字端伯登進士神宗時遷御史中丞嘗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燠理陰陽輔相之職問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重致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敦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限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輒出知單州

李甫以言不容於時宋史

邵孝甫字成之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未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書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哲宗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泥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絕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竊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崇民獨不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子自謂山中宰相盡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爾

劉光祖忠直不容於時宋史

劉光祖字德修光宗時進起居舍人時朝廷以朱熹不用無故見去於是光祖再疏不聽劉德秀勸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仇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蔡絛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絛之六者明聖入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此之楊惲奪職適居房州

鄧肅忠言不容於時宋史

鄧肅字志宏入太學所與將者皆天下之名士也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後權左正言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

顏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我臣在朝政事非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

好問言不見納宋史

呂好問字舜徒欽宗靖康中為左司諫諫議大夫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

宋史

四

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諸將邢相之成以退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孤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索州

宋爾直班忠言遠徙元史

宋爾直班遷資正史會盜起河南順帝憂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願乃盡坐中華之民為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迂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負外郎伯帖木兒故兩人因擅權用事而宋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映

州危急因出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消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為憚不相聚論事宋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宋朶朶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宋朶朶便宜同討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為兵出庫所藏銀為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為精兵金商義兵以戰皮為矢房狀如猱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勅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而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迴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略近以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宋爾直班當署事顏謂左右曰吾其為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

宋史

四

然也先帖木兒者脫脫之弟章既上脫脫怒故左遷宋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見黜關中人遽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宋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

忠直致禍

素秉忠直而致禍患者

泄治言陳靈公必亡說苑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其通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試盟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試於徵舒

孟寬饒以直言見殺前漢

孟寬饒字次公宣帝時為太中大夫為人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是時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終諍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

意欲求擅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感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豺狼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頸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趙廣漢以正法見殺前漢

趙廣漢字子都宣帝時為京兆尹時大將軍霍光薨廣漢心知被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第直突入門索私屠酤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由是心記貴戚大臣廣漢嘗有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

廣漢由是惡之後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今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殺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曉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事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謹答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切持奉公通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

杜喬死獄後漢

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天子可以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杜喬死獄後漢

杜喬字叔榮順帝時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疏極言不省益州刺史种暉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省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街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明廣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屬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比官為尚書喬以官減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數

息朝野瞻望為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衛左官因并請於帝繫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王軌以皇嗣非宜見殺

王軌仕周武帝位上大將軍進爵郡國公嘗與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除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變宏遠而弼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嘗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差跌便至城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

崔叔寶直言見殺

者對朕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武帝贊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及太子即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杜機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身千載之後銘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火夫頽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懇熱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

崔叔寶直言見殺

崔叔寶北齊文宣帝時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寶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

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歐之又擢其長以溲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頤

崔斌直對過害

崔斌字仲文世祖時為湖南行省左丞至元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合馬擁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李羅按問之汰其冗員然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趙尚書留夢賢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揭撫其細事遲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構以罪竟為所害裕宗在東宮

崔勝惡賊不迭兒見殺

開之方食授箸側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

崔勝惡賊不迭兒見殺

賀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武宗至大三年進左丞相行上者留年無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虎賁以賞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便其部曲強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乃自効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德之為立祠上郡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闕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歐有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數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悉為緝終不為直勝素惡

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朵兒只楊朵兒只以語監察御史王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英宗即位諒闇中鐵木迭兒遂復出攝相位乃執楊朵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于瓦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太傅秦國惠愍公

楊朵兒只以忠直見殺 元史

楊朵兒只仁宗時為御史中丞及帝崩英宗即位為權臣鐵木迭兒所害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為丞相諭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罪罷更自結微政近臣復再

集賢堂

元

入相持勢貪虐兇穢愈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為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朵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郡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郡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訕得解去朵兒只庶得其所受弼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輩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為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朵兒只持之急微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

哪之但置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為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有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微政院與微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雅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特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朵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僞風憲乃為是大冤事邪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朵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憫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既成憂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

集賢堂

元

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稱蕭楊等死甚冤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冤特贈司徒夏國襄愍公

忠烈

盡忠死節光耀古今者

弘演內肝 新序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氏曰君之所與保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漬而去狄人追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

於肝畢乎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鏤公之肝而死

由于受戈左傳

楚昭王欲唯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有王奔即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繇而從事見公四年

申鳴援桴左傳

楚惠王時有士申鳴者事親以孝聞楚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申鳴遂入朝為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

集事秦士

車

於親今既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勇士也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李同却秦史記

李同耶耶傳舍吏子也平原君趙勝相趙孝成王時秦急圍邯

邯邯邯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邯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剽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邯復存李同戰死

王蠋絕脰史記

燕昭王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欲封蠋萬家以為將蠋固辭燕人曰不聽吾屠畫邑王蠋

集事秦士

至

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自奮絕脰而死

唐且對秦王以士怒史記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謂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

怒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韓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浸降於天與臣而將曰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大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來歙抽刃後漢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命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

卷之十一

五

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歙歙自為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體可仕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

伍子東刀刺卓魏書

伍孚字德瑜漢靈帝時人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教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今孚受教教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更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

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獻帝時董卓作亂百僚震懷孚著小鎧於朝服裏俠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半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改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傅燮戰歿後漢

傅燮字南容漢少帝中平四年為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歸遂等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勸燮許之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吾行何之必死於

卷之十一

五

此汝有才智地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

典韋突賊魏書

典韋字林力過人後漢獻帝時為都尉宿衛張繡及裴曹操營操戰不利避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韋以長戟左右擊之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睜目大罵而死

初權奮銳沒陣魏書

夏侯惇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為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之。魏文帝聞而請為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姓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讀，不誤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傅彤罵賊戰死

晉書

傅彤從先主代吳先主退軍，彤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周處戰沒

晉書

周處字子隱，吳平以母弟，歸後武帝徵拜散騎常侍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為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之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之。』」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彤命處進討，乃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處甘果泰期之，克令終言，非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受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

俞縱戰死

晉書

刀戰而沒

俞縱戰死

晉書

桓彝元帝時累官至宣城內史。蘇峻反，彝糾合義兵赴難，為賊所敗。或勸彝偽與峻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如其不濟，此則命也。」乃遣俞縱與賊將韓晃戰，縱又敗。左右勸縱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

張嶷死

南史

張嶷梁武帝時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弟伊率郡兵赴援。時邵陵王綸奔至錢塘，聞之，遣前舍人陸立公板授嶷征東將軍。嶷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嶷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監助神茂擊嶷。嶷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嶷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

盧潛閉氣

北史

盧潛北齊後主時為揚州道行臺尚書。武平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發。潛發病臥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壅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使鳴角欲引而賤，雖其米及頓兵更貴，糴其米乃之。處景和擁眾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琳扶風王可朱渾行臺左丞李駒等督將五十八軍士

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因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因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鄉伯偉二人耳時李陶餘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託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遂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在舊俗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高潛死國難 北史

齊安德王北齊文襄第五子也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任城王潛曰至尊以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後主至濟州

集卷十一

忠

禪位於潛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諸逆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

高叔拉殺 北史

比齊趙郡王高歡與馬劼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散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散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散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

門又有人曰願勿入散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散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

沈光戰死 北史

沈光為折衝郎將隋煬帝每推食解衣賞遇優重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與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相與謹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愧首事雖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僕領給使數百人今在化及內營城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及沈光二人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遣司馬戡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譁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取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麾下百人皆闔死一無降者聞者莫不隕涕

麥鐵杖戰死 北史

麥鐵杖隋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煬帝即位進佐柱國自以荷國恩重每懷盡忠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賢者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文炷炙背瓜蒂歟鼻齧黃不羞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子曰阿奴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尔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即跳上岸與賊戰死

劉感給諾 唐書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黃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

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為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詰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眾且至勉之無背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謝之至死誓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潯陽郡公

王行敏不屈

王行敏隋末為盜長高祖與來降拜潯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待空之眾伺隙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墜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

向晚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周憐忠烈

王同皎中宗時拜右千牛將軍郡主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神龍後武三思燕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延慶周瑒等謀誦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橋州司兵參軍宋之慈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慈固請乃成帝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慈子曇得其實之慈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知其謀遣人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延慶等皆死憐遁入北干廟自刎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憐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

也

安金藏刺腹

安金藏在太常工籍屠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証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彼地收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視桑壯紘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佞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

王海賓戰死

王海賓玄宗時為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

右詔隴右防禦使薛納禦之以海賓為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

顏杲卿死節

顏杲卿玄宗時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果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與其定金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識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建於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

士權漢郭仲亮定策時真御在平原素聞賊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李愬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狗諸郡顏真卿斬子光遣甥盧憑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果卿大喜以為兵持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以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果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獲譙又參軍馮愛卿豪習萬端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繼投尸渾沱水獲譙以首示果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勣召兵范陽未還果卿使葉城尉崔安石圖之勣至滿城度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勣捨馬爰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度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果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而事顯乃拜果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復還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士門遣郭仲亮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戰揚聲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為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傳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諸郡皆自固果卿兄弟兵大張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求救于河東承業前已擢殺賊功兵不出果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復讎同執賊將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果卿不答遂并盛欲殺之果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果卿曰為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

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內破之誓不絕賊鈞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果卿含胡而絕復讎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觀之見者垂泣果卿宗子近屬皆被害

張巡死節

張巡許遠玄宗時守睢陽食盡賊圍益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號王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衝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南齊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齊雲嬖罵馬上請決死聞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員圍出賊萬衆遮之齊雲左右射皆披藥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河益齊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無御史大夫勢相碍而共

卷一百一十六

五

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齊雲壯士欲留之為大樂樂作齊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啖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樂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齊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後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觀曰吾被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贇遣馬百匹次寧陵得賊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力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齊雲等聲也乃啟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遂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遠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弟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

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弗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大疑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為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

袁光廷自焚唐書

玄宗天寶中安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

贈工部尚書

張興鋸解唐書

張興者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玄宗時為饒陽裨將安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興環甲持陌刀重五十斤衆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臣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為怨故商周漢唐因

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踞解之且死罵曰吾能哀強死兵賊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盧奕死節唐書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玄宗天寶初為鄴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與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無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節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賊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諡曰貞烈

真卿死節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德宗時遷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翼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胎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岷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

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大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太號而大師至求宰相孰先大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彼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軍滅會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集賢堂

堂

段秀實擊泚

唐書

德宗時朱泚反以段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言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論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舍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

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駭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鐵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石演芬斷頭

唐書

石演芬事李懷光至都將充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郤成義到德宗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

集賢堂

堂

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璵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齎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淑被害

唐書

吳淑德宗建中初遷大將軍循循有禮謙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為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此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尉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

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下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此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此業儲逆故留淑客省不遣李被害帝悲便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

高仲休死節 唐書

唐德宗使高仲休屯梁山禦賊朱泚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蓋哀結蒲為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

田布死節 唐書

田布唐穆宗長慶初徙涇原田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乃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固辭不聽及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

矣未至魏三十里

老

矣未至魏三十里晚行被髮號哭而入居惡室屏節施几將士老若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須士卒以牙將史憲城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脅齒河朔三鎮葛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高異志陰欲乘機又魏軍驕悍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剗內與鎮冀用死生雖尚書齊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聞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眾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眾詳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眾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眾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

忘死願速收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矣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李迢不草表 唐書

僖宗乾符中黃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

孫揆板東 唐書

孫揆字聖圭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宣尉副使既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領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誓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劉陳不屈 五代史

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吳主楊渥仍用唐昭宗正朔稱天祐時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邪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

夏魯奇自刎 五代史

夏魯奇字邦傑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分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

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開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規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請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

張敬達寧死不降 五代史

張敬達字志通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應直軍使唐廢帝疑石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

唐鎮天平

唐

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邪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遠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轡人馬皆不甲胃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此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發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也團柏谷延光也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阿

阜四面且以毛索掛鈴為警縱大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一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邪律德光聞敬達敢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姚洪然鑊 五代史

姚洪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明宗為指揮長史與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副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肯為李七郎奴掃為糞得一腐

殘炙感恩不已

唐

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使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死節 五代史

王思同後唐愍帝時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懼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路王從珂反鳳翔魏徽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懼皆所得路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便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訓等送京師愍帝

嘉其忠所以恩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與元張虔釗攻城西賢戰甚急士卒苦之及兵攻虔釗虔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路王吳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清恩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

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

沈斌自盡五代史

沈斌後晉齊王開運元年為忻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忻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剽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尔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戰死五代史

王清仕後晉為奉國都虞候齊王開運二年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藥城斷

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

史彥超戰死五代史

史彥超為人勇悍驍捷周世宗時以功遷龍捷右領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後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

班師

胡士門斬脛金史

陀滿胡士門金哀宗正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晚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為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論氏亦死節有傳

陳和尚嘆血金史

金哀宗時完顏陳和尚名襲字良佐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總領也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

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歐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答之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新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枉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恠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邪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

集事卷十一 七十一

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以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探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羗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鸞狼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當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刺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禦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

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曹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之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所足脛折不為屈諸口吻至耳巽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酌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

郭蝦蟆死戰自焚金史

集事卷十一 七十四

郭蝦蟆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屢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縱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山間且缺完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甲午春今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為砲以擊

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解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開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之斬以狗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塵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為立祠

時茂先斷腕金史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劉之至死罵不絕

蔡傳序赴大宋史

蔡傳序太宗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糗索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與邇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駒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趙士隆力戰盡節宋史

趙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後主五歲補右班殿直既長遊序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歎曰昔賢有不願為章句儒出玉門關

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為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米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隆賊三旬不退士隆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者應募獨持槊連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隆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屯鄱陽既復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忠兵會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高宗紹興元年正月召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入辭頗言成兵衆高宗責以立功倭倭懼受命未至城以陷時守城嚴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薛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義欲以為偽安撫使士隆怒罵曰賊欲低我邪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為我雪耻遂仰藥而卒

曹觀投死宋史

曹觀字仲賓叔修古卒無子杜杞為言于朝仁宗時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為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儼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聞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遁去觀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都監陳暉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暉兵敗走鄉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梓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

女妻汝觀不肯拜且誓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汝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

孔宗旦罵賊

宋史

孔宗旦仁宗皇祐中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思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瞳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大罵

宋史

趙師旦仁宗皇祐中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邪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內大斂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眾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賊僚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為

立廟享平贈光祿少卿

王從政沃湯

宋史

王從政宋仁宗時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馬遂斷臂

宋史

馬遂仁宗時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揮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毆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謀至斷一臂猶誓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官苑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救遂者曉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罵賊

宋史

董元亨仁宗時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眾莫知所為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探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美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携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賴

以祭元耳

詹良臣轡肉宋史

詹良臣字元公徽宗時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為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願欲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餓狗鼠矣賊怒斃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

傳察焚死宋史

傳察字公晦徽宗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

集事宋史

光

將偷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驛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訝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驛導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今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為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矣為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幹離不曰爾尚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曰乃如林或猝之伏也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可得邪察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者等曰我

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眾皆泣是夕陽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邪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街巷忿殺之矣將官武僕其屍焚之果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士室凡兩月同守者急斃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將噩及考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

張確戰死宋史

張確字子固徽宗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同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恃秦不可守休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陷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成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

集事宋史

今

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傾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富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為將守者皆如卿父朕願有今日邪欽容嘆息者久之

朱昭中失宋史

朱昭字彥明徽宗時京官秉義郎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號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縱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眾夏人設

不執節衝以臨城飛矢兩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
怙兒恩齊介胃來以禮看自敵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陣被襟門
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恩齊却看而前
數未朝失信曰大金約我來攻京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
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
數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
邪乃取傳禪詔放宣讀之撥勝貽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
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
生不異大虜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
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圯壞昭以智捕禦皆合決然不可復支
昭退駐驛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汚幸先戕我
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鄰圖大功不勝則秦晉境內大丈夫一

宋史

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爭刃之長子驚視又
倭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
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
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
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
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
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賊
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
死

史抗父子死節宋史

史抗宋徽宗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
呼其二子稽古稽恭謂曰吾昔語用事者為門控制一道宜擇

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指矣言雖切皆不吾
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士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
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為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
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
圍力戰死于城隅

唐重中失宋史

唐重字聖任徽宗大觀三年進士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
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
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
能以身殉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貽書韓運使李唐孺
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軍駕入關居建統之勢庶可
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難竭智力何所施一

宋史

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
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奔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
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

程迪叱戰宋史

程迪字惠老徽宗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
後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
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傅亮語唐
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中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
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
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
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
俱生慷慨鳴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

衆潰迪率其徒行拘于衆曰敵雖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
劇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
戰數十合身被創數偏絕而後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
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生

李若水斷舌 宋史

李若水字清卿元名若水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
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遷著作佐郎為使見粘罕于
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鴻臚以往甫次中牟
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解間歸擢若水禮部
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
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扈從以
行金人計中變過帝易服若水抱持西哭誠金人為狗輩金人

李若水

李若水

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
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
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
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
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
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何如若水曰戊
卒畏敵而淪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
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謂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
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冲壘觀獨令慶解入既所議多不從
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鼎行果還言千人欲
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內禪主上仁孝

慈倫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
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真一刺賊
滅亡無日矣粘罕今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
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揭破
其唇喋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
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朕
聞為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
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者
死亦何憾聞者悲之

劉幹如生 宋史

劉幹欽宗時建別將賈瑄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得

劉幹如生

劉幹如生

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召入觀
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
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
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
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平歸
書片紙曰金人不以子為有罪而以子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
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
道此子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危酒
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名聲識其處凡八十日
乃就殮顏色如生

楊震闔門死節 宋史

楊震以弓馬絕倫欽宗時為安遠巡檢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

歸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武宗聞領
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鞏
鞏驅幽薊叛卒與夏人突入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
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
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二官帑竭繼以家人服
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
沒閨門俱殺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父宗閔亦死事
于長安

張克戩引決宋史

欽宗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畧使張孝純之子
張克戩引決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

直龍閣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恩正給云出戰遂率宗奔

慈隲於是人無固志成將麻世堅中夜斬開出通判韓玘相繼
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
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泣不能仰
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嚴守賊至身
帥將士探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
為汾大邑久與賊抗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
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其述危苦之狀
募士問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
為降語斬以徇諸酋列城下克戩臨罵極口砲中一酋立斃度
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緹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
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克戩猶帥眾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

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
屍禮葬于後國羅拜設祭為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
三百兩絹五百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謚忠確

邵雲扶眼宋史

邵雲欽宗靖康中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燒
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為兄弟聞胡夜叉者聚彊乃舉所
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叉官夜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
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官至武翼郎
閣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妻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妻
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扶眼
槌肝罵不絕

李震死節宋史

李震欽宗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
戰殺入馬七百餘已而拔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
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絀諸庭柱欄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
猶罵不絕口

李邈就戮宋史

李邈字彥思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十
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為死守民恃邈
為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為勇敢亦數十
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
問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
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
燎其須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

我謂我為賊何也。趙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邀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邀被髮左衽，遺憤詆毀甚力。金人撻其口，猶吮血，嘆之翼日自去，髮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為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趙令歲流血宋史

趙令歲，高宗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縱掠而去。令歲度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黃州。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張

徐徽言迎刃宋史

徐徽言，高宗建炎二年，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晉寧驍天下，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却之。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復。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笥繫箭，浮江告急。令歲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大寇？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忠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速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徐徽言迎刃宋史

徐徽言，高宗建炎二年，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晉寧驍天下，

徐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極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游援。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焚石，壅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備，寢營鎖伏，空敝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得餓傷夷之餘，聚折槩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置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繫帛書飛箭上，陰約妻宿塔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敵，手因技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女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妻宿得徽言所親說。

徐徽言宋史

徽言蓋具冠，較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觀君父禮，以入寧廬可乎？汝汙偽官，不即愧死，顧以為榮，且為敵人搔吻，作說客邪？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見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妻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死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妻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恩，死正吾所此，膝詐為汝輩屈邪？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妻宿樂戰向之，觀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豪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妻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

向子韶責罵宋史

向子韶字和卿，高宗時登進士第，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

京東轉運副使屬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請賞之以勸天下子詔勅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朕不可長士論疑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詔率諸弟城守謂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十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詔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詔親操甲冑冒矢石達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詔率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詔直立不動執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聚朝請郎子家等與閹門皆遇害惟一子鵠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詔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創心宋史

允

楊邦乂字晦叔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為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瓌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硤沙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瓌擁兵弗救淬被擒瓌兵遁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玠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過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敵屈翼目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目宗弼等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

抗更與共安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圓練者以幅紙書死恬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望大罵曰若女真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改行礫萬段安得行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

易青被開宋史

易青高宗時為都督行府權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家本軍士也已受招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畧使連南夫與權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家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若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弟令經畧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

報國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

趙立戰死宋史

趙立為人性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高宗建炎三年授忠翊郎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詔以立守楚州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操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猝而斬之初合徐楚兵不滿萬人既而金人聞城既久眾益困乏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以報國恩及陷眾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為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威出其上計開轍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屍懸樓下頰骨箭穴存焉

郝仲連城陷不屈 宋史

郝仲連高宗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時為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虛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妻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

王復閩門皆被殺 宋史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高宗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南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閩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後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朝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陳亨祖舉家死節 宋史

陳亨祖淮寧大豪也高宗紹興未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邪魯以其城來歸命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

趙師檟斷臂 宋史

趙師檟理宗時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獨制軍器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往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往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為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援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

胡斌僵立 宋史

胡斌為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知邵武有備米收犯會招捕司檄德興與憲議獨留兵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理宗紹定三年盜衆大至勉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千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盡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願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

王鄭盡忠 宋史

王佐在理宗寶祐二年利州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派涕而退初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南永忠降先縊殺其妻女亦朝服自縊詔獎諭佐進官一秩炳孫贈朝奉郎直秘閣仍訪其子官以文資

劉銳誓守文州 宋史

劉銳理宗時為文州太守趙汝愚為通判相誓死守更迭出戰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晚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愚擣雙刀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事聞立廟

姜才不降 宋史

姜才邈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安中以善戰名然以米歸人不得大官度宗時為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號雄無踰才者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為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過其安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

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為三壘陣迹之三壘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派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明年正月宋亡二月閩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奉使于召伯堡未幾幼主至瓜洲才與李廷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擄瓜洲戰三時衆擁幼主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逃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不作降將軍邪四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廷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朮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卧内執之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朮責廷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朮怒局之

馬堅奮立 宋史

馬堅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而堅與其兄堃特顯奕宗咸淳中入朝而宋亡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女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灌城東門破其外城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當起立踰時始仆州人立祠以為神

姜軍自焚 宋史

度宗時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馬堅部將姜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姜從壁上呼曰吾屬機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女皆分米炊未熟生嚼牛咬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姜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請刑 宋史

密佑度宗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朱禔孫遣高世傑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刑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繼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關者乎佑曰關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晏佑面中矢技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彈雙力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與歸隆興元帥宋都統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黃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繫師變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辭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順如生 宋史

度宗時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闕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置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負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各船置火槍火炮滅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列起行出江以紅燈為號張貴先登順殺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斷鐵短橫棹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家飲奠立廟祀之

張貴力戰

宋史

度宗時襄陽被圍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其貴待其

李市等自死

宋史

號勇欲還即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即求接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還報計發兵五十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絕被圍冒進眾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狄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蓋即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也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以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家立雙廟祀之

李市等自死

宋史

宋幼主德祐元年十月大元兵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市

拒守三月大小戰數十合力盡將破市閤門死郡人知衡州尹毅亦舉家自焚帥司叅議楊運及幕屬陳億孫顏應斌等皆從市死

孟采呼廟

宋史

大元軍駐紹興福王與芮使子曰孟采謀舉兵事世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采詬曰賊臣負國辱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采至此都人莫不隕淚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李守忠死

元史

李守忠太祖時知平陽府事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

石天應飲血

元史

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詐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石天應飲血

元史

石天應字瑞之太祖時為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天應分兵四出悉定葭綏之地一日謁木華黎論以進取之策天應還鎮召將佐謂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今聞河東西皆平川廣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為何如或諫曰河中雖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州正通都延今卿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此接

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
關內可尅期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
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
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秋九月遂移軍河中既而金
軍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饒將吳澤伏兵要路澤
勇而嗜酒是夕方醉卧林中金兵由間道已直抵城下時兵燼
後守具未完新附者爭縋而去敵乘隙入天應見火舉知敵已
入奮身角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
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衆而來此事急奔去是不武也
縱太師不罪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汝等勉之
少頃敵兵四合天應歛血力戰至日午死之

石珪燕死元史

石珪太祖時為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元帥領兵破曹州
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
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為人誘以名爵欲使揖珪憤然曰
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邪假我一朝當縛爾以
獻金主大怒蒸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杜充州
祀焉

哈刺魯華托夢元史

哈刺魯華世祖時為宿衛後轉廣東巡撫使右丞唆都督兵征
占城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傳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
絕石灣其鋒銳甚哈刺魯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
步格鬪殺數十人賊盡厲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
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召特勒氏夢其來告曰

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
乘驢督戰云

居誼自焚元史

邊居誼為宋將守新城世祖時丞相伯顏統大兵至令萬戶帖
木兒史弼列沙洋所賊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
守將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其總
制黃順踰城出降即受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
即縋城下居誼遂入城悉斬之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
不出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之拔餘衆三
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

褚不華賊鬪元史

褚不華字居實沉默有器為泰定帝累遷河西道廉訪使事移
淮東未幾陞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為
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
城相犄角為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
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智勇與咸戰輒勝賊憚之號曰
劉鐵頭不華頗類之總兵者聞不華効已益患嫉乃檄甲別將
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津信城陷賊乃掘堦相犄據水寨以
圍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晉類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
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刺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
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啖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
之東西兩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沐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楊
暹駐兵沐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為賊據沐陽之路又絕
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環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

餘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城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瑋運糧萬斛入河竟為賊所掠德瑋僅以身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也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轉皮鞍轡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徹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獨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留父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時順帝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余闕孤軍血戰元史

余闕順帝時為同知副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

余闕孤軍血戰元史

本

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遠魯花赤伯家奴戰死至正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成馬十月涉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負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冠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患甚乃樹柵起飛樓戍復來攻我金鼓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杆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冠軍南門羣盜四面環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安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

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刎墮清池塘中闕妻郭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張桓鐵漢元史

張桓字彥威父不知汝寧府因家焉順帝時桓為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父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猝起跪桓仰天大呼誓叱殲虜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

李輔父子罵賊元史

李輔字子威順帝時為江州路總管討賊有功行省上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輔守孤城提屏旅新賊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亮堅不花自北門遁輔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越起未敢進轉攻東門輔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輔隨馬輔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輔死

哭聲震天相率具棺槨于東門外齎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齎兄冕居頴亦死于賊

李齊碎膝元史

李齊順帝元統元年進士第知高郵府張士誠為亂陷興化縣所南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覓杜湖夏五月乙未賊數入城一譟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與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齊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始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繼飾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掙碎其膝而為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秦不華沒海止李頴隕

九江泊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喜同一門死義元史

喜同周姓順帝時初為俊官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尔以兵駐于諸葛菴為賊所襲死之賊遂棄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投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為他賊所

追身被數創不能聞遂見執為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僅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所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

顏瑜大詬元史

顏瑜字德潤充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為鄆及陽曲兩縣教諭順帝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刀來脅瑜曰尔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尔書生吾不尔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尔賊何主帥邪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罵旗瑜大詬曰尔大元百姓天下亂尔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賊可斷豈能為尔罵旗從逆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皆為所害

楊樸倒懸元史

楊樸字文素早以文學得推擇為吏順帝時為臨江府全椒縣尹除界廬江廬江陷於寇除人震動行省察政也先總兵于諭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輪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杯急諭城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成我厲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繫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伯顏不花的斤戰死元史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順帝時為江東廉訪副使守信州至正十八年二月陳友諒弟友德管于城東繞城植木棚攻我益急又遣偽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變可解忽都乃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囚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

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米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邪我頭可斷是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來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偽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空城欲何為邪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偽使者不若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然既盡枯乾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又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顏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屠閭閻降

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將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為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輩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忍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為義兵尋戰敗為賊擒痛罵不屈賊焚殺之

聶炳支解元史

聶炳字樞夫順帝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至正十二年遷知荊門州淮漢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荊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為則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

李羅帖木兒舉家死節元史

李羅帖木兒順帝時為襄陽路達魯花赤時襄陽中興已陷乃合諸義兵進次潛江縣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是日脯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賊抵暮咬住等軍各當一面不佞救李羅帖木兒被重創斃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馬哈失力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李羅帖木兒被執賊請同為逆李羅帖木兒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于陣舉家死者

劉濟割舌元史

劉濟字濟川順帝時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濟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濟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倉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潛之浹旬間

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濟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衆多潰去濟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夾其陣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濟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濟忿戰手大罵賊縛濟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濟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瘞屍瘞之

王伯顏死節元史

王伯顏字伯敬順帝時知福州賊自邵武間進逼福州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獲反顧賊以長鎗奔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

為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搃以燒弗屈遂殺之伯顏將告出血渠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聲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爾敢邪賊亦抗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賊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邪我死當為神以報汝言訖徒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死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嘗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為賊所獲亦為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親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雪白玉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賊正祠神觀紅衣軍來以為為帥康將軍至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

官軍賊大敗斬其首江二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一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二

臣門

忠義上

盡忠報國合於義者

石碯殺子左傳

魯隱公四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以得親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於衛九月衛人使石碯殺州吁于

濮石碯使其宰獮羊肩假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藥共子闕死國語

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藥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入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闕而死

荀息死節左傳

魯僖公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僖公九年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不占死義新序

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

集事卷

以私害公遂往聞戰聞之聲怒駭而死

賈獲授車左傳

魯襄公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栢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蒯宰皆死左傳

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賈舉此非寺州綽師公孫叔封具鐸父襄伊懷堙以上八人皆皆死枕枕父祭於高唐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恃漁者監原退謂其宰宰曰爾以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

驪茂平陰公不懼國士更難者皆變寵

公冶致邑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自楚遷及方城季武子取卡使公冶問龜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卡者將叛臣即從以討之既得之矣敗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開取卡公曰欲之而言叛抵見跪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蔡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子家子不從季氏左傳

魯定公六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集事卷

三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命公為質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是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中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則有卿士大夫與中龜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不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句卑免首左傳

魯定公四年楚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矣子可設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

哀則而棄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淫善死義新序

楚人莊善以白公之難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親而死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者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及門刎頸而死

肥義全言史記

肥義事趙武靈王王愛少子何傳位為王自稱主父封長子章為安陽君章心不服而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田不禮必為亂子吳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

人集卷五

四

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就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自今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久之主父令王聽朝從旁觀之見公子章惏然反為臣誡於弟心憐之欲王章於代主父將沙丘章與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與李兌殺章及不禮

周苛罵羽前漢

周苛漢三年為御史大夫漢王既出榮陽令苛守項羽拔榮陽生得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不聽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敎也羽遂烹苛

樂布復命彭越頭下前漢

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高祖殺梁王彭越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高祖召布罵曰君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越敗榮陽成軍間項王所以不能逐西徒以彭王居梁也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陛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越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田橫客皆死海中前漢

田橫者齊之後也從兄儋素末自立為王章邯擊殺之子市立

人集卷五

五

橫兄榮殺市自立項羽攻之兵敗走死橫立祭子廣為王高祖遣韓信滅齊橫聞廣死自立為王兵敗亡走梁歸彭越漢滅項籍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鵬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戶鄉縣置酒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規固已甚矣又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有而事主始卿食其說下齊齊罷兵而韓信襲齊齊殺食其及齊亡而食其弟商在朝故橫云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重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

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其家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貴高絕肱前漢

高祖從平城還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謂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怒曰吾王辱王也說趙王赦曰天下蒙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故諷其指血血曰君何言之誤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肯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過汗王為乎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

集事卷三

六

從東垣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其縣名曰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答數千刺剄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語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使泄公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

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肱而死

蘇武牧羊前漢

蘇武字子卿漢武帝特為移中祿監以中郎將使持節與張勝常惠等俱使匈奴會緡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常在漢時素與張勝相知至是與勝連謀事覺武恐連及欲自殺勝惠共止之單于欲降之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燭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張勝降律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朝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

集事卷三

七

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且單于信女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聞兩王觀禍敗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糝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之地信義安所見乎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弟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

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尚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上崩武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匈奴與帝和親漢使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燕澤中使者如惠語讓單于單于驚謝曰武等實

卷十二

劉恭收葬更始後漢

劉恭為更始侍中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十月更始遂隨謝祿肉袒詣長樂宮降赤眉將校更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試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即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召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以為慮謂祿曰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救

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

翟義舉兵前漢

翟義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乃謂弟子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元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太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故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卿侯劉信等以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鸕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

卷十二

至山陽衆十餘萬莽恐遣兵擊之勒兵自備依周書作大誥赦天下遂攻破義捕之磔尸陳市卒不得信

王青三世死節後漢

王青者東郡吏也祖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遂燔燒之父隆光武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徙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背聲流咽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東郡太守張輔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

溫序伏劍後漢

溫序字次房光武時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

字所拘初字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行恩德字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字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攝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字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繫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負汙土遂伏劍而死

趙苞竭忠死義後漢

趙苞字威豪靈帝時初仕州郡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將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冠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軀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遂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

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

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遇害苞殞歟母舉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鄒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知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种拂揮劍後漢

种拂字頽伯獻帝時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女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刀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种邵討李傕郭汜後漢

种邵獻帝時為侍中董卓惡之出為益涼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微為少府大鴻臚皆不就曰我父昔以身殉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等共攻

惟汜以報其仇軍敗皆死

沮鵠罵賊後漢

沮鵠為射聲校尉李郭之亂獻帝幸段熲營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太戰於弘農東閭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鵠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鵠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惟乃殺之

龐參不曉魏書

龐參字令明後漢獻帝時曹操素問其號勇拜立義將軍南陽人參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元柔在漢中頗疑之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直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曹仁使惠屯樊比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

盜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虞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曉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

閻溫無貳魏書

閻溫字伯倫漢獻帝時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涼州超復圍州所治莫成甚

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避之得溫起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義何所施若從吾語城中東方無敵此轉禍為福之計也溫偽許之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汝不為命計邪溫不應乃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起遂殺之

賈逵不屈魏書

賈逵字良道太祖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言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

集卷五

主

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員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遂多為請遂得免

諸葛誕及麾下盡死不降魏書

諸葛誕字公休齊王時為鎮南將軍初誕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玄聽誕誅而母丘儵起兵遣使招誕斬其使儵破滅誕有自疑之心司馬昭遣賈允至壽春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犯之文然遂發兵自中求救於吳司馬昭奉魏主擊之城陷被戮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其曹挾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曰為諸葛公死不恨時人比之田橫

陳泰歐血薨魏書

陳泰為貴鄉公時為尚書右僕射時大將軍將司馬師弒帝太傅司馬孚并泰枕帝尸於殿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允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後發後言遂歐血薨

審配被縛不屈魏書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也表紹領冀州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及紹卒子譚尚相攻配與逢紀與尚比辛評郭圖與譚比譚敗奔平原配守鄴而兄子開城門內曹操兵配被縛配將詣帳下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我孤之行圍何等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

集卷五

主

之配無撓辭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趙雲護後主蜀書

趙雲字子龍為蜀先主主騎又先主為曹操追於當陽長坂棄妻子走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

諸葛瞻父子死節蜀書

諸葛瞻瞻統蜀漢軍與魏兵戰敗退住綿竹魏鄧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艾長驅至城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後主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

劉諶自殺蜀書

蜀漢北地王諶以後主將從譙周降魏之策怒曰若理窮力及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詔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霍弋不聽勸降蜀書

霍弋字紹先仕後主為建寧太守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止於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

黃崇臨陣見殺蜀書

黃崇蜀後主時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郤父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與未納崇至涪涕會父長驅而前瞻却戰至臨竹崇率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張疑臨陣墮身蜀書

張疑蜀後主時拜監軍將軍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衆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墮身

傅餘格關而死蜀書

蔣舒蜀後主時使鎮陽安關口魏將鍾會遣別將攻關舒將出降乃跪請傅餘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余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殺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帥衆出

其戰也而陰平以降胡烈之乘虛襲城餘格關而死魏人殺之

張悌垂涕効死吳書

張悌為丞相率衆三萬濟江自守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派淚放之去一百餘步以見為皆軍所殺

王凌飲鴆晉書

王凌魏邵陵厲公時為太尉貳於丞相司馬懿與令狐愚謀立楚王彪嘉平三年春正月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

司馬懿潛知其計夏四月懿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

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立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若自來邪懿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朝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

祗紹臣節有在晉書

祗紹字延祖晉武詔徵之起家為秘書丞後為侍中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劉沉不屈被害晉書

劉沉惠帝時為侍中假節益州刺史時河間王顥頗兵于鄴縣

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長沙王又奉詔遣劉沉兵至選鎮渭城遣督護虞奕率步騎萬人逆沉於好時接戰奕敗沉大懼退入長安沉渡渭而壘顯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濟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顯帳下沉軍米運顯軍見濟等無繼氣益倍馬翊太守張輔率眾救顯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濟又被擒顯奇濟壯勇將活之濟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卒於故管張方遣其將敦倖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顯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赴醢之戮甘之如飴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顯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顯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卷一百一十五

大

賈渾不屈喬晞

賈渾惠帝時為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松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庾珉死難

庾珉字子琚懷帝沒于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珉遂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為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果然

匹彈持節被害

鮮卑種類世為大人晉懷帝即位以其父務勿塵為大

單于匹彈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匹彈推劉琨為大都督鎮討石勒并檄弟涉復辰族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彈進也固安以候眾軍勒懼遣使厚賂離間其弟等皆叛匹彈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後為石虎所圍逼匹彈著朝服持節出見石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敵也勒虎素與匹彈結為兄弟虎起而拜之及至襄國經年有謀推匹彈為主事露被害

辛謐不食而卒

辛謐字叔重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懷帝時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李龍之世並

卷一百一十六

古

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頑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謐遺問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暴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撫享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辛勉引藥不仕

辛勉字伯力博學有真固之操晉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漢主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

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過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
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遂止之曰主上相
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真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
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

吉朗死節晉書

吉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
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

辛賓抱愍帝大哭晉書

辛賓晉侍中辛勉族弟也晉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
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賓起而抱帝大哭聰
曰前段度此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閔王承囚晉書

十六

王敦元帝時為大將軍欲搆難王室遣桓熙說閔王承以劉隗
專寵今便討之請承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
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
求又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長史虞悺有志節謂承曰王敦作
逆天地不容人神所嫉大王宗室藩屏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
是與王猶劉翼等共盟誓因桓熙馳檄湘川零陵太守尹奉首
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
服以匡王室王敦遣魏乂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
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
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
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

邵續不降晉書

邵續元帝時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
石勒遣子李龍乘虛圍續李龍至城下掠其居人續出衆救李
龍伏騎斷其後遂為李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
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段匹
碑為主勿有二心

周該隱殺晉書

周該性果烈以義勇稱元帝時叔父叔父叔父叔父叔父叔父
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
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卓少著勇名
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
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
至湘川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國承

十六

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聞出反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
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樂道融憤卒晉書

樂道融少有大志好學不憚東晉元帝時為王敦參軍敦將圖
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
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
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
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
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
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
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
遣齊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

遲至猶口教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為教參軍使印求和於卓令其族軍卓信之將族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惺兄弟死節晉書

虞惺弟望並有士操元帝時譙王承臨長沙知其名檄惺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惺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我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國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今起軍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惺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惺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奪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諫有罪執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楫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俾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惺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鄒湛救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湛以徇四境及魏人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為父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閭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襄陽太守遺書者至墓祭以少牢

周顒戴淵斥敦見殺晉書

周顒元帝時為吏部尚書嘗謂大將軍王敦剛愎無上及敦反而王師敗績顒奉詔詣敦敦曰伯仁負我顧曰公戎車北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相負敦憐其辭正不知所答時護軍長史郝劭勸顒避之顒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臣而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顒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觀者皆為流涕遂被害

王諒斷臂晉書

王諒字幼成少有幹畧元帝時為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成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拒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

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勸從人不得入閣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患而卒碩據交州而暴虐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周崎詭賊被殺晉書

周崎元帝時為湘川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談俱為魏人偵入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

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琦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任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起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救之

田松北節

田松元帝時前趙主劉曜以為將軍守仇池底羌楊難敵自漢中還張魁之號松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松令拜松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位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松勸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死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

易雄數救見殺

易雄字興長晉元帝時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疏謝職還家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激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人所害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幾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羊曼死國

蘇峻作亂成帝加羊曼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為峻所害

劉超鍾雅遇害

劉超字世瑜以忠謹清慎名于時成帝以為右衛將軍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避難超盡以妻子入處宮內王師敗峻遣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泥陷超與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聞之不平未敢加害後超與臣術等密謀奉帝而出車出峻使任讓入收超雅恭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

郝鑒誓衆二寇

郝鑒成帝即位進位車騎六將軍領徐州刺史時祖約蘇峻謀反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

合集事卷三

三

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技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沉庶泣血成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辱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神明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

車濟伏劍

車濟字萬度果毅有大量晉孝宗穆帝永和初前涼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

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抗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宋矩劾死晉書

宋矩為宛成都尉時張重華張軌之族也晉穆帝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假涼王遣使奉章於後趙石季龍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宋矩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晏于自刎而死

吉挹不食而死晉書

吉挹字祖冲少有志節孝武帝初符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符堅將軍鍾葵與挹連舉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

軍事鍾葵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葵還軍圍之

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周虓見獎晉書

周虓字孟威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潛至漢中特堅追得之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希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汝之適成其名矣遂擬之徙為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繫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辛恭靖被獲遁歸晉書

辛恭靖少有器幹才量過人安帝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仕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菟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詎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衛韃不降晉書

南涼主乞伏乾歸安帝時從弟軻彈來奔呂光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堅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

何無忌握節晉書

何無忌安帝時為鎮南將軍盧循遣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今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衆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羅企生盡節晉書

羅企生字宗伯安帝時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攻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

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
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
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
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
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
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
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
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
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
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夫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
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
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搖康搖紹為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忠臣

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
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
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
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凶逆恨死脫也玄遂害之

重遵抗言被殺

晉書

安帝時太尉劉裕總大軍伐姚泓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入淮肥
所至多降惟新蔡太守重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
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
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

任蘭死節

晉書

任蘭安帝時為金城太守義熙中乞伏乾歸以眾叛攻陷金城
執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

死

張緯自縊

晉書

張緯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緯為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
以緯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樂酒一罍付緯密令鴆帝緯既受
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
之而死

齊從所纂

晉書

後涼呂纂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姚弘率東苑之衆
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
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
因拘縛直前所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

利鹿守節

晉書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忠臣

南涼主秃髮傉檀為熾磐所陷將士皆散唯中軍統帥後軍洛
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皆皆委
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
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齊
與其殺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最
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統帥
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
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為皆
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義不
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中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
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甯進止之策俾檀
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比棄我去終始不虧

晉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

辛深授死難馬北史

辛深仕西涼為驍騎將軍及涼後主李歆與沮渠蒙遜戰於麥泉軍敗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

索泮死節晉書

索泮張天錫時出為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湖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過氏彭濟望風反叛主賊臣死禮之

集卷十二

文

常也乃執刑于市神色不變

趙玄死陣晉書

晉師伐秦至成臯秦將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後秦主姚泓遣趙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寡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戌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檀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懷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成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同宗

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成臯榮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審監冒刀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監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徐嵩罵賊求死晉書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白著稱符堅時舉賢良為郎中遷長安令責成子弟犯法者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璽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長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為列將無大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老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

集卷十二

尤

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

王延死節晉書

王延年六十方仕於偽漢主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聽死後斬華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華既誅劉氏自既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華遂殺之

王延罵斬華求死晉書

王延事偽趙授金紫光祿大夫者德時望斬華將作亂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斬康劫延以歸華勒兵入官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其主劉繁數而殺之華將以王延為祖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華怒殺之

下天與射勁臂新南史

卜天與宋文帝元嘉末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劄入弑事
慶倉卒舊將雖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披甲執刀持弓
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
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助於東堂幾中逆徒擊
之臂斷乃見殺

洪軌擇矢南史

王洪軌宋明帝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
仍以為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
亭帝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指卿可自防吞曰天下無洪軌
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沈攸之不忘書誓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後廢帝既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

樂子雲守節南史

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發帝劄
新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
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
韜在兩檔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
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
妻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檔角
示之

樂子雲守節南史

樂子雲美容貌善舉止齊武帝遷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
剋江陵棄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
地卒於馬蹄之下

沈昭略闔門死義南史

沈昭略齊高帝時為中書郎累遷侍中東昏侯永元中與叔父
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
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既授其而曰侯為
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
侯泰初吞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
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略弟
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
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
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

劉渢死難南史

劉渢字處和齊明帝時承出為丹陽丞及始安王蕭遙光舉事
旦方召劉渢遙光謂曰劉渢故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

劉渢死難南史

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蕭暢曰去歲遠和今欲發動顧左右
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諸議欲作異邪因詞令出頃更風入
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
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
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遙光敗渢靜坐
團舍弟漁為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為人作
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
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
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顏見遠憤梁禪而卒南史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
燕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

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願見遠乃至於此

蕭又理被害南史

蕭又理字季英梁武帝子簡王續之子也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常無媿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發客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凡若至願使善為計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惟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會祖陪起兵又理奔長蘆為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性收喪焉

蕭確字仲正南史

蕭確字仲正梁武帝子邵陵王綸之子也時侯景背盟復圍臺城城陷蕭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為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官為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臂力恒令在左右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欲斷不得發賊斃之

蕭綸被執不屈南史

邵陵王綸字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侯景陷臺城綸至郢州南平王恪讓州於綸不受乃上綸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威乃遣王僧辯并師一萬以還綸綸走武昌元帝復遣將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

援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蕭綸綸敗走至汝南魏所署汝

沈浚字叔源南史

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為屈通乃卧太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圍數步獨不積雪主帥安陸人却破敵歛之於襄陽樊之日黃雪霽絲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

蕭嗣字長胤南史

蕭嗣字長胤乃邵陽忠烈王孫也容貌魁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調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梁武帝時父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父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非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官為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眾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關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衛之又勸張嶷立義後得殺之

蕭嗣帶箭殺賊南史

蕭嗣字長胤乃邵陽忠烈王孫也容貌魁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調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梁武帝時父

範之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威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

江子一死節南史

江子一字元亮梁武帝時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武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關前終死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倒稍折賊解其有時年六十二弟

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胄死子五傷腹還至塹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

蕭智進擢節南史

梁世子蕭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帝所親賞梁武帝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馬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擢節死之

魯廣達就執憤死南史

魯廣達字偏覽少慷慨志立功名陳後主至德二年為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為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操甲冑手執桴鼓空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

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於是就執煥明三年休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遺疾不瘳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裴政終不易辭北史

裴政字德表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元帝以軍攻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移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誓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

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

磨渾縛逆北史

拓跋子磨渾少為魏明元帝所知太子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許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誦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

什門不拜北史

于什門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馮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拔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

衣蒙敗壞略盡蟻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
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帟襲美比
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王玄威悲號北史

王玄威魏獻文崩玄威章慶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
時刺史荀勗冰衣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
悲慕慙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
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
設四百人齊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
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自刺北史

婁提魏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

元志喪明北史

活為迷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

熊黑義戰北史

元志為從事中郎魏孝文車駕南征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
志以身彰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

王羅字熊黑魏孝文帝時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

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
救援乃遣熊黑義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羅乃煮粥
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
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羅額不爾王羅頃破賊
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進封霸城縣公

朱長生于提守節北史

朱長生于提者魏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

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
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
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
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
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
與于提腹目厲聲責之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
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
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
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承業扶病討賊北史

長孫承業事魏孝文帝時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隴州刺史蕭寶

寅據州反復以承業為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

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倖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有
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
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
乎莫有對者

申徽同魏帝處患北史

申徽字世儀魏孝文大統初進爵為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
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
魏帝稱歎之

胡小彪壯節北史

胡小彪小有武氣後魏孝明帝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等昌中
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鄧州道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

熾圍之料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遁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樂答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王榮世不屈被害北史

王榮世魏孝明帝時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

高乾誓平逆黨北史

高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進止都雅魏孝莊帝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尔朱榮死乾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鎮河北以乾弟昂為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莊帝親送於河橋及尔朱氏既弑莊帝乃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高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為尔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毅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為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眾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時乾父高次同為定州刺史欲奉次同為主次同曰

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封隆之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尔朱氏禽乾乃迎齊神武高歡因說尔朱氏酷逆推歡率眾逐平尔朱氏

乙速孤佛保自刎北史

乙速孤佛保魏孝武帝時為直閣將軍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

鴻賓齊舉國北史

毛鴻賓毛遐之弟也性倣儻輕財好施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梁輿之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桐桑文武從者皆解飢渴武帝犯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

龍超至死不屈北史

齊龍超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後魏孝武帝永熙中梁將樊文潏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潏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襄陽文熾大怒大受殺之至死辭氣不撓

世榮不屈北史

鮮于世榮少沈敏有器幹東魏孝靜帝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

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鍾典之得便擢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

興慶力戰 北史

東魏丞相高歡將兵伐西魏軍中有士卒盜殺驢者軍人應死歡弗殺將至并川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歡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歡勉之曰事濟以尔為懷州若死則用尔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關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歡何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相將中歡段孝先橫射勝馬墮遂免

郭琰不屈見害 北史

郭琰字神寶少喪父事母以孝聞授行臺尚書謹關大都督西魏文帝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弘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淚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裴寬歸國 北史

裴寬字長寬西魏文帝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大統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相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

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錄傳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縫而出因得遁遂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彼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

柳檣守節不變 北史

柳檣字季華西魏文帝時為撫軍將軍宇文泰謂柳檣曰卿昔在鄆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終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檣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

卷十二

四

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檣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檣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檣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檣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檣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檣兄子止戈方收檣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

裴連猛不忘兆 北史

北魏裴連猛字武兒其先姬姓避亂折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裴連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余朱榮親信榮被害從余朱榮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余朱榮欲殺齊神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

素蒙恩即背京還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羨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老舉以故酋長子款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都督尔朱文陽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王琳被執南史

王琳字子珩北齊孝昭帝時委琳行臺左丞賜璽書令鎮壽陽會陳將吳明徹寇壽陽武成敕琳經略戰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兄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

魏孝襄王

四

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酌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統奚永安乞刀求死北史

統奚永安齊人也齊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統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憂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開氣自絕於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

權襲慶死節北史

權襲慶周武帝時為開府與齊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胃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

劉弘抗節不屈北史

志曰吾世隋臣江都雖淪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衆遂固守

馮慈明死義北史

馮慈明字無佚在齊為中書舍人仕隋煬帝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執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怱怱俱為尚書承務郎

盧楚瑒碎北史

盧楚瑒隨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陳孝意誓死北史

陳孝意為鴈門郡丞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礪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起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教庫俯伏涕淚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子明易言見害北史

劉子明隋煬帝時揚素奏為侍御史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

劉弘字仲遠少好學有羈擒重節歷仕周武帝以為彭城太守及隋文帝平陳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膠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叛賊欲降之弘抗節轉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嘉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豆盧毓見害北史

豆盧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隋文帝時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諮議王頊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忠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來濟留守

卷十二

四

毓與濟議拒之濟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上攻之城陷見害

皇甫誕不從反見殺唐書

皇甫無逸字仁儉父誕仕隋文帝為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之計至矣

李襲志戮力剛讎唐書

李襲志字重光仕隋文帝為始安郡丞隋末盜起即傾私財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賊及開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哀臨三日或說曰公臨郡父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崩自王者非一若據鎮表取百粵豈不如尉佗乎襲

獨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恭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執投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其見害

張李珣兄弟死難北史

張李珣少慷慨有志節隋煬帝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其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李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餒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李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為密所陷李珣坐聽亭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更令拜密李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羅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

卷十二

五

琰為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玳瑋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李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罵賊斷腰北史

杜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隋煬帝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降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窮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

獨孤威被殺北史

隋煬帝在江都獨孤楷弟威性剛烈有膽畧以藩邸之舊累遷

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

羅藝斬使為煬帝發喪

羅藝隋大業中以戰功補虎賁郎將後稱幽州總管宇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

馮慈明被害

馮慈明隋煬帝時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郡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

張善相罵賊

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為翟讓所殺

張善相罵賊

張善相隋煬帝大業末為里長督兵迹盜為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擊州以來高祖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李公逸死唐

李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為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亮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

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李玄通死節

李玄通藍田人為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為劉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低佞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

契苾何力割耳

契苾何力太宗時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主貞觀十四年為蔥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為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敬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性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方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束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諷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速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臣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請

羅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必攜貳不
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仇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
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既而果不取迎鬱邑不得志慮而死少子
被酌殺其庶兄突失利自亡國中亂如其策云

李多祚立功唐書

李多祚驍勇善射高宗時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
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改右羽林大將
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張可動以義
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
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忌東之曰將軍
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變置擅朝危逼宗
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

李多祚立功唐書

四九

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敬
暉李湛為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
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
大謀不敢豫奏頓首歸死病卧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
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

許欽明隱語見後唐書

許欽明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涼州都督嘗輕騎腰帶會突厥
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
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
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揀兵東夜襲賊也而城中無悟其瘦者
遂見害

裴懷古守節唐書

裴懷古武后時遷監察御史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
啜曾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
與殺節以生孰與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廷弱
不能騎死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
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殺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
遂免

劉延嗣不屈唐書

劉延嗣武后時為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
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
誰能苟生為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
獄

楊寧致死唐書

楊寧致死唐書

四九

穆寧世以儒聞剛正氣節自任玄宗時以明經調鹽山尉安撫
山反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
明略境郡守召寧攝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
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嘗商
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遣真卿書曰夫子為衛君乎真
卿喜署寧河北採訪使寧以息舅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
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
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
寧言故至此帝異之

介然被害唐書

張介然玄宗時為少府監歷衛尉卿安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

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躪塵漫數十里日為奪色士
聞鉦鼓聲皆提氣不能投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賊購賊首而
吳誅安慶宗狀孫山入陳留見詔書對臂大失曰我何罪吾子
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達血派成川斬
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諒山已拔陳留
則彭而前無敢亢中宿政榮陽太守崔無諤率衆乘城開師諫
自墜如雨無諤與官屬皆死賊手

張巡守睢陽考舊

張巡守睢陽叛賊令狐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
情語巡曰本朝老嫗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流兵守
危堞忠無所立盡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
報子乃街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

令狐季子

季

笑奈何潮被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
敵且上存亡笑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
日堂上談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
誼斬之士心益勸巡欲乘勝擊陳留賊將尹子琦聞復圍城巡
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王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實不
直熟以此痛恨聞者感慕乃惟牛犬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
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
鼓嚴隊若將出賊中警微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
齊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校旗有大酋被甲引拓騎千騎
麾幟乘城招巡巡陰遣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鈞陌刀強弩約曰
聞鼓聲而奮首持衆不為備城上諜伏發禽之弩注天外向救
兵不能前俄而賊士復登陴賊皆愕胎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

琦莫能辯因創高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
使驛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殺六萬斛可
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漢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
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十餘人皆羸劣
不能殺技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鈞干往之使不得
進篝火焚梯賊以鈞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
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
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肯一妾而
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
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

龐堅死樹唐書

龐堅玄宗時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炆表堅為
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榮陽
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剽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
之傳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
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驚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
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
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北且死見者
哭之

符令奇不變唐書

符令奇玄宗時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擊子璘奔貽義節
度使薛宗署為軍副萬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
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
紀無難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且夕係縲京師宗族屠

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回合吾屬祖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豈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噶臂別乃以衆降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初讓令奇為曰爾忘義背主且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

李澄死義唐書

李澄為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澄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權禮部尚書祿山度河就令嚴密候調不能知

李澄死義唐書

五

已陷陳留張陽殺張介然惟無敵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澄收殘士數百裹斷絃折矢堅守人不甚闕澄約奔吾營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遁去澄坐留守府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箬關門執澄奔及官屬將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

杜甫不忘君唐書

杜甫字子美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會祿山亂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崔倫不屈唐書

崔倫肅宗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安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為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諄

廷玠貴卒唐書

田廷玠與承嗣為從昆弟代宗時遷滄州刺史尚儒學不樂軍旅時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其田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為節度副史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為叛臣自共興來叛天子能定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盡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

游瓌斬張昕唐書

五

李懷光德宗時為慈隍等州節度使時朝廷疑其為變乃賜錢券懷光乃約誘韓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為亂今有張昕竄景璘呂鳴岳杜從政李朝臣寶胤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分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叩首各聽其帥彼安能心亂帝美其言會懷光誘使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殺璘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公今可取富貴我願以麾下為公先驅昕不聽游瓌後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友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

固等應之斬所首以聞時懷光子政在邠游環衛出之曰殺之
祗以怒政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環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
拜邠寧節度使

孟華嘔血

孟華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婢婢不田同舍疾之王武俊
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
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
諭欲亂其謀華至諷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
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
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
望於失地邪夫藥若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
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固得顯職武俊感之然以華舊人未

孟華嘔血

孟華嘔血

忍奪其職卒進接院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
為乃閭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替稱王授禮部
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李郝辭氣不撓

李郝字建侯北海太守李邕之從孫弟進士德宗時又以書判
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權累監察御史懷光反
河中郝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卧洛且華母欲往視懷
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郝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郝籍在
軍不得為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盧
寶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賊兵召二人
問之郝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懷光不殺囚之

李晟勵士討賊

唐書

李晟字良器德宗時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孤
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李懷光
者時教奮軍要乃使張曉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下淹
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東與播遷見危節自
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
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
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
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
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

李晟志圖匡復

唐書

李晟字良器德宗時為神策都將時李懷光為元帥屯咸陽凡
八旬帝數促戰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洩露李晟懼為所并

李晟志圖匡復

李晟志圖匡復

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押佐趙光詵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劍三
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給候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
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
皆黜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從屯即結陣趨東渭
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將梁州驛
令道監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
有也顧渚城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城曰晟秉
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
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
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陞以
圖收復

李承勳死

唐書

李承事德宗庶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追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取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圍境完復初希烈雖去晉部校守規往來唯舍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維結希烈腹心周魯王玢姚憺及曹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

張孝忠拒叛唐書

張孝忠德宗時為節度使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朱滔與王武俊叛復遣蔡惟說之答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樸直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沒溝壑備器

李忠滔解去遂全其軍

城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實文場率師援李忠滔解去遂全其軍

趙植以死拒賊唐書

趙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惟泰以自副瑊疾瑊之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為亂植列卒不動頃之遲明而潰瑊斬皆盡優詔嘉慰累擢領節度使終於官

李紳被囚唐書

李紳字公垂憲宗元和初擢進士第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紳補疾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教士鬻食之即脅使者為衆

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詠坐紳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去盡數紙紳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紳縱使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樞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紳誅乃免

田弘正忠誠勵士唐書

田弘正字安道幼通兵法善騎射從叔父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衛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後汰銳散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為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瘳廂卧家不出乃免憲宗時季安死子承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將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又支黨十餘人於是國魏博相衛具擅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

趙犖奮擊解圍唐書

趙犖世為忠武軍牙將犖資整健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拍額群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武宗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靈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與陳人詣節度府請犖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眺野實倉庫時巢新為守計成有貴者悉內

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果東奔賊將孟指以萬人寇項舉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果聞指死驚且怒悉軍據汝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安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韓令曰士其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為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良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果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關列百官曹署儲糧為持久計宗權輸糧仗軍須賊益張驍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外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擊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

溫廷皓死節

溫廷皓懿宗時署為崔彥曾幕府寵助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

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孥訣明日復見勛索表僞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彥曾遇害廷皓亦死

孔緯不後國事

孔緯字化文懿宗時擢進士第累仕至太子少保及僖宗避朱致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孔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盤屋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獨守相欲有所論蕭遘與裴澈然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將猶緩急相卹况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冠豸可衣食請辦一日贊而孔緯曰吾事矣且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

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孔緯策政必反建言關邑院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致其至微緯言幾不脫

楊復光立功

楊復光頗以節誼自奮有謀略監諸鎮軍僖宗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詔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彦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怒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母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大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

合集事

无

諫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爰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打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子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及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州追逼復光斬之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勳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謁溫溫以所部降方賊之疆重榮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論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

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臣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其聞其死皆慟哭

王徽脫賊唐書

王徽字招文僖宗時第進士累遷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宵夜出微與崔沆等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微聞為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微陽瘖不答以刀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憊乃奔河中裂繡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

黃碭直諫被殺唐書

黃碭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碭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驍表其能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

客蘇州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碭自副父乃應及昌反碭諫

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悔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為大逆何邪碭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賊昌怒曰碭不順我邪斥出之碭移書幕府李治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為稍邪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詔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為而死邪抵涇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墜焉昌敗召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碭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鉉問策鉉曰王為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懿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

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碭鑒遜何之事即害之

林蘊不懼死唐書

林蘊字復夢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遣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頰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為唐昌尉又闕敗蘊名重京師

張源德死節五代史

張源德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以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未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

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

時源德為鄆中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整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各州而衛州刺史宋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靳颺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父吾心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

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擇之如何晉軍許諾具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王彥章中義見殺 五代史

唐兵攻兗州梁未帝召王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鏢五百騎皆新招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遼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彥章墓誌

空

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李嗣源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嗣源呼其小字曰汝非魏愷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石敬瑭自決五代史

石敬瑭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晉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

符習改請破賊報王五代史

符習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欲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

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刎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

張憲中義見殺 五代史

張憲字允中唐莊宗時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徇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別髮見北京巡檢符君起願為僧以求生者起麾

張憲墓誌

空

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裴約死節 五代史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唐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路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即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果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遣大號關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澤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張昭勸憲死節 宋史

張昭仕唐至昭宗為顯官唐莊宗入魏河朔將士多自效軍門昭因至魏勢文數十軸謁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莊宗同光初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為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兵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之主上位至保釐迺布衣之極苟覲願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

二彥俱死 五代史

王建唐昭宗時攻破梓州顧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瑋領城已

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又城將破彥瑋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

吳巒被城自投并死 五代史

吳巒字寶川晉高祖時為懷州防禦使及晉出帝即位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驍馳驛代王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皆愛之時令溫牙將邵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并死

輩揚見殺 五代史

劉贊漢祖知遠弟崇之子也自徐州入京以都押衙輩庭英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英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周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英等計以刺史并詔贊赦庭英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英等皆見殺

劉仁瞻抗節 五代史

周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州戰破自肥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灌入于肥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流暴漲破舟竹龍皆颺南岸為李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師齊王景逵等列營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劉仁瞻屢請出戰

景逵不許 五代史

景逵不許由是憤慨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馬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祥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疑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瞻于崇讓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徽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燕中書令天平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

周本憤死五代史

有吳王楊溥時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

陳喬縊死宋史

陳喬字子恭仕南唐主李煜為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後改光政使與張洎同掌機務及朝廷舉兵與洎共勸李煜勿降但堅守城池以老宋師又言一旦有不虞與洎當俱死國難及城陷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煜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留從效募兵宋史

留從效閩主王延政時入頗知書好兵法泉人念王氏失國群逆分據時從效為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

蘇光誨相與圖議興復王氏從效倡言吾等皆受王氏恩遇

今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可謂忠義乎聞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以復王氏苟一旦功先成王氏復位我輩何面見之邪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效家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挺踰城而入劫庫兵擒黃紹顯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勲為刺史從效等三人自署為統帥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三

臣門

忠義

下 盡忠報國合於義者

張敬達死節宋史

張敬達為唐將與大兵戰敗退守晉安太宗天顯十一年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奏西有兵至命惕隱迪輦注非之敬達在圍六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濯馬糞膏木以飼馬馬餓至自相啖其驢尾死則以充食光遠等觀敬達出降敬達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閏月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

達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

屋質定策宋史

耶律屋質字敵華字簡靜有器識重然諾傳學知天文會同間為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廢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橫度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等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撼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

太后曰我若疑卿家何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
孫子孫神孫後他然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
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從萬一永康王
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
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臣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
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對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
質曰即不敵奈骨肉何况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
李胡者無幾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
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能不
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請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
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
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

金史卷三

二

屋質借謁者簪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
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
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
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
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帝速交戰卿
等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遺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
再乎乃索簪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簪而執左
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
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屬聲曰我在元欲安得
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况今暴
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方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
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

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植
故如是耳上嘉其忠

韓紹勳鋸解遼史

韓紹勳延徽之孫景宗保寧間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
被執解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

納蘭綽赤見執金史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太祖時契丹括里使人招之
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附近村寨為兵出家馬百
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四由是賊
衆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
遂見執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廢

徐徽言死節金史

遼將徐徽言守晉寧金太祖命婁室滿察攻之及晉寧所部九
寨皆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寨里不可曰此與夏鄰
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為飲乃決渠于東泄其水城
中遂困李位石乙故郭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徐徽言據子
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之使之拜不聽臨之以兵不為動
熱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罵與統制孫昂皆不屈
乃并殺之

徐徽言及士卒不屈皆死金史

金太宗天會七年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
婁室塞里鵬沙虎等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衆
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
降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

金史

胡沙補死節 金史

胡沙補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
皆有功賜以旗鼓并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
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幹魯幹魯使胡沙補撤八往報會高
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幹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胡沙補撤八
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
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絕口至死年五十九熙宗天會中與撤
八俱贈造鎮節度使

褚承亮守義 金史

褚承亮字茂先宋徽宗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
亮為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熙宗天會
六年幹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
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
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肯極口詆毀承亮請主文劉侍中曰
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餘悉放第
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為郎官一日出左
掖門墮馬首中聞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棄城
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真先生

伯德梅力戰 金史

伯德梅和尚性鯁直尚氣節海陵時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
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為副統會敵入臨潢梅和尚
暨護衛關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其陣
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

後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為流矢所中死關合土等皆沒

蒲睹死節 金史

溫迪罕蒲睹世宗時為元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及諸
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村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陰
為之備賊不得發乃給諸奴曰官閱兵器預借兵仗以應閱諸
奴以為實然遂偕與之明日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
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
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而殺之于與孫皆與害

鶴壽被殺 金史

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木不五院部人世宗時老和尚率衆來
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
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守中堅執不屈 金史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世宗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為秦
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
入鞏州守中棄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
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戰而西至平涼要以降降
府人守中伴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
人交刃殺之

高守約不降 金史

高守約字從簡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大元
兵徇地河朔郭拜獻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
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
之跪守約不屈遂死

劉君不屈 金史

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干君相顧暫假一職以自効每言戰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兩天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名見乞往陳州運糧世宗從之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功陳人甚倚重之遇崔立黨李順兒之變天起懼蹇不從為所殺同時一唐括招撫者亦不屈而死

安禮撞臂 金史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顏博學淹貫經史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為蔡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圍練繕完為禦守計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敵下

金史

六

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臂而殺之

蒲察通擊敵悼主 金史

金主完顏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統付蒲察通總之兵屢催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覬敵及舟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樂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也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問仆地泉液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勿嘗從將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今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之

移室邁死節 金史

溫通罕移室邁遷臨潢尹世宗大定初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邁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斡斡以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為賊所執賊使移室邁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邁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邁厲聲曰我帳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為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為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士德輔國上將軍阿思德乘城固守賊不克攻

金史

七

承立以死報國 金史

內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金世祖時統軍使楊山之子平章白撒之從弟也為人儀觀甚偉而內怯無所有自徐引兵入選精銳一萬五千與徐帥完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揚州驛店遇小乃解軍遂潰兀論戰死慶山奴馬蹶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烏林答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一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為誰史帥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曰吾國已破破公其以生靈為念及見大帥忒木解誘之使招京賊不從又僞臺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

馬慶祥不屈而死

馬慶祥字瑞寧，宗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爲鳳翔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具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間，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濟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忙，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變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

蒲刺都城破戰死

始合蒲刺都章宗承安二年進士宣宗貞祐四年改知平涼府
 事入為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刺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
 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譏怒
 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刺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
 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
 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
 皆可罷鞏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鈎弔橋虎牢關號川峒嶺凡
 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
 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略
 川破力戰而死

祭祖戰死 金史

烏古論榮祖章宗明昌二年進士歷官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

悔斗就死金史

王晦字子明少負氣自熹常慕張詠之為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章帝明昌二年進士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傳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資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踊躍思奮而耆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

集賢堂卷十五

九

耶將射之。驟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

楊達夫被執見殺

楊達夫字晉卿有才幹章宗時嘗主鄆縣簿事曾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詔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魏全罵敵金史

魏全壽州人章宗泰和六年宋李瑊圍壽州刺史徒單義薨

城中兵民及部曲所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益勵不衰募人任所聚營全在選中為與兵所執與謂全曰若為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與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

元毅禦敵 金史

石抹元毅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弼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知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衆感其忠爭為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盡戰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

冀禹錫守義不回 金史

冀禹錫字京甫東海侯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禹錫為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免不從見害

畢資倫投江 金史

畢資倫授進義副尉為防城軍千戶東海侯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選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既而樞密院以資倫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宣宗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棄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以見時青時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遂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

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時貽獄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右位奉閣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畧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貽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鬚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又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棄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為立祠

徒單航自縊 金史

徒單航一名張僧東海侯至寧元年為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子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徹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鄧陽石古忠死 金史

鄧陽宗室子為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為護衛十人長廢帝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

外不知所為鄧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及矣殺一人者賞銀一疋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

張天綱祈死

金史

張天綱字正卿東海侯特詞賦進士哀宗東幸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察城破為宋將孟拱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既而命臨安知府薛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曷去明日遂奏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金史卷三

十一

梁佐執斬劉永昌

金史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較佳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較佳副之戊直沽寨宣宗貞祐二年召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遷授德州防禦使較佳鎮國上將軍遂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李革自殺

金史

李革字君美宣宗興定初知平陽府事奏十月平陽被圍城中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

至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華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

奧屯戰敗死節

金史

奧屯和尙宣宗時為代州經歷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尙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吳邦傑為敵兵所殺

金史

吳邦傑宣宗時為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為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

賈邦獻遇敵自剄

金史

賈邦獻宣宗時舉進士第質直勇畧大元攻河東邦獻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

金史卷三

十一

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至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為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頸

王謹戰敗死節

金史

王謹宣宗時為軍事判官初植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

毛全父子死節

金史

毛全貞祐中為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為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全為都尉圍城之戰全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全戰歿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郝乙王阿驢樊喬焉

阿里合祖湯不從而死 金史

移刺阿里合宣宗興定四年遷霍州刺史治好義堡時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業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

趙益沉符自殺 金史

趙益太原人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為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眾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眾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宣宗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迺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

幹出不降被殺 金史

父奚烈幹出宣宗時為楨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幹出拒戰中流矢病創臥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幹出曰吾曹坐食官糧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脅幹出使出降幹出曰聽汝所為吾終不屈也遂殺之

愛申力盡自剄 金史

愛申宣宗時以為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義宗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為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降者與謀事乃遣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不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

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為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已故不得不為之死耳乃率行黨符族父明為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愛申以劍自剄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所終

王維翰雙節 金史

王維翰宣宗貞祐初罷為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不食民財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常有生地無俱為魚肉也乃從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諡貞潔

仲溫仗義不屈 金史

烏古倫仲溫宣宗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為守禦於私計得矣冀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

九住力戰 金史

九住宗室子為武州刺史唐括季果速為軍事判官宣宗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

報國還恤家為無何城破力戰而死李果速亦不屈死焉

李演折腰金史

李演字巨川宣宗貞祐初為濟州刺史肅宗禦策召集州人為兵持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泰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獄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有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腰遂曳出殺之

劉德基被害金史

劉德基宣宗貞祐元年持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聽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擊諸獄其政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

王毅斫脛金史

王毅宣宗時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顯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眾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踏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忍斫其脛毅不屈而死

齊應揚奪輿金史

齊應揚宣宗時為蒲州軍事判官楊敏中地留縣尉致仕張乞驢蒲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蒲州應揚等募兵備禦城破張乞驢戰應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應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

輿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

木甲法心死陣金史

木甲法心宣宗時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為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刺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為計耶城破死于陣咬查刺被執亦不屈而死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兒舍與鷄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兒舍十方奴死之

高錫投城金史

高錫字永之遷澤鄉令宣宗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殺城下而死

烏古論德升自縊金史

烏古論德升宣宗時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還官一階二年貞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市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倖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反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

馬驥不屈金史

馬驥登進士歷官有聲宣宗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驥被執軍卒榜掠求金驥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驥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矣遂死

高霖死節 金史

高霖字子約宣宗時政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撻盡忠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屍屍中以見贈翰林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謚文簡

益都執節不立 金史

從軍益都哀宗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青州人王祐為婦兵總領將兵千七百入益都常倚之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義勝都統封仙遙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乘軍政廢弛城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與卧病祐恐事不成起與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擊妻于牆城而出就從宜眾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為都元帥復懼祐圖已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士戍國用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為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益都等處乃奔宿州節度使統石烈同虎以益都為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時宿之鎮防上有逃者阿虎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揚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尋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軍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以資性疎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殺執東遇大兵不屈而死

李用宜守城父 金史

李用宜哀宗正大中為城父令劉堅初為大兵守城父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川改州為順天府楊春為總管戴興為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不降用宜妻子在焉春以為質竟不屈而死

大宴室力戰 金史

完顏大宴室哀宗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鷹揚都尉大妻室連軍器至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既盡以條繫掉金牌力戰而死

黑漢不降被殺 金史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累擢為唐鄧行帥府事哀宗時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哥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

集卷五

元

不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走襄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鄧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聞義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兀林答胡士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士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之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馬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為使降黑漢不屈為所殺

楊沃衍不降自縊 金史

楊沃衍哀宗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果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遂大即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所刺沃衍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故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

張邦憲不從遇害 金史

張邦憲字正叔哀宗正大中進士為水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悞蒙朝廷用為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

商衡拜關自劉 金史

商衡字平叔哀宗時為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商衡未知諸帥存歟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為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梓其中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關贖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劉

蒲察琦捨母自縊 金史

蒲察琦本名同憐字仁卿兄世龍表謀克兄死琦承襲哀宗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為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無知事其父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

所愛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中書琦謂好問曰今日易中書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刑部譯史龍先凡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利矣因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寤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趨捷有勇性純實可任時為忠孝軍元帥哀宗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逃遺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唯類矣於是哀宗登城遣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為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救前都點檢元林答胡土守西面八兒割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王浩無血 金史

王浩為扶溝令哀宗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此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嚴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

強伸拗頭南向 金史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戍陝鐵鎮軍潰散從都尉元林春胡士鼠歸中京時中京已破內族散會輩死之元帥任守直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直率部曲軍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哀宗天興元年中京人推伸為府發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慙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九月大兵沒百里外閏月復攻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

金史

三

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頌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仲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恩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恩烈降恩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谷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去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師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六月行省胡士率眾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

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意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拘頭南向遂殺之

張升赴水 金史

張升字進之哀宗時戶工部令史出身為漁陽簿遷絳州縣事謂知識者曰我本小人也受國家官祿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

劉均仰藥 金史

劉均者哀宗時為亳州觀察判官楊春既逐粘哥荆山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伴應之歸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挺身力等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金史

三

芝珩一死報國 金史

盧芝珩字庭瑞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石珩字子堅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時參知政事武仙軍至黑谷進退失據遂謀北走哀宗在蔡州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得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珩殺之芝走至南陽為土賊所害

脫魯灰被執自殺 金史

木甲脫魯灰哀宗時授鎮南軍節度使正大七年大元兵攻臨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為無事脫魯灰獨言曰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頗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也成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州繞出

北入鄧鄩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登仁齒
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
也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吉典將潼關兵入援至
商山遇雪大兵數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
屈後佩刀自殺

張順陽諾金史

張順陽州士伍哀宗時滿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
王將兵救之庭王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
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為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
王亦死宜速降順陽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
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刀幸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滿人
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

馮廷登躍井金史

馮廷登字子俊哀宗時充國信使以正大八年春奉國書朝見於
統縣元太祖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
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賞汝死否則殺汝矣
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戰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
即死為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
回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臾
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廷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
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為祭酒歷刑部尚書明年大元
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廷登辭情慷慨
義不受辱遂躍城旁并中

仲德無瑕金史

完顏仲德哀宗天興二年分軍防守四面十月壬申朔大兵壕
堦成權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
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傳城有司盡籍民丁防守不足則括
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蔡既受圍仲德營盡備
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懼心將校有戰亡者親為
賻祭哭之盡哀已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為備雖克之
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柵南北相去百餘步而已仲德摘三面
精銳日夜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
鼓吹相接城中繼窘愁嘆而已圍城以來戰歿者四帥三都尉
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
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大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臺戰
乃暮及退聲言來日復集已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

卷之三

三

巷戰自卯及己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
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
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
是參政字木魯妻奎元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
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狀貌不
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不
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
也和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
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為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
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思烈令軍士射子金史

內族思烈哀宗時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中京留守元帥

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恩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大
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恩烈于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
恩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
死

世勛父子俱死 金史

石抹世勛字景畧幼勤學為文有體裁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
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勛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
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世勛曰臣等聞陛下欲親
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找不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
出則軍合為一世勛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軍
護從不若不出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
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

世勛父子俱死 金史

去

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又指御
榻曰我此行宜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
嘗信任小人世勛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
誰世勛歷數曰移剌粘古溫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
也陛下不知為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勛復多有言良久君臣
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勛獨言之於是
哀宗以世勛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
之姜寨世勛子嵩時為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
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

高彥儔死難 宋史

高彥儔仕蜀孟昶為利州昭武軍節度使守夔州太祖時宋師
至彥儔謁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

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廷讓
頗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延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
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
拒戰宋師已棄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
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
不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我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
在城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
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廷讓得其骨煨
燼中以禮收葬初蜀主孟昶母語昶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
難

衛融擊首 宋史

衛融字明遠漢初為太原觀察使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
事太祖立李筠據上黨遣使降劉鈞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
會遣宣徽使盧質入潞州監筠軍質與鈞不協鈞遣融和解之
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
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
縱不殺臣臣亦不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
右以鐵鑊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
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遽
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傳其創賜銀衣金帶鞍勒馬

李筠自焚 宋史

李筠仕周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侍中守潞州宋太祖遣使
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方促俛下拜貌猶不
恭及延使者升背置酒張樂宴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

佐惶駭告使臣曰今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又太原劉錡以蠟書結筠其舉兵均雖賊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以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

裴濟刺指寫奏

宋史

李繼遷真宗咸平初叛以裴濟領順州團練使知靈州兼都部署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其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斷饒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

唐保裔戰死

宋史

唐保裔真宗即位召還以其母老勸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為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詔從之復為高陽關都部署募并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遂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賊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

耿傳被創

宋史

耿傳字公弼少善俠尚氣仁宗時累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寶元初會趙元昊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戒傳

遂賊鋒而傳命前首領自若被數創乃死

任福戰死

宋史

宋仁宗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郡延兩路兵西討詔任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視涇原聞趙元昊誘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澤為先鋒餘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探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莊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伴北憚引騎趨之福重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澤合軍屯好水川觀

英也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

宋史

英也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山口路既遠勢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龍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澤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傷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澤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必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關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

王珪中目

宋史

王珪字禹玉為涇州行營都監仁宗康定二年勸金守處置障陽之使得車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駝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

中望其麾幟個在挂欲援出之軍校有願望不進者斬以徇
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
殺數十百人輒鐵撓曲手掌盡刻奮擊自若馬中綴凡三易猶
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蘇緘死節

蘇緘字宣甫知鼎州宋神宗熙寧初進如京使廣以幹略
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
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彥昂為廣西經略使所行事與
不睦友移文責緘且議令各人自守八年蠻寇入寇聚號八萬
陷欽廉鬱四皆城聞其言則川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
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勸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
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

守以避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決則擊

殺汝有大校翟崇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
州司戶因公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城念人不可戶曉必
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擊舟逆戰斬蠻
酋二豎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儲甚眾賊
初求救於劉彥昂遣將張守節救之追迫不進緘又以蠟書告
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
夾嶺四保崑崙關卒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獲北軍知其善
攻城陷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家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
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曩主傳成者頃刻萬數文
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
或不死賊手豈遂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歲于坎縱火自焚

至求尸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為一積凡五百八十
餘積墮三州城以填江邑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涯麻
水以濟渴多病下利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賊憤沈起劉
彥昂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獨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
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忠勇賜
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
官閤門祇候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儼如欽廉即被賊
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
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以子子明子正孫廣
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彥昂皆坐誦官緘沒後父入謀
冠桂州行數舍其眾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
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陳淬父子俱死

宋史

陳淬字君銳哲宗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
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
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
南招撫使計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米石又檄淬回援建康
淬將中軍成方將前王巖將後淬曰彼眾雖多然止有二十艘
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於蘆葦間俟其渡
濟族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
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胸而色不
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

鄭驥城陷赴井

宋史

鄭驥字潛翁哲宗時權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驥按察為常平

十卷頌之所部時陝右大給驤奏乞以所部本息兼時廣
得米六十萬斛高崇初以直必聞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
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
王地長安西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
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
今將襄宿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
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
城陷驤赴井死

王奇盡節戰死

宋史

王奇哲宗時武舉中第累遷如京副使為湖南都監徙廣西宜
州蠻寇逆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策竊
出河泥墮戰沒經畧使移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
集奇輕出家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
盡節以報國何走為戰而死

曾悟罵罵彼害

宋史

曾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徽宗宣和二年進士欽宗靖
康間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眾刃刺之死
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

郭永一門就死

宋史

郭永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須頰若神徽宗時燕山兵起以永
為其路轉運判官守大名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
彥為援會范瑄鄧邦芳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
永率士晝夜乘城同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此
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

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齊帛晝夜繞
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或謂益急停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
二郡已降降者當貴不降者無類益諒軍相顧色動質明大
霧四塞劉豫以重發斷碑殘礎攻城使樓上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
多碎首者良父城陷永坐城樓上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
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益謙僥率眾迎降金
人曰城破始降何也眾以永不從為亂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
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執罕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
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紛以富貴啗永永瞑目
啗曰無知大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
諕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
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

黃友忠節傳家

宋史

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勸金人去相與負其
屍歷之

黃友忠節傳家

宋史

黃友字龍友徽宗時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
令有政聲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發寇復作守留
友攝兵晝夜為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既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
騎次武義賊眾持釘一櫬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
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貼然發人圖像祀之通判檀州
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王嚮應友獨領數千人與
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屢酋欽宗即位丞相何果從而薦之召對
問友唇齒破裂狀為之稱歎資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
謀官同神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餘斛月

日大軍進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歎曰事去矣治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

何灌拒戰死敵

宋史

何灌字仲源徽宗時以武選登第後累官武泰軍節度使至欽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以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没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絳雷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敵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

歐陽珣焚死

宋史

歐陽珣字全美徽宗崇寧六年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

金人犯京師

議

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適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項德戰死

宋史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徽宗宣和間盜發幫源陷婺帝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沅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鎡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為項鶴子聞其鉅則相率而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會合賊盡銳邀

之黃姑嶺下德戰死

李翼與縣官同死

宋史

李翼徽宗宣和末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也呼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師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首粘罕欲臣之怒罵不屈與縣令李從承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間誠將官折可與同死之

李彦仙沒河

宋史

李彦仙字少嚴有大志欽宗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時彦仙為石壕尉堅守三甯民爭依之下令曰尉其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眾皆奮金人攻三甯彦仙戰伴壯金人追之伏發掩殺

金人攻三甯

彦

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彦仙陰遣士刺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謀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應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即章彦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彦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撫使彦仙惠軍實增陝州陝州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雲等與在神機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彦仙辟與統領河北忠義軍馬也三門後賴其力復號州金將為魯撤汝再攻陝彦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金人妻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彦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人大潰妻宿僅以身免後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驍州制置妻宿復率叛將

折可求聚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宴宿雅奇彥仙才管哨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彊弩一發斃之金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蠅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

陳求道拔舌而死 宋史

陳求道字得之登進士第欽宗靖康間叛都水監及朝議二帝

金史卷五

宋史

出郊講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璽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後值劉忠叛一夕數千人麋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觀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興陂

林冲之勤絕 宋史

林冲之字和叔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出守臨江南康欽宗靖康初召為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治字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為齊不展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

佛寺十餘年漸便欽如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也無恨所恨者國雖亡未復自南向一恸而絕

滕茂實請從舊主 宋史

滕茂實字秀穎欽宗靖康元年以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為金人所留時茂實兄緬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為家詞且蒙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幡裏之役授其友入朝寧府司理董誥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帽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隨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

金史卷五

宋史

徐揆死節 宋史

徐揆衢州人游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進士為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畧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來本朝失信大國背盟劾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欽宗皇帝親展萬帙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望望獨半之應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宜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

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顓推測隱之心存始終之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撥厲聲抗論為所殺建炎二年追錄其節詔贈宣毅郎而官其後

宗澤疽背

宋史

宗澤欽宗靖康元年徙知開封府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色從還關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

集賢堂

三

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慈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瘕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嘆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敵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

何桌死義

宋史

何桌欽宗靖康二年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城失守從幸金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以得預議既陷朔庭桌仰天大慟不食而死

霍安國不降

宋史

霍安國為轉運判官徽宗宣和末知懷州欽宗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石文集英敦修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官王美役壞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使吏官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林淵張彭年趙士許張謨等潛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劉靖自縊

宋史

劉靖欽宗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為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靖率眾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靖拒之乃偽從攻東城宣撫使李觀復趣靖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眾攀堞而上城遂陷觀就執靖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靖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為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絛自縊死

張叔夜父子力戰

宋史

張叔夜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幸札遯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入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逃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

今以兵入城俄發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責將二人帝遣使齎書以褒寵叔夜之事徽告諸道然無處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軍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涕泣再拜衆皆哭帝迴守宇之曰孫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是叔夜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曰溝馭者曰過界河笑叔夜乃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

李洵血戰

李洵字浩然知鄂州崇陽縣欽宗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十九百人皆未集洵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益徐之以須他邑洵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識軍洵出家錢買牛酒激揚之

李洵血戰

甲

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矢將者死鉤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即結陣以待以馬游騎果集洵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南有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洵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蟻集二縣兵亟舍去洵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

郭傑遇害

郭傑字同升欽宗時通判全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誘項花者已逼縣境衆之傑曰安逆則就難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偽降入邑為變邑官

口遂遇害

李彥仙守陝

李彥仙字少嚴欽宗時為寧州觀察使兼同統州彥仙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為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臨瀛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礫金人哭李觀察不絕

閻進南向就死

閻進隸宣武高宗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

李彥仙

甲

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為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即主待故有恩故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趙不試赴井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高宗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遠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楊粹中不屈 宋史

楊粹中高宗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擄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

曾志闔門死節 宋史

曾志字仲常高宗時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志入為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蔽匿不覺察者皆絕志獨不往為隣人糾察逮捕見志入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

王復罵虜闔門被殺 宋史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高宗建炎三年金人自襲徐州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罵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趙聿之拔戰而死 宋史

趙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高宗建炎中為成忠郎金人圍潭州帥臣向子諲率眾守城聿之諲東子諲循城顧聿之曰君

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戰大罵而死

朱良奮擊竟死 宋史

朱良者字良伯世儒科高宗建炎中為海鹽縣尉金兵入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也彼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衆為披靡然力不敵竟死

趙立中砲 宋史

趙立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為武衛都虞候高宗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伯先去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

哭手瘞之陰結卿氏為收復計 紹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他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也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徐州觀察使泗州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三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

曰我終不能為國珍賊矣言訖而絕

王琦不屈金人 宋史

王琦為弓門若巡檢高宗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熙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洪皓願死 宋史

洪皓字光弼高宗時為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穎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道皓與其黨遇驛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街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辦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喟曰

此真忠臣也

止劍士為之跪請得流徙冷山流徙猶編羗也

惟禱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二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雲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纈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百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殺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李永奇全家遇害 宋史

李顯忠初名世輔高宗時補承信郎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父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元木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園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元木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元木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水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

屢戰皆勝顯忠趨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執得死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郿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

馬俊偕妻被害 宋史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若兵也高宗紹興二年皆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為謀主約翌日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陵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得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為立祠號登

勇

郭許不降被害 宋史

郭許高宗時從軍積官至武經郎涇原第八副將金人犯陝西渭帥以下叛降獨許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獄脅使俱降許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訴于地下耳眾醜其語即殺之

劉汲戮力致死 宋史

劉汲字直夫高宗紹興四年舉進士除武信軍推官後謫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備京師時金人復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

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

命民有請汲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獨俱死無

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者聽送其家寅出午及違者從軍法眾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斬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荷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眾陣以待敵至皆死聞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

王忠植不屈遇害 宋史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高宗紹興九年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

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撤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以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

李靚死節 宋史

李靚字彥和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損軀為國戢大慙安能咕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度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于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渾瑊了累功授承信郎高宗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

鋒鏖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獲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

死之年三十一

呂祉遇害 宋史

呂祉字安老高宗時遷兵部尚書升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鄺瓊為之副瓊與德素不協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詣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瑄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瑄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瓊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眾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眾曰劉豫逆臣爾不中豈無英

雄乃隨鄉瓊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眾心急策馬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

楊再興死戰

宋史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高宗時附岳飛帳下誓以忠義報國紹興二年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眾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府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郢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解力復來頃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戰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字董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劉惟輔不降就死

宋史

劉惟輔高宗時為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既得秦州經畧使張深遣惟輔將二千騎禦之金前軍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字輩黑鋒洞宵墮馬死敵為奪氣退深檄龍右都護張嚴往追之至鳳翔境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鷄獲金遊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峽遁歸金人畧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南有積粟

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摔以出惟輔奮首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碎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復言而死

宋汝為太息

宋史

宋汝為仕高宗為通直郎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秦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金道者過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歷言之金道益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金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志在為國復讐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為儻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

唐琦詬罵被害

宋史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為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

忠節入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范旺死節 宋史

范旺高宗時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來謀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

韋永壽死終 宋史

韋永壽者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

魏勝力戰而死 宋史

魏勝字彥威孝宗隆興元年為忠州刺史二年知楚州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秧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視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許金騎執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被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隊馬死

楊震仲飲毒 宋史

楊震仲字章父登貢氣節雅有忠當世孝宗淳熙二年登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擢大安軍吳賊叛素聞震仲名馳

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為四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為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飲以小棺足矣比至震仲飲毒而死次秦如其言飲而實于蕭寺閭郡為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遣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

秦鉅自焚 宋史

秦鉅字子野丞相掄曾孫通判蘄州寧宗時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有餘兵不至陳應安倫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甚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制手衣就焚而死

郭靖赴江 宋史

郭靖高橋圭家巡檢也寧宗時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奈田宅推老推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為賊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寇彝父子死節 宋史

寧宗嘉定四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理宗端平三年北
兵攻蜀界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
破衆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貴祥行參軍
事亦迎敵力戰而死

王翊赴井 宋史

王翊字公輔理宗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
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
制置使丁黼辟為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
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舍卒迎敵敗死
翊與司理王璩運司幹官李曰宣華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
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
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
臣也戒勿殺縱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其家出其屍
井中衣冠儼如也

陳寅闔門死節 宋史

陳寅理宗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
難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都統何進留家中侍以為
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
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北
邊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諭之自執旗鼓
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兩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
民兵與敵死士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
苦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
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毋傍寅歛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

關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
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
亦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
死

王大壽死賊 宋史

王大壽為左翼隊將理宗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
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
無援者遂沒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心祭之

孫谷見殺 宋史

孫益理宗紹定中在朝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掾屬特之異
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
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

劉銳飲藥 宋史

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

劉銳知文州理宗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鄉棄城
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
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汚編置此州夜
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紅
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
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
下拜受之左右為之感動

陳隆之諭變勿降 宋史

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理宗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
旬弗下部將田世顯棄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

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乎夔語之曰
大文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

陳元桂俊偉 宋史

陳元桂理宗時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殺築城備禦以
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
隆興頗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
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
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
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
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
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家
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

鄧得遇授江 宋史

鄧得遇字達夫理宗淳祐十年第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靜江
府長少彼兵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而還得遇
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驥代間議事不合移治蒼梧靜
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
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孤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
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珪自經 宋史

張珪字君玉年十八從軍釣魚山理宗時以戰功累官中軍都
統制人號為四川冠將大兵破紹慶募官趙西泰皆自殺珪率
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渠諸將從其後合擊之
珪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珪降不聽安乃與賊下韓忠

顯夜開鎮西門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鴛飲左右匿為乃以
小舟載妻于東走洛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
中珪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
洛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歲出降進
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珪至安西趙若庵其友謂之曰
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珪乃解弓
弦自經咽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

謝枋得不食 宋史

謝枋得字君直理宗時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兵潛宣撫江東西
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并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
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募諸
軍費幾至不免寶祐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議建康綱目以
道政事為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潰使陸景思街之上其書
似道坐居鄉不法謫居興國軍度宗咸淳三年赦放歸幼主德
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鄧黃斬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
曲皆訪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様
係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
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
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
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巨
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上張孝忠與戰國
湖平太盡孝忠揮鞭突刃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乘機
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
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

轉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已而去
下建陽市中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天
下既定遂居閩中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
時事白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頗兵令母深入待還歲幣
即議和無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欲兵從和上即可之矣
次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學數百年宗社而陷因相與痛哭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枋得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
其友趙孟頫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闕無辜髮推廣德意又起
銀冷病民顧以我輩飾奸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
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元世祖至元二
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積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
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

全集卷三

宋史

若我留憂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
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趙孟頫死

宋史

趙孟頫理宗時登進士第開慶元年為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
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詰益王權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
見獲不屈磔死

許彪孫仰藥

宋史

許彪孫為四川制置司參謀官理宗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
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為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詔可斷此輩不可
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蕭雷龍見殺

宋史

蕭雷龍字顯辰理宗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學教授通判

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
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
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
人徐浚中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

何充一門死節

宋史

何充度宗時通判黎州預為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印
咏創大小兩關倉及岩屋百間親督程役俄聞破充自刺不死
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
憾帥設帝帳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
踞坐地求死遂罷充日又呼之欲辯其髮而見其頂曰可殺不
可殺求即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東望再拜曰臣夫
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方充夫婦之嬰禍

全集卷三

宋史

也親戚勸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
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頌同死者四十餘人

范天順抗節死義

宋史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度宗時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
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
縊死

牛富王福赴火

宋史

牛富勇而知義度宗時為侍衛馬軍司統制咸陽五年移守
樊城累戰不為衄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遣呂文煥相與固守為
辰齒兩城凡六年不援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
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
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神將王福

宣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洪福叱子 宋史

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度宗時從貴積勞為鎮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雄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譟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劉子俊受烹 宋史

劉子俊字民章度宗時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閑相友善

天祥開督府與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

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興大兵遇戰潰後招集散亡與鄒鳳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贋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趙時賞被執不屈 宋史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度宗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知宣州旌德縣幼主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為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吳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

希洎據榻而死 宋史

趙希洎字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度宗咸淳中遷丞相賈似道出鎮廣東轉運使宋幼主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郡守邀其軍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表守聶嵩孫希洎內淵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

唐震不屈遂死 宋史

唐震字景實度宗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元兵畧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欽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

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明年二月兵大至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至之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續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

趙良淳閉閣自經 宋史

趙良淳字景程度宗咸淳末知安吉州時歲饑民相聚為盜所在遽起良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縶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以韓良

淳加良淳直秘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焚舍碑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與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為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為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柙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若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為亂邪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米立被執不屈 宋史

米立淮人三世為將度宗時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大兵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衙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汪立信扼吭而卒 宋史

汪立信度宗時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時元兵大舉伐宋賈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俾立信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海以妻子託愛將金其子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

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嗚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廼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足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謝微明父子死節 宋史

謝微明度宗時以特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微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尹玉被執就死 宋史

尹玉度宗時以捕盜功為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米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胃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賜田二頃以恤其家

師勇憂憤而卒 宋史

劉師勇者度宗時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贊之入楊州國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言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守常而以

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澤中見執呂城失
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實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
退又遣范又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絕有
羣鷓鴣飛鳴繞城眾惡為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技柙戰且行其弟
馬墮斬斷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鬪死有
婦人伏積屍下闕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
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鄒淵自殺 宋史

鄒淵字鳳叔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鳴度宗時從文
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
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副使復與國永豐二縣進兵部
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永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

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與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淵脫身走至
湖州及天祥被執淵自殺

彭震龍不屈腰斬 宋史

彭震龍字雷可文天祥次妹婿也性疏蕩喜事嘗以罪累度宗
時天祥起兵補宣毅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縣會天祥出使被
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僚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
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為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

蕭燾天兄弟俱死 宋史

蕭燾夫與兄敬夫俱文天祥客燾夫為詩有豪俊氣度宗時天
祥起兵補從事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贊之縣受屠兄弟
俱死之

張雲渴赴水死 宋史

張雲字朝宗少客丞相吳潛兄弟門出入荆閭歷年明習韜畧
潛兄弟既失勢發斥者十餘年度宗時文天祥起兵併為秘閣
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為
亂兵所殺處置使鄒淵得其屍葬之

張汴為亂兵所殺 宋史

張汴字朝宗少客丞相吳潛兄弟門出入荆閭歷年明習韜畧
潛兄弟既失勢發斥者十餘年度宗時文天祥起兵併為秘閣
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為
亂兵所殺處置使鄒淵得其屍葬之

邊居誼赴火 宋史

邊居誼度宗時初事李璵之積戰功至都統制善御下得士心
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
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至新城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

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望
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誼不答又射勝敵入
壁中文煥聞之以為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
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鉤得之眾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
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
得新城和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欲欲繞
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
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被侵
漢樓接火延燬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
火死

王安節不降 宋史

王安節不降 宋史
度宗時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

道所忌出知和州爵爵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為東南第七副將
幼主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
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大兵攻常城素惡安節等蔡柵守
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招降亦不下
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
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李希引頸

李希度宗時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
友勸希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希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
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
國矣時至潭潭兵調盡希騎已入湘陰而大軍已圍城市陳
微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藏風不能

尹穀自焚

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為曰國家
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
除大兵登城戰火却旋蟻附而登衛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
希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
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圍池死希坐熊相閣召帳下死忠遺
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
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希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
人盡醉乃偏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尹穀自焚

尹穀字耕叟度宗時推知衛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希
權以為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

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希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
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
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詎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必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死乃積薪局戶朝服望闕拜
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採之火熾不可前但
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無少長皆死焉希聞之
命酒酌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

趙雍雙節

趙雍字漢卿度宗時為遂寧州司戶素以節行稱咸淳七年
起為彭澤令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
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
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病皆歸

林邦發

林邦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維氏曰城將
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維氏曰君為令官我為命婦君為
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
也維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
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成
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
從容至死

劉黻卒

劉黻字聲伯度宗時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陳
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從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
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
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黃

指不死及散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沐氏舉家蹈海
木錢海上事亦瓦解矣

江萬里死難 宋史

江萬里字子遠慶宗時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
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隨
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
失守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入莫諭其意及聞鄂州
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
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
右及子錫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
者草歛之

李庭芝死節不回 宋史

李庭芝度宗時制置兩淮咸淳十年築清河河口詔以為清河軍
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勿
德祐元年春賈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庭芝率所
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
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棄俊五人於市而
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
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聞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
芝參知政事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
以楊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
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眾爭割
喉之左盡宋亡謝太后為詔諭之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
有詔諭降也至瓜州復詔曰此詔卿納款日久未報今吾與嗣

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
餘皆退去妻才出矣奪兩宮不克復聞咸淳三月夏貴以淮西
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旗幟蔽野幕客有以言謁庭芝
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相降庭芝開壁納
使者斬之焚詔壁上已而知淮安州府貽泗州皆以糧盡降庭
芝猶括民粟以給兵粟盡雖牛皮麴糲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
者猶日出苦戰七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
朱煥守楊梁妻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
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
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連池水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
煥請曰楊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
俟於是斬之庭芝死之日揚州之民皆泣下

文天祥不屈 宋史

文天祥知平江府幼主德祐元年十月入平江大元兵已入常
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等接常至虞橋士龍等皆戰死大元兵
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
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尋除右丞相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
相伯顏論事伯顏山丞相怒拘之天祥與其客杜洪十二人夜
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閭小
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具以興復之議天祥大
稱善即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楊有脫歸
兵言察遣一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
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
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天祥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

十人之以楊四鼓抵城下聞侯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
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天祥至高
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
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
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等將一軍取寧都一
軍取贛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正
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四月入興國縣七
月遣參謀張玠監軍趙時賞等盛兵薄賴城鄒淵以賴諸縣兵
構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太和吉州八縣復其半惟
賴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瑞等撫州何時皆起兵應天祥
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

金集事

交

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
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輦
信拒戰前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
時賞坐有與後兵問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
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收殘兵奔猶州駐南嶺黎貴達隨陳
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
狙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
國公十一月進屯潮陽縣十二月趨南嶺元帥張弘範兵濟潮
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奔皆領首伏草莽天
祥倉皇出走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送至潮陽
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密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
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行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

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
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
其死而貲其心乎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
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材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
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
得以黃冠歸故鄉它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
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
已獲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

金集事

交

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
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
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
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
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還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
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顏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
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
之請從之俄有詔使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
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
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
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楊霆一門死節

宋史

楊運亨震仲幼主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運亨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運亨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運亨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黃剛中倚柵 宋史

黃介字剛中意氣卓越喜兵法家居鄉民登龍安山為保聚計幼主德祐元年北兵至芾眾奔潰介堅守不去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為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蠅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為黃孝子

劉子薦死義 宋史

劉子薦廣西經畧司檄為參議官宋幼主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畧使馬堅遣子薦提兵禦守城東門勢不支時幼主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有以死或謂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為竟死之

應龍與妻縊死 宋史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為諮議官寓泰州幼主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於園中

張世傑溺海 宋史

張世傑為呂文德小校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

陸秀夫赴海 宋史

為保軍節度使幼主德祐中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未幾兵至皋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下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為危來從已俱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于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昱為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略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硃洲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四月益王昀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以硃洲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發變州粟以給軍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曷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世傑曰不然西走世傑怒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張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擣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後耳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揚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

陸秀夫赴海 宋史

陸秀夫字君實度宗時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門徒恒有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後為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而反幼主德祐中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

以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即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泥左右無不悲慟者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與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募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拔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陳文龍不食宋史

陳文龍字君貴能文章負氣節幼主時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慘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慘入招撫之慘至民皆傾首謝罪與化有石手軍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文龍曰諸君待我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竟上華即降且導軍兵至城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抗餓死

李成大父子死節宋史

李成大字實夫幼主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

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謚忠節

陶居仁死節有異宋史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幼主德祐間仕為鎮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唇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帥至聞居仁死時語數噴之為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為立祠

趙淮告揚勿降見殺宋史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幼主德祐中戍銀樹塢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洲元帥阿木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母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徐道隆父子俱死宋史

徐道隆字伯謙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為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博為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為提點刑獄時文天祥既去平江潰卒四出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趙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具遺書誘降道隆怒書斬使大兵至臨平岳亭山令開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

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幼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槩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閣守者少急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諡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張鏜求死 宋史

張鏜字聲甫右僕射魏公浚之後也幼主時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衛山移檄安化新化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師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行省參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年天下乃我祖魏公所收拾擇拓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地下斌曰不必言降第存汝於此可乎鏜曰不降何以得存斌命述起兵本末鏜筆大罵千百言斌怒殺之

張世傑負宋主入海 宋史

張世傑幼主時為樞密副使元兵至挾二王航海益王顯祖又立衛王昺為主世傑以舟師碇海中基結巨艦千餘艘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居焉其中大軍攻之艦堅不動又以舟載茅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焚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隆已卯都統張瑄以夜襲大軍營亡失甚眾張未有黑風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公範攻其南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戰俄有一舟橫旗仆諸舟之橫旗遂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潰程國秀及團練使劉俊降大軍至中軍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

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及為援海中而世傑亦自溺死

王仙斷元 宋史

王仙蜀郡統也幼主時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援孤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元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謝卓剖心 宋史

謝卓幼主時為鎮撫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卓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林空齋就死 宋史

林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福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兵至屠水福必大全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醫指血書壁云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為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蕭明哲罵敵而死 宋史

蕭明哲字元甫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幼主時文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賴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若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劉沐父子死節 宋史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以相狎暱天祥好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為常幼主時天祥赴兵辟補宣教郎督鹿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

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為督府親衛會堂玩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領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

陸秀夫負宋衛王入海 宋史

陸秀夫為宋衛王昺左丞相從王以舟師於海中戰不勝將主劉俊等俱解甲降大軍至中軍會景風雨民霧四塞餘舟盡覆而去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

王士敏題裾 宋史

王士敏者慷慨不撓幼主德祐末北軍至境被執題其裾云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劉士昭死國 宋史

劉士昭嘗為鍼工幼主德祐末北軍至境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經死

徐應鑣父子投井 元史

徐應鑣宋幼主時為太學生至元十三年正月右丞相伯顏將兵至臨安幼主太后赴大都伯顏令董文炳發宋諸將隨朝文士劉襄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

陳瓚城破巷戰而死 元史

陳瓚宋幼主時知興化軍元將元帥唆都攻其城瓚乞降復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兩下乃遣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

戰終日斬首三萬餘級獲瓚支解以拘

李伯溫刺心 元史

李伯溫仕太祖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章化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遁敵入伯溫登堦樓謂左右曰吾兄弟即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

攸哈刺拔都破陣 元史

攸哈刺拔都元太祖時鎮太原姦人夜獻太原東門于金將武仙仙引兵入哈刺拔都奮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

耶律忒末死義 元史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太祖時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即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明年金降將武仙復犯真定史天澤潛師出葉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攪兒持書誘忒末子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攪兒語天祐曰仙賊狡詐汝所知也母以我故墮其機毋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飴矣天祐慟哭奉命馳至葉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

耶律忒末死義 元史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太祖時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即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明年金降將武仙復犯真定史天澤潛師出葉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攪兒持書誘忒末子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攪兒語天祐曰仙賊狡詐汝所知也母以我故墮其機毋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飴矣天祐慟哭奉命馳至葉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

車照耀父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趙
還趙壁率眾殊死戰仙怨盡殺成未家一十八人戰于樂城元
氏高邑相卿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構仙黨啟關納賊天祐倉
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
賊棄城走追至葉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

張鐵槍不屈 元史

金驍將張鐵槍太祖時大將木華黎擒之責其不降厲聲曰
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華黎義之欲
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

鄭義兄弟戰敵 元史

鄭義初事太宗佩金符山東路都元帥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
從伐金歲壬辰與敵戰于歸德死之弟德溫繼從攻徐州陷陣

而死

李守正畏敵 元史

李守正自幼時賞貨於木華黎太宗時後為平陽守活俘虜甚
眾以功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
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聚眾不敵別遣若弱百
人曳新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
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也吉
州酋領楊鉄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斬成據隰州守正
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平完額合達攻平陽守正畏
敵戰歿

月里麻思被執不屈 元史

月里麻思憲宗時同阿木魯拔都兒克達魯花赤破南宿州使

牙識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語之曰吾與汝等奉命南
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宋將以
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
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及誘我以不義
有死而已言辭慷慨不少屈宋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
虎寨三十六年而死世祖深悼之詔復其家以子忽都哈思為
答刺罕日給糧食其家人忽都哈思自陳於帝曰臣願為國效
死為父雪恥帝嘉納之授以上均州監戰萬戶

張好古戰死 元史

張好古字信甫少讀書善屬文器識宏遠勇而有謀父晉亨權
知東平府事憲宗時嚴忠濟承制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奏
直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戰不少卻主將旌其功賞銀

兩畧陽循泰與海門而還擊邵伯棟援之從大軍攻鄂世祖

中統元年還宿州忠濟命燕恩州刺史訪民瘼革吏弊立為條
約未幾移戍蘄州李壇疾據濟南宋人攻蘄好古率兵迎擊力
不敵死之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哭曰吾兒死得其所矣

邊居義自焚 元史

宋邊居義為都統守新城世祖遣伯顏督諸將攻之總制黃順
純城降伯顏遣順招居義不出總管李庭破其外堡諸軍蟻附
而登拔之居義自焚死

暗伯贈逃 元史

暗伯唐人弱冠入宿衛性嚴重剛果有大志嘗親迎于殿煌
阻兵不得歸乃客居於于闐宗王阿魯忽之所世祖遣薛徹等
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留使者數年弗遣暗伯悉以已馬駝

厚賜之今逃去薛微干等得脫歸具以白世祖世祖稱歎久之既而命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征于開晴伯乘間至行營見薛微干於帳中薛微干曰公之忠義已上聞矣

張立道精忠見賞 元史

張立道字顯卿以父任備宿衛世祖即位立道從北征未嘗去左右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往鎮其地詔以立道為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必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尋與侍郎甯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雲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竊據之志忌忽哥赤來為王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府官無耻其事立道聞之趨入見守門者拒之立道怒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立道乃得入為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寶合丁遂據王座使

金集卷五

全

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頗露寶合丁乃囚立道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於立道為族兄結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亡至土蕃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王傳別帖與告變人俱來遂與立道俱還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下歎歎久之曰汝等為我家事甚勞苦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

韓因寸割 元史

韓因字可崇世祖時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寧官軍討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惜以官因應命乃偕因以唐州叛官使焉賊渠恐其黨心搖奪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答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

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叱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眾愕然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肇彥暉不屈 元史

肇彥暉世祖中統初將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彥暉戰有舟數十來挑戰彥暉遂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左右莫能近彥暉矢盡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授之出載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

樊楫力戰 元史

樊楫進次交趾陳日烜棄城走敗南堡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正月鎮南王攻敗南堡破之日烜走入海中交人皆匿其粟而逃張文虎餽餉不至二月天暑食且盡於是王命班師楫與烏馬

金集卷五

全

兒將舟師還為賊邀遮白藤江潮下楫舟膠賊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賊鉤執毒殺之

趙良弼忠君愛友 元史

趙良弼字輔之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顧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宜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復以庶希憲商挺為使副良弼為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入奏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紐都遷延不即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紐都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紐都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愿河鹽殺名

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因以俟報臣竊以為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為長者陞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庶希憲商提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為微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璣得王文統交通書蓋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

閻里吉思不屈 元史

閻里吉思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及行且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敵

閻里吉思不屈 元史

全

于伯牙思之地眾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未晚閻里吉思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即整眾鼓噪以進大敗之二年冬敵兵又至三戰三克閻里吉思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蹶陷敵遂為所執敵誘使降不屈又欲以女妻之閻里吉思毅然曰我帝婿也非帝后而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帝嘗遣其家臣阿昔思特使敵境見於人眾中閻里吉思一見輒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即引其去明日遣使者還不復再覓不屈死焉

月魯不花遇倭見殺 元史

月魯不花字彥明受業于韓性先生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其子其孫其鄉閭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

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陞辭之日帝御嘉福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為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為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不懼中敵以桑結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眾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給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擄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

汪澤民被害 元史

元史

全

汪澤民順帝時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還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斬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稚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眾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

王遜志被并 元史

王遜志字文敏順帝時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

司事拜監察御史劾參事不關案平章宜章皆逆臣子孫當屏諸
濫除太府少監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愈太常禮儀院事京城
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叛官王真來
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蓋出諸官自言狀遜志歸然斥
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
投井中死

董搏霄無血 元史

董搏霄順帝時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
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諸於總兵太尉紐
的該令搏霄依前詔授下蘭矣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營老且
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
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至正六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夫濟

南必奇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

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相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
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
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為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
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

王英不動 元史

王英字邦傑順帝元統元年授海北海南同知宣慰使司事方
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
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
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遂鞍轡橫策精神馳動赴馬及賊
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
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

必謂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
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飲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
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

劉天孚赴水 元史

劉天孚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
阿思罕為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朵兒只趨晉
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度不能拒凡入
道入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械河上欲縱火屠
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惠城中
人倡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既入城阿思
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為天孚罪欲脅使附已方坐府治號令諸
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道過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

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及從之而負上恩

我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
河水方堅天孚被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為國語若祝謝者再拜
已脫衣帽岸辭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

塔不台詬賊 元史

塔不台字彥輝為襄陽縣事司達魯花赤順帝元統元年進士
魏王軍敗毫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久賊劫王王臥
未能起為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為賊所得比明見賊酋王
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依其拜塔不台拒
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下深罵賊 元史

下深世為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喪于

家順帝至正十二年鄰郡盜起未幾來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
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
備直以鉤鉏白鎗當賊矢兩集琛眾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
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囑罵曰我國
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
脅不聽殺之

王士元父子死節 元史

王士元字亮佐知磁州順帝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兵悉
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若此職也若
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為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
賊賊誠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趙璉主僕俱死 元史

順帝時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中書參
議趙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興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
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為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
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
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
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規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
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鬪市衢賊圍璉遂至其船璉
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肯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
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輩信逆天滅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為
汝賊輩設乎即馳騎奮擊賊以槩撞璉璉墜地欲昇登其舟璉腹
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俱死

孫撫死節 元史

孫撫字自謙順帝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高
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馬兒為使招諭士誠而用撫為
輔行抵高郵士誠不逆詔使撫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
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曰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
撫撫唯諾斥而已乃令其黨搗搗其陵辱撫不卹也及士誠
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撫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
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撫訊問撫罵
聲不絕竟為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宜孫待制
耶

盛昭罵賊 元史

盛昭字克明順帝時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
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
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張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
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
兵使出拒官軍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
又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剗其臂肉而後磔之

楊乘自縊 元史

楊乘字文載順帝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散為盜乘立法招
之使自新皆乘兵頭首願為良民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糧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
郭良弼董縵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縵皆名
臣今已失節願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
跪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蓋行乎乘曰乘以

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
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刺丁父子死節 元史

納速刺丁淮東宣慰司辟為掾順帝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
刺丁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
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刺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據堤穿
河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李二即得勝湖賊船七十餘艘乘風
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艘賊潰去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
士誠殺李二復為亂賊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也
兵東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壩鎮賊眾猝至納
速刺丁麾兵挫其鋒後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礮火鏃射之死者
蔽流而下賊縋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戶府

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刺丁領必死謂其子寶童海魯

丁而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

樊執敬被罵賊 元史

樊執敬歷官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順帝至正十二年賊犯餘
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
定定治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據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為進
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奈何執敬曰吾卒礮矛矛
當賊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
遽上馬帥眾而出中丞與賊遇乃射死賊四又逐之射死三
人已而賊來方盛填咽街巷且縱火眾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
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閩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
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

亦中捨死

全普庵仗義死節 元史

全普庵撒里累授贛州路達魯花赤順帝至正十一年贛州盜
起即修築城壘旬月之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
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為是為賊所陷者往往遣兵
復之境內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十八
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
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
使日環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某
以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剄事聞朝廷贈諡曰愷哀
哈海赤守贛尤有功賊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
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每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謝瀏陽雙節 元史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順帝時由進士為四川儒學提舉便道
還家時盜起湖南湖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
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為相累也賊
至得鏜欲推以為主鏜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
之鏜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
為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岩谷中官兵後郡邑
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
舉家咸遇害

明安達爾順帝時為潛江縣達魯花赤率勇救出擊淮漢賊擒

其偽將劉萬戶進營蕭漢賊眾奄至出關死其家藏焉

劉畊孫忠及子弟 元史

劉畊孫字存吾順帝至正十五年轉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爾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為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壽孫國學生下弟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壽孫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為武昌江夏將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罵賊不殺 元史

俞述祖字紹芳由翰林書寫出為沔陽府推官順帝至正十二年新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井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為賊所執械至其偽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

桂完澤決舅 元史

桂完澤首順帝時嘗從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師得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領關行首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鬪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友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間夫婦死節 元史

丑間字時中蒙古氏累官知安陸府順帝至正十二年新賊曹法興犯安陸時丑間募兵得數百人叩以拒賊賊前隊乘晦

進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間猶喻以逆順一賊排丑間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丑間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間左脇斷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囊其屍昇置其家丑間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給賊之防已至夜自經死

彭庭堅立祠 元史

彭庭堅由進士累遷陞同知福建副都元帥鎮邵武順帝至正十四年盜侵政和松溪江南行臺中丞吳鐸督軍建寧檄庭堅至時鎮撫萬戶岳煥驍麾下煥素悍縱卒為暴庭堅欲繩以法煥懼使部卒乘其不備詐為賊兵突入交鋒衆皆潰庭堅獨留

朵里不花闔門受害 元史

朵里不花字端甫拜江西平章政事招土寇金元祐復擒梅惠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長俾治賊以給兵食又別規粟四千石輸送京師自是英聲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嶺以圖江西而元祐有異志託以鎮服其土遮道固留先是制書命劉巨海會廣東元帥府事未發元祐竊取易其名私昇樞密劉文遠誘與偕亂事覺文遠伏誅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寬匿不獲賊榮率外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朵里不花與參政楊泰元等勒兵拒戰而賊來益衆朵里不花為鎗所中

創其子達蘭不花率麾下方與抗死之朵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絕口遂為賊殺其妻一類氏妾高麗氏在側不遇害其部將哈乞吳普顏阿刺不花等俱戰死

野峻台戰死 元史

野峻台順帝時轉黃州路總管湖廣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參政命與平章咬住討賊咬住軍五千乃分銳萃八百使野峻台為前驅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州皆為賊所守野峻台破賊江上斬溺無算已而歸峽平又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賊出陣清水門鏖戰至夕賊退入城乃據其門咬住軍至黎明賊出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遂死

陳君用中捨 元史

陳君用字子材少負氣勇猛過人時兵起江淮由撫州入閩閩間授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五萬緡俾募兵君用散家財繼之導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以功授同知建寧路事順帝至正三年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援大敗賊眾廉訪會事郭興祖佩君用明珠虎符使權同知副都元帥遂引兵踰北嶺至連江阻水而陣君用曰今日不盡殺賊吾不復生還矣乃率壯士六十人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復合君用大呼轉戰中捨而死

卜理牙敦戰死 元史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與中興為江漢藩屏卜理牙敦每按臨所部感惠翕然順帝至正十二年寇犯中興卜理牙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賊稍退明日復擁眾來襲東

門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不屈而死

上都剽死 元史

上都順帝至正十二年為中興判官統兵擊賊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黃反關力屈賊執之使降上都大罵賊怒剽其腹剖其肉而死

潮海等嘗賊而死 元史

潮海北刺台氏為靖安縣達魯花赤順帝至正十二年斬黃賊起潮海與縣尹黃紹同集義兵為禦賊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寧來寇紹赴行省求援潮海獨率眾與戰于象湖大破之乃起進士胡斗元塗洲舒慶遠甘棠等謀畫而以勇士黃雲為前鋒自二月至于八月戰屢捷擒賊將洪元帥而賊黨益盛黃雲戰死我軍挫衄潮海遂被圍尋為賊所執殺于富川子民安圖襲

父職為本縣達魯花赤 元史

元史

父職為本縣達魯花赤亦十三年帥眾敗走賊將復縣治十四年賊兵復至民安圖迎戰力竭賊執而高之紹字仲先臨川人登至正八年進士第以求援出靖安而道阻絕遇官軍護紹得入龍興而龍興亦被圍其後圍解紹乃與民安圖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坪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為賊所害元字元浩清安人至正十年領江西鄉薦第一下第署贛寧書院山長賊至靖安掠元鄉里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守及潮海被執賊勝之使降斗元罵不屈乃以土埋其腰不死又縛置暗室斗元仆墻以出赴入深山狂罵而死黃雲撫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稱每接戰獨以身當敵嘗為數十人所圍即奮身躍出至是身中數十鎗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大罵 元史

以中立字伯時順帝時歷官至陝西御史中丞遷守饒州賊既陷湖廣分攻州郡官軍多疲憊不能拒所在無賴子多乘間竊發不旬日衆輒數萬皆短衣草履齒木為把削竹為槍載排帛為巾襦獨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俄而賊至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矢賊愈傷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為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臾盡張賊執歸斷水飲屈其從已中立大罵不已遂被害

于大本痛詈偽主

元史

于大本順帝時為信州總管賊臨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蘄水為俘獻偽主徐壽輝釋其縛界偽印一紐且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而指偽主痛詈之遂遇害

普顏不花不屈

元史

普顏不花

元史

普顏不花字希古由進士累轉為中書參知政事順帝至正十八年詔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寧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皆夜遁國鳳時分鎮延平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共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既而大敗賊衆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不屈死之

申榮自縊

元史

申榮順帝時為山東行省平章守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為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縊

拜住赴井

元史

拜住字聞善順帝時以材累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公者與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滅欲為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遠地以沒吾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而可不知大義乎況吾上世受國厚恩至吾又食祿今其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遂赴井死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為殉云

趙弘毅

元史

趙弘毅

元史

趙弘毅字仁卿順帝時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翰林書寫再轉為國史院編脩官調大樂署令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棄與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

衣帶自縊

黃呼赴井元史

黃呼字發士除國子助教權翰林持制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呼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為胥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

栢帖穆爾夫婦死節元史

栢帖穆爾字君壽至正中累遷為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栢治福州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大明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奄至城下栢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若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

集賢堂

卷五

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壓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栢帖穆爾執視之歎曰父死國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斂金珠昇之曰即有緩急可以此贖兒命有頃兵入城即舉燈自燃四圍窓火大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自剄元史

迭里彌實字子初畏吾氏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仁或問之曰吾不及舍吾母以去也順帝時以宿衛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為漳州路達魯花赤居二年民甚安之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

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實仰天歎

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報國恩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迺之迭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按所佩刀割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屍葬東門外

獨步丁等死節元史

獨步丁回四人舊進士順帝時累官僉廣東廉訪司事有呂復者為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開居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福州既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辱乎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

集賢堂

卷五

見先人于地下引繩自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連東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朴賽因不花不屈元史

朴賽因不花累官出為嶺北行省右丞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省以李羅帖木兒矯弒皇后皇孫遣人白事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即欲署諭衆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此大事何得輕信况非符驗公文卒不署榜既而果安傳拜中書平章政事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領兵僅數百戰卒而已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吾但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速死不少屈主將命留營中終不屈殺之

張庸被殺元史

張庸字存中溫州人性豪爽精太乙數會世亂以策干經畧使李國鳳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員外郎治兵杉關頃之計事赴京師因進太乙數圖順帝喜之擢秘書少監皇太子立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碩請援於橫郭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碩同被殺

丁郭不屈 元史

丁好禮拜中書參政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復起為中書平章政事辭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

大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

好禮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為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語不少屈而死

閔本一門自縊 元史

閔本字宗先順帝時詔授集賢館講學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程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遂俱縊焉二女長真其次女文見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石抹宜孫忠孝不偷 元史

石抹宜孫順帝至正十八年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發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發兵至婺與

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畧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然知政事明年

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為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為亂兵所害

余廷心立廟 元史

余闕字廷心順帝時守安慶城陷既死賊義之求屍瘞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福壽死守 元史

福壽順帝時授長寧寺以卿出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州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石頭斷江而守禦有方衆恃以為固至正十五年還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孤念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為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資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為完守計朝廷知其

勞資費馬十六年三月

大明兵衛集慶書數督兵出戰盡開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此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為者從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

達識帖睦爾禁錮而死元史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順帝時為江浙行省丞相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參政至是遂陞右丞相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以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矜驕日肆而不可制至正十七年張士誠寇嘉興屢為完者所敗

達識帖睦爾

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為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為

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為請達識帖睦爾雖外為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先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誠兵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抗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檄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

睦爾倖存虛名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領功德必欲求王爵達識帖睦爾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籍口舌以欺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為其所賜但我今若遂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為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官闕立官屬時登蘭帖木兒為江浙行省右丞相保為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嫖孽達識帖睦爾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容容之勢

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爾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從達識帖睦爾居嘉興事聞朝廷即就士信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至嘉興士信峻其垣牆錮其門閤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帖睦爾皆不以為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後聞普化帖木兒大

普化帖木兒死節元史

夫死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張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返于京師

普化帖木兒死節元史

普化帖木兒順帝時為行臺御史大夫時張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今旨又誤行臺為請實授于朝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達識帖睦爾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

秦不華字華善及進士第授集賢脩撰累至御史大夫順帝至

秦不華字華善及進士第授集賢脩撰累至御史大夫順帝至

正八年台州黃巖氏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警逼遂入海為亂劫掠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聽勢甚熾九年詔泰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已而出為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掌羅帖木兒為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泰不華諭知賊情狀遷浙東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泰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掌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掌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周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掌羅帖木兒彼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爾等至黃岩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爾適夜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爾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眾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太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山泰不華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中海隅賊甫

招掠又復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眾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自動氣索泰不華免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嘆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僅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盤義士張君璧皆死之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為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為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為時相損斥人莫不遵之善象隸溫潤道勁骨重顏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郭嘉力戰元史

郭嘉字元禮順帝時登進士第擢禮部員外郎至正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寇號隊五百餘人給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眾皆失指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勲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脫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之聞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

石普力戰俱死 元史

石普字元周順帝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畧稱同舍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如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為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相者方用事陰沮之咸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斷技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為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躍之縱火燒關門賊思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益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惟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墜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湏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為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所賊死賊眾擠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星吉死節 元史

星吉字吉甫順帝時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眾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遂寺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眾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涓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船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游順風舉帆眾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

星吉死節 元史

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為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還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淝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益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眾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兼葦編為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眾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索聞星吉名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為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

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道童戰賊被殺元史

道童自號石巖順帝時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司徒開府至正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管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為因嘆曰我為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為所害事聞賜謚忠烈

慶童出奔被殺元史

慶童字明德順帝時為江浙行省平章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爾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

集事卷五

東

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達識帖睦爾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童不得已女與之明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饒瘠民其貧居二年盜息而民阜至正十八年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珙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謠言子剛僧私通官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軼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

以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官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

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三

集事卷五

東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四

臣門

忠勇

臨敵忘身勇於戰者

李當戶擊媽不遜史記

李當戶前將軍廣之子也漢景帝時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媽必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

許褚心動

魏書

許褚有勇力漢獻帝末丞相曹操拜都尉引入宿衛時徐他等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

集事淵海

乙

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操益親信之不離左右

嵇紹捍衛

晉書

嵇紹字延祖惠帝時齊王問以為左司馬旬日間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袁粲平賊

南史

袁粲字景倩宋廢帝時為中書監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

梁扶戩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感莫能奮梁陳既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眾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修事寧授中書監

桓康負檐

南史

桓康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禁眾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糴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力絕人所經村邑悉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師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帖着牀壁無不立愈桓康後除襄賁

集事淵海

乙

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休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

洛兒奉帝

北史

王洛兒魏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明元嘗獵于澤南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明元出殆將凍死帝解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爵新息公

陳建以身捍賊

北史

陳建魏太武時以善騎射擢為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帝

山白龍輕之軍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帝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出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

拓拔齊以身蔽帝 北史

河間公齊後魏烈帝之玄孫也小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洋陽侯

王雅奮擊 北史

王雅字度容魏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實泰於

今事本四

王

關以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崔巨倫節義 北史

崔巨倫字孝宗初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魏門帝時叔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別將任州陷賊欲恤存亡為賊所義為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才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悔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

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教而行賊焚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除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指喪之始巨倫收殮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

李崇挺刃 北史

李崇隋文帝時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被之塞雲與丹等襲其威略舉來內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

今事本四

四

須陁戰死 北史

須陁性剛烈有勇略隋煬帝大業中為齊郡督務累至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榮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榮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

敬君弘挺身 唐書

敬君弘高祖時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才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并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葉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

成列而聞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下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策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拜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

崔光遠膽畧 唐書

崔光遠字示時為京兆尹尹及帝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奔驪入宮殿者尤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賊而同羅背賊以殿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為賊所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弟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

張巡破賊 唐書

張巡唐玄宗開元末更調真源令天寶末與反賊令狐朝每戰鄆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路巡外失巨依援聚保寧陵馬穀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闡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

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

李光弼克捷 唐書

李光弼肅宗時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卒京果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史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盜陝兵公保潼關可以待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

李光弼克捷 唐書

西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陝不能答判官韋陟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記水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開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賊將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眾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官闕頗白馬相治點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陣西破逃黨斬千級溺死者甚眾生執五千入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成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飲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賊賊忿敗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

中澤樹壁振擊擊捨南城攻中澤尤弱遺為非元禮戰平馬賊
大潰擊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欲軍入登
陣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踞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
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下破之曰
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
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
四十分給廷玉等尤弱執大旗曰望吾旗若緩可觀便宜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瑒望廷玉軍不
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它馬有
裨將接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尤弱召
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尤弱麾三諸軍爭奮賊衆奔
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舍周擊
徐瓊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恩明未知遁攻南城尤弱驅所
俘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尤弱將戰內刀于韉曰戰
尤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
是時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

李晟自表 唐書

李晟字良器德宗時為神策先鋒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成陽
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從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戰
壘最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賊
曰將移持重宜自表操為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
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

渾瑊固守 唐書

渾瑊德宗時拜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賊譙門晨至日
中不解或以弱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此治攻具矢
石四集於兩晝夜不息凡決日鑿斬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
危喘或夜絕出撥疏本拱御帝與賊相泣此方據乾陵下賊城
羣翟紅袍左右官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為
賊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
輪濡繩及革胃之周布水囊為郭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
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陞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
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常賊賜賊筆使盡功署詔不足則
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挂有急可奏瑊俯伏鳴
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隄積
馬矢及薪然之賊無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
餒甲弊兵監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
禱城中矢自擲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隄而陷風返悉焚賊
皆死衆歡譟是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此攻城益急
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

賈隱林死戰 唐書

賈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唐德宗
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隋臣從父也瑋
應頰果卿為賊所殺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
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
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此已奔群臣大慶宗社
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俺若不俊雖今賊亡憂未艾

也帝不以為忤

李嗣源將五代史

梁普相拒于栢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晉王存勗舉鍾以飲李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望日歸五廐也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酌奮槌馳騎犯其白馬狹二陣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

明立門襲賊金史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宣宗時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程陳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烏古論奮戰金史

烏古論長壽宣宗與定初遷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稟給之

李萬超拔矢宋史

李萬超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高祖起并門萬超應募練軍稍戰累捷稍遷軍校從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氣不屬者久之後晉郭王開運中從杜重威拒契丹於陽

中中原時萬超以本部屯潞州主帥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

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道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勲業汝曹能乎眾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為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仍命史弘肇統兵先度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為社稷計爾今若賊害於天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為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

蘇緘破賊宋史

蘇緘字宣甫仁宗時舉進士累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即募壯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安陷賊中為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群不逞並緣為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誑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逸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獲其衆盡得其所畧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為供備庫副使

李綱奮敵宋史

李綱字伯紀徽宗時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累至親征行營使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暮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綱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

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蔡懋之太學生陳東等請願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惠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

神師中書身戰死 宋史

神師中書端端世衡之孫也徽宗時奉寧軍承宣使為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微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關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

名將諸軍自是無李劉

名將諸軍自是無李劉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諡曰莊愍

劉晏敗賊戰死立廟 宋史

劉晏字平甫入選舉進士為尚書郎徽宗宣和四年帥眾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高宗寃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眾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劉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眾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為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群寇犯常州

請晏為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以捍冠冕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眾千五百人郡人為晏立生祠咸方園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傳方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眾迎戰晏不能敵僅手殺數十人為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呂圓遷起戰死 宋史

呂圓嘗為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欽宗靖康中金人滑澠間李彥仙保三背圓登歸之功最多為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甚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

李政死敵 宋史

李政為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欽宗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豪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數十人皆以濕袍裹身持杖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

愈阜勝敵 宋史

仇愈高宗時為沿海制置使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宣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

志錄詔語獨之郡縣讀者至流涕感思自齊之篡廢壽共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劉麟復增兵來寇愈復壽春倖賊甚衆獲旗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麟復以步騎數十至合肥譙言元不為之殺人怖駭不知所為命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愈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皐既至以忠義撼之皐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潰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皐從以上手制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元本可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

鄭振殺賊立廟 宋史

鄭振字亨叔高宗建炎中盜楊勅起邑令檄振糾集民兵以禦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遁去紹興十三年群盜曾少龍周老

李光戒家人無落賊手 宋史

李光字泰發高宗建炎三年守宣州制盜成方欲學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戮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燒竹木為浮梁以濟須吏軍傳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檣木為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搗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成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成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

相疑攻稍緩如得為備而援師至矣嘗寢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

陳敏立功閩廣 宋史

陳敏字元功父皓有才武高宗建炎末以破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閩門祇候時閩地多寇賊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肅聚數萬將棄城南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下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

畢再遇受降 宋史

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畢再遇字德卿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寧宗時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郭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起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趨食平敵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相樹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旌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而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隄平知縣繼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吏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

一州今不四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

孟宗政破敵宋史

孟宗政字德夫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開禧二年金將完顏重犯襄鄧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玠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危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覆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進明抵襄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襄陽軍初恥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禁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

孟宗政

孟宗政

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橐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殲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填城運茅葦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發樓掘深坑防地道砌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輔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監新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仍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摘強兵拔厚鎗穗鐵面而前又濕漚濡華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國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

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燦爛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箭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瑄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臣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闢入城內分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哺至三更金人橫屍偏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

孟宗政威振宋史

孟宗政字德夫寧宗時宗政累有戰守之功升武功大夫兼閬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

孟宗政

孟宗政

之宗政一鼓而拔燭燒積聚夷蕩盡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襄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襄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澗水為濘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別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李誠之一門死節宋史

李誠之字茂欽寧宗慶元初釋褐累遷通判常州知鄂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牆數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帝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

者不至欲先遣其擊臨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槓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眾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渰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斬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金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檣援二郡檣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

集賢堂

七

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于士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

孫益率眾戰死 宋史

孫益少豪俠理宗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煥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眾拒之眾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為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緒顧珣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丁黼戰死 宋史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理宗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許堅壁將

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為貴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死之

曹友聞兄弟戰死 宋史

曹友聞字允叔理宗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利州駐劄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董山駐劄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四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非垂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沱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眾達海帥千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達友聞遣選鋒軍統

集賢堂

八

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圍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眾衝敵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澤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片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絲襪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關黎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

耿世安戰歿受贈宋史

耿世安慶宗時為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謀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連水軍增戍衆方猶嫌世安徑迎至漁浦以三百騎入陳鏖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鞏信戰死宋史

鞏信沈勇有謀幼主時練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借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督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與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

木華黎衛太祖元史

木華黎札剌兒氏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元太祖麾下從平篋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之食榆水際棄馳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又長沉毅多知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授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裘抱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月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

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首呼曰爾為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畏答兒先出陷陣元史

畏答兒亡兀人其先刺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亡兀兒始別為亡兀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大曠強盛畏翼率其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之不聽進之又不肯遠畏答兒乃還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此何為畏答兒無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為薛禪約為揔統薛禪者瞭明之謂也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陳於哈刺真師少不敵帝命兀魯一軍先發其將不敵台橫鞭馬鼠不應畏答兒奮然曰我猶擊也諸君父也鑿匪斧不入我請先入諸軍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唯土念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至晡時猶追逐不已敕使止之乃還腦中流失創甚帝親傳以善藥留處帳中月餘卒帝深惜之

鈐部躡馬殿後元史

昔里鈐部唐兀人太祖時西夏既臣服大軍西征復懷貳心帝聞之旋師致討命鈐部同忽都鐵穆兒招諭沙州州將為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兵以待之首帥至伏發馬躡鈐部以所乘馬與首師使奔自乘所躡馬而殿後擊敗之他日帝聞曰卿臨死地而易馬與人何也鈐部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帥乃陛下器使宿將不可失也帝以為忠

董俊慕馬援元史

董俊字用章太宗時權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嘗以忠實自許不為夷險少移臨陣勇氣懾衆立矢石間怡然若無事雖中傷亦不為動每募馬援為人曰馬革裹屍後固可壯故戰必持矛先士卒或諫止之俊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乃趨安脫危乎

董士元棄馬步戰元史

董士元一名不化字長卿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母李氏愛之謂文炳曰侯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從叔父文蔚率鄧州一軍西行次釣魚山士元以銳卒先登力戰憲宗壯之賜以金帛士元以世家子選供奉內班從車駕巡狩北方嘗預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會叔父文蔚卒無子命士元襲為千夫長出師南征襄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修勅武備號令肅然丞相伯顏

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以功遷武節

主

將軍從大師傳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剌禿以百騎從之日已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政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趣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與哈剌禿以部兵赴敵死戰鼓譟震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肩昇至營而絕

塔出不伐元史

塔出不伐蒙古札剌兒氏世祖時拜龍虎衛上將軍東京等路行中省右丞復授遼東道宣慰使塔出探知乃顏譙叛遣人馳驛

上聞世祖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也赤同力備禦直水達達官民與乃顏連結塔出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拒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太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兒亦等欲襲皇子愛也赤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乃顏軍來襲塔出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缺出於項墮馬死追兵乃退遂軍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傍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

李黼敗賊元史

李黼字子威泰定帝時以明經授翰林脩撰累至江州總管順帝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蕪黃焚掠數千里造舡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

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

主

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無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舡艦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方軍于江聞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頗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截敵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貫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

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檣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檣不得動進退無措蒲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

達禮麻識理申明逆順 元史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七月禿堅帖木兒用李羅帖木兒命以兵犯王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廣備糧餉遠達大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禿堅帖木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留守充魯迷失海牙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大戰敗龍岡敗之未幾李羅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皆奔潰而上都以安

忠厚

濟人利物存心寬厚者

鄭伯復公叔後 左傳

魯莊公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閔則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鄭伯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黃霸待賢 事文類聚

前漢黃霸宣帝時為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辭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正煩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幸無失賢者意

公沙穆還直 後漢

公沙穆桓帝時人嘗養猪猪有病使金賣之於市語之言如舊當

告賣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

慕容恪容忍 晉書

慕容與穆帝時為燕太師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吳王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殺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殺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孔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

蘇威務從輕典 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為納言初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威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須參掌朝政

馬周焚奏棄 唐書

馬周太宗時為監察御史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太子問疾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郭子儀泣勉 唐書

安思順肅宗時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

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念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韓愈服報唐書

韓愈憲宗時進佛骨表貶潮州穆宗時召拜國子祭酒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火變成就後進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茶以報

李愬以軍禮見裴度唐書

李愬既平蔡州聞裴度至屯兵鞠場以候裴度至愬以素衣見

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七文城柵憲宗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

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實罷卒迎充唐書

韓充本名堆穆宗時授檢校尚書左僕射為義成軍節度使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自兄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牙將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頭去二十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師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

閻山不尚苛刻金史

完顏閻山宣宗時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事改知平涼府屢

敗宋人興定三年召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閻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李昉任賢使恩歸上宋史

李昉字明遠太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歐陽脩喻勿殺降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仁宗時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陸釼仁宗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

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

立出所納婦女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曾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弼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

呂居簡止發墓宋史

呂居簡進士及第仁宗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仁宗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類此

范祖禹校讎為急宋史

范祖禹於宗時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得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起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憐恤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吳時焚忌諱之書宋史

吳時字仲道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遂言乃得達於上為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由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

宗王傷臂請乞勿治元史

金華卷四

七

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略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幼從太祖平諸部落掌從馬國法常以腹心遇敗則牽從馬其子孫最多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營地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其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當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推鋒陷陣不避難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補如此

楚材勸帝除禁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博學識性厚從太宗南征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

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帝悟命除其禁

伯顏葬昂發夫妻元史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世祖至元十一年為中書左丞相將兵伐宋十二年二月丁未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戊申通判權州事趙昂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見而憐之令具衣衾葬焉

元晉王成侍臣安邊報國元史

甘麻剌裕宗長子也世祖至元中封晉王奉旨鎮北邊嘗戒其近侍太不花曰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輩輔助其或依勢作威不用我命輕者論遣大者奏聞耳宜各慎之使百

金華卷四

七

烈安業主上無北顧之憂則予與卿等亦樂處於此乃所以報國家也

不忽木人稱平恕元史

不忽木成宗元貞二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年御史中丞崔彥辛待命行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有因文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微職不敘御史言罰大輕不忽木曰權大臣貪墨惟口道實益不飾若加

忠謀

盡心謀事以報國者

鄭伯范獻其書王室元史

魯昭公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豈不
恤其緯而愛宗周之頃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登矣
惟豐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微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里克勸勉申生國語

晉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卑落氏將戰君其釋申
生也公曰行也里克曰非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
從以撫軍也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
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
無謀吾父子之聞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金華卷四

二九

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
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
曰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士蔣勸申生退讓國語

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中將下軍以伐霍邑師未出
士蔣言於諸大夫曰天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
君分之士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
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
人在上申生在下下亦可乎士蔣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
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
貳代舉下貳後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其事以制百物若
上攝下與下攝上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

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足必寡敗若
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
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
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
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
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蔣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
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一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其勤
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速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
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
勤與從又何求焉馬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

金華卷四

三十

彌興

邵彤勸定邯鄲後漢

邵彤字偉君初為王莽和成卒正光武徇河北彤舉城降後以
為太守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
都堅守不下彤聞光武後創還失軍欲至信都乃遣精騎緣路
迎光武軍彤尋與光武會信都光武雖得二郡之助而眾兵未
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而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
皆非也更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下者
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明公奮二郡之
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
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
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卒定邯鄲

陳蕃志清漢祚 事文類聚

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燕穢不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靈帝崩後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其志欲艾夷閹宦以清本朝

劉惠為國 後漢

劉惠獻帝時韓馥為冀州牧惠為治中時袁紹起兵以討董卓為名馥見人情歸紹恐方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東郡太守橋瑁乃詐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

董卓

主

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

呂範求督軍事 吳書

呂範字子衡歸孫策為都督策以親戚待之策嘗與範共範曰今將軍事日大士眾日盛範聞網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整頓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親細務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範即出釋禱着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房叔安勸玄邈為國 南史

房叔安宋明帝時為青州刺史王玄邈長史初齊高帝之鎮淮陰為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叔安進曰夫布衣

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改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仕寧蹈大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還對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

孔奐言摠不宜輔導 南史

孔奐字休文陳宣帝建安八年加侍中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摠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國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摠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

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

主

曰鄒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摠為詹事由是忤旨

高允導人實對 北史

高允字伯恭仕魏太武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墜龍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

柳擒思以忠報國 北史

柳擒字季華西魏文帝時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擒兄斛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擒嘗謂兄弟

曰兄則職典簡請褒貶人倫弟則管轄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軍書不一檢唯當蒙矢石顧危難以報國恩耳

侯植勸護推誠王室

侯植字仁幹西魏文帝時為驃騎大將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冲晉公宇文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杜稷有累卵之危恐言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杜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輩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

崔日用奏討逆節

崔日用中宗時拜兵部侍郎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因僧普聞道士王曠謁臨淄王以自託密贊大計韋氏平以功授黃門侍郎及玄宗即位因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歷揚沔充三州刺史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無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寇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

王琚除奸進爵

王琚睿宗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建中徐行高視侍

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幸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弒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諸隱預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秘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愛內擢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等謀先事誅

蕭頴士促兵赴援

之侍御史鄧元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玄宗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關下賈膺福李歆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

蕭頴士促兵赴援

蕭頴士字茂挺明皇開元二十三年進士第天寶初補秘書王字後為詣史館待制頴士兼傳詣京師而李林甫方威福自擅頴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頴士與宰相崔國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恐越重山複江自

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打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
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頴士曰天
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大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
歸誰致其死哉弗納

康日知說武俊忠國書

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趙州刺史德宗建中四年惟岳叛日知
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啗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
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將甚安足共安
危哉吾城固土和雖引賊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
巖壕可浮城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為臺檢示曰使者齎詔
諭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武俊悟引兵還斬惟
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州觀察使

韋臯斬奴拘泚書

韋臯字城武德宗時知龍州行營留守使始太尉朱泚以范陽
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龍止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
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崔暉伺知以白臯雲光
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
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
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偽受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
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
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片
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
其下至臯仗甲左右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奴拜
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德宗聞

乃授臯龍州刺史置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又奔
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
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運和龍抵邊安

李景略勸懷光殺泚書

李景略德宗時遷大理司直李懷光也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
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枝策詣行在此轉禍為福也
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

王師範智殺敬思書

朱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二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
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楊行密連盟遣將張君厚李彦威以甲
梁二百與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與關人覺聚擐甲謀殺全
忠守將妻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君厚還全忠

宇文紹節保安丙宋史

宇文紹節字挺臣孝宗時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吳
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
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
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
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誅曦未幾除湖北東西宣撫使知江陵
府統制官高悅在戌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其帳前收
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
文閣學士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
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
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
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

蜀魯侍太宗為內膳魯宗實從太宗西征在道絕汲呂魯晨起
聚草上霜焚茅以進魯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遂賜金
帛甚厚

姚樞正議元史

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師及城入見或讒王府得中主心憲宗遣
阿藍答兒大為鈞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畧宣撫
官吏下及阨兩無遺曰俟終苟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
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
臣也事難與較遂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父君
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位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
鈞考局世祖即位立千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農

檢察二人以監之堆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

安童悟帝元史

安童太師國王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元世祖追錄元勲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弘吉剌氏昭齊皇后之姨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若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必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安童侍側常語之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

李恒首逆嘉功

李恒字德卿世祖中統三年命為尚書斷事官以護其兄李
璘及避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吉變瓊怒繫恒闔門獄中璘誅得
出世祖嘉其功授滑乘路與魯總管佩金符併賞其所失家資

願希憲論用佐小人

顧希憲順帝時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信天下在用人在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刻奏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倖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救下宜聞聖意急為排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文夫見義勇為倘徂無預於已謂臯陂櫻吳伊傳周召為不可父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手所墜汝輩宜慎之

宋文瓚請備兵防寇

○集部卷十四

主

宋文賢順帝時為兩淮監運使時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禹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入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盜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知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家之有帝不聽

竭忠

盡心竭力為國忘家者

金日彈紋子

金日磾武帝時為侍中有子二人皆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

適見之惡其滿亂遂殺弄兒即日磔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磔
頭首謝且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欲日磔

李忠忘家 後漢

李忠字仲都王莽時為新博屬長莽改郡曰新博更始立使使
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
軍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
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
忠即時召見責數寵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
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
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故老母妻子宜自募吏
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

耿恭若戰歸漢 後漢

耿恭明帝時永平年間為戊己校尉也後王部金蒲城時焉耆
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龍於柳中救兵不至車師復
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數月食盡乃煮鎗弩食其
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
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封王妻以女
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矢諸城上虜官屬多見號泣而去
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
服羌因隨王象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
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羌
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
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

戰且行吏士悉餓困疲踣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跡死沒三月
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朝廷嘉之拜騎都尉
范羌為恭丞餘皆補羽林

法正當箭 蜀書

法正字孝直時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
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
正甲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溫嶠陶侃斬蘇峻 晉書

溫嶠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及明帝即位拜侍中成帝咸和初
代應詹為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蘇峻果反宣文太
后詔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遣使要陶侃同赴
蘇峻之難侃恨不受先帝顧命不許再使奉侃為盟主許之嶠

王建控馬衛帝 五代史

乃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創建行廟廣
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流涕覆面三軍莫敢
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嶠率精勇從白石挑戰峻醉突陣馬墮為
侃將所斬大破賊衆峻黨自平

王建控馬衛帝 五代史

王建字光圖唐僖宗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田令孜爭地
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
清道使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
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辭
御衣賜之

孫存進殺敵陷沒 五代史

孫存進唐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

以法人有犯者輒象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然戰河上以功遷振武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筆竿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不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遇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

蕭酬幹歿于戰 遼史

蕭酬幹字訛里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國公三拜駙馬都尉為祗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遷征東副統軍天慶中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

金史

四

復敗敵將侯緊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幹率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曹珪赤心金史

曹珪徐州人世宗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珣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弒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為國大義感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富弼請改新法 宋史

富弼字彥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轉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貪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絕其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

由江表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釐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劾逵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重矣其敬之如此

孔文仲病不廢職 宋史

孔文仲字經父舉進士哲宗時為秘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仲文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瘠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必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

李綱忠誠動主 宋史

四

李綱字伯紀徽宗政和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時金圍太原未解神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嘗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亂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軀完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後還其後果然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

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

任志射子元史

任志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帝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承嗣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

陰佑

神靈默護者

王浚因暴雨免禍晉書

王浚字彭祖惠帝時進號安北將軍成都王穎密使石司馬和

演殺浚并其眾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將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幽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以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待白幡詣浚降遂斬之

梅龍圖墜水去疾事文類聚

漳州界有一水號為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為脚溪使數人有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霑兢惕過甚雖肝雙鑣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

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勲貴

貴臣大勲德者

琅邪王佃謙恭晉書

琅邪王佃既戚屬尊重武帝踐祚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察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床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問焉

郭子儀功高爵重唐書

郭子儀代宗時為司從中書令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

奇相

人臣有奇貴之相

宣聖異質孔子家語

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斗唇昌頤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俱手垂過膝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脩上趨下末僕後耳

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曾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衛玠珠玉晉書

衛玠武帝時年五歲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常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王濟之舅亦偶與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人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同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王衍無比晉書

王衍字夷甫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晉武帝聞其名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王彪之白鬚晉書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帝太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

樂廣水鏡晉書

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復聞於君矣命諸平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晉惠帝累遷侍中河南尹

嵇康玉山事文類聚

晉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品品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藐藐若玉山之將頽

東平王腰帶十圍事文類聚

漢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晉王維慕容超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沈約自體南史

沈約仕梁武帝為左僕射尚書令左目重瞳子嘗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孫謙肉角南史

孫謙字長遜梁武時人也自少及壯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狀施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末年頭生貳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官卒時年九十二

張續神爽南史

張續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梁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

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後果顯達

呂僧珍奇相南史

呂僧珍字元瑜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涉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深自努力

李諧貌異北史

李諧字虔和幼有風采東魏孝靖帝時趙郡李操嘗過元叉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

崔子二天北史

崔子約身長八尺餘姿神偉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

東魏孝靜帝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封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
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歲每退朝久立子約為九對之儀皆俱
華嚴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

李密黑色唐書

字玄邃隋文帝時以陰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
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敞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伏下
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
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於密大
喜遂謝病去

王昭遠有貴相宋史

王昭遠形質魁偉有臂力善騎射太宗時補殿前指揮使初祖
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也日必至公侯指

昭懿曰此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

欽若貴相事文類聚

宋王真公欽若貌疎瘦舉正山野復贅於顯貴以文謁錢公希
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
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怪相人臣有怪異之貌

共工身面之異事文類聚

共工氏黃帝時諸侯也人面蛇身朱髮

公孫呂面長三尺事文類聚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功天下

防風身橫九畝事文類聚

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魯文
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大害中國瓦
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

南陽王保重八百觔事文類聚

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八百觔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
七薨

慮國深計遠謀衛社稷者

關伯比諷楚子戒莫敖左傳

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
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於蒲騷之後將自用也必小羅君
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
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
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
刑及耶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
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治父以聽刑楚子曰狐之罪也
皆免之

韓獻子定遷都左傳

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
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
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

脆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近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祖朝諷論國政說苑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安御呼車駟亦呼車御肘其駟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駟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王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轡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孫臣止魏割地戰國策

魏安釐王時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割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爾夫欲割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勢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

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昭雎謀立楚王史記

楚懷王既留於秦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用其相計而歸其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

莊辛論四子侈靡戰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螻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
為招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條忽之間降於公子之手夫雀
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濠乎大沼俯嚙鱗鯉仰翬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慮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
鵠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天黃
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
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
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
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販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
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

公事卷四

王

命爭秦王墳池塞之內而投已乎毘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挂而授之為陽陵君淮北之地

賈誼慮諸侯強大史記

賈誼漢文帝時拜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
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
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
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霍去病志城匈奴前漢

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土賞欽
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何至學古兵法耳上為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主父偃勸帝抑強史記

主父偃漢武帝時為謁者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
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千里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亂急
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
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
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顯陛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役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又曰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
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其計

袁安憂國流涕事文類聚

袁安漢和帝時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衛瓘撫朱晉書

衛瓘字伯玉武帝太康時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為太子也聞弱

公事卷五

王

不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曩陵雲臺諸臣
因曉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

孔坦折屣水晉書

孔坦成帝時遷侍中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
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得導出
為廷尉決決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永拜疾篤屢
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
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

張符進言不納晉書

前秦主苻堅稱帝時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文名蚩
尤旗經太微端東井自夏及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

起尾箕而端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慕容暉為尚書慕容暉為京兆尹慕容暉為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隔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克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而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

集事卷五

五

順脩德則獲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

鍾惡地除專恣

晉書

鍾惡地秦主苻堅時為吐谷軍安遠將軍辟奚長史辟奚三弟皆專恣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凡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泰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曰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群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

程遐慮中山難輔少主

晉書

後趙石勒時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尙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

快快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臣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獨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徽建鷹犬之効陛下訓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爪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

燕鳳慮王子幼冲

北史

燕鳳字子章魏昭成時拜代王左長史使符堅還堅厚加贈道

集事卷五

五

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王初崩臣子亡叛道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止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

崔浩止太武遷國

北史

崔浩魏明元初拜博士祭酒神瑞二年秋殺不登大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君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

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
巧及蠕蠕必從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
里之際須欲救後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
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
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
有菜葉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
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
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
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粟之來年遂大熟

古弼遠慮

北史

古弼少忠謹善騎射魏太武時遷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
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天頭

李泌論和親

唐書

奴敢裁量朕也朕還望先斬此奴弼頭天帝常名之曰筆頭時
人呼為筆公獨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
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寇寇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賊南虜
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
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王可以理千此自吾罪
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龍裘馬二疋鹿十頭

郭子儀肅宗時拜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程元振懼吐蕃之

唐書

過乃說肅宗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
蜀左嶺函嶺馮終南大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
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
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

居洛陽者亦鮮光帝與朔方誅慶緒陛下席兩土戮朝義雖天
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
六軍皆市井人窺覷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
又官豎播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至
失人宜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誠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
陽自大洛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棟荒褻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
豺狼群集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
烟何以聚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
足防道為關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劫國用不足乎昔
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
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
食仰闢寺任直臣薄征弛役節用無輕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

李泌論和親

唐書

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遠遯見宗廟謁
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
也朕西決矣

李泌論和親

唐書

李泌字長源德宗貞元三年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回紇復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不許泌曰陛下宜以陝州
敵感乎帝曰然泌曰辱少華等乃年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
憤怨乃謀先苦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
使來告垂髮不剪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
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朕不可負少華等奈
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以華負陛下且當時北虜君長身
赴難同擊賊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鋒

虎之傷也為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赴
執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
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
以唐入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
詔感安公主下嫁

陸贄勸帝下詔自咎 唐書

陸贄嘗為德宗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
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
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
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
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
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孤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柳公綽遺言用瑀 唐書

柳公綽字寬文宗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使以病乞代授兵部
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諉以家事及長
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
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

桑維翰退不忘國 五代史

桑維翰晉高祖時為樞密使日益見疎出帝飲酒過度得疾維
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
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賊
城社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
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
血食矣

合懣死不忘國 金史

阿魯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在行間屢戰有功
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魯合懣景宗翰等曰今大功
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
年太祖即位阿魯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母
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
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
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
為奏奏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為改定進奏訖景年四十九
上聞阿魯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
也上哭之慟

王旦退而致恩 宋史

王旦字子明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為大理評事真宗大
中祥符初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
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
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李沆言主少恐生侈心 宋史

李沆真宗時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旦嘆曰
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
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且問何如沆曰善
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曰
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
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
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韓琦為愛國至老事文類聚

韓魏公宋真宗時為相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自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

范鎮鬚髮為白宋史

范鎮字景仁仁宗時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鎮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開而壯之宰相王安石雖詆之

集賢堂

五

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呂誨請發建皇嗣宋史

呂誨字獻可仁宗時為殿中侍御史後出知江州正疏請發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掖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勢明則見今既直且暗而妖孽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六月雨澤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宴行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發

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覷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

富弼上書宋史

富弼仁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上然之

杜衍憂國忘家事文類聚

杜正獻公衍宋仁宗朝宰相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某某人某入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荷國厚德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

呂誨臨終屬光宋史

呂誨字獻可神宗時改知河南命未下而獲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病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卑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恤奈九族之

何蓋以身疾論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馬光任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愛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張浚憂脣

宋史

張浚字德遠進士第高宗時除樞密院編修官後除檢校少傅封和國公紹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張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齋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

呂頤浩會兵討逆

宋史

呂頤浩字元直高宗建炎三年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敗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頤浩乃檄揚惟忠留也以安人心

趙汝愚罷飲

宋史

趙汝愚字子直孝宗時擢進士第一簽書宰相國軍節度判官時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為之流涕不食累日

同僚會宴汝愚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邪眾為失色而罷

林大中思革弊政

宋史

林大中字宗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奏太子賓客等議議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等輩韓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和議未成恩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儻初志畧遂即乞身而歸矣

廉希憲止遷都

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世祖至元十一年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十四年五月希憲以疾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

安國

嘉謨善策安國家者

秦襄以功為諸侯

史記

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嫡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于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大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

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華元安宋左傳

魯成公十五年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書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太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取類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書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人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為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立而望之則執聘而從之則失唯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若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子產為政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鄭子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苟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變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董襲安吳太妃之心 吳書

董襲字元代長八尺武力過人漢獻帝時孫策為討虜將軍入會稽襲迎於高遷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勸眾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勸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陽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勰拾牙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小初統事太妃愛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策襲襲等為爪牙此地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襲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殺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將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旗幟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

王旦留守宋史

王旦真宗時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分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冠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安定國本

韓翼儲君以定國本者

張良謀請四皓前漢

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得呂后恐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皆以上嬖婦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求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辭禮迎此四人四人至上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廼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求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太子遂定是為孝惠帝

周昌不欲廢立 史記

漢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感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史丹伏青蒲泣諫 前漢

史丹字君仲元帝即位為附馬都尉侍中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貌字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上留好青紫而定陶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

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遇器人於絲竹鼓琴之間則是陳思李微尚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弟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好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逆解上寢疾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依上問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今集事

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大息曰吾日因勞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懸懸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安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建我意丹盡涕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羊琇為武帝畫策 晉書

羊琇字稚舒初武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書策其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發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時之務及人間可不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張泓代太子章對 晉書

張泓武帝時為東宮官惠帝初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

卜韓東曜立亂 晉書

偽趙主劉曜世子亂初遣斬準之亂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亂自言郁鞠太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亂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亂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始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趙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

今集卷市

李

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熟格天地國兼百成當世作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亂為世子亂雖少離也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英明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曉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

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

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慕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亂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廢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官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亂前皆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刀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道義光仰遵聖軌因歎歎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年氏所告平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

今集卷市

交

徐光奏太子預政 晉書

後趙主石勒第二子宏初為世子勒儲位位為太子虛謀愛王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僕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大是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斬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

高允諫立諸嗣 北史

高允字伯恭魏太武神龜三年為從事中郎領秘書監進爵侯侯侯後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

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章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
元帛百匹以標忠亮

陸釆定立太子 北史

陸釆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魏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
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竝固諫釆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
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列頸殲庭有死無二父之帝
乃解詔曰釆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釆為太保與太尉源
賀持節舉皇帝顓紱傳位於孝文

魏收言根本不可動搖 北史

魏收字伯起初除太學博士後為太子少傅齊文宣每以酣宴
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魏收謂楊愔曰古
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集事本

主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湏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
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情以收言奏帝自此使止

宋璟奏安儲君 唐書

宋璟當睿宗立時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太平公主
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
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
用

韋安石開悟睿宗 唐書

韋安石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郾國復為侍中中書令進開
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婿唐駿邀之
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
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

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禍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
元振保護免

張九齡拒讒言安儲位 唐書

張九齡仕唐玄宗時為相諤諤有大臣即當是時玄宗在位久
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
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心有與
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玆遽奏之帝為
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諫廢儲貳 唐書

太子瑛母以倡進善歌舞鄂光二王母亦以色選及武惠妃得
寵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譖太子于玄宗玄宗大
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

集事本

主

奈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驪姬讒申生憂死國亂漢武帝
信江充禍及太子京師蹀血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
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
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
不廢

李泌諫立廣平王 唐書

李泌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泌至帝以為廣平王行軍司馬
貽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
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必
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李泌安儲 唐書

李必字長源德宗貞元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太子妃蕭
母部國公主也坐蠱媚必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必
入帝數獨舒王賢必揣帝有廢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
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
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
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
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卿子則臣絕祀矣雖有
兄弟豈非所歆也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
竊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
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
且部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

李必字長源

主

數十意益堅帝乃寤太子乃得安

鄭綱草詔立儲

鄭綱字文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貞元二十年順宗不豫痛不
能言王叔文與牛勣令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
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晚白之帝領乃
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克寧請立皇孫

金世宗自上海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
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頌唱雜不殺徒單克寧遣出之其
宮門嚴飭毀建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
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
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

然欲憚章宗時為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常禮也
郡王身居家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
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
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計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
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世宗還京師克寧表
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子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
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
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
言讒佞之言起離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
慎豈惟儲位之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
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子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
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禱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

言惟陛下

主

言惟陛下下款察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寧猶以永正太孫之
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張行信乞早定太子

張行信字信甫東海侯時為左諫議大夫宣宗即位政負祐行
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
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東
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
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
尊祖廟也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
其位慎選官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冠準贊立襄王

冠準太宗時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寒衣以示準且曰

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朝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擇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王曾白后輔立太子 宋史

王曾字孝先真宗天禧中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聰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嘗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加恩

太子

主

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廡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

韓琦定立英宗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仁宗時為宰相請建儲垂間進白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

琦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當養二子小者甚慈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司馬光勸立英宗 宋史

司馬光仁宗時直秘閣帝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

事

主

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取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賢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後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王珪草詔立英宗 宋史

王珪仁宗時為侍讀學士帝欲立皇子中書召珪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

張方平贊立神宗 宋史

張方平為學士承旨英宗不豫召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云來日降詔立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

阿魯渾薩理奉寶儲皇 元史

阿魯渾薩理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

集賢院

並

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為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脫脫定皇太弟 元史

脫脫武宗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寢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選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

孰敢紊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廢其成憲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為然而莫能奪其議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四

集事卷之十四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五

臣門

直言

出言不忌直指是非者

子魚勉君省德 左傳

魯僖公十九年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昔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沈尹戌言築城勞民 左傳

魯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楚平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晏子喻無死之樂 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之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葵鴻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葵鴻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晏子因彗星進言 史記

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齊景公坐柏寝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也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懷否晏子曰使神可視而來亦可懷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懷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師曠言勞民致說 莊

晉平公築鹿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鮑叔直對 說苑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壯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誅於一劍非武也姪婦不離懷社非文也凡為不善過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

祝簡論一祝不勝萬詛 新序

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

邪且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欲厚賦欲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何罪中行子乃慚

今之對始皇行禁紂之道說范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餘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特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禁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

今秦皇帝

三

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今之前若何以言我行禁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禁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以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衆觀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子胥極言吳王非是吳越春秋

吳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今志并慮一諫寡人與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目謂老

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鄰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文殺四方邊高以立名子則刺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老而不言安生變起許怨惡而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師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道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紂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僅之謀非霸主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辭易乃見王之為擒負誠而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夜吳王不聽

今秦皇帝

四

計說進對越王吳越春秋

越王召群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令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說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席而前進曰諺我君王之言非大大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說曰大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矟刃艾命殺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死於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

庸芮直言免拘羣戰國策

王章為京兆尹成帝時復日蝕章上封事求見果言王鳳專權
殺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
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
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
欲遂退

王嘉言不可失邪佞前漢

王嘉哀帝時為丞相息夫躬孫龍上變事東平王坐誅嘉內疑
東平獄事爭不欲奏董賢等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
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

戴憑諫光武禁將遵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光武時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
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

六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
庸劣之惡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
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
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縛
禁錮

爰延直對後漢

爰延字季平漢桓帝時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
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蔣濟字子通魏文帝時為散騎常侍時有詔夏侯尚曰卿腹中

有計

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加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
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對曰未有他善
但見亡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濟具以荅因曰作威作福書之
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

高順言誤不可數後漢

高順漢獻帝時為呂布將每諫布言九破家亡國非吾忠臣明
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
數也布知其忠不能用

陳泰言當誅賈充後書

陳泰字玄伯為太常初魏高貴鄉公之弒也賈充成濟刺帝刃
出于背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
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

陳泰

七

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
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
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更言

虞翻招斥言吳書

虞翻仕孫權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
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劉毅以武帝比桓靈後書

晉武帝南郊禮畢問然問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
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
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
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

有直臣故不同也

明預病諫 晉書

荀晞字道將出於孤微懷帝時位至上將志願驕盈刑政苛虐
遂西閭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
乃舉病諫曰閭亨美士奈何無罪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閭亨何
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以禮自盡今明
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而興桀紂以惡逆
而滅天子尚然況人臣乎預明公置怒而思預言晞有慙色

何充不阿 晉書

何充字次道風韻淹雅文義見稱晉元帝時為大將軍王敦掾
敦兄舍時為廬江郡食行狼藉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
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
然

黃斌直 晉書

張駿字公庭元帝時為涼州牧議欲嚴刑峻制表疏以為宜參
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
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墜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
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
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燁煌太守

郭舒歷言還地 晉書

郭舒字推行明帝時王敦以舒監襄陽軍因敦謀逆舒諫不從
便守武昌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樂凱言於王
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
來江湖當有武昌地而不天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郭舒曰

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搗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
舒曰古之狂也直周呂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充立排謗之木幹
置敗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
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矣誤規
聽奪人私地以強安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

王銍鄙彤 晉書

梁孝王彤字子微嘗大會謂參軍王銍曰我從兄為尚書今不
能啖大噉大噉故難銍曰公在此獨爵尚難矣彤曰長史大噉
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銍曰天下咸是家吏便
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
憶以為清銍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
輔以衣補憶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

封孚以桀紂方超 晉書

封孚字慶道慕容寶爵位累遷渤海太守慕容德至莒域孚出
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及慕容超嗣位政出
權嬖多違舊章執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
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太慙怒
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
元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盧志說張方止焚宮室 晉書

河間王顥二子咸安平獻王孚孫大原烈王璩之子也顥聞
凌起於道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
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絕人心鄰令盧志說

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

姚弋仲疆正晉書

姚弋仲事後趙石勒時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石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奔之乎季龍憚其疆正而不之責

徐光言石勒心腹之患晉書

後趙中書令徐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鄆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

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

雖跨江東豈有虧魏委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端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籍陛下指授神畧天下皆言其矣武臣於陛下無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讎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

臧嘉正對南史

臧嘉字義和從宋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嘉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嘉卿欲此乎嘉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勸勞王宮雖復不

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卿以戲耳

顏延之辭言無隱南史

顏延之字延年為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宋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咸仰帝常與之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素絲正色此二合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無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虞愿言佛寺有何功德南史

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找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

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

徐云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

虞愿諫園恭南史

宋明帝與王抗園恭依品賭戲抗競惜帝曰皇帝飛基巨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虞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

袁昂言家無少年南史

袁昂字千里梁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友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王大家今今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嘗謂世號宗臣

柳津直對南史

柳津字元舉梁武帝時封雲杜侯景園城既為梁武帝召柳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

謝舉守正南史

梁邵陵王綸在莫湖立園廣燕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壺壺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求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其有慙色

孝芬辨偽北史

崔孝芬字恭梓明帝時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兄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義車內稱此姬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

楊素為父求贈北史

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

楊素為父求贈北史

楊素字處道楊敷之子也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隋齊永業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護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

裴肅忠言致遐遠之任北史

裴肅字神封貞亮周武帝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史中大夫隋文帝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穎俱廢肅遣使上書言高穎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

或不悅貶削非晚言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微肅入朝皇太子問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肅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肅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除卒夷僚思之為立廟於鄆江之浦

榮建緒直對隋文帝北史

榮建緒性直亮有學仕周武帝為載師平齊後留鎮鄆與楊堅有舊堅為丞相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堅不悅遂行開

皇初來朝隋文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揚扈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無始誹

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雲起言如藥石唐書

韋雲起隋開皇中以明經補行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俊未嘗更事持綠主婿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

世長直對陸拜唐書

蘇世長唐高祖時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朕婦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王世充不死臣

據漢南尚為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首贊敵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也監帝悅拜諫議大夫

世長諫獵書

蘇世長唐高祖時拜諫議大夫嘗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詭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鄆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名振辯對唐書

程名振太宗時轉洛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執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

元忠正對唐書

魏元忠唐高宗時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輒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歎

子玄諫赦唐書

劉子玄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

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博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

良嗣諷利唐書

蘇良嗣唐武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蠲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

佺先直言對武后唐書

裴佺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父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武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及法當誅尚何道佺先對曰陛

下唐婦身何先帝願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主諸武斥宗室炎為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瀛州

王求禮言非瑞唐書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群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李泰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澤為瑞雷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憤升而陰水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百司非肅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為罷朝

求禮言相樣可斬唐書

王求禮唐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王求禮曰公係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璉曰秦漢皆有稅筭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盛天下事邊柝何使陛下效之乃止

魏元忠抑求皇太女唐書

魏元忠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後中宗立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

廷珪斥姦唐書

張廷珪唐玄宗時為黃門侍郎開元初周利真授夷州刺史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珍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真宗武舊黨組儂拒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數不必行也跡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制貴險薄小人附會三恩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寶達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安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錄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

齊澣言毛仲小人唐書

玄宗時齊澣為汴州刺史時中書令張說擇承轄以王丘為左幹為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掌事玄宗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官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後毛仲果敗濠州福順壁州毛仲四子參奪官貶惡地

張廷珪言御史不可決杖萬年龜鏡

唐明皇以張廷珪為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時人服其得體

李揆諫止皇后之號唐書

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聖肅宗問李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事恣乃稱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

李唐悟帝唐書

肅宗張后與李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力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涯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后后卒不敢謁西宮

張鑑奏奴告主唐書

張鑑字李權一字公度唐德宗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

奴留內侍省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
理不獨成尚當有佐人論之豈籍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
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
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生譴與臺下類主反畏之
悻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
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哀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
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師功孰大於子儀家土僅乾
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
不緣奴尚宜錄勲念亡以從蕩宥况為奴所懇耶陛下方貴武
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
州司馬杖奴死鑑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

李勉論奸唐書

李勉字玄卿

唐書

李勉字玄卿德宗時為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
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李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
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雖其
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
贈太傅謚曰貞簡

柳渾不赴賀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時遷兵部侍郎封宜城伯帝嘗親擇吏宰
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柳渾獨不賀曰此特京
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
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柳渾斥李羔唐書

柳渾唐德宗時因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

吐蕃渾言於帝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田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
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
徽一時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

孟容言齊總無功唐書

許孟容字公範德宗時遷給事中時京兆上言好時風電害傢
德宗遣官人覆視不實等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
應罰然陛下遣官者覆視察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
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蕭諫判官齊總暴飲以厚獻欺天子所欲
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無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衢大州
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嚴有不待次而擢者今懼不他虞總無
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總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
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元不見其可假今總有可錄宜暴課最
解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
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
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
其風

呂元膺謏言切直唐書

唐呂元膺字景大德宗時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
為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
宰相曰呂景大有謏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盧杞言官家食之方便唐書

盧杞為魏州刺史奏言魏有官家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從之沙
死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魏而憂他州宰
相才也詔以承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

實錄雜進 事文類聚

唐實錄隱居陵以節驛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驛使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其言留為侍御史

李絳骨鯁 唐書

李絳字深之唐憲宗時累遷同平章事方江淮歲饉人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執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顯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常感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下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醕酒

李中敏因大旱言申錫之枉 唐書

李中敏字藏之憲宗時擢進士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文宗大和六年大旱帝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橫苗欲搗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發平民法當死禁衛刑止流宋申錫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勤王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

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筭權之利然下式請烹以致雨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則天且雨矣

魏謩諫觀火 唐書

魏謩字申之文宗時為起居舍人因帝索起居注謩奏古有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當觀之矣謩曰向者取觀史民失職陛下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惡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何信哉乃止

德裕言李訓小人 唐書

唐文宗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李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兒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搗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李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李石悟帝 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開成元年因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宋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誤其失而許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達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公權不阿順 唐書

公權字誠隱文宗時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帝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泔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幹澁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輝同對論事不阿導為端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吾諫議大夫

殷侑直言受賞

殷侑唐文宗時歷仕進刑部尚書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

廷珣言直

宋史

二

宋建隆元年漢劉鋹將邵廷珣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然莫以為慮惡廷珣言直深恨之

蕭朴嘔血

宋史

蕭朴字延寧聖宗時為南院承旨樞知轉運事詔改南面林牙帝問以政朴具陳百姓疾苦國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矣與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國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馮家奴所誣被害朴屢言其冤不報每念至此為之嘔血

馬哥未暇奉佛

遼史

馬哥字訛特懶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楊伯雄論忠諫

金史

楊伯雄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驥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也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也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頌識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宋史

三

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群臣有幹局者眾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頭為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願請宰相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微倖一時如後世何群臣皆稱萬歲

端脩堅正

金史

宗端脩字平叔世宗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遷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

弟下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章宗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
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
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
承安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
篤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特彥哲將
之官問為政端脩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
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張萬公諫止政獵 金史

張萬公字良輔章宗時累加山東安撫使淳厚剛正門無雜賓
典章文物多所裁正帝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
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正八年其
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

裴莊條奏 宋史

裴莊字端已後唐以明經登第端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犯塞
命為河北轉運使時傳贊統大軍駐定州北莊屢條奏其無謀
畧慮或失幾會王顯掌樞密顯與潛俱起攀附頗庇之莊奏至
多不報徙知越州俄傳潛得罪莊因上言顯潛皆非材致誤邊
事請行嚴誅以肅群議未幾徙知宣州會百辟上封直言

孫奭正直 宋史

孫奭字宗古以經術進守道自愛即有行言未嘗阿附取悅大
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真宗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
西廡王旦等曰天既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閣
與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狀豈有書也

嘉祐言極有太平之貴 宋史

王嘉祐真宗時為館職冠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
人耳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為相
之善也相則舉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
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
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貴為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
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張詠抗論賊臣 宋史

張詠字復之真宗時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中歲賜生腦頗妨巾櫛
求知穎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
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責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
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扶滿借留就轉工部尚
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

王旦公議 宋史

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張詠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
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
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諫死無以謝天下章三
上出知陳州

王旦公議 宋史

王旦字子明宋真宗時拜中書舍人帝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
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以臣見祖宗朝未
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
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帝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
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宋祈應詔 宋史

宋祈字子京宋仁宗時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祈奏人

主不勝是名亂春秋青瑣不殺救天威廢不敵役小革猶入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慎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

劉敞論中書排逐言者

宋史

劉敞字原父宋仁宗時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時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宅中言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蝗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

龐籍言事

宋史

龐籍言事

宋史

龐籍字醇之仁宗景祐三年文彥博鞠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籍籍言曰德和退法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鎮歲災異天久不雨官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官中所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脩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碩少裁損無厚資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

韓綜折契丹之使

宋史

韓綜字仲文仁宗時為江東轉運使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歐陽脩論則黨

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宋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時帝更用大臣往往當爾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余翁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畧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為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而賜五品服領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富弼戒覆轍

宋史

富弼字彥國宋仁宗時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康定元年府趙元昊寇鄆延破金明鈴轄盧守勳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賢為陝西都部署又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賢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勳德和覆轍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余靖言仲淹謫書

宋史

余字安道仁宗時進士累官至范仲淹既死諫官御史莫敢言者仲淹以判樞密大臣重加譴謫儼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張昭在廷以平津為多許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魏家法上執問營毀兩用無猜且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言事者悉鉗天下口不可曉入落職監筠州酒稅

方平罷議 宋史

張方字安道仁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方曰語一府獎張貴妃是時功變疎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默然而罷

充俞正議 宋史

傳堯俞字欽之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奸欺以為告安石愠之

劉述彈劾 宋史

劉述字孝叔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祥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勝甫為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為言官無所發明且適其隱隱帝曰甫過事卿爭押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輕口卿無然也

方平論新法 宋史

張方平神宗時知陳州宰相王安石行青苗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率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神宗憮然

朱京直言見稱 宋史

朱京字世昌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真御史

呂誨劾奸 宋史

呂誨神宗時拜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不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太姒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管教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絀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私進退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

劉述彈安石 宋史

劉述宋神宗時授吏部郎中王安石時為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劉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員外郎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愈舉則各務盡忠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黨援不附已者得罪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謂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頃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救下遂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曰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

劉述彈安石

宋史

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蹙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郛遷外之說疎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寬遂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違言發威聖聽陛下以為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

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則很自任則又甚焉茲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川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優之

王安禮救蘇軾 宋史

王安禮宋神宗時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貴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適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

呂誨諫嚴金珠 宋史

呂誨字獻可宋神宗時權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賣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智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

程頤改賀正樂 宋史

程頤字正叔宋哲宗初司馬呂公著疏其行義有真儒之節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曰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賀頤曰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

豐稷直言災異 宋史

豐稷字和之哲宗時除兩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冷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允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威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

豐稷直言罷宴 宋史

豐稷字子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元祐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稷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藹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異日有旨罷宴

呂陶定令 宋史

呂陶字元鈞哲宗時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

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

曾肇因日食請對 宋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曾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究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

豐稷攻擊蔡京 宋史

豐稷字立以在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耀江公望皆言之未能盡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

去翰林

豐稷辨誣斥姦宋史

豐稷徽宗時為御史中丞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帝錄今方脩旨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官官漸成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

豐稷諫後 宋史

豐稷徽宗時為工部侍郎兼侍讀進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健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官簾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純服御用繡繒宜守家法詔罷之

岳飛論太平 宋史

岳飛字鵬舉高宗紹興十一年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尤袤言爵祿不可私與人 宋史

尤袤字延之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弟為泰興令累官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時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即律詆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

謝諤規勸高宗 宋史

謝諤字昌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後累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宴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

趙鼎切諫 宋史

趙鼎字元鎮宋高宗時為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從帝親征自平江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樹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軼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

居仁正論 宋史

陳居仁字安行從魏杞使金還轉承議郎授諸王官大小學教

宋史

授杞東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事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徙主軍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澤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

黃裳極言汝愚忠懇 宋史

黃裳字文叔孝宗時舉進士後累遷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汝愚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曾奴隸之不

如不可以居朝列

袁樞以直言悟主 宋史

袁樞字機仲孝宗時試禮部詞賦第一調温州判官至乾道七年為禮部試官除大學錄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以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曰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備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厚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頓首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惟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不忌忠諫 宋史

宋史

趙不忌字仁仲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忌請復安撫司相維而治其論王牂不宜揀選諸路單王友直不可為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過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書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忌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孝宗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諫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忌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

彌遠扶危 宋史

史彌遠字同叔寧宗時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刑部韓侂胄建開邊之議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官闕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

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迺罷仇胃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盡諫給舍交章論駁仇胃乃就誅

劉漢弼勸立相宋史

劉漢弼字正甫寧宗嘉定九年進士累遷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後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弼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

方叔上奏宋史

謝方叔字德方寧宗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乘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賢便

集卷五

奏

變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慮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熙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誦說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羹之奉當思兩淮流毒轉轅之可矜聞篋弦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倫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

唐璘上疏直言宋史

唐璘字伯玉寧宗時權監察御史蓋更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詰問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連權貴恐重為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不冠

論奏繳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至於然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聞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昵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罕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頃空國帑妄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嫺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紇雖修途莫景力不遑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為改容

陳埴進諫宋史

陳埴字和仲理宗即位詔求言埴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

集卷五

世

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敵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入偷而不可救頽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滋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埴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為大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更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

包恢切直宋史

宋理宗時包恢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課益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

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辨妖說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

立信投効 宋史

汪立信理宗時辟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用上要功惡聞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筭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在事

勤勞而公以非理擢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

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効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譏議葵謂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

劉敞忠諫 宋史

劉敞字伯早有令聞讀書屬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理宗淳祐十年試入太學簡筆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為太學勅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敞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陳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敞至南安盡取

漣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漣洛論語

天錫力斥父翁 宋史

洪天錫字君瞻宋理宗時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帝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為王府累

杜範極言臺諫之弊 宋史

杜範字成之理宗時累遷秘書監乃因講筵奏帝昔人主之於靜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觀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

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

居安疏言治亂 宋史

王居安字資道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胃死一侂胃生也

王鶚斥佞 元史

王鶚字百一元世祖即位授翰林承旨加資善大夫上奏始立翰林學士院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來際取相臣復助之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耄老之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此人為相吾不能伸縮尾矣依袖而起奸計為之中止

趙璧渾是膽 元史

趙璧字寶仁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為損益寵遇無與為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

李淦除李淦為教授 元史

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渾兩手汗也

李淦為揚州路學正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殺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有旨驛召淦詣京師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

哈剌普華任責 元史

哈剌普華世祖時選為行都漕運使為漕米二十萬餘邦溝運于河舟覆損十一而及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哈剌普華大開抗言量之尚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貧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哈剌普華為寧海路達

曾花赤

與黑言虎專政之咎 元史

趙與黑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世祖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黑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啻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黑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福中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建立法多所諮訪與黑忠言議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諫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立罷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

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感給其妻子衣粮

年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父獻為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弟而擢成濟進士弟時賈似道當國自優伊周謂馬廷鸞為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反對策具言上下山

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實上第調光州定城尉

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稱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應龍不答事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答

忠臣對元史

王忠順字仲常因董文忠薦授符寶局直長改翰林待制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恩惠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反非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恩惠徐奏曰借說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群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璫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遷陟帝位者乎恩惠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賢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為張仲謙知之否恩惠即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

王汝忠誠元史

王王汝字君章少習吏事金末遷民南渡王汝奉其親從間道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王汝為掾史稍遷捕行臺令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遊楚材門待之若家人父子然實年老艱於從戎王汝奏請以本府總管代之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裂而為十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王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王汝為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正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惻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懇王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成帝嘉王汝忠款且以其言為直

由是得不分遷行臺知事

諸都刺抑言元史

諸都刺字瑞芝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諸都刺曰此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為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直難得也事乃止

祖常極言元史

馬祖常字伯庸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為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已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也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

義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是姦臣鐵木迭兒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馬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援滯知無不言

宋本言牢山子無功元史

宋本字誠夫英宗至治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當假兵部尚書使諸王帥兵征討林州程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密副使王卜鄰言台言李平糧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軍娶妾逗遛軍期宜亟實諸法况可官邪王色沮乃不敢言

張廷森民鐵元史

張珪字公端泰定帝時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得旨賜泰定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振之

思誠極論錢鈔之弊元史

呂思誠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倣舊為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銅錢為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下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為後皆人類也尚終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

金史

鈔交鈔分為五項愚民知之歲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倣舊為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威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威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况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倣舊為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倣舊為曰錢鈔無行何如思誠曰錢鈔無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倣舊為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行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詰直頗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

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為動貽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

思誠言帝不可觀史元史

呂思誠字仲實文宗時權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修帝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

自當止役受賞元史

自當蒙古人也順帝時授工部員外郎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戰軍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

金史

則罪歸於眾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巨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教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幣

蓋苗止賞力戲元史

蓋苗字耘夫順帝時為中書參知政事帝欲以鈔萬貫與角觶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諷言

因事用微刺言辭諷君者

陰貽甥說秦歸晉侯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
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戒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為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焉

閔公三歎魏獻子左傳

魯昭公二十八年冬梗陽縣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宗賂以女樂魏獻子將受之魏戌謂閔公女寬曰主獻子也以
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諸魏獻
子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二大夫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
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難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賓孟感雞輿王左傳

魯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賓起子朝傳也有
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食事單穆
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
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入犧實雞已

穢何害王弗應

顏淵以失馬喻定公新序

顏淵侍魯定公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
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失定公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
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
趨駕請顏淵至定公曰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
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聞舜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力是
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
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
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
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

子張以好龍諷哀公新序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
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
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
高好龍釣以寫龍鑿以寫龍室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
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
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孔子喻哀公五不祥新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乎孔子曰不祥
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

不祥也釋賢用不蕭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孔子以三死喻哀公說常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許其君者怨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隨會諷諫文侯說苑

晉文侯登陴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解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呂甥繕兵張晉書

晉惠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卻咺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輟曰甥絞衆而告之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不亦惠乎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為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甲兵盡矣若征韓以饋諸子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悅焉作州兵

漁者諷晉文田獵新序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獸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罭之憂蓋龍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司馬侯以德義之樂喻公國語

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陛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則以其義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師曠以五墨諷君新序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笑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蕭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也蓋龍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茲邪蓋龍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爭蓋龍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

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叔向諷平公罷臺

說苑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矣以敬舟矣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吳以敬臺矣以敬民所敬各異也如是平公乃罷臺

塞重請浮文侯

說苑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謂馬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塞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

塞重請浮文侯

說苑

曰善受浮而飲之醕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莊周以鮒魚諷文侯

說苑

莊周負薪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子方不起誦恭王之言

說苑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

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過大夫工尹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無其子無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哲以三托喻伯玉

說苑

蘧瑗字伯玉使至楚逢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

楚平王之墓

說苑

楚平王之墓舉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國無盜賊二人生於楚而吳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哲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哲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

復塗偵假夢退小人

戰國策

衛靈公近癡直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

是以夢見竈君曰善於是因廢雍廛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老翁以愚谷喻桓公說此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犗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先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變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

管仲以社鼠喻桓公說此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

社鼠

五

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燬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其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衆之主而用事者迎而訾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麥丘邑人祝君無得罪於臣說此

齊桓公田至麥丘見麥丘邑人問曰子年幾何對曰八十三矣

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對曰祝主君使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子其復之曰祝主君使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吾子再復之曰祝主君使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匹子更之麥丘邑人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而解之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嬖左右而謝之昔桀得罪於紂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於是自御以歸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野人以郭氏為壺喻公說此

齊桓公出游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壺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壺對曰是郭氏之壺公曰郭氏曷為壺對曰郭氏善善而惡惡公曰

壺

五

此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壺何也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壺桓公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弦章諷齊景公說此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晏子贈言說此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梓其所湛既得所

述亦求所善焉。子居必擇處，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友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晏子諷景公君多失說苑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隨解解，令不給則隱，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脩，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戾，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忠，信行衰微，則笄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

晏子諷景公

齊

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師懼言齊君臣不足惜說苑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日執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晏子塞草說苑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塞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晏子諷景公恤民說苑

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公

曰：寡人之無德也，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永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頭有請於君，由君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何德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聚，菽粟常腐，朽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君如察臣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史顯以大待門喻主還獵國語

趙簡子田于嬖，史黯聞之以大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大欲試之。茲因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嬖而權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當日直

古乘諷簡子不好士說苑

晏子諷簡子

齊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難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虎會諷簡子罷推車新序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

悔其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悔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悔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悔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悔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承孟說陶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孟頌謂陶君曰簡子將振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者將振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棄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為和

陽晝以鈞道喻子賤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鈞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及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陶朱諭璧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乃召陶朱公而問焉對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

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實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淳于髡言宣王不好士說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宣王曰何謂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驂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也古者有毛鷹西施今有無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客以鬼道諷孟嘗君說

齊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則殺之諷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公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遂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孟子對梁王好色好貨新序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

交來朝走馬率西水潛至於岐下愛其美女聿來相于大王愛
厥妃出入必與之會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
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
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安祖祚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李談調平原君却秦說

趙平原君既歸趙楚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
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
吏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秦
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

李談

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綺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刻木為矛戟
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
何患乎李談曰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
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
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
里亦會其魏救秦軍遂罷

張生以五事諷田噴說

齊將軍田噴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
不受將軍知之乎曰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
知之乎曰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庸為人灌園將軍
知之乎曰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知
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知之此五大夫者皆

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
四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噴曰今
日諸君皆為賈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
聞命矣

范涇自解史記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涇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
使吏捕之圍而未殺涇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涇市
不如以生涇市有如涇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
先定割地然後殺涇魏王曰善涇因上書信陵君曰涇故魏之
免相也趙以地殺涇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
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蘇秦以覆酒為喻自解史記

蘇秦為燕說齊歸十城或毀之於燕王秦謂燕王曰臣所謂以
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
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容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
求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
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妻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
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
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咎惡
在乎忠信之無罪也

江乙言狐惜虎威新序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
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母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
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我無不走虎以為然而後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虎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子鼓琴諷楚王 吳越春秋

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樂師子非荆王信說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冠不絕於境至乃振平王墓戮屍好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因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恨矣乃後琴為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憾達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非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怙怙毒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屠荆關楚荆骸骨遺發掘鞭辱屍楚難復國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懷愴民惻憐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誅謗襄昭王再涕深知琴曲之情意子遂不復鼓矣

楊朱以牧羊諷梁王 戰國策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羗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應侯以玉鼠諭王 戰國策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於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楚人以弓繳諷王 史記

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鵲鴈羅龍也徐廣曰曰鵲野鳥也音龍曰鵲動反劉氏音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國龍是為名大王之賢所不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道德五霸以戈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麒麟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青首也鄭邴者羅鵲也索隱曰鄭邴者羅鵲也其餘則不足射者見為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箭下文秦魏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索隱曰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

史疾諷楚為鵲不分 戰國策

楚考烈時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園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園盜乎曰可以正園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禁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

蘇代諫止田文 戰國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

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應侯喻魂冉專政 戰國策

應侯謂秦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策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因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我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

李

李

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駟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駟駟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駟為駟則已稱駟為駟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微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弊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

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母分是我王累處三分之一也

段產以大吹喻說 戰國策

段產謂新成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斯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千諷新城君 戰國策

段千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案者是纏牽長也

李

李

淳于髡諷駟忌子 戰國策

駟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駟忌子曰謹授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夫全全亡駟忌子曰謹受今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得全全昌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駟忌子曰謹受今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背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踰踰駟忌子曰謹受今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孤袋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駟忌子曰謹受今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駟忌子曰謹受今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曰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漢三子吾翁即汝翁前漢

漢書方國傳載於梁陽東門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王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事遇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

鄧惲諷光武廢后後漢

鄧惲為上東城門侯光武令惲受皇太子韓詩侍講及郭后廢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杜稷而已帝曰惲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為而輕天下也

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過身
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聽許

崔鈞言父銅臭後漢

崔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烈時因傳冊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斬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與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將是及不知妹邪烈於是聲譽衰滅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王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侍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鞬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禍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正

賈詡為思對操魏書

賈詡字文和始從張繡後歸曹操參司空軍事是時操子玉為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不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不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昭諫飲吳書

張昭字子布孫權時初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後拜綏遠將軍時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隋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乃罷酒

張尚說琴托諷件旨吳書

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權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初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暗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陸機作賦諷問晉書

陸機字士衡武帝太康末為郎中令轉殷中郎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咸勸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至匡世難改不從齊王問既於功自伐受驚不諫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問不之悟而竟以敗

陸玩服客歲已晉書

陸玩字士瑱元帝時官至尚書左僕射時王導都鑒度亮相繼死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珍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笑曰哉卿良哉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羅友托鬼獲守襄城事文類聚

晉孝武帝時羅友家貧乞保於桓溫溫雖以友才學過人以其放誕許而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溫為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尤遲溫問友答曰中路見鬼抑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汝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溫後以為襄城太守

華嶠因表諷帝晉書

華嶠字叔駿武帝泰始中遷侍中太康末帝頗宴樂又多疾瘠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狂舞臣等愚竊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忍事乃無悔愿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高養精神願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

王或以垂綸諷文帝南史

王或字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宋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蕭穎胃諷用銀器南史

蕭穎胃字雲長齊南豐伯赤斧之子也穎胃為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時齊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大官元日上壽飲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胃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胃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辛琛托言諷李崇北史

辛琛字僧貴魏宣武帝景明中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所願也崇有慙色

周允元陳書諷后唐書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為過

王志愔著論諷帝唐書

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所居人吏畏讒等為皂鵬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革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

鄒謨刺元載

唐書

元載字公輔肅宗時累遷戶部侍郎代宗立進拜中書侍郎載
盛時人皆疾之次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鄒謨以麻總髮持竹
筍簞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
一事即不中以詩贈席而棄之京兆以聞代宗召見賜以
衣館內客者問狀多譏切載其言聞者頽然諸州團練使其言
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
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唐次作辨謗略諷帝

唐書

唐次字文編德宗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
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
副使德宗諭臯臯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

唐書

宋

羅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畧三篇
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
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覺辨
謗畧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
盡御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孤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
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畧

馮道誦詩

五代史

馮道相唐明宗時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嘗奉
使中山過井陘之險俱馬蹶失不敢急於街轡及至平地謂無
足慮遽跌而傷凡踣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
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
賤傷農因誦韋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命錄其詩常

以自誦

馮道俳語

五代史

馮道相唐明宗十餘年及晉滅唐道又事晉封魯國公後契丹
滅晉道又事契丹耶律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
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得不來德光謂之曰尔是何等老子
對曰無才無德無願老子德光喜以為太傅德光嘗問道曰天
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人

程輝論杖監察

金史

程輝字日新世宗時擢進士第由尚書令史升左司都事後拜
參知政事會有司市廛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
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

金史

宋

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

張詠諷準

宋史

真宗時張詠知成都開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
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
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
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蘇軾諷安石

宋史

蘇軾字子瞻神宗時既黜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
寒有田在常頌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
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
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

二事皆思卿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試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
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
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祇
曰今之君子爭歲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岳飛因馬諷帝

宋史

岳飛字鵬舉生有神力挽弓三百觔大石高宗時命宣撫河
東節制河北路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
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
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
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
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

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
盈好逞易窮為鈍之材也帝稱善

諷諫

婉言微刺其君者

晏子諷景公省刑

左傳

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敗煩里旅公笑
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敗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
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黜之而為里室皆如
其舊則使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
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榻子以請乃許之

叔齊託魯諷晉侯

左傳

魯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司馬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己不能取也有
子家驩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凌雲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速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子家子諷公埋馬

左傳

魯昭公二十九年衛靈公求獻其乘馬曰啓服墮而死昭公
將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棗裹之

田差諷平公去車

說苑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旗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
題千金繼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
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
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直
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然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
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叔向諷平公罷臺

說苑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舣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教舟奚以教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教臺奚以教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晏子諷景公當先治內說苑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晏子諷止濫刑說苑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聞於四鄰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燭雛之罪而後殺景公曰可於是召燭雛於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圉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三罪也數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老古指藥公新序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

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溪汶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入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君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今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咎犯曲指諷平公說苑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欽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坐

樂事卷五

五

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誅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將齎盡而峻城闕二也往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等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晏子諷三不祥說苑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

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為不祥也

香車諫齊造室 新序

齊宣王為大室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三年不成群臣莫敢諫香車問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車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成而群臣莫敢諫敢問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車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遂召尚書曰書之寡人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伍舉諫楚靈王作臺 國語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

伍舉諫

伍舉

木之崇高雕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耶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修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為匏君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騅問誰贊事則陳侯蔡許男頌子其大夫待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堅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

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驕離而遠者距達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也而以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高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自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福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踰境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田贊論衣進諷 新序

田贊論衣進諷

田贊

田贊

田贊儒衣而見荆王王曰儒衣何其惡也對曰衣又有惡此者王曰願聞對曰甲惡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寒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王富享無敵而好衣人以里臣竊不取也意者為其義即甲兵之事析人首剝人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人亦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慮危之其貴人其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而屈於田贊也

子西諷止游荆臺 說苑

子西

楚昭王欲遊荆臺司馬子綦進諫不聽王怒而繫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對曰臣聞

屈宜臼諷昭侯高門

尹鐸諷罷役

子胥諭龍進諫 說苑

吳太子挾彈為喻

吳越春秋

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

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永袷履濡王恠而問之

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撓撓長吟悲鳴自以

進志存利不矢黃雀盈綠材枋扣枝陰踞踞微進訪豸蟻

并臣故恰體需預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

集部卷五

有所獲夫齊後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

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

惠公諷魏綏葬戰國策

堯舜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

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

駕而見太子曰塋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塋於豳

山之尾樂水蓄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蓋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切也哉

許綰諫魏王作臺

新序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兩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

令集書

大

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頃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文侯得箕季之情

新序

魏文侯見箕季塙壞而不築問曰何不築對曰不時其塙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李季禁之少焉日晏進膳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其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屬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塙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

時也塙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李季禁之豈愛桃李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膳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子方勸文侯審官

戰國策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孺子彈雀諫王止兵

說苑

吳王欲伐荆令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單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彈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而不顧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乃罷兵

叔向諫止殺

國語

晉平公射鵲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召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鵲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鵲不死搏之不得是楊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怛怛乃趣赦之

淳于髡諫伐魏

戰國策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逄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逄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大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剋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待以煩其兵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

後有田父之功王懼謝將休士

邯鄲之民獻鳩事文類聚

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鳩於趙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不相補矣

吳起諷諫文侯待說戰國策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予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

合衆卷五

分

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臺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在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嘉諷楚立將戰國策

楚考烈王時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左師諷太后質齊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質其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不安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月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

合衆卷五

上

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補軍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者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王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

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編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莊子以三劔諷王事文類聚

秦孝文王喜劔劔士日夜相擊死傷者歲百餘人莊子往見曰臣三劔惟王所用有天子劔諸侯劔庶人劔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聽其處也

封人上書前漢

漢宣帝時霍氏奢侈茂林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曰陛下即愛享

金鑑卷五

全

之且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霍氏者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逡遁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卿使福說得行則國上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賊任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

辛昆諷白筆以備位事文類聚

魏文帝時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此何官何所主辛昆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能筆耳

桓伊歌詩規諷習書

桓伊字叔夏仕晉為右將軍時謝安嘗王國賢專利無檢安惡而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色而會稽王道子皆營尤甚於是國賢進諫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即吹為一弄乃拔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奴善相便串帝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但佐文武金騶

金鑑卷五

全

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及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涕曰使君於此不九帝甚有愧

丁信言志進規晉書

後燕慕容盛字道運燕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昨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成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

澄之誦詩進規晉書

郭澄之字仲靜少有才思機敏兼人仕晉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劉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

并耳因還

平子諷諫得堅

符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孝嗣諷廣官苑

徐孝嗣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官應有過靈立靈立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饒黃山歛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

顏胄諷帝不毀酒鎗

宋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顏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

為後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顏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

范雲假夢進諷

范雲在宋明帝朝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權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王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虞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

王紘正言止飲

齊文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

王晞諫殿廷用刑

齊孝昭帝斬人於殿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畢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

劉璠諷遣蕭修

周文帝時南鄭高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帝將許焉唯令全蕭修一家而已劉璠乃請之於朝帝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帝既納蕭修降又許其反國修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帝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帝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臣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帝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修

樂運進諫苑

隋樂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許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蘇威微諷

楊玄感之反楊帝引蘇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愚邪威曰蘇威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諷帝帝竟不悟

蘇世長以逐鹿為喻

蘇世長隋大業末為郿水少監督漕上江會場帝被弒發喪聞行路更為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兵將豆盧行瑑戍襄陽唐高祖與之舊故遣使者諭降殺

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襄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此逐鹿一人得禽萬夫飲手豈有獲鹿後必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庶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畧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

世長論宮室進戒 唐書

蘇世長唐太宗貞觀初拜諫議大夫侍宴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駁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若陛下武功舊第纔經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賦隋之後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平帝咨重其言

魏徵因觀陵進諷 唐書

魏徵字玄成少有大志通貫書術唐太宗貞觀年間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會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微執視曰臣昨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廢觀

顏達匡正太宗唐書

唐太宗問孔穎達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恃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術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

楊弘武諷帝用后言 唐書

楊弘武少脩謹唐高宗永徽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討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議曰余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武后言也帝笑不罪

王方慶諷武后 唐書

王方慶唐武后時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此倉唐悟文供事

李景伯因作詞箴規 唐書

李景伯唐中宗景龍中為諫議大夫帝晏侍臣及朝集使酒酌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姚崇諫 唐書

姚崇字元之齊宗立拜中書令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甲公知獵平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獲速如旨帝歡甚

張說以羊中諫 唐書

張說始為相時玄宗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奐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奐好兵以承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為州闕

卒於帝以申諷諭便羊能言必將曰關而不解立有死者所類至仁無殘量乃取歐馬帝識其意納之賜絀十疋後瓜州太守君奐死

張九齡上金鑑錄

玄宗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張九齡上事鑒千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

呂向獻賦規諷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十年召向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役官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

德秀歌于為于

唐玄宗在東都開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詩樂集是時煩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華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譎光麗元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子為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數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李泌剪桐為喻

李泌字長源唐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必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公權筆諫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唐憲宗元和初權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楊宗曰朕嘗於佛廟見

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待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

蔣乂因更名進諷

蔣乂字德源初名武唐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群臣乃知帝且戢兵

崔群論玄宗治亂為諷

崔群字敦詩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皇甫鏞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崔群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

出今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也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

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致政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彫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杜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鏞銜之帝卒自相縛

公綽獻箴諷諫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吏部郎中時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監箴以諷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朕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

裴度止帝行幸

裴度字中立唐穆宗長慶年間以度領司徒先是唐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悲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創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官闕署也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韋處厚託謝罪進諷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唐敬宗寶曆年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繼祚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

德裕獻箴諷帝唐書

敬宗昏荒數游幸狎比群小聽朝簡忽漸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表六歲表言心乎愛美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逆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按自先聖徇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頌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旰食視朝希晚也其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其三曰罷獻諷欲求怪珍也四曰納諄諷悔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章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

李珣以身喻國唐書

李珣字待價唐文宗開成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自謂臨

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關禍亂可至哉

韓家奴托栗諷帝遼史

蕭韓家奴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為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德宮使與宗與語才之命為詩交安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

移刺溫嘗饒進諷金史

金移刺溫除同知宣徽院事金世宗御饒不適口召溫嘗之奏

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違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

張錫規諷仁宗宋史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彼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快用卿晚矣

范雍諫葺昭應宮宋史

范雍字伯純宋仁宗時遷給事中王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

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

趙師民講詩喻政 宋史

趙師民字周翰九歲能屬文舉進士宋仁宗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趙元昊以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效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於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紂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

嚴更綱諫哲宗 宋史

王嚴更字彥霖神宗時卿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涇州推官累遷起居舍人時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益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嚴更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止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問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臣已以從諫懼君臨淵怯若履薄此人

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盪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楚材諫酖飲 元史

耶律楚材元太宗時為中書令時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酖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樽鐵口進曰趙鼎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微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希憲喻醫進諷 元史

蕭希憲字善甫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為北京行省平章正事後以疾久不愈世祖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之既至希憲願其藥能仗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不忽木論星變 元史

不忽木元世祖時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然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也震頤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

蕭輿獻酒誥 元史

蕭卿字惟斗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觀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走時尚酒故也

張禎說擴闊用事有成元史

張禎字約中元順帝時為山南道廉訪司僉事劾中書忒政也先不花等弄權誤國之罪不報遂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後因李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擴闊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太子乃遣使且訪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有無幾江左曰恩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播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閣之於趙冠賈之於漢平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導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

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允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絕也變其得志肆其寵榮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與議急則其變不則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

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闊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

屍諫

遺言俾屍以諫其君者

史綱遺囑 新中

史綱事衛靈公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而數以諫靈公不聽史綱將死謂其子曰我死治殯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生既不能正君死不能當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而問故其子以父言對靈公蹶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進蘧伯玉為卿退彌子瑕

無禮諫

諫君之失而無禮法者

師經以琴撞君 疏苑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憐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流潰之文侯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死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以為寡人符不補旅以為寡人戒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六

臣門

諫諍

指君之失進言諫諍者

比干諫紂見殺新本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夷齊諫武王伐商史記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祭公諫征遼國語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之伯也武王之子也義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亦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

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族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侯服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矣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富辰諫伐鄭國語

周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閔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勲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邊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失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

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去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陀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大害於瘞之憂而無飢寒之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子湛樂滂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厥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遂稱共工之過堯用殛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度

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

三

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豈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數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蟬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昨之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也唯能整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節猶在申呂雖衰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愆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

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蘇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失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離者嘗焉佐聞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旆旆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弥幸民有怨亂猶不可過而况神乎王將防閑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聞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

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

四

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章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不能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茂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今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飾官其以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

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須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吾之為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國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特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墜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石碯論教子義方左傳

魯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頌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女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喻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勸

魯隱公五年

信伯諫觀魚左傳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米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為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

遂往陳魚而觀之信伯稱疾不從

曹劌諫觀社左傳

魯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御孫諫刻桷左傳

魯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官桷非禮也大夫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里克諫使太子專征左傳

魯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

公孫赤諫

奉冢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甯武子諫衛侯改祀左傳

魯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侯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數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禱之罪也不可以

周成王周公之命記請改祀命

樂讓勸軍宗族

魯文公七年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焉能猶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庇况國君乎此諍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若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士貞子請復荀林

魯宣公十二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聞况國相乎又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足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冶區勒柔服費人

魯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子胥忠諫

魯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趙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友役王聞之使賜之以屬錢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必敗天之道也

顏燭諫齊景公遊海上

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放顏燭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北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

亦非此二子也

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諸御已諫上築臺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皆死有諸御已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諫王其耦曰吾聞說人主者皆聞暇之人令子特草茅之人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此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予北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對曰已聞之上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暴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臣聞虞不用官之奇而晉井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井之曹不用僂負羈而宋井之萊不用子猛而齊井之吳不用子胥而越井之秦不用蹇叔之

言而危禁殺開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
王殺杜伯而周室平此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
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說
寡人者不足以動吾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
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
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局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
新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新乎無諸御已訖無入乎

里革諫宣公夏濫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泗水之淵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墜發墜下也發土墜發則水涸水涸則魚聚
始發水震於是乎講罟罟罟網也罟網罟網則魚散魚散則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助氣也

九

取之所也鳥獸孕水蟲成謂春獸震於是乎禁置置羅網也
鼈以為夏捕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
生阜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謂春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
日無澤不伐天草木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鼈也
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罟罟網也罟網罟網則魚散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器也為我得法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忘也忘也忘也忘也忘也忘也忘也忘也忘也
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子胥諫吳王定趙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伐齊越王勾踐之師從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
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
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
外復求怨敵幸他國猶治救痼疾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痼
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壓楚趙之界齊
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
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
狂惑之心無能益國

保申奉先王命答諫楚王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落之糟以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
之姬淫昔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
黃之狗箇落之糟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昔年不

十

聽朝王之罪當答保申曰王曰不殺免於櫛櫛託於諸侯
矣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
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
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曉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
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
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
殺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落之糟
逐舟之姬務治乎荆蕪國三十今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
極言之功也

申胥諫吳捨越伐齊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
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

合其後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
其民殷衆必多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
不忘敗兵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國而齊
魯以為憂天齊魯皆諸侯疾齊魯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
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其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
不君其臣箴諫必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
象帝舜麗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
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侑人嚮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嚮趨而進王枕其服以寢於地王寐嚮枕王
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闌棘闌不納乃
入芋尹申亥氏馬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

李梁諫魏伐邯鄲 戰國策

魏安釐王欲攻邯鄲李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待其駕告臣曰我
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
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
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
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
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趙文諫武靈王胡服 戰國策

趙武靈王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
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
也臣雖愚頑竭其忠言曰慮無變懷患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
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
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
故臣願王之圖之王胡服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
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
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頑盡其忠無道其死王曰竭意不讓
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
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他國
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
也且循法無過備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周昌極諫高祖廢嫡 前漢

周昌漢高帝三年拜為御史大夫敢直言昌嘗燕入奏事高帝
方擁姬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
立戚姬子如意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
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昌后側耳於東箱聽兒
昌為跪謝曰微臣太子幾廢

叔孫通諫廢嫡 前漢

叔孫通漢高帝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帝欲以趙主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殺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兄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勞其可肯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釋之諫用口辯前漢

張釋之字季陽漢文帝時拜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獨應亡窮者文帝曰吏

合集卷六

三

不當如此邪尉亡類詔釋之拜喬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喬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喬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喬夫

袁盎諫帝馳車前漢

袁盎漢文帝時任盎為郎中好直言常引大體慷慨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快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騎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有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

袁盎諫摧折厲王前漢

袁盎漢文帝時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為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鄧都諫景帝逐燕前漢

鄧都以郎事漢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政事謀面析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合集卷六

四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知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安國諫梁王出嬖臣前漢

韓安國字長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公孫詭牟勝說王求為文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又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遣使捕詭勝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手櫟陽臨江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至臨

江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曉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官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不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繆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

前漢

漢文帝欲封淮南王四子太傅賈誼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舉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枚乘諫吳王濞不聽說苑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即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金者全昌失金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

加意念則恒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畏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拔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如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眾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如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令一人以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父之乃以挈水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審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擢拔據其未生先其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方朔諫起苑

前漢

東方朔字曼倩武帝始為徵行舉籍阿城以南葦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又詔中尉左右

內史表屬縣草朔欲以償鄧杜之民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瞻足也又有杭稻稌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蠶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鵠之間號為主膏其貴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感荊棘之林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失虎狼之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是其不可三也上拜朔為大中大夫給

集事表

七

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以黠諫武帝賞馬前漢

沒黯在武帝時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役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尚復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如過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

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沒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王吉諫昌邑王敗前漢

王吉字子陽武帝時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博戲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撻身勞辱卑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匿傷數以乘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

集事表

六

伍被諫淮南王邪謀前漢

伍被武帝時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宿衣也

伍被諫淮南見禍未見福前漢

伍被武帝時為淮南中郎王謂伍被曰人言絕成臯之遺天下不通濠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舉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若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
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
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強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劬越屈強江淮間
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

魏相諫擊匈奴前漢

魏相字弱翁漢宣帝時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元康中匈奴遣
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效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
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天矜民人之衆

金華卷六

九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
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
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
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
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始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

張敞諫太后止田獵前漢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
臣聞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

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言耳非情絲竹也所以抑心節者
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
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
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惠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用
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
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貢禹勸元帝節儉前漢

貢禹字少翁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事
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官室有制宮文不過九
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
畫苑園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亡賦歛
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金華卷六

廿

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
古節儉官文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永綵履華帶
調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
履綈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殿人不能別異甚非其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
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敝亂矯復古化在於陛
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薛廣德免冠極諫前漢

薛廣德字長卿漢元帝時遷諫議大夫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
留射獵廣德直入見關東因極言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
鄭衛之樂巨賦倍之今主幸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
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上所幸宗廟以便門欲御樓船廣

德當乘輿車免冠頰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棄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朱雲諫成帝去張禹前漢

朱雲字游漢成帝時為捫里令坐事為城旦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違尊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不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今集卷末

班伯諫飲見稱前漢

班伯漢成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時張放淳于長等始參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乘輿盛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殿上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自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虛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面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

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悛稍自引起更永因罷出

劉輔諫立趙婕妤前漢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擢諫大夫會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憂受威怒之異者辟雖風夜責改過易行長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窮窺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堤于人感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

今集卷末

谷永上書戒成帝前漢

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思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谷永字子雲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奇怪鬼神及僊人服食不終之樂造與輪輿等術皆姦人惑誤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震動海內元鼎

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挖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開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而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師丹諫哀帝變動失理 前漢

師丹字仲公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丹自以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爵為助安族皇后尊號永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此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使曾不能半讓爵位相隨受封侯增監

卷之六

中

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偏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傳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顧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傳陛下以臣託師傳故無功德而備品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歲正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

母將隆諫哀帝賜兵器 前漢

母將隆字君房漢哀帝時遷報金吾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

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得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说

鄧悝拒關諫獵 後漢

鄧悝字君章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悝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悝曰火明遠速遂不受詔帝乃

卷之六

中

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悝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宗廟社稷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鮑期諫微行 後漢

鮑期字次况光武時為衛尉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幸典期門近出期頭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張湛諫隨容 後漢

張湛字子孝光武時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隨容湛諫諍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後諫矣

申屠剛諫出游 後漢

申屠剛字巨卿光武時人質性方直常慕史遷漢之為人光武徵拜御史遷尚書令帝嘗欲出將剛以龍圖永平不宜宴之遂諫不聽以頭軼乘輿輪帝遂止時內外百官多上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推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輒極言以數直諫失旨出為平陰令

郭憲諫征隗囂後漢

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漢光武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轡帝不從遂上龍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子橫之言後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股臂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

退卒於家

東平王蒼諫獵後漢

東平憲王蒼光武子在朝多所隆益明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廢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水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使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徜徉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官

鍾離意諫起比官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時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成憲以為從禽廢政嘗當車陳諫殷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官永平二年夏旱而大起北官意詰問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卜早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北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官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比官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官室榮也自古非苦官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入其冠履勿謝北上天降旱災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聞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雩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官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雨焉

鍾離意屢諫後漢

鍾離意為尚書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朝廷莫不悚慄爭為艱切以避諱貴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逆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疆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不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張禹驛諫還後漢

張禹字伯達拜太尉和帝甚禮之永元十五年南巡祠園廟高

以太尉熱衡尉留年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遠驛馬
上諫詔報曰爾謂既託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
及行還禹特蒙賞賜

魯仲康止北征萬年龜鏡

後漢和帝欲遣將征北侍御史魯仲康上疏諫曰今以春月興
軍動優天下事戎夷非所以垂恩中國也萬萬民者天之所生
天愛其所生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得者
則天氣為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張禹諫鄧后後漢

安帝永初四年鄧太后母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張禹
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正
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

楊倫切諫後漢

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蒸蒸之至孝親育
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官比
三上固爭乃還官

楊倫切諫後漢

楊倫字仲理為侍中是時鄧太后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
守後有司奏嘉減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忤相大臣百有
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衰特領
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
自非崇舉者無以禁絕茲萌往者湖陸令張瑩蕭令駟賢徐
州刺史劉楨等舉職既章咸伏其誅而材狼之吏至今不絕者
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
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聰僮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嵩俗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奏卿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
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
田里順帝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
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留河內潮歌以疾自上曰有留苑一尺無北行一寸劾頸不為
九裂不恨匹夫所執疆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此
升高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猶志遂徵
詰廷尉有詔原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
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遂不行卒於家

胡廣論選建中官後漢

胡廣字伯始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

莫知所建議欲探善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度史敞上疏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欲假之善策決疑靈神夫岐嶷形於自
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續
之與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
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累貴人及
家子定立為皇后

李咸諫別葬母后後漢

李咸為太尉陳蕃寶武以謀誅官官事泄見殺寶太后遷南宮
雲臺而崩將葬曹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咸時
病乃扶輿而起擗楹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
吾不生還矣乃上疏曰臣伏惟意德寶太后害恭懷安恩閭后
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太后

親嘗稱制天下且授立聖明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乎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遂合葬

公沙穆諫劉敞後漢

公沙穆字文久舉孝廉遷繡相時繡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
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倨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
師咸謂臣曰繡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
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
廷使臣為輔頰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
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涕
泣為謝多從其所規桓帝永壽守選東屬國

陳蕃上疏諫李膺等冤後漢

陳蕃桓帝時轉太中大夫時李膺等下獄蕃因上疏極諫曰臣

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宜辭故湯武雖聖而興

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
體相須共成義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
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閑
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育一世之人舉秦焚書阮儒
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令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
薄待惡何優大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或視之者昏夫
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
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
口則亂及八方何況無罪於獄殺無辜於是乎昔禹巡狩蒼
梧見市殺入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
焉又青徐英早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

掖國用盡於羅紉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故在大
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
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汰去孽實在修德
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
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
人遂策免之

楊秉諫帝微行後漢

楊秉字叔卿楊震中子也桓帝時拜太中大夫遷侍中尚書帝
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
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
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
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

郊廟之事則鑾旗不揚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華

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禁
將降亂尊卑等威無存侍衛守空官絃墨委安妾設有非常之變
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奔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
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政懼權
折畧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

楊秉奏除宦者後漢

楊秉桓帝時拜太常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賊
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東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
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容者則因公
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

公富擬國家飲食極奢饌僕妾盈統素雖李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舉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邢公之父奪閭職之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異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東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收事乎東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援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杜襲諫伐許攸

魏書

世

杜襲字子緒漢獻帝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曹操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遂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敗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瓦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王脩諫袁譚

魏書

王脩字叔溫漢獻帝時為袁譚別駕譚與弟尚有隙相攻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

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闕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葉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說人固將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卒為操所滅

辛毗引裾諫帝

魏書

辛毗字佐治為魏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帝意甚戚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特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帝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

王肅諫征蜀

魏書

王肅字子雍魏文帝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又今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逆而不畏糧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後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和時通於權

變者哉兆民知望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樂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

衛臻隨事諫奏

衛臻字公振魏文帝時轉侍中吏部尚書魏明帝時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鮑勛忠諫忤旨被殺

鮑勛字叔業為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傳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

金華本

世

聖則隱有同古烈臣其當繼蹤前代今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諫聞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繞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擲風沐雨不以時陳其音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須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獻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端臺驛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官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發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

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也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

楊偉諫明帝伐墓木

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腹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故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殺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

楊偉諫明帝伐墓木

魏書

世

楊偉字世英魏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栢毀壞碑獸石柱墓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鐘毓諫明帝西征

魏書

鐘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明帝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資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夫關中之費所須非一旦盛暑行師師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

董尋上書諫奢侈

魏書

董尋魏明帝時為司徒軍議掾是時從長安鐘虞駘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置大發銅鑄作銅人又鑄黃龍鳳尋上書

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戰野死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費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遵群臣願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輿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賊

卷之六

七

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有此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泰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楊阜諫營宮室

楊阜字義山明帝時遷少府卿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官殿阜上疏曰堯尚茅茨禹卑宮室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明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紂為傾宮楚築章華秦作阿房皆致喪敗而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夏桀殷紂楚秦為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修是飾必有傾覆之禍若不察臣言恐祖宗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詠書奏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劉楨奏諫植

刑顯字子昂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今日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刑顯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願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廢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刑顯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植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植禮遇殊特顯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廢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植不聽

譙周諫後主節樂

譙周字允南少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命為勸學從事後徒為典學從事後主太子以譙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獵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路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

卷之六

八

未必以其勢之廣扶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急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此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海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疾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層主即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

虞翻切諫游獵

虞翻字仲翔為孫策功曹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以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嚴嚴更卒常苦之夫人君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

服國於豫且自蛇自放劉奉宣之類少留意於國言是也

張紘諫策輕敵吳書

張紘字子綱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遠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安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

潘濬諫射雉吳書

潘濬字承明為吳治中孫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張昭諫射虎吳書

張昭字子布為吳軍師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河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

劉基抱權諫救虞翻吳書

虞翻字仲翔仕吳孫權為騎都尉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

後言殺皆不得殺

賀齊泣諫權自重吳書

孫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賀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孫登諫權進修納賢吳書

孫登為太子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咸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饌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

陸凱孫皓時為丞相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

五星失容職司不忠致災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官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威意馳驅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謬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綏龍逢殷紂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譽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鼎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

陸凱諫皓不遵二十餘事吳書

陸凱孫皓時為丞相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容職司不忠致災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官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威意馳驅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謬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綏龍逢殷紂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譽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鼎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

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穩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才凡庸之質肯從家隸超步紫閣於該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崇以尊輔越尚奮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妻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威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官萬數不備嬪嬙外多綠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

○集事要夫

尤

故國富民克茲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廢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宵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醪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唐廡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後役賜與錢財

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大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父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厭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戰不給他役使春性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饑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定由竑起足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

○集事要夫

罕

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佐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陸凱上表極諫

陸凱

陸凱為丞相孫劭所行轉暴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收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損

無臣言放奔意秦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常疑
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
十餘也臣常念亡國之人憂焚餘紂亦不可使後人復怨陛下
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後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沉
浮若北千伍負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
泉壤無負先帝顧陛下九思社稷福焉初始始定官凱上表諫
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官功當起風夜反側是以煩煩上事往往
留中不見省報於臣數息企想應龍昨食將被詔曰君所諫誠
是大過然未合節意如何此官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
役長坐不利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以臣拜絕詔伏讀一周不
覺氣結於胃而涕泣兩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
望後何所異所以勤勤數進若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

集事卷六

四

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髮膚黃菊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
自念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歎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
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
當塞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奮發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
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郡縣擾而大功侯起徵召四方斯
非保國政治之端也臣聞為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
遭大旱身禱桑林以感天心宋景退殿是以早懸銷亡妖星移
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駕湯求之至道懲黎庶之困
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
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衰
身獲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
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

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
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
曰逆虜窮竟當發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悲惻之不獲
已故裁調近郡荀副衆心北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恩鈔
憐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
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
留意臣不虛言

向雄請留齊王攸書

向雄字茂伯晉武帝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開內侯齊王攸將
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
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裴頠疏諫書

集事卷六

四

裴頠字逸民晉惠帝時遷尚書侍中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
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啟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
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即殷勤
固讓表疏十二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帝以陳
匡韓高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必簡英俊與之將
接成其德性匡嵩尚幼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風成之
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聞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諫廢嫡嗣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居阿衡之任及帝入群臣於式乾殿出
太子手書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
以來每廢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
頠以為宜檢校傳書者及北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

內出太子素務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度帝可其奏

閻續與觀進諫

閻續字續伯賢惠帝時河間王顯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觀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每選師傅率取膏粱之家希有衛綰周文石奮陳廣之流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素下典欲令知先賤後貴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方今天下多故國儲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傳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當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軀具棺槨伏願

刑誅書御不省

蔡克等諫殺雲

晉惠帝時江統蔡克裴嵩等為成都王穎官屬先是陸機之敗也並收雲統等乃上疏云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故竭愚意以備誹謗願不納統等重請穎延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沈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

杜紹諫齊王同與第舍

杜紹字延祖惠帝時齊王同輔政大與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鄙家無益危亡

竊承毀敗太樂以廢第舍與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覆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熱不可棄矣矢石之始不可忘也同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

王豹致牋諫齊王同

王豹惠帝時為齊王同主簿同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同曰豹聞王臣寒暑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收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屬不足以為讎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達耳之言未入於聰豹伏思言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勉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問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

周嵩疏王尊等忠誠

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貢王各以方圓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典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藿藜生庭莫此求安未知其福

周嵩字仲智晉元帝時為御史中丞帝見王敦勢盛疎忌王尊

等乃上疏言君懷附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臣臣交利而禍亂相仍得失之迹難可詳言今王尊等至忠竭誠其除大業陛下割據江東興復旧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臣干紀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帝感悟故尊等獲全

庾亮諫申韓傷化晉書

庾亮字元規晉元帝時為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甚器重之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中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

郭璞諫任谷妖妄晉書

郭璞字景純晉元帝時為著作佐郎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樹下忽一人著羽衣就浴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寧周禮奇邪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使之寄巡殿省機亂天聽臣切不取今谷妖孽詐

集事卷六

聖

妄則當投昇爵土不宜襲近顓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不克直筆惟義足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

溫嶠斷鞅諫戰晉書

王敦之亂六軍敗績晉王太子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廢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

孫綽諫遷都晉書

孫綽字興公晉元帝時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征西將軍庾亮請綽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綽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士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

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顧榮諫元帝罷講祀晉書

顧榮字彥先元帝鎮江東加散騎常侍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頻發萬機乃上疏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具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付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寮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顛冲虛納下廣延舊恩盡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令之勤雪天下之耻則辟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集事卷六

吳

顧和諫封保母晉書

顧和字君孝晉成帝時遷侍中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兼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

江道諫止營修晉書

江道字道載晉穆帝時遷吏部郎長兼侍中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以為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尚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陛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與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

之宮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約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勤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旋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歸則素故實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益下順此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遜位於茅茨夏禹垂簾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有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官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若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謁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悲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如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賢天縱凝積清虛聞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

奏書

既盡矣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魏魏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義農術尋周孔其為道遠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摺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疲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感過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雖離杭言魏營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孔嚴諫不可鴻祀晉書

哀帝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冀青雲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尚書丞孔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始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

兆庶可以消災復辟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立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維祀之事若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

高嵩幾諫晉書

高嵩字茂琰少好學總角時何充稱其明惠晉哀帝時累遷侍中帝雅好服食嵩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食也

索振諫張重華晉書

前涼主張重華好與群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解以挫勦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廢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困圍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

奏書

安重華善之

索遐忠諫晉書

索遐為西平公涼州牧張重華司直時重華自以運破勦敵頗急政事希接賓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苟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罷然皆云去矣投誠者應節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以事比多經旬積朝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用務注情於禁奔之間繼繼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計至使親臣不言朝更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主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膺茹辛厲心之日深願盡心朝政延納直言周愛五刑以成六德指彼近習弭塞外聲脩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

答謝然不之改也

記稱諫張士業晉書

前涼後主張士業用刑頗嚴縵縵不止主簿記稱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盡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魏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數煌德堂陷八月放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千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願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拾有九請為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歛建元十九年始滅南門崩隕石於開豫

金華卷六

梁

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戰於後段業因群胡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小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山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令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祿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恐歎頭股下親仁善鄰養威觀變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勤蠶績以清儉素德為榮息茲奢

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屬於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滅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殲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

尸緯諫姚萇用段鏗晉書

尸緯字景亮性剛簡清亮姚萇奔馬牧緯與尸詳等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馮翊段鏗性傾巧長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乘中辱鏗鏗心不平之長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負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

金華卷六

梁

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長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長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知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

梁喜諫秦主龍弼過甚晉書

梁喜仕於秦主興為右僕射時侍中任謙京兆尸尸昭與喜承間言於秦主與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次其側与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大山之

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

陳元達鎖樹諫聰晉書

陳元達漢主劉聰時為廷尉僕主心為劉氏起錫儀殿於後庭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殘暴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開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嬪服無綺縠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餐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殷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疫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

令集羣書

五

將營錫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職守之備者豈僅旬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恩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敗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然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幾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共穴時在道遇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臂而入及至即以鎖繞

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還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魏賢堂

群臣極諫劉聰晉書

王彭仕漢主劉聰為中軍時左都水使者棄陵主據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微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晷彭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墜之於時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昆去此咫尺之間狂狗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情來則德

令集羣書

三

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第又子繁並與櫬切諫聰怒曰吾豈禁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頃者煩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脩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彭

子遠等極諫劉曜晉書

游子遠仕趙主劉曜為光祿大夫時長水校尉戶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因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

蓋聞子遠又從獄表諫，懼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廷，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慕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而西，海而死耳。陛下後與誰居乎？」雅意辭乃赦之。

程琅諫捕受爵

程琅仕趙主石勒為主簿，時勒將狩於近郊，琅諫曰：「烈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樂，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章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為殆，乃曰：「不用忠臣，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綃，爵關內侯。

弋仲諫用祖約

姚弋仲仕趙主石勒時，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

續咸諫石勒管官

續咸仕石勒為廷尉，石勒將營，官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官不得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

終當縶之耳。且勒傳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稍百斛。

符洪諫奢酷

符洪字廣世，仕後趙主石季龍，拜冠軍將軍，時季龍大修宮室，造獵車千乘，奢縱無度。洪諫曰：「臣聞聖主之取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瑤臺，象著玉，杯截脰，剖心脯賢，割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奢縱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略不脩，特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齊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官。女赦朱軌，允眾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懷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李續婉諫

李續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後趙主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供有闕，季龍怒太守惶怖，避匿。續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饑，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通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續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

王仲德諫遷都

王懿字仲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典

御史督軍薛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
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遷都為
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

興宗諫孝武射雉南史

蔡興宗孝武帝時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年拜陵
興宗負鸞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慶園陵
情敬兼重役禽猶有餘日請侍他辰上大怒遣下車由是失旨

沈懷文諫孝宗親南史

沈懷文字思明宋孝武大明年間為侍中孝建以來抑黜諸第
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
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頌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
休茂誅欲遂前議懷文又固請不可由是得息

袁顗直言諫帝南史

袁顗宋孝武帝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
母廢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後
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顗亦厲
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
用不多言論頗相咄毀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
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懷其德

琨之諫得賢為寶南史

劉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
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
寶故王孫國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沮然
不悅

張邵諫儲貳不可出南史

張邵字茂宗宋武帝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運
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後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
所繫不宜外以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

玄謨忠諫少帝南史

王玄謨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
千頭以賑之宋孝武崩與群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
嚴直不容從青其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
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
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遂廵及至屢表諫諍又
涕泣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
崇

僧靜諫討子鸞南史

戴僧靜齊武帝永明年間為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鸞殺僚
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
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
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吾而心
善之

范雲諫女寵妨政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
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
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
余氏資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袁廓之以樂諷諫南史

袁廓之字思慶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數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于時何潤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殺下當降意蕭紹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袁昂請立嫡系南史

袁昂字千里梁武帝天監十五年為尚書令時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

太子諫止潛役南史

梁武帝普通中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滿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蕭統上疏曰此雖小舉竊恐難令吏一守門

卷之六

毛

勳為人豪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賞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

孔英涕泣諫帝南史

孔英字休文陳文帝即位除為御史中丞文帝不豫臺閣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英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英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英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致法卿等須遵此意英乃流涕歎欬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運和產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輝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英為太子詹事

毛喜言後主過失南史

毛喜字伯武陳宣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

國祿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並見從自明微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一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迴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疎遠及被始興王瑒創愈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權實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中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都陽兄弟聽其報難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辭爭之曰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

卷之六

失

袁憲規諫南史

袁憲字德章陳後主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後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宜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後主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

張白澤諫免一城人死北史

張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魏獻文帝時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

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
台從之乃止

晉惠諫后父太上之號北史

張普惠字洪顯魏孝文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轉諫議
大夫司空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魏
宣武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
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
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以聞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
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澤等竝同有
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張翻曰周官上公九命
上大天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屬
聲折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

二名雙舉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怒

色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
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宣令謂普惠曰朕之
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若
奪朕懷普惠諸子憂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等諫議之
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
得其所夫復何恨

崔光諫停屠刑史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魏宣武帝時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宣
武將誅元愉妻李氏群官無敢言者敕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
曰伏聞當刑元愉妻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
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無推近事戮至割胎

謂之屠刑禁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若必書後無諱諱而乖法
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繼祚至有失位臣之
愚識知無不言乞傳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

崔光表諫北史

初崔光有德於靈太后魏孝明帝熙平元年更封光平恩縣侯
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勛勳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
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
后頗幸王公第宅光表諫之

陽固諫悅北史

陽固魏明帝時大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
即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
以為舉得其人

辛雄奏解王匡北史

卒

辛雄字世賓仕魏歷尚書鷹部三公即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
匡復欲與棺諫諱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夫不敬詔怒死雄奏
理匡曰竊惟白水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
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遭棺
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以容之於前陛下亦
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

崔暹厲色極言北史

崔暹遷御史中尉齊高歡薨後高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
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為魏恭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
下為己任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
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事服

過虞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遲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為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詠於前顧見遲軒飲容而止

崔暹諫過飲

崔暹齊文宣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發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社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

裴謁之切直

裴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齊文宣末年曆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裴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

殺刀數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遺人送

李集以文宣此集討

李集齊文宣時為典御丞面諫比帝有甚於集討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集討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後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

高浚諫文宣淫戲

齊文宣末年多酒弟永安王高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威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

帝又見御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

元康諫忿怒

陳元康字長猷齊神武時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失神武曰我性急順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帝曰一度為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健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兄相抱死

杜弼引禮匡諫

杜弼字輔玄齊神武時累遷大行臺郎中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父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頭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類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

孝瑜直言見忌

北齊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嘗入內見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麈尾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叡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

柳慶竭誠匡諫

柳慶字更與周文帝時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
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
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抗抗
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雖竭
愚誠實不敢受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
久茂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
茂家錢帛以旌吾過

顏之儀直言 北史

顏之儀字升勿博涉群書好為詞賦周武帝初建東
宮咸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
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
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

盧愷諫有竊仁政 北史

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
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思舊
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盧愷諫有竊仁政 北史

盧愷字長仁巨野人也性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
老牛欲以事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
來明教欲以老牛事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樂運累諫 北史

周宣帝嗣位弊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言樂運上疏帝不納自是
德政不能數行故有運上疏帝亦不納而累舉其運乃復諫朝廷

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
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
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
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免又皆相賀

元巖諫免樂運 北史

元巖字君山剛毅有節有仕周為給事宇文護見而器之宣帝
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觀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
臣莫有救者巖曰賊共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
免吾與之俱斃諸閹見帝高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
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
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柳肅諫太子勇 北史

柳肅字匡仁隋文帝開皇初為太子洗馬遷太子僕時學士劉
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副
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呈鼓譟脅脅古適足以相誑誤願勿
納之太子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
自是後言皆不用及太子廢肅亦除名後段達言於文帝帝曰
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

長孫平諫除排謗 北史

長孫平字處均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時有人告大鄴督
那紹非毀朝廷為懷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謹云不礙不
然其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那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
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騁重德上於是赦紹因教群臣排謗
之罪勿復以聞

蘇威勸儉諫刑 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威見官中以銀爲慢鈎因盛陳節儉之義諭文帝帝爲改容離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行本直言諫隋文帝 北史

劉行本瑤兄子也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即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元巖切諫潘王 北史

元巖字君山有重望爲人每循法度隋文帝時出相蜀王秀王好奢嘗欲取僚口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巖卒王爲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爲宦者左右無能諫上乃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陳茂諫止挑戰 北史

陳茂質直恭謹隋文帝引爲僚佐待甚厚嘗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韉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

李綱諫輔太子以正人 唐書

李綱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廢子唐令則奏琵琶

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今則官調護乃自此倡優進淫聲惑視聽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奪得不肖道而惡奈何歌舞爲大織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入綱曰臣非東官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文靜諫帝自尊 唐書

劉文靜爲大丞相府司馬唐公即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皆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庶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也

李綱諫濫官 唐書

李綱字文紀唐高祖武德初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彌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裴矩廷諍 唐書

裴矩字弘大唐山高祖武德九年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食更欲痛懲之乃間遣人遺諸曹吏受饋嫌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賂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用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

若此天下有不治哉

伏伽諫救文黨

孫伏伽唐高祖武德年間為治書侍御史時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黨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亦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鐵厥渠魁帝從周治渠魁尚免帝從何辜且跡狗吠堯犬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改往為賊臣彼豈忘陛下封疆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頂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若為得執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秋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

張玄素極諫承乾

張玄素唐太宗貞觀初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速問捍萬分傳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法此則善矣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為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或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

公資聖人而握法吐衞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哉殿下察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髡恭識政機望數召

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雖小枝正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政將繁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上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頗懼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被黷變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尚署賢才為僚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趨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敵對方素破之既不悅醜德目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東軍官廨食以安海內而太子實有穢德島九軌以聞帝慈仁不

廢及政作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表素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驕敗度今官宇山池殿下所觀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亡臣敢進其說執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懸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焉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絕令聞不著一遭譏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熟過有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現購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戕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微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官

唐僖諫太宗射獸唐書

唐僖諫太宗射獸唐書

唐僖字茂系唐太宗貞觀初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群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僖僖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二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

于志寧諫太子用寺人唐書

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于志寧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尹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劉長顧為侍中陳德信為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顧覆令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韓貴任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怪太子益不悅

魏徵直言唐書

李弘節唐太宗時為桂州都督以清慎聞既歿其家賣漆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必突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謂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且不問

魏徵論按吏不當唐書

魏徵字玄成唐太宗時檢校侍中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舍靖珪帝聞然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官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

大臣官人止後宮掃除諫耳方大臣出官吏認謂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官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承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魏徵規諫唐書

魏徵字玄成太宗貞觀七年為侍中從太宗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貴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吝若以為足今不當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刑賞或由喜惡或出好惡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存亡之所在左節皆欲省游畋慎偏聽近忠厚遠佞而巳帝嘉納之

劉洎諫太宗與臣下辨難唐書

劉洎字思道唐太宗貞觀七年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內書復治如徵時系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故謀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疆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盡心聽納猶恐群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接古而達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之雍平陸

下力行所至耳欽求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

世南論詩體唐書

虞世南唐太宗貞觀八年進封縣公帝嘗作宮體詩使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

魏徵諫脩宮室唐書

魏徵唐太宗貞觀中為侍中時太宗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二十余年一旦舉而棄之煬帝豈惡治安喜滅亡哉侍其富德不慮後患也惟以子女玉帛宮室臺榭是飾外威內忌上下相蒙以致自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矣

王珪諫太宗納姬唐書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貞觀時遷黃門侍郎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平盧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平盧江為道賊其夫而納其妻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平盧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門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平盧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即命姬出還其家

王珪諫輕士唐書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貞觀時為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人不進數被譏珪與溫彥博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

使教女樂又貢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昔我腹心乃附下周上為人游說邪彥博謝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忽慙是不速諫也

馬周諫太宗知子道唐書

馬周字賓王唐太宗貞觀時為監察御史時上皇所居宮隘狹上疏曰臣讀前史見忠孝事未嘗不廢書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喪父母大馬之養已無所施願來事可為惟忠孝而已臣伏見大安宮墻宇門闕方崇極為卑小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全尊若之反在外太上雖清儉愛民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

馬周諫幸九成宮唐書

馬周字賓王唐太宗貞觀時拜監察御史時太宗幸九成宮上疏曰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恩感欲即見陛下何以及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褒貶

世南論災異唐書

虞世南唐太宗貞觀時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號儒謹外若不勝水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悲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龍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

廢之以開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祈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等則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當省錄案囚獄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狴獄訟多所原赦後漢李肅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魯見公問安則取文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為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陞下若德政不修雖麒麟數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閹政百姓安

樂雖有災變何損於時

樂雖有災變何損於時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慧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秦始皇刻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

顏達割切臣正唐書

孔穎達字仲達唐太宗時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綰百反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詔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

達事不己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教而折之斷曰蒙國事重雖死不恨割切愈至

柳範直言不隱唐書

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諫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志寧諫太子修造唐書

于志寧太宗時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晉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止諫苑以諷

帝見大悅

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綰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因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數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疆起為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後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梃許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斯役在囚其可無憂乎又官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數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

遂良諫立武后唐書

褚遂良字登善唐高宗時後拜尚書右僕射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子附國元男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

不可...空國元...有不如...使上有...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
若不...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
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
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亡之皇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
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掛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
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弓歸田里
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帳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
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
督

張文瓘止營繕

張文瓘字稚圭唐高宗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集賢堂

五

遂與李勣同為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
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馬萬匹帑庫盈溢文瓘諫曰王者養
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
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固常懷懷于有仁臣願
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錦百
段為戒厩馬數千

處俊諫遜位武后

郝處俊唐高宗時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
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
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
于天下降災諸人皆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
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下正應...守...宗...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廢家中書侍
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阻

嚴挺之諫止賞玩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罷制科調義興
尉號材吏姚崇為華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唐宗好
音律每聽忘勅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然百千燈因
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
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為醺者因人所利合駭為歡也使靡敝今暴
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跋扈
下人嚴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質壞家產營百戲擾
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
焉

魏知古諫造金仙玉真觀

唐書

魏知古唐睿宗時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
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
於力則功繁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
方盛無有新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
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新宅卒然迫逼
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樹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
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眾口藉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
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
順人欲除功役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

張說諫止胡殿

張說字道濟唐睿宗時官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為潞州刺史中宗昇遐後復至玄宗時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惠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知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之辨由余之賢放且乞寒賸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治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博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自是遂絕

韓朝宗阻戲唐書

韓朝宗初歷左拾遺唐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杯仍厭兵助陰是謂無

孟帝稱善特賜中上考

王求禮諫奢修唐書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瑠飾講修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鷲金龍丹雘珠玉乃商墮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

房範請誅昌宗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以門蔭調右衛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子初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累遷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考範諫曰昌宗謬橫恩竟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適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

以竟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有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

房範請赦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武后長安中為司刑少卿時李嶠等屢奏極為酷吏破家者請皆有雪依違未從彥範上疏言及自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上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懸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

周矩諫武后用酷刑唐書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着令州縣論三覆奏京師五覆奏時有良吏無酷吏及武后乘高宗中宗懦弱盜掠天權畏下異已欲

孟集奏

史

脅制群臣權勢宗支改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廩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殺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端后密旨紛紛並典澤吻磨牙噬紳縵若狗豚然至叛背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責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律聞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讐遂以為常推効之吏以驗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於以殘泥耳籠首枷楔熏暴枉脅籤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撻撻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除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骨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攝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祭之后寤獄乃稍

息而酷吏寧以罪去

裴炎諫后歸政被殺

武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朝追王其先裴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父兩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與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豈子有辭今若復乎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翥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

裴炎奏

唐書

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鞠味道御史魚承彥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擬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其逃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僮仆之贏

蘇安恒諫復唐祚

唐書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官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應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篡棠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弘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

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又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群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主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以盛尚貪有大器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掩神靈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遠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極不斯將受其亂成能高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

裴炎奏

唐書

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至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譏安恒謀死獄中唐宗立知其狂詔贈諫議大夫

桓彥範論韋后預政

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唐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未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親政皇后必處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軔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今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官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誑惑后妃出入禁

與潰抗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之清
臣謂興化致治以康義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
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華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
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尋昏祖左右不諫有所省納

李義言憂民之道

唐書

李義字尚真唐中宗景龍初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睿宗遣
使江南發在所庫賞以贖生義上疏以為江南魚鱉之利衣食
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極物不如愛民且
贖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綱吾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
若回所贖之資減方困之極其澤多矣

辛替否諫管二觀

唐書

辛替否字協時唐中宗景龍中為左拾遺唐睿宗立罷斜封官

令集卷六

二

千餘人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
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
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
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皆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
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
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答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果實帛爛
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
中宗陛下之凡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
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
億度人免租庸數拾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平歲
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忘民所愛者賞賞皆虛
朋佞業業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

土木人怨神怒親念報讎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為變享國
不求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詎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
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滿兩
不解教荒子龍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
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帑錢百餘
萬陛下知倉有錢歲儲庫有穀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取輸
民散女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
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
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幸氏時
切茲群凶今貴為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茲於陛下者往見
明教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
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如帝之憐憫逆也宗晉卿勸為第宅

令集卷六

二

趙履溫勸為國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時宅不得息信
邪辭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
陰勸為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
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

王方慶諫止孟春講武

唐書

王方慶中宗為太子時并檢校左庶子武后欲李冬講武有司不時奏用
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
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
也金勝水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威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
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
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

至忠泣諫唐書

肅宗至唐中宗時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諒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故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

賈曾諫止女樂唐書

賈曾少有名唐睿宗景雲帝為吏部員外郎玄宗為太子遷曾官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肆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威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晉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疆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生交盡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

吳兢勸玄宗納諫唐書

吳兢唐睿宗時累遷起居郎唐玄宗初立收還權綱統於決事群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君見被後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諫諍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諍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遂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夫漢高帝赦周昌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放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顧主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言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頃少是鵠果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謹言為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利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威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王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栉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充設諫鼓焉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紱後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訛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代遂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徵賜死自是蹇諫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元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功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訖訶商畧則無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親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照形美惡畢見

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言逆
黃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
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
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
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開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
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
得之桑榆矣

孔章諫救李邕死唐書

李邕字泰和唐玄宗即位召為戶部侍郎邕素輕張說與相惡
會仇人告邕賊貨狂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章上書天子曰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
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墮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

李邕集卷六

李邕

受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髮嬰見遂是晉無亦狄之
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疆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
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義謀沮
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賑惠家無私聚
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
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鐵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
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
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
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
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
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
伏惟數舍后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

天地之靈而後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國之臣聞士為知己者
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於
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遷化尉流章嶺南

好禮諫王出獵唐書

潘好禮第明經玄宗開元初為郊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史好
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
失皆上聞王每將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迦
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呼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
暴木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怒為還

吳兢因災進諫唐書

吳兢唐玄宗開元年間為太子左庶子二十四年六月大風詔
群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
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
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不風陰類大
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
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
之亂府庫未元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縣謁大行相競
彌廣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慙慙願折屏屏小
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
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宋璟諫黜宦唐書

宋璟唐玄宗開元四年遷吏部尚書侍中幸東都次崑崙谷馳道臨
權擁車騎帝命熱河南尹李朝隱知頤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當

帝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歸此刑罰後有受其害者
帝遂命之陳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
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

呂向諫狎昵突厥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時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頤利
發及蕃夷酋長入伏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有瑞
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
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
從官陪封禪威禮使飛鏐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刑
卿詭動何羅竊發過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廡何以
寒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

韋諤請割愛安衆

韋諤唐玄宗時歷京兆府司錄參軍楊國忠之死軍衆不解陳
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玄宗意猶豫諤曰臣聞以計勝色者
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異草莽惟割恩安社
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為置頭
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或
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雖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
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
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李朝隱言裴景仙當宥

李朝隱字光國玄宗時入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
匹亡命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政初將家為酷吏所
破誅夷畧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

藉當死坐猶時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殍可也帝不許因請曰
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賊惟枉法抵死今
丐贓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
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

倪若水諫捕珍禽

倪若水字子泉唐玄宗時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與
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鵲鵲鵲
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惟羽為園樂之
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
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隨使人過取罪
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九齡執奏用人不當

張九齡字子壽仕玄宗為宰相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
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
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
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
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
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
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
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并列陛下必用仙客臣
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
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

陳玄禮諫輕出

陳玄禮唐玄宗時宿衛官禁以浮屠為檢帝嘗欲幸號國夫人

第諫曰未宜殺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五月望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關帝不能奪

裴頠諫以壽王為嗣 唐書

裴頠光廷子也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頠陳申生夙困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頠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

常袞累進忠言 唐書

常袞唐玄宗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文采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代宗時魚朝恩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常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

令集事

卷

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交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侈修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躬粟成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

宋王諫止過殺 唐書

宋王諫常從玄宗按舞萬歲樓從復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寶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諫曰從復道上窺人私恐未自

安且失大休宜以性命輕於餘殮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

蘇頠諫玄宗親征 唐書

蘇頠字廷碩仕唐為中書侍郎玄宗時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頠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大羊蚊蚋語負勝哉今虜之入唯盜羊馬發窖擄衣未嘗殺畧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首長虜亡

令集事

卷

無日矣頠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

賈至言去榮犯法當死 唐書

賈至歷中書舍人肅宗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帝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十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旻守南陽賈至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能而死彼孤矢絕倫劔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

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
不待於君手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士小材廢祖宗
大法帝詔群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申崔器等皆以為
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人得擅殺者是
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
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
其非祖宗所不放陛下可易之耶詔可

張鎬諫上淳暑

唐書

張鎬字從周唐肅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
內侍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外閑鎬諫曰天子之福要
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
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肅宗然之

裴諫諫詞訟歸有司

唐書

德宗新即位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裴
諫上疏曰諫鼓諺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
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

齊映諫避寇

唐書

齊映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唐德宗貞元二年為中書侍郎時
吐蕃數寇關輔震駭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
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不幸不再奈何不
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寤

德興諫德宗貪利

唐書

權德輿字載之唐德宗聞其賢召為太常博士貞元間裴延齡
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

者為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視別貯羨
錢因以固上邊軍乏食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為
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數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實如言
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下省

吳湊諫享葬

唐書

吳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德宗時累進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敬
太子義章薨湊仍跪帝悼念享葬之車土治墳農事廢吳湊候
帝間徐言極事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默苦湊曰上
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噤自安
耳君反復啓竊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橋古阿古固善有
如窮民上訴臣云罪何以能免進兼兵部尚書

陸贄諫撤二庫

唐書

唐德宗播遷府藏委葉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
行在夾燕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陸贄諫以為瓊林大盈
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
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
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悉
羣下有所缺望請悉出以賜有功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
軍賞環隆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
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程諫改月

唐書

李程字表臣唐德宗時召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魯渭
源縣男帝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
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諫曰玄宗著月令十月

公輔和馬切諫 唐書

集賢卷六

李泌諫以地賂番

李泌陳虛杞姦邪

唐德宗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李泌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聞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

李絳諫取財利

卷十六

居易論宰相當以重望

裴濟諫餌丹藥

長游唐憲宗時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

長生帝御劑中躁病渴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井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無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剔妖凶復張太平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謂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耻適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

集賢堂

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性訥酷烈而燒沿積年包炎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後皆詐誦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

李絳諫止良家子

唐書

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驚然李絳將入言于帝李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賢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諱擾乃悉歸所取

裴度諫帝慎刑

唐書

裴度中丞唐憲宗時御史中丞宣徽主坊小使方秋閑鷹狗所過梳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蒙才吏也不為禮因構蒙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元衡婉辭諍憲宗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蒙無辜帝恚曰蒙誠無罪杖小使使無罪且杖蒙度曰責若此固宜第蒙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蒙

裴度諫安貨財

唐書

裴度字中立唐憲宗時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王鐸死家奴告鐸子殺父奏未嘗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貨裴度諫曰自鐸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師聞之有以家為計者憲宗悟殺二奴還使者

裴度論中人暴橫

唐書

裴度唐憲宗時後知政事時實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貨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千百人列第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遺券捕盧坦家客責償父乃悟盧群奉學上訢朝汶調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又諫官列陳中人橫恣裴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鄭憲宗曰姑

集賢堂

九

李絳奏啓言路

唐書

白居易字樂天王承宗叛憲宗詔吐突承璀率師討居易諫不納會承宗請罪遂罷兵後對殿中論執彊硬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巨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君聽之是猶指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裴濟諫用宦官

唐書

裴濟為學善諫書以陰仕唐憲宗時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

任宦人為館驛使檢校出納有曾進至者尤恃恩倖其使者過至加諄辱宰相李肅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諱曰凡驛有官署尸之職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關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官閣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

張臯諫惑方士

唐書

裴潯唐穆宗立柳泌等誅召還刑部郎中穆宗雖誅柳泌而後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滯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順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獲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

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成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和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轍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謹啟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臯不獲

李渤諫敬宗晏朝

唐書

李渤字潛之唐穆宗時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父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頭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勸請出閣待罪會張儀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

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累必生小為旱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赴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杜獲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

德裕諫惑方術

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穆宗時出為浙西觀察使敬宗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數道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槿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水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謾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將帝詔畫工肖狀為圖以觀之然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遂之

李德裕諫倭用

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穆宗時出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倭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今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吏緣以成歲服宴

之人不其救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握酒於民供
有錢財元和詔書停權酷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便令存者
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稱急今所須
脂益耕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
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之軍興不疲
人不欽怨則前敢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
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

劉栖楚諫敬宗晏朝唐書

劉栖楚唐文宗時權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敕之敗失德栖
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
安卧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
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

集賢奏

元

未幾惡德流布恐禍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
譏請碎首以謝遂頌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詔
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
此有詔尉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廷英帝問向廷
筆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

薛廷老諫奏與作太甚唐書

薛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諫正有父風唐敬宗寶曆中為右拾
遺帝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相
擬進恐網紀寔壞茲邪故肆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官中
與作太甚帝色變曰與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
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
待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鑪三十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

李漢諫奢侈唐書

李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雄蔚為人剛畧類愈愈愛
重以子妻之擢進士弟廷左拾遺唐敬宗後宮室船費獻沉香
卒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李德裕奏止度僧唐書

唐敬宗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
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
賴其財以自入李德裕劾奏智興為壇四洲募緣願度者人輸
錢二千則不復勅詰普加脫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別
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聞度江者日數百蘇常濟民十固八
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
詔徐州禁止

集賢奏

百

李珣正言啓沃唐書

李珣字待價唐文宗開成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杜棕領度
文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
陛下自斷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
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
被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
曰賢易直勸我允宰相啟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直勸我擇宰相
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
誠善珣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
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珣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
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

處李諫橫議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唐文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雖自刀幾然驟信輕改法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侍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後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

崔玄亮苦諍唐書

崔玄亮唐文宗時為右散騎常侍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廷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

金華李六

百一

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真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與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錄此名重朝廷

劉從諫言仇士良姦惡唐書

澤潞劉從諫本與李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仇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頗保富貴何若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過盜京師擾亂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有殺死妄相殺戮謂為反逆

有如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得劫殺尸閣下成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官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彌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王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梟指士良等罪文宗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強自是爵上不樂兩軍球獵宴會絕矣

李德裕諫僱武唐書

李德裕唐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可戰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

金華李六

百二

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女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德裕諫節將田以荅天意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勤法於日政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勸勤儉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

柳仲郢切諫唐書

柳仲郢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諍切帝意中人愧諭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具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為嫌奏拜京兆尹

鄭喬論貶貪官

唐宣宗時為諫議大夫時楊漢公為荊南節度使坐貪
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
第于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頗朋黨者
辭曰同州太宗與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
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

李蔚諫飯僧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累
擢尚書右丞懿宗時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
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識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
褒答

陸宸諫昭宗加兵

陸宸字祥文昭宗時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以嗣
覃王以兵代鳳翔宸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
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宸抗
賊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

何澤諫止敗游

何澤少好學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敗獵數踐民田澤乃
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
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敗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
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
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

丁思觀項目諫希範

馬希範字寶規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
於國中初拔常功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
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
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
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因辱中國無主負霸者
之功之時誠能怒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
思觀頃日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夷臘葛正諫

耶律夷臘葛字蘇散本官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楊宗應曆
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為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即位諸王有
異志引夷臘葛為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

賜官戶時上酌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
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
汝汝人夷臘葛終不為止復有監鹿詳樞亡一鹿下獄當死夷
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遂法廢岐
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為鹿鳴者呼一鹿至命夷臘葛射
鹿弦而蹄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疋

敵烈諫征康肇

蕭敵烈字涅魯家宰相撻烈四世孫識度弘遠為鄉里推重始
為牛群敵烈史帝聞其賢召入侍遷國舅詳樞統和二十八年聖
宗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謂立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
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玩
愒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為夷小國城壘完固勝

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
伏罪已不然後除歲暨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慰之

李穆諫不宜棄盟遼史

蕭孝穆小字胡獨董廉謹有禮法遼聖宗遣授建雄軍節度使
加檢校太保時國家無事戶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
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順旨李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
以無功嗣聖皇帝小唐立晉後以重賞叛長驅入汴鑾駟始旋
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燕民樂業南北相通
今國家北之曩日雖曰富疆然熱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
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時上意已決書奏不報

劉慎行諫毋以喜怒加威福遼史

劉慎行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遼景宗多即宴飲行誅
賞慎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當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
刑賞事翌日稟行

梁襄諫止臨幸金史

梁襄字公贊金世宗大定三年登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
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世
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世宗納之遂為罷行

馬貴中諫世宗繫絏金史

馬貴中正隆間遷司天監大定八年世宗繫絏於常武殿貴中
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圖獵繫絏皆危事
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
定天下豈以承平遽亡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
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

孟浩勸崇儉金史

孟浩字浩然遼末年登進士第至金世宗時拜參知政事起為
御史中丞世宗初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
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
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
可以為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郡臣于東宮以大王杓黃
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
如此又曰叅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能如是朕
亦不次用之

筠壽諫索鞠仗金史

木虎筠壽金宣宗貞祐間為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
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
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
何以逐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
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為橋西提控

尉忻忠諫悟主金史

赤孟尉忻字大用金哀宗正大元年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
室尉忻極諫至以取薪嘗膽為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
內族徽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為太子有定策功由
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為言太后嘗戒曰上之
駑駘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微合
輦發使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為中京留守
朝論快之

張昭諫賊獵宋史

張昭字潛夫知制時後唐明宗好敗備昭號曰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暇遊自適消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為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經曉勝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繫之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披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少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給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近近句彼即以爲復好敗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特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設軌傾軋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名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疏奏明宗嘉納之

李濤切諫晉祖 宋史

李濤字言臣後唐天成初舉進士宋王從厚鎮鄴爲起居舍人後晉天福初改考工員外郎李濤賦詩刑部郎中涇師張彥澤殺記室張武奪其妻武家人詣關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太祖初鎮鄴抗疏請其於法晉祖召見諭之普頓首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知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徽券今復安晉祖不能答即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武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彥澤節制濤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據鄴叛晉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李濤引之晉祖崩濤坐不赴臨停官未幾起爲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會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爲濤危之濤詣其帳通利謁見彥澤曰舍人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

趙普補綴舊章復奏 宋史

趙普性深沈有崖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太祖時在相位者多齷齪齷齪循默晉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入爲某官太祖不用晉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晉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稿擲諸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章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選官太祖素惡其人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愈允

趙普諫委兵柄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太祖

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各位已感不可復
兵柄太祖不從宣已出晉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
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
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
陛下深恩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
彥卿豈負朕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
中止

周翰言戒租賦

宋史

梁周翰字元褒宋太祖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
闕兼知大理正事會符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
宥巨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
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
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
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
力矣

溫叟諫禁職母作伶人事

宋史

劉溫叟太祖時為御史中丞時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
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於便殿令奏數曲溫叟
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
上曰朕嘗聞孟景君臣陷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
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
鑒戒之微旨自是不復召

李符諫太祖南郊

宋史

李符太祖時遷知京西南面轉運事太祖欲幸西京有事于南

郊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也官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
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
七也千乘萬騎盛暑危行八也不從禮畢還京改比部員外郎

李漢瓊諫止太宗輕生

宋史

李漢瓊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
征太原攻城都部署李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
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帳殿賜良藥以慰勞
之先是攻城者以牛華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
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為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
輕往乃上

李昉諫籍民兵

宋史

李昉字明遠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主師討幽薊不利
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
遣使傳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為邊備非不得已也然河南
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肅聚更
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間閭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催捕
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以反汗則當續遣
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容奏取裁
庶免後患

趙普諫無妄赦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宗時兼中書令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
案劾奏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
郊赦可特無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
肆額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廢陛下赦令乎太宗善

其言乃止

姚坦諫假山 宋史

姚坦字明白太宗時為皇子翊善太宗召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貴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簡各宜勉之坦性木強固滯王嘗於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入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寇準引衣諫帝 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太宗時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薛奎諫宴樂失禮 宋史

薛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宋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露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

李紘諫止樂工 宋史

李紘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真宗時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捕教坊紘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嚴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

仲淹請后還政 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宋仁宗時為秘閣校理天聖七年章獻太后時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日奉親于內自

有家人禮饋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

范仲淹諫修宮院 宋史

范仲淹宋仁宗天聖七年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舊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

孔道輔諫廢郭后 宋史

孔道輔字原魯宋仁宗明道二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

唐介論文彥博 宋史

唐介字子方宋仁宗時為轉般中侍御史時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具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願用堯佐蓋自結

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晏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表弼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家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此介使下殺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歷奏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晏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故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改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魯宗道以直臣諫太后

魯宗道字貫之宋仁宗時拜右諫議大夫恭知政事章獻太后

魯宗道

宋史

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釐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釐後棄輿

王溥諫焚交結之書

王溥字齊物後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為秘書郎時李守真據

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及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藉其名將案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氣冷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司馬光言廣淵奔競

王廣淵字才叔慶曆中上曾祖明永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

廣淵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之祖宗御書千卷宋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近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

若訥屢進正言

高若訥字敏之宋仁宗時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大慶殿設祈禱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清慢聞文應為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總統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

若訥

宋史

容如唐延英故事

唐介言後官奇靡

唐介字子方仁宗時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登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漬後官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

余靖諫迎舍利

余靖字安道宋仁宗時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後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當詔取舊舍利入禁中閱視道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敏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垂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

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募浮費秦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遷為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民哉

劉敞諫使宦者議樂宋史

劉敞字原父宋仁宗時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時議定大樂使中書人參其間劉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表盜笑也

何郊直諫仁宗宋史

何郊字聖從宋仁宗時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堯已而留經筵郊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郊與

薛奎止后冕服宋史

張昇極陳竊狀事得寢榜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郊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論云懷敏實先覺豈宜有所寬假郊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郊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薛奎遷尚書禮部侍郎章獻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衣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仁宗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衣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

范鎮言推至誠宋史

范鎮字景仁宋仁宗時文孝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

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

修古力諫天變去奢修宋史

曹修古字還之仁宗時遷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司天監主簿首辭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曰官同考定及素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天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古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命且貞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

滕宗諒論火災宋史

滕宗諒字子京宋仁宗時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西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官闈雖沿人事實繁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簪髮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祥符中官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寃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煩修政以懷之思患以防之凡連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

后漢

蔡襄諫崇佛 宋史

蔡襄字君謨宋仁宗時進直史館無脩起居注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禍不可徵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與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

王堯臣諫帝張燈 宋史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宋仁宗時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

○卷之六

堯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嬪不當遊幸帝為罷張燈

滕元發論新法 宋史

滕元發初名甫宋神宗即位進知制誥知諫院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事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歲早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范鎮極論新法 宋史

范鎮字景仁宋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

司時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

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

韓琦諫新法 宋史

韓琦字稚圭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熙寧元年七月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褒其疏以示宰臣曰琦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防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款雖妨郭何害

張戢極論王安石等亂法 宋史

張戢字天祺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魯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李定輩繼續而來莽然漸成呂惠卿劾薄絳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宜宜為公笑

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戰曰公亦不得為無罪
亦有愧色

陳舜俞諫行青苗 宋史

陳舜俞字令舉宋神宗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青
苗法行舜俞不奉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
約償銀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薪穀銀錢之屬得難取之朝
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銀錢欲如私家雜償他
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貨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
弟未嘗不以買貸為苦祖宗者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
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
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井然使十戶為甲
無報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無

宋史

宋史

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入人計口受餉但權
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
恐不盡為一饑饉存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
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鎰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
欲而得是豈不為兼井利哉雖分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
夏放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放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
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
賦以散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

楊繪諫杜外戚僥倖 宋史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為衛尉丞累遷
知陝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神宗熙寧初諫官楊繪言傳範領
受無使無以杜外戚僥倖之源樞密使文彥博曰傳範累與

非緣外戚神宗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

司馬光諫論呂惠卿用心不正 宋史

司馬光字君實其神宗時為天章閣待制兼知諫院時呂惠卿為
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
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懷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
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恣大不厭衆心
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英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
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
光又貽書安石曰諫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
勢門必責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宗禮正言以來正人 宋史

陳宗禮字立之理宗時升著作郎遷尚書左郎官無右司時丁大

宋史

宋史

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
社大計毋但為倉庫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
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
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

王安禮諫移民墓 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宋神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
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
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家以利
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公著因災異諫神宗 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神宗時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
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禍或簡詎以致禍上以

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德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趙抃論新法宋史

趙抃字閱道宋神宗時權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公論以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八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米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

王安禮諫備信宋史

王安禮宋神宗元豐四年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維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太寧與同參覈具械繫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

鄭雍諫禁謁加嚴宋史

鄭雍字公肅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時二府奏請加廣運欵曰旁俾後又列於族位宅百祿職也被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

鄭浩諫立劉后宋史

鄭浩字志完宋哲宗時權為右正言哲宗立賢妃劉氏為后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耶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干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耶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既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待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宜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米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宜獨朕邪對曰祖宗

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獨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疑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曰章悖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

韓宗武諫玩好 宋史

韓宗武宋徽宗即位拜為秘書丞新宗將游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

陳禾極論童貫奸邪 宋史

陳禾字秀實宋徽宗時除給事中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等用

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禾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撓衡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策之速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公望奏擬之挾情肆詆 宋史

江公望字民表舉進士徽宗時田太常博士拜左司諫侍御史

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故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則以為私恩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寬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若挾情肆詆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雖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

曹輔諫徽宗微行 宋史

曹輔字載德第進士徽宗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歷秘書省正字自正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輜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

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塵陌之中郊垌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景日由其路適其所其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靜臨之以寧衆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關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此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隆夷民生茲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政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

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
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黜怒其
使已今更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
遂行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時言
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廼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
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郡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
怡然不介意

沈與求諫以微物累盛德 宋史

沈與求字必先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徽宗時累遷明州通判後
除監察御史時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宣和間所
製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倖大禹今康國欲以微
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上從之

張宇諫兵權悉由朝廷 宋史

張宇字子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進士第徽宗
時擢監察御史遷參知政事時金人寢盛將帥失守於是奏之
然今之大將皆擢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
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
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處
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某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
其軍分各使令悉由朝廷然後可以有為也

王衣諫免球罪 宋史

王衣字子榮高宗建炎四年升大理卿時王球為龍德宮都監
盡盜本宮寶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奏曰球固可殺然
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

汝文奏應誠欺君父 宋史

翟汝文字公巽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八年後權局編修官
遷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高宗時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
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
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

李椿諫市牛筋 宋史

李椿字壽翁宋孝宗時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
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游仲鴻諫留朱熹 宋史

游仲鴻字子正孝宗時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
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
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以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以正

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帥
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史浩諫濫刑 宋史

史浩字直翁宋孝宗時復為右丞相因樞密都承旨王林建議
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
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估衆因奪民財
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讎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
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始釁者軍人
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持與抗聞爾可同罰乎陛下
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
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
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曰局喪予及女皆亡豈二世事乎求

去其後有言慶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劉珙諫因象疲民 宋史

劉珙字共父孝宗時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直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

項安世開陳孝道 宋史

項安世字平父宋孝宗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可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跡入不報

黃祖舜諫誅王權 宋史

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宋孝宗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答貸劉汜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汜必冤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

黃裳勸帝省視壽皇 宋史

宋孝宗壽皇不豫中外憂老黃裳抗聲諫上光宗起入宮裳跪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侍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侍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球主失

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侍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

黃度諫不省重華宮 宋史

黃度字文叔宋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發感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蓋託已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

汝愚調護兩宮 宋史

趙汝愚字子直光宗時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驚驚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曰奉宗孝宗舍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食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又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

李祥請留趙汝愚 宋史

李祥字元德寧宗時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幽

命如髮汝愚不覺滅族決策立陛下風望不
仁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
臣等憐黜問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

王居安言奏事徒職 宋史

王居安字寧宗時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
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
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
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
不後留矣

吳獵精誠直諫 宋史

吳獵字德夫宋寧宗時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

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

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屬精誠
以俟上皇和豫而抵見為會偽學禁與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
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
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

葉適講寬偽學之禁 宋史

葉適字正則宋寧宗時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
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黨黨偏人才庶幾
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
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
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
後侂胄亦悔放適奏及之且薦樓鑰立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

是禁細漸解矣

徐霖言日食 宋史

徐霖字景說宋理宗時權秘書省正字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
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
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昵未屏瑣闥之姦豪未辦臺
臣之討賊不決精視感泣日為之食

王拱辰引樞諫仁宗 事文類聚

王拱辰仁宗時為中丞時帝以夏懷為樞密使臺諫交論其奸
邪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樞前後十八疏乃罷

劉敞上疏諫游幸 宋史

劉敞字摯伯理宗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
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敞伏闕上書以忤執政安置

南安及大全貶散遷太學時諫理宗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

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
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靜而
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
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
湯文武之兢兢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觀則不放日吳則不
暇食局嘗惜祈禱之說以事遊觀之道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
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懼而有
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禍毒陛下
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
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
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

久慣然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倭者進曰大一
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神維按
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禍何在邪
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
其悔之弗早猶然於終不知悔者也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
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金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
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
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
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
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牟子才諫張燈侈靡 宋史

理宗寶祐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

集事

五

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嫖汙清禁上累聖德今因震變
示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重山諫止宴樂 元史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為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
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
樂此忘憂之術也太祖深加納之

弘範諫免民租 元史

張弘範字仲嘯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至
元二年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
朝廷罪其事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
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
具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

歲有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文謙請省大理之民 元史

大元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遣去世祖怒將屠其
城張文謙與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
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

廉希憲諫止大丹 元史

廉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功無少回惜元世祖曰卿昔事朕
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不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
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
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
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
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

集事

五

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王磐諫伐日本 元史

王磐字文炳仕元世祖連大常卿時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
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
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
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亦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
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
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
有碧玉寶梳因出賜之

鐵哥規諫 元史

鐵哥姓伽乃氏元世祖至元十九年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
花赤從獵百香兒之地獵人亦不刺金射免誤中名駝駝死帝

殺令誅之鐵哥曰殺人償萬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又官必書誣之吏人有盜鑿杭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鞠吏人其母病盜杭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慈心詔皆免死

雄飛諫赦元史

張雄飛拜御史中丞至元二十一年用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世祖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

不忽木諫僭刑元史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遷邢部尚書時吐土哈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食

集事卷六

臺

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遇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為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為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

董文用諫巡狩元史

董文用字彥材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為翰林承旨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可其奏

阿沙不花諫濫賞元史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元武宗時有近臣就踴帝前帝即

命出鈔十五萬賞賜之阿沙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踴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脫脫諫止誅戮元史

康里脫脫時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武宗將其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少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

脫脫諫武宗出戰元史

康里脫脫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連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斫一士之首連背脾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

集事卷六

臺

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遂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朵兒答哈語及之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

阿沙不花諫武宗酒色元史

阿沙不花加特進太尉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麪蕪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求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受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

臣之於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

曹伯啓諫殺諫臣元史

曹伯啓字士開元英宗立拜為山北廉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迺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為之悚聽俄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具五等今燕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

拜住諫止修造元史

中書左丞相拜住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英宗以行宮可麗殿

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

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

自當切諫元史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壽寺寺人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刺台命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諫耶

脫脫諫收獵元史

順帝至正四年脫脫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李泌諫降奇后元史

元順帝至正八年監察御史李泌言於帝曰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亦位皇后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熾熒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幾三辰莫位災異可息不聽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七

臣門

規諫諸君

能正言規諫諸君之失者

太公望諫鮑魚非禮物事文類聚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鮑魚望曰鮑不登于俎安有非禮之物養太子哉

程昱上殺降

程昱拜喬武將軍曹操征馬超子不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等反河間遣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昱以為宜如舊法昱

程昱上殺降

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故圖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縱誅宜先落聞議者曰軍事有寧無請昱不荅不入特引見昱曰君有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霍戈援引古義

霍戈蜀後主時為中庶子後主立太子璿以戈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戈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程秉說太子以關雎為首

程秉字德樞為太子太傅孫權為太子登婚周瑜女秉守太常

迎妃權幸秉於深見優禮既還東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傳君也

溫嶠規諫太子

溫嶠字太真元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諫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高允忠諫

高允字伯恭武帝時歷仕著作郎魏太子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雖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

邢峙喻太子邪正

邢峙字士陵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文宣帝為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庖人進太子膳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

行本正言輔導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實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雙呢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入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

李綱正諫太子唐書

李綱字文紀高祖時拜太子少保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真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基閑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因請老優詔解尚書

張士衡因對致戒唐書

張士衡隋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唐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宗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賂提婆之佞韓長鸞之害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剝喪終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為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

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憒驕雷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祿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

文偉切諫唐書

邢文偉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實俱以博學聞高宗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太子罕見宮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此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源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開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知疆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帝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

姚班四上書諫節愍唐書

姚班篤學有立志武后時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遷太子詹事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役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詭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

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絛足韋烏齊高帝開樞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閭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累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伴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

劉憲諫太子通大意事文類聚

劉憲遷太子詹事時唐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儲元亮經明行脩宜召問以察其言

婁機四事規獻太子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時舉進士第授監官尉後為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脩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宜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

大猷止樂宋史

汪大猷宋孝宗時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需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

鄭符之音近習為倡非諸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

王介規諫宋史

王介字元石寧宗時為秘書監升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為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

李謙等論政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諭德李謙左贊善大夫夾谷之奇嘗進言於裕宗曰殿下廉性夙成閱理久熟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輸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院有非宮臣所宜言者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曰正心曰睦

王惲進事略規太子元史

親曰崇儉曰親賢曰幾諫曰戒兵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卑敵其論正心有云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為少須常喚醒此心不使為物欲所撓則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源莫此為切論睦親以宗親為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衛者也夫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後得盡其歡心宗親之歡心得則遠近之歡心得矣其論正名卑敵尤切中時政

王惲字仲謀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

本道學澤行謹習聰政連聰樞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諫幾諫從諫抑恩尚儉戒進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絕軌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君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高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喻之

規戒儲君

正言儆戒儲君者

孔衍開諭太子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

宜博延朝彦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行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

范雲謠言戒文惠

范雲字彥龍齊武帝時為竟陵王子良記室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稍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謠言

陳俊卿勸太子毋鞠戲

陳俊卿字應求高宗時以校書郎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祥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端經軌寓規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

匡護儲君

匡正輔導儲君者

賈誼歷言輔翼太子之具

太傅賈誼言於文帝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關則下道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著必先受業廼得尊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秦朝朝日
以明有孝也行以驚和步中采齊越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
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

蕭元納忠直

蕭元納一名捷不也字特免其先嘗為西南面戡刺元納魁偉
簡重善騎射道宗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入可用者
圖獨以元納對補祇候即君遷近侍故史護衛太保太康初為
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幹之子淳
可為儲嗣群臣莫敢言唯元納及夷魯蕭陶隱諫曰舍嫡不

金史

九

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
欲從之元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獲非人恐有
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頃
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
謂近於古杜稷臣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元納忠純雖狄仁
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

德升言選士

金史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章宗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
史後為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
興定元年太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
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
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曰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

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

李迪罷帝遷秩

宋史

李迪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真宗怒其欲貴
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
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
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
禮部侍郎冠準嚴帝欲相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
子出迪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
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
賢殿大學士

問政

人臣訪問為政之道者

子產問政於然明

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
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大叔問政於子產

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
鮮矣

梁君問孔子六術

說苑

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
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
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

矣未嘗有如主君問立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母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路問治國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選舉

遴選人材舉而任之者

集要

士

趙禹為衛將軍選舍人前漢

漢武帝時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王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軍奈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軼軼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

上籍

毛玠選用清正之士

毛玠魏文帝時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峻莊噴笑

顏竣字士遜宋孝武時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入言顏峻憤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辛術銓衡

辛術字懷哲初解褐司空曹參軍齊文宣時遷吏部尚書性

集要

士

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負官參選者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推擢後下皆致通顯

牛弘推心任委

牛弘字里仁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後拜吏部尚書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并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嘗賞機語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

王師旦不擢浮艷

真觀中孝功負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

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余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第太宗性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射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今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効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薛珏愛人稱職唐書

薛珏字溫如初遷乾臺今德宗時拜刺史遷河南尹入為司農鄉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問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薛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其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陳恕知人宋史

陳恕字仲言太宗時初通判洪州以鄉里辭改禮州後遷禮部侍郎其宗咸平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既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舉薦

能舉才能薦於時用者

穆仲舉孝公國語

樊穆仲事周宣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道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曰季舉異缺左傳

魯僖公三十三年晉曰季使過異見異缺稱其妻饁之敬相待

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故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思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經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抵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祁奚舉善左傳

魯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亦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誦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子產喻子皮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橋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橋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兩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

何者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正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獻子舉衆左傳

魯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祈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陰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

今集卷七

車

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投玉璽改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戌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戌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絕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

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未昔叔向適鄭駸駸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聰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以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冉求言歸孔子孔子家語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任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

今集卷七

本

舍哀公館焉

鮑叔薦管仲齊語

齊桓公自言反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

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東縛以子齊使齊受之而退比至三疊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

祁奚薦子國語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進有鄉黨有所好學而不厭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滿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娶非正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殺平公軍無訛政

虞丘子薦叔敖說楚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父踐高位妨群賢路戶祿素食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歲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遠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父固操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廉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束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

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又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說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宣子舉韓厥得當說死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忍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子胥進專諸吳越春秋

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恠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額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

市吏薦子胥於吳王吳越春秋

伍子胥亡楚奔至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吳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

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

百里奚進蹇叔 史記

百里奚時為秦繆公用號為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秦惠子請使張儀 戰國策

秦惠子事秦惠王惠王謂蹇叔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蹇叔忿然含怒曰父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蹇叔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田忌進孫臏 史記

齊將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諸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二

軍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公仲進賢 史記

公仲為趙烈侯相國烈侯好音謂公仲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君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昔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當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待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迫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蘇代舉甘茂 史記

甘茂得罪逃於齊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

公叔座薦公孫鞅 史記

公孫鞅事魏相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

臣曰王即弗用軼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軼
臣後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

蕭何追信前漢

蕭何高帝時為丞相韓信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
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入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
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
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
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

集卷五

七

為公以為將何曰雖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
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饒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
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
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既
為將後出兵虜魏王豹於河東禽夏說於代郡斬成安軍殺龍
苴終取楚皆信之功也

蒯通薦東郭先生前漢

蒯通遊至齊國齊悼惠王相曹參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
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初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
梁石君在初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
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
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

通曰諸臣之里婦之里婦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
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
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求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
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
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
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即
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
賓

無知進陳平前漢

陳平初仕楚項羽為都尉羽欲誅平懼乃亡楚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是與語而說之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
將盡譴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戰使監
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或譏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
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
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以讓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
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
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
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
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有奇士

一、臣聞臣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迴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行將軍諸將將適不敢復言高祖用平計定天下封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契乃

叔孫通進儒生

叔孫通儒服見漢王王憎之嬖愛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之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歸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遂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及通定朝儀拜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官之帝悉以為郎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田叔薦孟舒

田叔其先齊田氏也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封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入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覺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效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

吳公薦賈誼

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誼言洛陽人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敢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馮唐舉將

馮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老知

苗

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久廼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上恐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晚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今願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餼五日賞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管一入尚師中騎擊之所其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自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緣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特節放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長孺推舉名士

韓安國字長孺武帝時為護軍將軍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董遂遂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

趙綰薦申公

趙綰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時綰與王城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綰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壁安車以蒲裏輪駕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年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何武獎善

何武字君公成帝時為大司空封紀鄉侯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稱焉

丙吉舉賢稱職

丙吉字少卿宣帝時為丞相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

所稱職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所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厚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言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鄧禹薦寇恂

鄧禹字仲華從光武定河內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川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

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

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吳漢薦吳漢

吳漢字子顏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毅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

陳寵壬人

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舉王渙為功曹當職制斷不辭家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鐘顯拾遺補關臣奉宣詔

書而已帝大悅而後由此顯名

虞翻薦有寒寒之節

虞翻順帝時為尚書僕射以左推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禍伏見議郎左推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虎以為驚戒實有王臣寒寒之節周公諫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升推尚書再遷尚書令

王湛舉神高後漢

王湛者河南尹田歆外甥也時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尔助我冰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遂見行高異之且高父先為定陶令有財三十萬父卒高悉以賑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進趣

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

名

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湛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更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高為府掾詰聰事高詞對有序歆甚嘉之召署主簿順帝末為侍御史

曹騰稱高後漢

曹騰字季興桓帝立封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太尉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遷詔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超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神高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復高奏騰不為纖介常稱高能吏時人嗟美之神高以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

范滂薦陳寔後漢

年餘字子俊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滂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明帝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

鍾皓薦陳寔後漢

鍾皓字李明桓帝時人也性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辟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二荀繼薦海內名士後漢

荀彧字文表為曹操謀主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懿華欽王郎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檄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彧名重天下海內矣後或宗焉司馬懿建武十餘年問彧才未及荀今君若也懿錄以為荀子既沒懿補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懿曰君雅重荀君比之懿明每有大事常先謀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固不遠邪

張超薦遺魏書

張超字伯業京兆從兄獻帝時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

夫則朱馬稱道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
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眺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
傳

荀彧薦舉 魏書

荀彧獻帝時侍中守尚書令曹操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
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
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

華歆薦管寧 魏書

華歆魏文帝時為司徒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
帝以安車徵之

鍾會致檄戎於昭 魏書

裴楷字叔則元帝時為侍中中書令與弟綽皆為名士初楷與

琅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昭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昭即辟為掾進歷顯位

曾肅遺書薦統 蜀書

曾肅字子敬為吳將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肅
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
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
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

諸葛亮表薦統自代 蜀書

諸葛亮以將琰代亮為長史八年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琰常
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忠志雅當與吾共贊王業
者也亮表後主曰臣若不卒後事宜以付琰亮卒以琰為尚書
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

陽奉侯

憲薦蜀郡舊人 蜀書

羅憲晉武帝時位冠軍將軍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
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宣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
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泰琅邪諸葛京汝
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

陸遜薦式 吳書

陸遜字伯言孫權時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
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孫權遣遜討棧平之還屯蕪湖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訪都言次稱式佳
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
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聰不可長也權曰此成長者之事顧人不
能為耳

蔣欽薦何盛 吳書

蔣欽字公奕孫權時拜別部司馬後拜津右護軍初欽屯宣城
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孫權以欽在遠不
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曾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
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
欲棄却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
器用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
之

呂蒙薦陸遜自代 吳書

呂蒙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
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氣陵轢於

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似務北進未幾於我有相開病必益無
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
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無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
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
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
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
督代蒙

周瑜薦魯肅

吳書

周瑜為南郡太守病困上疏孫權曰當今天下有事役是瑜
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
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
智略足任乞以代瑜肅隨路之日所懷盡矣權即拜肅督武校尉

魯肅

書

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
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

郭奕用李含

晉書

郭奕字大業武帝咸寧初為雍州刺史時亭長李含得後不而
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各位時以含為知人

賈充薦士

晉書

賈充字公閭武帝時任車騎將軍尚書僕射領好進士每有所
薦遠必始終成就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人恂嘗毀充而充更
進恂或有肯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

周浚舉宗子

晉書

周浚武帝時為侍中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浚曰臣叔父
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恢稱清臣宗帝並召用之

山濤舉紹

晉書

山濤武帝時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舉紹早孤事母
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
罪不相及紹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謂濤曰如
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荀勗薦楊琰

晉書

武帝時光祿大夫荀勗奏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琰參
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司為司
徒若以權新為令未出考濤即其人帝並從之

輔之舉子博

晉書

胡毋輔之字彥國西晉惠帝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召為中庶
子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驛王子博其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

王戎薦石偉

晉書

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害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其
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
甄拔人物若此

桓彝薦徐寧

晉書

王戎字濬仲惠帝時加建威將軍伐吳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
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
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

桓彝舉宗子

晉書

桓彝字茂倫元帝時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嘗過
興縣遇縣宰徐寧欣然停餽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
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
人所聽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

王導字茂弘元帝時為安東司馬導與帝素相親善導知天下

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事有

與具威儀導與從兄敦皆騎從紀瞻顧榮見之相率拜於道左

導因說帝曰古之王者莫不宿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以招俊

又況天下喪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若

引之以結人心則無不來矣乃使導躬造二人皆應命由是吳

會百姓歸心焉

周浚字開林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

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

應州郡之辟後仕魏明帝時累遷至陽州刺史隨王渾伐長濟

江有功移鎮秣陵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其為

五市諸將多相襲奪吳將蔡敏守河其中其兄珪與敏書曰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軍國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襲

奪互市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倫也侯者得其書呈浚曰君子人

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

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遂薦遷侍中

庾翼字稚恭成帝時為南蠻校尉與桓溫友善恒相期以寧濟

之事翼嘗薦溫於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

常堪當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為

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張軌字孟節涼州刺史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

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凉州振動凉主張重

華場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之

機吉山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金齊及任時劫殺七十城之地

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

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宜

之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

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

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無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

張軌薦謝艾

張軌穆帝時為凉牧府相司馬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

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凉州振動凉主張重

華場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之

機吉山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金齊及任時劫殺七十城之地

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

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宜

之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

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

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無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

艾誠委以專任必能折衝禦侮殲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

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

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

配安騎五千繫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

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于牙中刺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斬首

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王胡之薦沈勁

沈勁字世堅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

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匪之得免其後竟殺離人勁少有節操哀

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

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

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衛然方前

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動清操著於鄉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衆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允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叔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殺盡獲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哀帝與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發屋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慕容恪舉吳王

晉書

慕容恪字玄恭前燕慕容皝之弟四子也數從皝征伐及僞國

慕容恪字玄恭前燕慕容皝之弟四子也數從皝征伐及僞國位累戰有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事恪臨終慕容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焉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關關之計言然而死

竟陵王薦范雲

南史

齊竟陵王子良為南徐州南兖州范雲字彥龍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謫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素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

爾方今邪汝

王儉舉李嗣

南史

王儉字仲寶梁武帝時為尚書令嘗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手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弼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

僧珍舉李雅

南史

呂僧珍字元瑜梁武帝時拜南兖州刺史初宋李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李雅曰一百萬買宅十萬買隣及僧珍生子李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關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范雲薦沈瑀

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沈瑀在竟陵王家素與雲善齊末嘗就雲宿臺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

朱异薦陸驗

南史

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時有同郡陸驗徐麟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資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按之與徐麟兩人連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職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麟並以苛刻

子百賢之昇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書

張績奏王勳為洗馬南史

王勳字公弼美風儀傳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武帝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勳將隨之蕃范陽張績時典選舉勳造績言別績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

徐陵推薦受賞南史

徐陵字孝穆陳宣帝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勳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蕃長史王勳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曰辭累日乃奉詔及朝儀北侵宣帝命舉元帥眾議在淳子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時畧人才當今無過

集書

世

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

常景稱溫生大才北史

溫子昇字鵬舉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熟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元魏孝明帝熙平初東平王元匡傳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纂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令屈而去纂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

者皆子昇逐北逐南御史

子如舉魏收北史

司馬子如字遵業東魏靜帝時仕為尚書左僕射時魏收燕中書舍人使梁還僕射高隆之求南貨不如志遂諷御史高仲密禁止於臺久之得釋子如薦收於高歡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頗被嫌責加以華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朝朝收假其光子如因宴戲言於歡曰魏收天子中書即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

楊素舉榮北史

楊素字廣道隋文帝開皇中華陰多盜賊奸選長史素薦榮毗為華川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

集書

世

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道衡薦李文博北史

李文博性真介經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及覆今詭隋文帝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滅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秘書省典校群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紀而清操愈厲不忌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

不其然之奏為從事因謂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

許善心薦舉一時名儒事文類聚

隋煬帝大業初許善心薦徐文遠及包胥諸僚陸德明象達為學官文遠擢國子博士等為大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諸微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之冠

李綱唐書

李綱字文紀初任隋時為太子洗馬顏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文帝仁壽中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尉何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立本薦仁傑唐書

立本薦仁傑唐書

關立本高宗時為中書令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史誣訴黜陟使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撫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良嗣薦安石唐書

蘇良嗣唐睿宗時為雍州長史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徙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

劉憲舉褚無量唐書

劉憲唐睿宗時除大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撫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慎者年宿

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

師德薦仁傑唐書

妻師德字宗仁武后時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狄仁傑未輔政時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摺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妻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元方薦拔唐書

陸元方武后時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臣臣所不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後拜驛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狄仁傑所薦皆名臣事文類聚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犖許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東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其官侍姚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張循憲舉嘉貞唐書

張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武后長安中張循憲為中御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恍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

郭子儀薦裴冕唐書
郭子儀上奏對品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觀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薦引拜監察御史擢捕憲司勳郎中
爵其得人

欽緒權韓琬唐書

韓琬字叔言京兆長安人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

韓琬表贊唐書

劉晏字宗時以蔭仕為鄆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鄆尉驛豐給楊炎薦劉晏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欽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娼悍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琬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

祐甫擬授莫不允諧唐書

崔祐甫字貽孫仕代宗時遷中書舍人自肅宗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巧填委故官賞繆系承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揚綰相未幾卒常哀當國憊其傲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德宗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賢帝以為然

郭子儀薦裴冕唐書

裴冕字章甫代宗大曆中郭子儀言於帝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杜稷數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詔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黜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

薛嵩舉樊澤唐書

薛嵩代宗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樊澤少孤依外家客河朔嵩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澤困不能前有能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橐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揚炎善之擢左補闕

裴均代相舉賢唐書

裴均字弘中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均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為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裴均引薦一時明臣唐書

裴均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均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廢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改改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慶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稱名臣自它選任固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

少初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裴瑒為相

李藩憲宗時選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毛批卻之吏驚請聽它紙藩曰然紙是牒豈曰敕邪裴瑒曰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韋處厚為相

唐穆宗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眾敬宗差悅數幸輔非其人使充賊賊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憂親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朝委參決必使戎馬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鎮而數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擅棄于外所以鳴唐知漢文帝雖有煩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且道其由章於是復受燕平章事

李絳為相

李絳字和鼎穆宗時累擢侍御史其方未顯時以書揚其為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中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半之兄蜀三姓索父喪愿死不果至半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亞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警憲感解以尸還之其子冬月往來太行間陳賈賊攻衛哀雨血行路稠人為中泣歸責其子以半勉之半為兒腹操如此未聞執事問喧而書願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卿人能醫症剗腔急親之病皆一時失耳猶蒙表其間脫之候上有大禮則差問以果帛今河北驕叛萬師

不德讓而半徒疲請尸執手與夫舍腐忍瘡者熟多半絕乳耶似詩洛陽兒曹壯於半者皆出其下聞半之贖喪路帥憤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慕之矣耶有稱半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印自任類此

白敏中為相

初唐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華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順而靜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諸少風痺不勝用令狐綯今守湖州曰其為人宰相器也耶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張儉明幹見薦

張儉性端慤不事外飾聖宗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軍駕經行長吏富有所獻聖宗臘雲中節度使進曰

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頗遇時異踐歷清華號稱明翰

德讓為相

韓德讓聖宗時仕為北院樞密使為不呂統和中伐宋屢任以軍事嘗與父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父直訟于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從蕭恒德伐蒲盧毛朵部以功為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為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為不呂嘗不遜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況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

王朴為相

三升後周世宗時為樞密使載以文章馳名朴薦令知制誥
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李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享耳朴曰
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才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
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

張詠致書薦單宋史

張詠字復之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宗太
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風儒張單者未第詠與
冠準致書郡將薦單為首疾許其能讓

賈黃中薦呂端宋史

賈黃中字瓘氏宋太宗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素重呂
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
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

也

謝泌薦張逸宋史

謝泌字宗源真宗時徙知同州遷判吏部銓張逸進士及第為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泌將薦逸先設几案
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

士安薦寇準宋史

畢士安字仁叟真宗時遷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
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
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
臣驚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燕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
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眺梁為邊境思若準者
正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王旦薦士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加太尉兼侍中時參政李行簡以將作監
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就中書問旦
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脩真
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王旦薦寇準宋史

王旦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真宗嘗命有與入禁使子雍與
直省吏俠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
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
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

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
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
沒歲餘竟用準為相

王禹偁薦孫丁可充脩撰事文類聚

宋真宗時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壽於帝曰謂
與何可使白衣充脩撰由此聲名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
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脩史三子之才似六經

昌言薦賢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太宗時舉進士貞宗即位遷兵部侍郎喜推獎
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
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為賢
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

仲淹舉韓億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時遷吏部員外郎雖知開封府時仲淹獻
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韓億可用後仲淹既
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恩陛下所知舉臣以私
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叅知政事

胡宿舉才聽擇宋史

胡宿字武平仁宗時仕為翰林學士知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
在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
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儻緣
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
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為之開陳陳聽吾君自擇爾

韓魏公薦歐陽脩宋史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宋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士
者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
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
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范鎮舉仇應選宋史

宋神宗詔求直言鮮于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
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仇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富弼薦彥博宋史

富弼字彥國宋神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安
石用事雖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上帝將
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
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梁燾引薦宋史

梁燾字況之哲宗時仕為尚書左丞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
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果時
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
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陳遵薦賢宋史

陳遵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徽宗時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
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惇謝
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

陳襄薦章具備事文類聚

陳襄字述古號右靈先生宋高宗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
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
薦斯為盛矣今宜示百辟各舉所知

趙鼎舉凌宋史

趙鼎字元鎮高宗時都督川陝荆襄辟喻樗為屬紹興初高宗
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
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
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
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俊有重望居閩
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
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
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
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
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

樗於是往米鼎後間多所裨益

湯璣字君寶孝宗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教授轉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子祠璣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願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喻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

劉珙推舉才能 朱史

劉珙字共父孝宗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試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龜年進賢 宋史

彭龜年字子壽寧宗時為中書舍人帝嘗謂曰退朝無事必自

急情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

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裳陳博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鏗黃文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

張忠定同薦范張 事文類聚

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汝路來還曾見好官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嘗田萊墾闢野無墮農及至邑則廩肆無賄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郡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

大宋... 韓琦薦韓絳有公輔器 事文類聚

韓琦初罷相上問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

孫抃薦臺官 事文類聚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身御史今豈求識而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史天澤舉姪 元史

史天澤字潤甫太宗時紹兄史天倪職為都元帥姪史樞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異經略徇地斬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士寅天澤引揖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樞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喜尚朕自有官與之即以樞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

竇默舉姚樞 元史

竇默字子聲世祖時初拜命召奏對皆稱肯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為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

崔斌舉安童為相元史

崔斌字仲文性警敏多智慮過岸維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楊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世宗中統元年改西京恭讓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憲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感歟今近臣咸在乞來與言陛下裁之帝命其請斌立馬

劉秉忠薦文謙元史

劉秉忠薦文謙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元祖居潛邸受刑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

劉廣先舉讓士元史

劉廣先舉讓士元史
劉廣字熙載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世祖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還翰林為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當願少請讓之先廣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

阿沙不花薦母弟元史

阿沙不花薦母弟元史
阿沙不花武宗時為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母弟脫脫特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為名臣

哈散薦張思明元史

哈散薦張思明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出為工部尚書勤政如初仁宗嘉歎之除西京宣慰使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汝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恩明中書參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陞左丞

安祿薦陳顥元史

安祿薦陳顥元史
陳顥字仲明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祿之門磐熟金典章安祿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乃薦顥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說書

自拔

以已所能自求進用者

毛遂脫穎元史

毛遂脫穎元史
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

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不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古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比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可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能定乎楚王曰定矣遂謂楚王之左

卷之五

七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曉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矣自呂為不失今乃於毛先生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遂以為上客

周立請節下下邱史記

周立下邱人文帝時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立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可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立得節夜馳入下邱下邱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邱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邱皆下周立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

趙充國願攻羌虜前漢

趙充國武帝時為中郎將宣帝神爵初時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喻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論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帝笑曰諾

公冒自言能為劇縣晉書

袁甫字公冒晉武帝時為松滋令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為劇縣晏曰唯欲牢騷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而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

卷之五

七

幅綬中之美莫過綳綳不可以為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思舉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最善之除松滋令

杜坦論日碑自比南史

杜驥字慶世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碑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碑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碑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土

默然

鮑照詩言志南史

鮑照字明遠末辟晉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過嚴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謂劉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文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鸞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肯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攸之求補白丁隊主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眾沈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諸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

蕭琛桃杖造王儉南史

蕭琛字彥瑜少明悟有才辯起家齊和帝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楊尹辟為主簿

元澹以藥石自喻唐書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博學允通故訓武后時進士弟累遷通事舍人伏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脂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有咏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一、無也

仁美自陳筋力未衰宋史

周仁美宋開寶中應募仕太祖補澶州龍衛軍都虞候屢出戰有功遠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庭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罕曾入覲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負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潛而笑潛亦稱其武幹乃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

向通漢止言求進宋史

太宗至道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浹天壤况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為展州墻壁障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誠因茲郊禮特加優命詔加通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內郡侯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八

臣門

禮賢

欲禮待賢人者

孔融立鄭玄通德門後漢

鄭玄字康成漢靈帝末黨錮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授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弟子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表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之疑廢造門告高密令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曰廣開門衢令容高

車號曰為通德門

用賢

人臣能擇用賢才任職者

子產擇能適用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辭有敗事

禮士

能敬禮儒士者

無忌折節下士史記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之侯生攝髮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

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

鄭莊招賢置驛前漢

鄭當時字莊武帝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備為大司農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侯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君恣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任延禮敬龍丘後漢

任延光武時為會稽都尉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

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後史白請召之延曰龍立先生躬
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
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二歲長乃乘輦
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
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陳番為徐穉設榻後漢

陳番字仲舉漢桓帝時為南昌太守時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
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番以禮請者
功曹穉既謁而退番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一榻去則懸之

孔融顯榮儒士後漢

孔融字文舉漢靈帝時為北海相承黃巾殘破之後備復城邑
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

金華事卷八

三

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
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槨以殯葬之郡人號子然孝
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融性寬
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
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兒貴
士親類於邕駢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形駢
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退稱
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
信服之

唐彬敬待處士晉書

唐彬字儒宗晉文帝元康初拜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
人林藪處士皇甫中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

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跡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
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世隆拜章祖征南史

柳世隆字彥緒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同宋明帝時遷晉熙王
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齊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韋
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
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

抱真厚幣禮儒唐書

李抱真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唐德宗貞元初朝京師詔還
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早辭厚幣數
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

金華事卷八

四

富公時見康節事文類聚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
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雖冬夏不出春秋時閒過親舊間
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
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養士

人臣能待養士者

孟嘗君遷館馮驩史記

馮驩聞齊王嘗君好客躡躡而見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孟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為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
絳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
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

長卷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王嘗君不悅

無忌仁而下士史記

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異母弟也王封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平原君謝變史記

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變者輒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變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難瘥之

平原君謝變史記

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願平原君笑應曰諾變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變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變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變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無忌禮待毛薛二公史記

魏公子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問所在乃間步往從之遊平原君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天下無雙今吾聞之

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或負魏王而欲趙以稱平原君

原君之游從豪傑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周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平原君客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公孫弘開東閣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武帝即位至宰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本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執政待蘇明允

蘇明允宋仁宗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所知其名愈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過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

好士

人臣能悅好賢士者

周公進天下之賢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

叔向

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倨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叔向

叔向見駸幾云傳
駸公二十八年晉叔向適鄭駸幾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妻要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少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聽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介子用人以相荆

介子用人以相荆
楚
十餘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

十五俊士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孟嘗君以寬獲報

孟嘗君合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貌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其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其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曹操待

曹操待
邴原字根矩曹操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操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諸原者數百人操怪而問之時荀彧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操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哉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潔公宜盡禮以待之操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

攸之抑情待士

沈攸之字仲達仕宋明帝為寧剡府軍使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員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躡身走入營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員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仰情待士如此

竟陵就見何點南史

竟陵王子良齊高帝子也性愛士有何點者字子哲宋明帝時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嶽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稱叔夜酒孟徐景山酒鎗

君牙屈已待士唐書

邢君牙

九

邢君牙唐代宗以危從功封河間郡公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于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掇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長孫澄不飲觀醉事文類聚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酣醉嘗恐坐客請歸教中厨別進異饌

胡仲堯好義禮賢宋史

胡仲堯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問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

早歟仲堯發廩減市以賑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時授試校書郎賜袍笏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

李都尉好客不倦事文類聚

宋仁宗朝李都尉喜廷士大夫盡罄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萃莫能致怒詞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識人 能知人賢否者

子高知白公必友國語

子高

十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于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于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哀也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諱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被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後德思怨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誑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逮其怨也若其寵之殺貪無厭既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累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子哉

皆思舊德而欲大寵動而得人心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
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得其意怨余善之夫乃其
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
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
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
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時若何若召而下之將威而懼為之上
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
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
味其子之謂乎夫唯無疾者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
也為之開論藩籬而速備閉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
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
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教氏與子于子暫之族而近之安用勝

卷之八

十一

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那歇間職誠公
於園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謝魯圍人榮殺子般於次夫是誰
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
也今子聞而棄之猶棄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
曰子之尚勝也不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間居于蔡及白公之
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
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真大德吾不義
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靖郭君知齊貌辨戰國策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
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
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憐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

上舍人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宜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
太子不善于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
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性必得死焉齊貌辨
曰固不求上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
之歲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慶夫齊貌
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
太子相不仁過順承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
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
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
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
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
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

卷之八

十二

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
宜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
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
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避難者也

陳軫明於知人戰國策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朕
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不於麋鹿知獵者
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入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
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與夫舍
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

知之也

公叔座知缺可用 戰國策

魏公叔座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座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座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鮑信知操為天所啟 魏書

鮑信漢靈帝時為騎都尉董卓之亂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十餘乘是歲曹操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之操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未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

王朗知孫策規謀不細 魏書

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操亦親異焉

王朗知孫策規謀不細 魏書

王朗漢獻帝時為會稽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朗與戰敗乃詣策策之始得朗也謹讓之使張昭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放害也留置曲阿曹操表徵朗策遣之操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郎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荀彧知杜畿國士 魏書

荀彧漢獻帝時為尚書令時杜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歎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

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違畿於朝

傳幹知三傑必濟 蜀書

傳幹者微士也劉備初欲襲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

陳騫知弘必敗 晉書

陳騫魏武帝時為大司馬騫入朝言於武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楊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至授以

王濟知孫楚不群 晉書

為涼州刺史騫歎其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帝乃悔之

華譚知張廷周訪 晉書

華譚字令思武帝時為郾城令過僕水作莊于贊以示功曾而廷掾張廷為作吞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廷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

王濟知孫楚不群 晉書

孫楚與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下英博亮拔不群楚後仕惠帝為馮翊太守

劉弘知侃忠能 晉書

陶侃字士行惠帝時荊州刺史劉弘辟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

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公繼老夫矣陳敏之亂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內史庾璆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急遣子洪及姪驎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

桓彘深異王導晉書

王導元帝時為丞相軍容整肅桓彘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曰我以此中州多故求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溫嶠見導無憂晉書

溫嶠以劉琨勳進表至京辭旨慷慨晉元帝器而嘉之王導周

《集事考大》

五

顗謝琨庾亮並與親善是時江左草創嶠珠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歎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

邵悌識會果反晉書

魏元帝時司馬昭遣鍾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如指掌而眾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後鍾會果反於蜀卒如悌量

庾翼知桓溫非常晉書

庾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杜人放浩並有才名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且委以方邵之任

羅含不檢劾謝尚晉書

羅含字君章桓帝時為新淦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謝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入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

郭璞知簡文與晉晉書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與晉祚者必此人也元帝封昱為會稽王及廢帝廢皇太后下詔桓溫率百官迎帝於會稽咸平元年十一月己酉即帝位

恂知元海非池中物晉書

劉元海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王渾又

《集事考大》

五

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琨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眾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止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時將帥上黨李惠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分惠之理也意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秦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果如恂言

桓溫深識王謝

王珣字元琳弱冠與謝玄為桓溫所敬重辟為掾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溫經略中原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孝武帝深仗之轉為尚書左僕射加征虜將軍

王猛論毒人傑

慕容垂避害奔于符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

尚之識辟異常

何尚之字孝德宋文帝遷為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壘成不得加以鐵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戮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

彥回識高歡必貴

褚彥回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驛馬都尉彥回初為丹陽與從弟紹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紹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馬高帝既平桂陽還中領軍南兖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又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繫答

不從高帝乃受命

紹叔厚結梁武

鄭紹叔字仲明仕梁武帝為左衛將軍初紹叔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滎陽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詠弟誅被誅臺遣收誅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誅死侍送喪拒眾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述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途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詠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遂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為雍州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齊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

州託侯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庾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備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

僧辯預知弘正南史

侯景陷臺城周弘正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乃見

歡甚

天榜識寬必米 北史

楊寬魏孝莊帝時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寬與爾朱為後拒眾議不同乃回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侯騎白寬至天穆撫解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葛榮識高歡 北史

高歡字賀六渾魏孝莊帝時歸葛榮累遷第三鎮酋長嘗在葛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其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兆其正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歡為晉州刺史

姜纂預知唐公 舊唐書

姜纂為晉陽長見唐公李淵私謂所親曰隋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相結託及薛舉寇秦州詔纂安撫隴外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纂老矣幸一見踐祚死不恨唐公納之薛舉平擢秦州刺史高祖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靖之纂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息人喜曰不意復見大平官府

玄齡表留如晦 舊唐書

杜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高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全德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從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主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

足惜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功者王驚曰非公言吾幾失之因表留之

顏士獎掖名士 唐書

蕭穎士字茂挺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引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發寅穎貞卿柳芳陸揚李華邵幹趙驊時人語曰殺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

裴度論光顏 唐書

唐憲宗興師討蔡以裴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憲宗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

多遜知李穆不易節 宋史

李穆字孟雍太祖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至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為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

呂文穆知富弼必相 事文類聚

宋富弼之父甚貧太宗時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

安禮知樞必敗 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宋神宗元豐四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徐禧討

錄...曰梧志大材必誤國及永樂敗書開帝曰安禮
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為是也

琦論安石處翰林有餘宋史

韓琦字推主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判相州陞辭神宗曰卿
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
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

吳奎正言安石宋史

神宗立吳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
石辭不至帝頗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
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曹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
全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
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

望中識蔡京為貴人宋文類聚

宋徽宗時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果日照耀蔡京
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目不瞬真大貴人也

吳淵識汪立信必貴宋史

汪立信度宗時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立信
之未仕也家襄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
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
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為有加應炎甚快快
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
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
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萬里素奇天祥宋史

宋理宗咸淳九年天祥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
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現天時人事當有變
吾聞人多生世道之計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月宮知張楨剛介元史

張楨字幼初刻書讀書順宗元統元年登進士第授彰德路
錄事辟河南行省張楨初娶郭氏郭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
不為禮合悉歸月即出之郭氏之兄訟于官耳汙楨以黷味事
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
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即中虎者禿謁而謝
之乃起

董俊知仙點必叛元史

董俊字用章隨國王木華黎從征有功授龍虎衛上將軍俊嘗
謂木華黎曰金降將武僊點不可側終不為我用請倍之木華
黎然其言承制授左副元帥陞崇城縣為永安州號其眾為匡
國軍事一委俊已酉僊果殺都元帥史天倪據真定以叛

用人 人臣能任人適其用者

趙簡主用楊國大治說苑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
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臨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眾
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主曰子不知
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
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

曹操用丁斐魏書

丁斐字文侯初斐隨曹操操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提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漢獻帝建安末從操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豫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司馬文王用鍾會伐蜀親書

司馬文王欲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士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

今集事類

立

拘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法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辯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執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坐心哉近日貴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若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孫策縱容署督吳書

揚州刺史劉繇與太史慈同部慈自遼東還求與繇見暫渡江到助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慈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黨宋謙黃蓋輩也慈使前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執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人山中稱升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自進往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乎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即署門下督

曹操辟司馬懿署督

苗

曹操為司空辟司馬懿懿知漢運方微不欲事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及操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勒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

段譽用楊裕五世華重晉書

楊裕字士倫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忌而不能任浚敗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譽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鮑叔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吾輩乎譽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假譽考察以待六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時有云郡掾足以蔭後况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即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

氏王主甚見重

何允許溫有文武才

何允許溫有文武才晉書
何允許溫時為宰相輔政更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時論以為宜依翼請以安西藩物情允曰不結荆楚國之西門此帶疆故西隣勁蜀得賢則安勢弱則危豈可以白面年少當此大任桓溫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謂更爰之肯避溫乎允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允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故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

彭城王引用琰之北史

彭城王琰字彥和魏獻文帝第六子也李琰之少知名號曰神童從父冲雅所歎異每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爰同已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會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適意會

彭城王引用琰之北史

辟為行軍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乃應召

曹芝署用蘇瓊北史

蘇瓊字珍之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嚴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

彭範取用陽嘏唐書

陽嘏武后時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怨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嘏善知其意不樂彈彈事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仲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

余玠用冉氏治蜀宋史

宋理宗時余玠守四川播州冉氏兄弟璉璘有文武才隱居蠻

中前後閭帥辟召堅不肯起聞余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紜說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闕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重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人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以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璉果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已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

先生非尋常先生之謀玠不敢擇以歸已不謂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兼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惶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成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所屯兵於青居與我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

耶律楚材取士元史

耶律楚材太宗時為中書令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太宗曰果尔可官其

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衆忠選王倚入侍

元史

王倚字輔臣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為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為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

教化

能以教令化其民者

宓子單父彈琴

說苑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偏性而事勞煩教詔雖洽猶未至也

子游以禮樂治民

史記

言偃字子游哀公時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禁衍以禮讓化俗

後漢

禁衍字孟喜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桓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王烈化盜為善

魏書

王烈獻帝時隱居不仕典籍娛心育人為務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史記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詔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

毛玠清恪化下

魏書

毛玠字孝先為魏太祖尚書僕射能自儉約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真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於是吏絜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

田疇威信遠邇

魏書

四書字子本為... 徐燕山中營深險平陽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
間至五千餘家嘯乃為約宋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
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
之業班行其聚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
九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囑悉撫納令不為寇

憲之勸誘俗風

顧憲之字士思仕齊武帝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疫疫死
者大半棺槨尤貴巷裏以坐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
求其親黨棄之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便紀綱營護
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
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

高祐治充風化大行

北史

高祐字子集魏孝文帝時為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
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警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
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碁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
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伍相保若盜發則連其
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冠盜止息

蘇瓊感化普明不爭

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文襄時為南清河太守百姓已普明兄弟爭田
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入諭之曰
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
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
遂遂同仕

辛昂勸民務農

辛昂字進君年十八侯景時為行臺郎中後魏末春周武
宗以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公舊俗生獍虎惡
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迴以昂達於從
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
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
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并深感
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并邑肅然
咸從其化

柳遐仁惠感下

北史

柳遐字子昇周武帝時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
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
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

薛慎化及諸蠻

北史

薛慎字伯讓周武帝時為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為
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
不問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誠又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
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極
貢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
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折非
唯崩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
令令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又行得黑熊歸華
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賜其賦役於是風化大
行有同華俗

彥光勉勵風俗 北史

梁彥光字休之周宣帝時拜華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復為相州刺史彥光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安起風謠訴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改

韓思彥感化夷獠 唐書

韓思彥字長遠唐高宗時巡察劍南益州高貴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教尉宰飲以乳二人寤齟有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

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韋駿化民為孝 唐書

韋景駿唐中宗時中明經歷肥鄉令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鳴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曹華立學設教 唐書

曹華唐憲宗時以軍功擢橫海節度副使充海軍亂詔華往代華至除之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偏請治免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驚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誦誦斥家貴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

汪大猷感民不爭 宋史

汪大猷字仲嘉高宗時蔭補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及登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民有爭財者大猷即諭以長幼之禮悅脫而退

舜臣慈友化民 宋史

李舜臣字子思孝宗時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閩上辟賓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問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

賽典亦以文風化異域 元史

賽典亦世祖至元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無抗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典亦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

德化

能以德感化於人者

郭伋感兒童竹馬 後漢

郭伋字細侯光武時拜并州刺史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凡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仍勿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頃

期乃入

王丹化鄉後漢

王丹字仲田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墾闢者耻不致丹皆燕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賤游蕩廢業為志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贈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治風俗以篤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

林宗革惡後漢

郭太字林宗桓帝時人善學成士類有左原者為郡學生記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豳豕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舉平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遠讓顏回

王烈感人向善後漢

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有宋果者字仲乙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有賈叔者字子厚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收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以德然沈心向善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叔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王烈感人向善後漢

王烈字彥方少事陳寔以義行播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請罪曰刑戮是計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

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雖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考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考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塵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遺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

高鳳解爭後漢

高鳳字文通教授於西唐山中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聞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雖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授兵謝罪

任施化寇不入其鄉後書

任施字子旗以至行播漢靈帝時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施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

邢原繫錢不取後書

邢原字根矩漢靈帝時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色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偽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飲其錢以為社供

管寧禮讓後於海表魏書

管寧字幼安值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邢原王烈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登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

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
山為所繫壞為室越海難者皆未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
書陳正王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
其德寧所居屯落會井沒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聞寧惠之
乃多買器分置井傍及以待之又不知來者得而怪之聞知
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聞訟鄰有牛暴寧由者寧牽牛著涼處
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殺刑是以左右無聞
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
雖不盈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
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貌然若不可及即
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
焉

胡昭止暴

胡昭字孔明時百姓以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
劫掠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眾咸宗焉其所居部落
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
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為叛亂縣邑殘破
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後等遂南附
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
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

王烈化俗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金庾之儲
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藉娛心育人為
務其誘入也莫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

自樂而化行也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者
別之州閭咸感為善

任嘏禮教感人

任嘏字昭先遭值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
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賸時價直六十
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賸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
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自以借之
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
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
教所化率皆如此文帝時為黃門侍郎

朱冲禮讓訓邑

朱冲字巨容少好學晉武帝時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
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為太子右
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冲居近
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打
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韓褒懷因負抄兵

韓褒魏廢帝時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
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
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因
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
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
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
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

允濟道不拾遺 唐書

張允濟先仕隋為武陽令時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

鍾傳祝火感降 五代史

鍾傳者乃洪州小校也黃巢亂所在盜起傳以州兵擊賊頗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僖宗拜傳為鎮南軍節度使時危全諷據撫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向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降

王昭素敦厚化俗 宋史

王昭素太祖時人也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徒

教授以自給

李穆與弟肅及李憚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

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挾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歎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質若此

蕭服化邑人向善 宋史

蕭服字昭甫徽宗時進士第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為本訪古跡得王祥臥水池孟宗泣筍臺皆為築亭又刻唐縣令韋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為治化所致

許緝化歛賊來降 元史

許緝字公度世祖時為縣令有盜賊之害緝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為驛召緝至命往招之緝單騎趨賊壘眾見緝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勝以付我緝曰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參政高興代教化緝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

德政

能以德施於政事者

召公致詠甘棠之詩 事文類聚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孔子止訟 說苑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入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害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寬猛遺愛 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傳者謂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族數月而卒大叙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往時之澤大叙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往時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紂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有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武遏寇虐慘不畏明紂之以猛也秦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說不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首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相鄭左傳

鄭子產為相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天

集卷

光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修者因而斃之豐蔣將孫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繁給而已子張怒退而歎後子產奔晉子反止之而遂豐蔣豐蔣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鮑昱為治愛民後漢

鮑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嚴聞昱鮑永子有智畧乃就謁昱署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合歡獄當死長無種類

泚陽人哀其言今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送任身有子

劉平漢光武建武初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獄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獄皆南渡

鍾離意光武時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飲丞掾皆卑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客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鄭弘白鹿後漢

鄭弘字巨君顯宗時拜駙令躬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通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獨麥雨偏熟永平中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鵠界不集選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候較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鹿明府必為宰相後果代鄧彪為太尉

滕撫為令道不拾遺後漢

滕撫字叔輔順帝時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派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

陸康以恩信為治後漢

陸康字季寧少仕郡以義烈稱靈帝時刺史臧旻與為友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求長吏新到輒發民繕備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

劉虞平訟 魏書

劉虞東海恭王之後為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以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

田豫縱囚 魏書

田豫字國讓魏太祖時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聚數千人在山中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奏秦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尉諭開其首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

劉備得人 蜀書

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

孫皎還女 吳書

劉備領平原相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傷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皆歸焉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孫皎還女 吳書

孫皎仕孫權為郡護征虜將軍輕財能施善於交結嘗遣兵候獲魏邊將更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下令曰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後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

劉弘改法 晉書

劉弘惠帝時鎮荊州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漁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煎并百姓無復屠手地當何謂邪遂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假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祖逖感民 晉書

祖逖字士雅東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躬自儉約勤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張駿晉明帝時 晉書

張駿晉明帝時遷位征西大將軍持節都督鎮扶風善撫御有

威恩勸督農桑 晉書

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晉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王祥歌謠 晉書

王祥字休徵魏文帝時徐州刺史呂虔徵為徐州別駕祥固辭弟覽勸之為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征討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王蘊開倉賑卹 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濠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晉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

太守書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賑濟主簿執議計先列表上待報曰今日百姓數然路有飢餓者未上須報何以故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收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夏方泣罪

夏方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武帝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撻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荀藐以德致鳳

荀藐字公然除太原掾次令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鳳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樂之如時雨

慕容恪以德綏衆

慕容恪燕主慕容儁之弟也慕容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論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理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

方明政體

宋武帝受命謝方明進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牘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

敢犯禁除北佐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彼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誅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景業遺愛

齊蕭綽字景業善容止宋武帝時為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綽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之遂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縗污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

道產治化

劉道產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侯宋文帝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子良敦義好古

齊竟陵王蕭子良齊武帝第二子也子良在宋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奉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中有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牲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簾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

仲達安民

郡內三賢歎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任齊為隨
郡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
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循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
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

蕭疑納善

齊蕭疑高帝第二子也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
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
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恩政王儉與疑書曰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續理公臨莅南爾英風惟
穆江漢采蘇八荒慕義度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其月
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

范雲郡稱神明

范雲字彥龍齊明帝時為始興內史舊郡不得亡奴婢悉行作
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詆之若百目無主依判
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方雜工作雲悉省還役並為帝所賞郡多
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發惶尤
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共刃自衛雲入境無以恩德服民侯商買
露宿郡中稱為神明

樂預嫗哭

樂預字文介齊明帝時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嫗年
可六七十擔糲飯禁道市貨之聞預亡大泣集溪中曰夫樂令
我輩孤獨若此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蕭景郵民

梁吳平侯蕭景武帝時為南兖州刺史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詳
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卹又
為餽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蕭藻推善

蕭藻梁武帝天監元年為益州刺史至是徵為太子中庶子初
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
內藏綺縠錦繡為一室號曰外府藻至郡悉以外府賜將帥內
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
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
文成輒棄本歷雍雍二州刺史頗蒞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
人常如弗及

蕭秀養績

梁武帝兵至新林蕭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
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惠景亂後聚族兵單人
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
甚多及為荊州刺史郡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
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為云
士反秀照其姦惡望風首款咸謂之神又為郢州刺史加都督
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
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
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
作襦袴以賜凍者

蕭恢美行

梁蕭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

發掘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鄱
州刺史加都督初鄱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歲殞懷下中遽
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擬以
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
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
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

蕭憺誠感 南史

梁蕭憺為都督荊州刺史武帝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
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開屯田減省力役
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
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
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

今集卷六

四

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
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築之而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避
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兄乃登堤歎息終日
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
堤立鄱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漲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
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
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

王志施粥 南史

王志王曇首之族也梁武帝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
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飲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
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眾悉稱惠

蕭映載粟振貧 南史

蕭映字文明梁武帝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服闋為吳
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
豐穰映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羨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
入吏懷之常載粟帛游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振焉滕境名山
多所尋獲

褚翔枯樹更生 南史

褚翔字世舉梁武帝時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
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
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教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
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張績政化 南史

張績梁武帝時為湘州刺史至州務公平遣千郡慰勞解放老
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
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
田二頃皆異畝同額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
大寧

蕭脩自給 南史

梁武帝以蕭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
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曾有田一項將
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庶勸脩捕之脩
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捕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
至食蟲遂盡迫有臺使見之具言於武帝帝置書勞問

任昉恤民 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踐祚初為黃門侍郎後為義興太守歲荒

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防嚴其制
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
餘石防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妻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既
弟洽從坊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綰七匹

蕭象德感獸死南史

蕭象字世翼長沙宜武王第九子也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
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
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
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惠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
卿加待中兼遷秘書監薨諡曰敬

寇讚撫安流民北史

寇讚字奉國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峻非禮不動符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建難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獨

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
歸魏太宗時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榮陽河內
者戶至萬數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遠
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營校尉

堅眼德化北史

傳堅眼魏明帝時歷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性既清素不營產業
衣食之外祿祿粟帛皆以饗賜處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
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殺送還
本檢勸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雍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魏
人矣宣武甚嘉之

李訢興學北史

魏文成為太子時李訢為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學及文
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其母孫氏
為容城君帝顧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
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子咎抑亦師傳之不勤所以資
資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
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
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為諸州
之最加賜衣服

麒麟省刑北史

韓麒麟魏孝文帝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
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
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
慶慙懼而退

楊逸感民北史

楊逸字導道仕魏莊帝為光州刺史擅貨粟賑饑民存活者以
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
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
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被禍
介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
月之中所在不絕

孝偉招撫北史

崔孝偉魏莊帝時為趙郡太守郡經葛榮亂後人皆賣鬻兒
女夏樞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數其人種殖招撫
故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

頌之

長孫儉自蜀勸人北史

長孫儉西魏文帝時周文表為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
部鄭縣公泉鑒為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
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鑒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文
帝賜爾書勞之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
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
兼習武事故遠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情為儉構清德樓樹
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
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

賀蘭祥仁愛北史

賀蘭祥字盛樂西魏文帝時除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

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暮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
由是漢南派人檢負至者曰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
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
發掘古墓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邪命所在收
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
遂息

張華原感獸食獸北史

張華原字國滿西魏文帝時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
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嶺山中忽有六駝食猛獸咸
以為化威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
焉

孝寬種樹北史

孝寬字仲敬北齊宣帝時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鄭城南
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
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
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
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
風教猶尚同

述祖改化盜息北史

孟業字敬業北齊孝昭帝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業以寬惠
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
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
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

李繪墾田足民北史

李繪仕齊為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備檻
遂因闢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威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
闢而斃自是偶然貪食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
繪至後浚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羸
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

房豹井泉北史

房豹字叔武北齊宣帝時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鄭城南
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
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
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
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
風教猶尚同

孟業以寬惠致祥北史

房豹字仲幹仕齊後主為西河太守政實清靜善著聲績遷
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為美政郡湖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
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教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宇文憲治蜀北史

宇文憲仕魏拔大將軍武成初除憲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
平蜀之後父宇文泰秉魏政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
諸子中欲有推擇偏問之邑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
請泰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
才用殊不開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泰以憲年尚幼未之遣
及周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
心政術辭訟幅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

劉瑤服衆北史

劉瑤字寶義仕周明帝為內史中大夫還同和郡守其
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瑤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啟瑤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

郭衍屯田北史

郭衍字彥文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封強國公及隋文帝禪代
大被親昵開皇五年授瀛州賑饑民上大善之遷授荊州總管
所部有恒安鎮北接瀋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
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北界

元蔚政惠北史

公孫景茂字元蔚隋文帝時為曹州司馬遷恩州刺史法令清
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
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

劉曠獄無繫囚北史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隋文帝時為平鄉令其府之官人
有評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六所得
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
在祿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評訟絕息因固皆生革庭可
張羅及去官吏人無不長號泣送數百里不絕

德深老幼號泣北史

魏德深初仕隋文帝為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黃鄉長尋轉
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歎流涕語不成聲
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闕境老幼
皆如見其父母

趙嬰化民北史

趙嬰字通賢隋文帝時為興州刺史甚有威惠嘗有人盜嬰田
中為吏所執嬰曰此乃刺史不飭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
之令人載萬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其化民如此

辛公義慈母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
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
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者皆以牀舉來安置
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
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
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若
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
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感謝而去後人有遇

疾者爭就使若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令狐熙瑞應 北史

令狐熙字長熙隋文帝時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隋文帝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斗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鵲嘉來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辛公義民無諍訟 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問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

令狐季人

筆

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鄉問父老還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郎茂化民 北史

郎茂字慰之仕隋文帝為衛國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恩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頭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叔畧立碑 北史

樊叔畧仕隋文帝為大將軍安定郡公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文帝降璽書褒美之賜以果帛陛下天下百姓為之語曰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

景茂化民 北史

公孫景茂隋文帝時轉道州刺史悉以扶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備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唐臨約囚 唐書

唐臨字本德高祖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臨曰有

令狐季人

美

所疑承執其罪今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高士廉督厲風俗 唐書文類聚

高士廉唐高祖時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元膺化盜 唐書

呂元膺字景夫唐太宗時為新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仁傑殺民就田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武后時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

脩守其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獲民萬一虜米吾自辦之何預
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轉幽州都
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狄仁傑疏釋註設事文類聚

狄仁傑唐武后時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李承祿餘二千人論
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詎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
寧州父老聞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
去至流所乃為立碑

王陵治桂百姓賴之唐書

王陵中宗時為滑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
漸永峻始築羅郭限戍卒城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
賴之後求歸上象州人詣闕留有詔往桂冠暴戶石彫瘳宜

唐書

即留以須政成在桂踰年人乃刻石頌德

呂諲立祠唐書

呂諲肅宗時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諲初在朝不稱任
職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歛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
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
生構房祠及歿吏裹錢十萬徙祠府西

崔衍恤民唐書

崔衍字著遠德宗時為虢州刺史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
藏耗竭韋臯劉蕡裴肅為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
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困多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尚用度府
庫充衍及繼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貲
由衍蓄積有素也

仲舒戒燕唐書

王仲舒字弘中德宗時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民私釀
歲抵九不絕錢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釀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
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
歎曰我當減燕樂為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
屋者皆驅出境仲舒尚義聚所居急民廢置自為科條初若煩
密久皆稱其便

韓愈愛民唐書

韓愈字退之以張建封辟為武寧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諫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
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李愬慈惠為本唐書

李愬字德深仕唐德宗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瘠
之名其畧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
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既亡召為左
金吾衛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愬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
諭曰吾不敢易李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李愿緩馬唐書

李愿憲宗元和初領夏綬銀青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
愿署牒于道以金贖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
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馬境內肅然

韓愈贖隸唐書

韓愈唐憲宗時為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
入之愈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

諫

韋丹興利

韋丹字文明憲宗時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才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早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備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宜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將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李絳止獵

李絳字深之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年出為華州刺史吐突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憲宗戒曰至華宜自戒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鵝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大威府并罷之

德裕化俗

李德裕字文饒憲宗時授御史中丞出為浙西觀察使俄而牛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寶易直傾府庫資軍費用空彈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募則賦物儲物南方信機祥也雖父母屬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愚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顯實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李紳去虎

李紳字公垂泰宗時遷滁州刺史霍山多虎獺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助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公綽服虜

柳公綽字文宗時為河東節度使歲惡搏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以防虜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關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陘北有沙陁部勇武喜鬪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飭食問遺之沙陁感恩故悉力保鄣

德裕變俗

李德裕字文饒文宗即位出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先是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條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條村其民鬻髮鬻屠屠者鬻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安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

韋宙教民

韋宙宣宗時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斃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米麥香歲市工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

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久之牛不
之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
坊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強奔
方而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群入民
家號行盜皆迎為辦具謂之起盜後為解素喧呼夜闕而至一
切禁之

崔俊放羅唐寄

崔俊字德長性介潔矜己之清視賦負者若離以蘇州刺史奏
課第一還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
荒不卹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
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李德便民金史

李德字子友熙宗天眷二年進士除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
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開田種禾取膏積備警急用度德曰
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胸山調急夫數
萬人時久雨泥濘輓運不前德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廩見
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
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屨舍取其就直至是罷之一切撤毀地郡
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去初時然後止
德獨教民撤治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

李儉救荒金史

盧孝儉熙宗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憲州軍事判官累官至太
原少尹世宗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
元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

并人稱之用應進官二階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
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
僧亦獲利

伯雄惠政金史

楊伯雄字希雲熙宗時登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承旨時丞相
石琚致仕顯宗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楊伯雄可時論以琚舉
得其人以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官僚有詭隨者
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
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為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徒河
中尹

鄭留德化金史

蒲察鄭留字文叔世宗時遷陝西路按察使西京人李安兄弟
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核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其孔子
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悌數
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
多盜鄭留禁絕將食多置軍器因行春撫諭之次旁衰忽獄空
賜錫宴錢以褒之

趙秉文為政寬簡金史

趙秉文字周臣幼穎悟讀書若風習登世宗大定二十五年進
士第為寧遠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
至先梃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
屏跡歲飢出祿粟倡家民以賑全活者甚眾

齊本寬明金史

齊本名掃令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刺

史治以寬簡米膏留獄屬武安有道士視觀于不謹吏民為請鄰郡王師者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徒縣令惡其為人反坐之具獄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問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即同居也當准首供釋其罪其寬明有體皆此類也

完顏瞻撫集流民金史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宣宗時以保延安功遷元帥左監軍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哀宗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齎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

成綸以詩化民宋史

成綸字仲言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徙知太和縣父同文卒於隨州綸徒步奔計千里餘俄詔起復絳城就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構訟為綸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中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以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

昭述服民宋史

李昭述字仲祖太宗時累遷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成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誅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昭述自是不復為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尚非公無譙類矣

薛奎子湊宋史

薛奎字宿業太宗時舉進士第為隰州推官後累遷至益州泰民與吏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奎書奏論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予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子母遂如初

陳堯叟正俗愛人宋史

陳堯叟字唐夫太宗時進士甲科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秘時宋堯陳頤民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渴死

齊賢輟幣宋史

張齊賢字太時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

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以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諭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勸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

馬亮寬刑招納宋史

馬亮字叔明舉進士真宗時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

使招茶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

范諷郵民

范諷字補之真宗時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辦數激昂喜為名聲然亦操持在已吏不敢欺為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潯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貲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

王質出錢與民賜衣遺盜

王質字子野真宗時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辨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子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趙鼎愛民冠不忍犯

趙鼎字叔平仁宗時累遷知青州坐失舉滬池令張誥免久之乃起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

純仁植桑

范純仁字堯夫仁宗時以著作佐郎出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

歐陽脩不苛急

歐陽脩字永叔仁宗時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賊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

劉敞民不捨遺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知揚州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晝夜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募遺物市中者且往訪之故在

曾鞏貸種

曾鞏字子固仁宗時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大狀立罷之歲飢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飭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子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

王素治蜀鑄鐵錢

王素字仲儀仁宗時知定州其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

以爲自加厚輸者轉因素一切裁約之錢帛布滿兩蜀而
不止弊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爲政務
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

富弼家史

富弼字彥國仁宗時移青州燕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
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
聚糶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
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
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目曰葉家

韓綜濟民宋史

韓綜字仲文仁宗時廕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
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立冢者數百家綜令曰

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丘冢多潰
趙抃救荒之術事文類聚

趙抃宋仁宗時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
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
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王堯臣盜飢發粟戒死事文類聚

王文忠公堯臣宋仁宗時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卹乃請以戒死論其後遂著
爲令

劉敞息盜宋史

劉敞字貢父與兄劉敞同登科仕宋神宗遷敞知曹州曹爲盜

區重法不能止敞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
盜亦衰息

康直利民宋史

葉康直字景溫神宗時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
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稔爲穀城
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敦頤悟朴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神宗時爲分寧縣主簿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
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
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
寧獄者吾獨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
罪於公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
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或於諸口臨之甚威敦
頤處之超然通判慶州抃守慶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
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元發活流民五萬宋史

滕元發哲宗時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
若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
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腐疫先度城外廢
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廬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甕器用
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
威行西北號稱名帥

周宗安邊宋史

周宗字彥廣幼警敏力學徽宗時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

廣府高宗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
憚行首命宗守滁陽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
之險自衛者深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
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秘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
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宗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
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宗謀輒稱
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宗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
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

子淵明果宋史

趙子淵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孝靖公令與之子也七歲而孤家
貧力學登徽宗宣和中進士第調貞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
官去改衢州推官守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淵佐唐

集事

宋史

老婦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
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
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秘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檢沙田蘆
場欲築堤增租額子淵以承買易冒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
太湖者被水患宜分導諸浦注之江詔子淵往案視還言太湖
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
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
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浦至雉浦入于涇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尚
市橋北注大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明州守趙善繼治郡殘酷
子淵率諸監司劾罷之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不無欺禁權
家僦人子女為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升華文閣待制復知臨
安府調三衛卒備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亮渝盟子淵獻助軍

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參謀官扈蹕還
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淵謂事情叵測宜以軍禮待之孝
宗嗣位志圖恢復子淵練兵習為鵝觀魚麗陣上觀於便殿嘉
之賜金帶權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
朋王大賢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詔還矣初海寇以賂
通郡胥吏吏反為之用匿其蹤迹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淵以
禮迨土豪悍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
無貸胥眾震恐爭指賊寨悉禽獲凡豪猾為賊囊橐者窮治之
海道遂平升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頗平
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為妾者其妻
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與化掾官解中女父詣郡訴吏
不決子淵訪知狀亟遣人往與化果得正以歸獄遂決其發掘

梁類此

不惠活衆宋史

趙不惠字仁仲高宗時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永康軍歲治都江
堰籠石蛇絕江還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歲役夫堰不固而圯
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惠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
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若幼疾患者官為粥視全活
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惠給餉故事
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惠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
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惠攝制司

劉宰施惠宋史

劉宰高宗紹興元年舉進士剛大正直明敏仁慈施惠鄉邦其
列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

可承續藥餌棺衾之須廉謁不獲其無田可耕其無廬
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
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貲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
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
不為也

謝諤欽因宋史

謝諤字昌國幼敏惠日記千言為文立成宋高宗紹興間中進
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攝縣尉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諤
行縣事治辦聲政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鞋往往暴骨
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欽之

李椿賑給撫衆宋史

李椿字壽翁孝宗嘗念湖南兵後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
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
撫摩凋瘵氣象一如底時復酒稅法入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
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成以為
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優係二十年間大盜三
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
之而已

王信立祠宋史

王信字誠之孝宗時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進官錢十四
萬緡七萬匹縣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山陰境有獫狫湖四
環皆田歲告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埧化匪浸
為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

危積義家宋史

危積字逢吉寧宗時遷秘書郎知漳州漳州俗視不葬親為常往
往棲寄僧刹積命營高燥地為義冢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
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

趙彥俊字安卿寧宗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

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多彥俊坐累貶秩格愧謝彥俊曰屬時
多難宜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為潰卒據外城為變彥俊募能
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黨累遷湖南運判徭人
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俊謂帥臣曰徭人雖殺乃其常情况
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判也賊連謀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離破
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府積價輕彥俊權以法
民便之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
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俊取死囚暴首刖足拘於衆曰
此劫凌鵠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下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
田米舉緡錢四十萬以助荒政民賴以濟

曹黼字西士寧宗時登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

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黼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
知建昌縣後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出
為浙西提舉面陳常平倉和糴折納之敝建虎丘書院以祀尹
淳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

黃震字東發宋理宗時知撫州其州初常平有惡幼局為貪而

黃震字東發宋理宗時知撫州其州初常平有惡幼局為貪而

棄子於後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完其未棄保全之乃捐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干官贍之棄者許入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眾

常林捐棺造棺 宋史

常林字長孺理宗淳祐間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民各祀于家兩獄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為飲者廼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

李庭芝大興鹽利 宋史

李庭芝理宗時進士累遷為兩浙制置司事初至揚州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額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

集事

七

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

光祖寬厚 宋史

馬光祖字華父少有能名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若給錢助諸軍皆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尙闕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理宗時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令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為思寬養

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適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脩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持節費荆建平糴倉賻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備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為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

蔡洸感歌 宋史

蔡洸字子平為刑部郎從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舻相銜時父早郡民築陂備水灌既漕司徵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猶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杜誼收瘞建學 宋史

集事

出

杜誼字漢臣事族父衍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喪象廕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奉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千餘又出奉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傍為學舍數十區且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為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旁卒

王周愷築治橋 事文類聚

王周易四鎮皆有善政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王沂公畫像 事文類聚

王沂公再臨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後入

元統群鵠擁車 華文類聚

李元統治潤州有惠民政代云吏民遯留鳥鵠群飛亦擁車行

張奈經畧 元史

張奈太祖時為行軍千戶移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奈為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驛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旱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

塔本恤民 元史

塔本伊吾廬人以其好揚人善稱之曰揚公父宋五設託陀託陀者其國主所賜號猶華言國老也塔本初從太祖討諸部慶陀叛危復從圍燕征遼西下平灤白雲諸城軍士有妄殺人者塔本戒之曰國之本民也殺人得地何益於國且殺無罪以

集賢堂

集賢堂

堅敵心非上意太祖聞而喜之賜金虎符俾鎮撫白雲諸郡號行省都元帥管內得承制除縣吏死因得專決久之徙治興平與平兵大傷殘民慘無生意塔本召父老問所苦為除之薄賦歛役有時民大悅乃相與告教無違約束歸者四集塔本始至戶止七百不一二年乃至萬戶出已馬以寬驛人貸廉吏銀其子錢不縱償者焚其券農不克耕亦與之牛比歲告給民用以饒庚寅詔益中山平定平原隸行省甲午盜李仙趙小哥等作亂塔本止誅首惡宵其誅誤癸卯立春日宴群僚歸而疾作遂卒是夕星隕隱隱有聲遺命葬以紙衣瓦棺

希憲寬恕 元史

希憲憲世祖時進拜平章事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給放希憲皆違之遂因為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

論以天道人事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筆為印府言鎮

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報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勦劉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為北者希憲政事九停獲之人取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畜水杆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振公安之饑

陳祐寬免便民 元史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

集賢堂

集賢堂

之既及門人誦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祭五穆王府署祐為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李名士李國維楊果李微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稅西軍數百家及板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中統元年除祐為總管

文謙定法 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世祖至元九年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一變浚唐宋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家其利三年還朝諸熟家

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為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為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為法

阿台棺擲資報元史

阿台當襲父職適罷行省為平瀾路總管府憲宗命阿台為平瀾路達魯花赤始至請蠲銀鹽酒等稅課八之一細民不征世祖即位米朝賜金虎符諸侯王道出平瀾供給費銀七千五百兩戶部不即償阿台自陳上前盡取償以歸置甲乙籍籍民丁力民甚便之至元十年進階懷遠大將軍歲饑發粟賑民或持不可阿台曰朝廷不久願以家粟償官於是全活甚眾懷遠屬始至阿台必遺之鹽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剝民耳姻族窮者月有常給民有喪不能葬者與之棺擲布帛資糧潔為

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

忽辛化盜元史

忽辛至元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至元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強盜往往群聚山林劫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自歸忽辛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為賊今既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闥無間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為首者十輩未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眾悉驚怖失措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為民俾侍左右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群盜聞之相繼款附

塔海禱壇元史

塔海為哈剌赤世祖時改通政院歷和寧路汴梁總管先是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繩以峻法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差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後改任廬州時有飛蝗北來民患之塔海禱于天蝗乃引去亦有墮水死者人皆以為異民乏食開廩減直俾民糴之所活甚眾

王思誠嘉禾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世祖時丁內憂扶觀南歸甫禪朝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其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决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給乃棄天

碎覽治郭外行遊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

父祖嘗頻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决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五穗條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李恒禁掠賑飢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平宋有功授江西宣慰使入覲至元十七年拜資善大夫中書左承行省刑湖掠民為奴婢者禁之常德澧辰沅靖五郡之飢者賑之獵戶之籍於官者奏請一千戶之外悉放散之

禿不申禱雨賑飢元史

禿不申太師國王木華黎之裔也成宗大德四年嗣兄只必職

浙西提刑按察使性淳靖喜怒不形知民疾苦而能以善道之
旱嘗致禱即雨歲飢請於朝發廩以賑之睦同僚興學校加太
中大夫士民刻石紀其政績云

理威撫民元史

立智理威成宗大德八年進左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
獵立智理威曰驛騎所以傳命令事非有急且不得馳况獵乎
王憚為之止獵蜀人饑親勸分以賑之所活甚衆有死無葬者
則以已錢買地使葬且修寬政以撫其民部內以治

王克敬禁男女雜處元史

王克敬字叔能泰定帝時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
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
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忘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者為令

天璋致民稱頌元史

卜天璋文宗時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先是豪民頤海堰
專商船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
素無水天璋至始有水人謂天璋政化所致尋乞致事天曆二
年屬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
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
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
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復止憲司賦罰庫緡錢不
輸于臺留用賑饑御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
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
自引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儲儲天璋處之晏如也

別兒怯不花愛民元史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順帝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
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甌東開杭城
大火燒官廨民廬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
而火如此是我不得恩累死天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
萬三千餘戶給鎮一鎮死者亦如之入給月米二斗幼穉
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為歲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
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
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畧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
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漲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
不應在鎮三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召還除翰林學士承
旨仍掌宿衛

朵爾直班有政事才元史

朵爾直班順帝時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
詢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籍鄉民販入城而貴
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入其俗編柳為斗大
小不一豪賈稍偷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飾有司厲防禁
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
汰胥吏慎勾稽興廢墜鉅細畢舉苟有罪雖動舊不貸至邸百
司聞風悚懼

詳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八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九

臣門

愛人

又人心愛於人者

韓延壽尉史知悔前漢

韓延壽字長公昭帝時為東郡太守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上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燕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白微子太守不自知過躡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吏卒言延壽速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賈彪稱父後漢

賈彪字偉節桓帝永壽元年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城非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據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彪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孫權止伐魏書

孫權字德達魏明帝時遷平陽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脩宮

室而後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周畢後詔曰欲納諫言促進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嚴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

高敞全眾北史

齊文宣天保六年詔高敞領兵警長城于時六月敞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戲冰長史宋欽道以厭胃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威咸謂一時之要敞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敞於是親帥營伍強弱相待殆全者十三四焉

徐有功不忍杖罰唐書

徐有功高宗時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韋溫緩期賦辦唐書

韋溫字弘育仕唐文宗大和中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移刺溫責已金史

移刺溫世宗時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刺溫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頗決百姓惶駭不知所為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溫溫曰為政既厲水泛溢為灾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為百姓謝雖死不恨

陳薦營堤宋史

陳薦之者升宋真宗時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還使河決
黃河水官議於恩真深源之聞築隄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
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

若谷留養

宋史

李若谷字子淵宋仁宗時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
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旬于道者以分隸諸僧
寺助給春饗

馬默愛民

宋史

馬默字處厚神宗除知登州具沙門島居海中以配囚時囚家
官給糧者歲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
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
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願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

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吏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遺者

三

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為
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

滕元發安撫河北

宋史

滕元發神宗時為御史中丞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
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懷寢憂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
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飢除田租脩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
遂安

宗澤止浚河

宋史

宗澤字汝霖宋哲宗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
其直真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鄆延檄澤與邑令視河
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

道竊迂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後夫僅什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
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變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
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

鄭雍勸帝博施

宋史

鄭雍字公肅宋哲宗時為侍讀學士吳中大饑方議賑恤以民
習欺誣殺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
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謹主擇之濫而輕比屋之
死乎哲宗悟追止之

許楫詢民復業

元史

許楫字公度世祖至元十四年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時行
省命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衆楫於俘囚中詢究
得良民六百餘口即日遣還鄉里

賈居貞禁暴焚帖賑民

元史

賈居貞字仲明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貞
閉門不出詔驛將悍卒合謀擾民乃復出視事人恃以無恐及行
鄂之老幼號送于道刻其像于後祠之泮宮十五年遷江西行
省參知政事未至民爭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
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按其文帖於水火士
卒有挾兵入民家誣為賊匿以取財者取人子女為奴妻者皆
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居貞發廩賑之

徹里奏賑活邊民

元史

徹里世祖至元十八年召見常侍左右從征東北還因言大
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
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

完澤請蠲民逋元史

完澤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伏誅世祖咨問廷臣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入相華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藏進貢之錢粟悉蠲免之地類其惠

鄭制宜撫恤病民元史

鄭制宜性聰敏莊重成宗元貞元年入朝特受大都留守知也口事大德八年晉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殘給粟帛存者利之

置衛遼生元史

拜住仁宗時為中書左丞相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脫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文爾人為奴婢丞相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

王克敏字叔能

其民宜加賑卹請立仁宗衛總之命縣官廣出錢帛以贖置衛中以遂生養

王克敏字叔能又商人元史

王克敏字叔能泰定帝時為紹興路總管江浙行省撤克敏抽分船貨物著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敏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月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

敬徽字威卿文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曆

改元朝議欲盡我朝臣之在上京者徽抗論謂是皆指當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頗之獲免

便民以政事便於民者

韓休均賦唐書

韓休玄宗時擢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魏州刺史魏於東西京為近州歌興所至常統旄節休請均賦亡郡中書令張說曰免稅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恩惠貧民元史

郭林林只聖宗時為大同軍節度使奏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

馮壁賑饑金史

馮壁字子猷切領悟不九弱冠補太學生金章宗時調遷懷王傳縣有和雜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上殊苦之壁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

咸信造舟宋史

魏咸信字國寶建隆初授朝散大夫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改供奉官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浦第咸信方幼待母側微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太宗尹京咸信憲之意延見咸信於便殿命與御帶帶光進等較射稱善遂遷尚水慶公主嫁右衛將軍駙馬都尉踰年出領吉州刺史太平興國初真拜本州防禦使四年詔月俸外賜錢十萬五年坐違親吏市木西邊矯制免所過稅等罰一季俸俄遷慎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冬契丹擾邊王師出討悉命諸王奔鎮要地王承衍知大名

石保言知河陽戚信知潭州四年本部黃河清戚信以聞詔發
谷之利田畢就拜彰德軍節度八月遣歸治所淳化四年河
陽陽北城再命知州事太宗親諭方畧傳置而往時遣關承
翰備河橋戚信請及流水未下造舟為便承翰入奏方冬難成
請權置其役戚信因其去乃集工成之奏至上大悅河平遣還
後其後詔留祭限戚信以為天寒地涸無決溢之患復奏罷之

范曼言除苛賦宋史

范曼字貴參十歲能屬文太祖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太祖
謂曼曰朕今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隱給軍須之務悉以便
宜從事無庸一中覆也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
心計太平興國初召為水部郎中錢徽獻地以曼為考功郎中
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曼上言倣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果

合集事

箕帚之屬悉收算欲盡釋不取以蠲其弊後之

陳堯叟利民宋史

陳堯叟字唐夫為廣西路轉運使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
軍軍糧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
有遼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
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道鑿
兵具舟自取人以為便真宗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堯叟
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四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
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
地利之博者惟麻芋耳麻芋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
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獲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芋復一固其本
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上售百錢蓋歲

者於市者以故地有遺利民聚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
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芋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
得三十七萬餘匹自乾祐克平交廣布帛之供咸止及萬較今
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行勸之功日以滋廣欲
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芋頃畝折桑粟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磨
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
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李防勸鹽鑿障宋史

李防字智周舉進士真宗景德初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
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
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粳糧西北運而給以鹽則公私
皆利後採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

合集事

田數百頃民甚利之

夷簡請緩役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真宗時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
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
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歲冬挽運艱苦須河流通以卒
番送帝曰觀卿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

唐英植柳宋史

張唐英字次功乃張商英之兄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
味仁宗時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
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
貸種與民遂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皆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園
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間者皆美

鍾離置堤

鍾離字公瑜仁宗時舉進士為蘭州推官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洲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謹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神召伯埭旁人以為利

趙際石隄

趙際字叔平火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際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尺障其衝水不為患

胡宿捍水

胡宿仁宗時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銀數千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曆宿謂之曰君輩佐滕侯父

安石議塩

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除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東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

陳安石字子堅

仁宗時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塩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脩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塩付民而界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盜販為減進天章閣待制

君實言改法

如故焚拯溺宋史
司馬光字君實為門下侍郎時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政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國關不復買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塩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神宗本意也

汪綱浚河

汪綱寧宗時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元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淤漲三十餘里冊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神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淤涂則盡浚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

楊奐減課

便民元史
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欲數計為費

楊奐字煥然金末教授鄉里戊戌歲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非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况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東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閱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為前此清

司未之有也

史揖立法便民 元史

史揖字大濟元太宗以揖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時歲辛亥朝廷始徵包銀揖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者為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楮不通揖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便或謂楮幣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揖爭其不可曰盜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稅例配之議遂寢

晉亨言包銀聽民便 元史

張晉亨字進卿涉獵書史小心畏慎臨事周密嚴實器之以女妻焉定宗時實卒其子忠齊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微訟日不暇給歷七年吏畏而民安之辛亥憲宗即位從忠齊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銀六兩

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親民

士

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為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遂為定制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虎符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授帝益喜改賜璽書

董文炳為民棄官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元憲宗時為秦城令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衆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歛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

炳嘗上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公董令願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知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

鄭鼎浣田建橋 元史

鄭鼎幼孤自立讀書曉大義世祖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采天黨之粟脩學校厲風俗建橫澗板橋以便行旅民德之

撒吉思知務 元史

撒吉思世祖時授山東行省都督兵後民之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之紀軍抄不花田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懶獲民田為牧地撒吉思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

連谷關還其田 元史

士

烏古孫澤築堤溉田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為海北海南廉訪使甯州地近海湖沙鬪其東南陂塘鱸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塢三溪諸之為斗門七堤塢六以制其贏耗醴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比支別為牌設守視者府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為膏土民歌之曰烏古為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決決兮長我抗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

董文用以民耕卒運 元史

董文用字彥才元世祖時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

民為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之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罪將誰歸文用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佐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不廢

謝讓均監運役元史

謝讓字仲和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為吏補宣慰司令史國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為令史調河間等路都轉運監司經歷先是寬戶在軍籍者悉除其名以丁多寡為額輸鹽其後多顧舊戶代為煮鹽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戶既落籍為民必與舊寬戶均役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額

入必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益由是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甲乙以均之成

宗時遷戶部員外郎

拜住奏免江淮增糧元史

拜住元吳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至治三年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頗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尤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

侯斯蠲米金征賦元史

揭傒斯字彛碩龍興富州人文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米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

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其甦富州人至今德之

徹里帖木兒請給商鈔元史

徹里帖木兒文宗時除留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為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為政部內肅然

乃蠻台給鈔禁毀屋元史

乃蠻台文宗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閣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過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備宿怨拒糴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

為隊捕強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

乃蠻台取官庫未燬皆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墻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

鐵木兒塔識市米革弊元史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順帝至元六年遷中書平章政事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五文謂之紅帖米賦壽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壽米貧民買其壽貼以為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

遺愛

有德於世致人懷慕者

子產國內派涕事文類聚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如野哭商人罷之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箏之聲

望碑墮淚晉書

羊祜字叔子晉武帝時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在襄陽多惠愛既卒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阿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

西土樹碑晉書

扶風王駿晉武帝咸寧初鎮關中駿善撫御有威恩勸課農桑

集卷九

五

與士卒分役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貴愛如此

王祥清達晉書

王祥字休徵晉武帝時乞骸骨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及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帛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衛玠棟梁事文類聚

衛玠晉武帝時為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徵慕東玠之薨謝幼與發哀於武昌感慟不台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弘比召伯晉書

劉弘晉惠帝時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弘卒後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劉俊致民感泣南史

劉俊字士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為宋明帝所親待後遷安遠將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俊脩耒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屬之於是乃立明帝崩後表求奔赴救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

雍民思環南史

集卷九

五

張環字祖逸齊武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登岷山有野老來乞綽問何不事產而行乞綽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綽由是深加嗟賞

蕭憺見悲惜南史

梁蕭憺字僧達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武帝天監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與字接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入多向化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贈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乃薨二宮悲惜輿議

幸者七焉。僉有患西土。荆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安有吉日。移以避哀。

蕭秀致民哭祭南史

梁安成康王蕭秀武帝弟也。天監中為郢州刺史。後遷雍州刺史。將之官。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南徐荆郢雍四州人皆聚哭。為白幘。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至都。贈司空。謚曰原。

賈氏崇祿唐書

賈敦頤。唐太宗時徙麻州刺史。顯慶中。沱泥二水歲溢。盜壞室廬。寢處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初。敦頤在洛州。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人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泥崇祿碑。

李白三柳比甘棠唐書

李白三柳比甘棠唐書

李白酒唐玄宗時為襄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甘。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若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紅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元德秀致稱文行先生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玄宗時為河內太守。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喬潭時為陸渾尉。庇其壟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尊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是荷辭。侯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子未嘗。以戒荒淫貪。

俊綺航察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頴士。劉迅及李。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崔戎民留唐書

崔戎字可大。憲宗時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軍無重。矯激以考。後人也。從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子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也。持取其韓時。詔使尚在。民泣請。白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悲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去。民追不及。乃止。

裴度致思風烈唐書

裴度唐憲宗時拜太師平章事。至文宗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宗賢寬簡見愛金史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後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遷侍左右。甚見親信。臨薨。復叛。命宗賢復取之。為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攜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兼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兼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為如何。眾對曰。公勤清。德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海陵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纒。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

張中孚致數萬人送葬金史

張中孚字信甫海陵時遷尚書左丞相封南陽郡王又進宗工卒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墓之日老穉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為嚴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遠原國公

邵陳二字致民歌父母 事文類聚

邵瞻宋真宗大中祥符時知廣州盤內河通舟船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韓魏公立祠 事文類聚

韓魏公琦宋英宗時所立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立生祠為塑像歲時瞻莫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

司馬光見愛 宋史

宋哲宗時司馬光知陳州過關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云朝廷厚自愛以活我

溫公百姓畫像 事文類聚

哲宗時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弔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盡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張憲惠愛蜀民 事文類聚

張忠定公憲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宋高宗時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畫像以事後帥李玿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實錄也

蕭拜佳感民謠言自釋 元史

蕭拜佳成宗時出知中山府以愛去官仁宗為太子過中山有同官者請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憐迎候煩勞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求是以禱也帝意遂釋

撫民 能撫養生民者

朱祐禁兵擄掠 後漢

朱祐字仲先光武時從征河北後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卒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擄掠百姓軍人樂故縱

多以此感之

劉表愛民養士 後漢

劉表字景升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獻帝時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南接五領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萬餘初荆州人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安慰服膺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恭母聞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趙儼請還綿綿 魏書

趙儼字伯然京兆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曹操以儼為朗陵

長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備見
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綌小人樂亂
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祥也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
當送綿綌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因窮鄰城並叛易用傾湯
國家宜垂慰撫所敘綿綌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令下郡
綿綌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

應詹百姓歌頌 晉書

應詹字思遠器識弘遠劉弘鎮荆南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
郡軍事懷帝永嘉初時政令不一諸蠻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
銅券與盟由是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曰
亂離既晉殆為灰朽倖倖之運賴茲雁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
拯我塗炭惠隆立昇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盧潛字武平 北史

任彦升訪民寒溫 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時為新安太守在郡尤以清潔著名民年
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
入三斗便出教長斲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
楊梅舊為太守所來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
餘年未之有也

盧潛字武平 北史

盧潛字武平梁武帝時除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
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還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
脩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
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
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

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士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使出救括江淮
間馬並送官厰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
畧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
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
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

塔出撫淮西平廣海 元史

塔出世祖至元十三年以伐宋功加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領淮
西行中書省事時治淮諸州新附塔出禁侵掠撫養練士卒
備邊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塔出宣布恩信所
至溪峒効款廣東遂平

慶童卹民理政 元史

慶童字明德順帝至正十年遷江浙行省平章明年盜起汝穎

已而蔓延于江浙東之饒信徽宣鈔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

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既
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誑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
發官粟以賑之省治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為
工役而償之以錢抗民賴以存活者尤衆

恤民 能憐卹生民者

貢禹勸元帝定賦稅 前漢

貢禹元帝時為諫大夫數陳得失禹又以為古者民亡賦筭口
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
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
十乃筭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嚴綱憂代官剛猛前漢

嚴綱哀帝時為潁川太守綱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然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綱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綱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綱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必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僂仆者故相弔耳綱至拜為美俗使者

沈懷文陳寬調法南史

宋明帝時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而復舊

乙迭表乞紓脩建金史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

集事卷九

廿

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弊如此其糾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素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素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脩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還有營繕也卿可悉之

黃黼活衆宋史

黃黼仁宗時第進士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浙東頗海之田以旱勞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潛計貸之既陵飢民取糴糶糶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續錢

賑濟所全活甚衆

守賢對奏元史

李守賢字才叔元太宗時加金紫光祿大夫知平陽府事庚寅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守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萬頭仍徙閬中生口墾地河東平陽當移粟萬石輸雲中守賢奏以百姓疲弊不任輓載帝嘉納之

文用寬民役元史

董文用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用力辭世祖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綱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晚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未故

集事卷九

苗

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興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泰政奈何格上命邪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期

唐仁祖驗口賑飢元史

唐仁祖字壽卿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飢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偕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張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卹民而已何卹爾之言卒以大口給之

省臣言免租當與佃民一體元史

成宗即位至元三十一年冬十月卒已江所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敬儼弗增羨額元史

敬儼弗威卿武宗至大元年左遷為兩淮轉運使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汙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臣事事遂止

撫諭能撫恤曉諭於人者

江道招撫晉書

江道字道載晉穆帝時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一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迫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極負而至

仲文論堅有三善北史

于仲文周宣帝時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尉遲迥將擅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謂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慮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揚堅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

檢讞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仁三也忻自是遂安

韓愈宣撫鎮州唐書

韓愈字退之擢進士第憲宗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後拜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軍亂殺節度使中書令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諭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恃穆宗亦悔詔諭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訝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約紂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

在平亦有居官者乎宋史

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與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之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又圖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處仁感動蠻夷宋史

徐處仁字擇之徽宗時舉進士甲科為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

魏璠不辱君命元史

魏璠金宣宗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時武仙軍次五保

不求使仙者或薦瑞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給騎四人
以後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瑞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
其中材勇者為帥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効金主謂其處
置得宜繼開仙率餘眾保留山瑞直趣仙所宣諭之或說於仙
謂瑞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刃若欲殺瑞然且引一吏與瑞辨
瑞不為動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奈
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
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
不然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

苗夷從命 元史

張廷瑞字天表元世祖時以功授成都總管佩虎符蜀平諸蠻
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洞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

入洞門

魚通司擊其入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求告
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聞殺為勇令如蜂毒
一人而即以門牆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悞當自
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
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
為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
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生聚羊腓卜之視肉之文理
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能令公馬果白
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

文炳安靖山東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世祖時李璫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為山
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中炕

三年閏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府不
設警衛召璫故時吏立之庭曰璫狂賊誅汝等璫已誅死汝
皆為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畧使得
便宜除徵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
功者所部大悅山東以安

張礎招諭其逆黨請罪 元史

張礎字可用世祖至元十四年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以礎為江
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為
奴礎勸燕之遂安縣民聚眾負險為亂命礎與同知浙西道宣
慰使劉宣領兵捕之宣即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
字宜遣人招諭以全眾命宣不可礎曰諭之不來加兵未晚遂
遣人諭之逆黨果自縛請罪礎釋之宣乃嘆服

岳柱止兵諭民復業 元史

岳柱文宗至順二年除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桂陽州民張恩
進等嘯聚二千餘眾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岳
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為民害耶不可宰
執皆失色憲司亦以興兵不便為言岳柱終持不可遣千戶王
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曰致我為非者兩巡檢司
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其眾皆使復業一方以寧

撫綏 能撫慰生民安業者

巫臣善謀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中

公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附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遂傳於諸

衛卒報德前漢

蓋寬饒字次公漢宣帝時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
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
病者身自撫循臨門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蓋交代上臨
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
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

皇甫嵩字義真漢靈帝時遷北地太守嵩甚得衆情每軍行
輒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
事而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皇甫嵩字義真漢靈帝時遷北地太守嵩甚得衆情每軍行
輒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
事而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皇甫嵩字義真漢靈帝時遷北地太守嵩甚得衆情每軍行
輒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
事而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江東悅附晉書

王渾晉武帝時鎮壽陽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
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
士莫不悅附

穎衆散遣晉書

成都王穎字章度晉武帝第十六子也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
北將軍齊王同驕倨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
書令十粹喻穎入輔政并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
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
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
事解散欲還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
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

楊津慰諭還業北史

楊津魏孝文帝時除定州刺史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
椿得罪出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
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閭閻悅服遠近稱之

傅豎眼乘傳撫夷療北史

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
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州
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梁王趙清荆率衆
屯孝子公社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
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社遣征
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傳豎
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其圍逼晉壽朝廷

集要卷九

卅

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
迎道路於是而定

子華撫集蒙右北史

拓跋子華字伏榮魏孝莊帝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
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蒙右委之管籥衆皆感
悅境內帖然

姜暮事唐平薛事文類聚

姜暮事唐平薛仁果擢秦州刺史高祖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
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
恩信盜賊衰止

柳開招誘郡盜事文類聚

柳開字仲塗宋太宗時征河東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

從潤州開至治所招誘郡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夫豈不可

高瑱撫安諸營士卒

宋史

高瑱宋太宗時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成兵有以廩食陳腐諱言者瑱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營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

辛次膺號令不煩

宋史

辛次膺字起季幼孤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徽宗政和二年登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閔寇范汝為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遇賊衝壯至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

辛次膺

宋史

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

文蔚以慈惠撫衆

元史

董文蔚字茂華世祖時授葉城等處行軍千戶南鎮鄧州與荆襄接壤邊城壁未築是年冬十一月脩光化乙卯立毗陽丙辰築葉陽文蔚悉摠之治板幹具各餉儲餼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其饑飽藥其疾病見執役者常以善言撫之弗事威猛衆咸感曰他將領役鞭笞辱不恤困苦今董侯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各盡力成之

歐陽玄軍討諭蠻獠

元史

歐陽玄字原功仁宗時賜進士出身授蕪湖尹教化大行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喻月亦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

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聞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縣役橫歛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獠人遂安

興學校

興舉學校者

虞溥大脩庠序

晉書

虞溥字允源晉武帝時襲父祕職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專心墳典郡寮孝廉楷碧衛瓘並器重之除鄆陽內史大脩庠序招廣學徒作誥以獎訓之於是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

鄆道元表立學序

北史

鄆道元

北史

鄆道元魏孝明帝時中魯陽郡道元表立學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

韋弘機立學

唐書

韋弘機太宗貞觀時為左千牛胃曹參軍使西突厥為西征記比還帝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陷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敦勸生徒錄是大化

張謐延士講教

事文類聚

張謐唐德宗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無擇尊儒建學

宋史

祖無擇字擇之宋英宗時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授熱淮
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
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褒聖曰尊聖唐開
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復嗣非禮也於是下近
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袁州自蒙晉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
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
風由此始盛

陳襄勸民就學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宋神宗時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老來
賀作勸學一篇且論之曰爾遣子弟亟來就學於是從之翕然
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
得出境

純仁一新學校

范純仁宋哲宗時知襄邑縣字學校倉庫皆一新之又營學田
擇鄉之賢者以教其入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焉

程振請祀孟軻

程振字伯起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遊徽宗幸學
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
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後之

洪興祖一新學校

洪興祖字慶善高宗紹興四年起知廣德軍一新學舍因定役
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刻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
有六人

楚材造講興文

耶律楚材字晉卿元太宗拜為中書令時既討汴梁楚材
於太宗遣入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
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陔王萬壽諸著
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
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惟中崇儒建太極書院

楊惟中字彥誠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
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
籍口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
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鄧復等州
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
儒周淳順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

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

耶律有尚不振儒風

耶律有尚字伯強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
第世祖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燕國子祭酒
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為齋長以件讀有尚其一
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
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鄴州為政以寬簡
得民情裕宗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事
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
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
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尚有尚監國子
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思廉振起雲南學校 元史

思廉字介甫為御史中丞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思廉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緩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烏古孫澤肖像學宮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為興化路總管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衣方儀並肖像祠于學宮

立道建學 元史

張立道字顯卿元世祖朝授大理等處勸農官自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

拜住整治學校 元史

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

拜住整治學校 元史

拜住英宗時為中書左丞相每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王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官議極治之

嶮嶮勸帝崇尚儒術 元史

嶮嶮元文宗時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順帝即位大臣議嚴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嶮嶮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存設如初就命嶮嶮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脩進講帝

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嶮嶮從容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

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

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時脩邊金宋三史歲久恐致

闕遺後置局纂修實由嶮嶮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

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推道德正直帝從

其請為之下詔嶮嶮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飢渴以

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忙勢者言曰儒有

何好君熱愛之嶮嶮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

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御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

名習書誦呈其款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

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寢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

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

不愛儒學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

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

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

視也達官色慙

正風俗

能移風易俗歸於正者

王吉言夫婦人倫綱 前漢

王吉字子陽為博士諫大夫上疏於宣帝曰夫婦人倫大綱天

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

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誡於婦逆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教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裴頠著崇有論晉書

裴頠字逸民惠帝時轉國子祭酒兼右將軍後遷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有名而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凌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韋珍論蠻祭不用人北史

韋珍少有志操觀孝文時歷位尚書南部郎為使招慰蠻左淮源舊有祠堂蠻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後約而改

高士廉化蜀民唐書

而改

高士廉化蜀民唐書

高儉字士廉高祖武德五年儉與交趾太守兵才來降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忌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勸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駟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

義方教化蠻苗大服事文類聚

王義方唐高宗時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柔稷非馨馨在明德酌水

而祭時當感夏風肅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便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苗大服

席豫教民埋歛唐書

席豫字建侯玄宗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汴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歛明列科防俗為之改

李昂中厲條禁民不再犯唐書

李昂淮安靖王神通之曾孫少孤事母孝母喪哀毀三年家人未嘗見其言笑初為黃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唐玄宗時四遷至檢校太原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死者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院有狗數百頭習食

李惟清簪巫教民服藥宋史

皆為人患害吏不能禁昂至遣捕群狗殺之中厲禁條民不再犯遂革其風俗

李惟清簪巫教民服藥宋史

李惟清字直臣太祖開寶中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舡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范旻禁淫祀宋史

范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父任右千牛備身太宗時嶺南平遷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賢棄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已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者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

嗣宗徽廟 宋史

三嗣宗字希阮太宗時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楊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徽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

張友直止邪術 宋史

張友直字益之仁宗時知越州州民每春餉財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夫友直下令禁絕取所獻財建學以延諸生

呂大防約民為善 宋史

呂大防字微仲哲宗時進士及第初遷著作佐郎後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及郡公退居藍田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王回革祭鬼 宋史

王回字景深第進士哲宗時調松滋令荆河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

包恢曉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惑悟為之衰止

御史臺正趙氏之罪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二年二月癸丑御史臺臣劾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以其弟婦趙氏為妻廢絕人倫杖八十三年不齒時大成已死惟市杖趙氏八十

不忽木奏追怒官 元史

不忽木世祖時為中書平章政事成宗元貞元年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徹里清憲綱美教化 元史

徹里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夷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微職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首傷風敗教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

攻伐 奉君命攻伐它國者

齊衛鄭來戰于郎 元傳

魯桓公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郎我有辭也初此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鮑叔殺子糾 左傳

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畏戎路得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力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趙宣請師伐宋 國語

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伐宋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

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備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龍衰侵之事陵也是故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傲其民也龍衰侵無聲為暫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

事見魯文公十六年

鄭子罕伐宋獲將鉏樂

左傳

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內敗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荀瑩忿攻偃陽

左傳

魯哀公十六年

四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句諸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枕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子胥勸用孫子伐楚

吳越春秋

孫武子陳女兵以整齊請吳王觀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慶心思士欲與兵

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伐楚司馬成乃謂令尹子常曰大傳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哉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諂口民莫不知其過今無事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郢都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晝乘威銳志結讎於楚故疆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讎以自安愚者受侮以自亡今子受讎國已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

趙簡子討鄭不道

左傳

魯哀公十六年

四

魯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安車之飾與罕嗣兵車先陣罕駒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役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三千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諫園免忘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結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轎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鄒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

子勉之死不在冠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集之吏結之御對曰古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刺賊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劇蹟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繫簡子中有斃手車中獲其遺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遺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殺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咄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

集事卷九

聖

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將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成材兩將皆絕

康子伐邾 左傳

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得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繫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慶其公宮衆師盡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

子之於內諸負瑕負瑕故有解

楚子期伐陳 左傳

魯哀公九年冬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十年秋吳子使來復微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諸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齊魯相攻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齊為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將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二子季守一子叔孟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辯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美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

集事卷九

聖

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講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文天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頡頏御而洩為右將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從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尤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首綏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洩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拒之伍曰走乎不拒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拒曰惡賢徐拔而死師獲甲

晉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
孟孫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那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
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雙僅汪錡乘死皆殞孔子曰能
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義也

穆子伐鼓國語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
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
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
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
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二也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買貳令軍吏呼城敵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

范蠡從越王伐吳國語

越王召范蠡而問言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殮今歲晚矣子
將奈何對曰微君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
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之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
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夫謀之
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急時不再
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
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
以為紀無過天極究其所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
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壞月盈而匡古之善
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偕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

先其後者用人無藝往役其所剛柔以禦陽即不盡不死其
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將欲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
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
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
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乳益左以為壯蚤安無
失必順天道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范蠡文種感夢敗吳吳越春秋

越王二十一年越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而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
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於弩越軍
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
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
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
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
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
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瞿
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遂棲吳王
於姑胥之山

范蠡滅吳國語

吳王夫差率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敢
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

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畢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特易濟矣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吳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鼃之與處而龜鼃之與楮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哉諺者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維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

○集要卷九

四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繫鼓與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韓信立漢赤幟破趙前漢

韓信與張耳俱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此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不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倍

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單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遂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

○集要卷九

四

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校皆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韓信決囊水敗齊前漢

韓信欲擊齊齊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楚使龍且救齊齊王龍且升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聞窮冠父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
客至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母戰而降也龍且曰吾
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膝
下無燕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
齊半可得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囊盛沙以壅水上派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
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
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
城陽虜廣

衛青擊胡右賢王 史記

武帝時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
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

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
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
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
裨小王十餘人

耿弇攻祝阿 後漢

耿弇字伯昭事漢光武累遷建威大將軍光武命東征既拔臨
淄張藍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
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眾吾
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
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
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其鋒令
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感直

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
引精兵以橫突歆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奔弇服以佩刀截之
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
出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劉歆兵盛可且閉營休士
以須上來弇曰乘輿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
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弇知歆因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歆
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十九里僵尸相屬歆還
謂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皇帝
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
之西界功足相方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弇因復追出步弇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史詣行在所

岑彭討蜀破之 後漢

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
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
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岑彭字君然漢光武時遷征南大將軍封舞陰侯光武自將
破隗囂圍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帝置蓋延耿弇圍
之而車駕東歸勅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顱為白公孫述
遣將任滿田戎程汎下江關拔夷道夷陵擄荆門虎牙橫
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岑
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建武十
一年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

軍營欲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梓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梓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橫崩度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減官劉散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典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

卷之九

五

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官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十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吳漢滅蜀後漢

吳漢字子顏事漢光武累遷大將軍定封廣平侯建武十一年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所向皆捷進軍攻

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米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辟豐因圍之漢乃詔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

卷之九

五

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響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眾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

之旦日城降

班超發兵討焉耆王廣斬之後漢

班超字仲升事漢和帝既定莎車疏勒等國月氏歲奉貢獻而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國兵合七萬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湏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侯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支奉牛酒迎超超詰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夫人迎超於

今案

五

計犂耒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廣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家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父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湏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父等所錄亡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司馬懿滅公孫淵魏書

魏明帝景初二年遣太尉司馬宣王征公孫淵六月軍至遼東

淵遣將王甲行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陽圍堅二十餘里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堅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連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軍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士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派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

王濬伐吳孫皓出降晉書

今案

五

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乞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伯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與觀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觀送于京都收其圖籍

羅尚攻殺李特晉書

羅尚字敬之晉武帝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乃假尚節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荆州刺史宗公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休阜兵盛諸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偽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冠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

桓溫伐蜀

字元子晉穆帝時為荊州刺史領護軍南蠻校尉假節時
蜀李勢微弱溫志在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眾西伐時康獻太
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
場其以為憂及至蜀戰數勝蜀將鄧粲等堅勸勢降乃面縛
與檄請命溫解縛焚觀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月舉賢旌善偽尚
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
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悅

桓溫拔頭敗績

桓溫字元子晉廢帝太和四年以溫為北平將軍徐充二州刺
史溫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具討譙梁皆平
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

留鑿井而飲

行七百餘里慕容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
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歸罪於袁表廢為庶人真怨溫
誣已據壽陽以自固

檀道濟北伐釋俘感眾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太尉劉裕北伐以檀道濟為前鋒所至望
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
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呂光攻龜茲城

呂光字世明符堅時拜驍騎將軍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攻龜
茲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僧胡僧弟咄龍侯將廋率
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頡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
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鐐射不可入以草索為繫策馬擲人多有

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元曰彼眾我
寡管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還營相接陣為勾鑠之
法精騎為將軍彌縫其關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
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姚弋弼攻禿孤俘檀

後秦主姚興遣其將姚弋弼伐禿髮檀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
河西邀之傳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眾至漢口昌松太守蘇霸
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
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
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俘檀
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疆敵在外內有叛豈兵交勢
敗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俘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

女為軍賞

命諸郡縣驅牛羊於野飲成縱兵虜掠俘檀遺其
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
弼固壁不出俘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
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威遣射將孟
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
之顯乃養罪欽成遣使謝俘檀引師而歸

王鎮惡攻取長安

王鎮惡宋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初宋武帝與王
鎮惡等期若赴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
為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救援時帝軍入河
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止戶指河上軍示之
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

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
讚引退大軍以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直至渭
橋鎮惡所部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汴渭而進艦外不
見有行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
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
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
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

王建破參合殺降

北史

王建廣寧人也為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謁道武帝無勝
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識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

金華元

卷

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
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
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阮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
車駕出并經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
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士
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栢肆塢
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
貪而謀意在冀獲悉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
夜徒何人共立慕容寶驎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
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
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嘆其面

于謹北伐蠕蠕

北史

于謹字思敏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魏孝明帝時又破六
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風聞謹名碑
為鎭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
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
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葦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
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
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
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曹安表攻拾寅

北史

魏定陽侯曹安文成帝時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
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念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
高涼王邲再征之竟無多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

金華元

卷

蘭不犯王塞不為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為
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
其地安曰臣昔為饒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
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
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
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
山諸軍齊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
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為然乃引還獲駝馬二
千餘萬

高歡攻孝寬不克退死

北史

韋孝寬仕西魏為南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轉晉州刺史尋拔鎮
王瑩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

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文帝大統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巖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破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鉤縶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

方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死

紹宗討侯景

北史

慕容紹宗慕容暉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齊神武時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及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侯景陽侯蕭明於寒山廻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敗賸賜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鞏曰誰教鮮卑小兒辭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孝寬悉平關東

北史

韋孝寬周靜帝時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伐東魏七月軍次河陽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雖堞宇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擊斬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海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

宇文忻破尉遲迥

北史

宇文忻字仲樂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顯驍驍監軍與頊家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共武陟所擊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

是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藉聲如雷震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

賀若弼平陳北史

賀若弼字輔伯隋文帝開皇九年以弼為行軍總管伐陳進兵也蔣山之白士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負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此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封寶弼至呼封寶視之封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

金華集

本

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志恨不獲封寶於是與禽相約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封寶作降牒命乘驛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藏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頻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十艘於廣陵內陳人規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又大兵將度乃卒通漬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運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戰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

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拉刺史列將弼家珍翫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

楊素伐陳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為行軍元帥君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可餘尺左右前後置六牆竿竝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很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難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衝而進遣開府王長龍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

金華集

本

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

楊素戰捷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為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縱巖縱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

長孫晟兵破雷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隋文帝時為秦州行軍總管仁壽元年晟表奏

曰日夜登城樓望見積石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微地謹駭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最為受降使者送樂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最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思力教樂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携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皆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樂干安置于積石事畢入朝

史祥討慕容良破之北史

史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隋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為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又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慕容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解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特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衆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慕容良棄軍走其衆大潰

陳稜伐流末北史

陳稜字長夔少驍勇隋煬帝大業中與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末國月餘而至流末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饋軍稜乃率衆登岸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斬其小王歡斯老模其日霧兩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露稜乘勝破其柵殺渴刺兜獲其子島

槌虜男女數千而歸

李靖平江南唐書

李靖字藥師高祖召入朝受方畧副李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輔公柘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柘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待公柘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柘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君集討高昌克之唐書

遂平

侯君集唐太宗時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高昌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積圍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膚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頻吾城下一冉旬食盡當潰吾且條而虜之君集次積口而文泰死候騎言國方堊死君請龍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伐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也遣人諭之不下乃引撞車毀其堊飛石如雨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高昌無援乃降

仁軌平百濟唐書

劉仁軌字正則高宗時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

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滑而船果後沒坐免官
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即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
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納後堂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
淳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執檢校帶
方州刺史統文度之眾并發新羅兵為援仁執將兵嚴整轉聞
陷陣所向無前信尋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
并其眾招還叛亡勢張甚仁執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
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執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
留計將士咸欲還仁執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
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
心腹雖孽孽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
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厲亡矣今平壤不

集事卷九

李

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
正以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衆合內構勢不支
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
真峴城仁執夜督新羅兵薄城拔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饒道
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援弓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
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
陸之衝盡先擊之仁執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
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山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
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執與杜蘇扶餘隆蘇然津
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扶餘
豐脫身走獲其寶劔偽王子扶餘忠勝志等率其衆與倭人
降獨首帥延受信據仁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

好黑齒常之肅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執以示心
之併取仕存自効即給鎧仗糧糈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
甲濟要資寇便也仁執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効尚
和疑二人訖拔其城進守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
師等振旅還

李勣平高麗

李勣字懋功高宗時累遷至尚書左僕射仍以開府議同三司
知政事龍朔元年為遼東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勣進拔城
十有六郭符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薛仁貴拔
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保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
救倭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
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

集事卷九

李

事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智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不
有衆也諺云軍無糧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閱俄為我鄉導虜之
情偽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
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
矣虜仍存仇人相掠實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
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
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
後期呂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綠拔辱夷城
悉師圍平壤九月滅遣男建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
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淳屠信誠遣諜約內
應五日闔啓兵譟而入火其門燬燭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
執藏男建等收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便道獻俘

昭陵凱而還

李穀敗南唐兵五代史

李穀周世宗時命為行營都部署從帝征南唐李景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舟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刀於拒馬維以鉄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鉄疾乘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宗弼伐宋約和金史

卷

宗弼本名幹斡又作兀朮亦作幹出或作是幹出太祖第四子也熙宗天會十五年伐宋以功為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二年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蘆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與議宋主乞先飲兵許幣色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撤改往軍中勞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脩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未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

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幣色公邊州城既蒙恩遣許倫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極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詔書無使幣色永有憑焉通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察冕圭寶璽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濟齊盟自貽顛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勸我師茲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謗爾東封奏押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

賽不大敗宋兵金史

完顏賽不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尋為殿前左副都點檢平章僕散揆伐宋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分路侵蔡聞郭倬李爽之敗阻濰水不敢進於是揆遣賽不及副統尚厠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史完芳達吉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濰水漲宋兵托橋以拒賽不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賽不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其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

赤盞守城相攻金史

赤盞合喜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三峯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北行留速不斛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辰曹王入辭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於壕列木柵以新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丹橋時新雨車駕忽出入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汙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候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

赤盞守城

充

至有感泣者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為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兵不遠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母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過南薰門值被創者親傳以藥手酌危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旦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壘城上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為之平破大鎧或碌礪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露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砲石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橫橋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襲不可撲救合喜先以

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命耳四月臘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知不可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持論甚力

赤盞擊敗契丹

宋史

符彥卿字冠侯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兄彥饒亦鎮滑臺俄而彥饒叛彥卿上表待罪乞歸田里晉祖釋不問改左羽林統軍俄兼領右羽林改鎮鄴延少帝幼與彥卿狎即位召還出鎮河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率所部拒戰瀋淵契丹騎兵數萬圍

赤盞守城

中

高行周子鐵丘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德免又副李守貞討平青州楊光遠移鎮許州封沂國公開運二年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畧北鄙契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于陽城軍中乏水鑿井輒壞車絞泥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等然之遂潰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其主棄橐駝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萬以歸少帝嘉之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

令坤攻唐兵擒孟俊

宋史

韓令坤周世宗時為龍捷左廂都虞候時世宗親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鼎等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安堵南唐東

都副留守馮延魯為僧匿寺中令坤求獲之送行在遂以令坤知州事由是泰州懼以城降時錢俶受詔攻常潤圍毗陵反為南唐所敗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蜀崗逼揚州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緝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

田重進破契丹兵 宋史

田重進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麾下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至瀛州刺史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征太原還錄功擢為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河決滑州韓房村重進緝護其役以劉吉為之副河遂塞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

兵傳飛狐城下用衣繼忠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十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遂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州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師蕭瑗理執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重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淳化二年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

米信戰陣失律 宋史

米信少悍勇以善射聞太宗雍熙三年征幽薊命信為幽州西正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眾復來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

信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六十數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

吳玠戰退金人 宋史

吳玠字晉卿宋高宗時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紹興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弟玠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玠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初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彥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玠率輕兵由上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揚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策右繞隨急而後戰又

速不台伐滅里 宋史

速不台元太祖皇帝會諸將於禿兀刺河之黑林問誰能為我征滅里吉者速不台請行帝壯而許之乃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行規其虛實速不台繼進速不台戒阿里出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去則遣之使若挈家而逃者滅里吉見之果以

逃者遂不為備已卯大軍至訖河與城里吉遇一戰而獲其二將其眾其部主霍都奔欽察速不台追之與欽察戰于王峪敗之壬午帝征回國其主城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于灰里河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眾入焚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為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城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盡獲其所棄珍寶以獻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戰為我家宣勞朕甚嘉之賜以大珠銀罌又至阿里吉河與幹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為民還以聞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引兵從睿宗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合達即步騎數十萬待戰睿宗同以

卷九

七

方畧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師集三峯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雪大作其士卒僵仆師乘之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復振

元良合台伐烏蠻

元史

元良合台初事太祖時憲宗為皇孫尚幼以元良合台世為功臣家使護育之西征烏蠻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冬十月進兵壁境其國主陳日哭隔江列象駢步卒甚盛元良合台分軍為三隊濟江徹徹都從下流先濟太師居中附馬懷都與阿木在後乃後徹徹都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附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為我擒矣師既登岸即縱與戰徹徹都連命蠻雖大敗得鴛舟逸去元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元良

合台入交趾為久駐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哭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

趙壁攻敗宋將

元史

趙壁字寶仁為河南絳署使世祖至元元年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間使約降者帝命壁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朮密議命壁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泝流入後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懼不敢動明旦阿朮至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兵壁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于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眾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三百餘人

伯顏奉命伐宋

元史

高

伯顏元世祖時拜中書左丞相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伯顏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禔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馮福建言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剌罕以兵拒沙蕪口

逼近武磯延陽羅城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于淪河磯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千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脩攻且進軍陽邏堡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脩吾甲兵失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伯顏却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構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

金華集卷九

辛

弘範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遂俾阿木出其不意率萬戶晏徹兒忙古歹史格賈文倫四翼軍奔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似洲阿木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木橫身蕩決血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千餘艘遂得南岸阿木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闖關而復合者數次南軍阻水下得相薄遂起停橋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丙辰阿木遣使來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大潰數十萬眾死傷幾盡貴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諸將謂潰大將不

可使逸去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伯顏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也諸將稱賀伯顏辭謝之阿木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伯顏從之已未師次鄂州遣呂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鄂侍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庚申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與國皆以城降程鵬飛以其軍降

阿里海牙定荆南元史

金華集卷九

宋

懼無敢取民之策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不進徇江陵至元十有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張榮實擒其中堅解汝楫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緩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瑛孫制置高連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成券軍除其舊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鄂歸峽常德澧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

伯顏辭詔伐宋元史

伯顏世祖命為中書左丞相至元十一年奉命伐宋十二年四月乙丑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

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遣降人游介質奉詔書副本使于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辛丑以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伯顏書來見再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取不每年進奉備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即位之初奉國書脩好汝國就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與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下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頓首泣不已

安衆

虞變而能安定衆心者

司馬師目出醫被晉書

晉司馬師初自有寵煥使醫割之及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作亂師征之至淮欽之子嵩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

楊公則堅卧不起南史

楊公則字君翼為梁武帝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

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分擊之東昏軍乃退

王素諫止恭宋史

王素宣仲議宋仁宗時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怛怛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違詔止其後水亦不害

軍政

行兵有政事紀律者

司馬懿奏遣將士還家晉書

魏文帝景初二年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司馬懿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云懿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

劉弘勸農以撫兵晉書

劉弘字和季有幹畧政事之才與晉武帝同居永安里累遷至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晉惠帝太安中張昌作亂弘以弘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將討昌悉降其衆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數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乃調罰王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行立威聲唐書

裴行立唐玄宗時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畧使部將杜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心經畧使多假借恭恣于治行立陰祀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休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

期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於志為風行

永德勸世宗懲失

宋史

張永德字抱一周世宗時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陣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蚬時宋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眾及駐上黨世宗晝卧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

晏殊請行軍政

宋史

晏殊字同叔宋仁宗時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倫戰閱又請出官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

也先執鯨送行

元史

石抹也先元太祖命侵木華黎國王征伐以軍功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時石天應與蒙古數十據興中府也先分兵降之奏以為興中尹又命也先副脫忽闊里必監張鯨等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川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鯨送行在所帝責之曰朕何負汝鯨對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為質當活汝鯨語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殺使者應其兄矣致既伏誅也先籍其私養敢死之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于朝

賜虎符進上將軍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高舉遼水之西際水之東悉以付之

申令

申明軍令者

商鞅黥傳師

史記

秦惠文王立衛鞅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傳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

衛鞅罪民不議

史記

秦孝公用衛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

後民莫敢議令

秦書

吳陳傲厲後屬

史記

秦二世時吳廣陳勝既殺尉召令後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後屬皆曰敬受命

彭越斬後

前漢

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會後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令位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

操不以尊屈法親書

曹操後漢獻帝時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於是曹操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議以春秋之議罰不加於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不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州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陸遜戒諸將戮力

陸遜字伯言吳主孫權以為鎮西將軍率衆禦劉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

今集卷十

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

獻王下令低肅

晉齊獻王攸武帝弟也降身處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道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擬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避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今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頽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肅

李晟斬逆拘衆

李晟進京賊謂北鄆坊商等六人謂之六人入京者右金吾少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輕通家問違者斬道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二即斬以拘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岳飛秋毫無犯

岳飛字鵬舉高宗時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師每休舍謀將士往往披裘帶笠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蹏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釣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啖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成遣妻問勞其家死率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領犒約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火擊拳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

今集卷十

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倖過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



臣門

方畧

有謀畧方法者

屈瑕服絞為城下之盟 左傳

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柳慶獲賊此史

今集事

柳慶字更興西魏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柳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勝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宇文用人致死力 北史

宇文泰西魏文帝時以功封寧都子泰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郎基削木翦紙 北史

郎基字世業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沙墳籍尤長吏事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圓解還朝僕射揚惜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箭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重師以水德制勝 五代史

王重師善劍槊仕梁太祖從平蔡為拔山都指揮梁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起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踰月乃愈

今集事

趙滋有將帥之畧 宋史

趙滋字子深少果敢任氣有智畧宋仁宗康定初以右侍禁遷捕京西叛卒有功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眾邪使眾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

宗諒設備安邊 宋史

滕宗諒字子京仁宗時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鄜州使為備食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人籍定川戰沒者於佛寺祭酌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

楊偕劈陣刀宋史

楊偕字次公仁宗時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在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機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兵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楯敗元昊於免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

方平安蜀宋史

張方平仁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後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後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伏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叩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為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劉通植槩破敵元史

劉通字仲達太宗時初從嚴實來歸繼從收濮曹相路定陶楚兵實薦于太師木華黎以通為齊河總管尋授鎮國上將軍左副都元帥濟南知府德州總管行軍千戶太宗錫金符陞上千戶宋將彭義斌攻齊河城率眾夜登通與六七人鼓譟而進宋人驚懼墜溺死者甚衆明日復合圍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槩如櫛俄從撤去宋人懼其向已也大潰義斌僅以數騎免

汪德臣繫舟為梁元史

汪德臣字舜輔元憲宗時襲爵晉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帥憲宗征西蜀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汪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為方略即命繫舟為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顧謂王曰汪德臣言不虛發賜白金三十觔仍

命刻石紀功

才略有才能謀略者

孫策盡有江南吳書

孫策獻帝時拜討逆將軍封吳侯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聞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

孫權受魏封吳書

孫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

魯肅過人吳書

魯肅字子敬吳主孫權時為奮武校尉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慮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建寧王俊肅宗子也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與

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翁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俊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人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殺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

陸贄條目說使唐書

陸贄字敬輿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

十一人行天下贊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偽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羅際五要簡官事

奴申完城守撫流亡金史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義宗天興初俸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庫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於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開如汴之闐闐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為東南生路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為金興軍使奴申為節度使

九齡智燕文武宋史

陸九齡字子壽宋孝宗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

今集卷下

五

老道遠改與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掠陸陸勞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不虞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與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與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

機謀

能以機變有謀者

晉荀息帥師假道伐虢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而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與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荀息見左傳

陽處父智殺子上說苑春秋

太子商臣怨今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上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道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

今集卷下

六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叔向詐書殺莒弘說苑春秋

叔向之殺莒弘也數見長弘於周因伴遺書曰其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莒弘也乃殺之

叔向謀城重丘救楚公子說苑春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重丘秦楚患重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晉滅也君乃止難亦未備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轅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子胥聞言敗楚吳越春秋

吳王闔閭使孫武伍子胥曰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

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矣拔六與潛二邑

大夫鍾離緄吳吳越春秋

越王問大夫鍾離緄曰今欲復謀吳奈何鍾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羅以入其意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大夫鍾離緄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淹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旁飢餓願從大王請羅來歲即復大倉惟大王救其窮窮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怨吾豈愛惜財寶乎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宋是於三冠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如親不與未成究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羅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羅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

王不聽

任章勸桓子與地以驕敵戰國策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同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桓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孫臏威竈以示怯戰國策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為魏將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

孫臏至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有使者知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徒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之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國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焉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史合謀鄭不廢公叔戰國策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堅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史合謀鄭不廢公叔戰國策

齊今周景使鄭立韓援而廢公叔周景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援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怒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景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景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景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景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待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景

不采他人必求采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
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景王果不許韓
擾

薛公視珥勸立夫人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
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田臣思謀取燕國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
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會與子之國百姓
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
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悉與秦戰楚趙果遽
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蘇代謀用子之以亂燕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
蘇代與子之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宣王復用蘇代蘇代三年與
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
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
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說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
之八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
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
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益而奪
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今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太子平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
自三百里石更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
願為臣國事皆決之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惘然將軍市
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
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
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
令之太子因歎黨聚聚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
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
數萬眾燕人惘然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
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
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段干綸救魏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
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鄧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
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無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
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
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
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
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甘茂勸秦王聽弱者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
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
懦弱若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懦弱若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

而制之

楚臣勸張儀殺新尚戰國策

楚王將出張儀恐其敗已也新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新尚之仇也謂張儀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新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儀果令人要新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儀果大重

司馬喜致中山君疑弘戰國策

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

集事卷十

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張良躡足前漢

韓信平祿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望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番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窘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道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陳湯矯制破虜前漢

陳湯字子公上書求使外國還西城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是

時鄧支單于故漢使谷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因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湯與延壽謀曰西城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且其人剽悍好戰必為西城患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焉孫衆兵直抵其城下彼亡則無所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成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胡合四萬餘人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兩道俱進未至單于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因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

集事卷十

迎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密計策明日前至鄧支城都灑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四守穿墻塞門戶肉稍為前戰弩為後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入外入發新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關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入外入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

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棄城呼平
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漢兵四面推窗捕
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函
獲以昇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
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還元帝
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加賜黃金百斤
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班超斬使後漢

班超為蘭臺令史坐事兄顯宗時竇固以超為假司馬將兵擊
匈奴有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
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使陳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

集卷下

主

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其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百今安在乎侍胡惶恐
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用
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
我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
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
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城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
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西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
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
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

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千餘級餘眾
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
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
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于為質

曹操問敵魏書

馬超韓遂叛曹操自將征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
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為許之韓遂請操相見操與遂
父同舉孝廉又與遂同時齊輩於是交馬語核時不及軍事但
說京都舊事操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
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
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
破之

集卷下

南

曹操歸首保歲魏書

曹操為討奉譚時出渠水凍使民推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
不得降項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今殺汝則誅
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

曹操養士晉書

司馬懿將誅曹爽謀秘策獨與長子師潛書司馬昭弗之知
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視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
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
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

衛瓘殺郤父晉書

衛瓘字伯玉魏元帝時為廷尉卿郤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
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

封拜會因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魏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
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文還向成都衛護自以與會共
陷艾懼為變又欲事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
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艾續不進將斬之
既而赦焉及魏遺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

魏之密疏

劉穆之字道和為宋武帝劉裕記室錄事參軍時揚州刺史王
謐薨帝次庶子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
刺史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道尚書右丞
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劉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
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
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

集事卷十

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
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作授便應受制於
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
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
入輔

侯深臨機設變

侯深仕魏莊帝為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叔長等叛也據
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與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數萬
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
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謀深曰我兵少不可
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且叩其

城門韓樓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為侯

高歡謀集流兵

魏長廣王暉建明年初葛榮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殊夷者半苗草竊不止公朱兆
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
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師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
拔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
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出宣言
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於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
門者絳巾袍自稱便拂驛子願爾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
州市殺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不皆

集事卷十

至

高歡詭計

高歡魏長廣王建明元年封高歡為平陽郡王歡使劉貴請介
朱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
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
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
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
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諸紹宗與歡舊隙兆乃禁紹
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隘口路逢介朱榮妻鄭郡長公主
自洛陽來馬三百四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
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

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
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歎斫已歎大哭曰自天往竟肯
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
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

椿勝盡殺余朱 北史

斛斯椿魏孝莊帝時為陽曲縣公及鄧閔帝立以余朱兆擅權
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余朱
天光故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
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
余朱吾等附之二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
今俱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
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余朱我等死無

椿勝盡殺余朱 北史

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余
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
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
父出見謂曰汝與余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殺其頭於家門寧不
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
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
人所制高歡初至國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
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燕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
止

劉昉致數 北史

劉昉輕狡有數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
位以昉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

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忿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從事
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
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
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
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
飾美妓進贊贊惡之昉因說贊曰夫主先帝之弟時望所歸
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弟待事寧
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
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

敬瑭勸明帝速行 五代史

後唐莊宗時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
歸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及者石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

徐溫召溫 五代史

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其家大忌不知速行願得騎兵三百
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
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
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為先鋒趣汜水且收其散
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

徐溫召溫 五代史

楊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石街指
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
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
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
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威可求入問疾行
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乃行

趙普悟帝意 宋史

趙普仕太祖為宰相太宗時領武勝軍節度使出鎮鄧州時狀
禹錫趙鏐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太宗召問普普
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
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
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
哀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

君萬詐獵斬首 宋史

宋神宗時王君萬以殿侍為秦鳳指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
龍珂歸國獨別羌星羅結不從經畧使韓頌期諸將一月取之
君萬詐為獵者遂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擲之墜馬

斬首馳歸以獻

石抹襲金 元史

石抹也先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元太祖起朔方命從太師
國王木華黎取東京師過臨潢以高州木華黎令也先率千騎
為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為謀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
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所受誥命至東京謂守門
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邊備對
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
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
三日水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千兵
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谷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
二金人畏其根本之地始議還河南歲乙亥移師圍北京城久

不下及城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陷而後屠之
則未下者人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因以上聞赦之

機變 臨事機而能應變者

張丑脫燕燕國策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
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
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
當殺子刺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
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陳平刺船 前漢

陳平初事項羽為羽擊降殺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漢攻下殷

羽欲誅定陵者平懼乃封其金與楚使使歸羽而身間行杖劍

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物金玉
目之欲殺平平心恐逼解衣囊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更止

王霸說言水合 後漢

王霸從光武在薊時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以擊王郎市人
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而歸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
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澤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
可濟衆大懼光武令霸往視霸恐衆欲前阻水還即說曰
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冰
亦合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
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
光武謂衆曰王霸惟以濟事殆天瑞也

朱暉給壁後漢

朱暉南陽宛人也為郡吏漢東平王蒼聞其賢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除就為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掾屬曰君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即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揭執與蘭相如帝聞而壯之又當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令

備失七著魏書

曹操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時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賈詡假甥魏書

賈詡字文和少時人莫知曹操時唯漢陽關忠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人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耳

曹操望梅止渴事文類聚

魏太祖操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皆口中出水遂得及泉源

虞翻不效孫策之喪吳書

虞翻漢獻帝時出為富春長孫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

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安寧

宋興策馬晉書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嗣位琅邪王時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郡王穎所害帝懼禍潛出穎先令諸閹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興後采以策鞭帝馬而哭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

王導制國用晉書

王導字茂弘晉成帝時為大司馬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虛維有練數千端幣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謝莊之善對南史

謝莊字希逸宋孝武帝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莊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庾敳封倉安眾南史

庾敳字司大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城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

楊素除舊法破虜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入帝問皇十八年突厥遠頭可干犯塞以素為

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虜騎奔突皆戎軍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連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奢擊大破連頭被重創而遁眾號哭而去

楊義臣驅驢牛破敵北史

楊義臣隋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為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見拔立於陣後授賜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冠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

集賢堂

五

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位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閭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

狄仁傑給願縱盜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擊盜黨窮訊而餘曹約約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顏真卿斬子光以安眾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仕唐玄宗為平原太守時賊破東都遣段子光

傳李愬應亦將清首狗河北真卿畏眾懼給諸將曰吾素識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饋體飲而祭為位哭之

李崧偽書安祿五代史

李崧幼聰敏能文章唐莊宗時為鎮州參軍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既破蜀劉皇后聽說者言陰遣人之蜀敕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侯摯全師以還金史

侯摯字辛卿義宗天興元年為平章政事封肅國公行京東路

集賢堂

五

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

盧柔書翰隨機報答事文類聚

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引為行臺即對掌機密時汝穎之間多舉義米附書翰往返日餘百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承崖下馬三呼事文類聚

張承崖宋太祖時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眾遂高呼者三承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譁趙濟畏之龍圖承崖孫婿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公

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指置

劉文裕偽許賊而擒賊宋史

劉文裕字以寧太祖開寶四年起家捕殿直八年權管雲騎員僚直預討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多得親接太平興國二年擢為內弓箭庫副使奉龍巡檢有李飛雄者秦州節度判官若思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與無賴輩遊處縱酒捕博為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其妻父張季英為鳳翔監軍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馬詐為使者夜抵虜置呼卒索馬卒乘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縵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馬前導以巡邏為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至龍州率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蒼皆從行先是秦州

宋史

宋史

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瑋田仁朗王侁梁崇勳等率騎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之承瑋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即命左右釋文裕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伴墜馬若卒中風眩狀飛雄其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亦起縛飛雄與文裕共擒之飛雄尚乎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秦州獄鞠得實飛雄承遂守定皆坐要斬飛雄家補先與飛雄善者皆太舉等數輩悉棄市虜置卒亦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檢慎為鄉黨所知雖加戒勗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名聞州縣遣吏綱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蔽匿不以名聞者與時醜狀彰露其功已上悉以其罪罪之

德用杖罰責卒 事文類聚

王德用宋太宗在定州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囚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叱從者杖專副又呼囚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亦喧譁如此欲求決配乎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丁謂退虜 宋史

丁謂字謂之宋真宗時契丹犯河北帝幸澶淵以丁謂知鄆州燕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力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

宋史

宋史

高化取積木塞堤 宋史

高化仁宗時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遏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

長卿定策 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其衆將叛洛中譙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著改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光卒汰者羣謀將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

沈括矯制賞兵 宋史

沈括字存中神宗時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未成賞
賽至再而不及鎮兵活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戰不戰者鎮兵也
今不均若止召亂乃歲救書而矯制賜錢數萬以驛聞詔
報之曰此右府預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
請者皆得專之

趙葵一言定士史

趙葵字南仲父方寧宗時為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
借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利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
獲捷一日方賞將士葵不俱勞軍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
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葵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
警

伯勝決水元史

王伯勝為世祖所親幸命宿衛年十一廣額巨鼻狀貌屹然至
元二十五年從征乃頒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衛
卒多市井無賴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
之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有聲如戰整然伯勝率
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各鍾集土石壅塞以塞門
分決壕隍以壯其勢至旦始定而人不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
之

權宜

從權行事合時宜者

宋均矯制後漢

宋均字叔庠漢光武時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成將軍劉尚
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

以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戰不得前及
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病疾死者大半均悉軍還乃與
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系制降之何如諸將皆
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
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字元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以恩信
因勸誘其後蠻夷震怖即北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
眾遣歸本部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光武嘉
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還家上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陶侃運船討賊晉書

陶侃字士行元帝時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陳恢侃乃以運
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士有本末耳
於是擊恢所向皆破

蕭贇守備南史

宋順帝立徵晉熙王夢為撫軍揚州刺史以蕭贇為左衛將軍
輔贇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贇以中流可以待敵即
據淝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淝城撫贇得
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方乏水欲引水入城始贇城內
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

仲元擅除群臣金史

完顏仲元宣宗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盞
合喜來濟軍仲元與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眾心不必以
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
起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頗益振勵力戰功最顯後通遠
軍節度使蒲鮮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仲元為

將沈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安石餉兵宋史

陳安石字子堅仁宗時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中約束以防眾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固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月糧而師駐白草平滿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糧不足於食將以之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路安石自麟州會還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

劉正造符元史

劉正字清卿元世祖至元五年辟中書掾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皆前警便姑返正曰職當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充職賞主者告之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為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

天璋聽民南徙元史

卜天璋字君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世祖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眾洶洶不肯遠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

權謀

任權數善謀略者

魏舒敗敵左傳

齊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

齊昭公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固諸阨又克諸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息之駭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天驒王大敗子常吳越春秋

齊昭公二十八年立吳王闔閭伐楚楚二師陣於柏舉闔閭之弟夫驒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驒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眾

孝公悅鞅強國之術史記

衛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備繆公之業東復侵

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

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

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聞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愈然未中音罷而孝

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

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

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

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刻之前於席也語

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父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

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

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子 175-791

衛鞅勸公獨斷

秦孝公既用衛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從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欺於民愚者聞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衛鞅伏甲襲印史記

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宋兵助梁無怨於趙

梁惠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經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惠施為魏謀齊戰國策

乃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雖也然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

常欲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晚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關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齊則必為楚禽矣是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蘇秦辱儀而陰奉給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張儀與蘇秦俱學於鬼谷先生蘇秦已說趙武靈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收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張儀求去秦之梁史記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

秦策下

世

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藉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車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

惠施致楚王郊迎戰國策

魏哀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無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犀首欲厲義渠君史記

犀首名衍姓公孫氏魏哀公時為相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

中國事秦得燒燬焚行君之國有秦特輕便重其事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樓緩勸魏交秦戰國策

秦昭王欲與魏交而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交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攻王交制之

應侯勸秦用金破從戰國策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

公孫季下

世

耳王見大王之拘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競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其可得子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尉繚說秦用問亂其謀史記

秦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命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偃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曹操列騎懼賊魏書

曹操獻帝時為丞相馬超韓遂等叛操督兵討之追及渭南遂與操交馬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操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屬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焉以為防過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顧榮謀平陳敏晉書

顧榮重帝時見洛陽兵亂遂還吳為廣陵相陳敏及據數州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說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將軍帶甲數萬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引諸豪委任之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和於卓曰若江東可濟當共成之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敗必矣事敗之日使

江蘇志

世

江西諸軍首送洛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乃與周玘紀瞻同謀起兵攻敏榮發橋飲丹陽岸敏率萬人出不得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亂卒平敏

溫嶠推獎錢鳳晉書

溫嶠有棟梁之任元帝親倚之其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轢嶠數諫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故綜其府事于說密謀以附其終不悟於是謬為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輟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為辭之敦不從表補鳳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

之故謀曰敦錢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曰偽醉以手扇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

朱序唱敗晉書

朱序孝武帝時守襄陽城陷沒入苻堅堅南侵謝石率眾拒之堅大兵尚在項先遣序說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乘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在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奔序乃得歸晉

敬兒襲攸之南史

張敬兒仕宋明帝為雍州刺史及蒼梧王昱廢敬兒疑沈攸之當因此起兵遂密問其迹攸之後寄敬兒馬銚一隻敬兒乃為

江蘇志

世

備繼而攸之又遣使報敬兒榮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言當襲江陵就遣告變使至大尉蕭道成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川敬兒乃送還鄴進爵為公

裴矩請殺宇文公主北史

裴矩字弘大隋文帝時以功賜爵開縣公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為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意如其言公主見殺

謀斷

有謀畧而能果斷者

子貢識微善斷 史記

子貢之晉見晉定公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恃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備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館堅子止卞莊刺虎 史記

卞莊子欲刺虎館堅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

莊子

世

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主父偃直言 史記

武帝時或說主父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將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日久矣且丈夫生不彘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曹操善用兵法 魏書

曹操獻帝時為丞相因馬超等叛屯潼關操會戰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韓遂馬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馬超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河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

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賊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傅異決策勸劉琮降操 魏書

劉表卒曹操軍至蒯越韓嵩傳異等說琮歸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異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

世

國家其執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咬青廢衛平立符登 晉書

前秦苻丕時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咬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長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軍決之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袖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伏

道長符登雖主室疎隔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不請命不以登為征西大將軍

張邵斷糧抵不動商史

張邵字茂宗宋帝以邵補錄事參軍轉執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青州刺史擅祗鎮廣陵輒率眾至除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擅詔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

宗雄料城必克金史

宗雄金之宗室也太祖時授世襲千戶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

有火大有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

李懷忠論地利宋史

李懷忠太祖嘗禁兵時隸帳下為散部頭開寶中從太祖征晉陽累月未下會盛暑欲班師以休息士卒懷忠謂賊嬰孤城內無儲峙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為士卒先會太執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奮還授日騎左右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運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曹翰知勇無雙宋史

曹翰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為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瓚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决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

寇準斷定歲幣罷兵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真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帳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寇準請親征宋史

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寇準不發欬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呂群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
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瀘
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規軍勢準固請曰陛下
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懈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
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元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
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决
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
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
然盡欲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瓊即麾衛士進犂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敵成列帝益以軍事委準
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

金華集卷之四

四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傳歌謠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
持十餘日其統軍捷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環守床子弩發
撼機發矢中捷覽額捷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
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
不絕而已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沈括新報宋史

沈括字存中知延州至鎮威聲雄他府詔神宗事機軍政皆得
專之番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時神諤師次五原
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
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十問曰副都總
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也及暮至者

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
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神宗使內侍劉惟簡來
詰叛者具以對

太祖克破乃蠻元史

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太祖之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
忽思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邪君能益
吾右翼吾符奪其孤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謀報帝居無何舉
部來歸歲甲子太祖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乃蠻群臣以方春
馬瘦宜俟秋高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
以馬瘦為辭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孤矢是小我也我輩
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
也帝悅曰以此衆戰何憂不勝遂進兵伐乃蠻駐兵於建威該

金華集卷之四

四

山先遣虎必來哲別二人為前鋒太陽罕至自按臺營於沉海
山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狠刺部長忽都花
別吉瑩秃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合兵勢頗盛時我
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衆謀曰蒙古之
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連八赤
對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回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為此遷
延之計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乘統軍也太
陽罕怒即躍馬索戰帝以谷散兒主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
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鼷燕
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
遁去是日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
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

希尹擊賊元史

奧敦希尹與敦世英少子也中統三年李璫叛濟南世英命丞相史天澤討之希尹謁天澤面陳利害願擊賊自効試其騎射壯之命充真定路行軍千戶與賊戰矢無虛發賊走入城中諸王哈必赤賞銀五十兩希尹請築外城圍之深溝高壘俟其糧絕不戰而坐待其困天澤從之璫既就擒

李庭傳元史

李庭小字勞山世祖至元六年以材武選練軍籍權管軍千戶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世祖親征塔不台金家奴未拒戰衆號十萬帝親臨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矢中智實增數創後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倍百弩俟敵列陣首

集卷十

聖

誓發乃不復出帝問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命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還縛乃顏以獻

智謀

能用智計謀度事者

啟疆始魯遷弓左傳

魯昭公七年公如楚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侮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

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厨人濮敗華氏左傳

魯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成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君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師公子君維偃州負華登師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使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集卷十

留

齊景公聽晏子智殺三士春秋

齊景公有勇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恃功恣行公患之晏子勸景公殺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鼉衝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鼉頭鵜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三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三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子貢陰折田常史記

齊簡公時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是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濬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知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健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自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忿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

卷之十

田常

馮睢智殺宮他戰國策

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使人掠金與書間遺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或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侯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他

趙奢用許歷之謀史記

廉頗趙之良將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惠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談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銑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秦昭王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

田單以鐵籠得脫史記

卷之十

田單

田單齊湣王時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焚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子房勸漢王分地滅楚新序

漢高祖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

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陳平 僂僂結閼氏 事文類聚

陳平漢高祖七年為復軍中尉封戶牖侯從帝距匈奴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愿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祕計歸其策下耳後翻為戲其引歌舞者白郭郎髡髮善謔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

董昭作微新賊 魏書

董昭字公仁獻帝時舉孝廉除潁陽長相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遂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強皆欲屬瓚紹聞之使紹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集卷十

史

消眾謀欲誘攻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仇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徵書郡云得賊雁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仇等為應徵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徵書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尉遠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

文聘使孫權致疑而去 魏書

文聘字仲業漢獻帝時曹操以聘為江夏太守時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崩壞人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

荀彧攻而去

荀彧設備斬叛 魏書

荀彧字文若獻帝時從曹操為司馬操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荀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感彧知邈為亂即勤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得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

張特緩師全城 魏書

張特字子產魏齊王芳時領牙門給事諸葛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母丘險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百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

集卷十

史

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授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項之於是乃夜徹諸屋材柵捕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

吳人設疑城退敵 吳書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束以木植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憚之遂退軍

張... 仙岐先主定蜀召為從事後主建興五年丞相...
... 賊張飛等鈔掠資治略吏民疑以都...
... 將兵討之疑度其為難難以成... 許與和親克期置酒酒...
... 酣歎身率左右因斬飛等五十餘級... 其餘類旬日...
清泰

李恢給蠻破敵蜀書

李恢字德昂仕先主領交州刺史先主薨高定寇難於越雋雅...
... 聞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
... 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
... 未得其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片鄉...
... 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

李恢集

况

信之故園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縣江東...
... 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

諸葛亮伏兵退魏蜀書

諸葛亮蜀後主時為丞相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 守城晉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 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
... 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 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巷慢又...
... 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持重而復見勢弱疑其有...
... 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
... 懿必謂吾法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懿還白如亮所言

賀齊白梧擊賊吳書

吳孫權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
... 劍不得拔弓弩射矢還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
... 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
... 則不可禁彼必是禁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
... 勁木白梧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彼山賊待其有...
... 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梧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
... 擊殺萬計

賀齊緣險破賊吳書

賀齊孫權時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縣欲討武彊葉鄉東陽豐...
... 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欲賊師金奇萬戶也...
... 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縣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
... 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千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掘賊臨高下...
... 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
... 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
... 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
... 鼓角齊勒兵持之賊夜聞鼓聲四合各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
... 或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
...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陸騰設樂懈賊北史

陸騰字顯聖後魏孝武西遷留鄴為陽城郡守文帝大統九年...
... 魏軍東討陽城被執宇文泰釋之曰卿可謂不肯本也累進位...
... 驃騎大將軍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川木龍獠恃險每...
... 行抄劫詔騰討之緣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援騰遂於城下多設...
... 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

... 擊殺萬計

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破之

永業陽設馬槽退敵北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北齊後主武平中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忿忿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張亮智釣火船事文類聚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派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鑊鐵頭旆鉤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鉤鉤之分鑊向岸船不得及橋之獲全亮之力也

孝寬作諷歌智殺明月北史

孝寬

孝

韋叔裕字孝寬周明帝時位柱國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至宜陽小城父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汾瀛大水千里無烟火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食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衆軍曲盡顧知下益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諷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不扶自豎今謀人多齊此文遺之於鄰祖孝微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

恭紹彈琵琶破虜唐書

恭紹字嗣昌幼趨博有武力以任俠聞仕齊高祖尚平陽公累功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恭紹討之勇捷高射紹軍矢如雨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解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李孝恭縱船給敵唐書

河間元王李孝恭少沈敏有識量唐高祖時為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在薄洞庭池險士衆若誠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取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覓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從周

從

從周許避斬理兵五代史

葛從周字通美唐昭宗時朱全忠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壁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叔琮牧馬退敵五代史

叔琮梁太祖時為梁騎兵伍長從擊黃巢陳許有功太祖使將後院馬軍太祖下河中取晉降晉王致書求成梁以其書詞緩乃遣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久之糧盡而還晉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頰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太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

史建略分兵擊敗梁軍五代史

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陽縣
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史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
梁軍已破棗陽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
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
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
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
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百人
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
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奔其輜重
鎧甲不可勝計

蘇章輕舟破楚人五代史

南漢劉龔時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遣將

蘇章

五代史

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
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
挽索鎖楚舟以強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馬福觸鈴潛入取璫五代史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吳越主錢鏐遣其弟鋹鏐救之淮兵
為水棚環城以銅鈴擊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
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過入
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璫內外夾攻璫令相應淮人以為
神遂大敗之

曹翰慮劫兵為叛宋史

曹翰以為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為鄉里所樂乾祐初周太祖
鎮鄴與語奇之以諫世宗帳下世宗鎮瀘淵署為牙校入尹闢

封留翰在鎮會太祖寢疾翰不俟召歸見世宗密謂曰主上不
像王為家嗣不侍醫藥而決事於外建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
侍以府事屬翰總決及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宋豫謀
書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翰甲千數在正陽
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
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為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
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
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善之

樊若水造浮梁勝李煜宋史

樊若水詣開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
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浦而下及命
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潭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古

曹彬

五代史

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右脾口移置采石
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
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
耳主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
徐溫諸孫元祐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
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
為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質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
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
入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入乘一炬來攻襲北若宋師
縱其至擊之賊馬獲其將師悉佩符印

瞿守素破梅山洞蠻宋史

瞿守素太宗時遷客省使領憲州刺史太平興國三年秋梅山

洞鑿恃險叛命詔遣守素率諸州屯兵往討之守素雨備旬弓
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奄
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

李重貴善射宋史

李重貴安狀雄偉善射少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
補合派鎮有群盜以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棚課
民習射益聞之潰去太宗至道二年出為衛州團練使未行會
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為麟州濁輪若路都部署得對
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
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
則入馬之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
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

張齊賢設旗芻勝虜宋史

張齊賢太宗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
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
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邊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
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賓畏懦保壁自固
齊賢選精軍二千出正之右警衆感慨一以當百邊兵遂却先
是約潘美以并師米會戰無何間使為邊人所得齊賢以師期
既漏且虞美衆為邊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栢井得
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
邊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察室
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
然芻邊兵遠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

先伏步卒二千於上登岩檣大敗之擒大王之子一人
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

李繼隆智謀宋史

李繼隆字勗蜀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
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
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潘米信軍敗衆潰
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
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
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

曹瑋陰結所敗宋史

曹瑋字寶臣真宗時為牙內都虞候改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
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喃廝囉強盛立導佐之立導

乃上書求誦誓書瑋言贊普可汗滿也立導一言得之何以處

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導為保順軍節度使恩
如所解誓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東誦為立文法喃廝囉使其
舅賞棟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
帶予之廝敦感效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
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棟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棟丹首
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

敏中伏兵平亂宋史

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宋真宗幸澶淵
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威之視政如常
日會大難有告禁卒欲倚憊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披甲伏無

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各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分雜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殿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刀即席斬焉既拜其功以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栗邊藩遂安

李允則縱謀知奸

李允則真宗時累仕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練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苗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驃廐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焚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范龍運器甲不次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刻不救火

李允則

宋史

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滋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快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設謀雪其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其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

寇賊用表誓擊賊

宋史

寇賊字次公宋真宗時命為梓州路轉運使吳州多剛將鬥

望州燒酒井監殺官吏賊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鐵鎗山西賊趙我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談溪監順史簡於南廣移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表法植竹為誓門橫竹繫狗大雞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劔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賊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撈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

桑澤獲盜

宋史

宋仁宗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桑澤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澤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輕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澤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逆盜所

桑澤

宋史

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為具飲食如事群盜澤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為貞盜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媼曰彼聞桑賊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其在某處澤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殺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澤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悍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

神世衡縱謀偷降

宋史

神世衡字仲平仕宋仁宗為食書同州鄜州判官事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有材謀皆從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會剛浪凌令浪理賞乞媚娘等三人

諸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開留使監
商稅出入時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騎射習知諸部山
川道路世衡出使常使為導數營旅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
名高世衡為職書遣高世衡還則浪浪等已至朝廷知王有
向漢心命為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逐其歸附以
事綴書詔諭其早歸之意則浪浪等皆大懼自所治執高歸元
昊元昊疑則浪浪等已不得還所治且錮高箝中使其臣李文
貴以剛浪陵首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意意或許通和願賜一
言世衡以白廊廷經累使龐籍時朝廷已欲招附籍召文貴至
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高禮之甚厚使
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

范仲淹築城出援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
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舖嶺當後橋川口
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奪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
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桑遠始號令之版築皆
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仲淹自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全湯皆不敢犯環慶自
此寇益少明珠滅滅勁兵數萬仲淹聞原欲襲討之上言曰
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
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遺患未艾也若北
取細腰胡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
道通微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堡為懷敏敗於定川

賊大掠至懷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
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間帝役圖謂左右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狄青元夕奪崑崙命事文類聚

狄青宋仁宗時宣撫廣西時懷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大張燈燭首夜守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一鼓青稱疾輒起令
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
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宗慈製師克敵事文類聚

晁宗慈宋仁宗時遷致中丞討林邑王范陽返頃國來迎以具
裝被象前後元除慈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

象相如示衆果驚奔因此潰亂遂克林邑

張元以智擊賊宋史

張元字公壽少豪邁有奇節仁宗時累遷并代都鈐轄管勾麟
府軍馬事時麟府為賊所騎所鈐民閉壁不敢出黃金一兩易
水一斛元率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
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鈐掠元以州東三堡置兵守之募
人獲于外腰鑰與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
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賊擊夏人游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
元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慙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
窘乏幸利威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若芳
草中見老羌方炙羊腍占吉而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
笑曰漢兒方歲頭膝間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

人... 送麟州敵既不得... 為賊所... 級相... 人數... 兵強... 願... 旗... 首二千級不... 始通

仲世衡權數事文親取

仲世衡宋神宗時知池州縣... 不能舉世衡乃令縣... 廟中教手搏傾城人... 果然後觀手搏於... 仲師道以有克敵宋史

仲師道字舜叔宋徽宗... 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 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 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表... 萬計其舊僅以身免卒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一

臣門

戰功

戰聞而能建立功勳者

曹仁建功封侯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 鋒拔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 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 攻費舉即黑開陽讓道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

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

張光遷官

張光元帝時為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 陳敏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將錢端相距於長岐時戰襄陽太... 守皮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宙光為水軍嚴舟... 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 敗刺史劉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

弋仲敗敵

後趙石季龍末梁犢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大敗李農於... 陽季龍大懼馳召姚弋仲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也于南郊... 輕騎至郡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

六件恐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
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李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
于矣兒小時不能使婦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
太甚故反耳汝病善不善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
煩憂賊也情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
免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
龍怒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
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鉞跨馬千庭中策馬南馳不
辭而出遂滅眾績

沈林子克敵南史

宋武帝伐姚秦軍至閬中姚泓掃境內兵屯曉柳時沈田子自
武關北入屯軍監田泓自率大眾攻之帝慮秦不敵遣沈林

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
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刻賊城便為獨平一國不
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感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

吳喜刻捷南史

吳喜仕宋為孝武所知遷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
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刑
於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
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
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
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喜所至刻捷

劉劭來蘇南史

劉劭字伯猷仕宋為增城令明帝即位領輔國司進據梁山會

豫州刺史殷琰反琰召劭還都復熱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
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劭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無將帥以寬
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劭所自乘馬諸將並乞廣之金買
勸劭以法裁之劭懼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劭約令三軍
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

焦度獲封南史

焦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齊高帝時在
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備兵守
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
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礮器
賊眾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
東宮直閣將軍

裴邃勝敵南史

裴邃字深明梁武帝普通二年除豫州刺史加都督鎮合肥四
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
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矢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於是邃
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
拔狄丘甓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城明年略也至汝穎
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
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
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承業追之四甄競發魏衆
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

陸騰平賊北史

陸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初仕魏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

西遷時使青州刺史鄒為陽城郡守至西魏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叙時事辭理抑揚周文嘆曰卿真不負本也即拜大都督遷武衛將軍騰既為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周文謂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贗嗣李武等憑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贗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折圍逼州城請免贗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贗嗣等可謂隨軍實而長寇讎即斬贗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段韶授神武受爵

北史

段韶字孝先齊神武益器重之以為領親信都督頻以軍功封

下洛縣男及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

馬追騎不敢進遂免神武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

斛律光破敵

北史

周將宇文傑將兵固洛陽壅絕糧道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斛律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繞交傑眾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眾大潰詔加光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平隴等鎮成十三所周柱國袍罕公普也威柱圍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統干廣昭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成捕千餘人而還

宇文護征伐有功

北史

宇文護字薩保周文帝從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晉恭初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泣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魏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周文帝西巡至峯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詔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

萬歲勅石頌隋德

北史

史高歲隋文帝時先是南寧夷獯說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史高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靖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勅石頌美隋德

實軌平寇

唐書

實軌字士則高祖起兵軌募眾千餘人迎謁帝賜馬十匹使略地渭南從平京師為大丞相詔議參軍檣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大破賊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安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

降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為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

仙芝震服諸胡

唐書
高仙芝唐玄宗時大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之義安寶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急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寶善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警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改西北二十餘國皆驕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逐

仙芝震服諸胡

頭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為三使疏勒趙崇玘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璣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精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露驕不滿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元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技其城斬五千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騎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水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

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髮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聞若城吾假道超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進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絲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幕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

李晟討朱泚

唐書
李晟德宗時將兵圍朱泚於長安遣選士得姚令言崔宣諱者

李晟討朱泚

七

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閉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盡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令直擊之是拔其心腹將國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蒲欄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誘之矣勒吳統等縱兵壓擊賊眾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為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悅李演將騎史寓項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陳苑垣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

傳變今先斬公矣萬項懼先登拔柵以入必督騎繼之賊前
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諒震地令言麻芝希情等殊
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過皆不勝賊
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
捐公米賊驚潰禽賊略盡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
黨悉降

李愬禽賊帥五十

唐書

憲宗方經略隴右故徙李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兄恩
帥武寧軍旬日賊父兄兩鎮世以為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
賜軍中自効許之乃署為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
禽其隊帥五十俘賊萬計淄青平

李克用平賊

五代史

李克用封為晉王唐僖宗廣明元年正月以步騎萬七千赴京
師至于河中進屯乾元黃巢賊黨驚曰鴟兒軍至矣二月敗巢
將黃勣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梁天波橫尸三十里
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
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官昇陽殿巢敗南出藍田關京師平
克用功第一

朱全忠追破黃巢

五代史

朱全忠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拜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四月諸鎮兵破黃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賜于宣
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
陳州徐州時傳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
陳州刺史趙犖示乞兵于全忠犖繼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

忠乃自將救擊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勣尚讓等犖以全忠為
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與東兵
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郾城巢走中牟又敗
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
時傳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封沛郡侯

陳敬瑄捕王建之亂

五代史

王建字光圖唐昭宗時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
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揚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
王珙棄城走陳敬瑄患之以問田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
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彦朗與建有舊建聞
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彦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

朱友寧奪馬殺敬

五代史

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彦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
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
漢州彦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
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
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
與建相持陳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
宣諭和協使詔彦朗等罷兵彦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
節

朱友寧奪馬殺敬

五代史

朱友寧字安仁朗王存之子也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果太祖
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衛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師範襲梁園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

李嗣源獨克鄆州

王晏球克敵獲馬 五代史

王晏球字瑩之唐明宗時拜晏球為歸德軍節度使特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

玁狁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陀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棄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棄弓矢用短兵四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相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協隱玁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

郭威克守貞 五代史

漢隱帝時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

建白文琦郭從義常思等分兵討之欠皆無功隱帝謂郭威曰
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澤
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
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于與諸將
會射然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懼榮威至河中立
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
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
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
必有亡失欠之城中英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
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

蕭德力戰遼史

蕭德字特末性和易篤學好禮法聖宗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道宗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為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

盧棄不伐宋史

盧秉字仲甫神宗時知渭州是時五路大出兵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廬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東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莫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

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

神誼傳宋史

神誼字壽翁從高遷俗復洮岷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蓋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為回任以今險遠誼固習其地里誼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升為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拓宗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宗道游師維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散野畦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

合集卷五

士

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神使今日果為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停以歸

岳飛討賊宋史

岳飛字鵬舉以武功累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高宗紹興二年賊曹成擁眾十萬寇懷道賀二州飛將兵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頗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嶺嶺連控隘道親以眾十餘萬守遠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砦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州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

李寶傳宋史

李寶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米歸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此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懣是必能事者迺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方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為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

合集卷五

李

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慨然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進眾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千里寶麾兵登岸以劒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檣梁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檣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界勝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縣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檣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撻刃待戰敵

官十八年改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葉仙鼎累立大功 元史

葉仙鼎畏吾人幼事世祖於潛藩從征土著雲南常為前驅歲已未伐宋至鄂州先登奪其外城中統元年從征阿里不哥與其黨遇大呼馳擊之其眾駭潰負白金貂裘明年討至瑛以功賞白金五百兩授西道都元帥金虎符土著官從仙鼎素熟夷情隨地扼塞設屯鎮撫之恩威藉著頑獷皆悅服賜金幣欽及至宋帶為宣慰使歷二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寇鍾明亮積年為害仙鼎討擒之

何伯祥深入其地 元史

何伯祥元世祖時為易州等處軍民總管至子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還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為敵所遏不若出

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

五

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為五營營火十炸伏精銳于營側險要之地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駭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

謁只里平宋有功 元史

謁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事世祖潛邸得膺宿衛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挺佐之此行入奏曰關陝要地軍務非輕阿脫伯刺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其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賜宴而遣之未幾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璫平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謁只里佩虎符監軍於毗陽至元七年命為監戰

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咬都剌國傑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賞賜悉分將士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次鄂州將數騎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隨焉為其所得謁只里單騎橫戈直入其軍取之以還因殺獲四人時糧儲不繼謁只里以為憂謁只里乃西攻江陵龍巖堡取其粟萬石眾賴以濟大兵東下宋將夏貴迎戰於陽邏依伯顏未至眾欲少俟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宜及其未定而擊之遂直前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艘貴敗走伯顏上其功加定遠大將軍十二年攻常州謁只里造雲梯繞橋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官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錄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

李恒平嶺海之功 元史

五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伐宋有功授江西宣慰使至元十三年有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眾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眾以為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碭州十四年拜參知政事行省江西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為蒙吉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安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英塘越十

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遣斷其以路其勢日迫諭卒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戰死自朝至哺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後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霍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笈弱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為衛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凌港嶺海悉平功成入覲帝賞勞甚厚

見忌立功

因見疑忌發憤立功者

王猛為馬靖南史

今集卷五

宅

王猛字世雄陳後主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山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

襄叔率家僮破賊唐書

唐太宗貞觀中司空裴寂坐浮屠法雅妖言免官歸故鄉示幾於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曰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奴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悲播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議者多請貸乃赦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初寂為主帝曰國家於寂有恩必

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其功詔入朝會卒

輕敵

輕易敵人而致敗者

魯公失胄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僖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冀冀有奇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齊侯敗績左傳

今集卷五

宅

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于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援甲執兵周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袍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謝琰為孫恩所敗唐書

謝琰字瑗度安帝時為會稽內史至郡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疆賊在海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况孫恩奔軻何能復出不從未幾恩復入寇陷餘姚破上虞去山陰三十五里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晡馬而

出賊多而塘路狹軍由貫而前賊傍射之琰敗績

劉幾卿免官

劉幾卿梁武帝時為書侍御史普通六年詔梁西昌侯藻督軍北侵幾卿亦行權為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徐勝於前徐後謝何以愧於前謝勉然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

殷開山破敵致敗

殷開山高祖時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皇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眾朽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塹為壑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

曹彬援粟致敗

曹彬字國華宋太宗時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計三月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遼城追諸將歸關先是賀令圖等言於太宗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驕以取幽前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旦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形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

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即退師雄州以援鉅倪太宗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弱眾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義說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累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殲而敗

識斷

明識事物有決斷者

魯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馬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備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故邑以賊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鄭東門五日而還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士為知微將變

魯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與我誰與夫擅樂茲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那畜也亟戰將

梁由靡言狄必至

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唐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既
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米桑之役也號射之
言果驗

內史過言晉侯無後

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
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
上下昏何以長世

谷犯知勝

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文公謂谷犯曰吾卜戰而龜燔

我迎歲彼背歲

星見彼操其柄

我迎歲彼背歲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票吾又夢與荆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谷犯對曰卜戰龜燔是
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星見彼操其柄我操
其票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
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
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王孫滿料秦師

魯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周此門左右免胄而下迓來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
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宋武
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實饔飧
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
其靡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趙同不致致谷

魯宣公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致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怨天奪之魄矣

卻錡不致及難

魯成公十三年秦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致孟獻子曰卻
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成子不致致敗

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
秦成子受服于社不致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
膺戎有受脰神之在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叔時極論楚師

魯成公十六年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
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
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

生厚而德政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單子料卻至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驪彌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子產料鄭不得寧左傳

魯襄公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焚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欲勿從子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士莊言高厚不免左傳

魯襄公十年春晉公諸侯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晉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叔向言二君不免左傳

魯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鍾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然明因禮知人左傳

魯襄公二十四年晉侯使程鄭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與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穆子知慶封左傳

魯襄公二十八年慶封采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滅族

季札料政及子產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司馬侯言高專斃將及矣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駒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文子識鑒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宮文子見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

卷之五

七

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師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子產數子南五罪左傳

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即公我服入左右射鉤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棄甲

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娶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鉤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忘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言不能允身焉能允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沈尹論城郭左傳

其

魯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亡不問待夫正其疆場備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五侯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愆不貪不懦不奢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之罪至于武文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士數折而郢是成不亦難乎

子家子知公徒必敗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子家臣陽虎

伐鄆欲奪公鄆人將為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憖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使敗于且知

史墨斷作刑鼎

魯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蓋史墨

史墨言成驕必亡

魯定公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墨而告之史墨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墨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怨之曰成將為亂

管仲止盟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數伐欲滅之之二國恐時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明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公不聽與之盟仲死楚人滅黃伐江桓公不能救君子謂管仲善謀矣

成公乾斷屈春為令尹

楚令尹死景公過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愛也而子以為友焉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頤為友二人者之智是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逢滑斷吳楚未為禍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無新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月之有陳侯從之

屈宜臼斷韓侯不出此門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大早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梁公弘識楚惠社兵 說苑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變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子西斷吳不能敗我 說苑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皆實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夢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眾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

全義錄卷上

九

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寢不重席擇不取費狂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厭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玆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周伯陽讀史知周亡 史記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釐而蔽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釐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北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釐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釐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之童妾既訖而遭之既笄而孕無

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歸曰歷孤箕服於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葬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

孔子知魯大用毋求 史記

季桓子魯哀公時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毋求於是使使召毋求毋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全義錄卷上

廿

二老斷秦兵必敗 史記

秦穆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鄭公問襄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矣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係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後果為晉襄公所敗

內史過知虢亡 國語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東正精潔惠和其德是以昭

其發者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寵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隱商之興也禘祫次於丕山其亡也夷辛在牧周之興也鶩鷩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契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失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王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

集卷一

世

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潔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言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王嘗往獻焉內史過授之號號公亦使祝史請事焉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以亡矣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困焉人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怨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內史過言晉侯必亡圖

周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邲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王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邲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

非在余一人在盤庚巨國之滅則惟汝眾國之不滅則惟余一人之存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知大事之必以濟衆也是故拔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亦以益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拔除其心精也考中受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宮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為軍服旗章以旌之為幣瑞節以

集卷一

世

鎮之為班爵賞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者則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靈應休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王卑替其贊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贊無鎮誣王無民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謂秦人殺子金子公

王孫滿言秦師必敗圖

周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

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譚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不獲其三帥內術視三人

單子言陳侯必亡國語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籒宰不致餽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社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解解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備城

郭宮室故夏令

郭宮室故夏令

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場功備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數有園菓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殺主民無懸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賓至闢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工以物至賓

八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於度至於王父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亦分於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歲先王之命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後非卿則皆名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績之常華其仇寵如嬖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嬖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懲帥其德也猶懼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接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劉康公言叔孫必亡國語

劉康公言叔孫必亡國語

周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也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固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偏惠以和民則卑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敬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是用矣用是則族可以庇

二子者侈侈則不恤置置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命且夫人臣而侈國家不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蔡侈馬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馬不可以事三君若皆登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殁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叔孫穆子知公子圍有其心

魯昭公元年會於棼楚公子圍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感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郊敖而代之

史蘇知晉亂本生矣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使申生曲沃以速懸重耳蒙蒲城夷吾蒙厭奚齊蒙絳以微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與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

疾其惡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終樂而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使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援之情彼待其情以厚不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卻至以五間知楚敗

晉厲公六年伐鄭止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欒黶也與齊魯之師諸侯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陣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間也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楚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闕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郟陵

孤犯以野人舉塊知得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屠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成也今戾久矣

矣久將底著滯誰能興之蓋遠行乎吾不適乎也
也奮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觀晉管仲晏平仲矣多端生
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賢邇遠遠
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
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
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上二三
子志之歲在壽星及壽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後於壽星必
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
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

尹廩識吳天差自敗

楚子西歎於朝監尹廩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者與哀殯喪於是其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

宴思樂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聞

廢能敗吾師閻廩即世吾聞其詞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惠
政德之不脩無患矣閻廩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滯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邇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
寶有過必後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
戲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
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
矣

范無宇知楚後必亂

楚靈王城陳蔡不義使僕夫子哲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
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滅三國城皆千乘亦當晉
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

之計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介費齊有渠丘晉有
曲沃秦有微衛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櫟人實使鄭子不
得其位衛蒲戚定出獻公宋蕭蒙寔貳昭公魯介費寔弱襄公
齊渠丘寔殺無知晉曲沃寔弑懿師秦微衛寔難桓景皆志於
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
手拇毛腠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
臣國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師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
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
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至蚤之既多而不
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子哲復命王曰是知天恐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也三年陳蔡及不
羹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南文子知智伯之機

晉智伯欲襲衛乃伴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
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
不祥使更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平都君斷秦空割地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
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
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
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懼王也秦戰勝趙王敗責垣雍
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
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徐子斷魏太子不還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立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子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知遠行遠行以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臧子知楚不救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歡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

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南文子知犀首必不向衛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域下衛君懼東組三百緇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豪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入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宋昌明代王之疑

昌明代王之疑前漢

張武等議皆以為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

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少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祖左為劉氏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子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周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壽王斷漢鼎

吾在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及滄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歲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

斤

偽不疑識偽衛太子前漢

偽不疑字曼倩昭帝時為京兆尹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旆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喜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縣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治何人竟得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管仲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輒得以為當貴即許自稱衛太子

延壽召卿里識知者張宋祥等方遂坐誅周不道更斬東市

陳湯料敵前漢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以斬郅支單于爵關內侯坐事奪爵為士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延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羌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

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常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霍光識張氏之興前漢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成帝時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丙吉斷老翁子無影事文類聚

陳留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妻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先父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漢沃反欲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時漢宣帝以丙吉為

丙吉斷老翁子無影事文類聚

四

相吉思惟良久言曾聞其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种高詰常侍無詔信後漢

种高字景伯為侍御史順帝擢高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諸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桓階止操無自往魏書

桓階字伯緒獻帝時為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

徐晃救之不辭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是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羣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常林止不無往魏書

常林字伯槐獻帝時曹不為五官將林為功曹田銀蘇伯反幽冀動不欲親自討之林曰昔秦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大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

之鎮也輕動舉雖克不武不侵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沮授斷袁紹敗亡魏書

漢獻帝時袁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衣貳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法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出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程昱料孫權資備禦我魏書

程昱字仲德獻帝都計以昱為尚書兖州未若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昱說曹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表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是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有異心操悔追之

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操頃之昱選振威將軍孫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操操敗赤壁云

張遼知必有造變者魏書

張遼字文遠曹操時行中堅將軍時荊州未定遼也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陳矯明器通人魏書

陳矯字季弼為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

曹操卒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

辛毗斷二袁必亡魏書

辛毗字佐治仕袁譚因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求和於曹操操見毗謂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

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胃生蟻蝨如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固
倉行無農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
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
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鄰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譴其
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
矣天以東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憂
仲也言取亂侮亡方今二索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
吾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殺之
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
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平
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

楊洪斷取漢中無疑

楊洪為蜀部從事先主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
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黃權斷劉璋必危

黃權字公衡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
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
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
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
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又先主襲取益州時即分下郡縣郡縣
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備
將軍

谷利拔刀戒施工

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法之釣臺時風大盛谷
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
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
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
中船樓裝高難逆顛危大小杜援何是以利輒敢以死事權於
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魯肅斷鼎是江東

魯肅字子敬與周瑜相結瑜因薦肅權與語甚悅之衆賓退肅
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
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
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瓴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
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司馬李勸文帝寬待孫權

司馬李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公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
遣于禁還人而不至魏文帝以問李李曰先王九服之制誠以
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先人率貢權雖未
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高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
熾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疆與弱不
在一禁禁之未至常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還留而任子竟
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

司馬懿料諸葛

司馬懿數諸葛亮守主文原諸葛亮使至懿軍懿問曰計為
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所食不過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
已上皆親為之懿曰諸葛公食必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羊祜嘆晉武不平吳

羊祜字叔子武帝咸寧初拜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帝深
納之會秦涼虜叛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
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
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韋忠明斷

裴頠惠帝時為尚書左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
不起人問其故韋忠曰吾於簞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裴頠怨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

邪裴常有此託我常恐洪濤蕩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闕
沃焦哉

蒯欽議楊駿

楊駿字文長晉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姑之子蒯欽少而相晤
直亮不曰憂以正言犯駿駿弟楊濟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
長雖閭閻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
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王承知王敦之難將作

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承居官倫約家無別室時王
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
位任是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
之難將作矣

劉寔言驗

劉寔字子真為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時鍾會鄧艾伐蜀有
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
笑而不答竟如其言

何曾先見

何曾字穎考晉武帝時為丞相加侍中進位太傅侍帝晏退而
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
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
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謂其子遵曰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
輩必遇亂亡也及遵子綏被誅弟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王雅先見

王雅字茂達孝武帝時拜太子少傅會稽王道子為太傅帝以
道子無社稷器幹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茂仲堪等以
訪王雅雅乃從容曰王恭性峻隘無所容執自是之操無守
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皆非當世之
才不可大任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
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
之士稱其知人

王波議李宏

王波石李龍時初拜中書監時李宏自晉奔于李龍壽
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李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王波
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君得反魂蜀漢當為寧宗族混同王化
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
今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取酬反則取誅

戎裔宜答之并贈以楮矢使壽知我遐荒必發也於是
備物以酬之

鑿齒見推於桓溫晉書

習鑿齒字彥威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溫辟為從事親遇隆冬時溫有大志追蜀知天文者問國祚脩短答云世祚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綰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彼命速下今受首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票殯棺木耳鑿齒問故答曰賜綰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執誤死君嘗聞十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

合纂卷一

兗

此以緇載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聰君去耳星人大喜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估然徒三十年有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劉義慶善議母孫之讐南史

劉義慶字季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烈武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為丹楊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于婦遇赦應避孫憐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老豈得以亢老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

孔深之議罵母致死之條南史

孔深之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又言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况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喜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厲黃之所恨情不在具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

何敬容言侯景必叛南史

何敬容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帝太清元年

合纂卷一

幸

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初景滿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眾並沒朝廷以為憂故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

虞丘斷王融必敗南史

王融字元長齊武帝時為中書郎太學生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載立國賓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沈約勸梁武遜位南史

梁武帝在西邸與沈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武帝

勳業既沈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曰
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
寸之功以保其禍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作之終且天文人事
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誠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
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
兵樊沔此時應恩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
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遠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為序
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積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
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
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對署同約
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索出語約曰卿

卷之五

三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
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書光
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憂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
乘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
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
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皆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
人也

王弘先見南史

王僧虔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世其職適僧達眺
下地作麤子時僧虔累十二傳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
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珠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
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

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皇弘稱其長者云

大寶梁湘東將亂

蔡大寶字敬位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蕭各令大寶使江陵
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
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晉云湘東必有
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答納之

景穆太子從太武帝征蠕蠕可擊不聽

景穆太子從太武帝征蠕蠕至鹿潭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
子言於帝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虜盛
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恒擾何有營上而有此虜太武
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侯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
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

卷之五

三

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

楚之斷蠕蠕將至

司馬楚之魏太武時徵入朝授安南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
又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建以繼大軍
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
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
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木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
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崔浩料敵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時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孫使曰所云崔公此是
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寇

軍安頓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

崔浩論當世英雄起伏北史

魏明帝泰常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勤以軍絕其後略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崔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與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胤又病眾叛親離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城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提此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紹南摧虜稽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當精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尉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除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存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薛島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莫城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致離報復歸耻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擲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緲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文宣斬絲諷論北史

齊神武高歡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文宣獨袖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突

孝基智辯北史

高潛字孝基好學多智辯給過人工吏事仕隋累官至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之以為能召入勞之曰我聞尚書即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

齊建德科士達必敗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楊義臣隋煬帝時為大僕卿遣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殲長詠復也彌陽實建德義臣乘勝欲逐入高維泊窮劉銀大捷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棄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等堅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遂自矜大禍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

張說折讓臣謀唐書

張說字道濟齊宗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說人諛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豈禍塞矣帝俱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

武元衡料李錡有異唐書

武元衡字伯蒼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憲
又稱疾欲去帝問宰相鄭絪絪曰不可絪曰不可絪自請
入朝詔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鎬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
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遂追鎬而鎬計窮果反

張彥威勸知遠即位五代史

劉知遠事晉帝時拜中書令封太原王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
知遠遣牙將孟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衣帛不務屬法貴
之如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時持柩歸虜人望之皆辟道還為知遠言
契丹必不能育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勸進即位

獨吉義宋史海陵必斃

金主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

彥款自北京使人陰結獨吉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

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款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為衆

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

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敵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

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

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斡必大戢今正隆已渡淮窩斡未

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便上嘉納之次

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

守珣善謀宋史

翟守珣宋太祖時為李重進親吏重進為中書令移鎮青州謀
舉兵叛遣守珣往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
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

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
重進縱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今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
重不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
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楊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
為供奉官

張詠止訛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時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
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
詠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龐籍不違文臣宋史

龐籍字醇之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懷智高反師數

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仁宗以問

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尊不如不遣詔嶺

南諸軍皆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謂籍曰青破賊卿之力

也

王曾奏河決為妖言宋史

王曾字孝先仁宗時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天聖四年夏大
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
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梁適斷遣狄青討賊宋史

梁適字仲賢宋仁宗時知審刑院權樞密副使是時懷智高入
寇移檄書求遣桂節度仁宗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
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

也遷參知政事

穆衍辨盜 宋史

穆衍字昌叔神宗時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所害而不
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
汝邪訊之具服

父貧歸于女 宋史

程迥字可久年十五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
亂前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總問業幸宗時登進
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文符俄
有公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資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隣
迥迥曰大烈死賞產當歸其女文死當歸所生母可也

邵成子斷衛亂作 事文類聚

邵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醉
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
親我止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記我也由此觀之衛其
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
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張弘畧滅寇 元史

張弘略字仲傑世祖時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昌弘
畧以為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
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趨其巢穴生縛賊首磔于市餘黨潰散
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餘無所問

王克敏納倭民崇禮發 元史

王克敏字叔能仁宗時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柱

四明監倭人至市元廷往監皆懼外夷情巨則必嚴兵自衛如
待大敵克敏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者吳人侵軍
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役至中國訴於克敏願還本鄉或恐為
禍階克敏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累吾當
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
罪其擅發克敏曰番陽距此千里以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
屬頭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

李木魯附反其田 元史

李木魯附字子疊文宗時遷禮部尚書階中書大夫有大官妻
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附乃其妻
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
下卒反其田

張起嚴杜奸邪 元史

張起嚴字夢臣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教諭攝縣事聽斷明允
轉參議中書省華亭宗廟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
使者謀不軌被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嚴奮謂
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
大計遂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

許有壬明辨反狀 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順帝時拜侍御史會汝寧樺胡友大臣有忌漢
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
官譏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攝李老君太子部
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

明見

明見事理之是非者

仲尼知桓僖廟災左傳

魯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喻魯公宮桓僖災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疋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設從之蒙奔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李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校火者傷人則止府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高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遺也於是乎去表之棠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金華集卷五

五

陶侃辦盜植柳晉書

陶侃元帝時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縣起于白帝城數千里路不拾遺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軍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李崇明決北史

李崇字繼長魏孝文帝初為荊州刺史後拜侍中車騎將軍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止奔京也荀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泰伯告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泰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

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雲兄弟二人解慶雲兄弟二人安背役亡歸慶雲後復追責規絕名實乃認然之兄弟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墳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雲又認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聖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為外來詣慶雲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雲今住楊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於愁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君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雲悵然失色求其以停此人具以報崇稱慶雲問之伏引

金華集卷五

五

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目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報言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柳崇獲盜北史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孝文帝時遷河中太守崇初為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柳渾白奴充書

柳渾字夷曠天寶初進士調單父尉代宗天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屠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奴崔祐甫白奴寃以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

李元素悟帝唐書

李元素字大朴邠國公密裔孫德宗時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孤運會盜劫輸餉於洛北運道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摺員張弘靖按鞠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據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履驗事得不離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按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北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狀帝感寃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

李元素

本

王維翰辨誣

王維翰字之翰金章宗時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

薛奎緩獄

薛奎字宿統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常以平晉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慶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泥衣邇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

王旦不賀死蝗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館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時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且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殺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夏隨料事

夏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奉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問門祇候遷泰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鄴延路副都總管隨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授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使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開爾士彬與亮世仇若有私約通賄遺使使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

夏隨

本

成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効

劉敏神明

劉敏字原父仁宗時舉慶曆進士通判蔡州後知揚州天長縣鈞王中殺入既具獄敏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敏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敏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敏為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岳柱辨誣

岳柱字宗至順二年除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米等王官幣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時

燕帖木兒為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詎周狀

果決

果於決斷而無疑者

陸侯獨斷

魏太武帝征蠕蠕破涼州陸侯常隨駕別營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歲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地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

今集卷三

五

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

張公謹獲龜決策

張公謹字弘慎未知名李勣等啟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史猶豫決難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言其可已乎王曰善太宗即位授代州都督

班宏驗治安人心

班宏唐玄宗時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報兇懼班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李崇略抵張光殺妻罪

李崇唐肅宗時為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聞門

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武獄前後不能決景略嚴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屬者進謝建中如光妻云

實參殺曹公兄弟

實參字時中唐德宗時遷奉先尉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惠赴并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侯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復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

李及斬獲斂禁卒

李及字幼幾宋真宗時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

杜紘按誅造奸民

杜紘字君章宋神宗時加集賢殿脩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噓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知所揣遂按誅之

楊汲辨曹澤兄勿避

楊汲字潛古宋神宗時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澤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澤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澤田兄勿避自為煙隔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尋謀殺兄汲曰澤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為獄民無所

惜手足矣州用其言獻二澤得不死

董槐斬捕亂者宋史

董槐宋理宗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諫守尉閣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憤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

木華黎當天象而進兵元史

木華黎為太師國王統兵伐金太祖壬午歲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節真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之中原今河社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為忠乎

劉容驗精斷產元史

劉容字仲寬幼穎悟稍長喜讀書元世祖時為廣平路總管富民有同姓爭財產者訟連年不決容至取籍考二人父祖名字得其實立斷之爭者遂服

商琥討謀叛元史

商琥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華亭蟠龍寺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誅行臺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我吏議遂展

智察

用智計察事情者

希罕知橫者戰國策

秦攻趙破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罕曰夫秦之攻趙不宣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衛者耳王欲知其入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黃昌發奸事文類聚

黃昌字聖真後漢順帝時為宛陵令嚴毅好發奸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家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明

劉顯按文無滯南史

劉顯字嗣芳梁武帝天監初舉秀才署法曹後為中書郎顯傳聞強記過於裴頠時波斯獻生師子武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者按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

李惠判羊皮北史

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偏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臺郎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

李惠判羊皮北史

李惠父李蓋魏太武時為駙馬都尉尚書右僕射惠襲爵後轉雍州刺史惠長於思察時聽事有燕爭巢閣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夢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益負斷者同釋重釋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

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溫眉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辛祥察色 北史

辛祥字萬福魏獻文帝時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吾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高謙之獲詐賊 北史

高謙之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蕭淑舍奸如神 北史

齊景思王蕭淑先於東魏孝靜帝時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淑鐵介知人間事有隱沃縣主簿張達嘗請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淑察知之守令畢集淑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鹽及脯去明旦告州淑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淑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數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淑乃令人密往書菜

羊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齊文宣帝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淑曰自殿下至未五載人不識吏更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賤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謝淑重其意為食一口

柳慶獲盜 北史

柳慶字更與西魏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與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認服柳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寢覺白沙門乃直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高潛示靴得賊 北史

齊任城王高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後主天統三年拜太僕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高淑獲發崔氏 北史

齊彭城景思王淑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蕪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淑獲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重駕巡幸淑常留鄴

韋孝寬見機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周宣帝時拜大司空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薛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書候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

今集卷廿一

卷

迥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李靖知君集有異唐書

李靖字藥師太宗時授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帝嘗命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允濟智牛唐書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將

牛飲婦家者久之寧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還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太宗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

韓思彥問兒獲賊唐書

韓思彥西宗時為監察御史使并州萬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募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

劉崇龜易刀獲賊唐書

劉崇龜字子長僖宗時為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

今集卷廿一

年

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棄扁舟亡吏跡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軍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察類此

幹里朵諾奸金史

移剌幹里朵諾宗時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隣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朵諾陽怒械繫之捕其隣人關以三下詰之曰汝隣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隣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

楊伯雄覺詐金史

楊伯雄字希雲熙宗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父立行在
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
有二盜詐稱賈賊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取伯雄
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部駭服

張大節獲奸夫

張大節字信之海陵王天德三年擢進士第改戶部郎中從知
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
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為神

大懷貞察盜

大懷貞字子正世宗大定二年除洛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
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
之有謀叛狀殊逆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

武行德斬僧

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
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為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
三日詰盜果引此僧昔服其明察改與中尹錦州富民蕭鶴書
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實於法

武行德斬僧

武行德初仕漢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廣
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鹽
入城犯者法至死者給厚賞洛陽民家姬婦入城鬻疏俄有
僧從姬買疏就官翻視密監營中少答其直不買而去姬持
入城抱關者搜得盜擒以詣府行德見盛裝襍非村姬所有疑
而詰之姬言適有僧自城外買疏取視久之而去即捕僧訊治
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姬以希賞行德釋姬斬僧及抱關吏數輩

人畏之若神明部下凜然

郭守文知李煜自歎

郭守文遷翰林副使使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下時煜
以拒命頗自歎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
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遂安

裴濟知變

裴濟字仲博太宗時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
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
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剗斷閉矣悉蒐捕腰斬之
軍民肅然濟在鎮定凡十五年威績甚著

俞獻卿執僧

俞獻卿字諫臣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真宗時
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資稟積財甚厚其徒教之詣縣給言師
出遊笑獻卿曰吾與尊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
之得其所產尸一縣大驚

郎簡辦券

郎簡字叔廉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必書
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從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墜塞募民浚
築慨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
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婿為券冒有其資及
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爾翁
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
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

郎簡辦券

郎簡字叔廉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必書
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從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墜塞募民浚
築慨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
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婿為券冒有其資及
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爾翁
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
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

郭申錫得賊

郭申錫字延之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仁宗時弟進士為晉陵尉民訴弟為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爭執而訊之果然

孫長卿鞠民殺弟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果服郡人神明之

王罕察冤

王罕字師言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勸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天死妻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貧賤

楊繪服盜

楊繪字元素仁宗時以母老請知有州徒與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鑰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冰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

李繹刺繡

李繹字縉之仁宗時舉進士中弟除將作監丞累遷尚書也田貧外郎知華州蒲城民李縉訴入盜其授子亡去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矢亡邪曰無有繹揮繡去因刺繡縉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繡致法

王保衡察獄得實

王保衡察獄得實事見前

宋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里中

驢單行盜殺諸田間獲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子者司理保衡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誤殺平人

張田捕白衣

張田字公載神宗時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亦知其為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謝麟訊所親

謝麟字應之神宗時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鬪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

王安禮驗匿名

王安禮字和甫神宗時知開封府事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執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詣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挾挾去其意以見衙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元絳辨姦

元絳字厚之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聚占人田畧男女為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其于法甲與乙被酒

相歐擊甲歸臥夜為盜斷髮妻稱乙吉里長執乙誦經而乙已死絳教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更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廳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汚是以知之

范純仁察奸 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神宗時知河中時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食毒醬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弟錢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醬其曰毒醬肉者蓋妾與更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辛棄疾知人 宋史

辛棄疾字幼安孝宗時師長沙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勝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

孫子秀家訪殺夫者伏誅 宋史

孫子秀字元實理宗紹定五年舉進士調吳縣主簿累官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人縣獄為之清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貲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

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為金是逆連者遠近稱為神明

李至遠識刀性 事類彙編

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刀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滅其點畫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名此必刀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錢忠定公即按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

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實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藤公甫力薦之稱其有材

章導聽哭聲得殺夫之情 事類彙編

章導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甚哀問之云夫遭燒死導救吏與死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燭聚頭所遺令披視得鐵錐貫胸考問以淫殺夫

鄭制宜息盜 元史

鄭制宜小字幼懷性聰敏往重有器局通習國語世祖至元中罷公職太原平陽萬戶仍成鄆州時鄆州守俾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地狹眾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後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為變宜捕其姦以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奈何濫及無辜不啻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

行省疑其非特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過人乘白馬貌
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為盜者遂其正罪一
郡帖然

阿魯渾薩里辨誣元史

阿魯渾薩里畏兀人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
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
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
宿衛深見器重令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
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里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
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
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
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
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貨錢不從誣之帝曰非
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

察罕知妄元史

察罕西域板勒訖城人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
未幾侵輿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
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為居人所有眾咸惑之察罕曰妄也
是必捕害仇家者覈問之果然

干文傳辨兇元史

干文傳字壽道仁宗時為烏程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
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時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
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正厚賄妾之父母買隣家兒為妾所
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

乃呼隣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一